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目提要分類目錄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一册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新義三十卷　〔明〕湯三才　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一

重訂禮記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五經疑問本……二〇三

檀弓輯註二卷　〔明〕陳與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四五九

檀弓述註二卷　〔明〕林兆珂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五五八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讀禮記一卷（一）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六三八

禮記新義三十卷

〔明〕湯三才　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新義三十卷》提要

禮記新義序

憶衡自束髮受經即從先夫子問難左右先夫子嘗命不孝衡曰禮中精意探之靡盡特學者敝敝焉奉芻狗爲神明是以白首窮經茫無當耳於時悉屏絶坊刻一切凝神致想一遇新得輒躍然筆之簡端但未成帙耳因命不孝世之至于今先夫子之教宛然在也而先夫子竟含不孝衡去風木之恨終天罔極手澤猶新忍令遽就泯沒黽勉

付梓不辭法眷之慟刻成志之

序

禮記新義卷之一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曲禮上第一

黃叔陽曰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禮之全體也而其行之則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旋裼襲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微文不謹則全體不行是以先王教人每謹於微而以曲禮爲之篇

曲禮節

曲禮二字讀曰毋不敬爲句與曰思無邪語氣相類

毋不敬三句一直下不當作三事看毋不敬只是此心惺惺不敢幾微渝佚乃君子靜存之極不愧屋漏的工夫儼字不虛正是神凝氣定模樣若思原未嘗有思也安民只重理說文氣甚急不必用過文若于言貌外添出作用便成贅語若于舍容辭更有何者與民相交接流貫處欽哉肅哉惟民之又哉語意即是如此彼以效言者固非即以感化言者亦非

敖不可長節

四者之病皆受于情之所有餘須體在人情上講不

可忒說壞了益人亦有當放者孔子取瑟而歌孟子隱几而臥是也欲如飲食男女皆是但不可長與縱耳志是已遂者有若無實若虛則志不滿發乎情止乎義理則樂不極俱是心上工夫

賢者狎而節

此賢者于理欲易偏之處着意修檢狎畏愛憎積安安乃人情之所同敬愛知惡知善能敬能遷乃賢者之所獨六而字都是轉語重看狎非褻狎之狎乃平居親暱之人畏非畏懼之畏乃尊禮嚴重之意安安

只是心所便安與積字一例看舊註隨所安而安下一隨字便與能遷字有碍又曰安者仁之順連安安都當做美德了

臨財節

四者之病在二臨字二求字士人平時都能談廉勇之守到財與難當前便要肥家保身了所以臨之時難決亦能談懲窒之學但狠與分一至便要怯心盈願了所以求之心難化無故之獲必揆其自來則無苟得矣且應得之物必節所當受則并無求多矣君父之難以身任之則無苟免矣至睚眦之際以義消之則自無求勝矣

疑事節

質比執字又深是疑心不解結而成一形質了毋質是未問時在直之先勿有是已問時在直之後一直下蓋存一偏心則執已見而不復思故以質而不能直而懷一忌心又懼形已短而不肯屈故以有而遂其質毋質勿有總還其心之虛心虛則理明而疑自解

禮從宜節

禮字指得廣使乃禮中之一節從俗亦從宜之意

夫禮者節

此節定決別明俱要看進一層人之一身情有所用而隆殺殊施事有所交而幾微難斷位有所值而推遷靡定理有所運而得失互乘欲一以處之難矣禮則因情而爲之節文不惟定其體之親疏且定其親疏之隨勢互換者稱事而爲之權衡不止決其迹之微而難明者且決其微而難明之在心者人一也而

同異以位遷禮非止別其不遷之同異寔別其隨位而遷之同異事一也而是非以時異禮不止明其是非之一定且明其因時而變之是非

禮不妄說二節

此見禮自有中道只逐句講去不必分上爲處已下爲待人說人者求說乎人也踰節分明是越禮犯分之事時說乃謂禮主于恭而未始不中節過爲曲謹非禮也如此于踰字說不去有以此三句分僭上陵下玩同等亦無妨

修身踐言節

言行不可虛即暗指禮講大意謂今之于禮類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善行非爲我有此則禮之文也而非禮之質也誠使談說經制議論綱常不徒言而修身以踐之則其率履皆歸于綱常敦行皆協于經制行莫善于此矣工夫全在晉句行修言道作過文耳質也句亦要申上意無工夫了道由也即踐也不必又添出箇合于道來行修言道如何便是禮之質蓋既以此身敦綱常盡經制則敦庸秩叙之大本已在此了從而文之以品節文之以度數便不難矣時講俱不合拍

禮聞取于人節

一說正已者然后能正天下枉已者未有能直人故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蓋君子之于天下達則以行道爲心窮則以傳道爲責世之治亂道之晦明皆由于此不可不自重也分兩項甚妙並存之

道德仁義七節

此章言禮爲衆事之紀八箇禮字須看得一樣說者俱就題發揮做八樣看非也蓋禮一也修之于已則敬爲之輿而以一民風則有定制以剖民情則有則鑑于以統恩義之宗洽教學之歘司憲令之綱立神明之主推之雖有七者合之只是一箇恭敬樽節退讓析之見爲恭敬樽節退讓而會之又惟一心能以是心體是禮則渾身皆秩叙所周流觸處皆節文之顯設又安往而不宜哉恭敬只是心常肅將樽節只是心常收歛退讓只是心常謙抑明字要體會蓋這

箇禮雖昭布森列于天下而真體只在一心世人多于節文中求之愈求而禮之真意愈晦故但完得箇恭敬樽節退讓的心便有以握至序之宗而會同節之妙矣明何如之以字無工夫須一直說下

道德仁義一節

人心唯主敬則在天理上所以收斂這段清明之氣而不使之放逸防閑那段昏濁之物而不使之內侵

班朝一節

毋論不威不嚴即威嚴矣貌不敢犯而非心不敢犯

迹不敢違而非心不敢違不謂之行也

鸚鵡節

味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可見禮是人心論禮須要在心體上融會始真不徒在節文間也○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而豕身出交趾封谿等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是故聖人節

使人以有禮有字重看有固有也實有也使人以有禮便有許大體驗之功在

大上貴德節

只重其次務施報一句正見三王因時之政以力挽頹風耳不可忒尊德把禮說不好了貴德不可說到以德及人不思其報若然又是有心了只是渾渾噩噩并不知在人在已率而行之唯有一德此其風雖至今存可也然時勢有所不能與其蕩于偽而至于漓德何如存施報之迹猶可因以見德乎此亦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者往來三句正見務施報之不可以

已處往來雖是施報之別名然二字俱各有施有報

人有禮三節

安者天子可以長有天下諸侯卿大夫可以長有國家士庶人養君自安也危者天子不保四海諸侯卿大夫不保宗社士庶人不保四體也人情莫不喜安惡危故禮不可不學然禮何物而能為人之安危也自卑尊人正是指出箇禮來見得非有高遠難行處由負販說到富貴正見無人不能學無人可不學不驕不淫不恃未便是安乃人之所由以安者也蓋不

驕自不至于高亢以取禍不淫自不至侈肆以取禍不恃自不至放溢爲非以取禍矣豈有不安者乎反是則危○一說安危俱在心上說心在天理上則安在人欲上則危不驕不淫不恃正是安處亦可

人生節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塞以爲體則當有全歸之心故先王于人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其血氣稟天地之帥以爲性則當有克肖之道故先王于人每十年而異其事使知修爲之方以定其志氣

且使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辱强者無投閒之嗟少與老者無濫用之獘人皆修德天下治安有由然哉○新裁云一生事業以幼學爲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爲因年知止俱是學中事

大夫七十章

此章記大夫處老之禮可見眷留優待在君爲使臣以禮始終全節在臣爲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愈久而情愈篤此古治之所以盛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序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之幾也故大夫七十而致事○賜之几欲有謀焉而就問所以安其體也賜之杖若有大故而入朝所以助其力也○行役在四境之內如省耕省斂是也適四方在他國之外如聘問隣國是也行役在公外事也而以婦人欲其雖在外而如在內也況在私乎適四方在遠勞事也而乘安車欲其雖服勞而不失逸也況在國乎○人臣立朝常能勉强矜持於筮仕之初而不免驕縱于人君眷留優寵之後故老臣以爲戒而自處如

此也○國之所最重者禮禮自有舊制彼既越國來問必是疑而未明爭而難決吾言之使彼徵文徵獻足爲一代之法守庶不虛其來問之心亦見老成不爲無稽之論以開天下紛更之端也

夫爲人子節

五者之稱不同俱要貼孝字意稱以慈者謂隆一本之親而恩愛之極篤者也從孝之媚茲者言也稱以弟者謂其順尊卑之序而退讓之不失者也從孝之聚順者言也仁言其孝心肫切而無所解也信言其

孝心眞實而無所假也雖根不受車馬來而平日孝行有以素孚于人者此意亦不可少

見父之執節

孝子之行以錫類言

年長以倍二節

二節長少之序一于行上見之一于坐上見之細玩父事兄事若止在行路上講太狹了肩隨亦只借以明其稍退耳不可因此一句遂泥上二句

聽於無聲節

看來無字作未字看較差盖聽不于有聲于無聲視不于有形于無形分明有潛孚嘿喻志意相通形聲無間意若只在未承教使上說何等纔淺孝子嗇情而心動此無聲無形之一證也

不登高節

不服闇二句忽加孝子二字乃進一步說語言不但不苟訾笑已也服闇雖未至如訾笑之苟而亦嫌疑之所起故充其養德之心并此而不爲也不但不登高臨深已也登危雖未至如高深之甚而亦險經之可畏故充其避禍之心并此而不爲也如此看來服闇亦只如納履整冠事耳若說欺人所不見是以冥冥墮行反甚于苟訾苟笑矣又兼卒非有常使與訾笑非一類了高與危不同高則必危危則險處而非甚高者也若說行險僥倖又與高深非一類了

爲人子者二節

純舊讀爲準謂冠飾及深衣領緣此拘泥之甚者看來即讀如字于理更條暢純者全也謂純全而無間也

長者與之節

負劒二字舊說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背與之語在童子則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于脇下則如帶劒然一字自爲一義謂童子反負長者固非又謂負劒即帶劒亦非盖負劒與帶劒不同史記王負劒負劒其證也只是長者負小兒于背即如負劒然何等直截盖提攜負背俱長者撫育孺子之常何必過爲割裂乎

從長者節

登城二句推開說不但從長者了雖恐駭見聞然亦是約其不違處

將上堂二節

戶外有二屨乃設言之辭三人則聲衆易聞而不聞則必有密謀可知聞字屬言者不屬聽者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聽廻顧爲雖盱睨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爲用以制心爲本一念不正發于方寸者甚微而形于舉措者不可掩流于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

君子致嚴如此其事雖小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

毋踐屨節

踐屨即長者一人之屨非戶外之衆屨也蓋此時已入戶矣趨隅只不敢中席而坐故坐于席角舊說謂由席角而升坐則又是踏席矣

大夫士出入節

出入只是自行非從君舊註不敢以賓敵主尤無謂此處那有賓主○大夫士于堂廉之間與君相近其敬謹不必言但君門在外入時與君尚遠出時與君漸遠恐因其遠而有肆心由左踐閾拜上之漸也可不慎哉故戒之

凡與客入章

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惶蹙不敢當之意交相辭讓退避不遑使人起敬起慕豈有忿戾不平之釁哉

凡與客入節

言凡者通貴賤而言每門謂自大門至寢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士庶一門寢門最內門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客而入肅之使入而客遂入也不可以而入只作主人入皆入字即延進之謂與下文入字不同

主人與客節

先登以階級不平非入門時平地之比故先登以導之不可作降等之客看

帷薄節

翔皆致敬之容不趨不翔是又有時而簡步武有一定之則接武步武又有時而異

席南鄉節

凡坐席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〇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上西者爾賓主之心也溫厚之氣盛于南上南者厚賓主之交也

若非飲食節

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間三席是函丈也

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于勸酬以爲歡也

將即席節

疑問云將即席容毋怍意即席時宜恪恭謹飭成賓主之禮不宜周章靦腆若慚赧而不勝者然乎今俗語云做客要有冠裳正是此意恐不待有失乃生愧容也亦好

正爾容節

驟說則踏襲之心勝而少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衷之詞必字正與二毋字相應法古昔之格言而稱說先王以證之如言道德稱堯舜論征伐稱湯武也古昔即先王之時先王即古昔之人非有二樣

請業節

起雖是致敬然精神怵惕意氣鼓舞于所請有領悟處全在于起也

侍坐節

所尊敬兼有爵有德有齒之人無餘席謂已之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坐于席端不使有空餘處也

毋側聽章

人之所患在狥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其病有五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勞而袒暑而褰裳此偷惰者也曰嗷應曰欽髮而髢此輕易者也曰遊而踞曰坐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皆禮之所禁也

冠毋免節

兄與袒對所謂岸幘露頂是也舊說謂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以免爲問支離太甚夫人非至愚豈有當吉時而冠喪冠者哉

侍坐于長者章

屨之爲物甚微而解屨取屨事亦甚小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孝弟之風安得不行於天下哉

就屨節

既曰解置階側則已不當階了又曰屏於側則不特不當階已也

鄉長者節

遷屨納屨是必然的只重在跪與俯上

外言不入節

不入不出非傳聞之謂是不相干涉侵越之意內外相混言尤易犯故嚴其辨自言始

父子不同席

一說不同席即承上女子子而言不唯兄弟弗與同席即父子亦不與同席也若指男子則其不同席無疑不必言矣

故日月節

厚別者多方以別之不嫌於太重不妨于過慎也此主有位者言

取妻二節

買妾二句正申明取妻句見同姓之必不可取也觀一故字可見

名字者節

此節說者不一舊註謂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如此則于隱疾句說不去一說命名所以示之教也以國非所以教謙以日月非所以教敬以隱疾非所以教之進乎德以山川非所以教之求諸已如此說亦可但求諸已句無謂一說以敬字爲主不以國教之敬君不以日月教之敬天不以隱疾教之敬身不以山川教之敬神但顧名思義似當就名者說則可今乃是不名者如此說似稍隔今姑依疑問說然曰國世所尊也似未圓俟再訂

主人延客祭節

古人飲食每品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祭酒于地祭食于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疑問曰祭食祭所先進舊註謂先進者先祭後進者後祭如此是爲徧祭也下文胡以又有殽之序徧祭之之說不知此食乃上食居人之左食字食固多品然但祭其所先進者而後進者不祭若殽則大豕牛羊各一其物是不可不徧祭者觀本文自明舊註糊塗今改正

毋噬羹節

噬羹刺齒則失容矣絮羹歠醢初未嘗失容而亦禁之何哉蓋客之絮羹爲其和之缺也客之歠醢爲其味之淡也而主人遂皆赧焉以致辭夫既致主人之愧則客之心何安哉正以見絮羹歠醢之不可也

賜果二節

一是不敢棄君惠一是不敢褻君惠核尚懷之而吾事君之物有不懷之者乎器尚不汚而吾事君之衷有不潔白者乎

御同節

禮以辭爲主而又有以不辭爲禮者御同于長者是也此亦禮之變例也

爲天子節

此亦槩而論食瓜之禮天子如是諸侯如是大夫以下又如是不必謂是公庭禮會一時同食有此數等也

父母有疾節

此中人之制孝子之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但不翔而已色憂不但言不惰不笑不詈而已武王視

文王一飯再飯以爲飯不特不變味貌而已

獻田宅節

按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雖采地亦不得而有春秋譏以枋易許者此也此云可獻其必漢儒之言與

凡遺人弓節

前此數者若重于弓矣然皆不著其儀獨此必謹焉者蓋弓者觀德之具也于此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矣此聖人所深慮也

凡爲君使章

人君統馭一世其權全在于命人臣不重主命則王言特空文耳君權不重是玩命自我始也爲臣者使君命之行也如電閃星馳則君威赫使君命之臨也如天降神于則光寵昭使君命之我邀也如捧玉承鼎則天恩重○凡爲使者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此出使受命之儀則其不辱君命可知矣須知不宿于家只是不遑寧處意若以家事羈留便是宿○拜迎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命也此在家受命之儀則其奉君命而致

之可知矣○朝服而遣下堂受命非嚴使者也嚴君命也此自請君命之儀庶乎至誠足以感動而下情上通矣

博聞節

重讓與不怠字看蓋天下惟道爲難窮惟心爲易滿以易滿之心窺難窮之道此君子所以不可幾也曰讓則若無若虛便有許多深造處曰不怠則如不及猶恐失便有許多奮發處以此進道愈精愈密所知所行寧有限量故曰君子但自其博强處敦處止謂之君子若聖人則嘿而識之學而不厭矣

君子不盡節

不盡不竭全是以已之心體人之心而無深求過責焉所以彼此之心常相愜而克全其交全交只是常常如此歡常常如此忠非益盡其歡益竭其忠之謂

齋者節

致齋則不樂不哀至祭則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齋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齊內志爲主也

居喪之禮節

下不足以傳後故比于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于不孝曰比者原其本心實非不慈不孝也

生與來日節

死者日遠則生者日忘故聖人察于人情之故而致意于一日二日之間其意深矣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須看戒愼二字戒愼常存此心也容色皆自心體中

流出

禮不下二句

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庶人有事假士禮行之非禮之正也權也八議不赦則適甸師氏非法之正也勢也

史載筆節

載筆載言本是國君常御之事而載之兵事則以出征盟會諸侯時事言也

前有士師節

師衆在前或恐其潛而偵我也或疑而誘我也或微而截我也是不可不備故取旗以示之舊誤認爲刑官夫當此出軍之際安得有刑官在其前且刑官與出軍何與而舉旗以示備與可發一笑

行前朱鳥節

前爲南朱鳥南方之宿故舉鳥旟七斿以象鶉火後爲北玄武北方之宿故建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東爲左青龍東方之宿故建龍旂九斿以象大火西爲右白虎西方之宿故建熊旂六斿以象伐北斗居四方宿之中招搖隨十二月建而指之故建之在上以指正四方王師之出本爲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爲怒始能所向有功故爲旗物以振作其怒氣

父之讐節

殺人者死今古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弗讐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二者皆無事於復讐也然復讐之文雜見于經傳考其所

以必其讐勢盛綏則不能執故過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然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平心自反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讐則禮失于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則法失于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皆非曲禮之道也

四郊多壘節

由此言之則沃君心以修文德治軍實以振武功使萬邦協和四夷來王者卿大夫之所以自免其辱也闢地以蕃民物授時以相農功使百姓阜安四民樂

業者士之所以自免其辱也

臨喪不脩節

臨喪徐本作臨祭更詳之四物皆用之以交于神明不焚不埋則移于他用不已瀆乎

卒哭乃諱節

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從新之令

外事以剛節

外事以義勝主于斷決故用剛內事以恩主于和婉故用柔

凡卜筮日節

剛日柔日正要起下文卜筮之意兩某字即指剛柔而言旬之內外且泛言個遠近喪事吉事方指其用日之事以見旬內旬外不同之故也舊乃以旬外爲大夫祭日旬內爲士祭日不知何據又每月各有三旬如何云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

龜爲卜節

言二句言卜筮所由作二所以方詳先王設卜筮之意龜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具五行八卦之文萃兩儀四方之氣此介物之至靈者故用之卜而觀其折以視吉凶筴則上有青雲以覆之下有神龜以守之其生之凋榮視月之朔望此植物之至靈者故用之筮而觀其動以辨吉凶鬼神二句只在趨吉避凶上看出說者但云尊之而不敢慢從之而不敢悖皆含糊訓字于卜筮無干又以敬鬼神爲得吉日而祭畏法令謂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君且不敢專況

下民乎益支離之甚唯先王以神道設教如此故人不可不極其尊信也故曰云云信者或吉或凶信之而不疑踐者當趨當避踐之而弗悖俗說謂用之者當誠尚差些○猶與即猶豫二獸名猶獲屬豫象屬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後事而疑者猶也先事而疑者豫也

君車將駕章

範馳驅鳴和鸞人君乘車之禮也而調閑服習駕馭清除之功皆須僕贊相維扶之故人君命駕遲僕不

泯于任相遣將也以乘輿之禮重也

執策分節

執策將以鞭之分轡將以馭之正爲驅之設也

君出就車節

攘辟舊言左右侍駕陪位諸臣見車欲進行皆遷却以避車使不妨車之行如此似于攘字不切

車驅而騶節

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也一說車驅而騶至于犬門一句騶騶從也有理宜從之

凡僕人二節

下節又比上節進一步雖有兩層意只是一時事非前直受而後又讓前不受而後又拘取也

祥車曠左節

王者五路自乘其一餘四路皆從行則臣乘之也

國君不乘節

造車之法軫方象地蓋員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星員中規方中矩立中衡懸中權玉輅象德美金輅象義和革輅象制木輅象仁凡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觀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規矩權衡言動不離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不萌于心中正常設于體彼非禮之奇車何以乘哉

禮記新義卷之一終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節

當心當帶是因物以爲高下之則平常之禮然耳若臣爲主執器則又因分以爲高下之則不復以當心當帶爲拘矣然奉執之儀雖異而敬謹之心則無不同凡執主器云云

凡執主器節

操幣圭璧正是執主器手足二項正見他如不克須要摹得他敬謹之至處方與如不克關切蓋此心唯恐其失墜故尚左手亦唯恐其隕越故行不舉足舊尊陽等意俱非

立則磬節

聯上節則不舉足爲行容此又爲立容佩倚四句在授受之時說主便是主君與前主字不同若置就本節則古者視朝皆立以終事其立節皆當如此不特執玉以聘者爲然也

執玉其有節

古人之衣近體則有袍襗之屬其外則夏葛冬裘裘葛之上皆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服如深衣皮弁服之屬開而見出其裘葛則爲裼若掩而不見則爲襲只就文質上論不必繳到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

國君不名節

內外各有所統則受其敬者莫不竭忠而盡職睹其敬者莫不知畏而稟命矣

君大夫節

末句只解上意自稱介小子便與天子之世子同名自稱嗣子其便與諸侯之世子同名若分兩事則上四句無下落況世子本名自無同理何消說個不敢今日之予小子即他日之予一人也今日之嗣子即他日繼體之嗣王也此見世子與諸臣之子甫生便有正名之意

君子行禮節

謹修審行就是皆如其故不可作兩層看這正是不

求變俗處

去國三世節

反告宗後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興起而後從新則不忍忘舊之心益見

苞屨節

苞蘧也以蘧蒯之草爲祭衣之屨也扱衽者扱衽而死孝子徒跣碎踊故以深衣前襟掃之于帶也服伏也古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服帖然也

書方哀凶節

凶器若棺槨牆翣明器之屬臣妾死于宮中君亦許其殯而成喪則此數物亦有入公門之時但未有不以告而得入者

公事不私議

不私議言當君臣一心合聚大夫士公議其可否而後布之不可與家臣私議一說國是必賴衆議而後定私議則視國政如家政恐便于私而于公家之體未當未說到專政上亦可

凡家造節

犧賦亦謂盛犧牲之器即祭器中事但比尊彝等物爲輕且易耳

無田祿者節

田是圭田不設祭器則祭服可知先爲祭服則祭器即爲之次矣

大夫士去節

大夫寓於士則褻先士寓於大夫則援上

凡非弔喪節

賓主無不答拜唯弔喪與見國君既疑于爲賓而又

不答拜故特舉之舊謂士見本國之君云云則與下君與士不答拜也意重刻本文止曰見國君未嘗曰士見國君且所云不答拜指弔者見者而言若就君說文氣又不類矣

國君去其節

此雖以經權並言然觀止之之辭則守經之義居多當其事者勿以去爲禮之所許而求苟免可也國君去國如太王去邠之類大夫士去國或以道去君如孔孟于鄒魯之類或處國危疑如莊公薨于般弑慶

主兵勢傾公室季友力不能支去魯奔齊以俟歸之類或天命已去人心已絕國亾無日臣子苟存宗祀如微子去紂之類

君天下節

月林云君天下三字虛不可與朝諸侯四事相對當另起而以自稱代稱作一頭兩脚亦是細看即朝諸侯亦不可與下三事對蓋分其職守授以政事任以功能皆朝諸侯時事也予一人不可以獨斷意入講恐太矜張了

踐阼臨節

踐阼只是踐主階而行祭祀之事月林作新即位說似亦不必

臨諸侯畛節

畛接也以祭接鬼神若畦畛之相接也其甫總是字若謂其是字而又加以丈夫之美稱則二字爲兩義矣

崩曰天王崩節

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呼名招魂令復期再生也凡復必稱名唯王呼天子復臣不名君也立主者始死則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別作主也

天子未除喪節

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天子建天官二節

此二節多不可考如註云六大以佐天官是矣然天官當屬何官如太宰之職亦尊且重矣而以爲天官之屬則天官之職當何如集註云太宰即天官冢宰以其列職于王曰大以其總百官曰冢如此則太宰爲天官矣如何又與大宗等並列爲六大天官對下司徒等五官爲地及春夏秋冬之官則天官信當爲冢宰則太宰又的是何官此六大又豈必盡冢宰屬也即六大之職亦終糊塗舊言大宰亮天工所亮者何事如書所云亮工乃大槩之辭而以屬大宰一人何也大宗亦掌禮之尊官而專以事鬼神屬之大史

執簡記書言動而獨以天文屬之又何也夫以天文祭祀鬼神之事屬天則所謂亮天工者亦亮彼蒼蒼之天之工耶且大史察天文又謂大士察祲祥二者何辨豈大史不察祲祥而大士之祲祥又不從天文察耶集註云大宰掌邦政以佐王均邦國無所不統者也大宗未詳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以逆治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皆其職也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辨六號九祭九禱以事神治親者也大士亦未詳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八命以觀吉凶以治救

政如此夫以大宰之無所不統而夷于大卜諸人無乃非類乎且所未詳者終不可盡見耶據六大職之可考者與下司徒等可相頡頏而以之對五衆豈可乎不特此也周禮有宗伯而此獨闕又序司空于司馬司寇之上司士春官之屬而列于其間皆不可曉愚見天子建天官作一頭此天官不必定是何官天子設公卿輔弼之臣俱是寅亮天工代天出治者故曰天官而以下六大五官分對未知可否

六府節

司土土均司木山虞林衡山師司水川衡澤虞川師司草草人稻人司器負人司貨廿人此司徒之屬

六工節

土工陶人旊人金工築氏冶氏凫氏㮚氏段氏桃氏石工玉人㯶人雕人磬人矢人木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獸工面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草工䕶績鍾氏筐人㡛氏此司空之屬

五官致貢曰享

一說五官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官以下五官之長考

之可見天子建萬國封諸侯五等諸侯各以時致方物于天子曰享者下獻上之義也于貢字享字更穩貼

其在東夷二節

註依舊說然玩上節夷蠻戎狄的爲四夷之君而謂爲牧從古未聞有爲四夷之牧者下節曰庶方曰小侯明是中國如春秋稱邾人莒人某人之謂也而謂爲四夷之君終于理欠當宜從集註改正

天子當依節

新裁云覲取敬謹歛飭之義蓋入而與天子議奉行天道肅殺之令者在此覲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的意氣朝取和氣充溢之義蓋入而與天子議行天道生育之令者在此朝故相見時先有一種溫厚的意氣○依之爲言依也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繡爲斧文廟堂之上牖東戶西設依於其間天子負之南面而立以對諸侯也宁之爲言竚也在門屏之間門路門也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宁居其間天子視朝竚立以待諸侯之至也

諸侯未及期二節

二節見平常以禮相遇而爭亂之端以杜約信節是有變以禮相命而匡國之忠以竭

約信曰節

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取血塗口旁謂之揷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

天子穆穆節

幽深和敬有四意壯盛以下各有二意僬僬只一意總是隨分而異容不必推到德上

公侯有夫人節

諸侯一娶九女以一人正者爲夫人姪姊二人爲世婦娶一國而二國媵之二媵及姪姊六人爲妻若妾則不在九女之數所以正名分杜亂原也老姊猶言老臣老夫之類舊謂稱老所以任事稱姊所以事人無謂

列國之大夫節

一說按上文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則此曰寡君之老使者七字當爲衍文直謂本國自稱曰某于上篇于其國則稱名意同亦通

天子不言出節

此泛記史策書法不必專指春秋蓋禮非獨行于魯或在孔子之前皆未可知也

爲人臣之節

以不顯諫爲主下二句正申明首句也謂爲人臣者不可顯諫但一而再再而三反覆開譬以所其必聽

至于再三而必不聽則寧可逃而不可顯著其惡非眞教之逃也

擬人必於其倫

倫字須細看若只說擬大夫當於大夫擬士當於士作文便無意味然搭下年富說則又當就貴賤說了

問天子之年五節

天子國君之年問其臣也故對之稱謹大夫士庶之子問其父兄也故對之辭謙凡問俱是少者觀一始字四能字可見長亦是稍長

問大夫之子節

一說御治也謂治家事也大夫有家故以能御未能御答之更詳之

問國君之富節

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

天子祭天地節

今按周禮大神大示即天地也五嶽四望山林川澤五祀即山川五祀獨以五帝爲四方又祭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社稷又山川丘陵墳衍各四其方又祭法天子七祀加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又士喪禮禱于五祀與此皆不相合夫祭法固爲不經而周禮又復不一其啓後人紛紛之疑何足恠哉

凡祭有其廢之節

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郊禘祀文王季氏旅太山僭也魯祀爰居謟也

天子以犧牛節

此亦謂天子之大夫士耳若諸侯之大夫則用少牢士以特牲其喪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

凡祭宗廟章

隨其物而美其號以祝于神所謂外盡物也而內盡志可知若內志不盡而徒以美名侈之豈孝子享親之心乎

雞曰翰音二節

一說翰羽也雞鼓翰以鳴故曰翰音雉醜此間無幕

其足疏故曰疏趾

天子死曰崩節

大夫有德有位死則事已終士方有祿而不能終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名與身俱盡故曰死

生曰父曰節

易言有子考無咎書言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皆非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天子視不上二節

疑問云天子視作視天子解誤矣天子端冕凝旒其旨與袷有若相聯屬者梢一仰則上於袷梢一俯則下于帶故云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於帶解者不通本條上于袷之義且泥下條上于面之說誤解作視天子必泥此而解天子視爲視天子則天子國君大夫猶可以曲解至于士視五步將如何曲解耶天子穆穆故其視端然不仰而上于袷不俯而下于帶國君皇皇故其視較天子梢俯焉如執綏然故曰綏視大夫則又俯而平衡矣士又益俯而視五步之內矣此何以故凡視上於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傾則姦此天子國君大夫士之視俯仰之間不可少踰其則也上于面即俗語所謂仰面非上他人之面也如此似覺有理錄以俟訂

君命大夫節

肄是預爲議論商確如學者之肄業然下四句見其肄之專也四在字指君命言

輟朝而顧節

凡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

在朝言禮節

要知君子倡禮于朝有尊君意問對俱作一人說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禮之大者只是一個誠心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而誠亦與日月積之有素無物可稱故不饒富饒于內心正不必饒于外物

凡摯天子節

摯執物以爲相見之禮也釀黑黍爲酒曰秬鬯和以

鬱金之草曰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公桓圭侯信圭伯弱圭子穀璧男浦璧不言璧者舉圭以該璧也庶人以上因分而異禮之常也至于有摯者乃不敢抗禮無摯者乃不可廢禮則又禮之變也纓拾矢不必分屬

禮記新義卷之二 終

禮記新義卷之三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節

免本五世之服朋友死于他邦而無主者亦爲服之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却向後而繞于髻也檀弓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于他邦而無主者蓋欲以非所服之服以譏立非所立之意爾疑問云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

寇惠子舍適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先儒皆謂以過禮之弔致譏是則然矣自愚論之彼所行既爲非禮即明白以非禮正之猶可挽回其失何必身爲過禮之弔耶聖人斷不如是

曰仲子舍節

文王舍長子微子舍適孫蓋以賢而不以適也仲子之子賢乎哉故夫子斷以立適孫蓋適則一一則不爭庶則衆衆則必爭故立適者萬世常行之道必其適不肖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未有不召亂者不

西伯文王微子所嘗行而槩行之也

事親有隱節

至死猶言終身自少至老死而后已也疑問云事親事君事師皆禮之大者禮由中出其有隱無犯有犯無隱無犯無隱心體上自合如此故記者並舉以垂訓耳朱氏分仁義道三字已覺支離陳氏謂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益支離甚矣

季武子成寢節

疑問云成寢而夷人之墓是武子之大橫處杜氏之請合葬豈所欲哉畏其勢燄之難敵以得請爲幸盖出于萬不得已耳故入宮而不敢哭武子猶然謂其非古命哭以文已過其暴橫何如其毒螫何如至今讀之猶憤憤生氣似不必以杜氏之非孝與武子之不仁文過並舉

子上之母節

此章斷出漢儒附會之文意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而不知其自陷于無根之罪也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慎于始而三世出妻之理乎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开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开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

孔子曰節

拜而后稽顙謂先以兩手伏地如常而后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后拜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也○順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賓不若先稽顙自致其哀耳故孔子從其至者

孔子哭節

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子生悝故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叔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然未嘗有醢之之文不知其何所據也

子思曰節

疑問云必誠必信謂此心無所不盡百凡事無所不用其情故既下一誠字又下一信字方氏分貼生死覺反未暢

喪三年節

疑問云終身之憂二句重在上一句專中明亾則弗之忘一句耳註將冢宅崩毀出于不意爲一朝之忠似欠體會

孔子少孤節

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豈有終母之世不求父墓所在至母既殯而猶不知者乎且母死殯于衢路必無室廬而死于道路者不待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死豈共封墓方反而隨即崩壞者乎此與前防墓章皆當無去○慎字疑問欲弗改矧字言如此其慎重也亦有見

有虞氏瓦棺節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埋之禮所自起也然不知所以比化者瓦棺焉即周喪三後棺椁墻置翣漸以加厚焉是人子愛親無已之情孝思深慮以必求其至者以慊于其心也是之謂禮故記者特詳之

夏后氏節

三代所尚不過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已非若後世五德相勝之說也

穆公之母卒節

先以人子之至情啓其衷次以君臣之大分維其僭曾申其善引君于當道矣

晉獻公節

初晉獻公烝于武公之妾齊姜生大子申生又娶二

女子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謀以大子主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大子而立奚齊及是使大子祭齊姜歸胙姬毒而獻之大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將縊之時重耳使言已志于公也蓋君子之于親有言以明已志有諫以明事幾言而不入則至于熟熟而不已則至于號重耳之言是也而世子曰不可公非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若自理公必誅姬姬死之後公不復樂是我傷公之心也此始而不從重耳之言其殆進

不能自明而以姑息之愛陷親于不義也○人子言親號而將至于見殺則有義以逃之一以全父子之恩一以存宗社之寄重耳之言是也而世子又曰不可天下無無父之國則弒君之賊必無所容故執此理以拒之而不知已實非弒君也此終而不能從重耳之言其殆退不能違難而以被汚之故陷親于不義也○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嘗諫止之曰與其危身以速罪不若致孝而安民申生不能從及是將死乃使人致辭狐突而謂不念伯氏之言

也然非死不足以自明故又言不敢愛死也○愚觀申生辭狐突之言臨死猶惓惓以宗社托伯氏至今讀之可爲流涕獨惜其不學故知經而不知權耳然視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弒君而篡位豈可同年而語哉論者責其可言而不言可逃而不逃當矣至謂忘其躬之不閔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則是欲悻悻怒望利其國亾而後已爾其責于人何無已乎

魯莊公節

卜謂卜筮之卜非指卜國也古者御右必皆卜吉而後使春秋傳所謂卜右慶鄭吉者是也末之卜猶言無用卜也舊說微哉卜國者非君于臣不稱氏

始死節

此章記孝子居喪之情雖曰由隆而殺然要之終身之慕無已之情亦隱然于其中矣人在自盡爾

邾婁節

升陴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狐鮐以前亦未嘗無戰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髽則是殺

人之甚必自二戰始自是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

孔子既祥節

此當爲疑經記者徒見喪服四制有祥之日鼓素琴遂信其所傳聞而記之不知其與前章踰月則善之言自相背戾也十日而成笙歌必十日之前習之此與朝祥莫歌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而孔子行之豈不爲子路所笑乎此係大節不可不辨禮既祥自履無絇縞冠素紕今用絲組譏其早也此事有無雖不可知然有子能知孝悌爲爲仁之本恐亦不至是也

欠而不弔節

今世有以畏爲自經者未知是否然與厭溺頗類一例

大功廢業節

業舊謂學武學射學琴瑟之類朱子曰業謂簨虡上一片板蓋指樂也周禮有司業正謂司樂也陳壽翁曰業者弦誦羽籥之事誦者樂律詩歌之文未知孰是

曾子曰節

禮于嫂及妻之昆弟皆無服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爲位況小功有服而可不爲位乎爲嫂無服而其妻爲娣姒婦則有服爲妻之昆弟無服而其妻爲其昆弟則有服故子思申祥之哭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于前而已隨哭于後也

哀與其節

物者心貌哀戚之實即哀公問不過乎物物字舊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無味古者一席容四人則皆邊坐若獨坐一席則不倚于一邊矣舊謂坐起必正不可着哀而偏倚亦無着

孔子在衛節

送親柩往葬則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葬畢迎親之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喪禮以哀戚爲本祭祀爲末故夫子深善其得禮意而欲人法之也

孔子之喪節

志章識以別之也飾棺楮幄也牆柳衣也諸飾所聚謂之柳旁帷曰墻以布爲之衣柳以障柩若居室之有墻也翣形如扇而方用木爲表衣以白布而畫之其畫或黼或黻或雲緣則皆畫雲氣有柄在路持以障車入桴用以障柩者也其多寡則隨貴賤之等披夾持棺者用纁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人居旁牽之登高則引前以防軒適下則引後以防翻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崇大牙也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喪車所建之旗飾也綢纏也練素錦也綢練以練綢旐之杠也旐銘旌也夏以緇布爲之廣充幅長八

尺

孔子之喪節

前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經可知矣鄭註以羣居爲朋友尤不通

及葬節

行行神之壇也行神壇位在廟門外之西軼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當所毀宗之外古者生人出行則爲壇以幣告神告畢以車載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也今柩向毀宗處出亦如之故云蹕行也

叔孫武節

舊說謂失禮節而反言以嗤之蓋即馮氏改戶爲尸之誤也

扶君卜節

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僕人射人舉職于外故君有疾而扶之及薨而舉之嬪御閽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庭之人疾則共知其疾薨則共治其喪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簒弒廢立邪謀既定于內而外庭大臣尚未知覺亨之事幾危迫俛首聽命其爲國家禍患寧有既乎

從母之夫節

舊說謂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則既無同爨之理且有避嫌之義非經旨矣

喪事節

疑問云從從是總理之敏且密折折是周旋之曲而中折字不必作提字解亦是

喪具節

一說恥具者嫌過爲身後慮也若以人子言于恥字

義不協有理

子思之母節

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育子思決無夫死改嫁之事且親恩罔極死喪大事雖有弗行亦當致慎曾謂子思而有是言哉

司士賁節

舊說謂譏子游矜大專輒許諾者非夫司士之請已合禮矣而不應之則將何以爲辭哉

禮記新義卷之三終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檀弓下第四

君於大夫節

疑問云命引云者君念大夫平日效勞國家一日捐館舍不可不爲之助力故于其柩之行命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猶不忍其行之遽也姑三步則止如是者三以致其綣留不忍舍之情而訓詁家乃謂命引以奪其情有是理哉下文朝亦如之哀大亦如之則孝子不忍親柩之行故于君退後舉柩朝廟時亦如是其三步則止哀大亦然註乃謂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云云國君舉動自有成則豈若是任情爲之哉

大夫弔節

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閾而不可以踰閾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

齊穀節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魯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王姬乃其舅之妻也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天子無服而主嫁之國爲之服如內女姊妹之說是也外祖母之說非

銘明旌也節

銘以雜帛爲之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總長三尺銘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

辟踊哀節

天子八日九踊諸侯六日七踊大夫四日五踊士三日三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此本節義而兼言文者有節則文無節則質也

其變而之節

疑問云其變而之吉祭也恐不是以有他故未及葬期之說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上文已明白言之矣唯是明日即祔似嫌太急故復申言之曰云云見必于是日也接而無間是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之意此與上文葬月虞弗忍一日離意同解者不察

此變字即上文　易字乃云以有他故未及葬及解比至于祔曰虞後過剛日連接其祭紕繆之甚

穆公問於節

義起于情之所及不起于情之所不及禮生于義之所加不生于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爲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爲禮而禮所以行義有爲舊君服者有不爲舊君服者凡視情與義何如耳此章與孟子告齊宣王語略相類蓋世衰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理警其君爾若君子之自處與所以教人則

不容如是之薄也

有子與節

一說情在于斯二句謂見孺子慕者孝子之情恒在于斯其事即是何必爲踊節乎其當去明矣若註所云恐非有子欲去踊之意也亦是

平公曰節

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于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于百千萬世之久君臣相成亦可謂難得矣

君曰節

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人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三字爲謚而獨稱文子者文足以該之也

公室視節

二者皆僭制也葬不可機封亦不可僭制以是爲魯之初可乎

戰於郎節

魯之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謀國之過夫子已心傷

久之踦童此言甚與聖心合故極與魯人之厚汪踦

工尹商陽節

此章當爲疑經考諸左傳楚子伐徐無追吳師之事當時與事者但有工尹路而無商陽且味其辭若有懟君而不肯盡力然者尤非人臣之禮孔子何取焉闕之可也

孺子韙節

以輔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揪以發之無輔則無所用沈無沈則無所用揪矣

其嗟也節

此不食與可食正禮義生死交關餓者之寧死不食正是全禮義的處　曾子說可食不是短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太苦耳

禮記新義卷之四

禮記新義卷之五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王制第五

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享國長久職此故也周衰纂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詳至秦開阡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于是爲大矣

王者之制節

王者有純王之心又有純王之政其崇功顯庸太宰祿以馭其富大司徒以庸制祿而王定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則受祿者各自懋功以承之矣其尚賢節德太宰爵以馭其貴大司徒以賢制爵而王定主之尊卑必稱其德則受爵者各自懋德以報之矣

天子之田節

天子之田方千里此句不重只要引起下文耳不能以下是倒裝句謂諸侯之田至五十里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則爲誰乃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者是也

天子之三公節

所以內必視外者蓋先王之制出則爲列國之君入則爲王朝之臣使出入均勞內外一體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內外如一也

制農田百畝三節

說農田只要起庶人在官者然其意亦不重在此只要引起下兩節耳言農田之百畝所食不同如此庶人在官之祿以是爲差矣豈惟庶人在官之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亦視上農夫蓋卿大夫之祿皆自此而推廣之矣

次國之上卿節

前言上大夫卿是上大夫即爲卿矣後言大國三卿隨曰下大夫五人不言上大夫是卿即爲上大夫矣此乃于上中下卿之外別有上大夫下大夫且後言小國二卿而此亦有三卿前後刺謬甚矣新裁云先王見得諸侯之敢于越大小之次而侵凌亢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識大小之等而徒知以强尊其名不知以禮法尊其君也所以並會之時必須于諸臣中定他大中小的班次他預先知有個等級道其君以大恤小小事大之禮也有預先折服他不恭意思

其有中士節

徐註云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蓋其所言三國之制自上士止故又言此以足之非

謂頻聘之士可空國而出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皆三倍于上士下士皆三倍於中士也細玩較理勝且本文明曰中士下士而乃以次國之士爲中士小國之士爲下士牽强殊甚

凡四海之內節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不過相地形以分列之耳此定說州建百里之國幾何七十五十里之國幾何共九州來爲三等之國幾何拘泥開方之法鑿鑿定限

而毫無短長多寡于其間似非聖王衆建諸侯之制
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個如此筭法其實不然且當
時泰山屬魯牛山屬齊名山大澤何嘗不以封況天
下山澤多而必取平原曠野之地爲百里爲七十里
爲五十里則當時之爲國能幾何哉

天子百里之內節

百里千里只大槩說個遠近字其實百里即在千里
內皆以王畿言也

千里之外節

五國地廣易於渙散則合爲一屬使五國相爲聯屬
即于五國中擇一賢君爲長取其仁足長人也倍爲
十國地又廣矣易于睽貳則合爲一連使十國相爲
連比即于十國中擇一賢君爲帥取其知足帥人也
又三倍爲三十國地愈廣矣恐有卒然之變不可無
以制之則合爲一卒而于三十國中擇一賢君爲正
取其義足以正人也合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太廣矣
無以總之則權分而彼此不相爲用地遠而賢否無
所于稽故合爲一州而于二百一十國中擇一賢君
加之一命以爲伯八命作牧得專征伐也

千里之內節

王畿千里之外莫近于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
莫遠于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最遠最近則
綏要之服在其中矣

制三公一命卷二節

制字直管下節王朝有定典一毫不敢僭差故卷雖
無窮德雖有餘而必以制不過九命就指三公說與
下個不過字一例蓋八命而鷩冕命猶可加衮冕而

八命命亦可加惟九命而衮冕則命服俱隆恩例已
極不得過矣○按衮冕天子十二旒繅十二就上公
九旒繅九就衮衣天子十二章其龍一升一降上公
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鷩冕上公八旒繅八就諸公
七旒繅七就○君卿只言命服以命異可例見也侯
伯七命服鷩冕子男五命服毳冕然前以公侯爲大
國伯爲次國此以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者彼以地
言此以命言也

凡官民節

工夫全在一論論得仔細則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俱有定案了後使之爵之祿之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

諸侯之於天子也二節

諸侯受封在外天子建極在內使彼此不相間則君臣之間暌隔甚矣故制爲朝聘之禮所以敬臣節于天子制爲巡守之禮所以宣上德于諸侯

有功德節

善民之風俗齊民之好惡奉天道而時日月皆順遵

王制而律禮樂制度衣服之皆同外則敬于山川神祇內則孝于宗廟此爲賢君爲治國而有功德于民者

天子無事節

三者非一時襲取的平昔所遵用者皆天子之禮禮本畫一何待于考所奉行者天子之刑律無異同何待于正至德者臣子精白承休之一念何時不奉將于至尊乃更待于一耶而必日考之正之一之者這正是一點兢兢業業惟恐失墜之心乃所以尊于天子耳禮刑不可與一德對看德乃事君之本也

天子賜諸侯樂三節

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誅有罪者賜斧鉞能備孝道者賜圭瓚○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諸侯賜弓矢節

弓矢利以用于遠鈇鉞利以用于近征者以行于遠爲主殺者以行于近爲主

賜圭瓚節

還重首句要見得賜圭瓚然後得自爲未賜豈敢爲哉下句不過連上句耳須得他不敢自專而受命于君意雖以孝親尊君並言然因孝親而見尊君也

天子命之教節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立諸侯即命之教非如樂器弓矢鈇鉞圭瓚次第而賜也諸侯選士出內以升于外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若天子選士出外以升于內則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辟雍是相形說只重

在諸侯上○詩註辟雝澤也天子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雝頖之爲言半也諸侯鄉射之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形如半璧故曰頖宮與此解不同

天子將出征節

此言天子出征始終之禮師出以禮則折衝禦侮之謀預定而無潰敗之虞師旋以禮則矜功伐善之意不形而有謙恭之美三代之師如時雨凡以禮而已矣○徐註云造乎禰又受命于祖者禰親故祭以告之祖尊則但禀命而已舊言受命爲卜于廟師固有卜恐未必于廟也更詳之

天子諸侯無事章

此四條是田獵之禮先王爲祭祀賓客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常流盎于其中如合圍掩草及取之非時用之無制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章以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獨加詳焉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正是此意

天子殺節

此雖言尊卑貴賤之次序然細玩下大綏下小綏並佐車語分明有止殺之意這便是取之有制與下取之以時意甚聯合

獺祭魚節

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仲秋鳩化爲鷹季秋草木零落仲秋昆蟲未蟄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蟲

冢宰制國用節

三個制國用通是虛說直到量入爲出方是制國用之實大小是一定的故直曰用豐耗是或然之數故必曰視用字視字總是要起下文以字以三十年之通只是以那可通融常行無弊的法子言三十年便可行之萬世了舊註謂總計三十年之數而有十年之餘不知此是言經費之法非積貯之法也其所以留待三年耕節用與此處文氣尚畧差此量入爲出緊頂三十年之通下來此正是通處說者乃以今歲來歲字而入之非是由入而出國用也曰量曰爲則所以制之也

四無九年節

此三十年之通與前相別前接有制國用三字就所用三分者而言也此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

庶人縣節

檀弓下篇仲尼曰王崩世子聽于冢宰三年是天子不二事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未子曰言君薨則諸侯亦然是諸侯不二事也曾子問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若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卿大夫不二事也若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非也舊引以明士以上有二事也誤矣

天子祭天地節

三公饔餼九牢饗禮九獻簠十簋十二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饗禮七獻簠八簋亦十二豆三十二

天子犆節

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而毀廟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此則謂時祭之祫也

諸侯礿節

廟祀有國之重典也急王事而有闕禘祭三時之始事也避王尊而有間于孝享之中寓尊王之意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夫圭田無征

一說夫餘夫也餘夫業外之田故亦不稅此說較可舊說突然下一夫字似無着落

田里不粥節

受田有定則不得相兼併而民無憾于養生族葬有序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

司空執度度節

度字舊訓丈尺謬矣只是先定一箇規畫制度而秉執之如造爲輿地圖而已舊言量遠近正所謂執度度地是矣而謂時四時在執度度地之先尚畧差些蓋時四時根山川沮澤來正爲量地而設原不重天時惟大時因地利而異還即因天時以量之此處一直下更非兩截事時字亦無工夫時以量之與居民材節因字同新說謂時四時乃度地之資養使耕耘

收斂各適其宜與壟地相對不知耕耘收斂隨處如此與山川沮澤句又無情了不可從

凡使民節

玩一凡字所指甚廣不特居民爲然矣

凡居民材節

以備用說材看來通章都無此意似亦牽強第如新說作質性看則居民材處又難斡旋徐註云凡居民者當隨其材質而居之如此又與必因意重了且又添出一層意思矣姑依舊說通節有四層意異制是

一層因異制有寒暖燥濕是一層因寒煖燥濕有異俗是一層而異齊則又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先更爲一層此句須要安頓得好蓋一廣谷大川自天地乘其氣則爲寒暖燥濕人乘其氣則爲剛柔等而異俗則又人之所以乘天地者也修教立政在三綱五常禮樂刑政上說泛了本註似與居民材切些

中國戎夷節

性只就氣稟說爲是不可推移是言其氣稟之不齊即上節所謂異齊也次節方言其習俗之異尚性其性不可推移是以其俗各異也

五方之民節

前後雖兩言五方之民然所重只在四夷但以中國主之耳先王之居民于中國則修其教齊其政而見化導之有方于四夷則達其志通其欲而見羈縻之有法必欲強而易焉其毋乃以居之者授之乎總要見他必因處

凡居民節

前居民說的潤此居民又單指井田說然此節兩居民字亦不同凡居民包制邑居民兩項以居民却與制邑對言耳兩地字亦不同量地是方欲制邑之地度地又是邑中之地制邑不因地或近而病于迫促或遠而病于疏曠居民不因邑或廣而地有遺利或狹而民有遺力皆不相得矣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內了由是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

無曠土節

度地居民則無虛曠之土每夫受田故亦無游惰之

八二司項叅相得來食節項無游民事時項無墳土民咸安其居又項食節事時安居正與上凡居民相應自上之務言則曰事自民之力言則曰功總就力役上說

司徒修六禮節

不曰節民情曰節民性性情所從出也民德曰興見此德乃人所固有的特以是教興起之而使鼓舞于不倦衣服器械等項不立政以爲之防便多僭擬放溢之失故曰防民生雖異俗而道德只一箇修六禮

明七教齊入政若有許多項欵然總是將此道德之一者一民之不一使其俗歸于大同耳修是整齊而不壞明是昭示而不晦齊是限制而不紊一則一定而不易也前云不易其俗此云同俗者何不易者不強易之也不強易而以道德之一者一之俗自歸于大同是不易之所謂同也全德性而邪淫日遠修道德而仁孝克敦所謂賢而有德者上之斯崇之矣棄禮蔑教而敢即乎慆淫反道背德而罔修乎仁孝所謂不肖而惡者簡之斯絀之矣

命鄉簡不帥節

上功上齒示以禮文之美俊士執事示以禮事之崇

不變節

此第三年終考校之時如初禮即在大年元日仍行射飲禮事也

不變移之郊節

前不變是五年終考校之時如初禮即在六年元日大不變是七年終考校之時如初禮即在八年元日後不變是九年終必逆之九年需之四不變重絕人

之意也

升於司徒者節

才德之湮廢多起于肄業之不專人材之成就常由于長育之有法不征則俗務無以雜其念而日就其德于高明庶事無以分其心而日達其才於光大矣

樂正崇四術節

崇以心言有尊尚意立以事言有表樹意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順以造士正崇立之實也順字深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之精蘊而使與志相浹洽也

重一順字下順時之教者正以順之功不可暫可因時以進也

大樂正論造士節

論者論述德藝而保舉之無考較優劣意造士即前所造之士非名也名之進士者自外之內日下之上而致君澤民從此始也

司馬辨論官材節

所升之進士已無不賢者顧于其間而又必備論其賢者何這賢字只當箇優字如某賢于治賦賢于為宰是也司馬仔細處全在定論二字下俱是見成的了

有發則命節

要得文武相濟意

司寇正刑明辟節

上之法曰刑下之罪曰辟繫于官曰獄形于詞曰訟聽聽之于已也刺刺之于人也既聽之而又三刺不敢執已見也三刺之後而有不聽不敢廢公論也不聽之後而有附赦不欲其輕犯也從重從輕只一意

顛倒言之耳即察小大之比句意要言曰入之輕辟以為懲惡之戒出之重罪以開遷善之門使人易避而難犯也得之矣新裁云只是一箇慎平昔正明是慎於聽之先臨時三刺是慎於聽之時附輕赦重是慎於決之項總之罪疑唯輕也見司寇體天子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心

凡制五刑二節

天道福善禍淫哉培傾覆一公而已斷刑者必體之而使罰與事相附麗事輕而罰亦輕事重而罰亦重則至公無私而當于天理矣二句一氣說下一說天倫即下父子君臣之倫亦可

凡聽五刑之訟節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是聽訟一大斷案權之提起虛說有無輕重各得其平之謂權權者出入變化妙用在一心不違律例亦不拘律例者也蓋法律是死的所以要圓活的人心去變化他方能極盡人情這節說聽訟者極盡自已的心看本文權字意字情字悉字致字權由心運意論以心比心也慎測小心

以度也悉則心無遺致則心已極後邊赦的地步又必察大小之比直至明見淵魚而後成赦刑官如此用心尚於人心有未得處只是哀矜勿喜之心時說俱謂盡之在別之後不知所謂聰明忠愛于何時悉于何時致總之只在意論慎測中耳第不如是則不盡所謂別之盡也忠有感以至誠愛有假以顏色意共之赦之成之俱爲疑獄而設只重一箇赦之共之乃赦之之因成之乃赦之之法如今人立一宗卷案一般一說赦與成作兩平看疑則汜與衆共衆疑則

直赦之何等寬宥有不可赦者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却何等明慎或成或赦無非公也故下文緊頂成獄辭去亦有理

成獄辭節

卿位必植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聽之于此亦欲其內輸忠赤而外示威嚴與三聽字皆主覆審說是聽其人非聽其辭也周禮三宥一曰不識再曰過失三曰遺忘

凡作刑罰二節

無赦則民不至于犯罪盡心則吏不至于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于未然之先有盡心之吏以懲于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前言附從輕赦從重此言輕無赦者前以行法言此以立法言也輕無赦正爲盡心張本不可作兩意看制刑以嚴爲主則用刑豈可不盡心乎刑者三句又是推君子當盡心處刑者側也三句遞說下去如此兩解方盡刑字之意只要透出箇成字以起下文耳盡心如何即前制五刑兩節是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

俱無憾也此方是君子之盡其心者

作淫聲異服節

堅者堅執以爲是而自信之篤也辨與澤却自知其非但巧于欺人耳卜筮等先王所不廢此乃假降邪術私習天文妖言妖書以惑衆者人皆知亂政之可惡不知作爲淫巧習爲奸僞設爲妖妄以惑衆心者其惡與亂政等故槩殺以絕其禍

凡執禁節

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于未然則必不

陷于刑辟矣故因論刑并及之

關執禁以譏節

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譏

大史典禮節

簡記特禮儀耳故畧而言執諱惡乃王事也故尊而言奉齋戒只是肅敬意蓋二端之來雖出自臣下而吾因之行且知則是二者有教諭之義故齋戒以受之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三節

此章言質成之法只重三箇齋戒受質司會與三官爲六卿之屬其職最重故特言之而百官則大小臣工俱在其內徐註謂司會贊冢宰無所不統而以司會之計要即爲百官之計要誤矣但百官之廢置皆由冢宰則百官之質似宜冢宰受之矣而謂達于三官及司徒司馬司空之受質未必無誤耳

大樂正節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司馬受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而市掌市飾之禁在民商工賈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司空受之此各以其類也然亦就記人之言分析若此如以理言則司馬夏官司寇秋官同爲六卿又職異政殊何得質于司馬耶其爲誤文無疑註從司會謂司會先而三官即從而後之非附于司會之謂

六十歲制節

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紟單被紟與衾所用以

斂者冒所以韜尸者制如直囊下曰殺韜足而上上曰質韜首而下齊于手

瘖聾跛節

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侏儒以扶爐所以使下者無廢材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

方千里者四節

州方千里畫爲百區區方百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以開方之法推之蓋萬里也萬里之地以封公侯方百

里之國三十占地方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四方百里之國七十此下則以加一倍法算之自明一州畫爲百區區方千里是合十萬里也伯七十里之國開方四百九十里則是一區建七十之國二尚餘二十里故六十國占地二十九區四十里也子男五十里之國開方二百五十里則是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故百二十國占地三十區也餘地十區之六此說上下相合分毫不爽以紙畫之自見

諸侯世子飾

明明世子大夫兩項摘訓說牽扭不可從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于爵爵一輕則視官爲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勸之權輕矣況且官世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不比祿但以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爲厚道

禮記新義卷之五 終

禮記新義卷之六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月令第六

王者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故舜舜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不幸之時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典籍未焚得採取焉故其爲書雖成于諸儒而實撫歷代之遺文雖紀于巨奸而實備帝王之善制使后世人主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此篇是也

孟春之月日節

此于寅月而揭天象之所在不可作因天象而知月之建寅日月每月一會而寅月則會於營室每月昏旦各有所見之星而寅月則參尾在南方之中記日與星者欲人占象以候時也

其帝大皡節

只言二神司春令祀之之意當于本文外見之

食麥與羊節

四時之食俱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

乃命大史節

徐註云大史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蓋典法之書藏於大史邦國官府之類有爭其舊典是非者必就大史考之其與所藏不合者則治之以刑所謂守典奉法玩篇末飭國典論時令正與此對似此說爲長

是月也節

斬殺開斯民足食之源也耕籍則粢盛有出而視之以致其誠信三推五推九推雖以貴賤分勞逸然不重此只是雖至貴不敢自逸而有以身率先之義必勞之者以祭品不欲勞人亦微示酬勞之意與

是月也命樂節

是月習舞仲春習舞習樂皆以季春大合樂也

孟春行夏令三節

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異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發之機如此云反其令則有其應則是四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其限于時而廢闕者多矣洪範論休咎槩配五行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欲

人君無所不謹也若必著之一有不中其有不怠且玩乎○自上而下曰雨雨水不時以陽氣發至故而少也草木蚤落以長養之蚤故彫落亦蚤也國時有恐火訛相驚盛陽之氣所迫也暴風從下上謂之猋總至同至也蔡莠蓬蒿秋始高大者也皆傷折也百種唯稷先種故曰首種入收入也春寒傷其種故不入

是月也日夜分

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分陰生于午終于子至酉而中分

天子乃鮮節

節宜陰陽之氣亦輔相調燮之一事也

是月也祀不用節

此雖云愛物之仁其流之弊至以麪犧牲恐非古制也

仲春行秋令三節

多雨故大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感金氣而然也陽氣不勝故麥不熟民多相掠亦以陽不勝

陰也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燠氣發來蟲螟燠氣所生

是月也天子節

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

天子始乘舟節

鮪似鱣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

是月也生氣方盛二節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天道之運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則物品之生實有象而可見矣

故人君當承天意以從事而不可以內也氣一也自其發育言則爲生氣自其和暢言則爲陽氣德惠一也自其慈愛在心言爲德自其利澤及人言爲惠名士賢者亦同一窮而在下之人自其有聲望則爲名士自其有才德言則爲賢者敬賢亦是德惠不必推到利澤及民上

是月也命工師令節

量字時都作舊法說似與庫字難通不如作多寡解合

季春行冬令三節

冬氣寒故寒氣時發爾者枝葉減縮而意蘖也大恐水沍相驚也疾疫亢陽之氣襲人也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高者又易被旱故山陵不得收成天多沈陰感少陰之氣也淫雨霖雨也雨三日以上爲霖陽爲陰爲雨故淫雨蚤降金氣動故兵革並起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因耕蠶事畢而與羣臣燕飲也飲酎則上下情意相通用禮樂不徒示盛且有不亂不流意禮如越席

登祭之類樂如鹿鳴天保之類

孟夏行秋令三節

苦雨雨多而人苦之也苦雨數來陰氣之所名也雨固能滋五穀苦則反傷故五穀不滋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入保而依以爲安避侵掠也草木早枯感肅殺之氣也大水敗城郭冬德王也蝗之爲蟲殘物之未不傷其本春木盛故蟲之爲災者殘其末而已春于方爲東東方主風故暴風來格春氣盛于末故草秀而不成

養壯佼

養壯佼何爲此所以爲春時之政與

是月也命樂師節

韶即鼓也韗所以裨助鼓節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或七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五絃管如箎而小長尺圍寸六孔并兩而吹之者也簫洛簫也編小竹管爲之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鈞于戟也羽翟羽旄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笛與篪同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

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簧者竽笙笛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鍱也柷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擅令左手擊以合樂之始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節樂之終

命有司節

是月陽氣盛而多旱故有雩祀之禮盛樂則冀其聲音上徹于天以動天之聽也

毋燒灰

灰吕紀作炭今斷爲訛字無疑舊以火之滅者爲灰死灰無復然之理豈可燒者

毋暴布

疑問云布是日用所需且夏日宜暴以爲禁蓋是時厥民因無所事布當是時而妄用亦暴殄之一節或者其禁是與說似有理

游牝別羣節

馬政如周禮校人以辨其屬馬質以掌其量趣馬以節其節巫馬以掌其疾牧師以掌其地庾人以掌其閑圉人以掌其養皆是

是月也日長節

一陰方生何至遽爭蓋一生則不可以已此雖據盛衰之勢而實按消長之機故曰爭死生分以物言似不警切徐註謂陽主生陰主死細玩亦不粘合據思見是時陽氣極盛已不復有陰乃于六陽方極之際伏一陰萌動之機所謂絕處逢生也故貴人之定之使其漸成不然則一爭必致兩傷矣故下承 六 六單就陰說未知是否

君子齋戒處節

疏問云齋戒掩身毋躁一串下飲食男女聲色貨利皆從躁之一字失故舉聲色滋味言之然猶謂其未盡也又益耆欲二字止聲色薄滋味而又節諸耆欲則心氣其可定矣心氣定則形氣自然不爭雖當陰陽之爭死生之分自可保全無虞者躁字與定字正相對毋躁則常定定則不爭新裁云心氣不可分屬定心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重心爲主所以工夫亦從齋戒爲本定心即是還吾心本來這段清明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

百官靜事無刑節

妥陰是陰之名定乃人去安定之不撓亂也蓋陰柔初生未至成就而遽以動作之事逆其安靜之性則陰氣虧傷而生咎唯定之而至于成則循序而往不爲咎矣此順時致和之道也

可以居高明節

四可以字只論所宜居非人實居之也居高明故可遠眺望下二句正居高明而遠眺望之所

仲夏行冬令三節

以陰包陽故雹凍傷穀冬爲閉塞故道路不通陰賊氣感故暴兵來至春主生生日長則熟日晚故五穀晚熟螣蟲之食苗葉者春氣盛于末故蟲食葉晚熟而螣起故其國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秋之氣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故相薄而衆成疾

溫風始至節

物類得氣之先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于壁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于擊矣

是月也合四監節

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令字虛即使字意不必謂命四監令之此因草木繁殖之時斂民之秋爲養犧牲以供祭祀尚未舉祭也下三句亦豫言之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爲民祈福亦秦制也周禮郊廟大祭祀不言祈

是月也命婦官涤節

盡法所以辨分只重辨分上未用曰采已用曰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祭服所用黑黃倉赤皆方色旂章所用祭

服如司服所掌王祀天帝大裘無章享先王服衮衣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服鷩衣自華蟲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川服毳衣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服絺衣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三章祭羣小祀服玄衣衣無文裳唯黻而已公自衮衣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衣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衣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絺衣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自玄衣而下如孤之服旂章如司常所掌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通帛爲

旃孤卿建之雜帛爲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爲旗師都建之鳥隼爲旟州里建之龜蛇爲旐縣鄙建之全羽爲旞道車載之析羽爲旌斿車載之皆畫其象是也

不可以與節

通節只重無摧養氣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摧則發洩無遺何以爲後來生物之本況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養氣爲稼穡的生機而可摧奪之乎毋摧正是培植此養氣爲稼穡之本三箇不可字且以理言兩箇毋字方着人君說舉大事已足以摧養氣矣既舉大事則未舉之先其勢又必至于發令而行蓋一舉而有二害也故兩言之水潦二句雖相承說然水潦盛昌正見養氣之盛神農將持功正見神農之事養氣摧則逆天神農妨則違神豈無大殃乎

季夏行春令五節

鮮落謂生熟不勻也國多風欬與孟夏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肺受疾而欬嗽也自下升上曰遷合此適彼曰徙春主發散故民遷徙金生水故高下皆被水害而禾稼不熟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故妊孕

多敗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當暑而寒是不時也鷙擊也鷹隼待秋而擊今感肅殺之氣故蚤鷙于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

其神后土

初以勾龍爲后土後祀爲社后土官闕則以祝融兼之

其蟲倮

倮露也露見不隱藏也人受天地之中和以生其類爲倮

其祀中霤祭先心

古者未有宮室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因名室中爲中霤土居五行之中央故其神亦在室之中央

是月也以立秋節

天地間之正氣爲義氣人間的正直爲義人秋時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人横行於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即以扶上天之義氣也

命理瞻傷察創節

先儒以審斷爲句謂骨肉皆截曰斷則審之決字屬下甚有理若以審斷決爲句則與嚴斷刑相犯且斷決二字相連經傳中亦罕見嚴非一於嚴者之謂嚴嚴中有寬不一於嚴者之謂嚴也一於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恕正所以成其嚴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舊謂扶陽抑陰不使陰氣之贏者覺迂

孟秋行冬令四節

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蟲如蟹之類介蟲敗穀戎兵乃來皆以陰大勝而主殺故也陽亢故致旱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今行春令故陽氣復還也五穀敷華于陽而成實于陰今陽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王于南方故國多火災火氣熱熱極生寒故寒熱不節民感寒熱之氣故多瘧疾

乃命司服節

舊以具飭衣裳句作總以文繡三句與衣服句對而通以必循其故承之不知文繡乃從衣裳上見以文

繡對衣服是即以衣裳對衣服也如何可以衣裳爲總若衣裳與衣服既分兩項則必循其故自當屬衣服又如何通承得愚按衣裳衣服冠帶分三項而具飭二字實貫之且文繡乃朝祭所用而俗專謂祭服以衣服爲朝服燕服及他服吾所不解至其訓冠帶處謂因造衣併及之尤不通夫冠乃元首之服視衣更重顧可輕乎且觀玉藻大帶素帶之制則帶之所係豈淺鮮者若一節題斷當以三平爲正五箇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都在具飭內

是月也易關市節

此節以易關市爲主舊以四方二句爲貢賦職修與關市無干了且以前截爲上之人平其政以利乎下後截爲下之人修其職以利乎上尤不必細看來商旅三句乃易關市的主意觀便民事處下一以字可見至來集皆至則商旅無不來貨賄無不納財不匱乏而民事便矣然曰不匱則不難下之民便而上亦自無乏用百事亦自然皆遂蓋財者原上下之所通豈有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而上有乏用者中庸來

百工則財用足此云來商旅則上無乏用意義相通何嘗說到貢賦上即易關市易字亦只訓治便了謂無重征以致其難忒費解

凡舉大事節

事者王政之舉數者天時之運類者天人相屬之機時即大數類即大事上二句反說下二句正說一直下此四句可槩月令一篇但此綴在仲秋之月句當相時發揮耳

仲秋行春令三節

秋雨爲成物之雨成物之雨不降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木生火故火訛相驚陽亢故旱氣煖故蟄蟲不藏陽盛故五穀復生風災數起北風殺物也收聲之雷先時而動以愆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早死

是月也申嚴號令二節

務內內字正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元無不字則丁寧凡事皆當收斂不必專以財用言天地氣藏而吾所爲發散便兩不相會凡事務收斂毋務宣洩則無所不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矣會字下得極妙

新裁云藏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一待宣泄之時則賑濟貸發悉取之以廣吾散財發粟之仁者亦于是乎在豈曰積爲朽蠹之計而已乎藏之爲散之之地也○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然西成之候亦可舉其大要矣故有是命

是月也霜始降節

詩言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隕皆入室之謂也此乃冬月之事而係之于季秋者蓋先期而命之也

上丁命樂節

張氏以習吹爲季冬大合吹也若爲享嘗豈有是月享嘗是月習吹之理似覺可從

是月也天子乃教節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非不復用兵之意故因田獵而教之明非好兵爲田獵也

命僕及七騶節

僕謂戎僕周禮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者七騶謂趨馬主駕稅者天子六馬種戎齊逆田駕各一騶主之

又有總主者合爲七也庭[illegible]司徒所掌九旗之屬常旂旃物旗旟旐旌旌獨言旌旐錯舉二者以該之也司徒掌邦教誓者

天子乃厲傍節

天子殺則羣臣以次而殺而習五戎班馬政之事于是乎行矣○鳥獸皆涇生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而作禽荒故因祭祀而殺明非好田爲祭祀也

收祿秩之不當節

政令嚴肅固當因時然祿秩濫恩供養僭踰雖一日不可假借若必待時而收豈非失政哉先王重[illegible]之典明貴賤之等縱或有之亦必隨即修改以正紀綱記者之說恐不然也

季秋行夏令五節

水潦盛昌在于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而寶藏之所藏爲水所浸而殃敗也孰者氣窒于鼻喉者皆發于口皆肺疾也夏火克金故然盜賊於是益賊多故邊竟不寧寒重故地坼春氣煖故煖風來至氣寒則縮稟煖則解緩少陽動作故兵興而不得止息

以迎冬於北郊節

因發氣之盛而思死事之臣

是察阿黨節

一說是察阿黨則罪爲句若獄吏有阿私黨比朋淆罪人者則是正省察其人而併罪之無有捨蔽亦通

命百官謹蓋藏命節

謹蓋藏令致謹于公儲也循行積聚無有不欽令悉歛于私家也

坏城郭戒二節

坏城郭 云則嚴扃于幾間者至矣周禮[illegible]則慎守于斥堠者至矣坏城郭而門閭不成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謹關梁而蹊徑不塞無益也○疑問云蹊徑是邊梁關要中或有旁蹊曲徑可由以潛達者故加閉塞在固備完謹之下若云野獸往來之處又何必塞乎有理

偽喪紀辨衣裳節

喪者人所自盡孰不欲致美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而過分貧者歉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先王以冬爲歲之終猶死爲人之終故于其時而飭正喪事之紀律也

是月也命工師節

此與季春命工師只是一事彼因其作而戒之此又因其成而戒之陳祭器三句如徐註極體得好說者以淫巧指諸器與陳祭器二句分對不知本文原無諸器又何必添出不功致者窮其冒破之情作淫巧者窮其啓侈之情

孟冬行春令三節

孟春東風解凍故凍閉不密而地氣漏泄于上也春主發散故民多流亡日出而民爲暴暴風不寒皆盛陽之所作也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拳歛之所致也

地氣沮泄是謂節

暢月一說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以固而閉則生意條達矣故以暢月名之如此似隔一層疑問云季冬之月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此命之曰暢月即命之曰逆之文法也蓋此月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唯是安靜以固養斯可爲他日發生之本如反是而沮泄則蟄死民疫而死喪隨之矣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爲暢失時令之特甚也此解甚妙舊註雖錄高明兩之

乃命大酋節

酒以供祭祀賓客其用爲重故于既穫之後而命大酋釀之也

君子齋戒處節

身欲寧頂齊戒掩身來寧身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者欲然不止寧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待陰陽之所定而不至于爭也身欲寧事欲靜從齊戒說起雖此心齊一而不亂警戒而不忘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洗心退藏于密是齊戒之極至處形與性本不相離汩沒于聲色者欲則形勞而性裂矣如之何其得安事字該得極廣說者混仲夏靜事無刑句而即以事指刑罰此拘儒之說也

仲冬行夏令七節

火氣乘之故來年主旱氛妖氣也暖氣所蒸爲氛霧冥冥暗昧之貌陰不能固陽故雷發聲雷無水雜雨而下如物之有汁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實脆爲金所傷故不成金氣盛故有大兵甚于孟冬也木盛故蝗蟲爲敗敗甚于災也水泉咸竭以盛發散之氣也

芥蘇虛陽所作也

令告民出五種

氷之入爲陰事之終種之出謂陽事之始以氷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疑問云大合吹而罷疑大樂以合族人致休息之意恐非作樂頓停之說更詳之

天子乃與節

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于今歲者未必宜于來歲何也天道人心都是活的所以事勢氣化都隨時轉必傷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孟春有寧與本法可大之命此又酌

國典時令之宜王者勤政授時之義慎始敬終之心與如天地之元氣流行于四時而不已矣

季冬行秋令四節

蚤謂旦也白露應秋而降介虫應金而妖民畏介虫爲兵兆故入保胎未生者天方生者生氣早至故不充其性而多傷也固疾謂久而不痊亦以不充其性也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曰逆夏時水潦盛昌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也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氷凍消什皆盛陽爍之也

禮記新義卷之六 終

禮記新義卷之七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曾子問第七

君薨節

卿大夫士上當有衆主人三字以下文推之而知其然也攝主上卿代君主國政即攝爲喪主也卑之爲言卑也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自衮冕而下皆爲卑服

祝聲三節

聲噫歆噫歎恨之聲歆欲其歆享之義也

大功之喪節

饋奠奠于饋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唯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自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奠此二節皆不答其問意曾子之意已有服而與他人奠祭孔子之意則謂即爲所服者奠祭也

相識有喪節

上二節皆言爲所服者可與則他人必不可與自明

此節則正言必不可與也

廢喪服節

此章之問一步進一步斬齊之不可與于祭奠也曾子知之故首問大功大功不可小功其可乎故問小功小功不可相識之服其可乎故又問相識有喪不可除喪其可乎吉祭不可饋奠其可乎故又有此一節之問而夫子則終謂其不可也

昏禮既納節

此節決非孔子之言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不嫁孝

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爲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乎遲之三年而后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尋舊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削之可也

如壻親迎節

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諸侯旅見節

兵以其方謂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

當祭而日節

張氏曰接祭謂使人接之以終事也陳可大曰接捷也速疾之義二說未知孰是

禮記新義卷之七終

禮記新義卷之八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節

只是文王時刻放親不下這正是他天性工夫蓋本來孩提眞念原是與親爲一文王今此赤子之心所以時時見親纔過得一日曰惟日不足日過人之行便覺得是文王有意做出來的了不是文王純德的光景下憂疾視膳皆是文王純一不已之心

食上必在節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也舊註訓在察也則與視重復矣

武王帥而行之節

帥字與不敢字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能不帥而禮已至不容有加若祇遵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文王有疾以下又在不敢有加之外另指其處變一事言之不可作證其實看

文王謂武王曰節

武王念親之篤當文王有疾時應有夢文王幸病間問女何夢亦應有是言及以夢帝與我九齡對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而爲其子喜此亦人情之常若我百爾九十云云則誕妄之甚矣

成王幼不能飾

澈言以位臨之賤言以足履之成王曰澈周公曰踐輕重之別也杨謂下一抗字大君之前以法繩其子是謂抗也此與分庭抗禮之抗字同說者乃曰伯禽周公子臣也非世子也使之行世子之法不幾于僭乎以是爲抗不知周公當日既爲諸侯則伯禽爲世子其道亦所應爾者若以是爲僭則文王當日父爲諸侯而行世子之禮亦爲僭乎且周公既以身任嫌疑而復使其子處嫌疑之際則當時孰有能信之者但不教之以君道而教之以世子之道不教之于吾君而教之于吾子以是爲委曲善君耳拈出文王之爲世子者蓋文王之爲世子之道凡爲人子皆不可不知而況君天下者此周公必以是教成王耳彼以是句爲衍文者固非卽以伯禽所行乃諸侯世子之

禮非王世子之禮只管替周公辨白亦誤

凡學世子及學士節

世子涖阼則有主治之責選士入官則有輔治之任教之不可以不慎然要重世子說必時作總舞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只重時上地與官帶言

小樂正學節

教亦多術矣而必先樂舞者古之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和神人者樂與舞存焉耳故便

世子及士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于誠明志氣趨于聖智孝友形於中舞蹈動于外遜于五品無入而不自得矣舊註訓南爲南夷之樂今按周禮掌教夷樂乃旄人之職亦無所鼓南之事且初教世子而即雜以夷樂雖云示以服遠得無啓亂雅之漸乎不可從

凡祭與養老二節

上言祭養老乞言合語下言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亦互文也小樂正大司成官不同也或詔儀節或論說義理教不同也而皆于東序則其地同矣大樂正只附在大司成內若作三人平看便于兩箇東序不協

大樂正學節

論說舊作考較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與前後俱不貫不可從

凡侍坐於大司成節

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併其論說所未及也若以前論說爲考校何問之有可以闢其訛矣

凡學春官三節

三節通以釋奠爲主凡學凡始立學是什奠因此而舉合樂養老又因什奠而舉摘訓以三節通主天子亦可但凡什奠二句既通承時教立學矣夫時教天子容有不視學之理豈始立學而天子不視學者哉何以不大合也不如姑從舊說爲長

凡釋奠者節

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什奠以教重道合樂以教崇德養老以教致孝

凡語於郊者節

舊都謂此小學選士之法獨疑問云諸侯大學在郊則此郊乃諸侯之大學故有此等取士之法亦有理但所云取士未必單屬諸侯耳意重曲藝上說見先王作興人材凡可收者悉融鑄之使得爲有用之材而後已上三者乃立德立言立功之品册論已曲藝亦道德之緒餘正是國家有用之器只恐他局于小技而不歸于大道之塗其才亦可惜由求之藝在從藝之科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如遠之者激勵之也取爵于成均者使他覩天子飲酒于學之禮

樂恍然悟道于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此是陶鎔深意

始立學者節

疑問云語必以介無介語者無介以合語也當是一事亦有見教世子本與此節不聯屬徐注綴置下節甚妙

凡三王教世子節

禮樂原不相離脩內脩外總欲涵養此中和之妙原不是兩項工夫故緊承云交錯于中云云內外屬身心看中外但只分體用看覺明說者謂禮達于樂樂達于禮只說得箇交錯字說不得箇中字又謂禮雖脩外交錯于中樂雖脩內發形于外亦是一偏之論成字要體貼渾身心內純是一箇中和鎔鑄便是成至此則不唯不當分中外併禮樂亦分不得其懌也不知其懌也爲恭敬爲溫文總是箇中和之別名渾融發見無可分別這纔是脩之妙處或以懌字從交錯恭敬溫文從發形恭敬爲禮溫文爲樂俱不然

立太傅少傅節

父子君臣重在臣子一邊兩審字不同上是行之審慎下是言之詳審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二喻字不同德行喻諸德歸當道俱指父子君臣而言教喻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上文禮樂脩內脩外以至于成須由此輩輔道之人資諭教而豫養之也下文德成而教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節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君子曰爲記者之詞則一德字何以爲句如小註教世子使爲君子則是世子之所

以爲君子者曰德也太費周折如摘訓即以君子爲君之子亦覺無味疑問云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于成德也語氣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似看來與君之謂也句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在有德則世子有其德自有其理教尊官正國治豈可誣乎是三者皆君之道而實本君之德故曰君子曰德今世子以君之德備君之理故曰君之謂也與大人之事備矣語氣同

仲尼曰昔者周公節

迂身雖易而人亦未必能善其君以周公之聖而爲之則綽綽乎有餘裕矣非聖人未足以語于此也不可看做容易的失聖人贊美之意矣

是故知爲人子節

欲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此句從成王幼不能涖阼來這見得善其君是不容已處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此句從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來這又見得迂其身是不容已處君之于世子三句正與周公相形說周公臣也非君父也成王君也非世子也周公且以世子之道委曲而教其君如此則君之子世子可不慎所以養之乎三有字俱就世子說重看必盡道而後尊親始克有之不然名雖君父而實無尊親也兼天下不必說保天下只是他日涖阼能爲君爲父便是兼天下尊親之大者蓋今日有所尊所親之實他日方能勝尊親之任看來此三句與知爲人子六句意義相似但彼泛言之此切言之也

行一物而三善節

三善皆得此得字已屬在國治上了與后而得字不

同他人行一物必不能兼得三善蓋爲子而不兼爲臣事人而不兼使人也國人觀之指百姓說若因兩我字作同學之人看便狹了與國治不相應矣父子言道天性自然也君臣言義以義相合也長幼言節有等級也斯謂之臣者世子與君號曰君臣異于義合故云謂之臣也通節只齒讓二字盡之子臣之節齒讓也學之即教以齒讓也道得即能齒讓也自父在以下總言齒讓于學乃爲臣爲子爲幼的當然故先王必以是教之也業與成分知行看引言本屬世

子但此處宜渾恐于末句有碍

庶子之正節

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人道大經原不出此故其教亦不出此

其朝於公內二節

其朝于公句通管兩節首節使之知一體之親聯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其在宗廟之中二節

首句亦通管兩節外朝之位爲一項宗人授事爲一項末句通承如外朝只言其班行若以次序便涉以爵了

其登饌獻節

舊說此爲士禮而借言之不知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以大夫近君而避之也士賤不嫌同君則此非君禮而猶反謂借言吾不知其解也

庶子治之節

疑問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常時之禮故復提庶子治之以冠下文恐不即指臣有貴者以齒也亦通

其公大事節

以次主人但蒙公族而言若嗣君則又不待言矣

若公與族節

齊衰一年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會緦麻一會

其在軍則守於二節

守公祧爲有失亡損汚之患也○守公祧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守宮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

公若有出疆之政節

正室諸父諸子諸孫即無事者太廟宮室即公宮

公族朝於內節

體異姓體字與體百姓一例舊作體貌異姓不切摘訓作設身處地尤無謂疑問說得之公與諸父諸兄齒則事父之道皆推之于諸父事兄之道皆推之于諸兄孝弟不于是而達乎宗室即正室承重者守所重是尊之義君臣二字當輕重指生者言蓋宗于所係者重有君道庶子所係者輕有臣道故曰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守貴守下以賤讓貴不可以讓字

就作貴賤看

官治而邦國節

官治只說盡職邦國且指公族說衆字方寬指國人

天子視學大昕節

視學始立學也觀祭先師先聖可見行事三句上虛下實本一事而相趕說者此節要得警衆意蓋人心不聳動雖以天子躬親化導之人未必以爲觀法之準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勃勃向教方有益

始之養也節

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蓋有功德而祀于學者也什奠先老因養老而示不忘古也年老而兼知三才之道曰三老更事而兼知五行之道曰五更

適饌省醴節

適饌二句一事發咏延進一事退脩孝養一事孝養者推吾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之道也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眞心來愛敬者實以愛心敬之也行禮者實以禮意行之也孝養者實以孝養之心爲脩飾也

反登歌清廟節

致字指德音言文王之音皆爲德音而此咏文王之盛德極致而不可加疑問云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肅雍雍德之極致具在聲音中今所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間是語言之昭示即登歌之感動是所謂語以成之亦是一見禮之大者謂一則有關于倫理一則有切于身心其他儀節非不詳文物非不盛皆無過于此者

下管象舞節

達神興德不止感學士凡在中者皆然君臣之位本

定貴賤之位本別向以情篤高年愛深奉養位分有時而界今合語之后復正之別之者同形之播告之餘復見于踐履之實也上下之義行始雖脫畧于斯須終顯設于儀節矣貴賤之等舊都以畿內諸侯及鄉遂羣吏言不若就指老者更切蓋三老五更兩老庶老自分貴賤也況諸侯羣吏等貴賤之位又貴待是時而后定哉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節

此章專重慮之以大一句先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

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慎也蓋慎不過慎此禮節慮則思及所以當慎之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段眞性起來則孝弟之教自人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先要人知聖人行此禮正要使人人知得此爲大道而聖人慮之極周所以一事而諸語悉備到衆喻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始快足

禮記新義卷之八終

禮記新義卷之九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禮運第九

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禮樂陰陽相爲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篇大意不過如此中有格言頗入精微似非漢儒所及

昔者仲尼節

孔子于此二者皆未逮矣而獨有志于英賢何哉世有升降政由俗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若欲回情文兼備之風以反太古無爲之世則非人情矣但人亡政息不能不惓惓于魯爾此所以爲嘆魯也舊以爲嘆祭祀之失禮此非郊禘之祭胡言失禮且夫子不嘗觀于蜡而樂乎若爾何由嘆也睹舊章思古正是此意但說得于嘆魯欠切些

大道之行也節

天下爲公二句一串說是一項講信脩睦是一項通

足在上人事至下文露出箇人字方說到衆人上去
舊註于講信脩睦處便下當時之人四字欠通故字
亦該承兩項來舊只頂講信脩睦一句了在上之人
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則公而不私矣講信脩睦則信
而不僞睦而不爭矣由是天下之人亦無復私吝無
復詐僞無復乖爭事人親猶已親云云講字即如講
和之講講信猶言敦信也後節講讓字亦然舊云講
習者誠信信如何習得脩如脩好之脩舊云脩爲者
和睦睦又如何爲也兩箇惡字都只惡自家不必說

到人上

今大道既隱節

此節正是夫子之所志者絕不可毀壞大道既隱則
禮義自爲斯世一日不可少者說者都謂世道不古
綱維愈密于是謀作兵起而天下亂矣不有謹禮之
君何能撥亂反治乎愚玩之殊發一笑不知前禮義
爲紀是何物乃至召亂謹禮之禮又何物乃能撥亂
耶愚見通節以禮義爲紀一句作主大道隱只于貨
力爲已以上見之惟大道既隱此大人起而維之以

禮大人即後六君子這樣人試看正君臣以下諸事
何者可一息無則知禮義之所關爲甚大也禮義以
爲紀雖不能謀閉而不興然而規爲制作之間俱關
世教則謀因禮義而作何可無謀當大道隱既不能
盜竊亂賊而不作則誅鋤懲艾之法自所必嚴兵由
禮義而起何可無兵然其任非可易勝也必如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乃堪此選也玩未有不三字乃見
成語正見禮義爲紀乃不可少者耳著義數句不外
前藝倫政事但前況言此着六君子說耳義爲人心

之裁制制度一定而義自昭忠信禮之質禮文既定
而信自成示民有常使得由于信義之中服于仁讓
之化而得以寘過于身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
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無不盡之心當大道之
隱而使大道之行夫子之有志者正欲如此彼謂道
隱而後有禮禮設而遂召亂幾何不爲漆園河上者
藉口也況前後自相牴牾乎

言偃復問曰節

二以字相趕說重治人邊此處且渾渾說下方詳言

之承字不可作本殽列字看治字亦不可作達字看
蓋本殽列達字無工夫而此有工夫也本于天三句
禮之體也正見是承天之道達于喪祭句禮之用也
正見可以治人之情尚未着人上故聖人以下方是
着實說列于鬼神乃是屈伸往來昭布森列之意舊
註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誤矣

夫禮之初節

禮何以始諸飲食始諸敬也敬之不至雖極鍾鼎聲
音之娛去禮遠矣惡在燔黍云云之爲非敬也

及其衆也節

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
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後聖有作節

爲臺榭宮室牖戶者得火以范金合土可代巢穴而
居爲醴酪者得火以炮燔亨炙可代血毛而食爲布
帛者得火以治其麻絲可代羽皮而衣後世承用皆
是取法往事故云皆從其朔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
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極說得二字明白

故玄酒在室二節

此二節承上既有宮室亨燔醴酪布帛可事鬼神上
帝因備言其祭所陳設以降上神及其先祖且言其
祭極倫理之詳足以承天之祐又言其初祭時若是
其嘉魂魄也足以合冥漠既退時又若是其爲祝嘏
也足以稱大祥此其制兼古今之情義極質文之美
乃爲禮之大成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可致敬于鬼
神必至是而後爲備故歷歷推言之○上神即先祖
指其精氣之在天則爲上神指其子親謂之先祖此

說有理但于與字不恰舊言這是宗廟之祭只以降
其先祖然天之神無往不在故曰降上神然終難通
降即是承天之祐了但此是我求以降之也是字緊
頂上二項謂字要玩即此亨格處便稱做祐也承者
天錫我而受之之謂蓋就其盡物盡倫處則一誠克
當天心自然神格鬼享可以知天祐之必承也是自
感應必然之理論之即福者備也之意

作其祝號節

玄酒以祭至腥其俎曰法上古之禮孰其殽至交獻

曰法中古之禮合享以下曰當世之禮固矣然愚以爲非也本旨所重在合莫與大祥耳蓋鬼神之寞漠不可見矣望其來而歆享全在聚已之精神以契合之然而非物不足以表其誠也故如是而作爲祝號也如是而玄酒以祭也如是而薦其血毛如是而腥其俎又孰其殽也又如是其越席布菹之必備滌帛之爲衣也醴醆之爲獻也燔炙之爲薦也君與夫人交獻也乃所以嘉其魂魄也此足以合其莫矣而猶未爲愜也又退而合享焉體其大豕牛羊焉實其簠

簋籩豆鉶羹焉祝以孝告而儼若有以交于神嘏以慈告而恍然有以致其福斯其爲祭之盡善乎斯其爲禮之大成也蓋此條所陳無非言祭者盡古今之禮之變凡可以歆享鬼神者無所不至不必條而分之曰此其爲上古此其爲中古此其爲當世也凡論禮者貴得禮之精讀書者貴得書之旨區區分割之辭君子所不取也嘉其魂魄句極妙蓋死者之魂魄既分唯是祭極其物君親與夫人交獻之儼若所以事生者然已分之魂魄其若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其魂魄也是所謂合莫也大祥不徒在禮文極備上看還要本嘉魂魄合莫來方見祭之本意

孔子曰節

周公之盛盛于制禮以開百世之治周公之衰衰于子孫之僭禮以踰萬世之防夫例之以事守則非其比律之于禮制則非其分此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節

祝嘏只當始終二字自始至終中間有許多儀節以

事言謂之常事以制言即謂之古制其實一件疑問云自古以來所常用者曰常古不必分常事古法吉祥善事皆天所假以綏有道者詩云假樂君子不必作嘏字俱有見莫敢易不必定是僭擬有一個今之便好新之心便是變易不易常古禮不變古人之禮則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便是福非以福澤言也

酸羹及尸君節

僭君謂僭其君脇君謂脇其君何等明白舊訓僭君爲僭上之君脇君爲見脇于臣之君俱非

故天子有田節

人之子孫上承先祖之祀下綿本支百世之傳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體而無溢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耳制度非一舉此以例其餘也要看一處字制度在處字上看出處之得其法是制度也雖欲厚薄其間而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亦安而爲之子孫者亦各享其分以自守見制度之得體處

是故禮者節

何以政治君便安設使萬幾中有一事不理即無大害君心便局蹐不安了此雖只說禮之功用却是言禮爲君所用有這些好處而君能用之則政治君安還要在禮是可用之物君能用禮上着精神方說得大柄意出

故政不正節

治之爲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

故政者節

聖人承天以治人上天之命與君人之命原無二也故首提本于天殺以降命然命之大者唯社與祖廟山川五祀之祭故緊承命降說下見此皆政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而聖人所以藏身之固端不出此也舊註謂因祭社而出命有事于祖廟而出命便多一層須知降命非降祭命亦非實有號令及人只因此等祭祀寓意示教于人耳以示教二字體貼降命二字自明本于天句虛本在殺字上見天在命字上見只

以典禮說天命無乎不在殺以降命亦無乎不在故有事于社即爲命降于社有事于祖廟即爲命降于祖廟也上云藏身下云藏身之固必固乃爲善藏其身耳殺命之政是爲治政藏身之固是爲安君

故聖人參於天地節

觀上文本天殺地降祖廟山川五祀爲藏身之固則此政與天地鬼神原相合而無間者故聖人治政只在參天地並鬼神參並有工夫在聖人心上看以治政是說他意思如此政不外教養自其體而言之則

曰存處者區畫而品列之在法其體之異者以制禮上看自其情而言之則曰樂玩者優游而狀低之在法其情之同者以愛民上看禮序民治則政治矣天生二句輕看啓正身意此四者無非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皆政也在于君以正用之即處之玩之也即治政也正用只是順其理之自然而以正道用之且慢露正身脩德意至末句方見能無過則正身而治政之要已得天地可參鬼神可並禮序而民治矣○疑問云既以治政則其身必有所處有所玩矣處必

求其所可存無如禮之序玩必求其所可樂無如民之治此四句與易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語氣相似註云處天地鬼神之所存玩天地鬼神之所樂不識天地鬼神所存所樂安在且禮之序民之治內通加所以二字不知何解細玩覺有理之甚

故君者節

此節以君爲主百姓則君云云亦畢竟是君盡君道方感得民盡民職禮達亦是自上達下禮所以辨分故禮達而分自定天下之勢莫患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于畏愛則象之中甘心于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陵僭之事哉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惟聖人正身以率下則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也一說明字不必改則字君要立無過之地須先自明其德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更詳之○君爲所則固矣然有善當從有諫當聽未嘗不則人也君爲所養固矣然已欲當

節民勞當恤未嘗不養人也君爲所事固矣然大賢當師次賢當友亦未嘗不事人也

故用人之節

愚意要玩一用字一去字天下眞知者必不詐而詐者往往似知眞勇者必不怒而怒者往往似勇眞仁者必不貪而貪者往往似仁故一用必一去使國家收知仁勇之用而不被詐怒貪之害則能去正所以能用若止云用其長而棄其短分明以姑息養奸了敢質之高明

故國有患節

此變字須作通變之變解通達權之變執世守之義總是一般

故聖人節

天下本非一家聖人能使之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本非一人聖人能使之爲一人若手足心腹然蓋聯疎以爲親合異以爲同其治效可謂大矣知情是把天下中國之人心見得十分透徹既能知其情又能治其情由是天下中國之人皆知由義趨利避

患人情始有所聯屬而不至于渙散矣知字重看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使由義趨利避害又本禮以治之蓋禮因人情爲之節文乃義之實而利之和讓之本而爭之防也聖人制爲一定之禮使天下中國之人共守之則義利自興患害自滅矣此因前禮以治人之情故言

人藏其心節

此節舊註都訛本文明曰在其心不見其色矣而乃云有諸中必形諸外則禮之窮情終不離于色也且此節止是窮情而兼云情義之得失亦未妥須知其察情即是前知情必知情然後能治情意本一貫非前說治情由于禮此說察情由于禮截然分作二事但前節禮屬之天下此節禮歸之君身蓋治人情固難而知人情尤難治情要使天下中國人有禮知情要自家有禮有禮而後能以禮觀人然禮如何便可窮人之心蓋所謂不見其色者非盡不形于色也但其美惡眞情往往多藏而不常實以示人耳有禮則其從來之邪正起念之眞僞自不能逃矣

故人者節

玩故人者三字只就當人一身而言舊說于首句謂生人之本次句謂生人之機直待鬼神句方謂人于是乎生夫論人而指未生之前爲說吾不知其解也此節全要體一其字人即是天地之德云有不可以分別言者故曰其德字交字會字秀氣俱着人說天地有德而人性之所以常靈人心之所以不死便是天地之德不必說到仁義禮智上天地間不外一箇陰陽而陰常交于陽陽常交于陰以爲是流行之

運而人身中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孰非陰陽之變合故人即爲陰陽之交陰陽往來曰鬼神陰凝成魄陽凝成魂而人身形神之用孰非實理之凝成故人即爲鬼神之會陰陽鬼神只是一箇自其運行處曰交自其凝聚處曰會耳天之五行無處非是然各得一氣不能相兼而人身耳目口鼻心全具五行之氣仁義禮智信獨鍾五行之秀此人生天地間必當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鬼神同其屈伸往來而保合五行之最秀者一不然則有愧其爲人矣此語最粹與太

極圖相表裡

故天秉陽節

此節全以播五行于四時句爲主五行之運天地播之也故即陰陽之交通以叙其始五行之和于月驗之也故舉月之生明以驗其和月生前補日字此句虛下二句正月生處兩箇三五皆以朔弦望晦順逆數之盈者五行生數之極闕者五行成數之極三五舉常期也盈者闕之漸闕者盈之始故盈闕皆是月生姚承菴云播五行于四時以一年論月生以一月論欲觀一年當于一月也五行既和則物生有本矣

五行之動節

相竭即相克意相爲本即相生意迭還二字正見五行之和處不有所竭則流而不返不有所本則絕而不續是其運有窮而物生幾息此五行之妙終而有始始而有終運不窮而生亦不窮足以爲物用之本講雖如此然五行四時句與下三節一樣句法當以首二句爲統論其理則下二句正相竭之實難以平對矣五行四時十二月言五行之運于四時爲十二

月也

五聲六律節

五聲六律十二管謂五聲寓于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也蓋官商五者皆有聲無氣必被之律管而後成也

故人者節

此章說人的妙處全在心端二字前言德會交氣只說得人的禀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塑的木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處說出箇心端二

字則世間靈妙變化出有入無的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做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天地之間人爲貴然皆是實理所爲總來只完得箇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天地無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蓋天地昇其體而人身妙其用始猶代天意而運天工者故曰心五行無端人就是五行的端蓋五行運其氣而人身顯其靈殆猶物在其中而緒見于外者故曰端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便見聲色臭味皆人所不能免或有歉于此者或有

溺于此者則在聖人制禮以裁成之故緊承曰聖人作則云云

故聖人作則節

舊註云此覆說前章諸事甚不必本天地如法天立典禮效地定尊卑也大全云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本既得則末斯從之此解甚精疑問云凡人一動一靜無非陰陽聖人教人作內作外用動用靜亦無非陰陽曰爲端者事事由此以拈起若其端緒云爾也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所感所恒無非陰陽也而其情可見焉是情可睹之說也似不專主在善惡上事可勸可列功有藝只教人趨事赴功恐亦不專指農事四時就一季論月就一月論日星又就一日論鬼神與人幽明岐矣揭云徒然不曰體物而不遺乎鬼神體物不遺人亦體事而無不在若一出入一動靜一往來悉與俱焉而不離這便是爲徒了人與鬼神爲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據守以爲常矣故曰事可守註將祭祀之鬼神配到政事上去似扭捏

貌言視聽思五事一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常一五行也天與我五事我還他五事與我五常我還他五常這是事可復國家歲有常事云云似未得旨且數箇事字功字俱一樣訓詁家將來東解西解大失此章之本旨禮義如繩一般制與人用人便利用出入凡事皆藉以有成故云事行有考人以爲與言人以爲居也下文其居人也居字正與此相應此數項各有透宗處可從註姑依舊衍之作者以意體會勿泥可也

故先王節

玩設制度三字則秉蓍龜以下四項乃制爲祭禮如此非實以行祭言故但承云國有禮至官有御事有職則行之各有條理而駿奔職守各歸其分矣故指云禮有序

故先王患禮節

舉羣祀以寓其義則禮有祭以顯設之猶未也備衆職以居其地則禮有人以講明之猶未也而又心守至正以自盡其端本澄源之道焉先之以祭淑之以

人而又本之以心又何患禮教之不四達哉一段段說來專爲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是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發已發的中和氣象是克己復禮工夫緊關處于此守得定無私欲之擾禮發出來方真而教纔能四達五箇所以字都是推舉祭之義如此疑問云照定天位等看則宗廟本仁是本祖考啓佑之仁亦說得是宗祝三句不是各官默然脩職便明了禮教蓋廟朝學皆禮教之所在既有宗祝之類自然隨其所在而相與講明之矣前後左右不重設官只要起王中二字心無爲也是真無所爲以守至正就接心字說疑問云備說前後左右則王自在中間無疑了又何消出王中二字中字宜連心字讀言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亦有理

故禮行於郊節

義是主意即上條五箇所以字禮是節文即本條四箇禮字禮必有義二者原不相離也

是故夫禮節

首句作總中四句通是大一末二句方就禮說上下異位故曰分動靜相生故曰轉更代不常故曰變昭著不揜故曰列末一天字該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在內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至末句方見高卑上下之等法天地之高卑也吉凶刑賞之事法陰陽之舒慘也歲月久近之差法四時之變也報本反始之情法鬼神之列也故曰夫禮必本于大一命禀于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若賦予之各得者然故曰命

夫禮必本於天節

上言禮之原幽于天此言禮之用切于人本文只本于天一句承上官于天來動而之地四句已着人事說矣居人一句乃斷其切于人耳舊說云云殊可發一笑亦無暇深辨變而從時即禮時爲大也蓋事也分所得爲之事即曰分藝或曰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爲語意似講義字了一說養字作如字看謂其居人在涵養德性也更詳之

故禮義節

禮即本于天者義即居人曰義義乃禮中事不平三箇所以都就禮說只以三平看爲的

故聖王節

脩義之柄則人情有所執持脩禮之序則人情有所區處須知此二句是提綴語所以脩治處通在下文獨揭禮義者以禮義爲治人情之大端也人情何即前所云欲惡之心不可測度者也蓋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其間情僞萬狀不能窮詰不知其情所向善惡相殊而天下之治忽關焉如田有收有不收民命實係之有不可一日不治者治田農夫之事也知人情非聖王之事而誰事哉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此見得責之甚專又待之甚急也人情縱放如田地荒蕪一般急便下不得種子須先耕治一番脩耒耜可去其荒蕪脩禮教可收其放縱故說脩禮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

依舊說看人情既約于禮則可漸向于善矣然其資性却有不同須隨事制宜使皆各全其生意如田已耕後將種種穀子陳列隨其高下所宜而樹藝之亦說得去兩存之

講學以耨之

講學本仁雖是教人爲學教人爲仁然講字本字與脩陳二字一例俱當屬聖王

本仁以聚之

疑問云所學何事學全此心而已此心兼統萬善故稱仁焉推本此仁而必求全其所固有與治田者由耕種而耨而穫焉以聚藏者一般如此講于聚字更暢合

故禮也者三節

此下三節承脩禮陳義而言然禮言義義言仁仁言義又見其相須也○禮爲義之實義悉寓于禮也禮以義起禮原本于義也唯未有禮之先禮悉裁諸義故一有禮之後義即寓于禮禮非義之實而何上下雖有兩層只是一意實字對虛字看舊註定制二字只好解禮字解不得實字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字方是眞能協合也

義者節

協字講字俱有工夫字摘訓仍以此二句屬義上講不嫌于沓複乎此二句亦只論理見人必當要如此至得之者方是能協能講也義之體原屬剛方故着一強字

仁者節

得之上須要補行義達順意與協于仁二句相對方完兩得之俱有工夫就天下人說舊註把得之屬在上者以民服爲強以長人爲尊便與治情之本旨全相背了

故治國不以禮節

此節雖反上言之却要引出箇順字來以終那治情之效不曰治情而曰治國者治人之情便是治國也

安之以樂節

此只言情之極治原非從安之以樂推到滋順去舊註成已成物似隔一層疑問云稼穡以養人則人無不肥禮義以治人則人無不順本文逆言云者不過示治情者必至大順而後止耳甚有理家國天下即肥字以衍其義不如此不見爲大順官職相序謂尊

者總職以帥其下卑者分職以奉乎上也君臣皆以正自處曰相正摘訓云君不安于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狗于雷同而以獻替正其君更透車御不乎所行一由于仁義猶行必以車未嘗相離而所行之仁義又一出于自然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是有樂以輔德猶有御以輔車初不假于推挽之勢曰大順則人人漸摩浹洽于禮義之中而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乃有成效疑問云說至大順是挽小康而爲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照應極勘得細然

觀所謂大順者節節俱不外禮義則禮義爲紀信爲禮運之綱領若之何其曰道隱而後有禮禮設而遂召亂耶

故事大積焉節

自此至終篇皆發明大順之說蓋因上面說到極處而又以保順之機儆人君也故字承大順來既至于大順自然隨事各得其理非謂以此大順之聖而治天下也順之至也句無工夫大與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天下國家曰大以其大之極至而無以復加曰至

下順字承順治處說明者明其本治情之功而後至于順也須深看是知安危相伏的機括直能敬守其順使庶事各得其理意危字及順字便是即人情不治天下不肥而庶事叢脞意蓋致順固難保順尤難保順必先明順人君明　順之所由始及順之所由成則知至安之中有至危者寓自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矣新裁云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地步守者守此脩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

故禮之不同也節

明于順然後能守危然究竟只能守此禮耳故緊承禮之不同也云云持情持字下得極好驕者過于豐吝者過于殺皆此情之不能持也持得此情定便不驕縱淫佚鄙吝齷齪而危可常保矣此處點綴情字須有意不可空放過聖王所以順所以二字極妙山者不使居川至用民必順正是其所以順處然究竟不外一箇禮不可以制禮行政截然分爲二項

故天不愛其道節

須知兩箇故字有一步進一步意若不可以言罄者則是無故乃喚起之詞猶言是豈無故哉脩禮正所以治人之情者達義是情無不治也體信就存心說又是聖王自治其情乃治情之本也達順則家國天下之肥而治情之效極矣實字對華字看蓋三才應諸瑞臻此順之英華外見者也而脩禮達義體信達順則又所以召順者故此順之眞實處也惟有此順之實則三才之應以此故而應瑞物之臻以此故而

臻也

禮記新義卷之九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禮器第十

禮器節

禮包身心在內只是斯須不去意大備以所行言盛德以所得言二項相趕說下什回二句禮善于內措正二句禮善于外君子有禮四字含大備盛德在內此句與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對看下文與貫四時句對看四項中間着一故字不可畧過外內以親疎對

言物則盡乎人矣鬼神則至幽矣比外內又進一步疑問云什回增美質句宜重看人人皆有此美質只緣回邪誘于其外此美質漸爲之加損耳禮本天則治人情日檢束收斂于其中放心邪氣無自而入回邪漸以什美質漸以增措正施行有不期然而然者竹箭有筠松栢有心美質之謂也甚妙

先王之立禮也節

首二句言禮制備本文之全中二句指本文之實末二句則原其所以有本有文之意也立是創立與下

立字不同忠信義理俱爲先王之禮舊註忠信能學昧于義理等語都訛心無不實便是忠信事無不宜便是義理四字不必太分析義理二字所該甚廣合宜便是理中理便是義

禮也者節

舊說合天時設地材由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應合人心鬼神弗享應順鬼神則將置前二句于何地決不可從上說合于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似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弗享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處地財言設有措置得宜之意

故必舉節

故字承上文合于天時設于地財而推廣之也只大意相承定國之數猶言國之定數這定數即地與年之所入者地之廣狹一定而不易年之上下隨時而不同

禮時爲大節

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一向說

禮都說有經而後有權此獨說時爲大此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這箇時字即易道也禪受放伐就是古今極大之禮

天地之祭節

倫也體也義也俱在順體宜之前不可就說到禮上

社稷山川之事節

體之屬于天子者分尊而禮隆屬于諸侯者分卑而禮殺一說就在社稷山川上見出體來亦可

羔豚而祭節

禮欲其稱然其事不可枚舉故畧舉而悉言之則曰此之謂稱言有稱也又曰盖言稱也又曰唯其稱也然稱未有不合于時者未有不歸于順者未有不循其體者未有不協于宜者觀下文所舉種種可見

天子之豆四節

豆以實地產爲主故每用陰數天子之祭朝饋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故朔食亦如之非以備味不如是無以極四海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諸公倍于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倍于下大夫朝事六饋

食六

天子之席節

五重莞藻茭蒲熊三重莞藻蒲再重莞蒲

天子一食節

舊言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食味也摘訓云既如此如何御食者勸侑乃又餐耶此乃位尊者禮重原不曾論到德上細玩德盛語真腐儒之談

天子之冕節

天子之冕有五一曰衮冕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

侯服之二曰鷩冕祀先公饗射服之三曰毳冕祀四望山川服之四曰絺冕祭社稷五祀服之五曰玄冕祭羣小祀服之

孔子曰節

疑問云不豐不殺禮之中也此中具在吾心省則合不省則乖故曰禮不可不省此之謂指上文諸禮而言言指孔子之言不豐即少小下素之謂不殺即多大高文之謂何以言之

禮之以多二節

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在吾心故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樂其發愼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然凡物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詡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精微須知天地之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看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多隨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冥相契者此禮之所以爲稱也舊都作郊社言及一作制

禮一作行禮者俱欠妥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豐而行之嗇者乎徐註以貴多爲大享明堂之禮貴少爲冬至圜丘之禮亦不可據摘訓云二節乃一事而各言之即不應如此牴牾也只虛虛還他二項便了大理項德發揚說物博項詡萬物說謂德之發揚也有以詡萬物是大理而物博矣着此一句方起得下面意思自主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形賦予爲天地之命曰理方氏曰詡言能翕張也訓詡字極當樂其發正與發揚字相應○德產即所謂德發揚

詡萬物也致極致也天地之生物雖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處自是精微精是純一不雜微如不見不聞是也舊註以密致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致意與貴少全無關着獨字與精微二字正相應蓋以吾精微之心或可稱天地精微之德也

古之聖人節

內曰尊外曰樂有分別樂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把此心承奉不失時時刻刻守定着這誠敬唯恐失墜者然上二節言行禮此節出制禮者行禮

必本于制禮也唯其制之必以稱則行之亦必以稱爲貴爲美不得以私意爲隆殺也

管仲鏤簋節

紘冠系以組爲之自領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

是故君子節

一不慎則爲管晏之濫與隘故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慎之惟何亦曰稱而已矣

禮也者節

禮也者猶體也此句且虛體不備二句方見體之數備也禮唯備則易于雜亂而難于裁定故隨出一箇當字禮有大小顯微備也不可損四句當也然說箇備與當恐人只于應酬節文上求之而忘其致也故又指出箇一字示人一字對千百字看與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相似若指定一爲何物則繁矣蓋禮原本于太一故其極致亦總歸于一不得其一則三千三百從何處起頭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此撥轉人處

君子之於節

無餘曰竭無欠曰盡無不到曰致其實是一事總是形容內心之敬此即所謂誠也三者之外更別無誠美是見于品物者精緻華美文是布于儀具者輝煌文彩其實亦是一事總是形容外心之敬誠若謂美文者誠美文也如是則三千三百設之皆當矣當未有不備者然皆一本于誠故曰其致一也

君子之於節

如親始死哭踊無節直而行也如父在則爲母恭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曲而殺也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

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經而等也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順而討也如祭俎之肉及羣臣雖賤如胞翟亦受惠撕而播也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旅酬之禮皆得舉觶于其長推而進也如冕服旗常之章采尊罍之刻畫放而文也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旗自龍而下放而不致也如君沐粱士亦沐粱又有君大夫士皆同者順而撫也此節註解甚明但放而不致句吾有疑焉依註講不過順討中之一節耳何必又復言之細玩不致字對文字看則此二句

當照前以文爲貴以素爲貴例講始得敢證明者

周旅酬六尸節

雖然太祖固不與子孫酬酢矣然其間六尸之昭穆不有以子孫而對父祖者乎又胡以旅酬也

君子曰節

合一節講血腥爓孰處且未可露情之近與不近郊與大享等且未可露禮之至與不至講畢繳出始得

黃叔陽曰禮者稱情以立文者也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于性命之正者也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于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爲之戒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也

是故君子節

是故二字從上文來言近于人情固失之太質而非禮之至然短于禮文亦失之太簡而非禮之善也君子之于禮只重在委曲漸次上原無誠敬之說乃舊註以臆解耳已慤已感者此二句正所以推七介三辭三讓之意這就見得非作而致其情也

故魯人節

三箇有事是不敢獵而行之是于禮文中積之以漸也三月繫以下是不敢驟而行之是于時中日積之以漸也慎之至就在積漸上看出

故禮有擯詔節

以上三段不可平看是因朝禮推到祭禮上又因祭禮推到擯詔相步上皆舒徐委曲而不失之慤感也慎之至溫之至俱從已慤已感生來○疑問云擯詔相步舊解固是自愚膚見禮行于聘問則有擯禮行

于祭祀則有詔觀下文詔于庭詔于堂詔于室可見註謂有擯相以詔告之恐未然又按樂之奏也有文武相雅其舞也有步武綴兆揔若是其不遽猶禮之有擯有詔若是其從容也故摘取相步二字對擯詔言此就行禮樂之時說註以相樂工之行步對擯詔之相禮恐膚淺未得旨亦有見存之溫之至溫字徐註作如字言緩而不迫和而不爭溫之至也較有理○方氏曰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返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忘矣極透不詔以樂正禮

之所在使有事于詔則愛親之本心反掩故不詔正以啓其本心使不作樂則尊敬之本心不彰故以樂所以愜其本心全要講得與反字合拍

是故先王節

摘訓云述傳舊也只是有所依據有所遵守意更透

君子曰節

節字虛禮字實二句一虛一實一翻一覆講節字禮字俱着已說勿如舊說一作已之禮一作人之禮看所謂禮安在作事出言是也不以禮則不敬不信先無節于內矣又何以觀物哉此節舊以脩已觀人四平看者固不通之甚即摘訓謂一故字乃從觀人來到修已上而以末二句揔承看來此節先曰觀物弗之察又曰察物不以禮後遂承曰禮也者物之致也通主一物字如以末句揔承將脩已亦爲物耶徐註如此斡旋甚妙自愚見作事出言都以人言蓋人之作事出言一憑于禮者也由禮則敬信不以禮便非敬信是人且不能越禮以爲言行吾何能處禮以觀之哉故曰禮也者觀物之極致也未知可否但切勿如舊說作觭墻解

是故昔先王節

義指美報言但此處且虛說天時雨澤二句正實言致義也說者都把達禮達字認虛了故不免以致義意落在言外愚見達字與禮連定天位列地利定字列字一樣都實指祭祀說蓋世人日囿于行生之中雖有天地生成之功而不知君子制爲祭祀以報之于是曉然見天地之禮有如是者故曰達禮禮之義已油然其畢致矣則財物豈虛用者哉

如此講本意似不落空天地之生物本亹亹而不窮而于雨澤尤易見君子達亹亹即以其生成之財物報答其生成之大德也

是故昔先王節

賢與衆即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已則曰賢以其列諸職則曰衆執事之人既無不稱其職而且有所謹凜則君心之精白戒謹可知矣因天因地不重因其尊卑只重報功意天下大治不在瑞物休徵之後瑞物休徵如此就可以見其無爲而治矣新裁云分明是秦皇漢武封禪文但有者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神纔妙若依常說只言擇人行祭難道聖人舉此等人只教他助祭更不教他做正事便能格天斷無是理也

天道至教節

至教至道不可平重在聖人上下以諸侯之祭並之禮樂先分而言之后合而言之然不可兩平看只要以漸說到和上和之至就在交動交應上見禮樂之和極其至不可說太深了和之至便與天地同合陰陽相得意思一般始而在東在西既法天地之分分陽者以定其位既而交動交應又法乎天地之氣陰根陽者以宣其和聖人之作禮樂本至教爲至德不于此可見乎

禮也者節

上文論禮樂都在器數上說恐人把禮樂誤認故緊着此一節報本象功之說相沿久矣細會本節曰節事曰道志曰與人與此三意何于須知禮樂只是箇和序大道理和序無往而非是志也事也人之一身渾身都是禮樂故可從其得失以觀治亂若論禮而必曰報本論樂而必曰象功則俎豆之外已無復有禮聲容之外已無復有樂使不行禮不作樂天下遂杳然無復有治亂的機括矣如何通得高明當以意會之切勿爲舊註所牽也○論禮樂只在與人說到了不知人之一身獨處時少無時無處而不與人則與人便是禁一生之志與事矣勿淺淺看之論禮樂說到志事論志事說到與人正見得此禮樂非止器數之禮樂者總只一箇和序故亦不必言禮言樂但

其人而已矣

大廟之內敬矣章

通章作三項意義不同然其敬則一而已敬只于矣尾上見之

卿大夫從君節

洞洞三句通申君親牽牲以下之意只就主祭者言屬屬猶言聯屬不絕只是貫始終意有訓誠實無僞欠切疑問云勿勿如四勿之勿勿勿者禁無他欲非欲神之我享也亦通

一獻質節

先公本人鬼曰神者神明之而不敢褻也唯禮重故心肅

大饗其王節

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了但美時說德字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宗德全在意氏處不在備物上王者卒這許多意義以報[illegible]是大舜祿位名壽必得的一般豈不是王事全一也為者納之于廟次者次之于庭示和信言示諸侯之[illegible]如其又與見情犯重了若作見情為人情所同欲便有淺無味今依摘訓以金璧二者對和與德都只說在金璧上可通尊德舊謂尊君之德似與廟祀不切只在璧上說便了

祀帝於郊節

敬仁忠義隨在異名揔是盡吾心耳故約而言之曰仁義之道又究而言之曰禮其本也周氏曰禮雖出于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于禮故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極說得明白禮原不是虛文

君子曰節

忠信不重在美質只重他有這一點實心可以凝受得此禮忠信之人二句見忠信之人可以學得禮末句又見得禮必要忠信之人方纔學得也

孔子曰節

世之議禮者大抵徒逞其詞說而不實踐者躬行不知此禮精微非眞實體驗有未可易言者故孔子云所謂不輕議禮者主忠信以立其本明義理以究其義講節目以悉其文觀會通以窮其變擬之而後

言言之必可行是也

禮記新義卷之十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一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

郊特牲第十一

諸侯爲賓節

舊以貴氣臭不享味兩分不知至敬句原一直下不享味即是貴氣臭初未嘗分何者爲貴氣臭何者爲不享味摘訓云鬱鬯有臭者也則亦無味服脩無味者也則亦有臭極得況此與上節自是兩時事乃進一步說話以此爲明上節尤欠妥

大饗節

大享有四大享不問于以天地言大享腥以給祭言大享尚腶脩以王享諸侯言此大享則以諸侯相享言也三重席不重只要引起下文

饗禘節

其義一也正與而食嘗無樂句相叶乃虛陽之辭是義字與陰陽之義的義字不同說者便把其義作養陰養陽之義則下句難接且下文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都不消用了曰飲養陽氣則饗禘爲陽而食嘗爲

陰矣曰凡聲陽也則有樂爲陽而無樂爲陰矣此所以爲順陰陽之義也

賓入大門節

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隨承曰陰陽和而萬物得則此萬物即指禮樂說亦不妨摘訓謂以禮樂作萬物終牽强與徐註皆以萬物作天地間之萬物有徐緩云萬物既得則禮樂興矣施之燕享有不得其宜者哉直緩云萬物既和則由陽之樂由陰之禮豈有不和者哉禮樂之妙如此所以先王之待賓必有取于

禮樂也如此說似覺終費一層摘訓意更落空一說陰陽即以在人者言更詳之看來陰陽何以能和必天子平日均調四時燮理陰陽的工夫做得一段到所以陰陽纔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纔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遽得乎

旅幣無方節

此言陳貢之法與前大享不同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則以鐘之聲言知字和字就指龜與鐘猛字德字去諭在虎豹加璧之外了不可作一例看疑問云人所向往將在德矣故束帛必加璧恐非往進之說亦是

庭燎之百二節

桓公賢諸侯也且僭天子則徐諸侯可知文子賢大夫也且僭諸侯則徐大夫可知夫齊桓將使義以服諸侯乃自以庭燎之百為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文子輔其君以伯者也而自僭肆夏則何以責大大夫桓公之僭以强文子之僭以爵記者錄而罪之以

其濫觴于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朝覲節

徐註以庭實爲君之庭實謂君之庭實臣之私覿何爲並陳于諸侯之庭乎蓋私覿已非不必言庭實私覿乃爲非禮也覺有理

大夫而饗君節

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伯者之法曰無尊殺大夫此云殺之爲義者就後世言之耳用人而至于殺亦無及矣人君臨此盍亦謹于微哉

天子無客禮節

諸侯大夫之僭禮皆起于天子之失禮故觀禮以下從天子說起

故天子微節

相貴以爵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親以貨則貨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利不足以馭其富故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大夫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失禮雖由于三桓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之廟而三桓效尤爾

天子存二代節

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統乎先王存王者之後原是尊賢之義猶尊者謂雖歷代之久而猶尊之也周封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恪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不及夏殷之隆也故曰尊賢不過二代其實先帝王有功德在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止二代已也

社祭土節

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用辛以要其終

天子大社節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地之氣不達則無以生成萬物矣故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其氣

社所以神地節

把天來配說正見地道之神而人當神之也不重在天上示本與報本反始相對總是美報乃所謂神地之道也

唯爲社事節

社事是方祭時事用及粢盛又將祭時事蓋即上文家國之社而民咸出其力也不必另作置社有

季春出火節

摘訓云兩簡以觀總是習軍旅之事末四句分應上兩項謂觀其習變求以柔服其粗暴之心也觀其不犯命使之不貪所得之禽也求服其志故有勇知方而以戰則克不貪其得故獲牲以禮而祭則受福亦通指祭社言

天子適節

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山王昊天曰旦及四海衍也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焉

大報天節

大報天而主日祭前迎長日來一申說今日主日二字方與迎長日恍然據愚見迎長日乃日所生日乃日月之日如何扭定迎長日之至謂摘訓云主于迎日乃主意之主主日乃主賓之主唯日主于迎長日之至故主乎日日或者其此意乎天地之性實任自然若加以人爲之功便與天地之性不相似性

只就形氣上淺說兼言地性者地道無爲而代有終象地之性所以歸功于天也

祭之日節

摘訓云示民嚴上使之知所畏避知所供奉也若說示民敬君如君之敬天便說壞郊天之意矣況聽祭報尚未到那着實敬天處似有理

祭之日二節

摘訓云天垂象聖人則之撮上文而中言之也郊以明天道又是推原之意此句與上文社所以神地之道句相類不可把則天就作明天道這天道只就功德說殊不知此句正與神地之道句相對地之道既于載萬物上見之則天之道亦只于垂象上見之何爲又說到功德乎疑問云神明二字本不宜分此篇曰社所以神地道郊所以明天道非以取財之大而故神之乎非以垂象之顯而故明之乎知其分又知其不必分于神明觀其深矣

天子大節

八神當以經文爲正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

表綏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不知昆蟲無作乃祝辭耳豈害稼者乃在所祭耶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不知本文只曰禽獸一件至下節乃疏分之耳胡可以爲二耶俱不可從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皆不可信惟陳氏以爲古官名者近之以其有功于者老故後世以官爲姓至周又以其姓名官也

蜡之祭也節

觀百種上另出祭字可見與先嗇司嗇並列爲三祭

而陳註乃謂即先嗇司嗇不知何見

大羅氏節

論蜡何以突出大羅氏三節蓋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爲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于天子則大羅氏受之也

八蜡以記節

此章自黃衣而上言報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下幽也黃衣而下言息農之事因民之致其力于明也幽明皆得此蜡之所以爲善也

恒豆之菹節

天子恒豆加豆菹醢兼用水陸諸侯則各有所用而不得兼故鄭氏以此爲諸侯之祭然此亦大約言之義在交神不在天子諸侯之別也徐註以不敢用褻味句通承至此節極有理然分節仍舊姑依舊解之

籩豆之薦節

摘訓以不可者等項乃戒人之意看來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義正與下節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相對彼謂遠于人情則此亦依常解便了不必多費一層也

○細看此二節分郊廟終覺不妥今斷以此節言用於祭者不可移于他用下節言用於祭者原不可用人所常用也未知可否

祭天節

貴其義且虛只言貴其有義存焉其義惟何蓋刀主斷刀而有鸞則斷不徒斷聲和而後斷矣非義之可貴者乎不可因斷字遂作仁義之義看

冠義節

此與冠義一篇大同然亦有補其所不及者宜合看

冠義二字通管七節疑問云凡存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非古之意矣故孔子感緇布冠之緌曰敝之可也

適子冠於阼節

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喻志即冠義服備而後禮義立也

委貌節

三代不同者所以趨時其共之者所以立本

天子之元節

摘訓云此節以天子爲主諸侯大夫作比例不知此二節乃一節語耳先從大夫說到諸侯從諸侯說到天子後又從天子跌到諸侯從諸侯跌到大夫正文法之妙處不可從

禮之所尊節

失義五句輕總透出箇義可尊之意曰難知便見非祝史之事而明其義者君也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由此天下可治此禮之義所以可尊也義字所包甚廣不止總結冠義已也尊其義乃人去尊之與哀公問

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尊字一樣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逸亡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亦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五節

此五節補昏義所未及者甚多昏禮萬世之嗣言此後嗣續于不窮也昏禮萬世之始言此嗣續于不窮者自今日始也易曰歸妹人之終始正與此相發

男子親迎節

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此曰男先于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語相發摘訓以天地君臣爲男女之所本不必父子有相親之恩便有相親之義然不獨此也君臣上下兄弟朋友交際之間有義存焉而皆燦然有禮以相接秩然有分以相安故曰義生禮作而萬物安然後字都是難辭不可失之太快禮義就處人倫上說萬物則又推此人倫之禮以及天下之人也

壻親御授綏節

得天下只是以愛敬充廣之敬字于親字內見出摘訓以執摯爲敬不必從人帥人兩人字說得闕夫既以知帥人便當端其所爲帥者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蹈從婦之凶矣丈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齋戒節

舊說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甚無謂前云敬章別敬而親之此云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不敬乎三敬字極下得好蓋敬則克終苟則易離故不可

不致敬也

昏禮不用樂節

方氏以幽陰爲思嗣親于幽陰不是

有虞氏節

上古之禮質故但以牲體爲薦後世漸以文而益以音聲焉又益以鬱鬯羶薌焉記者遂因說虞尚氣殷尚聲周尚臭以求諸陰陽之義耳此猶尚忠尚質尚文之說恐未必然然即其所尚之氣之聲之臭然有可通于陰陽可格于鬼神者則亦不必病其離而失其意矣

魂氣歸于天節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魂氣歸天形魄歸地若便有陰陽之分不可不兩相求以致其享矣故承前尚氣尚聲尚臭之祭申說無非求諸陰陽之義而又有先求諸陰者又有先求諸陽者因言求諸陰陽之義隨備舉詔祝等項見無所不用其求也

血祭節

明水涤齊以下從祭齊加明水來盖血肺肝心膟膋黍稷不待言矣齊與明水乃飲之屬有何可貴而用之貴新也貴新且虛說下二項正見之

君再拜節

國家也以上見禮因分異不能強同以下則見其隨分自盡人人如一也疑問云祭主于敬曰致其敬足矣何以曰盡其嘉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能忘故致敬以爲祭耳詩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正是此嘉字若訓嘉善之儀物恐未當

縮酌用茅三節

先王之酒最上鬱鬯其次五齊其次三酒五齊卑則用三酒和之鬱鬯尊則用五齊和之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

祭有祈焉節

祭以報本爲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求皆變例也

齊之玄也節

陰幽至靜時也靜中思之始得其眞

禮記新義卷之十一 終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節

不曰教而曰德者推吾之所得以爲教也蓋后王爲天下之君師既能脩身齊家以善其則矣以爲民亦有家不可不齊故命冢宰頒降德教于兆民使民則而象之如此篇所云是也蓋三代之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後始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子事父母節

洗手曰盥滌口曰漱理髮曰櫛翦髮曰縱用黑繒加簪曰笄束髮而垂其餘曰總用練繒髦脊也子生三月剪其胎髮爲髻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則采飾之加于冠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亡則去之緌者纓之餘纓者冠之系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韠以蔽膝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也在冕服謂之韍在他服謂之韠紳大帶之垂者笏所以記事恐其忽忘也

左右佩用二節

紛帨皆巾也大巾曰紛礪砥石也觿狀如錐以象骨爲之玦以玉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以皮爲之著于左臂而拾韘以利弦也此二物皆射者所用管筆鞞遰刀室

及所節

此連下三箇敬字極妙敬不在儀文上一之謂也一心去抑揉一心去扶持一心去進奉而惟恐不加意焉是之謂敬新戟六重采色以溫之意蓋敬可假采溫不可假以敬雖發于心尚在儀文上修飾至采色以溫全是一團至愛實念造作不出來者已發而傷者爲疾宜通而塞者則痛體煩而爲痾氣虛而生癢

饘醧節

惟所欲正應上問所欲却又加甘之滑之膏之養口體中全是養志

男女未冠節

此少者事父母之禮雖視長者爲咨然其意則已至

矣

由命士以上節

朝夕皆慈以旨甘唯日中則各從其事要見爲人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爲極大旨甘上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者也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謂眞孝劉執中曰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與無位者異矣

衾不敢襲節

祖裼裸程原非是敬雖服勞任事時或有以祖裼爲

敬者是之爲敬事也借以祖與裼皆禮之敬誤矣

子婦孝者四節

孝敬以下勉子婦之孝于父母舊姑也勤勞而下勉父母舊姑之慈于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可解矣

加之事節

姑與之者有矣鮮能姑使也或姑使之矣鮮能後復也此皆委曲以全孝敬之心者

子婦未孝節

疑問云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父母有過諫不入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疾怨原非所以行于父子之間

父母有過節

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是容一息忘哉只要看四起字人子與父母議論不合之間便未免有厭斁任他所爲之心此念一生把平日愛敬之心都委頓了這起是孝心愈懇到敬心愈敦篤定要把一段精神去感動他蓋

言之所不能回者神能挽回之也

飯黍節

此據諸侯之禮天子加麥與菽爲六

凡食二節

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按寒涼溫熱以養性也按金木水火土以養氣也

牛宜稌節

此節是以陽調陰之法也物性之陰者不調之得宜

則食之多損少益蓋陽能化陰爲順也上云折徐犬
羹兎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
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春宜羔豚節

不用五行之說爲渾

曾子曰節

樂其心不違其志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三句正
樂其心不違其志之實也舊謂愉父母于道太深了

三月之末節

髫所存留不翦者也夾角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
者謂之角即今之兩髫也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
達者謂之羈即今之三髫也

由命士以上節

朱子曰旬爲十日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二十而冠節

摘訓云內而不出是推博學不教之意亦是

禮記新義卷之十二 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三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
容節夫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威儀之吉可以定命學
者豈可視爲末節而忽之哉

天子玉藻五節

此下五節皆天子守禮以爲天下則而不敢稍自放
佚者玉藻龍衮自然穆穆而不敢放及玄冕皮弁玄

端皆所謂先王之法服也

卒食節

重設官以防言動政事上蓋言動者身之法則政事
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爲之防則雖具服行禮而不
衷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于備
服

諸侯節

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
即玄端服也內朝在路門之內亦謂燕朝

朝辨色節

註以君臣分貴賤輔氏又謂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此二意須兼說爲備諸侯所聽之政必簡丁大夫然不敢先自佚也故必使人視大夫必待其退而後適小寢釋服書曰無教逸欲有邦要得他惟日不足意思

年不順成節

讀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揚本等語要知古之爲君者無日不念及于生民相見凶荒即痛

自貶損凡可以寬恤以蘇其困者無所不用其情此水旱或仍而國無損將之民也不貶損更益焉不寬恤加取焉民命之謂何天命之謂何

卜人定節

卜天用靈屬卜地用繹屬春用果屬夏用獵屬秋用龜屬冬用若屬龜與墨有成迹者體則吉凶變化有隨時變遷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故須君定之疑問云按書曰體王其罔害詩云體無咎言體龜兆之形體也然其吉其凶君均以定之傳曰國之寺龜其何事不卜書曰朕志先定蓍龜協從意必君先定卜凡事而後其體形焉乃始決其吉凶從之耳此定字當作先定之定字解不作決定之定字解敢正高明

君羔幣節

羔幣虎犢爲君之僚車陸氏曰君不言車凡車皆當然也此說似長

將適公所節

此記大夫將朝之禮思謂所欲告君者對謂君先問有問今將對之者命謂君所使爲者一說書其事于

笏思答君命也亦通

既服節

揖私朝是謂忽畧之地然中規中矩燦然有文揖之揚之鏘然有聲不知家臣之爲車矣登車是謂安逸之時然不內顧不親指與車馬之儀而同美右徵角左宮羽與鸞和之音而相應不知乘車之爲安矣由是而入朝則其敬德之容又當何如哉

君若賜節

君子之飲酒以下雖承賜爵說要知常飲之禮皆然

若專指君所恐無取屨一節言言斯禮言字一說不必改閭字蓋君之好我以德音望我故言言必求中禮而勿言其匪言亦覺有理

凡尊節

唯享野人皆酒耳野人之外未有不尚玄酒者唯大夫士楙禁側尊耳君未有不面尊者

五十不散送節

禮啓殯之後散要絰之麻以送葬葬畢乃絞五十始衰則不備禮禮加髦于冠以尊遺體恐見髦思親故去之

長中節

繼拚尺者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去兩邊各一寸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若長中衣之袂口拚覆一尺而重縫之則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比深衣減一尺也然此尺寸疑指周尺而言若今尺恐不當如是之寬博也

以帛節

玄冕而上衣用帛者裡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裡亦用布

衣正色節

上衣取諸乾以象天而正色則得五行之純下裳取諸坤以象地而間色則得五行之雜

朝服節

徐註以縞衣爲皮弁服康子爲政令爲君服此以視朝是爲僭天子也下節引孔子之言明縞衣之可用于聽朔而不可以視朝也更詳之

曰國家節

不充其服是自愧之意能自愧則必將自責自脩以求至乎其道矣此聖人所望于天下者

君衣五節

此數節以君爲主前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后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兩下正相應左右士君子是以漸說去士比左右進了一步君子比士又進了一步蓋左右之裘或虎或狼其不敢衣狐白不待言矣然豈唯左右哉士亦不衣狐白然豈止于士哉凡

大夫士或以狐青或以麛或以羔或以狐而已至于狐白裘而錦衣以裼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而分之獨隆者也豈大夫士所得而僭哉

裘之裼也節

於裼言裘於襲言服互見也各節都分兩截上是什裼襲之義下是用裼襲之宜上節言裼而以襲參之然以裼爲主中二句客辭耳下節言襲而以裼參之然以襲爲主末二句客辭耳

見於天子節

見於天子等事姑舉以示例畢用又因上兩節而推廣之不然便遺了天子矣當事免則脫之正見無事不脫不重在脫上畢用以人言

肄束及帶節

有事與走俱承勤者來舊謂大夫士徐註指有司似是

王后褘衣節

此周禮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服皆袍制衣裳相連而同色者王后六服尊得兼畢故舉而言之雉鷩

皆雉名伊洛而南有雉素質而五色備者曰鷩江淮而南有雉青質而五色備者曰鷩屈當作緄周禮作闕褘揄皆刻繒爲雉形以五采畫之而綴之于衣屈狄則但刻形而不畫故曰闕也

唯世婦節

由上文推之后以下三夫人得視女君服屈狄九嬪得視再命服鞠衣御妻視士服褖衣唯世婦上不可僭夫人九嬪之服下不可無別于御妻則宜服襢衣而其得服也則以獻繭黃叔陽曰命婦由奠繭則無

休蠶之事妻服從男子則無僭分之嫌

古之君子節

看趨以六句見君子欲聲律身度何等着力檢點吾身蓋聲音無主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做出來此心束得在禮樂上則宮羽徵角不期中而自中這中在自己心裡聽出來

趨以節

此推上文玉聲之中由動容之有節也前云右徵角左宮羽後云玉鏘鳴正相應在車一句帶說此三句

文意與聽其言也觀其眸子相類心常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

君在不佩節

不佩玉有三世子及齊喪是已兩結佩一樣則兩設佩亦宜一樣解居則設佩則結佩可知朝則結佩則亦不必設佩矣蓋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爾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祇論君臣故但言結佩示不必設佩也舊註以居則設佩爲玉佩摘訓云右之設佩雖君在也而非玉也左

結佩則玉矣居之設佩雖玉也而非君在也朝結佩則君在矣可見君在不佩玉蓋結之則有玉與無玉同雖佩與不佩同也如此解亦可但必拘解君在爲在君所終不順些

齊則節

綪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爵韠士服齊則諸侯大夫亦服之

凡帶節

衝牙觸璜之玉其形似牙佩玉之制上橫曰珩下繫三綬貫以蠙珠中綬之半貫一大珠曰蠙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綬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綬貫珠交貫於蠙上繫於珩之兩端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于玉比德與聘義比德于玉不同這比字有比擬想像之意蓋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也

童子節

一說親在故盡飾

食棗節

二者皆主人之物弗致之類則爲客之禮也弗致舊謂懷其核而不委棄之于致字欠切些

君賜車馬二節

疑問云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宜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註謂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云云不知其方受天子之賜時可弗乘服以拜賜乎否也如已乘服

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之命而后乘服是二天子也愚細繹弗敢即三字此條當是常秩所宜得者決非若註所云也更詳之

君與尸行節

與猶言及也唯君之行與尸之行接武大夫則繼武矣士中武矣此說大夫之行與士之行不同于君與尸之行也舊註乃謂大夫與其尸行士與其尸行可笑若徐趨正與疾徐對舊註却謂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將亦謂疾趨之爲或疾或趨耶此尤可笑

圈豚行節

圈豚行言義皆如字豚姓放逸圈之則回旋而行故以爲況舊謂豚之言循謂曳轉其足循地而行也

足容重　至溫溫

總之君子脩已以敬皆有根心生色工夫

立容辨節

疑問云立必有分辨自卑下古大臣行止不踰尺寸者是其辨也似不必讀爲貶徐註云辨卑母謂謂別于其下而母謂隨二說俱可

山立節

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容止言容而已山玉則容之形狀也

時行

時行以行步言不可說做因時制宜

盛氣節

疑問云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類貫是充實揚休是光輝註息之出也如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

似未得旨極有理新裁云盛氣即浩然也填實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完也揚休即塞乎天地之間也

大夫節

正聘禮重故用公士而不用私人禮既重矣安得而不隆其稱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哉前公士擯處只說公士爲擯且漫露正聘意至有所往方可說出

禮記新義卷之十三 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四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明堂位第十四

明堂自古有之此篇爲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不世之功沒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相踐阼未嘗自踐阼也魯之郊禘雖或有之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所以有不待辨而明者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亦畧具于斯焉則考禮者之所不廢也

昔者節

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分明有個天子在周公特輔相以朝諸侯耳未嘗身踐天子之位也此二句不曾差差在下文周公踐天子之位句

九夷之國節

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即蠻服夷服鎮服總謂之要服各從其方之門其上皆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

四塞節

四塞爲要服外之夷狄即蕃服不言何在疑亦在其方之門外而又次于四夷也明諸侯之尊卑與首諸侯宁正相應謂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

昔殷節

鬼國名疑即鬼方荆楚之國其地好鬼故名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篇終又有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唯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其所謂復乃復命非復政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受命惟七年者史臣述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非謂周公踐位七年也故謂周公相成王制禮樂頒度量則可謂踐位致政則不可

成王節

地方七百里此漢儒誇辭周禮雖云諸侯之地五百

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止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果如其說是半王畿矣何止有車千乘耶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苛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

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是魯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后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之說與

大廟節

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諸侯三門路庫雉

鸞車節

車牀曰輿輿前闌曲故名鉤車

有虞氏節

交龍爲旂綏作綏注旄牛尾于杠首而垂之者也虞當言綏夏當言旂蓋錯誤也

夏后氏節

按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涇酒在下是周亦不尚酒也

有虞氏節

魯百里之國決不能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其妄可知

禮記新義卷之十四終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節

括髮束髮爲髻也以麻爲掠頭編于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髻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緌徒跣扱深衣前衽于帶將小斂乃去笄緌著素冠視斂斂訖去素冠而以麻括髮也免制見前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即堂下位猶括髮而踊若母喪則

其時不復括髮而布免以踊也

齊衰節

婦爲舅姑妾爲女君皆齊衰杖期妾爲君之長子齊衰三年若女子適人爲其父母始雖惡笄至卒哭則折吉笄首而易之不終喪也

而婦人髽節

去纚而紒曰髽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

苴杖竹也節

苴惡貌以不脩治故惡削猶斲也斲削之使上圓下方也

別子爲節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者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祖遷于上二句下要補繼別者祖未嘗遷則宗亦未嘗易也

庶子不祭節

庶子或爲適士得立二廟而亦不立以非繼祖之宗也

庶子不祭節

或非適士或未仕止得祭禰者而庶子亦不祭也

世子不降節

服不降者非厚于外黨也自處于卑而致其謙焉耳服不杖者非薄于伉儷也厭于所尊而避其私焉耳凡以君父在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陳氏援子服以比妻服失之矣

三年而節

不以過時而廢禮又不以一蹴而殺哀禮之盡情之

至也

經殺節

如斬衰之首經殺爲斬衰之要帶齊衰之經又殺如斬衰之帶大功之經又殺如齊衰之帶也小功緦麻倣此必五分者象五服之制也

繼父不同節

繼父不同居也者是謂先嘗同而后異居者也下言同居異居之義若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是謂路人無服舊說異居有三者非

爲慈母節

註疑問說也大覺暢快舊說可刊庶母父妾之有子者今言爲後必其先嘗有子而死者耳

爲父母節

又妻爲夫禫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

丈夫冠節

爲後當從註說未昏無父道陳氏之說非也

諸侯弔節

免之節有二大功以上爲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而止小功以下爲輕服自始死至殯而止又自啓殯復免至卒哭而止皆以葬爲節也

士不攝節

前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言士亦不可主大夫之喪

其妻爲節

此篇所言祔廟之禮止此其文雖散出不倫然要其大義不過論貴賤以明尊卑序昭穆以明親親牲從其分妻從其夫妾降其妻五者而已矣

禮記新義卷之十五終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大傳第十六

人本乎祖不尊祖不敬宗不成人道此篇專論人道之大故開口便從尊祖說起

禮不王節

朱子曰禘意最深長如人與祖考身心未嘗遠絕固易感格雖郊天祭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至祭其始祖已濶遠矣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

諸侯及其節

大事如註講甚好舊以大事爲祫祭省於君爲請於君不知三廟乃分定的若可干請而及高祖又何用限爲之制乎

牧之野節

只以追王爲主柴於上帝三句雖是告成功只要起執豆籩執豆籩只要起追王末句則追王之故也疑問云不以卑臨尊要體得好子孫卑也祖父尊也子孫王矣而不追王其祖父不將以已爲天子而臨祖父之尊乎然以已意追王焉又不得以子孫之卑輒用天子之號臨祖父之尊乎惟時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昭格既也此天下人心之所共與也即稱天以謚之是之謂不以卑臨尊也此說似覺有理若舊說頗有難通者蓋追王之禮未嘗徧及其所及者固不以卑臨尊彼上祀先公者何獨忍以卑臨尊乎

上治祖禰節

舊以合族二句統承三治則旁治一句獨無收尾況祖禰兼有死者如何合食得昭有昭之昆弟穆有穆之昆弟序者明其班派使不至紊亂也旁治如何獨詳蓋上治祖禰祭祀以享之下治子孫撫摩以鞠之皆與已關切者唯昆弟散處於族中最遠而難收且族衆則班行易紊故又着此二句

匡人南面節

先字始字相應干治道中而五者爲先于五者中而

人道又爲始民不與要幹旋得好下文言民無不足民莫得其死何嘗不與民事只言聖王先此五件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所謂不與也疑問云先世嘗有功德于民民思慕而不忘謂之愛爲之興滅繼絕所以存其愛也大傳一篇總論周道存愛是周道之大者若將察字解存字曰四者無私意之累何以曰所且先者五也此說極有理一得一字是快辭與一有元良相似正要與下面無不足無不贍以應民不與焉足而有餘之謂贍

立權度量節

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豈有敝法哉

其不可節

將可與民變革剔出不可變革者來正見人道之大此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

同姓從宗節

同姓句不重起下文耳主名治際會與從宗對看名著而男女有別與合族屬對看男女有別正與上男女有別相應名著而男女有別且輕帶個效驗若說得太重則下面人治之大無用矣

其夫屬乎節

母道婦道正是主名處原不重在弟妻上只是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此節婦字又與夫婦之婦不同乃子婦也人治之治從治際會治字來人字從男女字繫之以姓節

繫之以姓則猶不失爲同姓也綴之以食則猶不失爲親屬也雖百世無通昏之嫌況六世乎

服術有節

術雖有六亦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于其間而已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也

從服有六節

曰從服不由已而由人從人而服也爲親而服其黨曰屬從以恩制也非親屬而服其黨曰徒從以義起也本有服而勢有所拘情有所厭則又從無服本無服而或勢無所拘情得自盡則又從有服服本應重

而或宜于輕則從輕此有所嫌而屈也服本應輕而或宜于重則從重此無所嫌而伸也

自仁率親節

此節全以祖爲主率字與至字相呼應不可讀斷祖該始高曾祖而言親與祖如何可輕重但從下推上去必由禰而祖而曾而高從上說下來必有高有曾有祖有禰故曰輕曰重耳所謂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親親尊祖總是仁但人各親其親或不知親之所自出漸加輕去了故以義斷之曰重要人必尊祖如親

親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並來中着一與字特妙其義義字與自義義字相別

君有合族二節

此二節不開正起別子爲祖三句蓋君可以合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此必以別子爲祖庶子不祭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此必以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也

別子爲祖節

繼禰者爲小宗一句該四小宗在內故下不承言繼禰而承言繼高祖凡繼高曾祖之宗未有不從繼禰始者尊祖在廟上見敬宗在服上見尊始祖故敬大宗而百世宗之雖五世外猶爲之服齊衰三月尊高祖故敬小宗而五世宗之在五世之內各以本親之服服之然始祖以廟言而高祖又只以服言蓋大夫不得立五廟則高祖原無廟也新莊云敬有服其教訓聽其聯屬不敢有二心之意尊有使之血脉流貫體統常立之意義者尊敬之心秩然而勿敢違也

有小宗節

此宗乃一時統領之事非如上節繼祖之宗也徐註看小宗大宗與前一樣謂公子之子未及五世猶爲小宗而公子之身已自別於正體不敢宗其君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五世後雖爲大宗之祖而今尚無繼禰之子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無大宗是謂有無宗無小宗是人亦莫之宗似亦有理但據此有是一公子之身而反覆言之即此是無大宗又即此是無小宗終覺分疏不明且無宗句更覺糊塗細玩下節適庶二字明明可據還從舊說爲是

公子有宗節

上節但以其統領之事言此則言其爲宗道所寓所謂宗道即繼祖之宗道蓋公子初出無子孫則宗道不可見而即于其統領之宗見之此節只要別出宗道二字不重中有大宗而無小宗句諸說紛紛不可從徐註公子之公謂公孫也更詳之

絕族無移節

疑問云絕族句恐不若註所云蓋六世親屬竭矣然或有喪葬必祖免以相恤是其服終有不可移者何

也繫之以姓云云弗殊親者自屬而不敢散也如此解可應前同姓從宗合族屬及後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等語若註所云恐教親者之爲疏也覺有理

自仁率親節

重社稷重字乃謹重之謂有固守意恐非重社稷之禮之意徐註云百姓即是庶民愛者上之加愛安則下之自安也極是疑問云百志成還主在上者言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材成輔相以左右民爲人君者無有許大志願而未可輕議唯至民安而用阜則制禮作樂以開萬世太平事皆可爲而其志俱可自得矣是謂百志成故禮俗刑然後樂也舊非心邪念不萌之說原甚無謂此說亦有理又云禮俗刑刑字即儀刑刑字言風俗易而自相儀刑也甚妙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爲民而樂自不爲人所厭斁矣○化行俗美便自可樂不必說

到協氣嘉生蓋爲太和新裁云專重人道上唯其爲人道所以其道在親親下皆親親所以致之理不是效禮俗刑皆隆仁義之道以厚親而相習成風也然後樂樂本君來蓋親親君心之樂也人亦各親其親至于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手舞足蹈于不自知仁愛義敬之念渾融於吾親此方是真樂

少儀第十七

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列于學記之前亦先小學而後大學

之意也

聞始見節

固再也凡請見不許而再請之然後加問字以致懇切之意今始見而即曰固正以君子之尊而不敢循請見之常例也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皆委曲以致其誠者不得階主舊謂記者斷之之詞新定邵氏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求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爲之階主耳

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是此意亦解得好罕見二句緊接上來蓋敵者雖曰願見而有時疎濶亦曰聞名不嫌其與見君子之辭同也見君子雖曰聞名而或者亟見亦曰朝夕不嫌其與見敵者之辭同也朝夕正對上聞名看此又以疏數分也說者曰于君子則曰朝夕聞命于將命者于敵者則曰朝夕見于將命者夫既曰朝夕名豈至此後聞乃以朝暮相見之人而一則曰聞名再則曰聞名有此理乎此二句對上文稍爲變例故記者另舉言之耳

適有喪者節

疑問云易曰比輔也適有喪者曰比謙言比輔其挑事者耳恐不作比于將命解

受立節

疑問云授受必坐禮也徑情直行者直立相授受而不坐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若註云立爲委曲坐爲直情吾所不敢信也極妙

問品味曰節

習以始之用功言善以終之成功言

不疑在躬節

疑問云愚解不疑二句曰凡性分職分所當爲者在躬者也直任之而不疑度量權衡及他器械凡生所必資者是民械也悉從上之制作而不度高明以爲是否又按此篇有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何豈即在躬即衣服之在躬者耶併問之高明

不貳問節

者龜神物也問必以正曷敢以不正者再問耶此云不貳只是可一而不可再非謂正者不吉乃更以不

正者再問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書曰一不習吉不貳問之謂也徐註云將問之時必先自謀于心者吾所問者果義之當爲者與抑私志之所欲爲者與苟出於義則可問出于志則不可問言不當以非義而問也未知是否

執君之乘車節

作五項看通是君未升車時事

請見不請節

詩云退食自公語曰咏而歸孟子曰悅而罷三軍之

師朝廷燕游師役其辭自合如此

侍坐於節

上章言請見不請退此言亦有當請退之時也

車君者節

量而後入二句一正一反甚言其不可不量也無怨遠罪只就入者言而不入者不待言矣范增之于項羽賈誼之于漢文皆不量而後入者也

不窺密節

疑問云旁近也狎侮之人狎侮之地皆不可旁近之

摘訓曰旁泛及也泛濫與人狎習雖不可狎者亦與之狎矣二說俱可疑問又曰不道故舊但得廣論說故舊之非固非君子之道即有恩德及彼而見諸語言亦非長厚者所爲也極是

毋援來節

疑問云援抽起報火速也凡人除急趨君父之命外苟有來往皆當從容抽身即來火速即往非有道之氣象也故戒以毋援毋報今人報曰飛報即此義也不必瀆報爲赴亦一見

士依於德節

依于德與據于德不同彼以行道而有得者言此以人之所得于天者言

言語之美節

此章略與周禮保氏六儀同然缺其三而增其一亦只泛言便了

問國君節

國君以保社稷爲孝國君之子只曰能從謂從君而行也

婦人吉事節

肅拜今婦人拜也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今男子拜也

執虛如節

執虛猶如執盈況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于有人之室而敢怠乎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事推入室之道以遇事其無所失矣

凡祭於室節

祭與燕非兩平意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無跣也燕

即祭畢之燕○天子諸侯灌及饋熟上大夫陰厭及祭下大夫士二厭及燕尸皆于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坐尸上大夫擯尸皆于堂上

犬則執節

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庖廚所烹曰食犬犬名若韓盧宋鵲之類

客爵居左節

左爲天道所尊右爲地道所尚介以輔賓而亦居右者寧居介于主人之列而不敢使與賓敵也可見鄉飲所尊唯賓雖介不敢與之並而主可知傑又可知

贊幣自左節

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人君威命靈爽簪服天下俱在詔辭由右者右乃動作之方明震動天下之義也

飲酒者節

觀禨醮有折俎不坐則知大事而折俎小事而無折俎則可坐矣未步爵不嘗庶饈則知正羞肺醢飲酒之前得嘗之矣

衣服在躬節

衣服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在躬之義且不知尚安得爲有知乎在躬何義體乾健坤順之德也罔言其虛生于人世也

禮記新義卷之十六 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七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學記第十八

君子如欲節

由學由立學以教民也含下立之學以爲化民之地酌之時以爲化民之方士有小成大成之材而民繇近悅遠來之效方包得完全然畢竟要由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能學以教民纔是有本之教

雖有嘉肴節

上言王者興學此則勉人爲學也教學二句只當一學字就一人看時說皆以知不足知困爲學之由自反自强爲學之功不知本文明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矣豈更待自反自强時方是用功耶妙在兩箇知字是因學而愈見學之不可以已也自反自强乃正見相長處相長謂皆有長益不是人已相長之謂

古之教者節

小成大成俱是大學中事視即考校也疑問云離經辨志等句雖各分截而實相聯屬蓋經即是業業而不舍即是習習而不已即是學非二也曰離曰敬曰博曰論隨其所事而序言之耳志辨方知趣味而樂羣樂羣方親明師而就正又取良友以廣益亦非二也云云亦隨其所進而序言之耳又曰辨志者辨于已也離經而辨則所辨不淆樂羣者羣于人也敬業而羣則所樂非僻親師是定所宗惟博習道藝所宗必得其人取友是須以成唯論議學問所取可收其益此四字爲句通是學極說得暢快

夫然後節

有教有學便是化民又何待官使那大成之士玩前面如欲字其必字及這然後足以字通是難詞總見得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爲要也若說快了便失記者之意矣

大學始教節

道人所同具唯先聖先師體道以立極故始教必先致敬焉新裁云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纔有實得

意趣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詣將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宵雅肄節

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既要他用須教學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乃爲稱職故令肄小雅三詩乃官其始若曰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便非教者之意

入學鼓節

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孫如有所不及也

未卜禘節

觀字所包極廣凡文章典籍皆是據愚見此觀字與後相觀而善觀字一樣即孔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予欲無言是也未知可否學不躐等舊都謂幼者未必能問雖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于學宮何爲設有頴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盖一問則辦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唯成人纔可若在幼者則開其躁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踰躐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曰大倫便見不可以不先矣下二先字正與大字相應引記言只重一個先字不復拘定本意其實所事所志不外此大倫他日在官則設施諸事所謂先事者先此也當今未仕則蘊蓄于志所謂先志者先此也此通是責成教者見不可不以是爲先也舊云先事者所以新民先志者所以明德恐不切且以各節上半截爲官之事下半截爲士之志益無此理

大學之教節

時教二句語對而意不對當一直說下而以下句爲

主盖正業是人所定然習者居之時恐其以燕獨置心於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故以遊之意活其機括游者使心機活動萬理融通也要看不與其藝二句與者意趣鼓舞于操縱等學悅而時習之也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與藝的與字中得來通節只重立教說唯教者備其法故學者容其功玩大文故字便見

安與樂皆學之自得

處安斯樂樂益安故下文緊承安其學而親其師樂

其友而信其道要之非二事也

藏息實字以

地言修遊活字以功言宜串重遊息邊

夫然節

凡藏之所脩息之所遊皆學之所貫師之所傳友之所助道之所在也故云云摘訓單承正業不是

今之教者節

舊以伸其佔畢三句應時教進而不顧其安三句應退息無此理使人使之爲學也求之也佛舊在學者身上說于文氣不似

大學之法節

凡善爲教者欲保完眞純必先豫遏情實乘其未發而禁止之故必要豫可以教而不教便不當其可故必要時時是不後之意未可以教而教便凌節而施故必要孫孫是不先之意摩屬教者謂摩礪之也

君子既節

喻字下得極好喻有不言自契意凡教貴喻以不言不專在論說上下文曰罕譬而喻曰博喻通是此箇喻字和易思恐不照扞格勤苦雜施說

學者節

知之知其失也知其心比知之進一步心之莫同正是根本差失知心之失而救之便是拔去病根其條便易教訓便易長進多由其心之誇多鬬靡寡由其心之不務格致易由其心之輕事用罔止由其畏難苟安救失正所以長善非兩項事

善歌者節

使字着力全是教者使人如此繼非繼續乃脗合無間之意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藏喻正志之所在而可以使學者之自得也即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朱子曰繼聲繼志皆所謂微發其端而不竟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愚謂此意直待約而達三句方可見

君子知至節

師能因材造就便能長養萬民便能君理天下不過

只是一理爲君者只要學得此理何可不就明此理之人學之若不得其人則其人先憒憒此理未得而何以學爲君故不可以不慎擇摘訓以學爲君乃學習爲君的一般則天下之爲師者都要思量做皇帝有此理乎

凡學之道節

摘訓云玩一凡字不獨爲君者然然據本節以敬學屬民則以嚴師屬君亦不妨

善學者節

易字節目字解字俱在堅木上影出善問正意大抵易處既明則難處自漸漸通曉若以難者先之自然動見抵牾了如撞鍾如所撞之鍾也待其從容二句即在大鳴小鳴內蓋隨其大小從容以盡俱有優游不迫之妙非一鳴輒無餘響者故曰待其云云非又另是一意也時說俱謂小鳴大鳴雖有聲矣然猶未盡必待從容再擊然後盡其聲欠分曉

記問之學節

聽學者所問之語必自家心領神會到融化貫通處乃能隨所聽而善應之與記問之學正相反力不能問力字要細玩學者有疑思問至于力不能問可爲深于思矣此與憒憒之教同若語之而不知是強聒也雖舍之亦可舍之云者姑舍以俟其求然後教之進于知非謂其終不可入德也搜義云力不能問以下是聽語的活法亦妙

良冶之子節

弓冶之子尚學爲箕裘況號爲儒者乎馬子猶反駕而使馴習而況于人乎此惕人之志于學最警切

古之學者節

新裁云此節要看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于事物之中者甚賾雜而不可紀唯得旁引曲譬引伸屬類之方則物物皆明理之資況以專主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唯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髓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一說比物醜類如知五聲于鼓五色于水必得之而後和與明則知五官于學五

服于師必得之而後治與親亦可或以比物作格致
窮理屬學醜類作羣其同類屬師不可從

禮記新義卷之十七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八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節

人知音聲之爲樂而不知音之所自起故首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句示世之聞樂者必究樂之所自來不徒泥聲音之末世之作樂者必善樂之所自始不徒事聲容之盛已也新裁云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

着時有多少妙境有得這裡透徹便知天地間中聲源頭曰由心生還從這裏生起物使之然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凡有感于外而觸于中者皆是變有無窮之變方則有一定之體動聲應一時事俱是自然而然者以下着人力矣比音貫下聲容比者聯合詩章于樂之謂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節

此節雖承上文來却不重在樂與音上只要引起人心之感于物耳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

本非始初意哀心十二句先說了箇人心未二句方說感于物六感字作動字看六以字宜聯說言不從憔而又殺也下倣此哀則氣鬱故竭而無澤氣歛故滅而不隆樂則辭氣發揚故闡而無餘辭氣從容故敉而不迫喜則冀其方來故生而不窮焉其得意故施而無積怒則氣不平故高急氣不和故猛樂敬則主一無適故徑遂不阿是非不掩其實醫卒壞廢故剖決不混可否各歸其分愛則與物無嫌故和平無乖戾之語不拂人情故柔順無亢厲之言六者二句

與其本句相應講六者即指哀樂喜怒愛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着喜怒哀樂便非性矣感于物心之感也即感于得所欲喪所欲等而后動心之動也即哀心感樂心感等感字

是故先王慎所二節

是故二字只承感物而動說與樂音聲俱無干了道志和聲一行防姦即感也禮樂刑政即慎也民心治道相蒙看同字出字俱指禮樂刑政成功處說所以猶言欲以也治道亦是禮樂刑政以后事人人得其情之正即是同民心在在風移俗易即是出治道○一說其極一也不可歇徑直接到所以同民心句若在一處斷則是同民心又與慎感是兩事了且慎感在何處慎感正所以感人心之不同者而使之同也講謂志聲行奸皆民之心而先王設爲禮樂刑政之物者非有二道也所以同民心云云民心看上節說見成有箇哀心等心字同者使其羣然皆喜樂愛敬之心而無有哀怒之心雜于其中這便是同治道看下節說謂治世之音從此以出而不至于政乖民困

便是出如此看庶章旨融會且與樂音有關第七情均人所不免而必謂無哀怒雜之過矣但人人率其哀樂喜怒愛敬之真乃謂同耳○其極一也極字疑問作建極之極禮樂刑政治法也總歸皇極之建治本也甚妙

凡音者生人心節

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到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又從生人心說起到政上去以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首五句輕此節音字俱指閭巷謳歌之辭而言

感物而動分明是箇情了故直云情動于中治世亂世亡國俱指見成好反世界說政字虛通者以政事感通之非孚契之謂也

宮爲君章

首節五者不亂二句應治世之音宮亂則荒至比于慢應亂世之音桑間以下應亡國之音正中聲音之道與政通○首節言倫理之和通于五音是順流去次節言五音之亂本于倫理是逆推轉總反覆申明聲音之道與政通一說宮亂商亂正與五者不亂相

反則荒則陂之類正與無佑懲相反五者皆亂既爲五音五者不亂如何又爲倫理則荒則陂既爲五音外之衆音無佑懲之音如何又爲五音此說亦可但一節題必就倫理講方有關切爲君爲臣非徒比擬之間實有貫通之妙

宮爲君節

新裁云宮音至濁有包裹衆音之意與君總攬萬化者相似故爲君象商音次濁象臣之事機畧減于君而位次少降于君然故爲臣象角清濁半象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尊卑之中民象也徵音次清象事理之各有緒而不甚相混然故有事象羽音至清象物之各成其質而彼此毫不相妨然故爲物象如此說與通倫理上亦有血脉

宮亂則荒節

皆亂總宮亂羽亂而言迭相陵總則荒則危而言謂之慢總君驕財匱而言事勤者卑力而不勝之謂也

鄭衛之音節

此節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也慢字承上謂之慢

而言桑間疑即衛風桑中之篇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紂靡靡之樂也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也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節

只重惟君子爲能知樂句倘治幾禮皆知樂之妙也看來只是倫理政治即是倫理禮又統此倫理者倫理通于樂而備治而幾禮一以貫之矣聲音樂政俱

就好邊說若兼美惡便于幾字得字說不去德者得也雖是釋德之名義然最難體認疑問云深造自得不由强探力索甚妙○鼓巴鼓瑟潛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沐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節

舊說移易報反等語固爲添足而遺音遺味徑作不極音致味細玩語意却大直率看來舊註不盡二字

自不可少不極音致味可見非極口腹耳目之欲者而遺音遺味時留不盡以示民即此是教民而民于是盡黜其可豔嗜欲悉返于玄同好惡有不平乎好惡平則無情逆詐僞之心淫佚作亂之事人道得其正矣好惡平即人道正有底于節遊于和意人道當照下大亂之道看人性中原無紛華故冲雅淡泊而以質素爲好者是人道之正唯正性爲世情所汩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道無由得復平者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眞性自反也總之音味淡素便自有簡平的意況在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節

二節只重一箇好惡因好惡便先說好惡原頭形焉以下皆好惡無節之害也人道之正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併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得人道的眞本色性具于已實原于天之賦予故曰天之性情動于欲實根于性之流行故曰性之欲性之欲只當個情字看不可說壞物至二句言性發爲情之機不可作推原看靜爲性性動爲情情動爲好惡三項一

直說下知誘于外比無節于內進一步不能反躬又比無節于內進一步下人之好惡無節俱包在內天理滅正與天之性也相應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滅天理在先是人去滅天理滅在後是自滅後面正申說前面也見得天理幾何能當此無窮之物感至于理滅欲窮而處心作事何所不至徑說下○人化物裒言作人之應物者失其虛靈則亦化爲頑冥無知之物甚是疑問作違禽獸不遠再訂

是故先王之制節

人情不外于好惡節字正與無節字相應人爲之節見人不能自爲之節而先王爲之節意禮節樂和不必另說即在上文看出禮樂刑政王道也皆因人情爲之至于四達不悖則人情治矣人情治則王道渾全尚何有悖詐之心淫亂之事哉此因治功之成而言治道之備也四達謂達于四方也就在上說不悖就在下說惟四達故不悖

樂者爲同禮節

同異屬先王說即治民處親敬屬民身說即民治行

處流離只是任情而過用之合者于相敬中恩意乎飾者于相親中節文辨也講合情二句當渾攏禮樂說惟分之則偏勝而弊生合之則交脩而益大乃禮樂本等職分能幹自如此禮義立方是實用禮以救樂義只是箇序曰立便有不流意樂文同方是實用樂以救禮文只是箇和曰同便有不離意亦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好惡刑爵之始刑爵好惡之終賢即用禮樂者不肖即不能用禮樂而流離者仁義是吾心固有之德見于行禮作樂間者如禮樂中有一段慈和意思便是仁有一段方正意思便是義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好惡在禮樂之后仁義在禮樂之先新裁云緊要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到愛敬良心上方眞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着不曰治民曰民治者見此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樂由中出禮節

積中發外曰出樂言出和主于情之所感也創制立

法曰作禮言作序見于貌之所修也究竟禮樂不可分內外記者但就所出所作言耳禮樂無大無小無不貫徹然究其大體不在聲容節目間故曰大樂大禮非極音非致味便見其必易必簡樂至二句是順說下來揖讓二句是倒說上去揖讓而治天下只是無爲而治意不必指帝世說當與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一例看先泛言其理以起下文耳新裁云樂至禮至言聖人之用禮樂者體靜文之妙會易簡之精而時出之以和平品節天下則無怨不爭自見下

樂達禮行二段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妙甚

大樂與天地同和節

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天地意思了未直說出此直指天地言之大樂同和不必拘拘成功效法之說而與樂者天地之和亦有辨此處和節就用處言也講謂天地之和陽之伸而爲神者也而大樂之和與之同禮倣此如此講方與下幽則有鬼神句有情祀天祭地對上百物不失看即有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各

安其位意不特祀事之麤已也一說對上作效言即天神格地祇出亦可明則二句只就上文和節意述過以起四海以下意以幽明並舉正見同和同節意在禮樂言和節在人心言愛敬其實一理也殊事二句由文說到情見文異而情不異禮樂之情同四句由情說到文見情本同即文有異而無不同

故鐘鼓管磬節

前以愛敬爲禮樂之情而殊事異文則未之詳故此分罷與文言之蓋禮樂之所重重其情也而罷與文由此情以作用自不可少故知得此情則可以創制罷文而作識得此文則可以考文會情而述要見文與情非二物知禮樂之情合下併知之識禮樂之文亦因文以識其情矣俞楓江云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揚昭著的眞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之精神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著述知識作述明聖俱平看原不曾有輕重末二句只申轉上明聖意正要歸到知識上夫以聖明之人當述作之任此愛敬

之情因文有寄罷數之文緣情不虛其能配天地感人心職此故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節

作者聖述者明總是能興禮樂之人然非知禮樂原頭不足以與于斯故直指此禮樂爲天地之和序以見與禮樂者必明于天地也首二句虛說未涉制作上且謾露效法意和故二句專言造化和序之妙樂由二句正言禮樂效法天地之事然皆在禮樂上說以下方實言聖人制作也亂與序相反暴與和相反

只就禮樂上見舊註誤爲禮樂之效驗了與禮樂只是效法意不必說到贊化育上○新裁云全重過制則亂二句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發之亦是制作緊要道理天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即有時而過是其氣數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明乎此然後能與禮樂之中和

論倫無患樂之情節

明天地然後能與禮樂然未達禮樂之本如何明于天地故舉情官質制而詳言之情質二句言禮樂本

體自具和序也官制二句言人之用禮樂當先具和序之德也義禮無窮故足論清濁不紊故有倫疑問謂論即宮商角徵羽倫即君臣民事物論與倫協而無患所謂五者不亂則無佔濫之音亦妙官者主宰之謂言必如是而後作樂論倫無患也制者檢制之謂言必如是而後行禮中正無邪也若夫以下輕只是以民之同形君之獨耳

王者功成作樂節

不襲處畧斷前後意義自相屬干戚四句輕帶過原不曾與韶樂古者相對亦不可作貶辭只是引起帝王耳樂極二句體亦如此功大樂備則樂原非極于聲容而用樂者極聲音之娛則憂矣治辨禮具則禮原非止于粗節而用禮者畧而不詳則偏矣及夫二字緊頂敦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不敦矣敦自然不憂粗則不備矣備自然不偏

天高地下萬物散節

近禮以上言效法所本從地以上言成功所合但只論其理未說到制作上應天二句應效法明備二句

應成功天高地下非天尊地卑之謂乃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不復相交意萬物散殊非各正性命之謂乃收斂閉藏而不復混意散殊本于高下只一箇自然的序禮主于序故曰禮行行是露端意乃行于高下散殊之間也合同本于不息只一箇自然的和樂主于和故曰樂興興有造始意乃與于周流合同之內也春作二句申合同秋斂二句申散殊仁近二句申禮行樂興仁義即和序的別名亦只指其慈和肅殺之意以形容其理耳近字大段言其和序之理相通

處終有天人之別故曰近敦和別宜就成功說率神居鬼就配合說從天從地就贊助說應字不可露作長等語當爲天地官矣一句作地明謂情著于文自隱以達于顯備謂道寓于器由粗以及其精末二句只理會率神從天居鬼從地意講便明彼虛論理而此實言之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節

首六句是先說天地後說禮中三句是先說禮後說天地下二句又將天地禮合說同是一意却有三樣句法皆以天地爲主看定矣位矣殊矣三個矣字俱已然之辭須要說得自然君臣以人言貴賤以分言君與臣分貴賤而臣之中又有貴賤也動靜不必分貼大小只重有常意方乃綱常之道物即綱常中的事總之秩序別宜之禮也如此通承一節禮者應君臣等句天地之別應尊卑等句效法意至此句方可露講謂禮莫大于君臣而是君臣之禮當天尊地卑時蚤已定于其間矣餘倣此可見聖人制作總是效法天地于天地有自然之別而禮即在是禮豈聖人

私意爲之哉

地氣上齊節

如此以上只言天地之和通無樂在內至樂者方是聖人作樂意上下相生樂之升降也似和相錯樂之摩盪也鼓舞周旋樂之雷霆風雨也終始清明樂之四時日月也百度萬舞百化流行之象也一說百化興焉是槩括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省文耳如此說方有着落更詳之新裁云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絪緼摩蕩之機流行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

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强生一件出來可見天地造得成聖人的心機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

化不時則不生節

一說天地之所以有和者以化不得其時則物不生天地之所以有別者以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如此故聖人本之以制禮樂也如此講更于情字有味

及夫禮樂之節

及夫二字承上節來上是反說此方是正說三句只是言禮樂之流行貫徹無處不到不必以禮樂逐分屬樂著二句緊頂此段來著不息二句緊頂樂著二句來一動二句又緊頂著不息二句來意甚聯緊天地陰陽等即大始成物等極蟠等即著居昭等是一步漸說深一步極詞形容禮樂流行盡天地妙用著有附麗安頓意居有安處意此只言相合未便是贊助也二著字是使不動不息之功昭然可見此正是贊助處天也地也天地之間也三也字相趕說天

地之間正指禮樂不言禮樂而曰天地之間者禮樂與天地渾融而無間也聖人曰禮樂云只是歸功于禮樂使人曉然知禮樂之爲重耳夫原其始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要其終則天地之別禮之靜也天地之和樂之動也天地與禮樂果非二物矣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節

此言禮樂之用主于賞德舜夔特借以起之耳五絃五音之絃也舜歌南風蓋藉天地長養之氣以吹噓吾民舜既爲民而天下之民生雖諸侯治之故制爲賞樂之典天子二句正言樂之賞德德盛在教尊時熟以先一層由侯平日加意于勞來匡直者久用心于播植勸休者深所以能教尊時熟然後字正爲民慎重意逸非無德也但比勞者未盛耳

大章章之也節

通節俱以德字爲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也于文德者直言其義于武功者則獨嘆之可爲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咸池備矣備

字即上文其功大者其樂備備字

天地之道節

樂本天地之和故法天地寒暑風雨以爲樂之教事教即民之寒暑事即民之風雨非比擬意只重時與節二字教字會下節著其教及后面廣樂成教教字看直有人君範世彌俗爲化成天下之道意方與本文傷世意關切及治字說得去不徒在聲音舞蹈之間已也時是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然事即其間所設之條件也節是各當其能不強以所不堪然則

二字緊頂中二段來爲字處已寓德字在內總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但在善處方見法治就是善善就是君之德象德有二意始焉則而象之終則比象乎君矣

故酒食節

酒食三句不可平以禮終是廣禮之用著其教是廣樂之用俱比酒食進一步了善民心貫下二項

夫民有血氣節

疑問云因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故從民之性

情應感處說起方及其所著之教非中篇首一条而此語却與篇首相照應說者俱以首二句爲性細玩無常字面已到情上了無常正與起物相趕說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內了論樂之所始則起于人心之所感而後發于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即聲音之所發又可以知心之所感

嘽諧慢易節

康樂在民心上看本上人教化來每節皆有此意蓋上之人教養兼舉而民皆囿于平康逸樂之中故其發于聲者如此

麤厲猛起節

以剛毅言怒亦怒所當怒者只少和平之意耳

寬裕肉好節

成動二字虛順和二字實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節

本是取音之發于情性得其正者做樂的根本未便到制作上度數宜是情性者禮義範是情性者稽之

制之正是作樂處合道皆着力字合者合而有助也道是引道也使字帶上無功夫四者交暢于無聲無形之中發形于有聲有容之表如此方說得到皆安其位去四暢二句須知是天人各發各暢非天與人又交發交暢也此總說天人中外的和都來湊泰于樂以見合道實驗耳厚即彝倫在人性爲固有之德者本厚也事行即彝倫事理見諸躬行者形見句還宜兩承舊說如此細看頗覺皮離而驗和一轉尤不通之甚夫未知其和與不和故用驗乃樂法造化而

通倫理則天人之和自然充徹無間了豈必待如何如何驗之而後見其和也如必驗而後和則本來樂于何作且既曰驗之亦第就其見成處驗之而已如何曰合曰道又曰使之其曰推以教民亦牽強後而廣樂成教乃即于志和行成後作樂以成之耳非謂樂既作了且須驗之乃推以及民也今且觀學等事總不外樂中条件如何又當作樂後推以教民也愚意此節以本之情性三句爲主合生氣至不相奪所謂本之情性也然後以下正是作樂所謂稽度數制

禮義也繩德厚象事行只言此樂之通倫理者耳疑問有此意而不免觭墻講謂先王作樂不遽作也有本焉則惟是情性之得中者是而由是稽度數制禮義則樂作矣所謂本情性者何使情性不得其中不可爲本故先王于未作樂之先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以使陰陽剛柔情性之在人者皆不散不密不怒不恃暢交于中發作于外各得其位不相凌奪則情性各適可以爲本矣故聖人本之以作樂立學等云云以繩德厚律小大云云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云云于樂度數禮義稽之制之可謂精矣樂之所觀豈淺鮮哉○合生氣數句句句都貼情性講不必說到天地上

土敝則草木不長節

哀而不莊四句舊分貼禮樂看來通章都是說樂則禮字只帶在其中疑問謂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禮慝而樂淫而字宜味哀而不莊六句通根其聲來是樂之淫處極融會

凡姦聲感人節

此節承上起下之辭應字要看有無感不通意此時由寂而感已涉內外之交了與字有作驗其和者謂正聲即是和樂至此而驗其和耳玩本文一直說下此又貫一轉了且與各歸其分句不合大凡天地間聲與氣自相感通豈必聲就是樂要識得此聲字還在樂之先與則樂自此作矣承上文只可意會如繫鑿以哀不莊樂不安爲姦聲稽度數制禮義爲正聲下文樂與如何說得去曰倡曰和而又曰有應者只言其機之莫遏符之不爽以見倡和之妙耳萬物之

理句說者俱作天地生成之物如此于理字不切觀上文親疏貴賤之理理字下文以著萬物之理理字原非有二類相動如君問宮音則爲君之理自此感動了云云后面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共一証也曰動又不特形見而已蓋聖人作樂始原本于倫理及樂之成而萬物之理都各以類相動亦自然之理也

是故君子反情節

承上言樂動于類故君子作樂必脩身以爲之本疑問云情者性之欲也欲無涯志亦無涯故常苦而不

自得將此情收約將來而不窮其欲則此志常自適而無不和故曰反情以和其志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善其行須是比方其類使向善而背惡然後其行爲可成故曰比類以成其行以字有力不可認註則字作效驗新裁云當重反情句反者復未發已發時氣象也比類尚在後一步各一見姦聲以下雖是共言反情比類之事却是顯言比類而暗言反情使字總頂上文來有工夫順正行義使吾心渾化于和順乃以和其志吾行悉底于粹美乃以成其行也

然後發以聲音節

聖人極至之德照耀于天下者于此聲容發越出外曰奮天地和順之氣流行于四時者于此聲容鼓盪出來曰動萬物之理一說作生成看著即前章著不息之著如此又與動氣犯重了四箇象字只是相似不可作法象看色風雖借以代音聲字然却是配定天然的五聲配五行之色者也文采雜比幾于亂然其配一定何亂之有八音配八卦之風者也律呂參

伍幾于姦然其從以時何奸之有律呂之數其乎百物之度者也其數至煩幾于變然損益有定何無常之有倡和二句總上二句音律之作有倡和音律之體有清濁而清與濁又各主倡和之妙樂行有周流貫徹意本德盛而樂和來倫清乃樂之感化處天下皆寧即在上句內蓋天下安危係風俗也○五色角配青徵配赤宮配黃商配白羽配黑八風八方之風律是十二月之律東北曰條匏配之卦屬艮從大呂大簇東曰明庶竹配之卦屬震從夾鍾東南曰清明

木配之卦屬巽從姑洗中呂南曰景絲配之卦屬離從蕤賓西南曰涼土配之卦屬坤從林鍾夷則西曰閒闔金配之卦屬兌從南呂西北曰不周石配之卦屬乾從無射應鍾北曰廣莫革配之卦屬坎從黃鍾度謂律度數者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蕤賓至應鍾爲清黃鍾至中呂爲濁

故曰樂者節

謂樂爲樂只要提出樂字爲下四個樂字張本非是

樂本于樂也得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情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雖進了一步然正見樂道樂欲處俱就樂講作樂意在言外

是故君子反情節

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廣樂句結前聲音至迭相爲經段廣非推廣之廣成教猶立教之謂樂行句結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行成之德而言言反情而遺比類者內可以該外也此節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內了蓋樂者德之章即化之神知德之盛德

德者性之端也節

此節反覆言樂之必本于德也曰樂者德之華正見非僞爲之華德即性何以下個端字性藏于中不可見德則有可舉言者若端之可以指起于自其呈露處則曰端自其效貢處則曰華本于心正與德字相應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舊註以氣化作天地不是夫樂行而民向方非樂之化乎和順二句承上帶下樂者德之華樂可爲僞德亦可以爲僞乎哉

樂者心之動也節

此節人皆重動本而輕治飾非也彼只見上節如此云云不知古人立言一節自有一節主意豈可膠柱鼓瑟但看上節情深等語原是重在樂上此節下半全講治飾如何可爲一例愚見固以動本爲主而治飾亦不可輕謂生民之道亦多端矣而治已淑人莫善于樂者蓋樂者心以動之聲以象之而文采節奏以飾之者也夫樂必有本有文如此故看了于樂之本作也和其心以動作樂之本心之所動也和其聲以樂作樂之象動本矣樂象矣而飾之不治暫心之

和亦只在身心間而無益于民故必治其淫昏先或以下正治飾之事動樂二字自君子心上發出不費力治則外面著實去治矣故下然後二字先鼓二句是一節之始而聲容有所管也再始二句是二節之時而聲容有所節也舞容本自俗疾樂理本自幽深作止有常是不拔倫理形見是不隱唯不拔不隱乃樂舞之善也以下皆樂舞之善所致獨樂以為已言不厭即在獨樂內備舉以為人言不私即在備舉內情見二句承獨樂邊好善二句承備舉邊情即上文

情深情字蓋所謂情之深者以文之明而著見也義如前章大章即有章之之義云云由其發見可以知其精義也舊註只因下句有個終字故添出一箇始字與之對而說者又以情為反情和志之情義為順正行義之義何等牽強終作樂之終也不可露化成字恐于下二句有碍樂終如何便德尊蓋樂者德之華德原無尚今既闡發于樂則無所壅遏底滯而益見其尊義立德尊內足以成已好善聽過外足以成物生民之道孰大于是不可因生民字只重成物邊

樂也者施也節

通篇論禮樂俱是樂內而禮外至此以施屬樂從其向外處言也以報屬禮從其向內者言也施報字只借以見其發達收斂處而舊註乃以韶武人物字入講不通樂樂其自生之和禮反其自始之體唯樂其自生則德見于樂故曰章德即可以觀德意唯反其自始則情復其初故曰報情反始報情猶言稱情也稱情而為之初心藉以復還所謂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節

曰樂曰禮亦自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容節文看不免有變易其間而唯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所謂情理安在不過和序而已統同辨異又是和序之出為用者舊註謂發于聲音之不可變者之節文之不可易不是而于統同處解伏能思初安能終始思其上情字且就樂說如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的情字不要說到人情上于下管情有碍說意義也管字就統字辨字見出亦有交濟之意

窮本知變樂節

窮本等正是管人情非下一層上說不可變其何[illegible]云知變人心感物而動本極其變惟極其變者未嘗改移故曰情之不可變耳窮本比知變爲重窮之知之重反異歸同意著誠去僞宜按上理字講即其自然處曰情其常然處曰經非謂性無所强經則有所作爲也天地五句要青謂本造化而統人倫大人倫即是人情看來上四句作本體之妙本但即實作管人情更好領字即上管字蓋父子君臣乃人情之大者也天地有細縕散殊之情情不可見禮樂若貫之

而出故曰偁天地之仁義神明之德也仁近樂義近禮則有以通達之天地之躋降上下之神也居鬼從地率神從天則有以降與之精粗之體異矣然形上者即寓形下之中合一無間則天地間無復渙散之物理禮樂之本體如此而人情有不管者哉試觀父子君臣間情之周也而同無不統分之定也而異無不辨未有不統領于禮樂中者禮樂之管人情如此

是故大人舉禮樂節

舉禮樂者舉所偁所達所降與凝領者悉體于身心顯設于政治也天地爲昭即得一以清得一以寧自爲覆育生成而不可揜也將字爲宇俱屬自然看天地訢合便是陰陽相得宜串說夫以二氣則氤氲以百物則化醇問之萬物萬物不知問之天地天地不有則樂之敦和以參贊其間耳觀樂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鍾節

論禮樂至天地爲昭極矣然恐世儒不察率求之聲容器數之末也故舉而歸之德行焉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此在北面與後尸後主人處已見了德成

四句只借上下先後字而以明其輕重之別耳不必又頂童子樂師纏說大槩德與行非二物自蘊于中者爲德見于外者爲行事與藝亦無兩樣自所習者爲藝自所行則又爲事是故先王以下皆說謂本末具舉道器不遺玩通節文氣跌下只要歸重德與行上觀其不曰有德有藝云云而曰有上有下有先有後正見必順此輕重之序方可以有制耳不然而輕重不明以人君而代掌故之司身先違倍何以稱制講要識得此意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節

和正以廣是三項却只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看來此一句已足以盡樂之形容矣弦匏以下只寫得箇和正以廣處講者當以意會之不必泥定此句爲聲對上旅進旅退之舞也君子二句正是子夏撥轉文侯處若作樂自足以感人如此文侯當目不至恐卧了脩齊均平四字無先後當三平看要曉亨是語處不必拘定樂終只言作樂的時節而語之道之云耳即后節樂終的終字亦非終盡之終謂新樂無

有意味畢竟無可語者也

今君之所問者節

天地順四句作六項平說倫理不同恩義盡之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二端既立則倫皆可理之故足爲紀皆可統之故足爲綱紀綱是箇活套字猶言規矩準繩一般若泥作三綱六紀誤矣六律五聲是樂器之音弦歌詩頌謂以弦與歌而播詩頌也乃人聲之音德音承大當大定兩項來是贊美之詞德音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等德音方叫做古樂正與今音不同與首夫樂者樂字相叫應引皇矣之詩甚是有理言王季明類俾順之德可以爲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爲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聖人之德音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也不可徵哉將講云引詩文意不相協只取以證德音者非是

詩云肅雝和鳴節

和敬俱主倫理講宜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截然不亂者所形容清濁高下迭相倡和實倫理之

純然罔間者所播越夫敬以和有和敬相濟意如是雖先祖之幽亦既聽之又何事之不行哉事字指得廣

爲人上者節

中四句是泛言感應之機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從爲一也意念所向處曰好舉動所趨處曰行

然後聖人作爲鞉節

然後字實承上節却要根大當大定來德音只就實素上見正樂之和敬由此托始處二之字俱指德音

和之舞之正見樂後乎文意此所以四句俱宗廟中事朝廷字不必下

鐘聲鏗鏗以立五節

各上句是聲下則皆其所寓之義說者謂鐘石竹是如此絲與鼓鼙又另是一意蓋哀就能使人厭讙就能使人動也故依要旨通作樂之感人說不知此只見樂聲中自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者若作感人又添出一層意思了但只作所寓之義不作所象之義自說得去○要見得立武以上是鐘聲所含

的意思如此唯武臣與之合故思之若添感人二字豈非蛇足乎

竹聲濫節

況愛者必聯疎以爲親合異以爲同是我能會人也會則近者悅遠者來而能聚衆矣

鼓鼙之聲讙節

文侯之恐臥只是此心無所思唯一任其音韵鏗鏘便覺索然無味與自已何所關着故子夏直于此别動他見得聽樂者當有所合不在鏗鏘之間欲其逐一致思也一說由平日致思于社稷之役故驟而聞之不覺有合而益致其願望無窮之意耳推到平日似與子夏撥轉文侯處不切

詠嘆之節

恐不逮事一說謂武王之心恐不得與諸侯同此事是自抱其恐非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也再詳

聲淫及商何也節

徐註謂淫即淫液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爾商四方殺伐之聲一字爲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舊謂貪

商不成文理更詳之

賓牟賈起免席八節

孔子五問賓牟賈五答而獨是其非武音之一言蓋武王伐紂天與人歸豈有病不得衆之事若然則紂師無前徒倒戈之事矣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豈有恐不逮事之理發揚蹈厲已蚤爲及時事則武王爲欲速矣武坐致右憲左爲非武坐則周召無分治奏其所答皆非也賈疑夫子皆是之故另問遲而又久之故夫子且不荅賈之所問而先證其所言之失象成

句推開講不必專指武樂總干而山立且不要說有人歸我無我取人等語留在待諸侯之至發之此處只言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武王猶不欲輕舉此雖武王之事而實武王之心也則所謂病不得衆與恐不逮事者非矣初舞之時發揚蹈厲者非及時事也象太公董牧野之師威武奮揚殺伐用張其志不得不猛也舞之將終而皆坐非武無坐也象武王伐商之後周公居左以任制作召公居右以施保乂其治不得不文也吾且語女以樂之象成與武之遲久可

乎一成象興師也二成象滅商也三成象南旋也以上總象武王克商之事四成象建邦以彊理五成象周召以分治六成象歸鎬以統治以上總象武王造周之事夾振二節若依俗說盛威爲會師孟津觀兵牧野而殺伐爲威則武王以暴易暴矣蚤濟爲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功業蚤濟是武王急于富天下矣待諸侯爲恐一國之未至而立以待之是武王非順天應人矣與前賈所言病不得衆何異而夫子復言之此該云夾振四伐者蓋武王不忍一人之橫行天下故不得不盛威以興師于中國也勘亂之道利用威也分夾而進者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早一日則民沾一日之賜救民之師利用蚤也然以待諸侯之至有人歸我之勢無我取人之心蓋威雖盛而不敢遽用其威事雖蚤濟而不敢倖成其事矣所謂遲而又久意蓋如此而猶未也牧野之語以下又是克商以後事見他所以反前日之爲而新一時之觀聽者其氣象甚從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爲宜象之遲而又久也

且女獨未聞節

此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總之皆反商政也未及下車與下車緩急之詞只可以世之遠近說蓋遠恐其淪沒之已久故封之急近則知其苗裔之尚存故封之緩使之連箕子讀對下復其位看應氏作使箕子行商容恐未必然

散軍而郊射節

上是偃武此則其脩文之政也五者扶持綱常覃敷文德潛消其暴戾悍鷙之習開導其忠敬孝弟之心

天下之耳目一萬民之心志定故曰大教

食三老五更節

若此有總承征商以前滅商以後玩下四達交通還只承牧野下便了則字不可說快周道禮樂即上所行者但周道渾而禮樂明言之耳四達以東西南北言交通以上下內外言必若此然後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方見遲久意不可使以若此爲遲久也

君子曰禮樂節

治心至于天神治躬至于嚴威這是不斯須去身之

所致不治心而鄙詐入不治躬而慢易入這是斯須去身之所致去不去只斯須之間而得失頓殊如此禮樂可斯須去身哉樂之感化以已心言非謂感化他人平易正直言其心之坦易而無艱深險阻子愛純良言其心之仁厚而無慘刻粗暴總是狀一箇和字易直子諒之心我所自有非由外來故曰生善心一生則機括一動自然樂安久天神莫能禦之矣要味幾箇則字不言而信二句又是贊辭只在自家心上看不可作人信人威到此纔了得致樂治心故故

語曰致樂以治心者也要曉樂安久天神須緊緊根易直子諒來蓋人若生一奸險乖戾之心便時刻設謀操計如何能樂又奚論乎安久天神也

致禮以治躬節

莊敬以已所形言嚴威以人所見言曰嚴威即莊敬可畏憚處須在自已身上說不可說進到心不可說出到人致禮到嚴威地位與致樂到天神地位一般心中以下明屬兩承舊註單頂禮不通

故樂也者節

樂極和禮極順還該就禮樂說至內和而外順方是人能治心治躬也舊說俱以極和二句說到人者有字面不該如此弗爭便是承聽弗易便是承順了故德輝四句蓋本禮樂之發動有緊重說一下耳只重德字理字然承聽承順與不爭不陵亦要稍分輕重方不犯重致禮樂之道是証內和外順然致字各在前此即上文致禮致樂之致也舉而錯之無工夫即正顏色動容貌而民聽順引古語不過証之耳不可說到別去了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節

此節當以進反爲主減盈進反之所由起內外又減盈之所由起也減是謙降抑損不自後滿意盈是和順充積不自涇鬱意而進而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以反方看用禮樂處說爲文即爲貴爲美意禮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已就退遜中自有一章不容抑損的道理故以進爲文樂本于說豫而情不可過就盈盛中自有一種不容淫溢的道理故以反爲文有自然而非強世意此四句是正意且虛說到下面方發所

以然處不進不減至于銷放所以禮必有報樂必有反有報有反則自不銷不放矣報反非禮樂中應有之義乎這都是發明前意原無兩層說話舊註相須並用及和禮節樂等語俱未得經旨報字要與進字看得合如所謂稱情而出滿志而酬意

夫樂者樂也節

樂者樂也與故曰樂者樂也又不同這樂也是因人情之懽樂而作樂以道之這就見得人情不能免了樂也以其始而言之不能免以其終而言之曰不能免便有迪之雅頌感人和親道之舞蹈使人得莊意但此處虛渾且論箇理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性原純一無僞何爲有術發爲情則有術是其巧處一涉於術至不好的念頭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道之道有引道而使之自得意蓋因其根於性術故須道之不是道迪三箇其字都指雅頌說三使字足字不字平看句法有長短耳不流只在足樂內雖樂而不至于流便做兩層了與下二項不類矣亦總是論理如此非實驗也足樂足論可點性術字蓋足以爲怡

養性術之資自不至流放足以爲講明性術之藉自無所厭息足以感性術之善自不至放心耶氣接之也曲直繁瘠等八音皆有之不必指定立樂之方不專指三項總結樂必發于聲音以下以原其立樂之始性術之變固已發洩而無遺治性術之道亦且範圍而不漏矣其方之善有如此者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節

是故項上正樂來即雅頌聲文播于瓌者在是實作樂于此地也和只是自然意非用和濟敬之謂一字

從百感生審字從一字生只說心不必言審唯此心之一對于物感之百須要認取其所謂一者而保之變審言守不是了只認得這一箇心常在內則和之所發自然有所歸着了故曰定所以二字須重在本心之和形于器處還輕作樂之方所以與于上節者前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者此是本已心而立乃已立立人者

故聽其雅頌之聲節

此節舊得齊以上作感人之深下作爲用之大不知

感人意已在上節了而月林以上節爲倫理此段爲身心亦未見了了若人情不能免自是一章大旨又豈至此始見爲用之大哉細按此節通是結語志氣得廣焉云云都是見成話頭本有自道之日得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廣乎非有兩層意思餘可例推雅頌句是雅頌之播爲聲者執其干戚云云是雅頌之比爲容者容貌得莊等不專指二舞者此段是結箇聲音動靜之不亂處前聲音動靜在人不能無亂此則道之于樂了故得廣得正得齊無不亂而性術得其正矣若樂之功也故又曰樂者天地之命云云是又由性術之元初渾淪處以見樂之道人而斷其爲人情所不能免也其初也性術之形猶有道之之迹至此則樂即天地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渾一了通章看來性術二字自是緊關著脉處又節所謂審一者何即性術也此處通結上文紀命二字在性術上推看覺親切舊以紀命在聲容上看粗不可從

夫樂者先王節

軍旅鈇鉞代禮字禮有五軍其一也喜怒無可自見其節在樂與禮先王用樂以節喜用軍旅鈇鉞以節怒則喜怒各中其節天下莫不和且畏矣緊要全在得儕上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儕方可以禮樂節之 聲字亦由得儕來他的治道焉能使天下隨吾心之喜怒而和畏唯禮樂能之則由一人之喜而出者竟爲天下公喜之道由一人之怒而出者竟爲天下公怒之道非得儕而節以禮樂者安能到此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節

子貢之問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師乙之荅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其詩歌之宜各有宜與下諸宜字一例舊注獨解爲使合于宜不是寬靜柔正等俱是德性之中和以寬柔等守作主而以靜正等濟之玩而字可見得力處全在直己工夫就是以直養而無害之直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此德而不思善保則又恐物欲所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

由性天工夫到得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即爲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與有此應也見得直己的功力到調燮的道理都在我了

故商者五帝節

明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疑利斷有明是非之辨意有明取與之分意以故自以勇義加之勇即明道義配道義無疑無懼也義即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也此是何等精細工夫保字宜玩謂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雖得必失故用一保字

故歌者上如抗節

抗舉也歌聲高者如手舉物雖高不離于手聲之下者如物之墜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留滯也蓋歌聲嫌太高太高則不和矣嫌留滯留滯則淫矣曲轉聲也如折枝然即轉得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葉木崖然不搖動也倨歌聲折轉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調周折者中鉤欲其員也纍纍對上下曲直等字貫珠對抗隊等字歌聲之絡繹不絕也有以此句作總

承者井端訓正不虛

禮記新義卷之十八終

禮記新義卷之十九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雜記上第二十

大夫爲其節

古者喪服大夫士升數不同士服斬衰之縷三升有半而成布則三升謂之粗衰斬若大夫以上則皆止三升也齊衰四升若大夫則五升也

大夫之喪節

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固不同矣然其力有不能盡具者不能不仰之于公故君亦卹其私而使大宗人相其禮小宗卜人治其龜也

公七踊節

記者又云動尸舉柩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

遂者節

五服同時入門然冕爲重故居先而遂者自執其餘則使人執之而遂者以其等爲受之之序也

禮記新義卷之十九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雜記下第二十一

古者貴賤節

不教輸人以孝而禁人之孝何異懲咽而廢食哉

卒哭而諱節

此取嬰兒哭與檀弓所載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者不同彼以襲斂之后言此以始死之時言也

君子有三節

疑問云居其位以下五恥是從政之事若未聞而求聞既聞而求學既學而求行在學與仕皆不可廢也註訓爲學爲政太分別都夫之心在乎固其位故患既得而復失君子之心在乎補其位故患既得而又失

孔子曰節

王制凡祭豐者不奢凶年不儉而此云云者彼爲制國用之常此乃救荒之禮與多之損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是禮也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終　至二十一條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二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祭法第二十三

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首廟郊祖宗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節

禮而無祭則無以報宗廟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尊尊之道故制爲祭法下皆祭之法也先

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祫矣猶謂祀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意故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猶謂祀止人鬼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故祀天于郊而以始祖配之天子七廟制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祧則祀止大祫未足以盡孝享之意故祖有功宗有德而立世室以祀之然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今不敢定其爲何如但舜既殛鯀則鯀爲天下之罪人即天子有殛也禹受天下于舜固不得以私其父而又升

舜人以配天天貴享之乎此必無之事也

夫凡生於天地之間節

總說到人物生死上者正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變耳此結上三節總見得因所當因革所當革蓋內祭而舉人則隨時各異外祭因神而舉神則無時

[illegible]祭只是重一箇不變上

天下有[illegible]分地節

此節專爲祭發分地建[illegible]邑乃設廟祧壇墠之張本曰分建置立便[illegible]諸侯大夫適士官師

庶士庶人自有等威之列其祭自有等級之殊廟祧壇墠親疏多少之數有不得不然者薄注親親尊賢乎對不是

是故聖立宗廟節

言王立七廟而以二祧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安在其異乎諸侯也若商有三宗則將謂四廟乎壇墠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墠猶之可也至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然未有舉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于其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同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注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且去墠曰鬼則王者何以有禘乎其謬甚矣

諸侯立五廟節

去祖爲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于太廟而不得于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始祖之廟而爲壇祭之也去壇爲墠則高祖之祖也

夫聖人之制祭祀也章

厲山氏而下凡十四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差殊然其心其力則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之遠其祀當與天而無極也

是故厲山氏節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詩以頌稷而農與棄後先相承二人之功豈止一手足哉

共工氏節

非土不能生穀故祀稷而及于社

帝嚳能序節

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序星辰以著衆敬天勤民自有家法

堯能賞節

堯不止能賞均刑法以義終然昭昭之多亦天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聖人在世一日必做一日事真所謂死而後已者

鯀障鴻水節

鯀方命圮族曰殛死則死以其辜曰障鴻水則其罪又昭昭可見決無祀之之理

黃帝正名節

黃帝創制立法利澤及人不可枚舉但稱其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亦猶各舉堯舜之一事也○禹脩鯀功克蓋前愆顓頊脩黃帝事克成盛美

契爲司徒而民成

到五品遜百姓親方爲民成勞來匡直輔翌厥功不小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湯除虐文武去民留其功與再造者同

及夫日月星辰節

及夫二字承上啓下收拾前王宮夜明等祭

祭義第二十四

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況祭又禮之大者乎

祭不欲數節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深切者也故爲此篇之

首章要知人子怵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定因雨露霜露而動只脩祭典還不見合道直于樂心哀心爲迎送之本纔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怵惕悽愴夫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啓實心正是合天道處哀樂正悽愴怵惕之心所由以達迎送便是禘嘗之禮了有樂正是樂無樂正是哀蓋心之感觸不同乃禘嘗所由起而樂之有無不同又禘嘗所由分只歸重其迎來送往者合于天道之春秋而悽愴怵惕之心畢

達自不至不敬與忘也

致齋於內節

三日之間百物具備思親之心可以靜專則致齋以齊其內志之動退處正寢之內曰內七日之間百物粗具思親之心尚有所雜則散齋以防其外物之侵散處中門之外曰外人子許多思索只爲得一箇見字

祭之日節

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內心之形容非外面之景像

也僾然就是見乎其位之貌肅然就是容聲之貌如神君至其風肅然也舊註僾惕之貌則謂祭者肅然矣

是故先王之孝也節

此節舊過下云祭之日豈惟入室出戶之際有所聞見哉是故先王之孝云云看來此節首揭一箇先王之孝明明另是起頭如何扭攏作正祭說即如是說上下俱是一時事則所謂不忘不絕者亦只見位聞聲之無適不然處如何以著存兩項分頂一說結上文見位聞聲則聲色不忘乎耳目思其志意樂嗜則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而仍以存爲三不忘著爲有見有聞夫既作結詞則不忘就在上文內了如何兩項分對得愚意此節正是總結上文言先王之孝也未祭則見所謂齋方祭則見位聞聲若是乎色之不忘乎目聲之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之不忘乎心親之著存如此豈勉爲哉良由致愛則注想之也周親之精神雖往已嘿存于此矣可頂致齋節說由致慤則對越之也眞親之形聲雖杳若明著于此矣可頂祭之

日節說夫是著存之不忘正由愛慤之不忘也夫安得不敬乎此不忘緊頂上不忘敬緊頂上愛慤上是即心之愛慤形爲著存此是即親之著存見益當致其愛慤也敬養二句接上敬字來進一步說終身不辱則愛慤之至親無心不著存于吾心矣思終身弗辱的思字也要重看前那思思到親身上去只是追慕這一思直思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全歸的工夫這一思是前五思的張本

君子有終身之喪節

終身之喪承終身不辱來又進一步說

唯聖人爲能饗節

以人而交于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不能達也仁人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齊齊三句只專就君夫人說方與孝子相合不兼卿大夫命婦了

文王之祭也節

此節舊以文王與以上作正祭事親之篤詩云至詩也喻既祭念親之勤以祭之明日申既祭祭之日申

正祭終不妥有以祀之忠句作主者尤無所據看來當以事親二句作眼目文王與以上正承事亦中間兩箇如見親明是反覆言文王之不忍亦其親處惟舉目有見則親宛然生者故曰如事生詩以下正承思親言思而必于明發者正以言其思之無已蓋文王之祀于致齋時正祭時業已無時不思至于明發猶懷之不置焉方樂其來又哀其往不幾于欲隨之亦乎故曰如不欲生文法錯綜細會語意自見如此講覺明捷祭之日日字大槩說連明日在內說者都

因上面祭之明日遂把祭之日作當日字看不是

仲尼嘗奉薦節

容也猶言其爲容也舊註言濟濟者衆盛之容漆漆者專致之容又于遠與自反外添出一層意思了遠亦只可解箇疏遠舊註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又犯下夫何神明之及交了既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又曰夫何恍惚之有者前言濟濟主于脩容不能交神以見交神必誠慤意后言漆漆宜于助祭不必于交神以見主祭必交神意末二句只泛言

孝子將祭節

事是所行之事物是所設之品俱指得廣凡當豫當備者皆是虛中不是此中空空的喚作虛中心中只是一箇孝敬孝敬之心在中便無他物便無他事而純一不雜了下孝敬之心至便虛中之極了

宮室既脩將屋二節

兩奉承而進之從來憒憒看來前進之未言何物如何以此爲朝餞對下饋食備其百官句只與薦俎禮樂相對如何就因此句而以後進之屬百官助祭也

愚意前進之根齋戒沐浴來者如此致潔致敬謹凜以將于親也所將者何物孝敬之心便是洞洞屬屬四句只形容他心之謹凜若有所弗勝若有所失隊正是奉承的光景這總是一箇孝敬之心而說者乃謂祭之物本輕本非有失隊以辭害志若然臨深履薄亦將有所謂氷與淵乎薦爲俎序禮樂備百官方到行祭之時這纔是以所陳設之物進于親也然物非物正吾孝敬之志意所在而于是以諭之正情以交神明于恍惚而吾親在之靈或者鑒吾志意之所

在而來享也是則孝子之志所望于親者矣庶者幸之而不敢必或者疑之而不敢定

孝子之祭也節

心一也自其專謹不放謂之慤自其誠實無僞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謂之敬則或使之正見孝敬之心之眞處

孝子之有深愛者節

以前通說祭禮此又言事生之禮宣諸口而溫厚和平曰和氣見諸面而忻喜悅樂曰愉色形諸身而委

曲承順曰婉容三者皆從深愛來有深愛則一時俱有三必有字遞下語見自然意新裁云當以深愛爲主三必有深愛之發而爲和也四如字深愛之存而爲敬也正見愛之深處嚴威儼恪其愛不深豈所以事親哉舊以愛敬立說愚見以白文內止有愛字無敬字況嚴威儼恪豈不是敬而曰非所以事親也可見前面只重愛字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節

于五者內揭出箇貴老敬長之尤重者于近親近兄

處揭出箇孝悌爲人心之固有者欲明孝悌爲人心之固有故從天子諸侯說起欲說到天子諸侯上故借近王近霸說起通節治定教領字要明教字與首治字應領字與前定字應教之正所以治之領之斯足以定之矣定卽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的定字

子曰立愛自親節

立如立極之謂卽盡也教字要看君只自盡其愛敬何嘗教民而教民之理卽于此而在所謂身教也貴用命用兄之命也孝以事親二句卽指貴有親貴用

命說末二句推到政事上四個民字即天下之民有以首四句爲齊家中四句爲治國末四句爲治天下皆舊註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句誤之也

郊之祭也節

惟天子致敬于天故民因君之敬而致敬所以爲敬之至重感化上

郊之祭節

報天只就功德說舊註道之大原出于天忒深了以朝及闇舊註作自朝以至於闇恐不應意日之久也

祭日於壇節

首四句什壇坎之義中六句什東西之義末三句又推日月之所以當祭也新裁天宇宙間和氣全是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末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成乃是眞和光景豈是生物纔和

天下之禮節

首揭天下之禮便見此禮自能範圍天下非一人之禮乃天下之禮故後又應曰天下之禮也致字宜細玩致則盡此禮之當然而止無可以復加四箇以字是推其意不可因則天下不悖逆句法遂作效說即末句亦只言禮之能自足以曲成天下而無一人能外于治初未嘗說效也致物用句一說有物利用所以養人不侈于有餘不屈于不足懋遷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于分界則有經而不亂覺講得合拍

宰我曰吾問鬼神之名節

宰我問衆者之鬼神夫子以生者之鬼神告之即答子路未知生焉知衆之意也末二句只重合字魂魄已離而聖人合之以示人便是教若說出命名便犯二節意說祭以報之又犯四節意了

因物之精節

以人之精而命之曰鬼神則與天地之功用同其名稱豈不是制爲之極使人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憑依就是爲黔首則

聖人以是節

聽之速則凡有是身者莫不思其身之所由生而不忍釋凡有是心者莫不報其身之所由生而不敢忘又不但畏以服已也

二端既立節

教衆反始就在報氣之內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却在報魄之外看來亦覺支離張氏曰報氣者孝子反思受氣之所始故曰教民反始報魄者孝子不忘其形之所由生而愛之故曰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于上報魄所以求陰于下是謂上下用情未知是否

君子反古節

反古二句先說他有箇報本之心是以致敬至不敢弗盡俱從這點心來尤以致其敬一句爲主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應敬致則情發敬致則力竭不敢弗盡正敬之致處躬秉耒是供醴酪粢盛之不敢弗盡蠶繭繅是供祭服之不敢弗盡後或曰敬之至或曰孝之至自其不敢不竭力言之則爲敬自其不肯不竭力言之則爲孝亦互見也

古者天子諸侯節

一說躬朝謂朝天子諸侯以聽擇牲之令也○新戒云以見君之禮見牲見至敬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孝亦可

曾子曰孝有三節

看來三者的不在分上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爲聖賢便是尊其親爲聖賢之親了不必天子乃爲尊也依舊說將不爲天子終無大孝耶又將爲天子遂爲大孝耶且看下先意承志說以道尊親這便是尊之至者其次兢兢保守弗貽辱于親比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曾子謙言自居其下者若作庶人屈于分便與尊親無優劣曾子豈自謙屈于分耶

曾子曰身也者節

此節只見得人隨行皆于父母有關爲人子者不可不慎其身不必謂承上弗辱言父母遺體不但與之以形併其形形之理而遺之五者是踐形工夫五者充盡方完得箇體字不然不盡性不能踐形如全體

之道何踐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

亨孰羶節

此節本文明說非孝也養也又曰養可能也云云可見孝之不在于養了而舊說乃以亨孰段爲能養之謂孝以養可能以下爲能養在能終先把經文反過了只說自家主意誠不知何解蓋註內誤曰承上文能養而言而說者至割裂本文以從之可笑可笑此節只重慎行其身四字上節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已見得當慎行其身了亨孰段是言孝之不在于

養是一箇翻頭曰行子如此如此內已合有慎行其身意但此處虛說衆之本教以下言孝爲德之本養不過其行故養可能也云云又是一箇翻頭歸到能終所謂終者何慎行其身是也至此方說出主意仁義禮信强皆吾心之德誠能隨在致慎則五者之德皆有于身無往非孝了故曰仁者仁此者也云云此字俱指孝言言能慎其身而存仁這就是仁此孝慎其身而行禮這便是履此孝餘倣此無往不孝之謂順則災不及于親此心常自慊而樂不然則終其身爲刑戮之民雖日有亨孰羶薌之養又何足稱孝道之萬一哉

曾子曰夫孝節

此節言孝道之大無人不有無時不然故推之人人無不如一也前言橫乎四海後又言推之四海而準者前言孝道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即天下莫能載意後言其理之無處不符即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意施諸後世所謂通于古今推而放諸所謂達于天下只言古今天下共一孝之理原無工夫舊註施言

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俱非無朝夕亦非悠久不息之謂推而準亦不謂人以是爲準說者俱因上面有箇橫乎四海又泥註解準字遂以此八句作孝之感人而人循之爲法則不知前言橫此言準語意自別何必徑落一層講且孝道是人心固有的何待于感而感者誰感循者循誰則吾不知其解矣須知施諸句乃對下推準言非與上天地四海對也

孝有三小孝節

用力用勞不匱自是三等非因上尊親弗辱能養三

者月林云博施要與備物相關順天時因地利立田里教樹畜濟人利物惠而不費也註中德教刑于遠了似亦有理備物爲不匱之實博施爲備物之本能博施則能備物或養以天下或祭以天下不用力而自極四海之美味不用勞而自罄四表之懽心何匱乏之有禮終以禮終父母之身併終父母之遺體無非禮也

樂正子春節

可謂孝謂孝在全歸可謂全則全歸之工夫頃步以

下則君子欲念念全歸以致孝也無人爲大是要起到父母上見得人之爲大雖生養于天地實生之于父母也全歸兼形性說

昔者有虞氏節

德爵富親俱以人言尊賢是貴德制產薄稅使人皆富便是貴人之富全重尚齒故以所貴形之救敝意亦不重次字與孟子氣次焉次字同舊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固未得肯月林貴老爲其近于親也亦多一轉此下是論弟道只說人道親親長長除却親親便是長長了故曰次

是故朝廷節

同爵句尚齒之禮行于臣七十四句尚齒之禮行于君

居鄉以齒節

窮寡弱俱屬老看蓋常情多勢盛則避勢衰則慢者皆不知長少之序故也

孝弟發諸節

每句約上全文講朝廷句可另看自朝廷而發所以

行至脩放也發如弩之機括一動而迅速莫禦且能穿札破堅唯孝弟自朝廷而發不但行至放脩且使人死守而不失非中於衆之真心不能也死之弗犯即是終身由于孝弟不敢違心處有守之固意死字當活看

祀乎明堂節

五所以字是行禮示教之意此五者所以激發天下人心培植萬古綱常故曰大教蓋先王之于教豈必諄諄命之但行禮于此人自得于彼而不知者乃教

之至也

食三老節

此章原爲尚齒而發故于五教中摘出養老一段又抽出鄉里一段以見上行下效之意此節全重太學句養老之禮行于學而齒讓之風遂達于鄉里可見太學爲風化之本接下齒讓之風由太學中來故齒讓之禮雖太子亦必行之

天子巡守節

諸侯待于竟不朋既待于竟即宜急見諸侯然必先

見百年雖諸侯之待不暇顧也言政還着老者說盖老者閱歷世故或欲陳民間疾苦者

壹命齒於鄉里節

明說齒于鄉里齒于族及不敢先都是尚齒處如何以首四句爲貴貴之義下是以君形之在朝如此況私所乎君猶如此況宗族乎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節

薦進也要與讓字歸字看得合若誤作薦揚就似人之善了自有自專曰逆不自有不自專便是顧了若說示順于天下則庶人將何所示乎

昔者聖人節

上言易而下言龜者龜即所以示易道之吉凶也亦猶明也只是明其不自專之意教則所以教之矣贊襄謀猷政教有善無過皆賢士成之故曰教不伐以尊賢

孝子將祭祀節

齋莊之心即前虛中二字骨下面四箇以字事與百事雖同然一是慮一是治當分四樣平看宿者指與

祭之人四箇如字然字俱各狀那上面之事只是反覆形容孝子之心無一息不在于視處所謂不違也慤是專謹之儀善是嘉美之儀結諸心三句有作推原說者但與術省句說不去新裁云通節以結諸心一句爲主將祭之慮已祭之思俱是結諸心慤善句結諸心者形之儀度也耳目句結諸心者形諸聞見也思慮句結諸心者形之想像也總之結之心者形之色而爲術省也亦妙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二 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三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祭統第二十五

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于心也

凡治人之道節

此節論祭義只重箇心字夫祭二句逆推義所自來心怵句順推義所自立奉之之字指心禮字與物字一般此總明祭之義而及覆其辭也

賢者之祭也節

賢者之祭二句乃一節之總福字須用下備字意看經所謂福具于未祭之先世所謂福應于已祭之後備字雖解福字尚畧在福字之先百順之名正解備字百順字尚渾淪無所不順又說破那百順了外順于道正是無所不順內盡于已則推言其工夫也盡字着力順字自然忠臣孝子舉例言之本謂根本言其本心一味自盡忠孝也三句內盡之實顯鬼神三句外順之實如此括內盡外順與無不順看此二句最重上句管上半節下句管下半節盡志盡物所謂能祭也唯平素內盡于已故祭時內盡其志平時外順于道故祭時外盡其物誠信忠敬正按前生于心心字奉之等正按前奉之以禮禮字四之字指誠信忠敬說明即明禋之明從誠信忠敬來不求其為二句最重不求福所以能受福唯有孝子之心所以能盡祭之義也

祭者節

追養繼孝串看如有不及曰追惟恐其闕曰繼奮也且泛說孝意順于道三句方指祭說奮聚奮養二意

亦當串看道字在心上看仁愛有不容已之念暢而達之則為順倫字在物上看降殺有一定之節竭力從事不敢少有所乖則為不逆二項貼上養聚亦當串看

是故孝子節

養喪祭凡子皆能之乃易盡者順哀敬時則非孝子不能也觀即論語吾何以觀之哉觀字一樣見以是四者為本必如是乃為能盡道也

既內自盡節

此節只重夫婦親之爲下數節張本盡物是求助的主意求助是盡物的根原故舉昏禮以發之揔見祭在于具備具備由于官備官備又在于夫婦親之夫婦親又在于昏禮之求助也行昏的詞如何爲求助之本蓋此時雖未祭祀而其辭如此便可知祭主之備由是官備具備皆兆基于此故此便是求助的根本官以行祭物以供祭其勢相須故官備則具備下皆具備之實外則盡物本內則盡志來向使外不求助則官不備具亦不備外物不備而此志亦缺然而

不盡又何當于祭之心哉此可見祭必夫婦親之而求助之爲急也

是故天子節

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記者極言其心耳敬盡盡字輕不可與上盡字同看祭以誠信爲本誠信貴于自致倘使人代爲之則僞而不誠妄而不信矣故必竭力從事身自致之身致則此心慊然無所遺憾故曰盡愼重而無所怠忽故曰敬敬苟未盡則雖備服具物神將吐之故必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也全要在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用之心

及時將祭節

及時將祭二句作總齋之爲言二句是釋齋之義是故至依禮泛言齋之事是故君子二句結言齋之意也散齋致齋方是實說君子乃齋處末二句則因散齋致齋而斷之以應首二句也物自外來故曰防欲自內出故曰訖舊說以耳不聽樂屬者欲心不苟慮四句屬邪物看來樂亦自外來者如何貼者欲心不苟慮亦自中出者如何貼邪物此段文法錯綜只散

散說個防邪訖欲之事必分屬之則繫矣不爲物所二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前以齋爲齋此處又添一定字似與齋二故着定之一句定有寧定澄清意所以同歸于齋

夫祭有三節

周道者周人之祭尚氣清廟爲文王之時武舞爲武王之舞故以此三事爲重也先以重屬三者正要歸到君子之志上輕重從三重字生進退即輕重意

夫祭有餕節

此言祭可以通于政祭之末連不可不知說末字對始字唯末故見其當知勿如舊說雖是祭之終事云云知字內有行之慎意善終如始正以見祭之末爲當知也尸亦俊句雖是足上善終意還是啓下均惠意多均惠正是善終下個亦字便該君臣上下貴賤在內惠術就接上句自上之施曰惠是政之用自下之觀曰政是惠之體惠在俊中看出政在惠中看出

是故尸謖節

上節說個惠術只言其意未言其事此則實言廟中之施惠象竟內也然猶只言其象未言其實下節則又實言惠之必及人也施惠之象正象竟內之施廟中者句虛說相同意唯廟中有竟內之象故惠均有施惠之象此意只可補出）過此節當云何以言惠術也蓋即廟中之施已有象矣尸謖云云過下節當云豈但有其象便已有事矣祭者澤之大者云云

祭者節

祭者暗含餕在內不可就把祭字當餕字兩箇是故以下且先說澤之大直至由餕見之矣方見祭者澤

之大可以觀政正與首節相應

夫祭之爲物節

此章只重箇身教要看個順字教之本全在順上即着君身說故后又應曰順之至也明君崇祀便是本了盡道端義講者俱作泛說覺比例轉多于教之本的正意始終不曾說破不如就在祭上說盡道端義摠是箇順字正見身教處

是故君子節

事君意只重身行潔矩意不必纏入順之至舊作教行上看固與前順備不協即如將說以有已後求爲順于道義亦與本字看作兩層蓋所謂本者何順是也此處點箇本字隨透出順之至三字正欲起下祭之順爲教之本以應前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非教之道也此教以事上便下言君子之教也此教字以尊君孝親言唯祭由于順則不陷親于非理而孝親之教生不越禮以犯義而忠君之教生故曰祭者教忠教孝之本也

夫祭有十節

十倫每句各按下文講變化而有所通曰道嚴謹而有所守曰義恩義有順曰倫名位有差曰等遠近有所間曰殺恩惠有所及曰施內外有所辨曰別多寡有所一曰均先後有所次曰序情意有所接曰際

鋪筵設節

依神同其席求神異其所同者以無間待之異者以不測待之

君迎牲節

別嫌且虛說下面方說破嫌字從下文兩箇疑字生

以疑于君之人而迎疑于臣之尸本是臣子迎君父而反似君迎臣矣豈不可嫌

夫祭之道節

子行卑反南面而坐伯叔父尊反北面而事之者蓋以猶子爲尸既象父之尊矣主祭者自居人子之職故降己之尊而以子道自持伸尸之卑而以父道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

尸飲五節

此據上公九獻之禮而言全重爵不重齒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

夫祭有昭穆節

首二句是先言其義有事於太廟方言其事

古者節

此節亦是先言其義后言其事再拜二句因言爵祿之禮連說受者之禮受命與什奠皆輕看方與爵賞之施意協

君卷冕節

首二句別于位次也不相襲別于授受也易爵別于

酬酢也中間執豆執爵啓授受二句輕

凡爲俎者節

首五句且說俎中之物以下方以須俎言之俎之數以奇而從陽骨陽也故以骨爲主貴賤以臣言不兼君在內均亦是各得其分不是貴賤一律惠均緊頂祭俎政行方貼人君說事成以在民者言功立以在上者言要知政言其綱事舉其目功要其極行則無壅滯成則無偏虧立則無廢敝功之所以立二句逆推功立本于惠均善爲政句承上啓下如此緊打事

成功立看

夫祭有畀節

畀以餕言惠下之道却以政言上下分相懸絕易至忽遺自非明炳在上未有不遺于微小者然知及而惠不及猶然其無見也故說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後又云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至于無凍餒乃見其明且仁也然于祭之有畀者見焉故曰此之謂上下之際際字下得極好際交接也上下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何也

民有寒者求衣饑者求食而凡不得其所者皆求遂其欲自非上之人日照臨于下而以其時所自有之利道之下將安仰哉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際之說也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即此際字

礿禘節

陽達于春物方蠢動陰終于冬物已退藏故皆未盛而夏與秋爲陰陽之盛也

古者於禘節

陽義須在施散詡揚上看陰義須在收斂斂殺上看陽可過陰不可過故仁可過義不可過此刑賞並行不害其爲順陰義也以上三節先以四時引到禘嘗又以禘嘗引到行政原不重此只要引起下節意耳

禘嘗之義節

義字即上面陽義陰義不可看深了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矣知字包行在內並反諸心究義所以然形諸祭表義所當然何爲陽義何爲陰義一一章而明之一不知則無以治國故曰不

可不三字最緊明其義以下就接不可不知說夫義者二句又從義原頭叙起指出志德二字以起志盛德厚此一段只重義章二字章即明也明其義從知字生義章從明字生疑于其義又從章字生大抵義不易明必志盛德厚而後義章義不徒明一義章則祭敬而竟內化看此節當以義字爲貫以敬字爲骨見得唯敬可以治國唯祭可以致敬信乎禘嘗之義大而不可不知也

夫鼎有銘節

器之重者莫如鼎辭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于鼎也銘者自名也是什銘之義可見自名二字便足盡銘之義了須要包得通章意思如下論誤明見仁與知利俱從此二字發揮但此處只虛虛解說重個自字舊說成顯揚先祖之孝名甚不通若單只說自附其名又覺偏了須知自名二字包得自成其名然不可即以下自成其名解自名二字名字有工夫的非名譽之名亦非名字之名自名以稱揚句乃帶自名二字急下稱揚先祖方是實解自名如何認眞個以字作自附其名以去顯揚先祖也此處一斷遂至通章俱屬葫蘆提不可不辨

銘者節

在心爲德在事爲善立于上爲功烈立于下爲勳勞出于上爲慶賞出于下爲聲名慶賞聲名又從德善勳勞來列于天下總承乃先曾顯列于天下者也自成其名就是身比焉謂以已名附于祭器附之于上則成矣三善俱就上看出孝謂繼述不忘順謂尊卑有序明示后世使效祖宗之德善這便是教不要說立法在我亦不要說我有以教之若說着我字便是自爲非孝子孝孫之心矣

夫銘者節

善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睹記謂何其所蔽者大矣故足見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令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隕實由不仁故足與言仁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識見有所未到則欲揚其美反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被惡名之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

故衛孔悝節

此三節可備鼎銘之體其人則未可銘也

乃考文叔節

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即傳者欲也作七憂民勤政作三項看俱接與舊者欲說夙夜不解總承三項來民成曰休哉又通承三叔子女銘即上文三叔之銘若纂乃考服又從纂乃祖服來

悝拜稽首曰節

銘于彝者取其德之有常而不變也銘于鼎者取其

德之日新而不窮也

古之君子節

此節雖承上文來不如開說爲大宗廟是自家的社稷是公家的蓋與世無休則與君共守之矣

昔者節

此明魯用天子之禮樂由于成王之賜而非僭也蓋成王以有非常之勲者宜有非常之報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德故可以當人臣所不敢行之祭也郊社嘗禘是祭之用大禮升謌等是祭之用大樂康周

公以下又申重祭之意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節

其人之有是德則得于六經之教者也其人之有是德而又無是病則又深有得于六經之教者也是入其國而見其國人之德因其德而見在上之教每句四字平獨疏通知遠是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雖就人之善言未可全說得好緣下面有失故也溫和厚柔純順敦篤實厚端重大抵德性中和而詩本溫厚和平要使人各得其性情故得詩教者如此疏通見理透徹知遠考古閎深書則紀載治亂要使人不迷于事理者也樂同天地之和而渾然無際純然無疵故其教廣博易良絜淨屬行精微屬知絜有得于易教之洗心淨有得于易教之凝神精有得于易教之研慮微有得于易教之索隱禮兼制心檢身言言語文字之間所措之辭則聯屬而無間斷所指之事則比次而有條理春秋以正是非而事辭在焉故如此也一說教字作風教之教再訂

天子者節

天地日月二句且虛德配兼利正是參明照不遺正是並德配明照是體兼利不遺是用一說以天地參一句爲主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子原與天地參者與天地參便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亦可自朝廷至進退有一步密一步意道者講論之仁聖禮義各自有序如親親而仁民愛物仁之序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之序也先忠信而後儀文禮之序也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義之序也仁聖禮義大體皆

固有之德固無時不由而朝廷向明出治立四方之極則講明其序爲尤亟也

發號出令節

和仁義信雖各就上句見出然屬在君身上似覺高一層若使以民悅爲和相親爲仁把君民相兼似說效了如何曰伯王之器霸王二字只當治民二字

禮之節

衡之于輕重三句只喻言禮之正因之切處而舊註乃于輕重曲直方圓上取義過矣

是故隆禮節

有方之士謂持守禮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無方反是敬則謹恪以收斂于內讓則退遜以應接乎外此句是指出上面禮的體貫來本入處雖着人然緊承敬讓句來全以禮爲主與隆由無干引孔子只要透出莫善于禮不可以安上治民便與本文相貼

故朝覲二節

緊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來見此禮之所明皆所以坊亂也坊則可以無亂患不則亂生而不可止是以禁之不容已也然所謂禁者豈待既發哉禮教日隆于其上使悍心佚志自然不敢竊發于其間則教化之所止視刑罰之所止宵壤矣此禮爲可貴而先王必隆之也禮所從來舊矣故曰舊禮先王隆之緊承禮教說去隆字與前隆字相應待其既亂而勞挽之教化顯而易見乘其未亂而預爲之教化微而甚神前面禁亂之所由生曰所由生即是止於未形意蓋禮原未嘗屑屑焉有禁暴止亂之名而第明其所爲

親義序別者則人人自由于其中自無越于其外其徙也遠也又孰從而知之所以爲微也止邪則善自徙善徙則罪自遠乃出此入彼者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三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四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節

哀公謂言禮者過于尊禮孔子言不但尊之以言尤且尊之以行通章要味三個然後字

孔子曰節

民所由生者性道天地性道所自出倫理性道所自屬也

然後以其節

疑問云易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凡禮嘉其際會處自有品節在君子特不廢之耳非創舉也此句正是以其所能教百姓看會節字亦妙

有成事節

禮所不可廢事在必成雕鏤文章黼黻其可以已乎然必待有成事而后治則君子之用民有節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亦此意

其順之節

即字下得極好即云者即如此而更無加也見得奉祭大禮爲不可省至于居處服用間無不可節以遺民此即字直貫到不貳味

公曰節

荒怠敖慢四字平看五句是五項事求得二句却總五事而言

孔子侍坐節

哀公即位以來所爲悖戾人道幾乎息矣今乃有感于孔子之論禮而以人道爲問蓋欲改過而有心于

斯民也故孔子以爲百姓之德而將順之政爲治道實宰世御物之要故爲大

公曰節

何謂爲政尚是泛論爲政之理爲政如之何方是問爲政之實事三者庶物都是政裡面事俱就君身上說曰庶物從則百姓從可知

孔子對曰節

哀公問行三言之道是有志于爲政矣故對以古之爲政說起看此節須要與上節句句叫應不空纔妙

說者都陡然講起古之爲政既與上文不聯絡併舊註政在養人及墨氏兼愛等語與上節爲政及行三言毫無相干大昏即上別夫婦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故孔子惓惓以爲言行三言何以在別夫婦蓋父子親只全得箇愛不曾兼得敬君臣嚴只全得箇敬不曾兼得　愛惟大昏之禮則愛敬兼全首親之也句月林經作親迎之也親迎之者所以親愛之也則與上親迎字貳犯重

了俗說皆依舊註謂已親其婦乃可使婦之親已不知此全重在君身上全不重交相愛意當如註體貼始得

公曰節

哀公不行昏禮嬖狎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爲太重孔子直舉繼先主祭之大者以明之要得一節深如一節意前言關于繼統重也次又言關于萬世之繼統則又重再言關宗廟朝廷之禮則又重至關國事之興衰則又重夫子激發君行婚禮全在恥字上

孔子曰節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男女者一家之天地也萬世者男女之萬物也有大昏之禮則男女合而傳萬世矣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故曰天地之神明上下之敬即在朝廷上見之不必說到感化處物恥者物以不振爲恥也振若廢更怠相是已國恥者國以不興爲恥也興若恢復中興是已前二足以是昏禮之所能者后二足以又本內外之禮交洽者爲政即承振物恥興國恥來此二禮字以昏禮言又在宗廟朝廷二禮

字之先有昏禮自然有宗廟朝廷之禮而政於是乎出矣

孔子遂言節

祭必夫婦親之則妻實爲主于內舊註對治國家看似尚于親之主欠親切些後字只指子說舊註傳後于下又說在子外了身與妻子人皆有之而人不能盡其敬立箇敬的樣子與人看全在上之人故曰三者百姓之象也此句虛說身以及身三句方實指上人作象于下說惟上乃下之象故上必要自盡是爲

下之象也疑問云愾字從小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暨焉已也亦細如此緊項愾天下說國家順就從象說只人各敬身敬妻子盡之極之物恥振國恥與三綱正庶物從有協氣嘉生薰爲太和意

公曰敢問節

過言二句只言感應之易輕叙起下辭則二字是活動字只是禀之爲式意上之言動既過則作辭作則亦自相背于過了舊註解辭者言之成文則者行之成法而講又曰雖過言民猶以爲辭雖過動民猶以

爲則況不過者乎都把作辭作則說好了則君子又何用不過爲哉到言不過辭方是言之成文動不過則方是動之成法這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爲之所以民日禀于嘉言善行不待命令而自敬恭其上此乃作辭作則之善者

公曰敢問節

三箇君子與前節君子異兩君子俱指親君子之子方指人君說

公曰敢問節

不過只是盡所當然便是乃對違理言非對太過者言也此理在當人之身成身者不必求物于此身之外故不過乎物于成身說得最關緊

公曰敢問節

哀公所問承樂天來夫子答所貴之天道承不過乎物說來貴其二字貫下四項四天道俱此理爲用自然之妙所以可貴雖有四段然前兩段爲一類久即是不已不閑比不已進了一步已成門是物成明比物成又進了一步看來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貼物

成終覺不合徐註云唯其能久故漸摩浸潤不待有所作爲而萬物自成此功用之妙即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甚妥

孔子蹴然節

兩不過乎物物字只是箇愛敬開口說愛敬爲政之本雖天道人道總不外此所以事親所以成身一物也如事天如事親便愛敬之至便是不過乎物不過乎物便是成身了通融直下忽出仁人忽出孝子乃文法錯綜處即此數句該盡通篇無窮轉折所以爲

簡切之言兩事字細看皆在繼志述事心源意緒完體此仁孝道理上說非區區祭祀奉養之粗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節

周言其不虧流言其不滯無不徧便無太過不及之偏了禮是心之本體有自然之中在恭敬勇不恪于自然之中便是不中禮觀下文可見慈以愛言仁以德言其煦煦者覺情意之霈然有類于慈而反亂乎眞慈其瑣瑣者覺誠意之懇到有類乎仁而反亂乎眞仁故曰奪

師爾過節

師商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有過有不及禮乎禮即與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氣同其決制中定不能外禮禮在人心原是天然之中却制定的一般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人人渾全乎禮之本體則中自在是講者多在節文儀則上看覺粗

子貢退節

領惡全好子游因上禮以制中悟出來的要說得與制中意思相關惡即如過不及便是好即如中便是何如問禮之所在也蓋領惡全好子游已悟之矣仁字要體貼如鬼神昭穆死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吾心所欲接者所謂仁也聖人論禮若只于儀文末節間即惡何由領好何由全試觀郊社等項雖有無窮的節目却渾然是一箇仁唯其行之而隨在暢達則吾心大中之體毫無所虧損渝佚其間惡領而好自全矣可見上節中字不當說向外而去

明乎郊社節

郊社嘗禘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深遠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連下以之得其字而通承明乎二字統會看來似舊註胞與天親字尚遠些

是故以之節

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即在治國上看無妨觀后面治國而無禮云云自相照應可見

禮者節

自明乎郊社之禮以下三節與此正相對一正一反見有禮則國治無禮則國不治乃領惡全好之大者

慎聽之節

疑問云禮有九大享有四只形容大享之禮之大不可不知訓詁家乃將揖讓入門以下分作九節謂此中大享有其四焉似覺拘泥且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鸞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一節二節三節看來甚有理三箇君子不同君子知仁乃觀禮之君子是故君子古之君子則皆指諸侯言仁乃行禮中藹然之意舊註天理等解不是金次之見情以金之性言此則以金之聲言欲賓主以情相與如金

聲之和諧也清廟爲文王之德音欲賓主脩德澤滌邪穢消融渣滓而造于盛德之地相讓意猶淺象武之詩美武王大文王之事功欲賓主建功立業或藩屏王室或脩明政刑不可般樂怠敖無所事事也聖人論禮樂不過一箇和序的理如燕居答問不過韋布之所講求而言周流無不徧便通于治國之道言畎畝所事便通于國君之禮若徒在節文之間則匹夫所得行者幾何將終身汶汶于禮也哉新裁云知仁仁字即下情德事也是仁在賓主交洽間爲情在賓主相敬間爲德在賓主各盡間爲事苟知此矣的知字亦是知此先把天理源頭見得明徹就是和序極底的工夫

禮也者節

玩本文理也節也見禮只是箇理樂只是箇節舊註乃加箇禮得其理樂得其節云云把理節看在禮樂之外了講者又曰理爲序所從出節爲和所從出大非理與節皆在吾心此心有理有節動作即是禮樂曰無理不動無節不作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禮

樂亦非不輕用禮樂之謂此篇通主禮說故下文只說于禮繆于禮素于禮虛曰繆曰素曰虛則不得其理即不得爲禮可見禮也者理也君子所以無禮不動也言禮而樂可知矣

制度在禮節

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二在字要相應行之在人者達于禮樂之原而不拘于制度文爲之末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已窮是困迫罄竭之意前古之人尚虛贊之後古之人實見其禮樂兼

矧乃古之賢人無素與偏之失也

子張問政節

前論禮樂詳矣而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曰治國而無禮云云則不但專言禮樂并禮樂之所以通于治亦既無不明示矣甚哉子張之憒憒也

君子力此節

君子力此二者力字極重有知明守固必履中正樂和平意其間舉而錯之政者俱在此一字內天下太

平渾說和序化成效驗自下三項

禮之所興節

室有與作云云是舉日用所最切者見此禮之不可一事舍也說箇義字尚未露出興廢治亂等意俱在下節方見

室而無節

五箇亂字就是衆之所亂莫敢相踰越便是衆之所治聞此言通指一篇之言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節

爲民父母行政大抵以禮樂爲首務然不達其原悉屬末節耳五至三無總本達禮樂之原來不可以此即爲禮樂之原三無即在五至中不平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爲是事而要歸於無思無爲不習之行不可也所以有敗必知者凡爲政者圖其成先虞其敗先知而爲之所則可終無敗而四方安享其成矣凡爲父母爲之就利避害而已達原是盡愛民之道而體恤者周密機則切愛民之憂而成全者至

蓋有子惠斯民實德又有痌瘝斯民真心必能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安不忘危反亂爲治故曰民之父母

子夏曰節

五至只禮至樂至盡之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其終耳俱重治道說總由人君身上推到及于民處不重相因次序詩禮只以言行搭去與詩立禮之說殊不可解哀樂亦不必謂樂民之生哀民之死只是這一點愛民意思必欲其安全不忍其失所意哀樂相生以君民應感言又在五至之外宜輕看志氣

塞乎天地正是說他至處明目二項輕只要引起此句與中庸以不見不聞引體物不遺一例其實三無之理已于此見之矣

子夏曰節

三無亦就治道上說善政善教不平乎事之理不拂乎人之情而至和之洋溢有樂之實無樂之聲音矣政教之施皆有制度品節以防範乎人情以統紀乎人事而儀則之周密有禮之實無禮之形體矣察萑捍患無所不至初無齊疏之喪和長哀矜醫恤之情

真若有喪服之在吾身者矣此三者心皆至仁而無迹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爲故謂之三無引詩不必拘定與本旨脗合只取其大意彷彿耳到五起縱說橫說益不窮矣

子夏曰言則節

言只就三引詩說無所不包曰大純粹以精曰美致治之道無以復加曰盛言盡于此是次辭非歇其未盡也曰起發者自始所發端以漸造終所極致功夫效驗循循深造自此而得而從而聞而起則至和充塞所謂橫于天下而樂斯至矣要知五起即在三無中衍出非別有箇五起也

子夏曰何如節

各項俱以首句爲主下皆本此說去而服行始有全功遲遲冀冀俱由至序中來自然從容自然欽冀舊註緩或失之于怠似以冀冀濟遲遲了摘訓看日就月將對氣志既起純德孔明就和敬之德看收語云語其德則至于氣志既起日就月將純德孔明而極語其效則至于日聞四方施及四海施于孫子而極

反覆咏歎淫泆而三無之道發洩而無餘蘊深長而有餘味矣而疑問看氣志既起則又就在人說言在在無不與起而不知其自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莫不應之這便是氣志既起光景二說各有體會看來此節工夫效驗先後參差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必拘定一律看就將既在和同之後就在和同之化上講亦無妨而黃叔陽註德業日大云云兩邊俱包在內極好既起乃在日聞之后則如疑問說爲妙但以方與未艾解起字

亦未爲不通姑依舊衍之可也

子夏曰節

子夏不是問參于天地乃問所以參天地之故奉三無私蒙子夏所言天地字來何謂三無私就天地說此之謂三無私却就三王說已在既奉之後了三王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三無私不在天地日月而在三王矣故直以天地之三無私屬之此之謂三無私是參天地奉三無私是所以參天地處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此是湯之心事正是聖敬日齊處故曰是湯之德也

天有四時節

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就承上句風霆說不可作兩層意雨露亦能生物而此專以風霆言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天覆地載其運用之迹莫非天理發見流形之實昭然以示于人因物付物曲成不遺故曰教然是教也啓閉生殺流形露生無彼此之私都是渾然一理全無作意故爲至公之教

清明在躬節

前只說湯之無私此只說文武之無私觀二節末句自見蓋湯武放伐疑有私禹禪受無可疑故言有詳畧不同摘訓謂三王之德前已言矣此只說出無私之應驗不知若以爲應驗則式于九圍非應驗乎愚按氣志如神以前知貼之終不妥聖心無私此清明與天地合其德則其氣志自與天地同其變化有感必應捷如影響故曰如神所以有治平之願欲則天必爲之開發其朕兆如將雨出雲所謂如神非乎如此更聯絡引詩言賢才之輔只是証有開必先之意所謂必先者固不一也說者于有開必先處徑作賢才之輔這是强主從客了不如渾然爲妙聖心原無欲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必至是者即聖人亦願爲之所謂耆欲也湯之德在聖敬文武之德只在清明

三代之王節

摘訓云此節言三王之德其無私之間望足以得乎

人心前詩是証三代後詩是比例三代令聞就祖宗說不知何解細玩覺有理再訂之疑問云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與循牆而懼意同恐非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未知是否敢不承須總緻致五至行三無則道兼乎父母奉三無私則德參于天地皆教之大者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四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五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節

君子之道暗指禮刑命民槩以人言不專指百姓疑問云人心之欲無涯而常苦不足以不足向無涯未有不踰其則者故云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恐非天理人欲有餘不足之說似勘得好禮以坊德二句平重後面並只言禮以坊德者禮非一端可盡而刑則不必多言只命則不可輕言也

子云節

禮之所制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其爲人之大欲存焉制乃節制非創制也謙快足也快心滿志便不免有淫縱之患矣唯受限于制則終日衍分之不暇又何自而慊哉

子云節

貪亂喜于爲亂也民既寧爲荼毒可見貧必不好樂富必不好禮衆必不肯自寧矣安得不有禮以制之

諸侯猶有畔者正意却在言外若曰有禮以坊之且然況不坊乎

子云夫禮者節

諸說皆云是非不決之謂疑章則從違審邪正方動之謂微別則取舍定如此似泛而無味了疑與微即下貴賤之等之類還在等威名分上說疑如疑于君疑于臣之類是也微如繁纓之小物陰陽之始凝是也民有所讓皆知章之別之矣

君子辭貴節

兩辭字有不敢居之意兩不辭有安之之心如此則有相讓之美無爭奪之風故亂益亾下舉受祿一端以實之食浮于人則受之于我不安人浮于食則反之于心無愧故權與之無餘不失爲賢者伐檀之素飧君子所不爲

子云節

讓而率之民猶有犯況不讓乎此人情之難坊也觴豆三者雖教讓之事而民猶踰之以讓在禮文而不本于已身故耳貴人一段是推本君子由已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也貴賤先後亦總是不驕不爭的意思或謂禮之所在則貴人賤已欲之所在則先人後已與上三讓不相蒙而丘月林謂貴賤以位言先後以齒言亦似不必

有國家者節

讓是知不足在已勸勉以求企及于人意非謙讓之謂興梲者慕致治良材而奮發有爲意約言不虛發也如稱人之賢則祿之稱人之能則車馬之是也

上酌民言節

酌非真事事詢之民只自家心中酌量如此則與論可不如此則與論否必其可者然後布之民則所施者當乎上天之理合乎民心之公故民戴之如天上施也上不酌民言四句分明上下相對舊註民必違犯未然酌民言便是實心不欺故曰信便是虛心不驕故曰讓若說以實心去酌民言虛心去酌民心便多一層意了報禮重亦就天上施說照信讓意講如披赤心而不敢欺竭忠順而不敢亢舊註親上死長與天上施無關

善則稱人節

善者人所欲而稱之人過者人所避而稱之已所道以之待人則爲厚道以之事君則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凡此皆非爲民然者而民亦感而化可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顧上之倡導何如耳不爭不與我作也若說民化之不與人爭便與前不合且涉下文讓善意矣

善則稱君節

作忠謂民化之而皆盡忠于君也不必在稱善稱過

事上說了長以德言爲天子之股肱爲朝廷之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

君子弛其節

子爲父隱弛其過也弛訓忘須活看亦有克盡前愆之意善則稱親敬其美也須有敬述不忘意

從命不忿節

三句分三項說三者之孝蓋無往而不用其情矣則其孝也何置之有

睦於父母節

宗族父母之黨也睦則推吾之所以愛敬父母者以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爲子之道矣故謂之孝此二句言其理下句言其事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輔氏云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把因睦二字都看錯了

於父之執節

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當以敬字申皆本孝子不匱來由父母推之而睦于其黨又推之而敬于其執然則君子安往而不爲孝哉以厚敬責

子之盡敬也引書宜重子一邊爲子者致父母之忝祖如此安得謂之敬乎

父母在節

孝者吾之所以事親慈者親之所以待我吾所得自盡者孝而已又何心于父母之慈哉故言孝不言慈舊言慮其厚于子而薄于親也把孝慈都說在一人身上不知方說事父母如何以子形親且恐分愛于親而不言慈則不言亦僞矣看來薄于孝是薄盡子職厚于慈是厚望親心如此看亦不妨

長民者節

有事以行言追孝以心言思意有事即是修宗廟敬祀事之事蓋有尸有主尚虛此乃示民之有以事親而一脩之一敬之則吾之所以事親者正以追續其孝于不窮也作孝以事生言追孝以事死言思其親須兼二意

敬則用節

舊言用祭器了又要不菲不美不菲不美了又要親饋總是委曲致敬于賓看來一敬字起頭文氣直下

那得許多層數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重禮字不重菲美字蓋食則有菲有美而敬則無不致試觀饋與不饋君子所以觀敬而客之祭不祭遂因之甚至以無禮之故而有不食者可不敬哉言敬言禮一也說者又以首二句爲敬下即食禮推之不知用祭器則已有飲食了豈待親饋方爲食哉

示民有上下節

觀字宜體示教意講下之所觀上之所示也觀之所得教之所傳也曰觀則爲所觀者可不肅乎而觀之者又能不肅乎是以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無往而非示教也

孝以事君節

通作世子說蓋世子于君尊則爲君親則爲父則孝正所以事君弟以事長只就齒讓言而舊註謂推事父兄之道以事君長固不是而一說不貳謂不二其心也恐非副貳其君上之說欲通不作世子說則不謀仕稱二君如何說得去而摘訓又謂下二句是比例亦好新之過不從

禮之先節

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舊註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無味且于有饋不能見謂不能出見其人亦似與正意無關看

君子不盡節

坐羊坐犬張氏曰坐如春秋傳敗禮坐田之坐委而不散之意不坐猶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也疏門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故云不坐羊不坐犬不坐者不坐　乙謂也犬羊之皮可爲坐乎二說

俱可不至如舊說之鄙俗矣

禮記新義卷二十五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六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節

君子隱而顯有以周流不遇爲隱儀刑有本爲顯者言身雖隱而道未嘗不光顯也則于下不恊且不矜等如何便見他光顯處有以潛伏孔昭爲隱而顯者又于上不恊且歸乎二字如何便說到潛伏來今姑就其意而委曲爲說還依後說爲是只于歸乎下到

君子處要有粘着略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意謂道既不行吾其歸而畢吾脩己之功乎蓋有時而不遇者道也無時而可忽者脩也隱而顯不要說遠了就看下文講謂不動容貌不出辭氣此至隱也而君子則視之若至顯蓋無一時而不莊威信矣莊威信須在自己心上說不可說在人去了

君子不失節

三個不失作工夫看下二句尚未說到驗上要有三個足字只是貌言色之皆　言耳別處謹敬不說忘

此說一箇敬忌於不失足不失口不失色最切非平常敬而不敢逸忌而不敢放的工夫到得安能致此此見君子動合時中的身法俱由一念敬畏中來

祭極敬節

要味個繼字蓋極敬自不樂極辨自不倦而嚴肅忌荒每相爲倚故從其極處一警之使始終無間于敬辨也

君子慎以節

三以字俱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求說蓋君子念念

致謹則隨在有益豈以辟禍思慎以襲取爲篤以遠恥求恭哉

君子莊敬節

日强日偷說者皆以日進于高明日流于汚下講者非也日强就在莊敬上見日偷就在放肆上見蓋外莊內敬無一日而不莊不敬這便是日强一日了日偷倣此言外有爲聖爲賢由此漸進矣下愚不肯由是即在矣蓋君子脩己原只是一個敬工夫也盡在這裏了德業也盡在這裡了君子一日句作一句說口氣甚緊不以字正用功處使字着力字不使其躬是由心及身如不終日是由身及心一日字要看甚言莊敬之功極其密身不至于不整心不至于不安這便是日强了

狎侮死節

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入畏畏與狎侮止相反乃狎侮有至死而不畏者亦可悼矣

無辭節

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

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

子言之節

三者俱在仁義禮自然功用說非人去求之也表制二字不必說到人心知所畏知所敬處三箇天下字不關正言其大也利字愚意利者義之和也故者以利爲本此利字作人心自然而然看何如

以德報德節

以德報德段言報之常以德報怨段言報之變中間

引詩書不過爲前段之証佐耳摘訓乃分三層以大甲爲主于從厚子曰以下爲主于過厚不可曉舊解寬身之仁謂人將德之而有餘裕亦支離

無欲而好仁

欲惡即指仁不仁說安仁難得故責人不可以不恕是故二句全重置法邊議道句件說蓋議道特以示人之的故必以無欲無惡者書其神而立決則所以導人之從則必以有欲有惡者膠其機

仁有三節

此條專重情字情不可襲取故觀仁者不可以功情不能獨運故體仁者又不可無功自成績處則曰功自推行處則曰道總是一箇仁之外見處與仁同過不重過過處正是情甚言情之重以見功之不足據耳仁知畏罪同行乎仁者也正是功同處安畏彊正是情異處利仁者以仁爲美而利之此只言失論強仁者惧不仁之禍而勉爲之此又以利害論仁右道左即志至氣矢意全重相資爲用不重先後之序左右且虛人義正申其故仁屬人以本然者言道屬義以當然者言仁曰人則人能弘道故曰右道曰義則待人後行故曰左須知左能助右之不及義能輔仁之行方見相資處厚於仁四句舉偏廢之弊以見情與功之不可缺一也

道有至節

道都在治道上講至道就是以善養人而欲閒天下于同仁意義道就是以正自持而欲以正人之不正意考道則不能如仁義之及人但斤斤自持稍有成規而不敢輕有舉動也以德行仁容保天下之氣象

故可以王循名守分率表諸侯之規模故可以伯無失即遵法無失之意

子言之節

仁有數見人貴有以會其全不可以一得自足義有長短小大見人貴有以合其宜不可以一偏自泥

仁之爲節

重遠以仁之本體言莫能勝莫能致只是極言重遠選着仁說至勉于仁二句方是人之難于體仁也取數多就在莫能勝莫能致上見之舊註遠取古人而

例不切了疑問云有一念之仁而擴之天地萬物有一時之仁而推之天下萬世是取數之多與衆莫能勝而行莫能致者勉于仁者不亦難乎極體得好勉于仁度人望人俱就舉行上看義字集註把長短小大混入大非愚意只當箇宜字看蓋人有此仁則重便宜舉而勝之遠便宜行而致之但以此量度期求人則少有未勝少有未致便不得爲仁了故難爲人以人望人是就今之人屬望今之人則稍有能舉能行者亦異于不舉不行者矣故曰舉者可知前後俱

言安仁之難此并屬勉仁亦曰難者蓋勉自有勉之分量倘弘毅纖毫未致必不能任重道遠如大雅之莫助小雅之行止則正所以由勉而入于安者在君子雖以人望人而人必不可一息不勉也故下節承云鄉道數句正摹出箇勉仁的光景進之則安矣

中心節

安仁者少正見人當勉仁說者謂安仁固難然亦無不可至之理便覺意思不接好仁全在一箇舉字行字上看出舉至于莫助行至于景仰則心誠好仁矣若以吉甫之愛莫助與景人之德行爲好仁便不勝刺謬矣鄉道以下通是贊辭勉人意在言外

仁之難成節

此節依傳說看來頭緒甚多大抵易辭以上只虛言成仁之所以寡過成仁在得其所好上見得其所好在寡過上見故曰過易辭易辭正是成仁處下中其實也只以敬讓行此以上貼仁者二字雖有過句貼過易辭三字自明恭寡過以下又申釋之曰恭曰儉曰信皆德之可好處曰禮曰情曰仁揔是箇仁字以

其未着人只論理故曰近不可因近字把恭儉信忒看淺了能敬讓以行此則隨所顯設不踰一仁是謂得其所好而仁以成過豈不易辭故曰難有過其不甚矣夫行此三者何以過便不甚恭寡過云云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文氣如此說者謂寡過所以成德看寡過屬有工夫了把敬讓以行作了一層把寡過又作一層把成仁又作一層至謂成仁比寡過進一步豈不支離大抵過字要看得圓活有不得已而受過者雖仁人不能無過故聖人曰不甚曰不失正見

易辭處只不死煞斷之而寡過豈淺鮮者哉說者偶以詩辭應成仁在不甚不失之後故看得如許破碎不知引詩只証恭近禮一句以恭近禮爲德之基則成仁豈在寡過之后乎新裁云夫子歷來說許多仁的難處此節教人下手工夫人之遠於仁只是註誤重那點眞心一時反不來寡過是近仁之機恭儉信與敬讓是寡過之實過寡則德進而仁成矣甚妙○情是本然誠實之理不可作性情之情看下句變信爲情者以有下信字相碍也信既近情則信亦直可

謂之情矣

仁之難節

上節言成已之仁此節言成人之仁責之太嚴則有以重其畏難之心而教之大疎又無以啓其從人之路此仁之所以難成也無欲而好無畏而惡此已之所能人之所不能也君子聖人只是一箇人上言其立心之恕下言其立教之恕當一串說非兩平意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愧也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徒知仁之道非我所能行之物而甘心受恥是以愧之者沮之也我已有制行之法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恥暗與愧人相反制行制民之行也言字從制行來乃立教之言疑問云人雖庸衆亦必有向仁之言特未能行耳茲能勸勉愧恥將實行其言而不爲虛辭矣下文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正與此相照應更詳之五箇之字泛說內外夾持人已交脩慮之甚周防之甚密欲其念念皆仁事事皆仁而不爲他岐所惑所以專一於此仁也疑問云衣服以移之

移字不必改作彌字蓋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蹈信者其潛移嘿化之力居多再訂

是故君子節

服其服六句歸重德上恥服其服四句歸重行上兩段俱一步緊一步相推說下看前數則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功後數恥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心唯所恥在此故所欲在彼正上下相足之詞

子言之節

君子所謂義猶言義之爲義也貴賤有事重貴邊故

字由天子親耕倡率也勤字重看輔字指得廣事上帝事天子正與上有事相照應

下之事上節

此節只重不敢有君民之心一句而所以不敢有君民之心者只一箇小心畏義盡之仁之厚猶言厚于仁非以仁屬德厚屬心也仁禮即在上二句見出蓋有此德無此心便是愛敬吾君之至故又名之曰仁禮役舊訓作爲亦不切役者服用也仁禮渾然無迹而以恭儉信讓體貼出來如服用一般恭是不以寵

利居成功而求用吾寡過之仁儉是不以小言受大祿而求用吾無欲之仁信是秉精白以承休德而求用吾靖獻之禮讓是竭忠順以媚一人而求用吾嚴上之禮不自尚以下皆役仁役禮之事但不必如瑣瑣分貼此數語正摹出一箇小心的光景乃所以凜凜于名義也這小心無往不是不論得與不得日求以事君者求以自盡仁禮祗事吾君也求自我言乃役仁役禮之心非有求于君也以臣事君正天命所在得之無覬覦不得無厭望便是聽天命了引詩証聽天命也誰人能之舜禹文王周公是已蓋德不足而勉爲下猶易如四聖人者德則大而心則小是誠仁之厚者詩言小心翌翌昭事上帝是發古純臣事君之心事矣大德如濬哲文明祗台德先緝熙敬止制禮作樂皆是小心如讓德弗嗣祗承于帝以服事殷致政成王皆是

先王謚節

此條謚法意原輕只借名行意以起事君者耳全重自卑二字事與功對則所爲者爲事所成者爲功善

與功對則德謂之善事謂之功處情處厚下賢通加一求字可以覘君子之心矣一手一足新說謂豈一人之手足所能及哉蓋論其事雖一手足所爲論其功則非一手足所及也亦是

子言之節

此總論君道難于盡仁而人君當兼體之首二句作冒引詩至父母矣詳言其仁也非至德句正見其難蓋仁以教養兼舉爲全德以剛柔不偏爲至此其所以難也強教二句不可作什詩詞看乃承凱弟一字

而就以君子言之也下四句重下半截些貽以樂利樂也而非逸居無教奚其有荒秩以倫常禮也而非離情少恩奚而不親威莊在望而肅由自然孝慈惠廣而恩非姑息則強教說安並行而不偏此乃至仁豈不足爲民之父母有父之尊二句不要分開聯講爲妙

今父之節

父之親子云云自是人情水柔則狎而玩之火烈則望而畏之土近于人而有利可愛天遠于人而有威可畏命令示人于明而近于人鬼神示人于幽而遠于人此尊親之所以異也舊說命字作造化之所以示人者但玩下節尊命尊神則命字端作命令不辨自明

夏道尊命節

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然夏之敝質而野周之敝文而不慚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周之近人本于尊禮禮之所制者煩其源既異故其流亦不同也這三樣民之弊着實有分別你看蠻愚喬朴之民雖是癡呆何等樸實到那動蕩好勝就有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雕琢元氣極矣

夏道節

此雖承上章來不必說上人政之有偏了只是言民心日以不古而聖人因時以力挽意舊註以尊命爲未瀆辭後禮爲未瀆禮這兩箇未瀆字一樣解說而尊字后字大相懸絕如何總來解未瀆

子言之曰節

此節只重在子民如父母上前二句不過要起此一句耳然須要看得二句不間方是蓋生死都無所私只一心在爲民故耳惻怛二句正是子民如父母處愛如奠居足食惻有哀戚意怛有痛憫意是其愛出于中心而不可解者愛何至也所以有母之親也教如明倫制器忠是教善之誠利是兼利之功是其教在上則爲實心在下則爲實用教何善也所以有父之尊也親而尊即在惻怛忠利見出安而敬四句是惻怛忠利的實事又承尊而親說來看兩有字并五

而寧惻怛忠利事異而機實合親中有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妙運無迹所謂用其中于民也如此故其君子亦化之而歸于中矣尊仁畏義以內外相對恥費輕實以人已相對蓋慈仁者多無斷恥費者多吝嗇唯尊仁而又畏義恥費而又輕實方見君子之全德而化于中處君子如此小人可知感人如此已德可知要歸重到舜上甫刑正意言苗民以虐察爲威明舜以德爲威明此引來說子民如父母處便是德威蓋威則能嚴上下相臨之分屬尊言也子民如父

母處便是德明蓋明則能通上下一體之情屬親言也唯威唯明則天下無不威不明矣如此緊頂德威二句說孰能與不可及相應

子言之節

信約信也未拜之先必先進言于君以爲將來之憑藉這就是信了然後拜而受命于是竭忠盡節委身于君使前日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而不爲空言則信成矣自獻其身是豫說後來事不重只重在先資其言上唯先資其言故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矣此二句不可平說死字要看得活必踐其言生死以之也到這裡方是實說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處既有死于其言則有功而不爲尸祿無過而鮮至獲罪矣

事君大言入節

小言而受小祿儘可以成小利了原無非常之樹立無假于尊官而後可行也大言而受大祿須得如此柄用方可展布以與大利者若以小言而受大祿則受者大而望者小報禮之重難以稱其所居矣以大

言而受小祿則受者小而望者大名位之卑難以遂其所期矣引易爲不以大言受小祿之証

事君不下達節

非其人弗自以下要補獲上意以爲詩末二句張本神聽式穀乃甚言之詞要歸到君上

事君遠而諫節

此節還重在諫上遠者固不可諫近者何可以不諫乎邇臣宰大臣皆近君者也故法皆當諫如君德未和百官未正四方未安之類守和守字宜味有維持

調護可否相濟以成一德意

事君欲諫節

要看欲不欲三字此以人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然諫而至于陳則近于訐矣龍逢比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

事君難進節

君子進以禮禮主于辭遜故難退以義義主于斷制故易由是人知自重位必稱德有序而不亂若易進難退雖奸人在位吾亦安爲之黨賢不肖溷淆而亂生矣此進退之所以必謹也

事君三違節

去國非人臣之得已豈樂于出竟哉然心迹之間不可不自白也

事君軍旅節

辟難辭賤便是不履其事臣之厚只在不得志一邊見之然終事而退意輕必終其事而後退正見無不履之事引易言不事王侯則唯是高尚其事可耳豈有居位而辟難辭賤以即于亂者哉

唯天子節

通重天子說上順逆字从下順逆字活註中順天命逆天命尚相在君命順逆之前士受命于君與天子受命于天同乃臣有順命逆命者何也天命有順而無逆君之命不無順逆故其臣一視君命以爲順逆也

君子不以節

下四句正不以辭盡人之故道德者本也言行皆枝葉枝葉在行則行盛而世盛枝葉在言則言盛而世衰可見言非盛世之所尚聽言亦非取人之所重而可以之盡人乎

是故君子節

觀人者既不可以辭盡則君子之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辭乎是故君子云云三不問就是如水如水就是淡淡自無後怨而可久甘言反此

君子不以節

譽只是稱之舊註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不必用稱人之善則爵之正是不以口譽人饑寒二句客辭耳

口惠而實節

諾正是口惠而實不至試于交接處體味之自見

君子不以色節

情辭俱宜就接人上看重上句方與上文有情

子言之節

卜筮正是事之之敬不違不襲又是用卜筮之敬不犯日月則他祭日月不犯此常期此句乃不用卜筮者不甚重特以起下文耳

大事有時日節

有時日無時日正見不犯日月一說不違句仍屬上文剛日柔日皆不違此龜筮時日既卜而以其牲牷禮樂齊盛者屬之于神明是以神歆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不生人說其誠皆以爲知禮而怨恨不作也若依註不違句在齊盛之下則禮樂齊盛未問有卜而用之者亦通

后稷之祀節

富訓備乃全具充足之意不可作備辦看易富辭恭欲儉不宜三平言雖易富而辭恭欲儉自足以格神亦唯心一于恭敬而無希冀之念所以易富也

大人之器節

威敬不着人說只言龜筮之體尊嚴而可畏可敬也

君子敬節

用祭器是敬彼之來不廢日月不違龜筮是敬我之往不廢者如期而往不違者蠲吉而往也一說如此分對是以二字說不去乃以用祭器句與坊記同例泛說上下頗覺無情徐註徑以君子作天子與大國說唯其待之者如此彼是以敬事之而不敢忽也未知是否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六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七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節

上難事故下難知下難知故刑罰煩一直綰下蓋上焉者好惡悖于正喜怒失其常下于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斧鉞笑所不至刑之所以煩也篇名緇衣而首章不及者見君明乃能好賢也

好賢如緇衣節

緇衣之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言好之無已也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欲其死之甚也爵與刑所以助好惡之不及好惡誠真民心自有一段躍然處要言六爵則不能不用故但曰不瀆刑或可以無用故遂曰不試可玩儀刑與兩如字相照文王與緇衣巷伯相照作字與作愿咸服相照舊註誤認文王爲天下之所儀刑便涉作字意矣而以好善惡惡屬在文王身上與儀刑文王口氣不肖

夫民教節

此節以中段爲主以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証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段申言政刑之效還分賓主爲是以子信恭愿德禮亦是大槩說不必分貼絕其世比遯心又深了一步可見親之不倍而有遯心則安富尊榮而能長世不但有格心而已也

下之事上也節

下字都就民說好是物就是行了是民之表又原其不可不慎之故就在好是物下必有甚上見之表者人之所取以爲正也

禹立三年節

此言聖君化民之易見上爲民之表也立者立于位便有立極樹表以仁率先天下意且必盡仁是內禹之事而推言以斷之暗寓責君之意在內引詩書只証此句大抵禹承堯舜之後體如天好生之德以仁

天下故民易遊于唐虞之天若王者異姓受命承亂世之後則必世后仁此又不可不知

上好仁節

上好仁二句且汎說上下感應之理于章志貞教處方見好仁意于致力行已以悅上方見爭先人意爭先人甚言爲之勇也子愛百姓非姑息保愛之謂推此仁以教天下之民使志存乎仁身行乎仁如父之愛子而欲成其德也民之悅上非奉養承順之謂只感其子愛之心亦志存乎仁身行乎仁使已之爲即

上之好如子從父母之命曰章曰貞曰尊于好字最切曰致力于爭字最切

王言如絲節

絲綸四句只見得王言所關之大平說不可一串看蓋王者之言始于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焉達于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布于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于海隅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于天地而兩間之災祥應焉傳于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至微而至鉅不可不慎也不倡游言承上文來若倡游言則其出又當何如論言後及行者言不離行也二可字不宜說煞兩箇不可字亦假設之詞二者總歸于過危與安對不可言不可行便于理有未安處是謂言危行行危言引詩以証君子慎行則慎言可例見矣

君子道人節

道是開道禁是禁止舊註解禁爲譴飭不妥既以言行去禁人道人則言行有關于民矣豈可苟哉所終所敝還只就自已之言行不要說到人去日慮有務求爲善後意曰稽有求協于中正意引詩証謹言行

而化民意自見

長民者節

不二有常則上之德一矣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貌衣服也一字從齊字生民德一是民各自一其德也雖不專指容服然亦既不得在務脩德以稱此容服上看在長民者由中以達于外在民則由外以求于中衣服不二則民之德亦不二矣從容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

爲上可望節

要看兩箇可字非眞去望他述他只形容君臣相與之誠處述字對望字看淺只重在知與志不可以述字對志字平講咸有一德乃引書之辭決無復引詩以明之之理淑人君子兼上下看不忒不可作威儀要體可知可志處講見其儀則之無差忒也然終不甚協詩証前二句書証后二句先不忒而後相得也

有國家者節

示厚就在上人說不二就在下人說只是箇有善無惡自性之本然處曰厚自心之必然處曰不二也

上人疑節

疑與難知俱要照下文看疑乃上人自執狐疑非令人可疑也難知是口裡說的一樣自身行的又是一樣便難知了好惡乃君心之所注爲之章而剖之愼而保之則不遷就于善惡之兩途所以爲不疑好惡亦不必着人說如前章上好仁好也章志貞教則章矣令人爭先仁則示民成俗矣惡邊例見行乃格君之要靜而正之自無事煩稱辭說不及以詭異之事言不知以隱僻之理言不可當責難看不如此則章之所以事君者表表可以質天日而非有私意以于主上所以爲不難知上與下渾是箇誠信相與又何至卒擅與卯病乎

政之不行也節

爵祿刑罰正是政教之大端此而無爲勸懲則政教之本意先失尚何冀其成與行哉

大臣不親節

此節全以大臣爲主因大臣說到邇臣因邇臣又說到遠臣忠敬二字俱屬上人說孟子曰待先生如此

其忠且敬也是一証舊註將忠敬分貼君臣未是邇臣比與小謀大不同相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後讒謀以成其隙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之離間未有不由小人之讒構者故敬大臣又要愼邇臣唯有以愼之則嚴肅之至即欲乘間抵隙而無從何至以小謀大既有以愼之則侍御僕從自有紀綱無有煬竈之奸伏于內而事遠臣之懷忠盡以清君側者且遠近之間體統自在也何庸以遠言近方有以愼之雖不至逞奸于心膂而或肆毒于屏籓猶之不愼也吾唯

禁絕之何得以內圖外是則大臣常相親而不怨邇臣肅然于宮禁之側不忿疾以啓危疑即遠臣亦直達于旒纊之前無間隔而成壅蔽矣如此乃爲眞能敬大臣而百姓何虞不寧哉

大人不親節

曰所賢所賤亦明知其賢與不肖矣而所用非所賢所置非所賤蓋其初出于本心之良而其終奪于昏愚之鑑也

小人溺於水節

大言歸重民上水與口例辭也近于人與德易狎不可作一意近于人以其切于用者言易狎則言其桑也煩是煩瀆可厭尚未到人煩悔是悔其失言尚未到招禍易以溺人纔是禍曰有鄙心則不但鄙陋不通便有任其臆見以希冀在上者了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于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于口也仁育義正所以慎其溺于民也

大甲曰節

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機之當審允命言庶政之當戒大甲言禍患乃所自取尹吉言忠信乃所自盡皆明不可不慎于民也若因唯口起羞把此節連慎于口說誤矣

民以君爲心節

民以君爲心見得君當慎于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爲體見得君當慎于愛民以全已心莊云云正見民以君爲心也心以體全云云正見君以民爲體也重君爲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心作主君民之間全是君作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所以引詩言君當寧

成生全小民不當勞而使之怨也天之于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況人君不能愛養之有不怨咨乎既怨咨則君必至于亾矣

下之節

義不一從言不信來行無類從身不正來蓋言信則有不可移之義故一身正則無有好異之行故有類言行須貼事君上說方切不可奪則義一行類矣此主已到處言也生死字要看得圓活即中庸至誠不變意言不因欲而變志遂貶不令之名也多聞多志

是一層工夫守之親之是一層工夫到行之處方是有物有格精知不甚重只重行邊行之包上言說新裁云畧者約也王道妙于易簡道之至極者自無不約正上義一行類是也行之即執兩端而用中也正是見諸言行處師虞是証質而守之質而親之言其用功也儀一是証義一行類言其成功也

唯君子節

君子小人俱是在位者有鄉有方當就進賢退不肖說

輕絕貧賤節

輕重當難易字看此自是勢利中一輩人故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全不問人之賢與否了不必泥定貧賤的人是賢富貴的人是不賢

私惠不節

惠兼禮與物說惠乃交際之常私惠[illegible]引詩推不留之故不歸德則非示我周行者便非所以好我矣故不自留之

苟有車節

此節原不重見聞只重君子之言行所以爲見聞之地者不可不慎也要看二必字言則必聞行則必見誰得而匿之亦誰得而掩之何可不慎傳註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軾之乎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不知何解然則夫子示人但欲其有言行而已不必問其慎與不慎也背謬之甚

言從而行之節

從而二字虛說以從爲順理便與下面兩箇不可字相碍言行亦不必纏上節當以信字爲主餙與信相

反餙字即大美小惡大美小惡即不成信了大者後張其美小者掩覆其惡此言有餘而行不足之故

南人節

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吉凶意尚畧後此充命多有脫誤純而二字作黷于二字惡德黷祀分作兩項爲的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七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八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節

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連而不殊蓋燕私之服耳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當一句讀制度只管此一句說者以蓋有制度作總以應規矩繩權衡爲制度中之　日而與下文相接說去則以應二字何所係屬且不見通篇重規矩繩權衡之意

矣下文取諸身觀諸天特因而悉數之耳續衽二字不重只重鉤邊與下句一例

制十有二幅節

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員員者動也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方者靜也如矩只言其方負繩只言其直如權衡只言其平矩繩權衡字不可看重了方直平三字上方實指矩繩權衡而言

故規者節

直政以正人言方義以正已言權衡二字重衡說以平爲主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譬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自平故譬則衡此既有所取義矣下文取其無私取其直取其平不又爲一義乎蓋上文爲制服所寓之義就著深衣之人說下爲用服所取之義只就深衣上說惟其有所取故必當用義稍淺唯其有所寓故用之而可深長思也義稍深聖人先王只作一人看服之貴之微有先後耳

投壺第四十

已拜受矢節

已拜受矢有兩意言主人已拜送矢于賓而又自受矢于贊也

請賓曰節

比投不釋是什算在投之時請爲勝者立馬是立馬又在勝之時每一入而即釋一算所以記其入之數每一勝而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什之則爲算立之後爲馬明是兩樣方氏誤作一樣矣

命弦者曰節

貍首言賓主燕會不以微薄廢禮雖諸侯之節亦可

通用也間若一雖就貍首說正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也

左右告矢具節

前言奉中正爲盛算也則此言釋算乃釋于中耳舊註謂釋一算于地未知何解

卒投節

疑問曰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是一句不是二句蓋計數時一算爲奇不必說故但從二算爲純說起二算既爲一純若中三矢是于一純又加一算即亦爲奇

故曰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取云者進而加之也此三句專爲奇則曰奇一句該訓詁者不察此義將一純以取爲一句一算爲奇又一句則遂以二字何以解且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則奇則曰奇句又何以解細玩似覺有理且此就一番論非通三番論也舊註乃云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曰九奇眞可發一笑

正爵既行節

此言立馬在正爵既行之後可見前行觴俱一番時事了而卒投不屬終竟益明矣

算多少節

籌五扶七扶九扶壺七寸五寸二寸半斗五升去席二矢半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不廢也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八終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九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節

此對與俎豆軍旅相似正欲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

哀公曰節

四待字要體得好儒者學專爲己何心于人知直待之爾已曰我爲此以待世用便不是眞儒了珍已是

貴重之物而又以席上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此只喻其德之可貴如珍之在席上耳舊註自貴而待賈便涉在待聘上了及講學于燕閒從容乎席上又把席上看成眞矣聘是幣聘問是顧問舉是任之爲股肱心膂取是使之以理煩治劇四句俱有兩截意有所預于已無所求于人自立含此二意然玩四待字還宜重無求邊

儒有節

中只是適中舊註解中于禮誤認去聲了動只以身言行作心之所動便非容貌矣慎其德解慎字亦太深大讓小讓大小難易都是他好處慢僞威愧無能皆是不好處如而實非正藉以形容其好處耳

儒有居節

愛死二句以渾承爲是說者以愛死句貼恕養身句貼敬覺紐備豫二字串唯備方能豫也

儒有不實節

近人非近于人情即如中庸不遠人爲道之意舊說把近人看粗了故只在易祿二字討出分曉如此將

通節所云俱屬葫蘆提乎細玩註德義俱是他近人處蓋世有專殖于外而不務反求有苟同于世而不務自效者名爲近人實則遠人以爲道也儒者不實金玉不祈土地不祈多積似遠人矣而吾自有忠信自有義自有文何者非人之所同得難得難畜似遠人矣而以相吾時以守吾義以盡吾勞何者非人之所當盡故曰近人按忠信則其德可貴故以爲寶立義則正大光明隨其身之所處無往而非大道正路故以爲地多文則學以聚之充滿積實而道藏有餘

矣故以爲富非時不見以出處言在未仕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在既仕之後

儒有委之節

貨財着一委字是忿其出入樂好着一淹字是浸灌之深于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來者不豫與不習其謀要有辨二者俱是用智但來是我在于此聽物自來而不必豫也下是我去謀事倉卒應變而不必習也疑問曰往者不悔二句註甚妙但就愚見往已往也已往者過而不留曾何執悔吝之意

來未來也未來者順而不逆曾何執豫待之心又曰不斷其威二句註亦妙愚意威以時奮可也先主之以斷則威峻謀以事出可也先加之以習則謀深此儒者所爲不斷不習也是亦一說存之以長識

儒有可親節

可親至辱也是剛毅之見于與人者而數也以上是剛毅之見于處已者過失句謂微有差失辨而即改不可面數以即改故也此正他勇于改過處若說不可直言其過不幾爲剛愎自用者乎

儒者忠信節

忠信以存心言甲冑服之于身而在內故喻忠信禮義以處事言干櫓運之于手而在外故喻禮義仁之體大而尊故尊之若戴于首義之體方而嚴故守之若抱于懷也只是持守意

儒有今人節

爲稽爲楷此便是憂世之心非至不忘百姓處然后見之但適弗逢世以下是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之深耳雖危二句即身可危二句上

活下實謂身可危而志難奪故身雖危而志必伸也志即繼往開來之志病在世道不明人心陷溺上說不忘乃所謂伸也

儒有博學節

禮之句就禮說下二句全重優游之法優游所謂和也忠信句只言其學禮之本耳慕賢二句正涵容邊纔與寬裕合毀方貼慕賢尤合貼容衆如此則于道無所不體行成而不隘以私于人無所不容普物而不傷于迫寬裕之行有如此者○一說以禮之和爲

貴作頭忠信優游慕賢容衆相對毀方句揔承都貼禮講若五句命題如此不妨

儒有内稱節

程篨之積累之不以一事偶合輕許其爲人之實但此節只重荐賢之公不輕荐意還輕然亦必如此而后可以不辟親不辟怨也由下位舉于大僚曰進由隱居使之行義曰達君得句不可與苟利句對蓋側席求賢以共治國家君之志也國家享安富之利則入君遂望治之心矣

儒有聞善節

疑問云任舉不專是任舉于朝廷之上或窮或達任重而道遠皆有職業之當盡者世儒但見上條有舉賢援能句此條有爵祿相先句將久相待遠相致通曲解在升進上去若此則所謂患難相救者亦將救于爵祿乎謬矣大抵相者相亦是恥獨爲君子必欲友朋同歸于善也相先相薦是好友悉與共相待相致是彼此終不渝若此等人同處于達克堪國家之重寄同處于窮克勝道義之重託是爲儒者之任舉也必曰與同升與同進任舉以職事固哉俗儒之爲見矣又曰人情可暫不可久可近不可遠久相待而不忘遠相致而不遺是始終如一之君子也細玩頗覺理勝錄以俟訂

儒有澡身節

看他曰伏曰不知曰不急爲真是格君心之非務引其君于當道者而從容委婉絕無粗浮急遽之習自非澡身浴德者不能不臨深二句也俱根事君來摘訓欲不指定行與文講極是疑問云恥自高焉用臨深不貴多安事加少世治可進而或自輕焉其誰爲重世亂可退而或自沮焉其誰與易人皆附同然其中有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然其中有未可輕訾者弗非也是謂特立獨行之儒如此說大足徵舊說之揑晦矣以上二條見解極高徑關陳註從之何害但相沿日久主司狃于舊聞恐反至以是獲戾者不得已姑錄舊註而附此于簡端以俟高明訂之記中多有如此不能盡志

儒有上不節

徐註如此細玩頗覺圓活舊說不臣不事固高不仕之節矣然豈輕世者哉以其自脩者常內有所重而不屑于外也夫儒者亦何嘗以不仕爲高況上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儒者效用之日而猶抗言不仕以爲節則枯槁沉淵傲世玩物甚矣豈夫子所以論儒哉慎靜尚寬平說強毅比尚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就承博學說砥礪廉隅就承強毅說以知服對以與人看要看以字舊註作博文約禮相對則強毅與人亦可作兩意相對耶近文章只重有

其文不使文掩質意還輕砥礪乃假借形容字猶言砥節礪行耳原未曾說到切磋琢磨之益處舊註俱欠分曉新裁云慎靜幾件不該如此看要重慎靜爲主以下皆慎靜中得來的慎靜就是道學中敬守的工夫胸中養得主一不妄動的力量到其待人自然和厚中有嚴厲之操其學問自然博洽中有精一之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有稜角之手裁此儒全在靜中得力

儒有合志節

志嚮也故下一方字易曰方以類聚道路也故下一術字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也舊註方即術也似糊塗此二句正是交友之事並立四句只言其交之同其行以下又原其始也不可以同道同術爲不厭不信之本如此說便不消後三句了亦不必分此爲窮而相友以下爲達疑問云合志營道窮達之所同也並能立于志與道之中是爲並立屈已以下賢日相下註訓並立爲爵位相等相下爲尊位相卑恐非本旨亦新其行本方立義則素行已爲端人乃是取友之

本口氣不宜平對言本方以立其義如此體始得

溫良者節

仁體事而不遺悉數之不盡于八者約而言之則止是此心而已溫良四句摘訓云仁道雖大必德性溫良乃能發出這仁去愛人豈不是仁之根本敬慎然後心能收斂始不爲人欲所間豈不是仁之實地如此講更直截八者揔是仁道之流通未著人至兼此三句方實就儒者說

儒有不隕節

揔承上文而申結之儒者衆行皆備如此故道具于
已而無往不善也言行謂儒者之言行義者以爲是
而義之也

冠義第四十三

古者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而此則釋其義也

凡人之所節

人只是一箇禮而禮以義起故聖賢開口便說禮義
禮義始于容體辭色而其用莫切于人倫故纔說容
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隨轉到以正君臣

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
中間以字正是過度處然只虛虛帶下不可云以禮
義去正君臣等也君臣父子長幼不可平只重子臣
幼邊備是無欠缺立是無傾倒禮義備便是人道備
禮義立便是人道立隱然已伏成人之者在然必由
冠始故緊承冠而后服備云云三加便有三加之服
服是服便有是容色辭令則冠非禮之始乎故聖王
重之重冠即下筮日筮賓等

古者冠禮節

聖王重冠是重禮故緊承冠禮筮日筮賓云云見若
此其致敬端是重禮以爲國本重禮曷云爲國本國
之所植在綱常重禮而禮義立綱常其至于淪斁乎
傳曰有基無壞所以爲國本也事是冠的節目即下
冠于阼醮于客位等禮是冠之統體即下所謂成人
禮意爲國本即下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意

故冠於阼節

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未及所行之禮故緊接冠于
阼以著代云云成人之道也汎汎說意若曰冠而字

自是成人之道責成意雖未露而已寓于此語中矣

見於母節

一則曰成人而與爲禮一則曰以成人見此其人可
無自責乎故緊承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云云

成人之者節

上但說責成人禮下緊承責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
爲人少之禮行禮非虛文必實見之行然後始成其
禮始成其爲人始可以治人也此即爲國本意前由
冠說起故言重冠是重禮此由責禮行覆說上曰聖

人重禮故重冠前以筮日筮賓爲聖王重冠此又以行之于廟爲重冠者亦互見也前云爲國本即可以治人意後云可以治人即爲國本意但各有所指耳

昏義第四十四

取妻之禮以昏爲期故謂之昏禮必以昏者取陰往陽來之義也

昏禮者節

周禮同姓者百世而昏姻不通故曰合二姓之好以承祖考以傳子孫言所係之重也一或不謹則上不足以奉先下不足以傳後比之不慈不孝其罪大矣故君子重之而六禮所由設也兩箇主人俱是女之父曰重之何又加欽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然其間更有許多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凡此皆所以正其始使永終而無敝故必敬慎正三字然后足以盡重之義二家皆宜如此新裁云重男黨說方得重正敬慎本意蓋昏是男家的大事女黨所係輕于男也此節止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着女家說其餘都是男家的事

父親醮子節

上言五禮此又言親迎之一禮然却有將迎之禮有方迎之禮有既迎之禮親之乃入室以后事耳其牢而食合巹而酳總是合體同尊卑以親之方氏分合巹爲合體其牢爲同尊卑似泥

敬慎重正節

禮之大體要看得與末句一樣此句尚未着人說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一串說下只重在成男女之別上說者以上句頂敬慎重正下句頂親之做兩平看便與下文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不協矣成別在今日義在他日立在今日蓋不敬慎重正則禮未盡而失之慢男女嫌于無別若不親之則情未盡而失之疎男女又嫌于過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則亦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矣君臣正父子親但有敬親意章內昏禮外四禮字俱以人道言

夙興節

醴婦與享婦不同醴婦是使婦執醴事享婦則舅姑享之也

厥明節

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享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享唯一獻然男女不相授受男曷以爵親獻于婦乃獻又不可不親舉也意饗婦時尊卑皆有席男但執爵同姑獻于婦席上不親授婦拜受卒爵更二爵酢男姑亦奠于席上男姑又復更爵奠于婦席上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奠安也置也見此爵但安置在席上不親授也崇其禮而又別其嫌若是

成婦禮節

重責婦順句極重婦人之德只在一順字上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總是責成其婦完守此順字耳故隨接婦順者云云順于男姑五句語有次第婦所事者夫也當于夫是一義然必從順于男姑始知事男姑而不和室人猶未順也故次和于室人順男姑和室人然后善承夫志而克稱爲婦故下一當字稱心愜意之謂也順和二字此子虧欠便不稱愜夫意矣如是而后可以勤紡績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可以謹收藏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之謂婦順備由是順以處一家之人藹然有情而內無不和順以處一家之事井然有條而內無不理內和則有所維係而家不至于離散內理則有所締造而家不至于廢墜家可長久端由此起聖人重之正與責婦順句相應

是以古者節

婦順還是上節之婦順成則素有以教之也蓋德言容功既無不善則婦順有本由是以處一家之人以理一家之事自無不能是雖未爲人婦而其將來之

婦順今日已先成矣成只重在教上祭亦只告其教之成耳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固德之著也故言婦德隨受之以婦言又曰無非無儀容亦德之徵也故揭婦德婦言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功亦定不可少者故終之以婦功○冠義一篇重在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昏義一篇重在所以重責婦順焉也一句

古者天子節

此因昏禮推而上之一以明后妃嬪御關乎天下取

之尤當愼重不特如士大夫僅關一家之長久而已一以明先王所以成婦順者其本原固自有在又不但公官宗室之教而已也三夫人以下就是立六宮之職三公以下就是立六官之職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赶說聽之即所以明之也內和而家理而字有相因意與前面內和理作兩平說者不同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二句爲上下四句只就此上起去這通是上文意但申言之耳盛德只在聽男教聽女順上見之不必又纏到身教上

是故男教節

上節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節言脩治以弭日月之變于是總繳之曰故天子之與后云云相須而后成此句不連日月陰陽只指天子與后說脩男教脩女順兼聽治脩職二項不可偏重上節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

鄉飲酒之義節

首句是一篇大旨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絜敬言其義免于人禍又言其義之善處拜迎三揖三讓通是賓主相讓處曰致尊讓者讓本于此心之所尊也舊說三揖爲尊三讓爲讓主言尊不言讓賓言讓不言尊以鄉飲主尊而賓卑也不知何據盥是絜其手洗是絜其爵絜正在此上見揚觶二字不重所以相接字宜味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于大道之中者全是這行禮

之心免人禍要得行禮之久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先王亟亟制禮專在約束人羣使免于禍亂故曰免人禍須玩一人字

故聖人節

一尊耳一酒耳一羞耳一洗耳各有其道如此則尊讓絜敬不獨在儀節之間而且在陳列之際矣

賓主節

此什立人之言賓有盛德人所則傚猶天成象于上人所取正也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厚德載

物萬物資生也天地間唯陰陽二氣之運行耳介俱在賓主之間故象陰陽三光麗天而行懸象著明亦所以輔天而成覆幬也

讓之三也節

主常尊而賓常卑故主必三讓始見賓之爲尊明常盛而魄常隱故明必三日始見月之成魄一說月成魄漸盈矣主賓之不敢遽升其讓有三猶月之不敢即盈必待三日而后成魄也更有理存以俟訂

四面之坐節

象四時且虛說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不可再深一步看

天地嚴凝節

曰嚴凝便見尊嚴不可犯故言義曰溫厚便見德盛而可親故言仁非仁義之外別有所謂尊嚴盛德嚴凝溫厚也但盛德尊嚴在氣上見之仁氣義氣又在物上見之四此字相趕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亦不必把仁義說到天地生物之心成物之心上去看此章原只爲坐席俎豆有數不過即席間之所陳設者而帶言之說者乃至以俎豆有數句與仁義接二句對下俱以坐席豆數並承說去不是仁義接便是賓主有事于只以坐席言不必說太深俎豆有數何以曰聖理原寓于數也由交際自然之理而將之以敬則天理之節文燦然于指掌之中故曰禮禮無所不體而只言長幼者鄉飲所迎之賓俱年高德邵之人故云云能於坐立上下之間實明大長長幼幼之序則是體也倫序既明則所得于身者非淺淺矣故曰德而緊承之曰德也者得于身也此段只以

德爲主曰聖曰禮只要歸到德上得于身得身又是申其所以爲德聖人務焉就承這德說正與聖人制之相應

祭薦祭酒節

前三禮字以主人之物言後四禮字以賓之行禮言不一嚌肺則虛其禮矣故嘗之不敢使虛不一啐酒則廢其禮矣故啐之不敢使廢首三句且先平說于席末是于三事中抽出啐酒來說卒觶又是因啐酒而併言之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就

席上階上見先禮後財之義至于貴禮賤財先禮后財俱說開去不在鄉飲上了但其義則在此耳重一作字看以義利之辨興起其敬禮談財之心蓋人之輕禮教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汩溺了這趨利的念頭是不期然而然者聖人只把財的那邊教人輕賤他則禮自然貴重了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生者多所以一輕財爭便息了

鄉飲酒之禮節

立侍相連讀不可以立爲句通節只重孝悌二字明

尊長以養老正教孝悌處成教者即孝悌風行而見孝悌之教有成功也國安即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意須玩三而后字是三疊文法歸重成孝悌之教尊養只爲孝悌說耳君子之教所以不必身至其家日見其人者正見得此鄉飲之教至約而其化甚溥至暫而其化甚速合諸鄉射二句連說謂合諸鄉射之所而教以鄉飲酒之禮也

孔子曰節

吾觀於鄉含下五項意節文委曲有名分等威之辨而儀則詳明無凌亂流放之非新裁云王道易易時講俱云論理如此說得不是蓋合天下無一處不治平纔爲王道然天下雖大分開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禮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其關係只在一鄉飲之禮故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云重一道字蓋王政不止于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何也鄉飲能使民知孝悌則下民真性都是此禮能使他全得王者化民之道盡于此矣故曰易易

工人節

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蓋不更迭而作則汎濫無統無以辨其異不合併而作則音曲間斷無以統其同獻之疑問徑作獻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獻賓之一証也甚是

賓酬主人節

始入時主人酬賓則止至此則賓又酬主人以荅其厚養之禮也獻介後介酢主人則止至此則主人又

酬介以酬其輔賓之勞也坐祭立飲時衆賓不酢而
降至此則介又酬平衆賓以三賓之屬亦有勞于斯
席也

朝不廢朝節

朝莫二句不對只重下句言朝固不廢朝矣莫亦不
至以脩爵無數而遂至于廢夕也

貴賤明節

五行有恭敬辭遜之節則內足以養心有節文度數
之詳則外足以治躬

鄉飲酒節

禮之大綱曰經禮之輔翼曰紀禮之間雜曰參此三
句只收拾上文不重在天地日月三光字上意思在
末句耳上文自篇首以下說歸國可安此屬教一邊
自孔子曰以下說歸天下安此屬政一邊此節又中
言之歸到賓主諸人上以見政教之有自也

烹狗於東方節

此申篇首羞出自東方洗當東榮并尊有玄酒之義

尊有玄酒節

玄酒如何爲禮之所由起蓋初設玄酒后世以漸而
設酒非謂酒必始于水也新裁云天一生水水是木
火金的本一陽來復之始玄酒味方淡淡是諸味之
本

賓必南鄉節

此申賓位未盡之義也前言位此言鄉東方四段言
四方之德且勿露尊賓意至天子段方詳之蓋假拳
中什四方之義聖仁義藏著四方之德聖字屬天地
原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舊註聖人德合天地不是

養長平說假之總承義獨言守者主保合言也中也
是物藏也是天地之德舊註又把藏也解在物上了
左有尊陽之義鄉有對時育物之義右有卑陰之義
偕有後而輕之之義不然何所鄉而非四方哉

介必東鄉節

三卿與三讓原無干玩本文是以禮有三讓自是結
句了三卿明明與三賓相形而說者乃以三卿硬爲
三讓此不通之論也蓋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是參
禮之人說三賓所以爲政教之本者蓋此篇重賓介

處多而三賓似若無甚緊要故復就經紀叅中抽出言之明不特賓主介俱爲政教之本只此三賓便爲政教之本矣所以然者何也以其爲禮之大叅也

禮記新義卷之二十九終

禮記新義卷之三十

父中立湯三才命意　男平子湯道衡撰述

射義第四十六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其爲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先王患人不知其急且重也故于鄉射以習禮樂于燕射以致安譽于賓射以通好于大射以擇士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皆不可闕也

古者諸侯節

此節以射爲主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習射而先有所行之禮則用射不苟行禮而各有所明之義則紀射益深明君臣之義拜君之賜若臣之拜也明長幼之序坐立之位俎豆之數也

故射者節

審固者審而固也由內志正外體直來然却不必分貼中未有不本于審固審固又本于內外之正直如是而中乃謂之中故曰可以言中不然即倖而偶中不爲中也此字指中禮與言中說德不可泛言即行

禮明義志正體立是已中禮則由其禮義素有所養而德行已在未射之先中的則由其心身兩有所慎而德行已在未中之先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節

其節一段言射各有其節驕虞者一段言節各有其義是故一段又是因次段所樂之義以中前段爲節之義下則推其效而以盛德稱之不復就射上言矣四樂字通就四詩講若就說到射上則爲節一段不必用矣志志此事也有此事則有此功總之皆德也

上文內志正下文盡志于射繹已之志通是此志字宜認志字正是那四樂字因射之節以明其所樂之志遂因吾之分以盡其所爲之事如天子志在充庶位以宣仁育則有廣賢才之事諸侯志在奉天子以脩朝會則有謹侯度之事卿大夫志在循所學之古法以與國政則有壯行之事士志在敬以從事不失其職則有脩職之事能各明得此取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在天子官備而政無不脩懋脩以建皇極者此其克端矣在諸侯時會而職無不述一德以直天子者此其不渝矣在大夫浚明有家而信度之忱足以昭敬在士庶事克舉而從事之恪足以表忠功有不成而德行有不立哉由是而無暴亂之禍由是而有國安之效非盛德孰與于斯德行立雖于功成處見之然本文則無暴亂則國安明明兩項分項摘訓說扭揑不可從觀盛德與前觀德行不同觀德行觀已往之德行觀盛德觀將來之盛德兩觀字亦不同一在禮上觀一在樂上觀

是故古者節

首二節爲行禮之事而以射觀德行三節爲用樂之事而以射觀盛德此則通承觀德行觀盛德言之德既以射而觀則考德亦必以射而取通篇以射選士俱爲與祭此處說選諸侯卿大夫士下文即承有與祭不與祭等語則所謂選者選主與祭爲是選亦只是較其德行之優劣耳諸侯繼世當立卿大夫有功當封似爲無據今依徐註改之要看盡志於射的盡志二字要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習得來盡志者于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夫習熟

得慣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射爲諸侯者謂併諸侯的賢否殿最都在此上來也盡禮樂句有三層意相趕渾說

是故古者節

是故二字又進一步說謂先王既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并以賞罰諸侯也然不可即以此爲選之之制制是法制非制馭也比即義之與比比字言比合而無間也射雖求中而要

以禮樂爲事故不但曰其中多必先曰比禮比樂焉

故詩曰節

觀此節所載貍首詩詞則知前時會之義陳註之說爲訛矣則燕則譽單說諸侯之君帶臣在內盖士以中多與祭而君因有益地之慶其心豈不安樂乎又有好德賢賢有功之譽其名譽豈不光顯乎而大夫君子庶士亦與有榮施也天子制之應上節天子之制諸侯務焉應上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是以二字却從則安則譽來此天子二句又中言天子所以制射諸侯所以務射之意不作效說養字下得極妙道之禮樂使習而安焉不知其化此養之說也易曰天地以養萬物

孔子射三節

此下三節是引証凡鄉射以習禮樂者當以孔子爲準也來觀中有欲射者故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却誓衆而選賢焉

又使公節

使衆點揚觶而語盖使觀者知自評忖不妄居此位

也

射之爲節

繹有知意在始射時看舍有行意在既射時看先言繹後言舍盖必先繹以思之而後能舍以止之也繹已之志且慢說理之所在如此則又與爲鵠處皆復了四箇以爲鵠總是那箇射的但彼視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此我之鵠也不可不中也于是射而中之其中者依舊是那射的但彼中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我能中已之道矣此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

天子將祭節

說者俱以此節爲申上文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實自愚觀之似屬兩事蓋上節射爲諸侯以下遂承云射中射不中云云則中與不中自屬諸侯況前有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者則所謂射侯即自諸侯射之何必定以屬士也且書所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其屬士乎屬諸侯乎然云射侯者射爲諸侯澤者所以擇士語太穿鑿

故男子生節

以桑爲弧以蓬爲矢以未能射惟備射之義耳疑問云桑弧蓬矢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然不獨人臣而已也凡爲男子者皆當有事于天地四方然後享天地四方之養止謂臣道拘矣蓋陳澔氏止因敬事後食語例遂硬以此爲臣道而未之攷也

射者仁之道節

首句且虛說下文正見之正已二句是始射發不中二句是既射始終唯反求諸已而已這求正已是所由以爲仁者故曰仁之道

孔子曰節

先引孔子之言而申之以指其能中之人又引詩而什之以表其求中之心此節比上節所引孔子之言又進一步言未射固揖讓而升不中固揖讓而飲然既射而能中者求免于爵而不飲亦所以崇讓矣求中見爭意然其所以求中者乃所以辭爵其所以辭爵者乃所以辭養是其爭也乃其所以讓也又豈特揖讓而升下而飲然后見其爲君子哉

燕義第四十七

燕有四等諸侯無事朝聘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而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然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

古者周天子節

此周禮諸子職文以下有獻庶子之文而及之也當依吳氏次篇末庶子就是卒卒乃庶子之名號謂衆適子之爲卒者舊註副倅于父之事則庶子以人言倅以事言矣戒而令之鑄其材欲其爲有用之品教

而治之陶其性欲其爲大受之器爪令教治兩者不可平看全重存字修德學道正是存之之事諸侯卿大夫士聽于王故其子亦聽于太子唯所用之因能授任使奔走服役于行禮之日也軍法治之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優之以恩脩德屬行看學道屬知看下三句又進一步說既使之脩德學道而又考校之也春合秋合連下考校讀校還屬文校武校此正道德之所屬而人之優劣可考而知者但此道德爲人所習故曰校耳

諸侯燕禮節

諸侯燕禮之義管下三節定臣位在君位上見君立阼階東南南鄉爾卿作一句讀不重君說只是以君身爲準使諸臣皆南面東上而遥相次以至于西也君席阼階以設席言君獨升二句以登席言席上還是東唯立則面西耳

設賓主節

此上兩節雖一事各爲一義然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莫敢亢禮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賓主則嫌于太峻也

君舉旅節

臣禮君上之禮禮之用此三禮字汎以爲治之禮言禮無不荅只是足上句之辭不必另說竭力盡能此是不虛受報之爵祿意原輕力是分之所當爲能是才之所能爲君寧繫國安下最有意國之不安未有君之寧者書曰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正此意明正道以道民只重不虛取用足意原輕分田制里所謂正

道也而民皆足衣足食則有功矣和寧不曰禮之効而曰禮之用最宜體會蓋禮之用和爲貴人有禮則安和寧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相不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成何世界此必和且寧善禮之用君臣上下乃相維而不至于相攜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義曰大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者燕禮之拜儀節耳爲何說出這段大義來禮會間無非勸勉交儆之意且以見設立君臣無過明道道民盡心立功兩件唯一心立功以報君明道道民以利

下此乃君上臣下之義中之最大者也但平日各自
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交會之日情意浹
洽之時借拜之禮以明之

席小卿節

燕禮本是明君之義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貴賤
專指臣言席位則上貴而下賤獻酬則先貴而后賤
荐羞則隆貴而殺賤

聘義第四十八

禮有朝有聘諸侯朝于天子及自相朝朝宗覲遇會

同皆朝也若聘則有天子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
三歲徧規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大行人
時聘殷覜是也有隣國交相聘者大行人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及此篇乃隣國交
聘之禮

聘禮節

貴賤只以出聘之卿相較不可以下君一等爲兼明
君臣之貴賤

介紹節

此傳命與三讓而后傳命一也彼既爲傳來聘之命
而以此爲傳主君之命不是

三讓而后節

四箇而后字俱屬聘賓揖讓之禮有四所以致尊讓
于主君迎勞拜受之禮有五所以致敬于使臣下文
敬讓二字分屬末二句又著敬讓之效

君使士節

廟受受使者所銜之命也拜貺拜受所賜之物也拜
君命之辱雖什北面拜貺之義只當云北面拜貺以

拜君命之辱若另作一句什之便與下句相碍

故天子制節

制諸侯以禮制馭諸侯也只重相厲以禮一句宜一
直說使者至厲之也正申相厲以禮之實諸侯相厲
三句作效此天子二句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

以圭璋聘節

上禮字以聘禮言下二禮字又以圭璋言輕財重禮
又說出了此特有其義耳讓者推以與人解以去已
也亦是重義輕財意一說財與禮都指圭璋受之則

以財爲主故曰重財不受則以禮爲主故曰重禮更不必補出璧琮束帛亦是

主國待客節

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于內米禾芻薪陰物也故陳于外有餼牢則無飪腥矣燕盛于享享盛于食享所以訓恭儉也故至再燕與時賜所以示慈惠也故無數盡之于禮云者禮之所在不敢不盡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知有禮而已不知有財也何至相陵外亦各以禮自守不知有財也何至相侵上文不相侵陵從相厲以禮來此又從盡之于禮來只當就各段說不必牽紐

聘射之禮節

此條轉折煩多然大義可一言而盡只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句是一篇大旨酒清至以和長幼正强有力行禮之實此衆人之所難至有義之謂勇敢是因行禮而推其勇敢之得名故所貴于勇敢至貴其敢行禮義是就其行禮之事而推其勇敢之可貴一是順推下來一是逆推上去故勇敢强有力至如此也又進了一步見勇敢之可貴不獨在行禮合之戰勝而盛德益可貴矣亂人一段反言其亂順治國安正言其效總之見勇敢强有力之可貴不在此而在彼也但以禮義爲主戰勝無敵推言其用伴說者也順治國安極言其效併言者也○質明而始行事言行之太早唯禮之至大故行之至久便見得難行了故歸之强有力酒清人渴三句只說他專心行禮而不暇飲食意三不敢平成禮節承三不敢來正君臣三句又承成禮節來有始有卒曰成正親和俱緊靠聘射上說不可泛言此是禮節之大者故特舉之能人所難行故爲有行行則義無不盡是爲有義見義必爲是爲勇敢勇敢云者勇爲而敢任也由酒清人渴說到成禮節有行有義乃稱勇敢揔說强有力者之能行禮故所貴于勇敢六句又覆說一下歸重勇敢之人必貴敢行禮義乃有用于天下義者人所當行然必先立定乃可見諸行所行又貴中于禮非禮即非義矣故遞遞相承說下總之曰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語意一步一緊前面故謂之有行就實

指行禮說貴其有行也又虛說爲有貴其行禮句在下故也然豈唯敢行禮義而已哉無事固用之于禮義以行聘射之禮有事又用之于戰勝矣此四句一串說到無敵順治方纔平重順治當說在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之后順是上下協和而無違逆之心治是國家治平而無違亂之禍盛德就順治無敵上見不可把盛德又說在順治無敵之前以下又反言以見勇敢之必在行禮義也如此只承誅亂人說唯所誅在亂人故所任在行禮義由以臻順治之休而國又何不安哉

子貢問於節

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之貴賤就用舍上說溫潤等每上句以玉之質言仁也等方以玉之德言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實在玉具此等德講不可用象似字面至溫其如玉方見比德意仁義道德之類總是一理粗爲人道精爲天道過于分別矣寬裕溫柔澤及于物曰仁文理密察且有定守曰智義剛方不惡而嚴禮卑以自牧樂作止有節忠就不揜

上見之言不欺也信則眞實無妄表裡如一之意白虹非虹霓乃烟雲之氣如虹而白者耳玉之爲天者天之氣亦如白虹也玉之爲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也不可便以白虹爲天山川爲地德者足乎已無待于外道則天下之所共由也溫是德如玉是比德于玉獨以溫証者應首句溫潤而澤以例其餘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節

四制但取人情而先言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即天地之陰陽四時也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于陰陽四時人情也

禮記新義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湯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陽人朱彝尊經義考叙其書於王翼明趙宦光之前蓋隆慶萬歷間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書與先儒傳注多所牴牾如解純素謂純字不當讀準解負劍辟咡謂負劍爲長者背負童子皆不可爲訓惟於名物度數偶有考證間或可備一解耳

重訂禮記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五經疑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疑問十二卷》提要

重訂禮記疑問序

嘗聞孔子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垂憲萬世曰它則一它不易之書也胡然而猶以記名也哉以禮樂二書

雖經聖人所裁定而後來集傳依倚或稍有見乎文名之意旨以紀述而禮家多所採取故特以記名即七考工為有大學中庸外如禮運禮器

樂記學記出聖賢之口吻者為
多而他所載者雜多衆文
繁節侈之不能無厭而不可
不一為刪正然而制度品節
之詳聲音律之奥其載
於形者實於身心性命之際
而學士大夫家習多混事又
未可盡為刪也訓詁之功烏
可已哉有宋陳氏澔出此集
衆說以冪冪其繁蕪之

勤亦既情且勞矣乃所裒集
不妨旁搜博採而要以中理
為歸美辭者體也由心而出者
也樂者乐也由心而生者也自
心來之而歸至是矣乃其中
有大謬不然者亦混存而不
制此何以名也余獨侈先書
有將四合以為其緊而尚未
悉也特加數年大為搜求考
正凡出聖賢之口吻者務探

其所況者不究其所歸宿而
出於諸儒之記述爲此所必
用者心深求其義以爲考訂
之資之日訓詁未明會穿
鑿紕繆之說以誤傳於世之

必爲制之正之不知有爲於
聖人之教之所以敦質之海內
大方請由心發之神以及制度
品節之詳由人生之樂以及聲
音律之奧必求其至當

而後已史稱樂二書昭然爲程
子天下典大學中庸並垂示
行教之義孔子刪定之意
萬曆戊午歲季夏之吉

烏程後學姚舜牧書於
六經堂中

讀禮記者所宜知

禮者體也心體也心體內何物不具而隨所發見何物無節而無文子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蓋文與禮原非二物初無彼此畔于其間者學者知所謂弗畔則於心體其可幾矣竊怪訓詁家但訓禮為節文而遺其心體甚且分為體用而不知用之即體也禮記四十九篇中間或有未純於道語然出聖賢之口吻者為多而經儒先之採錄者為備大學中庸嫡出聖派無疑其他如禮運樂記學記等篇亦何亞於學庸哉即曲禮冠昏喪祭諸篇總

讀禮記者所宜知　一

根心體所發昭揭以示人使人克己復禮為仁何可少也乃世儒置喪祭等篇弗顧即禮運禮器諸篇偶見語涉凶諱即批抹弗誦焉噫此安足以學禮哉四十七篇語或未盡若學庸之純粹然自一篇論首尾血脉聯絡貫穿有不可少間焉者舍一脉棄一絡可稱全體哉他無暇悉姑舉禮運一篇論初稱上古大同之世渾渾焉人游于無情而忘其為禮後世則漸以流矣聖人亟反而為小康全在禮義以為紀一着故即提承天道以治人情一語蓋世之治亂在人情也人本天地之心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心體何嘗不與天合乃五聲五色五味與稟俱來不能不間以人於是始失其本情而為僭為竊為瀆為亂無所不至矣此其治能幾小康以適大同哉聖人為此懼亟以禮義為耕耨治此人情之田使內外尊卑親疎大小各得其所而熙焉草木魚鼈罔不咸若復歸于太和之世故總之曰禮義以為柄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蓋人情果治于禮義而氣可還淳也倘非禮義以為治則荆榛交橫於其中齒牙角毒競逐於其外即同類且相噬食而況於異類乎此為柄為田為畜字有深義而語如貫珠意相聯屬直至達順而後已而

讀禮記者所宜知　二

後知小康之還大同果以禮為運也彼分截而不究其絡之流渾解而不知其旨之要者豈足以論禮哉引而伸之諸篇皆是而自來訓講未貫漫云解經如是而止噫斯真倀乎其為禮哉牧非敢稱知禮但於每篇中頗探其意旨頗究其脉絡必若大學中庸直窺其蘊奥而後已斯或夫子博文約禮亦可以弗畔之意乎海內高明倘鑒余言虛心考訂取聖賢之口吻一一融會於衷併儒先之探錄一一辯析其義毋置喪祭毋抹凶諱務使四十七篇與學庸二篇並垂訓于天下萬世而不朽斯禮教之大幸也夫斯世教

之大幸也夫

萬曆壬子季夏望日姚舜牧又書於重訂五經疑問處

讀禮記者所宜知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曲禮上

朱子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是固然矣但所雜取之語相因者多而不相屬者亦有學者但就其相因者因之就其不相屬者別之固不必强為牽合以求其屬亦不必過為分別而割裂其文義之相通者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不敬三句一直下不當作三事看安民哉是責成語不當作其效看作記者意若曰禮有經曲曲禮尤切於日用身心而通於家國天下之大者也必主之以敬而毋不敬常儼若有思焉而不忘由此心出之而安定其辭庶其可安民哉不然而有一毫之不敬或若忘焉而不思至於出辭之輕疾未有可以安民者君子將安民是務可不常存此敬畏之心哉此通是責成語

毋不敬一語足以冠此篇亦足以冠全經矣

儼若思者常存此敬而不忘之謂也即惺惺意

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書曰無若丹朱敖敖是凶德不可有者若此篇敖字則大學傳之其所敖惰之敖也故云不可長此忘字乃得志不得志志字故云不可滿敖欲志樂皆人情所必有者惟一任其所之則長從滿極未有不至於招尤取悔者故皆着不可字以為戒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人情狎則不知敬畏則不知愛愛則不知其惡矣憎則不知其善矣積未有能散者安安未有能遷者故首冠賢者以見其能人之所不能也

凡人所畏憚者必敬而疎乃獨致親愛焉非實懷尊德樂道之誠者其孰能與於此

安安者安於其所安也人情安於其所安則不知變遷矣於此見得分明徒得勇決匪賢者其孰能之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正是此安字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臨財四句病在二苟字二求字故通着毋字以禁止

凡事有可疑者當從容與人詳確若斷然質正觝已見以為是則非矣故即直陳其所見亦俟聽者之詳擇勿可據為已有也此二句總是教人慎處其所疑者

禮從宜使從俗

禮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宜者隨時順事以從其宜也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正從宜之說

居魯逢掖居宋章甫此從俗之說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親疏嫌疑同異是非該得甚廣註疏是舉一二以明其旨耳不可泥

親疏有等故下一定字嫌疑難辨故下一決字同異之際則在慎別之耳是非之間則在明審之耳總之皆禮之限制品節也故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云云

不辭費

不辭費者不辭其所費也此費字即費心費力費字禮運云力惡其不出於已也是一證若註所云本文當云不費辭乃與不妄說不踰節等語相類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聖賢所重在行脩身踐言則行脩言道矣故謂之善行為禮之質不然則皆虛文也禮云乎哉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正行脩言道之謂

此篇云行脩言道禮之質樂記云中正無邪禮之質必中正無邪方行脩言道唯行脩言道則中正無邪總一樣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於人取人即則於人則人之謂是一事來學往教又一事觀二聞字可見載觀前條禮不妄說人二句禮不踰節三句各以禮字提掇尤可見似不必牽合作一事也敢問明者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道德仁義八條宜細味不成不備不決不定不親等字見禮之所關於人者甚大總之則皆本此心之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也故結語云云

嘗謂禮是心體心體上原有道德仁義失却本體則道德仁義蕩然矣故說非禮不成立教訓正風俗皆由心體中一一財成輔相得來使歸於中正之則否則未有能設立如此其詳且盡也故說非禮不備爭訟大抵在是非曲直必由吾心體上一一見得分明然後可以分辨其是非剖斷其曲直故說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其天秩在吾心有確然不易者心體稍有差失便紊焉而無秩矣故說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雖是尊敬事然尊師重傳却求身心政治之益與汎汎相與者不同必吾心體上真知成我之恩與生我者並始可望其

訓誨以有成也故說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其要統在威嚴心體上一不檢飭紀綱法度之謂何故說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必誠必莊可望其克享然誠與莊皆由中出苟心體有一毫之怠忽若既灌而往跛倚以臨誠與莊安在也故說非禮不誠不莊由此數者看來禮雖散見於事物大小之間而皆具在吾心之本體上苟非恭敬則敖慢而昏非撙節則放溢而昏非退讓則矜肆而昏未有能昭明其本體之真者是以君子必恭敬必撙節必退讓兢惕收斂常惺惺焉以

明此心之本體庶此禮常具於心而體於事物大小之間無所往而不當也愚謂禮當就心體看是如此未識是否敢問高明

道德仁義統言其體備而成此人也故下一成字教訓是一事教訓以正俗有許大規條節目在故下一備字

爭是爭鬬訟是獄訟皆有是非曲直在

子曰汎愛衆而親仁此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事師而不知親之義非真求師者也

祭祀鬼神意在禱祠而祼獻之間煞有供給之役

註將禱祠祭祀分四者可咲

此禮在天地間昭布森列本常明於天下唯是此心稍怠忽放肆焉便昏懵而莫知所從是以君子貴明其本體而其要只在恭敬撙節退讓三者又總之則一敬而已也

恭敬是此心常肅將撙節是此心常收斂退讓是此心常謙抑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味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可見禮是人之心故愚認禮是心體不徒在節文間也

使人以有禮有字宜重看有固有也實有也使人以有禮便有許大體驗之功在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太上貴德非無施報往來而忘之也務施報尚往來則由禮以全此德矣故緊承說人有禮則安無

禮則危雖然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二句所關甚大即泛泛言亦可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立於禮全在人之自學耳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貧賤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自卑而尊人即前篇退讓之意

此禮無人不具無人不可由要在知而好之耳

人唯此志志由禮定不驕不淫不懾總之皆此禮之所制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人生十年以下六條是一截見自幼至老皆必有所以自處者有所以處之者皆禮之所在也

曰幼學見幼時不可不學是一生大受用處曰弱冠見責以成人之禮不同於幼學者曰壯有室見

有所以居室之禮又不止於弱冠者曰強而仕見當以仕為事曰艾服官政見當以官政為事此皆有不可諉者曰耆指使則當自節其力矣曰老而傳則當自謝其事矣曰耄有罪不加刑曰期頤見年愈高則與世故愈不相涉但當自安養而已也順此者為禮違此者為非禮此人之所以貴自處也

服官政者服之而無斁也

四十強而仕五十艾服官政大夫七十而致事禮有明訓盛世所遵行也乃今入仕籍者多隱年而不實至染鬚髮以為欺此不知始於何時觀此可發一大咲

要來不得謝三字七十而致事得謝輒飄然去矣唯軍國大事無可寄托君留之再四而謝不可得則姑未致耳彼顧戀祿位不忍釋去至隱年以苟留者不知其獨何心也

賜几杖以婦人乘安車此皆君待老臣之禮後世文潞公庶幾近之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此皆老臣所以自處之禮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人子事親之禮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情溫凊定省醜夷不爭言其槩耳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三賜不及車馬不敢並其親是其孝也然有此一念孝心於兄弟親戚必加恩焉故稱慈於僚友必致遜焉故稱弟於執友必推心焉故稱仁於交遊

必不恐欺焉故稱信總之皆孝之所著也註孝之所該者大故所稱最廣說得好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見父之執凡進退應對由父而加敬焉即所以敬其父也故曰孝子之行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出反遊習是人子日用之常然皆父母之心之所注也所以要必告必面必有常必有業

燕朋燕辟最能壞人心術游手好閑最能蕩人心志唯遊必有常然後可無匪人之比唯習必有業然後可無非理之為凡為人子宜三復此二語

恒言不稱老則無一念不在父母之年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年長以倍二條因事親而推言之也邵氏謂以此事親則愛敬之道盡說得極好

看古人父事兄事肩隨異席其禮曲致有如此近世垂髫之童遇長漫不知敬甚則以小弟自稱以兄丈稱尊長者風俗薄惡至此極矣有志復古者宜敦厚以為尚焉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一居一坐一行一立一食饗一祭祀皆以親為念是謂孝子

聽於無聲二句作先意承志看甚好易曰雖無師保如臨父母正是此意抑愚有說焉人子事親豈

直先意承志而已哉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而立身行道之要在存心養性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乎詩曰不聞亦式書曰不見是圖皆此意也敢問明者

登高臨深皆知其險若苟訾苟笑人直謂細故耳記禮者並舉以為戒何也凡人深怒積怨多起於談笑之間苟一不謹而取罪於人禍且不測與登高臨深何以異善哉昔人之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不忍聽口不忍言也此後生小子

之箴銘不可輕忽

不登高四句是槩舉之詞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是申說之辭看復提孝子字面可見

不服闇則必不惰行於冥冥而訾咲之不苟不登危則必不失身於險陷而高深之不臨

士可生可殺而不可辱辱及其親是不孝之大者故孝子深用以為懼懼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必求免其辱而後已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曲禮是篇之說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按深衣篇衣純以繢衣純以青衣純以素則此純訓冠飾領緣夫有所受之也雖然彼特舉深衣之制故袷裕袂衽無不詳舉言之耳若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純字將亦作飾緣解乎愚謂字隨時而異用宜隨事而異解此條純字即直作本字解可也

父母存人子冠衣亦有時乎服素矣但全素則嫌於忘親是以不敢純用素宜畧存采焉可也孤子當室冠衣宜得服采矣但全采則於心不安是以不忍純用采宜必存素焉可也是或亦一說也

幼子常視母誑

訓視與示同常視母誑訓常示之以不可欺誑亦是但據愚見凡幼稚之子固在示之誠信毋啓其誑然尤在父母之謹視之也視之不謹則非僻之念將自此萌矣故記禮者下常視二字於母誑之上教為父母者於幼子須常加審視不可令有一毫之放肆又須誠實道之毋誑焉以啓其偽令有一念之欺妄如孟母初視其子之習於葬埋也而遷繼視其子之習於賈衒也而遷問東家殺猪何為曰以啖女必市以實其言是常視母誑之一証也論語云謹而信亦是此意恐非常示之以不可欺誑之說也敢問明者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負劒辟咡詔之是長者側向童子語其首斜俯而背從之若負劒之狀耳劉氏訓或從童子背後而俯與之語云云似欠妥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

不呼

鄉長者所視可便應對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固恐駭惑其見聞者然亦是自約其不謹處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此二句註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愚竊惑焉

戶之開闔皆主人事也如註所云主將命客以開闔其戶乎抑客領主人意而自為開闔乎且據如前之說則此戶已開已闔矣又若何以開闔之乎即謂主人他出而任其開闔也則開者可入闔者不可入如何云亦開亦闔乎又如何而猶待後入者乎以愚見方主迎客而其戶或閉也必先舉手以開戶客亦隨身與開之既入主或闔其戶客亦舉手與闔之皆致不敢當客之意但恐猶有後入者則闔之而勿遂耳高明以為何如

看後篇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便見此戶開亦開戶闔亦闔當是客不敢當而與主共開闔之也

吳郡范氏曰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錯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

君子致嚴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此一段說得極好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蹍閾

子敬父自然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臣敬君自然由闑右不蹍閾此皆心體中所自有者中庸云禮所生也極妙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帷薄之外不必趨堂上不宜趨執玉不敢趨堂上不趨而接武其步亦緊堂下布武則視堂上為少舒矣室中不翔猶帷薄之外之不趨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古人於幼學必教之灑掃應對非假是瑣細者以重勞之也凡人之心志每自少時漸漸放肆出來於此不加檢飭其長也矜驕倨情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知其然故於此幼學時獨加謹而豫養焉蓋教之敬謹使日習而安而驕心浮氣之不能作也看為長者糞之禮一段却是如何小心如何敬謹此非誠意正心之根柢而何故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謂聖學之始事則可謂小學之末節則非也子夏正予游一章說得極好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凡有志教子弟者必當由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始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容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奉席以下數條曰奉席曰請席曰布席見奉與請與布之各有其儀曰正席曰撫席曰徹席曰踐席

曰即席見主與客就席之時之各有其儀

奉席如橋衡者衡本平而如橋焉則高奉以致敬也訓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作二義解恐非

席有定向衽有定趾必如是以為請者致敬而不敢專也

飲食之容其席就左右而相聯接非飲食之容其席宜展布而間函丈此布字即堂下布武之布字與接字相反對者

將即席容毋怍意即席時宜恪恭謹飭成賓主之禮不宜周章靦腆若慚赧而不勝者然乎今俗謂云做客要有冠裳正是此意劉氏訓須詳緩而有容儀毋使有失而可媿怍似欠摹擬之當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註疏云云亦是但先生書策琴瑟必置在几席間不在當行之處胡謂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之耶愚謂在前二字是弟子或有事於几席間遇先生諸物在已面前將欲遷之則俯首屈體遷之安處且兢兢自戒併戒他人勿得屑越也云爾非戒慎不得踰越也載詳篇記中坐字多作跪字解愚謂跪自是跪坐必是屈體若坐

者然非跪也不然記中未嘗不用跪字也何變用坐字為新巧耶敢問明者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食坐有俎豆在前虛坐宜無俎豆註古者席地而俎豆在其前統解虛坐食坐似宜改

儳从亻从毚此必從同列中攙越而進言也註音暫謂暫然錯雜長者之說似未妥表記云君子不以一日使其儳焉如不終日應氏註儳者參錯不齊之貌解得是

必則古昔稱先王

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正則古昔稱先王之謂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準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問焉終則對承顏接辭然何等敬慎請業請益則

起安意承教然何等敬慎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唯者應之速諾者應之徐父召先生召與他召不

同故唯而即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

禮記曲禮疑問卷之一　十八

出矣

欠伸總是體覺疲倦為之俯仰屈伸耳不必分氣

之體疲解撰杖屨撰字恐便未持論語云異乎三

子者之撰撰意思也將有事焉之意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請業請益及弟子有求事故起而請君子問更端

是長者有問事故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

而待

曰少間願有復便見因我在未得間意故左右屏

而待屏則不敢聞待且不敢去呂氏謂屏而待不

敢干以私嚴陵方氏謂既屏而又待且防君子之

有所召須兼此二義體貼

母側聽母嗽應母溼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

箕寢母伏斂髮母髦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

母側聽四條總是從人情所易肆者一一檢束之

令收斂此心於禮法之內

前云不傾聽是不傾意以為聽此云母側聽是不

側耳以為聽凡人之側聽溼視者必非正人君子

也故重以為戒

禮記曲禮疑問卷之一　十九

母怠荒一語雖與母側聽數語並列其實此一語

足以該衆語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所謂甚

大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是說見人相離時不可攙入

中間去離立者不出中間是說已與人相離處不

可放空中間也應氏解欠分曉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兄弟弟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男女不離坐雖因離坐離立牽說來其實自不雜坐至寡婦之子十一條是謹內外之閑重男女之別當自作一節看

長樂劉氏云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易曰閑

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為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无咎而咎可无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男女未有室家哉此一段說得極好

嫂叔不通問訓無問遺之往來極是不然嫂叔比室而居寧禁無一語之往來乎觀一通字可見

諸母不漱裳裳下飾也以裳求漱或亦通問之意乎所以遠嫌而不漱註亦敬父之道也解欠切

此父子不同席子字是指女子已嫁者言非男子也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則出嫁之女不特兄弟當遠嫌不與同席即父亦應不與同席矣故此句緊綴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飲下語自分明若男子與父坐立雖有定體然朝夕隨侍寧無一與同席之時乎看上下文十一條皆言男女遠嫌之禮自見得敢問高明

受幣即問名納吉納采之六禮也禮必有幣故云日月以告君等語此舉有位者言若士庶之家但告鬼神召親友足矣

厚別厚字下得極好男女有別原不相知名不交不親今有行媒以相知名受幣以相交相親尤必告君告鬼神召鄉黨僚友若是其慎而不苟其於有別上可謂益加厚矣寧有永終之敝哉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厚別之謂也

禮不取同姓買妾或不知其所姓可無加之卜乎故買妾二句正申明取妻一句見同姓之必不可取也細體一故字自見

有見訓才能卓異是矣然寡婦之子或不幸而無才能將終無與為友乎且友也者友其德也未聞

必求其才能之卓異也愚謂有見云者有介紹以相見之謂也記禮者若曰寡婦之子禮當遠嫌必其人有介紹以相見然後可與為友耳不然而瓜李之嫌可無避乎哉是必有見焉之說也

衛七子豈不才能卓異乎哉然其母不安其室是未可輕與為友也以斯知有見是介紹之引見非才能卓異之謂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藍田呂氏於此禮外推言又有法之所不得為者有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

有者君子亦不責也此段說極通徹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此以下五條當自為一節首言命其名次言別其長又次言重其字又次言名有所不必諱者末則及女子之字耳

名子者不以國等語恐非謂常語易及避諱為難也國世所尊也日月人所仰也隱疾人所惡也山川民所賴以為生者可舉以命名乎哉是以知禮者避之而不名非謂名而難為避諱也

冠而字全是尊其名責以成人之禮

父前子名二句與廟中不諱同義君父之前臣子不敢避其名宗廟之中臣子不敢通其諱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遻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嚼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飲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飯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

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此下二十條總言飲食之禮然就中細分之則前五條是由進食之禮說及執食者祭食者及所以食胾辯殽者主客各有其儀不可忽也侍食於長者八條則由侍食及共食以至於卒食主客各有其儀不可忽也侍飲於長者以下則由酒進以至於飲少者致敬於其長而因及長者之賜之不敢辭又由長者之賜及賜果懷核之不敢忽又由賜餘及餕餘之不祭又由御食於君及御同於長者之所不必辭又微及於用梜不用梜之異致以見寫不寫祭不祭辭不辭梜之用不用皆有禮在焉而不敢忽也是則所謂禮之曲而具在飲食之間使人由微之不敢忽以至於大之無不謹潛消其易縱之欲以絕樽俎折衝未形之大禍也學禮者其毋忽於微

左殽右胾云云非是一時所擺列教人以漸而進當由此制而不可紊也看下文殽之序自見得

祭食祭所先進註謂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如此是為徧祭也下文胡以又有殽之

序徧祭之之說不知此食字是上文食居人之左食字食亦多品矣總之五穀也故但祭其所先進者而後進者不祭若殽則犬豕牛羊各一其物是不可不徧祭者故就其所進之序徧祭之觀本文自明白註糊塗不分曉

辯何作徧字解辯者細咀嚼之謂胾純肉切故云食殽肉帶骨故欲細嚼以稱辯耳若作徧字解上文已出徧祭徧字矣此何必另用辯字耶

進食左殽右胾便於食也故延食先胾而後殽

主人敬延客客亦敬視主人故主人辯則與俱辯主未辯則敬待焉而不敢先虛其口也

毋反魚肉訓不以所餘反於器謂器中尚有餘不以箸反揪焉而盡食之也鄭氏謂已歷口反於器非

絮羹是就器中攪和絮絮然也訓調和也未當

侍食於長者所重在食故客跪徹飯齊以授相者客於主相敵猶交相敬也況少者侍飲於長者乎所以起拜之必致其敬

父不祭子二句從前解以食餘之物褻也是貳加益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正是此貳字

禮貴辭遜而亦有以不辭為禮者御同於長者一條是也識得此義無所往而不為禮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父母有疾人子之心便不自安凡衣冠言動飲食喜怒各變其節皆心體中所自生者所以載之禮以書訓

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慢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席是不能正席非獨坐一席也專席是另設一席非單設其席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弛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弛卿與客並然後受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梱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此下二十一條當自為一節緊要在獻遺進效等字面見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儀承事者毫不可忽也

獻甲者執冑非謂冑小而易舉冑居體之上當執此以致敬也

右契如左券之類執此以見數之多寡耳註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極體得圓融

書致即今契券中詳書此田宅坐落何處賣到某處之謂

下奉上曰獻敵者曰遺以物供尊者之用曰進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曰效久不相見使人訊安否曰問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首舉為君使者之禮因及主人拜君言之至及送使者歸之禮又舉使人于君所及受使者反命之

禮總之皆所以尊君也吳郡范氏云朝受君言夕
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
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
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
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者也嚴君之命也此
一段說得極妙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君子者德實有諸己者也自矜其所有自怠其所
行便不能實全其德所以記禮者必歸之讓且不
怠者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盡人之歡竭人之忠說得極廣
不盡不竭全是以己之心體人之心而無深求過
責焉所以彼此之心常相愜而克全其交
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
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
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二句是解君子抱孫不抱
子一句為君尸者以下則著君尸之尊重以見君
子之所為抱孫者蓋豫重其為尸者也

大夫士見尸當在致齋之時非在散齋之日敢問
明者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者方來未艾與日而俱來故與來日死者一往
不返與日而俱往故與往日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
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
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
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下九條論喪葬之儀為多而間雜揖人當食臨樂
介冑之事總結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蓋處其事
則有其容有其容乃稱其事皆有不可苟焉而已
者此民望其容貌瞻其顏色而喻其德也要重者
戒慎二字戒慎是常存此心也容色皆自心體中
流出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此節宜從前說為是若後一說大夫遇君車士遇
大夫車皆宜先下以俟本文不應若此之顛倒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先王不以禮過責于卑賤然在卑賤者不可不習于禮此記有禮不下庶人之文而先儒補之曰其有事則假士禮而行之也先王不以刑輕加諸尊貴然在尊貴者不可不自遠其刑此記有刑不上大夫之文而周官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又若此之不宥也要識得刑人不在君側

當兼近德遠怨二義為是春秋傳曰無邇怨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此下九條是軍禮當自為一節

史載筆士載言本是國君常御之事而載之兵車下見雖一軍行之際此禮亦不可廢也

載青旌以下五載字音作戴而以戴字解非也凡軍行號令不易于言傳示導莫先于旗物青旌鳴鳶飛鴻虎皮貔貅此等旗物皆當悉載于兵車前一遇之則舉以示衆令可先事而為備故于載筆

載言下並舉而陳之耳何見而作戴字解也

易曰師衆也古者文武一途兵出于士曰士師耳今世亦稱為軍士故載虎皮以導其威非詰刑之士師也

軍行前朱鳥云云歸到急繕其怒怒者天地之義氣也天地無此怒氣則無以震動乎庶類王者無此怒氣則無以安戢乎羣黎故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然其怒上着急繕二字見怒貴急發而又若營繕之有其制不可過猛而毒天下也

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進退有度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是左右有局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呂氏殺人者一段說得極明見父之讎所以在必報新安顧氏又看輕重如何一段亦說得好見凡復讎者又當細斟酌以善其所為報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此段語極和淡而責成于卿大夫士者實嚴且切

不知此辱者非卿大夫士也

臨喪不情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此恐非人鬼所用陰陽之說祭服敝原不可埋祭器龜筴敝與牲死原不可焚處之自當若是耳是之謂禮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二名不偏諱言二名全則當諱若止及一名則不

消偏諱得此偏字當作偏愛偏字看

凡卿大夫之諱于君所則為私諱于其家則為公諱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此四條是卜筮之禮當自為一節

用剛用柔或遠或近此國家大事大禮所係故若此其慎重耳

上古信理以為行其次擇日以從事故四條中連下十日字

旬內外不必泥今月來月其所用亦不必分大夫與士記禮者但謂國家有大事則詢之卜筮蓋世所通用之禮也看下文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云云便自見得

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雖似分三段其實只是一个慎重不敢輕忽以從事耳然大要得力處在決

嫌疑定猶與以見諸行易曰夫易所以開物成物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嫌疑是當幾而未決故下一決字猶與是臨事而未定故下一定字

易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聖人制為卜筮亦用卜筮以決其疑以神明其德也而曷嘗非之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著龜恂從卜不襲吉是所謂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之說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

門閭溝渠必步

騶至大門騶字不作驟字解君車吉行日不過三十里何驅至大門之用驟也顧命車右就車亦不是備非常門閭溝渠必步亦不是下車以致敬騶者騶從也車行必騶從在前大門之內車右於禮或不應即上車故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始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耳及至門閭則恐有限閾遇溝渠則恐有險阻故車右必下車步行以維持之耳若謂非常不測或在門閭之外大門堂堂人所屬目奸竊安所伏匿顧命車右就車以謹避之耶愚見如此敢問高明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大夫士是大夫之士也必自御者御其車也不宜作逆字解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御車以策未聞所謂策彗者卹勿二字聯讀作極摩解亦未知出何典愚據字義解彗掃也卹恤也彗掃而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故辭云然耳

曲禮下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此綏字不必讀曰妥疑即正立執綏之綏言大夫奉器端重若執綏者然耳照上上衡平衡照下提之看自見得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君子行禮一條註指卿大夫士徙居他國者言蓋照下文去國三世云云併泥本文其國一其字耳不知此槩論之辭也王制云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豈亦指其俗其宜之為他國耶愚謂此條作在本國看下條作去國看為是

行禮不求變俗該得廣祭祀之禮以下蓋舉喪祭之禮之大者言耳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聖賢論禮嘗即說到喪與祭

檀弓曰我魯有初又云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孟子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我先君亦莫之行是

所謂國之故即法之所在故緊接謹修其法而審行之見違其國之故即干法而不可行也禮法原不相離

脩上加謹字行上加審字謹脩而審行甚言其法之不可不守也

去國一條總言已去者之從厚道耳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喪祭之禮甚大故居喪時謹讀二禮恐失禮之不可悔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喪復常即讀樂章恐樂之久廢而不我用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斯干之詩似續妣祖築室百堵云云是先宗廟也約之閣閣椓之橐橐云云是次廐庫也如跂斯翼如矢斯棘云云是後宮室也此為營宮室之次序凡事有次序品節便是禮

藍田呂氏曰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廐庫犧賦待吾衆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貧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此下七條詳拜有答否之異當自為一節

大夫士出聘他國其君勞之還辟再拜稽首敬如已國之君不敢以不拜也其君迎拜還辟不敢答拜敬如已國之君不敢以答拜也若與其國大夫士相見止以其敬為先後未有不相答拜者矣故

舉弔喪一節及見國君一節總提言之說唯是二者為不答拜耳自非弔喪非見國君未有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上見於大夫同國始相見無有不拜其辱者即君於士不答拜也然非其臣則答拜之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矣即遠嫌若男女亦相答拜也此統舉無不答拜者以明唯大夫士出聘他國及見本國之君始有不答拜者耳細味自得

首條大夫士見於國君之君是他國之君三條非見國君之君是本國之君唯見本國之君不答拜

此大夫士聘於他國若勞焉不敢以不拜若迎拜則不敢答拜耳然在他國之君非其臣未有不答拜者要在各自盡而已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

蒐苗獮狩四時皆有田此特舉春田言之耳不圍澤不掩群不取麛卵總是於取物之中寓育物之意是之謂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有年斯有民有民斯有君歲凶年穀不登民將何所依哉君不得不自貶損矣況大夫士乎此皆於心體上合如此故聖人制為禮以示之節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君之佩玉大夫之縣樂士之和琴瑟無故必不可去必不可徹是禮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人臣無私交無私行此云私行者何或與親故相往來或承父兄之命問候於他邦有必不可免者乃始出疆耳然其出也必請其反也必有獻必告則私行亦是公出也是之謂禮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國君以社稷為重大夫以宗廟為重士以墳墓為重故記禮者於其去也教人各舉所重者以勸止然君之社稷受命於天子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於其君有必不可棄捐者故記禮者又教其人必有死而無二

衆是民衆制是法制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

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疾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郊

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孫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憔憔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而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七三十條統論天子諸侯內外大小之名稱朝覲會遇聘使之差等及垂拱奔趨之容貌當合為一節

天子是君天下之統稱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謂皆一人所宰制也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謂孝在承先也外事曰嗣王某謂職在繼嗣也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謂君天下

者宜臨祭而稱字以示謙也崩曰天王崩若天之墜復曰天子復舉天下望其復歸也告喪曰天王登假謂上升而不復反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則以至尊極大者為沒後之徽稱耳若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死皆名焉謂未朝諸侯以行事未踐阼臨鬼神故不得不別其名也舉內治則統之有后而又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宮中若是其全設也舉外治則總之天官而又有五官有六府有六工及五官之致貢若是其極備也五官之長九州之長四夷庶方小侯名稱各異而莫非天

子之翊衛故當依而立諸侯皆北面曰覲焉覲天子之耿光也當宁而立公侯東西面曰朝焉朝天子之威顏也下此而遇而會而聘而誓而盟之異名蓋與朝覲之禮之尊大者相懸別矣故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見自侯而下之莫非王臣也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大別於予一人之稱也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大別於孝王某嗣王某之稱也死曰薨復曰某甫復大別於天王崩天子復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無有不請命於天子者

使人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無有敢稱同於曰長曰牧者是天子與諸侯名稱之大較也故論天子之容穆穆然與天而同運也諸侯則皇皇然美盛之可觀矣大夫濟濟以相讓矣士蹌蹌以趨事矣庶人則憔憔然爾已故論天子之妃以德相配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則曰妻焉而已然公侯自夫人而下亦有世婦有妻有妾而夫人所自稱於天子自稱於諸侯自稱於其君則各以義起焉自世婦而下則又不同矣子於父母則各自名矣列國之大夫又隨在而異其名矣是稱謂之有別一隨其名位之尊卑有關禮制之極大者故記者條分縷析而致其慎焉學禮者其辨諸

數條字眼通在曰字上

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如下文當依當宁而立是所謂朝諸侯者如下文建天官等各分其職守各授以政事各任其功能是所謂分職授政任功也

未除喪時或不幸而死則止稱予小子而不稱天子故曰生名之死亦名之

建天官先六大便見別於五官而六府而六工則舉其所藏所用之最切者四條文雖平而不對六典是典禮之最大者故天官先六大以典司五官各率其屬曰典司五衆六府各司其藏曰典司六職六工各效其能以隨材而致之用曰典制六材

五官典司五衆各效其職獻之天子如王制所云則致貢之謂也

覲是入覲故北面朝是常朝故東面西面然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又曰五載一巡守

羣后四朝則天子臨朝以見諸侯亦曰覲矣諸侯來朝於天子亦曰朝矣要之入覲即常朝四朝即日覲其義未始不相通也此所云云但就當依當宁以別其名耳

穆穆皇皇濟濟蹌蹌僬僬總是狀其容貌

老婦如老臣老夫之稱云爾陳氏不以老稱不以婦稱云云可咲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定泛論之辭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以異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 但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君子而可親為不善哉諸侯大地滅同姓其惡特甚矣生而名之明著其親惡之罪也然則天子可槩見已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謂其德不足以君天下也德不足以君天下即是其親惡處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事君有犯而無隱茲云不顯諫者何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茲云三諫而不從則逃之者何諫陳善閉邪未有不犯其顏者唯是辭氣直憤顯暴其君之惡使之無所容則諫者與君之心忤而必不可入其諫亦無益也故記禮者教為人臣者不必若是其顯諫也但一而再再而三反覆開譬以祈其必聽至於再三而必不聽則寧可逃而必不可顯著其惡故曰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耳此二句正申明所以不顯諫之意非真教之逃也若謂諫時不可顯是教其臣之隱隱也若謂不聽則必逃是教其臣之悻悻也非所以訓天下要善體會號泣而隨之必其親之聽無他也故曰勞而不怨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飲藥必先嘗所以慎重君父之身不三世不服其藥所以慎重其身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

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箕稷曰明粱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醎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此下二十五條皆論祭祀之禮當自為一節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此云非其所祭而祭之云云即是此意

北溪陳氏云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極闡發得透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古人只是一个重宗宗法立本支自是不渙散無他姓滅宗之禍是最好風俗

呂藍田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薦之然後可以不慊於心故祝辭皆舉其美而言說得極妙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天子視作視天子解誤矣天子端冕凝旒其首與袷有若相聯屬者稍一仰則上於袷稍一俯則下於帶故云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解者不通

本條上於袷之義且泥下條上於面之說誤解作視天子不知所謂上於袷者謂視稍仰首昂而上於袷也故下云上於面則敖上於面云者即俗語所謂仰面云爾非上他人之面也必泥此而解之

于視為視天子則於天子國君大夫猶可以曲解至士視五步將何以曲解耶此愚斷據本文為天子之視非視天子也載按玉藻云視帶以及袷註作自視解是明証

天子穆穆故其視端然不仰而上於袷不俯而下於帶國君皇皇其視較天子少俯焉如執綏者然矣故曰綏視大夫則又俯而平衡矣士則又益俯而視五步之內矣此何以故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此天子國君大夫士之視俯仰之間不可少踰其則也愚謂二節宜如是解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此下四條是舉其所當肄所當言及非所當顧者及問對宜從其禮者是自為一節

君命條註云人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相與肄習之

解得極是但接云其中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謀議之若承上君命肄習言似欠分曉愚謂大君有命大夫與士宜相為肄習若其所言則宜各就其所居不可出乎其位也異事異慮訓他事他慮是

禮記曲禮疑問卷之一　四八

禮記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先儒謂皆以過禮之弔致譏是則然矣自愚論之彼所行既為非禮即明白以非禮正之猶可挽回其失也何必身為過禮之弔耶聖人斷不如是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其事皆不可知唯嫡子死嫡孫承重是禮之正千萬世不可易故孔子特言以垂訓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事親事君事師皆禮之大者禮由中出其有隱而無犯有犯而無隱無犯而無隱心體上自合如是故記禮者並舉以垂訓耳朱氏分仁義道三字已覺支離長樂陳氏謂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益支離甚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是季武子之大橫處杜氏之請合葬豈所欲哉畏其勢猒之難敵以得請為幸蓋出於萬不得已耳故入宮而不敢哭武子猶然謂其非古命哭以文已過其暴橫何如其毒螫何如至今讀之者猶憤憤生氣註乃以杜氏之非孝與武子之不仁文過並舉竊恐其未當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禮隨時變易以從道或隆或汚唯道所在聖人亦順道以為隆汚耳謂聖人可自為隆汚焉非也子思所云蓋謂吾先君子自身無所失道其隆其汚可得一順其道以為之若伋則未能無所失道也但行唯據禮焉耳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故不許白之喪出母也此其於夫妻父子之間必有所難言者故其辭晦抑而不爽學者但當以意得之不可徒泥其辭而失其意也

道隆二句張子謂就出母以定汚隆極看得是然必先自吾身始吾自身無所失道可就其道以為隆汚自身未能無所失道難就其道以為隆汚也故但一據禮以止其喪耳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順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賓不若先稽顙自致其哀耳故孔子從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

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畢竟合葬是古禮不得已乃分葬耳看孔子所為便是萬世之師法季武子云云恐非周公之定制也

不是孔子竟不修墓其所云蓋深嘆作墓之宜加謹耳今既不能所以泫然流涕急為修治之計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覆醢只是一个不忍之心註謂不忍食其似長樂

禮記檀弓疑問卷之二　四

陳氏云非特不忍之又不忍見之也尤佳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必誠必信謂此心無所不盡百凡事無所不用其情故既着一誠字又着一信字耳方氏解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較反為未暢也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心日不樂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二句重在上一句專申明亡則弗之忘矣一句耳註將冢宅崩毀出於不意為一朝之患似欠體會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先儒辯之甚確惟是其慎也慎字讀作引而解為殯引誰則見之且記禮者胡不即用一引字耶愚謂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嘗皇皇求之而弗得故殯母五父之衢必求知者指示

禮記檀弓疑問卷之二　五

以合葬然後能慊於其心故人見之者謂為葬而不知若斯之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而指示之真然後得合葬於防耳此其事有無不可知但據本文慎字自有解而必改讀為引解為殯引愚之所不敢從也

古人於喪葬之禮極加慎曾子曰慎終追遠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盍慎諸即是此慎字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掩埋之禮所自起也然

不知所以比化者瓦棺焉堊周焉而後棺椁牆置翣漸以加厚焉是人子愛親無已之情熟思深慮以必求其至者以慊於其心也是之謂禮故記禮特詳之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曲禮云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哀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曾申於穆公之問既舉自天子達者告之矣又舉布幕繆幕用于魯衛者

言蓋知魯之僭用而不忍斥言之特舉兄弟國之循禮者令其自省可一改以從其禮耳最得告君之體且啓口稱申也聞諸申之父何等中禮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先儒於申生責之不貸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自愚論之其所處地位極難人只謂其可言不言不知晨牝先杜其諫路有必不可言者人又謂其可逃不逃不知女戎先絕其去路有必不可逃者在申生亦出于不得已耳而從容就義略無幾微讐怨之意形于辭色之間此人子之所至難者稱為恭世子其然哉其然哉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句要體得好申生意若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所賴以匡扶者伯氏也伯

氏不出而圖吾君則誰與圖之蓋激其必出也故下文緊接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末之卜也註謂卜國微末無勇審若是卜國赴鬬而死本文亦宜明載焉今乃止載縣賁父之言不及卜國何也二人赴鬬而死不知註何所據或者

公因馬驚敗績專罪縣賁父之失御故稱末之卜也以開卜國之罪縣賁父因此激而赴鬬以死耳末之卜猶云非由卜也之謂未識是否然卜姓也國君宜稱臣名而乃稱其姓此皆所不可曉闕之可也

國君大小必用卜末之卜也或悔其初之不卜以至於敗也與卜國卜字無干亦一說敢問高明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知禮者不以長幼論若童子再言華而睆云云其見亦過人一等矣曾子所以亟易之以全歸且稱君子之愛人以德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比御而不入從前說為長加於人一等便見其超越處長樂陳氏謂孟獻子過於禮云云較責之太甚非夫子稱之之意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正見其變禮之合宜處有若之絲屨組纓似變之太速矣故並載以俟人之自擇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見理不明者畏懼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狀得畏字分明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云云極說得好蓋使死者有所憾正教生者有所重而不敢自輕其身若畏厭溺者之所為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道路之人苟有死喪之事亦君子之所弗忍也但或堇之耳救之耳而堇之救之外弗敢有所加也

此先王之制禮所為不可過也然則喪服之制其可任情而太過哉愚謂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句宜如此看敢問高明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仁是人心禮樂皆從此心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正是能全此心處故謂之仁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禮記檀弓疑問卷之二　十

舜都平陽巡狩蒼梧之野崩即葬焉必其遺命是聖人之明達處是延陵季子所謂魂氣則無不之之說也三妃未從亦何妨於合葬哉記禮者云云蓋証古不必祔祔自周公始耳

季武子嘗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此云周公蓋祔者何祔自周公始定其制武子前日之言蓋重人之罪以文己之過耳此所云則禮之正可通行於後世者也記者並載之正著其前日文過之罪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詩曰有生靡樂凡人一生須常存敬畏方可無忝於所生子張之庶幾曾子之知免是皆其實實自信處長樂陳氏云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說得極好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人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蓋痛傷其親之極

禮記檀弓疑問卷之二　十一

而不敢為食也非強制而必不入于口至于數日而後可也先王之禮因人情以為之節故定為三日之制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正服小功與降而在緦小功者不同曾子所云意在正服小功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與孔子厚使所不免也而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則冉子不知禮之過耳

攝訓貸也愚竊惑焉冉子之為此束帛乘馬之將
也將令伯高之家直受乎抑姑虛文以見意乎如
虛文以見意貸可也而非孔子之意也如令其家
之必受也曷之何其貸之抑先為貸而待孔氏之
使者至乃償之耶皆不通之論也愚就本文以細
繹或者攝自為句宜作代字解蓋孔子與伯高厚
冉子所素知也一見其喪謂夫子必遣弔且賻也
不待其使之至先代孔子行其禮故本文云孔氏
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耳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伯高由子貢以見夫子夫子哭諸賜氏而命其主
此禮之以義起者長樂陳氏云禮生於人情之所
安義起於人情所未有說得極好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授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云云未知果有然否但
據本文曾子直辭以攻過子夏安然以受責然有
古意是今世之所無者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

古君子居處有常故變其常者必問必弔今之反
其常者多矣晝居於內怠且淫者也夜居於外游
且蕩者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孔子中天地以生而天地賴以立心生民賴以立命千聖賴以立極是其生與死有不偶然者故孔子於夢之兆凶亦自傷泰山之頹梁木之壞哲人之萎然消槎於曳杖之歌而自解其真極之夢視死與生有若晝夜然者是則聖人之達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疑所服疑當服何喪服也故下云若喪父而無服子貢意若謂但心喪而無服也訓詁者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乃云此無服是弔服加麻嗟乎弔服加麻則有喪服矣曷以云無服耶可發一咲

子貢雖云若喪父而無服然築室于塲獨居三年然後歸則其喪為特至矣二三子皆經疑二三子亦各自為服以為報耳註必強合而謂此無服為弔服加麻愚所未解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方殷士也

門人厚葬顏淵夫子為不可則備三代之禮以葬夫子夫子必以為非禮也但夫子所不能正耳

公西赤願學禮樂曷為備三代之禮以葬孔子哉

公明儀葬子張一從殷禮其識殆過赤遠甚矣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

皆經而出是初喪孔子時之所服也羣居則經出則否是初喪以後時之所服也看本文孔子之喪及羣居字面便見得先儒泥定出則否一句不能解經而出一句乃訓羣為弟子相為朋友之服真

可發一咲

易墓非古也

易字訓芟治草木竊謂未然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有虞氏始為瓦棺焉夏為堲周焉商為棺椁焉周加牆置翣焉葬埋之禮以漸而加隆矣誰謂芟治其墓反不如古人者此所云易墓或移易其墓之謂乎古人之立墓也非求安親之體魄耳後世葬埋之禮雖以漸加隆而多惑於堪輿家之說有思移易其墓者故記禮者特嚴為之防曰易墓非古也以止人移易其墓之邪心耳恐非芟治草

木之說敢問高明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起之禮即是禮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識得亡於禮者之禮便知有於禮者有時乎其不必拘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公叔文子亦當世之表表者其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者亦其視死生若循環然謂死則可葬此樂丘也云爾然斯丘各有主也使其後人不善體此意而遂循斯語未必不占他人之故業矣故伯玉請前行不欲與聞其事蓋因其一語之或有遺失而直言以規之也此要看得好公叔文子斯言決非若後世侵占人風水之所為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可傳是我可傳可繼是人可繼凡人所不可繼者在我必不可為以傳之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扶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叔孫武叔固不是好人然其所為果失禮節子游當正言以為譏即畏其勢當默而不言而胡反以知禮嗤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三家尤不知禮之甚者乎今叔孫於小斂猶知袒括髮之禮是可與其進者故子游曰知禮云蓋獎而進之以禮也謂反以知禮致嗤焉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是總理之斂且密折折是周旋之曲而中折字不必作提字解

欲其云者望夫人之行禮因時而中其節也是期責之辭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引而進不是作意去引心體上覺有傷自合當如

是其進之耳推而遠不是作意去推心體上覺有
嫌自合當如是其遠之耳其薄也亦不是作意要
薄心體上覺有受我而厚之者我自合於彼可以
稍薄之云耳愚謂禮是心體蓋如此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細味此四句其用情也厚矣其見理也明矣真聖
人之言萬世不可改易者
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只是急為行

道計耳註謀其可處之位句當削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愛而哭畏而哭二語說透世情看當時既死且畏
而哭則其生時之問遺有不可言者矣君弱臣強
如何成得世界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喪禮本出人子一念愛親無已之心上世質凡所
為具者如是足以送死焉則已矣後世人子以漸
加隆故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若曰必
如是而後慊於其心也但就明器看來不可用就
祭器看來若可用就兼用二器看來似在可用不
可用之間此仲憲之所以有是言也不知凡此之
具皆人子所以不忍死其親者其大段則孔子道
之矣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體此心于生死之間則得
之矣示民無知示民有知示民疑之之說俱不是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有其禮無其財云云此二股文法似平對然子思
之意却專重在一時字上喪母有其禮矣致喪有
其財矣然時乎出嫁則與從父而終者異矣此雖
有禮與財而亦有弗可行者他日子上之母死而
不喪門人疑焉而問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
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則此之所謂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其意斷可識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此一語是千古所不可易者豈唯喪具哉人嘗以此語處事自無有不適其可者矣即此便是中道便是禮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諮問禮事須直據禮裁答乃可啓人之知定禮之議子游當世所稱習禮者司士賁襲牀之問可但應之曰諾而已哉縣子病叔氏之汰專以禮許人當矣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古人於死時必反生時之所為而致歎故曰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欲擇葬於不食之地今人生時常為不死計濱死猶侈然自以為是焉未嘗一反其所為視成子高之所言為何如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此所謂生死之交也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葬也者藏也數語說得不差但欲舉壤樹而廢之

較非禮之中制耳然其人則賢者觀擇不食之地而葬我自見得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孔子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使哀公能宗孔子魯其東周乎乃生不能宗其道於其死也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嗟哉其亦所謂虛辭也與哉其亦欺天也與哉

檀弓下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命引之三步則止註謂柩已行也孝子攀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愚竊以為未然君將以哀禮教臣子之致情者乃命引以奪其情耶必不然矣所謂命引云者君念大夫之平日效勞國家今一旦捐館舍出不可不為之助力故於其柩之行也命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猶不忍其行之遽也姑三步則止如是者三焉以致其繼留不忍舍之情是則君之所以禮大夫者訓詁者乃反是謂命引以奪孝子之情此豈君禮哉下文朝亦如之哀

次亦如之則孝子不忍親柩之行故於君退後舉柩朝廟時亦如是其三步則止耳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亦如是其三步則止耳註乃謂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則所謂將葬弔於宮者何為哉豈大君弔臣之禮可任情為之或弔於宮或弔於柩朝廟之時或弔於其柩之出至平日待賓客之次耶國君舉動悉有成則決不若此之任情也記者嚴其禮故筆之簡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以著其弔之有定時有定所曰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以著其弔而命引也有定禮而既弔而退也不踰時然後著朝亦如之句又著哀次亦如之句以別此是孝子之所以致其親者其辭旨蓋辨且嚴矣訓詁家不細理會漫云命引之以奪其情又云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真齊東野人之語也不得不辯以問明者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所作所為蔑視禮法故蟜固於其疾也故

為齊衰之見提公門二字以抑其平日橫邪之心曾點倚門而歌或亦是此意然所為自陷於狂將何以正人之失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四條眼目總在一利字上秦穆公之弔不於晉而於重耳明看諸公子中唯重耳為可餌於利耳故以亡國得國致辭挑動其心於時重耳未知適從也以告舅犯舅犯教其致辭唯在仁親而不因以為利重耳領其意旨致辭云云而不私其利穆公因是稱其為仁稱其愛父而遠利是則然矣然其利心實醞蓄於中未忘也故其後來却原做到利上去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於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

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祝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不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

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此下二十七條曰復曰飯曰銘曰重曰奠曰葬曰封曰虞曰祔曰朝曰明器備詳送死者之事曰拜稽顙曰辟踊曰袒括髮曰弁絰葛曰歠曰反哭曰卒哭備詳送死者之情總之所謂哀戚之至也中間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哀戚之至隱也隱之甚也弗忍虛也愛之敬之有哀素之心也有齊敬之心也哀之至也哀之變也哀之節也有敬心焉哀之至也於是為甚弗忍一日離也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通本首條喪禮哀戚之至也一句而申發之也要識得

節哀順變變字當是凶變之變字觀下文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自見得所謂順變云者意欲居喪者順處其變而毋至於滅性傷生乎其語意與節哀二字相同

愛之敬之總是此心心慕戀而不忍忘曰愛故曰斯録之心欽仰而不敢忽曰敬故曰斯盡其道

祝宿虞尸之宿是齊宿之宿言整以待也不必改讀為肅

其變而之吉祭也恐不是以有他故未及葬期之說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上文已明白言之矣唯是明日即祔似嫌於太急故復申言之曰其變而之吉祭也云云見必於是日也接而無間是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之意此與上文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意同觧者不察此變字即上文一易字乃云以有他故未及葬及觧比至於祔曰虞後遇剛日連接其祭紕繆之甚不敢不辯敢問高明

死與生自不同人死斯惡之矣惡生於所畏自合如此所以居臨臣喪必先巫祝桃茢執戈以為之

祓除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戎首寇讐之意子思孟子皆有激乎言之欲其君之反悟也君使臣以禮進退之間誠不可不盡其道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遣

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晏子只是一味儉約然是儉約也用在自已身上猶可若喪祭之間自有定制過則失之鄙陋不成禮矣此有若之所以致譏也然禮奢寧儉喪易寧戚則儉約其猶可取乎曾子之言自見得道理大分明

禮如是是矣而浮溢於其外是之謂盈君子恥盈禮此其寧過於儉約也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二語極關於世道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季康子之母死陳饔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饔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既曰文伯之喪晝夜哭又曰據其牀而不哭何也豈晝夜哭在其初喪出一時母子之情而據牀不哭則徐察其平日之所為乃以義斷其哀耶

看敬姜所以哭其夫哭其子及所以不哭其子止饔衣之陳儼然一丈夫之大有識者此孔子稱之為知禮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微情微字作殺字解愚竊未然微微婉也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反是而有深憂者則有悲思有悲思則有戚容其情致曲曲若下文所形真有不可以直遂而行者是謂微情耳

以故興物亦本微情來有深愛愉色婉容自因是故而興所以宣愛之物有深憂悲思戚容自因是故而興所以致哀之物總是非直情而徑行者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五至篇云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即是此意

禮全在品節上品節斯哀樂自無不中節者

人死則惡之矣

此惡字不是厭惡之惡生人所愛也反愛則為惡

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觶至今杜蕢平公名亦至今可羨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玩昔者衛國凶饑數語古之謚必求稱其實矣所以能慰死者於九原勵生者於來茲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凡人之行當天理合人情便是蓍龜協從處觀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兆可驗天理人情之至矣彼忘親而逐利者狗彘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謀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陳子亢欲以妻與宰殉子車卒能止其妻與宰之定人殉人情不喜聽其正辭唯畏聽其嚇辭此亦是个嚇止之法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此當重看盡其歡稱其財六字歡之不盡是徒養口體者也烏乎孝財之不稱是以天下儉其親者也烏乎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柳莊數言與守藏者語晉文公之意同其理明其語透故皆能感悟其君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陳尊己不用亂命可為萬世法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公叔禺人罪君子不能謀罪士弗能死卒欲死戰以見志所以能激汪踦之偕往也汪踦勿殤禺人之識亦越于肉食諸公子哉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贈我處我悉以廟祀為重古人見大義如是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轅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古人於殺人中且有禮今人平居時煞放縱無忌

常存殺人之心視古之人可自愧死矣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辟路畫宮而受弔固不是禮然哀公使人弔蕢尚不先時日而遇諸道尤非禮也記者止評受弔者弔人者之失自見於言外矣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

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買道而葬無是理然犯人之禾亦不可此中必有善處之法

舍故而諱新

舍故故字恐不是高祖之父當遷者高祖而下止四代上高祖者亦不過數十人而已何即謂諱多難避耶舍故諱新云者謂今宜舍故名從新諱也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言在

二字全宜諱單一字不消偏諱得夫子之母名徵在云云則二名不偏諱之註疏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嚴陵方氏云虎之害人也機阱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無可制之械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無可逃之地說得極痛徹楊雄傳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今苛政之虎誠有然者讀之可為於邑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哀公問民信民敬是大望於民周豐提出禮義忠

信誠慤之心來見此是感民之本苟無是心即用誓會以固結終亦聯屬不得也是大望於君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讀其坎深不至於泉數句見延陵季子之所為葬其子者讀骨肉歸復于土數語見延陵季子之所

為哀其子者此孔子深與其合於禮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骨肉是精氣所結成者魄也故有時而復歸于土魄歸復于土則魂升矣故曰魂氣則無不之也延陵季子豈唯葬達于禮而已哉生死鬼神之情狀蓋亦識之明且徹矣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先祝次官長次國中男女次天下謂自內及外由近至遠其成喪服也有先後之次第云耳疏乃指上二服字為服杖嗟乎既成喪服則應杖者自必用杖矣曰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吾不知其說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

棺椁用木有數而中度為難曰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非盡致而盡斬之也蓋先令虞人採訪於百祀中度可為用者然後斬之耳看可以為三字便見得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微與訓細故末節愚竊以為未然凡人所重者生死也而要準於道義道義至纖至微即可食中而有不可不去者在即可去中而有尚可以食者存此其分限處極微而不可終泥也故曾子云云語曰君子識微正謂能識此微也

就食本為生也而彼其嗟來則可以無生不可以失節不食嗟來本以重節也而彼其致謝則又不可以輕生此其間道理極微故曾子曰微與云云

若曰其嗟也則可去耳一致謝則可以復食矣惜其人未識此微而終守小諒焉以致死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聚國族訓燕集國賓聚會宗族愚竊以為未然歌於斯家之歌也哭於斯家之哭也國族之聚聚家之族姓也趙文子是國之望族故稱國族耳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

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劉氏致疑於二子之修容極有理但自愚論二子之弔於季孫也適值君在自當待命而入斯時致肅敬此致弔有加亦臣禮合如此第當時俗人不知者謂為修容其君子則稱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耳要之此君子是當時之號為君子者非知禮之君子也敢正高明

禮記檀弓疑問卷之二　廿六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原壤登木之歌無復人道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朱子極說得好凡人處非禮義之人自合如此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前四條記文子之審所歸後二條則記文子平日之所為以見其行與言之相符也

其中中字不宜作身字解中中心也其中心謙退則其體常抑降自若不勝其衣者然矣

管庫之士言司管鑰倉庫之賤士耳不必定指為

禮記檀弓疑問卷之二　廿九

管庫藏者也晉國管庫藏者安得有七十餘家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蠻則續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蠻則續而蟹有匡三句恐不若註所云成人意若曰兄死者宜自為衰如蠻之續宜自有匡也范之冠宜自有緌也今兄死者不為衰聞子臯為宰而為衰是非出其人之本心實子臯為之衰也故曰蠻則續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若註云成人之服衰非為兄之死也為

子皐而已則本文當云兄則死而為子皐衰不當云子皐為之衰矣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讀雲漢之詩則知君之所以為民請命者當以誠不以文矣文尚不可而況虐尫與巫之甚者乎甚矣後世之君之昏於感格也

暴尫云者暴此人於日中見其已瘠病若此之可

哀祈天一見憫而降澤耳註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云云可發一咲

暴巫即今用僧道祈雨而不搭廠不張蓋之類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之祔也合之善夫曰祔則宜合不宜離孔子所以善魯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

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二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以下二十一條當統看首二條是槩舉王朝制祿爵之等因次天子之田云云見唯天子享千里之奉公侯而下其受田有差明首條之所謂五等者蓋自天子而降也因次天子之三公之田云云見天子之公卿以下其受田視外諸侯有差明次條之所謂五等者不獨諸侯之國也因次制農田百畝云云見制祿之等悉以為準是所謂祿以代其耕者因次諸侯之下士云云二條見王朝之所以制祿者各有其等因次次國之上卿二條見王朝之所以詔爵者亦各有其等因次凡四海之內三條見一州之建國若斯天子之縣內建國若斯統九州之建國若斯而祿爵之等不越此制之範圍也因次天子百里之內云云見天子千里之奉

止足以共御而不私因次千里之外設方伯云云見方伯連帥之設乃所以統攝而無外因次千里之內曰甸云云見畿甸侯服之名所由立而率土內外無有不歸天子之統御者然後舉天子三公九卿云云見王朝之設官若是其具備也舉次國三公皆命於天子云云見王朝之分設若是其有等也舉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云云見王朝之監制若是其森嚴也舉天子之縣內云云則明內外之祿爵未有敢自為制者舉制三公一命卷云云則明君臣之命服未有敢稍踰越者故章內所稱天子不一而足焉見唯天子為能詔爵唯天子為能詔祿唯天子為能錫命而不由天子之命者是為篡為逆之流皆不容于王者之世是則所謂王制也

自王者之制祿爵至其有中士下士者九條大抵與孟子周室班爵祿章相出入

孟子論班爵祿故五等六等止言爵而後詳制祿之等此篇論制祿爵故五等五等雖論爵而實含詔祿之制觀下文天子之田以下云云自見得三等之國其卿其大夫其士名稱雖同而爵以次

降品秩上中下有不可踰紊焉者若然則其頫聘
並會之時自然位有等第不必言矣註疏乃指定
此是頫聘並會時尊卑之序恐失記者之意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不過相地以分列
之耳此定說州建百里之國幾何七十五十里之
國幾何共九州來為三等之國幾何拘泥開方之
法鑿鑿定限而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間似非聖王
衆建諸侯之制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等
法其實不然此一段斷得極當
以共官以為御亦大約說所共所御取足於此地

也云耳方氏註似多轉摺
天子三公四節見建官若是其具備錫命若是其
有等監制若是其甚嚴耳
石林葉氏云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
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內以世祿為主而有賢者
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此
數語可以補註所未備
制三公一命卷二節特詳命服之制見此之謂王
制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
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此承上爵祿命數說來故有爵之祿之句因爵人
及刑人說到不畜弗養弗與言示弗故生當為一
節
天生民材本為世用然因材而任使詔之爵祿非
論辨之加詳有不可輕與焉者故下必先論之四
字大約與孟子國君進賢之意同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

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
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
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
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天子繼天立極故巡守必先柴祭望祀然後覲諸

侯就見百年者以行事

命太師陳詩觀民風欲正其俗命市納賈觀民好惡欲定其志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欲一其制有不敬不孝不從為畔者異罰焉有功德於民者特進焉總是欲明其賞罰若是而巡守之事畢矣此天子巡四方其禮總不外是也大約與虞典巡守之禮同

志淫好辟紫頂觀民之好惡來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

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

此緊頂巡守來遂兼說諸侯因及諸侯之朝見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因及天子賜諸侯禮樂弓矢斧鉞圭瓚因及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

天子巡守不過考禮正刑一德耳故諸侯之朝見皆以此尊天子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四條是田獵之禮先王為祭祀賓客充庖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寄流盪于其中如合圍掩羣及取之非時用之無制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篇于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獨加詳

焉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是此意

合圍掩羣這便是田不以禮暴天物

天子殺一節雖言田獵時尊卑貴賤之次第然細玩下大綏下小綏止佐車語分明有止殺之意這便是取之有制與下文取之以時意甚聯合

不合圍不掩羣是不欲盡取殺則下大綏小綏止佐車是取之有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云云是取之有時麛卵殺胎殀夭覆巢其殘賊物生尤甚故詳舉以示戒總之則所謂田必以禮不敢暴殄天物也

冢宰制國用六十八節

自冢宰制國用起至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止雖其中分冢宰司徒司空司馬司寇大史司會大樂正等官其實皆統于冢宰當自為一節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凡朝覲祭祀燕饗一應軍國之需皆是國用國用不制則費出無經有不可為國者故王制獨首舉之而總其權于冢宰周禮王后太子皆總于太宰亦是此意

歲杪五穀皆入可制國用然其用因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且必通之三十年則其所定之制始為中正可通行於萬世矣

制國用雖浩繁可以一言蔽曰量入以為出

禱祀祭祀共給鬼神總代民以圖報所謂昭民力之普存是已仂字从人从力是此意喪亦臣子所宜効力故亦用此字

喪三年不祭疑是但致時祭不舉禘祫之大典耳若併廢時祭如何使得

暴即暴棄之暴祭盡誠盡物物之不具誠烏乎盡是暴棄其禮之大者故下一暴字

祭以八簋為禮然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則祭亦有時乎從儉矣此曰凶年不儉者何曰聖人論禮隨時變易以從道故于萃曰用大牲于損

曰用二簋此禮時為大之說也王制但舉一定不易之制言之故云不奢不儉耳看上文祭用數之仂一句便見得

三十年之通不專祭葬二事緣此為典禮之極大故特舉言之而下著其詳

民有菜色言其萎黃如菜之色也註饑而食菜則色病者非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雖大夫之禮然士庶人家有其力不能即辦者大約此為中制耳註似拘泥不通

縣封不封不樹是庶人禮不為兩止喪不貳事則天子以下之所同也制為此言者恐庶人家葬具不備易以兩止食用不足易以事奪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七廟之說紛紛矣朱子引孫毓語謂太廟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外為都宮中為太祖廟左右為昭穆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有親盡而祧各即以昭穆序升焉蓋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會于一室然後序尊卑之次耳此一段說得極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祭有天子諸侯之所同者礿禘嘗烝是也然其禮在天子亦有時乎犆與祫異焉者在諸侯又有一時之不舉者又有禘一犆一祫者是則所謂王制也

禮以分定以義起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封內是以分定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是以義起者此之謂禮此之謂王制

祭備庶物薦以時物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看諸侯無故不殺牛云云見古人必行一大典禮始用一牲物却何等重禮何等惜物今牛羊犬豕珍羞無故輒妄用之禮教如之何其不壞物用如

之何其不乏

庶羞是常所用牲曰牛羊犬豕是祭所用庶羞不踰牲者言不敢踰用此牲也觀下文不踰祭服不踰廟自見得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冢宰制國用莫重于喪祭故相因說到祭品祭器然稅與征與用民力田里等須亦制國用者之所財成也故亦相因及之

此七條宜重看不稅不征不禁無征不過不粥不請字面

古者不征不稅今所求于民財者竭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所役于民力者竭矣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讀此詩可為於邑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地利上加一時字極妙

天氣與地宜本相通度地居民山川沮澤而時四時則民無有不安居樂業者矣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此意

民居既定宜有力役之征却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其政之均平何如其所使民又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其政之優卹何如此庶民子來懽然樂終其事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

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繼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既居民必居民材以儲其用然天地間風氣大殊寒煖燥濕必因其宜以居之然後可以備其用故

首舉焉若修教齊政亦有不可拂其俗之所宜者故槩承言之

廣谷大川天地所以立其限也故下異制二字民生其間各一習尚若下文云不可推移者故下異俗二字剛柔輕重遲速有彼然而此不然者故下異齊二字五味則各一調和矣器械則各一制用矣衣服則各一宜適矣此其俗可易乎但修舉其教令同歸于善耳固不必易俗以為之也此其宜可易乎但齊一其政令皆歸于治耳固不必易宜以為之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正修其教

不易其俗意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正齊其政不易其宜意

居民雖居中國之民然四夷皆吾赤子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欲無有不同故雖言語不通必設官以通之達其志通其欲乃為王者無外之治

居中國之民曰修其教齊其政居四夷之民曰達其志通其欲道合如是

必參相得也註未見分曉參者參酌而調停之謂地有廣狹高下邑可隨其形勢為之乃從而調劑分棒使內外遠近居民之心無有間然者是之謂參相得也註所云似未當

地邑居民既參相得中間便無不耕之土無籍之民食從其節事當其時民咸安其居矣所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而教學之可興也

民咸安其居一句是承上起下語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是上之人使民安居事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是下之民安居以後事

從度地居民起直說到民咸安其居是為司空一大案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因說興學隨舉司徒修六禮云云是一篇文字若此條槩舉八目下文但承說上賢簡不肖事養耆老恤孤獨詳舉于篇中六禮七教八政僅舉于篇末而不語及一道德何也建學興賢無非修明此禮教耳齊一此政治耳而養老恤孤其節目之至大者故縷縷及之總之則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故不復贅言此文字之極妙處

不曰節民情曰節民性性情所出也凡民任性為之有多少過不及處故司徒修六禮以為之節

衣服器械事為等項不立政以為之防便多僭擬放溢之失故曰齊八政以防淫

民生雖異俗而道德只一箇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總是將此道德之一者一民之不一使其俗歸于大同耳修是整舉而不壞明是昭示而不晦齊是限制而不紊一則一定而不易也

上云不易其俗此云同俗者何不易者不強易之也不強易而但以道德之一者一之俗自歸于大同矣是不易之所謂同也

司徒教官也教莫大乎孝友睦婣任恤養耆老恤孤獨是教之最先務也故特舉言之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立教在簡賢絀不肖然不肖者不絀則賢者無由勸故先舉簡不帥教者

不由禮教不循政治不歸道德不知養老恤孤是之謂不帥教

耆老皆朝于庠有朝禮習射習鄉有射禮鄉禮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執此典禮之事也此全是將禮教去風動他使不肖者知所改易故不變則移之左右移之郊移之遠皆如此禮為之也

看四次示之禮教却何等陶鎔何等警礪此而不變真無可化誨者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選以擇用名俊以傑出名造則成就其才德使為世大用也下文詩書禮樂以造士皆國之俊選皆造焉通承此箇造字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凡道德政教之大具在先王詩書禮樂中奉此以示術是謂崇四術舉此以設教是謂立四教乃所崇所立一順先王之遺文故典毫無勉強拂戾于其間此士之所為樂從其教而各自成其德以為

世大用也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大學賢士所關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造皆入此學以造就且入學以齒貴賤勿論焉蓋必如是上下咸思自奮勵陶鎔詩書禮樂之中涵養身心性情之德可克勝家國天下之重任也大學之[illegible]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正是此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學學之終身原無出入但自入學論如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云云至于九年則學已成就可為世用故小胥大胥等簡不帥教告於大樂正告于王

論造士之秀告于王升諸司馬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王親視學總是令其觀感興起必到成人有德處

此專重在造士上故論其秀者升之司馬簡不帥教之尤者屏之遠方若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別自有處法恐不可如是之遠屏也

論定後官進之為卿大夫士也乃其中有不稱官者又有廢置之典舉大夫則卿與士可槩見矣此是王制之周匝處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古文武不分為二司徒教士司馬論定以官材司馬治軍司徒教士以車甲此當時之號為士者入可相出可將若詩所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至今猶稱為美談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曰執技論力要見入學官材皆是論其德矣適四方言其技可通于世用贏股肱決射御則言其所

以適四方者用力以任事非苟焉而已也

古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所以定一其心志無敗事負官者

此執技以事上者即世子篇所云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之人也所以不與士齒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刑易失其平貴持之正辟欲當其罪貴察之明故司寇聽獄訟必加三刺有旨無簡者不聽其所聽者附從輕赦從重一本此欽恤之心所謂罪疑惟

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合如是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動罰麗於事

即就也即天論者就天理斷論之也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是明証不必改論作倫

郵是遞運之所五罰等序　次而遞降如郵焉故云郵罰註郵與尤同訓責也非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重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凡人罪過非蔑倫理即干法紀蔑倫無親干法無君皆于名教上有關故聽訟之始即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今大明律序服制別尊卑責賤加減科等正是此意

犯有輕重入有淺深輕重之序宜論也而以意逆焉必使其序之不淆淺深之量宜測也而特加慎

焉必使其量之有准是則所謂別之也

聰明下一悉字忠愛下一致字總二者下一盡字見有一之未悉有一之未致即有一毫之未盡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是聽訟一大斷案故下一權字從而意論其輕重慎測其淺深方可以分斷罪惡之大小故下一別字然于中猶恐其或枉也必悉聰明致忠愛乃可以得其情故下一盡字有疑則汜與衆共衆疑則直赦之却何等寬宥有不可赦者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却何等明慎總之所謂即天論麗以事而我無與焉者也

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從刑之極重者論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品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此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又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何也曰此立法不得不嚴也嚴則人畏其難犯而無輕自入矣此刑禁中之仁愛也

禮記王制疑問卷之三　廿二

曰作刑罰無赦曰刑者侀也云云見唯立法之甚嚴此用法之不可不致詳也歐陽公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方是君子之盡其心者

亂名者亂其名也是干名犯義之人改作者改其作也是作聰明變舊章之人

學學習也順順習也學習其非理者却以涉獵濟其奸順習其非為者却以文飾掩其惡此是極奸險之惡人故不待聽而誅

行偽言偽學非順非猶可恕也而堅而辨而博而潤不可恕也孔子誅少正卯正是此意

假鬼神時日卜筮是今假降邪術私習天文妖書妖言以惑衆者

人皆知亂政之可惡不知作為淫巧習為奸偽設為妖妄以惑衆心者其惡與亂政者等也故槩殺以絕其禍皆不待聽而誅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

禮記王制疑問卷之三　廿三

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于未然則必不陷于刑辟矣故因論刑併及之

圭璧金璋是重寶命服命車是名器宗廟之器非所常用者犧牲非所常畜者戎器非所常御者故禁不粥于市

錦文珠玉成器是錦文珠玉以成其器者

衣服飲食此民生日用之需也何以不粥於市曰
唯其為民生日用之需也粥衣服則寒暖有不蔽
其體者矣粥飲食則朝夕有不贍其口者矣厲禁
不粥正使之皆足于衣食也
異服雖非其所作然此亦作異服者之徒也故禁
之異言不究將必有潛出入以為奸者故識之識
云者窮詰之使無可往也
大史與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諱惡恐非廟諱忌日之謂凡人所自諱者其惡也
太史執簡以記言動且奉諱而使知所惡則君忍

凜凜于廟堂壹稟法度之正矣所以承語云天子
齊戒受諫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
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
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司會以歲成質天子何以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
大司寇市以其成從質于天子何以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空齊戒受質曰質於天子則天子必下其
事于所司矣今所謂該部知道是也故該部各稟
凜承旨
嚴陵方氏云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
教統六師者也司寇詰姦慝刑暴亂故司寇之質
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司市掌偽飾
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
之質則司空受之蓋各以其類受之也
又云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
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

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
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
于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于可勞之時而勞
其可勞之人先王所以奉時為政者如是而已
休老勞農所以成今歲之事然即于是時制來歲
之國用體國勤民之心蓋無時而或忘矣所以為
王者之制
曰冢宰制國用曰司空度地居民曰司徒修六禮
曰司寇正刑明辟曰司馬辨論官材若止五官而
大樂正造士大史典禮亦寓其中且司徒論秀升

諸司馬司馬有發徵之司徒司會之質成受之冢宰大樂正三官之質成受之大司徒等百官又各質成于三官達之天子而又各受成于其下總之冢宰制國用以成始成終焉若一身元氣分攝于五官流通于百骸而總主于一心無偏而不舉之處是則所謂王制也要識得

從冢宰制國用說至此原歸到制國用去是為一篇文字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粮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

致政唯衰麻為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子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凡養老句是提語虞夏殷周以燕以饗以食修而兼用之是隨時以異其禮也然至周大備周禮之兼用萬世所不可易者

上提養老之禮句下則詳其所為養者

自五十而上皆謂之老然其年彌高則其禮彌隆
故言養於鄉直至于使人受
養老之禮焉能家賜而人益然必其家養生送死
而無憾始謂之善養老也故出五十異粻二節言
所以養生者當如是其周至也所以送死者當如
是其曲備也斯王者養老之心與其人而俱盡乎
上言所以養生備死者詳矣此復舉五十始衰云
云見老之所為老者其當養如是此杖於家杖於
鄉杖於國杖於朝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其
禮宜若是之異等也

杖家杖鄉杖國云云是槩言若國之元老尚在朝
請及已致政者其禮宜特加優重故又云不俟朝
月告存日有秩
不從力政不與服戎不與賓客之事齊喪之事弗
及也是優庶人之老曰而爵曰不親學曰致政曰
唯衰麻為喪則教有位之老宜以時進退可自盡
其天年也
養國老於上庠云云是著養老之地皇而祭云云
是舉養老之禮
看引年二字見三王老吾老及人之老必盡四海
之高年皆養焉唯恐其或遺也一子不從政其家
不從政正引年優恤之政
將徙於諸侯是自內將徙於外者自諸侯來徙是
自外來徙於內者故一則恤其行而寬之三月一
則恤其來而寬之期註二說俱未當經旨
由養老說到疾與喪與徙在所宜卹又說到窮民
無告者又說到殘廢技藝之人總之皆優恤之政
王政有所以隆其優養者有所以示其禮讓者有
所以教其任恤者知優養禮讓任恤之義則君子
庶人之老各得其所無徒行徒食者矣提掇養老

起歸結到耆老不徒行徒食是一篇文字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下十九節
自方一里者起至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止覆申
篇首爵祿之制似亦不可少但中間開方封建之
法牽合拘泥有必不可行于後世者
書但曰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而已詩但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而已此篇乃自恒山說
到衡山自東河說到流沙曰千里而近千里而遙
不知從何人丈量過又謂古尺八尺為步今尺六
尺四寸為步說古與今步口多寡差幾尺幾寸不

知從何人較勘過且舉方千里者為方若干封方百里而下者為方若干若干不知從何時封建過此秦漢之文之最下者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一條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方伯之地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亦有理今京師都有會館豈亦其遺意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周禮有吉凶軍賓嘉此舉冠昏喪祭鄉相見似遺

軍禮然有發教士以車甲則此禮亦未嘗不具

書止五教此加長幼賓客為七教似為少殊然總之明倫多寡所不必拘也

政舉飲食衣服事為度量數制無說已乃以異別為一政吾惑焉按燕儀饗禮皆主飲其食禮則專主食飲食或亦可分為二乎飲食衣服事為中間等則既殊品節亦異故記者下異別二字始及度量數制耳

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為王制一篇斷案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月令

此呂不韋延諸儒所纂者故官間出秦官事間雜秦事且多讖諱災祥語似乖聖賢口吻但其中所載儘與禮經相出入有不可不存以備覽考者

孟春之月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東風解凍云云是一月之氣候今曆書載七十二候皆本乎此

天子居青陽左个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此篇所載青陽總章云云是王者之遺制王者果能居此以出政則必有奉天而弗違者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穀食四時並用牲亦四時並用曰食麥與羊菽與雞云云言當其時則以此二者為主耳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則器有一定之制矣此何以云其器疏以達高以粗圓以閎廉以深閎以奄若是其異制也曰器之制本有定則

但其用各宜于時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其器便
自有不同處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
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
有不當
春為歲首宜迎之以迓時氣之和行鼓舞之政夏
秋與冬何消迎得此月令之所為秦書也
獻歲有慶賀禮故天子有賞賜以馭幸然兆民難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二
乎其暨及也故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以及之
終之曰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又見其所及者無壅
而無不宜也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分四事而實相因此通說在
上的意思到慶賜遂行則其實惠施及于下民矣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曆象日月星辰是王政首務故迎春後命太史守
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此與周官職掌大相
合且命之曰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却何

等勑慎之至
周官太史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
法以逆官府之治又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
及都鄙順天應人之政莫大乎此此命其守典奉
法命其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云云正責其舉所以
治人者合所以承天者非徒命之而已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三
王者之政無非為民請命于天故孟春元日祈穀
於上帝仲春元日命民社季春為麥祈實而為民
祈祀山川百源為民祈福祈來年于天宗祈祀四
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篇中不一而足蓋示後世
人君實實時舉此政無負上天為民立君之意
天子躬耕帝籍豈便收得若干可供祭祀但天子
所以共郊廟者其禮當如是所以興起斯民之勸
於農者其道當如是故必躬必親不敢視為具文
而已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孟春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正交泰之時也王命布農事又命田舍東郊使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又必使躬親以飭其事財成輔相左右之事莫備于此

農事雖專重五穀然丘陵阪險原隰又各有土地所宜者須善相度以因地利始得故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入學習舞未便用之于祭乃修祭典亦未便通舉其祭但習之修之以俟其行耳命祀山林川澤是祭中之一事也

先王仁民愛物之心無時不存而孟春為物生之始尤惻然其加惠焉故犧牲毋用牝也毋覆巢殺孩胎夭麛卵也禁止伐木也此一念之愛恤直流及于昆蟲草木之微毋聚大衆置城郭也恐妨農事也而又掩骼埋胔焉此一念之惻隱直下及于死生骨肉之際斯為王者不忍人之全政哉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禍民之事非一而好兵為尤無故而稱兵其違天殃民有不可勝言者而終必反及其身故夬言以示警曰稱兵必天殃

孟春行夏令則兩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兩水不時云云此天道之反常也胡以君忒其令則召是災曰天與人非二也和致祥乖致異即匹夫猶爾況君乎天以民命付之君而君顧恣睢以行其政若四時之忒其令則天必先之以怪異申之以災變而猶終不悛則凶禍之隨有捷若桴鼓者此洪範之咎徵可為萬世之龜鑑也彼昏不知而謂如日之不喪亦未察于此理哉書曰吉凶不僭在人唯天降災祥在德可畏哉

人君行令失時災異其所必召也但必曰春行夏令其應如何行秋令冬令其應如何此秦儒拘泥之說不可盡信者耳乃註言人君于孟春之月行孟夏之令孟秋孟冬之令豈其君於此時更無行仲季之令者乎此後儒之拘泥又甚於秦儒者春秋但書行事不配災異肯深哉

仲春之月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王者仁民而愛物唯生氣可驗於草木故首言安萌芽隨舉養幼少存諸孤二事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古有禱嗣之禮故天子於玄鳥至之至致祠高禖后妃帥九嬪御是今日所侍御者嚴陵方氏解此御為九御誤矣禮天子所御是平日所御幸者註謂御幸而有娠者拘矣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云云與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意同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度量衡石斗甬權概皆王者所以齊一天下之制也唯仲春仲秋日夜平分取是而較若畫一焉是謂因時之政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闔扇門戶之蔽人所居也如何可先之寢廟愚謂是月鮮羔開冰將薦寢廟故先修闔扇于寢廟中耳

此時所重在農不得已為修闔扇于寢廟耳觀少舍毋作大事語自見得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孟春但入學習舞茲習舞釋菜則用之以祭矣天子親帥三公九卿等往視之蓋重其事也

季春之月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天子為祈麥實薦鮪于寢廟而若此其慎重于舟致薦于廟此為特謹耳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

可以內

生氣陽氣何以別天地之大德曰生四時皆此生意而唯春主生其氣為尤盛故曰生氣方盛然所以主生者陽氣之用事故曰陽氣發泄要之總是一氣

不可以內一句說得極好天子盡四海以為富何須藏富於國唯是倉廩府庫儲積以制國用備水旱不時之災不可已耳若鹿臺鉅橋昏冐之甚不足法矣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其萬世之龜鑑乎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布德行惠是大綱命有司發倉廩以下則德惠之實政也

貧窮乏絕其近者可發倉廩以賜賑天下大且遠必開府庫出幣帛乃足以周濟故其文若此

聘名士禮賢者何以與賜貧窮賑乏絕並舉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聘禮名賢固賜予之首務也況名賢懷挾經濟禮聘而出其施及寧有限乎故勉諸侯亟行之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是此意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嚴陵方氏云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為時雨然或過溢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愚以為未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山澤之氣本相通也時雨將降下水自然上騰特謂不可不豫為備耳非必謂雨過溢而上騰也

國邑中有原野原野中有隄防溝瀆道路循行而周視焉修而利之道而達之開而通之則可無障塞之害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豫備之術可無亟講乎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方春時和萬物皆向于生育而或罹于死亡其忍乎孟春毋覆巢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毋竭川澤毋焚山林

季春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仁恩之流益逮於跂行喙息之微是為王者之政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是可蠶之候故亟具曲
植籧筐教民皆勤于蠶事后妃齊戒以下則王家
為郊廟之重躬親其蠶事也與天子躬耕帝籍同
季春蠶事方始即曰蠶事既登云云蓋謂郊廟之
服取足于斯不可不蚕夜以勤其事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審五庫之量
毋或不良此是備物致用事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十
云云則教所立之成器必堪為天下利不可悖時
而失良也然但足為天下利已耳不可過巧以啓
侈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孟春入學習舞仲春入學習樂此月大合樂皆節
宣陽氣之事
孟夏之月　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行賞封諸侯各一事慶賜又汎言之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贊桀俊遂賢良兼之舉長大此真是秦事
繼長增高毋有壞墮
繼長增高所該者廣但毋壞墮則繼增之術也恐
此外不可加添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
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而不勸其及未徧也故
勞農勸民並舉言之
好逸惡勞人情也故命司徒循行縣鄙以察之命
農勉作毋休于都則管子謂農安于農不見異物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十一
而遷焉之謂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季春薦鮪于寢廟為麥祈實茲以彘嘗麥先薦寢
廟其禮合如此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斷薄刑三句此恤刑以順時令事然此當月月行
之不獨孟夏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
一以給郊廟之服
曰后妃獻繭則必后妃獻繭于君君復于后妃始

命衆婦分繅以効功也註后妃受内命婦之獻繭
或恐未然收繭稅即今起夏絲綿之稅故本文有
貴賤長幼如一句註外命婦食蠶亦用國北近郊
之公桑故稅其繭十之一亦恐未然且給郊廟之
服是收此繭稅頒分于有事者使各製服以承祭
耳必非取此命婦之稅給其夫之祭服也

仲夏之月　養壯佼

看養壯佼三字亦秦時事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
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大雩帝雩字从雨从亏本祈雨之祭乃註云吁嗟
其聲又引周禮女巫為証此不經之語也

孟春祈穀于上帝祈五穀也此祈穀實祈秋成之
穀實也

毋燒灰毋暴布

火日用所需且夏祀在竈曷為禁四方山谷中多
野燒此時非所宜也或者其禁是歟布亦日用所
需且夏日宜暴曷為禁厥民因無所事布是時妄
用亦暴殄之一節也或者其禁是歟

關市毋索

譏而不征是王政此云關市毋索則他月其可索
乎此可証其為秦書也

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秦孝公牧馬汧渭有功受封蓋得此游牝別羣之
法也故鐵駟車轔遂稱為天下雄此篇所陳大抵
本是然騂牝三千斯馬斯臧其有關于戎政者亦
不可少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
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人物稟陰陽之氣以有生仲夏五陽盛長一陰方

至此雖未見其搏擊而爭端實基于此此是人物
死生一大關頭物則無内傷無外損順其氣以生
死焉已矣乃人之一身食味聲色情也靜躁之間
所係不小故教君子于是時必齋戒靜處而毋躁
聲色止而不進滋味薄而不和節諸者欲以定心
氣斯其體常定而常和不犯陰陽之爭而罹死亡
之患此調燮生理之大節也故特陳之以示戒
齋戒掩身毋躁一串下飲食男女聲色貨利皆從
躁之一字失故舉聲色滋味言之然猶謂其未盡
也又益者欲二字止聲色薄滋味而又節諸者欲

則心氣其可定矣心氣定形氣自然不乖雖當陰陽之爭死生之分自可保全無虞者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是實語

躁字與定字正相對毋躁則常定則不爭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晏陰晏字下得極好陽主生陰主殺聖人雖不喜其來然陽之生非陰不能成是亦造化所不可少者唯相爭而不定此見陰之為害耳果能靜以待之相得而無逆則陰為晏陰而其所成就不小小矣易之姤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此何妨于一陰之遇哉人靜攝則和凝以成其身事靜處則安安以成其事國靜一而不擾則事治民安以成其治是晏陰之所成皆由吾主靜之所定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其語本粗淺而其理之所寓實關于心學之至大者敢發明以正有識者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居高明遠眺望非以快意娛心也時將溽潤鬱蒸之氣及焉必思爽然以自豁也故順時令之宜為之

升高陵處臺榭不妨假是而登封遊觀及阿房沉

香之營建則動擾殃民犯時所忌未有不反及其身者

季夏之月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鼉可為鼓黿可為卜故曰取曰登蛟與黿則民之害也故曰伐曰取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禮莫重于祭祭莫大于皇天上帝及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之靈故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咸出其力以共之然總之以為民祈福而已主者之敬神而子民也如是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作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祭服旗章皆極大典禮故特嚴婦官之命一則曰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一則曰莫不質良毋敢作偽蓋用以辨貴賤等級之度此不敢不致其慎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

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大殃

春曰生氣夏曰養氣養氣是養萬物之本舉大事以搖養氣則物不繁育民無所賴矣此其于造化不小故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

曰母舉大事以搖養氣足矣何又曰母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蓋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中間便有許大期會許大徵召許大發遣時月遲待有不勝其疲苦者此其妨農事為不小故又抽出言之

中央土　天子居太廟太室

土本寄旺于四時但此篇首語俱分五行則此段亦不可少且天子居太廟太室則實有此制非虛語也

孟秋之月　鷹乃祭鳥乃始行戮

鷹乃祭鳥二句言鷹先祭而始戮也不可就順時令看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易曰長子帥師又曰利執言又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選士厲兵四句得長子帥師之義詰誅暴慢三句得利執言懷萬邦之義此可為訓者

不義橫行於天下遠方之民陷水火矣天討所臨正出斯民于衽席之上也是謂順彼遠方註遠方順服似未快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春生秋殺陽舒陰慘是造化之常故當孟秋即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云云然非持之以明慎不可也故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云云存欽恤

于審斷之內此何以故天地之氣始肅不可以贏也曰肅則宜順時以制刑曰始肅則宜明慎以用刑此之謂贊化調和之政

嚴陵方氏曰審斷決故獄決必端平有罪然後戮則不及于無辜斷刑以嚴則不敢輕易體得極好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命百官始收斂是收斂穀實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使不為收斂之害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則惟此收斂之意而悉為之者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秋以刑不以賞故毋以封諸侯立大官秋主斂不主發故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必以幣隨行大使出大幣當作一事看

仲秋之月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前此非無衣裳也此時氣肅宜為寒備故具飭耳文繡朝祭所用故曰有恒又曰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燕私所用故曰有量必循其故冠帶則通朝祭燕私無不有之者也故曰有常註泥文繡為祭服則朝服之九章其無文繡乎通衣服曰朝服燕服及他服則燕服他服可槩同于朝服乎是不可以不辨者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十八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命其殃

前月但云戮有罪嚴斷刑而已此曰斬殺必當毋或枉撓且曰枉撓不當反受其殃蓋欽念民命之當重而深致其警也近有殘民以逞者中其身及其子孫可畏哉乃知斯語之非欺我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膽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五者備當皆主牲體言一須視全具二須膽肥瘠三須察物色四須量小大五須視長短此其事易見者芻豢特所以養牲者耳註却分所按所膽為二事併小大長短為一事吾不知其何謂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中庸云來百工則財用足此云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蓋農末相資須商旅以接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則貿遷有無四方自然來集遠鄉無不畢至矣此財之所以阜而不匱也貢賦職修亦由貿遷有無得之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十九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凡舉大事四句可槩月令一篇但此綴在仲秋之月則在相時以發揮耳

季秋之月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號令加申嚴准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蓋丁寧凡

事之收斂非專指財物也
天地氣藏吾所為發散便兩不相會凡事務收斂
無務宣洩則吾所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矣此下
一會字為極妙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飭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西成之候亦可舉其
大要矣玩下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見此舉五穀之
要專為會計歲收欲共郊廟之大祭也
祗敬必飭言祗敬之必飭也註分三事解非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
之事無有所私
周仲冬須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此于季秋制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分明是秦制若稅法貢數西
戍已畢宜即令諸侯分勑會計達之天子然後可
斟酌次第頒行故併及之乃所會計則止以遠近
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則王者
公天下之政又不可以秦書目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
七騶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朴
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
于四方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必有備乃無患
除戎器戒不虞及牧馬車攻之法典籍每加重焉
茲于田獵時習五戎併班馬政及所以駕車者天
子厲飾執弓挾矢親獵以祭除戎豫備之計即寓
于獮獵祠祭之中一舉而兩得是法之極良者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趣獄刑毋留有罪非盡斬刈之也刑有小大與獄

而相比即小大決之毋留于獄耳易曰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正是此意
孟冬之月　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
卦吉凶正豫為卜筮之用也左傳曰國之大事其
何不卜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易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獄吏不中正而阿黨則此
心先掩蔽其所枉縱不小矣是察阿黨無所容罪
寧至于掩蔽乎治獄末也治治獄之人則正本清

源之道也

不獨察曰是察唯是可正不是非是莫能察也此用字之妙處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天有是時人有是事天地閉塞而成冬則人事亦宜以閉塞應矣命謹蓋藏令致謹于公儲也命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令悉斂於私藏也坏城郭戒門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廿二

閭云云則嚴扃于畿甸者至矣固封疆備邊境云云則慎守于斥堠者至矣此皆順時閉塞之義

徯徑是邊疆關要中或有旁徯曲徑可由以潛逵者故加閉塞在固備完謹之下

陸氏云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此段發得極透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祭器用器皆有度程而祭器為重故特舉之凡諸器技或作淫巧是啓侈之一事也故篇中兩致戒焉然功必至到乃可用之永久故又教以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是考工之一妙法

作淫巧不功致皆為不當不功致者罪則窮其所為冒破之情作淫巧者罪則窮其所為啓侈之情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祈祠烝嘗是王者四時之祭此篇獨舉季秋嘗孟冬烝而春夏不及焉豈以其時物之未備耶且季

禮記月令疑問卷之四　廿三

秋方嘗而孟冬即舉烝恐亦未合疏數之節也況加大飲于烝之上乎此為秦書

春祈秋報常典也此於農事甫畢即祈來年于上帝無一時不念及民生也

易曰勞乎坎成言乎艮孟冬正可勞之候也故勞農以休息之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山澤之利王者與民共之茲收其賦亦異于上世

矣然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則萬世之法戒也後世賦加于秦而暴吏侵刻朘削無所不至其為天子取怨于下有不可勝言者讀此語可為於邑

仲冬之月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起大衆與教大閱不同秦尚威力每興大兵衆并吞天下大干造化之和故此篇于起大衆三致意焉蓋覬戒之書也註反駁為呂氏之書誤矣

命之曰暢月一訓暢為充言此月萬物充實于內一謂陽久屈而後伸愚皆以為未然季冬之月不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乎此命之曰暢月即命之曰逆之文法也蓋此月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唯是安靜以固養斯可為他日發生之本故易于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蓋教之固而閉也毋發天地之房也如反是而沮泄則蟄死民疾而死喪隨之矣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而為暢失時令之特甚也註所云未敢謂是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法令之不行貴戚近習所阻撓耳故于此嚴其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酒用之祭祀用之賓客故時製而謹藏之非以崇飲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取之不詰非教之奪也甚欲其收藏之及時耳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亦此意曰取之不詰教民之巫為藏曰罪之不赦教民之善為取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微陽初生陰未退聽故至于爭君子齋戒掩身絕去多欲以安形性靜以待其定則不至于爭而蕩矣此是善養元神之要術

身欲寧項齋戒掩身來寧身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耆欲然不止寧身而已也凡事皆須安靜靜則可待陰陽之所定不至于爭而蕩也此立言之次第

身欲寧事欲靜是大端然事本于身故先從寧身說起身寧而事不靜猶不寧也故又着事欲靜句孔明云寧靜致遠亦待定之意乎

形與性本不相離汩沒于聲色耆欲則形勞而性衰矣如之何其得安內養家解閉關為絕欲后不省方為天君不外馳是亦大道理不可謂丹術家之言禁之也

身欲寧事欲靜從齋戒說起唯此心齊一而不亂警戒而不忘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齋戒之極至處

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不直言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加可以二字在上見唯此時有無事之官無用之器亦謂此時暇佚可以簡閱而罷去之也

季冬之月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篇中難凡三見季春命國難磔攘以畢春氣仲秋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氣一也春曰春秋曰秋冬曰寒耳送寒氣迓陽和達秋氣遂萬物此于理有可解若春氣一畢則夏氣繼之矣曷云畢豈以時方陽決或以陰慝反噬而物被其災故命國逐之耶禮雖戲而義必有所取決非是舊本禳星之說若註謂春者陰氣之終磔攘以畢厲氣則宜直曰畢厲氣矣胡以曰畢春氣此不通之論也唯仲秋註云除過時之陽暑則其解為正當耳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一歲中時舉山川等祀此祭似告畢然故曰乃畢山川之祀云云

水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

嚴陵方氏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愆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暑亦以達陽氣也此段說理極明可玩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穀種宜藏出云者各出所有之謂也耕各盡力耦云者同力合作之謂也然必先曉告而豫計故特

著為令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王制休老勞農成歲事大合吹而罷疑作樂以合族人致休息之意恐非作樂頓停之說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聖王所重者農事歲將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農亦專心盡力于其事矣與七月之詩意同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臨川吳氏云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于民力故云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極是

新安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如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一巡且過幾時到那時節又整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合即施行非一一到那時方行也此段說極有理

曾子問

曾子問一篇習禮者謂為凶禮置之而不顧愚按註中有大謬於經旨者數條倘不加明辯後世有好古者泥其文而不察則註疏之大罪也敢考正於左以問高明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諸侯之出告于祖奠于禰而又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重其事也嚴陵方氏謂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似未當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此條當是父母之喪與祖父母之喪同時而並有也故云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蓋父母祖父母均所重於天下者第以子視父母以孫視祖父母較稍有輕重於其間父母不幸與祖父母同喪則祖父母之喪父母不能舉待孫以舉也而可無先乎故葬必先輕而後重若奠與虞必推其所

自生者故俱先重而後輕此子與孫自然之情其序有如此者故聖人特舉以垂訓耳若註將父母分重輕則中庸所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其肯豈若是乎且哀次既訓在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矣及解行葬不哀次云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則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母亦有之乎此不通之論也父與祖父平生待賓客皆在大門外之右其行葬皆所當哀者唯是葬祖父母時猶有所重父母在後其葬為當舉故急於行而不及哀次耳或曰父祖父則

有待賓客之次在大門之右行葬所必哀也然則母祖母或異時而行葬將亦不哀次乎曰禮別內外母祖母無次在大門外必不當停柩而致哀或又曰祖父母同時而行葬則若之何曰婦從夫行即哀次可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甚言主婦之不可缺耳註謂七十之年猶必再娶非所為訓

大夫七十可以致政宗子七十尚強有力不可不主祭也無主婦則若之何曰此禮必更有權宜大宗無子或子幼其祭必主於七十之老人即先以無主婦不成禮拜告於祖廟立於其側命其次行之可也今奉使之臣必先行出使禮於御座之前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

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四句註云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云云竊謂不然父喪母喪謂已之父母已喪也與父母不在同例稱父稱母稱其父母為父母也與稱伯父世母同例觀一世字可見註謂此稱父之名稱母之名弔之又改世母為伯母誤矣若解致命以下尤可咲父母之喪重於婚娶雖有吉日不得不致命已之辭曰不得嗣為兄弟致命者致已之意也嗣云者嗣此吉日成昏之謂也註訓致命為致還其許昏之命訓不得嗣為兄弟言不欲

使彼女失嘉禮之時使之別嫁他人恐繼此不得為夫婦刺謬之甚若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者言壻雖免喪未忍遽言昏事女之父母使人為請焉壻猶未即取必待女之父母再請而後嫁之此甚言人子之心重喪而輕昏有若是耳此所以卒全夫婦之倫繼父母之後是孔子所謂禮也註乃謂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待壻祥禫之後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則所待之謂何且壻亦人子也將終身不娶乎非情也此女尚在必待其嫁而後別取亦非禮也況既納幣有吉日父母之命也一遭父母之喪輒違父母之命絕此女不取而別取此尤不通之甚者若謂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則尤不通之甚矣此何以刻之成書以訓後人哉可恨可恨亟宜削之

曾子問疑問卷之四　廿二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照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觀喪是女雖未成昏未成婦廟見即奔舅姑之喪事以舅姑之禮矣乃女至壻家已成昏在三月之內特未廟見而死耳顧斥之歸葬女氏之黨將謂此女為婦耶女耶且舅姑存明日即見舅姑稱來嫁豈有已成昏在三月之內令復歸葬其黨此必非孔子之言也曾子問一篇習禮者置不視蓋疑其雜出於後儒之附會若此類者無怪已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卿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疑問卷之四　廿三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故衛君弔季桓子而哀公為之主但當答拜而已不必哭也乃公拜興哭拜而稽顙於位疑是二孤因遂有二孤之說其實哀公特為之主非孤也習禮者所宜辯

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本文云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則必當有時祭矣註何以云三年不祭

殤不祔祭

殤不祔祭言殤不祔於祖也改祔為備何為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云云言吉禮宗子之祭本用特牲故有肵俎玄酒告利成今唯其殤不舉特牲之禮故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也註乃謂祭殤本用特豚云云謬甚

祭在祖廟之與鬼神厭飫之而已曰陰厭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此二句要體得好人臣遭三年之喪初聞即致其事曰既殯而致事者言即既殯而猶致其事也曰既葬而致事者言即既葬而猶致其事也註云夏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葬後乃致其事則殯葬以前將亦事其事乎此不通之論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從其利利字恐即貪戀祿位以為利利字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

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為人子止於孝朝王季日三問安問膳色喜色憂此理當如是是之謂止孝非於理有加也謂聖人過人之行非也然如是不能復加矣故武王不敢有加焉謂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亦非也

要識文武每日三問及視膳侍疾皆中心所發非徒事節文而已者此稱大舜之孝即稱文武

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言上膳時文王必身在其

所親隨視之也註訓在察也則與視較重複矣愚謂食上必在宜讀

武王念親之篤當文王有疾時應有夢文王幸病間問女何夢矣亦應有是言及以夢帝與我九齡對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而為其子喜此亦人情之常若我百爾九十云云則涉於誕矣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曷下一抗字大君之前以法繩其子是謂抗也此與分庭抗禮之抗字同

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此二句語意極佳記者意若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此非他即文王之為世子之道也蓋文王世子之道凡為人子皆不可不知而況君天下者知此道則可為人父為人君為人長而君天下故周公於此特惓惓云爾王氏謂文王之為世子句衍文非也劉氏謂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非王世子之禮尤非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此以下更下數凡字皆提掇之辭

不曰教世子教士曰學世子學士者教之使進於學也學方是教教通是學此古人下字之極妙處曰學世子兼及學士者上下之人皆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也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

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要知詩書禮樂干戈羽籥皆學者之所有事也四時所共習但隨時各舉其所重者耳觀下文學干學戈必於小學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其人且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則知其事未嘗不相通矣必拘執以為定非善讀禮者也

胥鼓南南字註南夷之樂且云先王作樂至矣盛矣而猶以遠方蠻夷之樂教之者所以示興圖之

無外異類之咸賓奏之宗廟之中侈其盛也若此則當教世子時即教之以侈心乎非所為訓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南二南也周南自關雎至麟趾召南自鵲巢至騶虞無非言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之理皆寓其中聖人教世子正教之修齊治平為他日出震繼離之本故命胥鼓此二南之詩示之知所適從耳若註所云愚不敢謂是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學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盡不問

祭與養老乞言合語是學之大頭腦處故記者於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下即提此以見學世子者宜亟從事於斯

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通在學中故下文曰釋奠曰釋菜曰語說命乞言曰語于郊

干戈羽籥非漫習之也將有事於祭用之也是極大事故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學之而統於大樂正語說命乞言亦極大典禮故小樂正詔之而

亦授數於大樂正總之所以成其德也然非論說之詳其曷以警動而陶鎔之故特命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以竟其成大司成即今胄監之祭酒大樂正疑即今監丞博士小學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等疑即今助教學正學錄之類小註謂大司成即大司樂恐不其然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註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竊恐未然論說云者細論而詳說之謂也學干學戈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各有所詔之者大樂正統授其數然止是聲容器數之具耳若其中義理之精微及所以當習此者係身心性情之大關家國天下之重須大司成一一細論而詳說使世子及士自然融會於內外如下文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此論說功為居多故緊接凡侍坐於大司成者云云見教者如此其論說學者當如此其請問乃可兩相成也

註解論說此受教者云云誤謬之甚

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併其論說所未及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學春官釋奠云云是常時之祭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云云是初建學之祭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見祭與樂而兼舉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見養老與祭而兼行蓋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三事而意實相通故遂及凡語于郊者一節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凡語于郊非徒資論辯而已正欲實知其賢才而取歛之也故緊接德進事舉言揚三事

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此語于郊是諸侯之大學也故云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唯是曲藝者執技以事上與賢才不同故語三而一有焉者名之為郊人亦與而進之也與天子國學簡不肖者移之郊郊字不同

諸侯大學在郊是儲養賢才之淵藪故曲藝亦在所畜曰皆誓之以待又語者命令告戒使凡通一藝者皆奮力於修德敏事慎言待又語時進舉而明揚之也

合語全是求真賢才故有德有事有言者即舉進而明揚之雖曲藝三而一有焉亦進其等以其序雖謂之郊人遠之然於成均中使亦得與有事之榮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價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興器是造學宮一應之器授器是授舞者之器

嚴陵方氏云一獻則無酬酒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亦是但以愚見合語必以介無介語者無介以合語也當是一事

自凡學世子至始立學者諸條皆為教世子而發故末綴教世子句然此法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改周公抗法於伯禽意全在成成王之德故復提三王教世子句終以周公踐阼句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干戚羽籥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

之所在故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然其實則
君臣父子長幼之大倫是已
禮樂原不相離故分言之則樂所以修內禮所以
修外合言之則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及其成
也恭敬而溫文總之是這一箇學者知其所以分
又知其所以合而陶鎔渾化以底於成是之謂善
學禮樂
修內修外總欲涵養此心原不是兩項工夫故緊
承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註將懌字體作魯論不亦悅乎之悅最善若恭敬

而溫文是徹內徹外自然有此養成之景象正其
成也懌之妙境也註分恭敬之實德溫潤文雅之
氣象較失體認
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與此言正相
發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
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也
教世子到有成處全在早諭教而養之豫故緊出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句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正所以養之
也故云教喻而德成兼之教以事而喻諸德慎其
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却有何勉強苦難之功上
文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
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胥由此輩輔導
之人早諭教而豫養之也賈誼治安疏全本此杜

黃裳云要成儲德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始得即此
意
曰審示曰審喻曰喻諸德曰歸諸道曰教喻而德
成此數喻字最妙宜體味
教喻而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下文德
成而教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傅訓之德義總之皆以
身教也玩審示審喻喻德歸道字面可見
語使能也能字須重看是所謂天下第一等人伊
尹周公之流也後世諸葛孔明庶幾近之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於成德也語氣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似

德成而教尊教字是身教故官正而國治隨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善成王善字下得極妙君德在止至善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總欲歸其君到至善處故下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上但言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此却將父子君臣事使挑剔出來見必先知此然後可為此以見商於學之不容已所以為君者必由世子之法欲善其君者必抗世子之法然其要在慎教而豫養故曰養世子不可以不慎

諺云做得小做得大與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等語正相發明

父子君臣是道其事父事君為子為臣之合宜處是義總之禮所生也由此禮而全體道義以成其身曰德故本文間出此數字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三有字相呼應上二有字當重看註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云云說極透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學為子則知為父學為臣則知為君學敬長則知慈幼故連下三學字註訓教之也誤矣

凡學世子及學士至此統是一篇文字故引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等語以結之見孩誦書禮之教皆所以脩其內外以歸其成其實落造於成德處則公輔之發諭教而豫養之功居多也

世子之謂也句指世子之法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十七節

自此起至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止通是論所以處公族者與世子之法相表裏周道親親為人上者所宜亟知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立人大經原不出此故其教亦不出此

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宗廟授事以爵以官登餕獻受爵以上嗣皆於理合如是是之謂禮

詩曰本支百世天子本也餘皆支也胡為乎其復有上嗣意者恭伯仲雍季歷以次相序其宗法原不紊耶且文王亦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固知本支之說從天子諸侯言上嗣之說從公族宗法言兩者自不相妨也

臣有貴者以齒是內朝之禮

世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常時之禮故復提世子治之句以冠下文恐不即指臣有貴者以齒為雖有三命不踰父兄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軍行雖載祧主其稱則為公禰不必改禰為祧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玩族之為相也句見族本出於一而其情義自有不可解者

賵賻承含分明是四事註於賵賻含之外加襚一節將承字改讀為贈解吾不知其何謂也然則承之義何居曰此不可強解然有疑可闕也改承為

贈而加以襚不可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以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

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以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自此起至不翦其類也是覆釋前件然於中曰孝弟之道達曰君臣之道著曰讓道達似與前教世子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相照應此是文章之血脉處是為一篇文字

體異姓者與異姓為一體也下體百姓亦如此弔臨賻賵上加一敬字見實出至情非虛文是為睦友之道

前云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此云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是文章之照應處

看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却何等親親之至語曰周道親親誠然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

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

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前篇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未竟其說此自天子視學起至念始終典于學止總是申明此意見此皆天子之所有事者皆世子之所當豫知也所以慎輔導而蚤諭教必先從齒於學始

天子視學何為視先師先聖以示法天下養老乞言合語以興起天下使知鄉方耳故終之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故聯綴成文

三老五更謂老而更事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於三老五更亦云

乞言合語雖二事而相通故此於修孝養登歌下即云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合德音之致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肅雍雍德之極致具在聲音中今所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間是語言之昭示即登歌之感動是所謂語以成之也是之謂禮之大者也下文註云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正是此意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與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節孝弟之道達君臣之道著讓道達等語相照應通是文章血脉

視學養老合語其事關係於天下國家為甚大聖人思慮首及於此故云慮之以大三老五更世所尊敬而未必其能愛也聖人釋奠於先老為設席為省具一自誠愛之心發出來故云愛之以敬然所為設席省具皆禮也故云行之以禮

古人舉事自始至終本敬慎而毫無忽易於其間故不期衆之喻而衆自無不喻也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禮運

此篇不皆孔子之言禮家因見大道之行及周公其衰等語遂將演成一書此大同小康用知去詐等語自露本相然禮治人情使歸大順其旨意却亦立得好且人者天地之德也數語大有來歷非淺淺之見可到

讀此篇者要識謹於禮句是其大旨蓋能謹於禮乃可挽小康之世復歸於大同然其要在承天道以治人情故先從禮之初說到禮之大成處見禮之制度本如是其當守也而人情之縱放者為僭為脅不可勝言故提禮者君之大柄句示其必將此以窮人情使歸大順之治然治貴有本故教先立無過之地焉教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焉教其作則教其修義之柄禮之序教其明於順以守危焉語語責成不少加貸乃知君子之謹於禮蓋不獨以禮繩其下而要在其身之先謹也此本本原原之論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魯周公之後也周公制禮開萬世太平而子孫僭用天子之禮致大夫陪臣皆上陵焉禮於何有此孔子之所為嘆也

夫子不及見上古之治與三代英賢所為然其志未嘗一日忘也故深致嘆而望魯焉此即夢寐周公之意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巳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巳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巳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巳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看大道之行一條果然大同無我是帝者之治下是則有所不逮矣天地渾噩之氣以漸而漓自如此全賴聖人禮教之立挽之使復歸於大同

道公諸天下本至大而無外也而人自小之本常行於天下也而人自隱之隱在人不在道

上古天下為公得後世若復傳賢人皆侮慢自賢紛爭並起莫可為救矣故聖人亦只得天下為家耳

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皆禮義為紀事

設制度立田里不妨唯賢勇知以功為己則人皆騁其勇知而自為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耳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至謀作而兵起自非聖人盡心力以挽回便不成世界了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於此時盡所為挽回之道故曰由此其選

謀作而兵起唯禮可以已之故六君子皆謹於禮以挽回世道此是一篇之大旨

人所重在義著之使明所約在信考之使成有過當改著之使改刑仁使無不親講讓使無不遜此皆謹於禮事所以示民有常者

在六君子之世亦稱極治矣但照大同看曰小康耳然非此數聖人之挽回不知世道竟如何也

蔣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運無為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唯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此極說得有理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

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天有秩叙之可因故曰本地有高下之可效故曰殽鬼神有屈伸往來之昭布故曰列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莫不用之故曰達聖人以禮示之者即此顯設於天地鬼神者節文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使莫不知率由也

屈伸往來昭布森列曰列於鬼神註訓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誤矣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夫子欲觀夏殷之道故之杞之宋乃文獻皆無可徵僅得夏時坤乾觀之則斯禮之全蓋亦不復見矣

坤乾夏時吾不得見矣然曰坤乾必有一種大義理在故曰義夏時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等項亦必有大等列在故曰等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此以下非必孔子之言觀後復提孔子曰可見

此原禮之所由始易曰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正與此合

燔黍捭豚汙尊抔飲此飲食事蕢桴而土鼓則由飲食而為樂之事也易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

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蕢桴土鼓若非後世之盡物而成文者然其意誠其事質此敬實可通於神明也故曰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體魄則降二句即易游魂為變一句意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養生送死祭祀必用宮室火化麻絲故從古初未有時說到後聖有作見此禮之行非自今日始也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雖不言木與水而已備於中矣

長樂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極說得二字明白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

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承上既有宮室烹燔醴酪布帛可事鬼神上帝因備言其祭所陳設以降上神及其先祖且言其祭極倫理之詳足以承天之祜又言其初祭時若是其嘉魂魄也足以合冥漠既退時又若是其為祝嘏也足以稱大祥此其志兼古今之情義極質文之變乃為禮之大成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可致敬於鬼神者必至是而後為備故歷歷推言之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婦原是天所秩敘祭時一一如天而弗違天其有不助乎易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於鬼神乎正此意

玄酒以祭至腥其俎曰法上古之禮孰其殽至君與夫人交獻曰中古之禮退而合亨以下曰當世之禮是則然矣然愚以為非也本旨所重在合莫與大祥耳蓋鬼神之冥漠不可見矣望其來而歆饗全在聚己之精神以契合之然而非物不足以

表其誠也故如是而作為祝號也如是而祭以玄酒也如是而薦其血毛也如是而腥其俎又孰其殽也又如是其越席布冪之必備也澣帛之為衣也醴醆之為獻也燔炙之為薦也君與夫人交獻以嘉其魂魄也此足以合其莫矣而猶為未愜也又退而合亨焉體其犬豕牛羊焉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焉祝以孝告而儼若有以交于神嘏以慈告而恍若有以致其福斯其為祭之盡善乎斯其為禮之大成也蓋此條所陳無非言祭者盡古今之變之禮凡可以歆饗鬼神者無所不至耳不必條而分之曰此其為上古此其為中古此其為當世也凡論禮者貴得禮之情凡讀書者貴得書之旨區區分剖之辭非有識者之所取也敢妄訂以質高明

嘉其魂魄句極妙凡死者魂已升矣魄已降矣二者分而不相屬矣然而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者如在也祭備極其物君親與夫人交獻之儼若所以事生者然已分之魂魄其若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魂魄也是所謂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是所謂合莫也細體

自得

大祥本嘉魂魄合莫來祭欲嘉其魂魄合其冥漠令以孝告以慈告真如嘉其所會者其祥孰大於是

後世祭祀之禮可謂備且盛矣乃不忘玄酒之設者何禮之所貴貴其初也凡人之初其心一而不他也誠而無偽也如初為事即一菽水而誠在也不必其多具也如初為祭即一汙尊而誠在也不必其多設也然而君子以為未足以致敬也而漸以陳且設焉備且具焉如是而其初猶在也是所謂合莫也是所謂大祥也而何害其為禮哉乃恐其禮漸以盛且備而其初之漸以失也其初漸以失而盛且備何為者故聖人為教必推禮之初言之而再三曰皆從其初皆從其朔又再三曰玄酒在室玄酒以祭意深哉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周公之盛盛於制禮以開萬世之治周公之衰衰

於子孫僭禮以踰萬世之防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品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蒙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自古以來所常用曰常古不必分常事古法

吉祥善事皆天所假以綏有道者詩曰假樂君子不必作嘏

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發之於禮經曰祝嘏辭說仁人孝子宜齊戒而世藏之而對越以為祭者乃僅藏於宗祝巫史焉禮意安在哉是誠昏於禮者也昏於禮而百度無不昏矣非幽國而何

此下五節連下非禮也三字其辭旨特嚴

君者天子諸侯之通稱諸侯僭天子之禮曰僭君

者僭其君也何以訓僭上之君大夫陵諸侯之尊曰脅君者脅其君也何以訓見脅於強臣之君幽國是暗昧不明亂國是荒紊無序君與臣同國語所謂貍鼠同遊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嘗與文子同升諸公矣此其特薦於朝乃稱盛舉故聖人特舉而美之其與家僕雜居齊齒大別矣

新安王氏曰幽國僭君脅君亂國君與臣同國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此一段說得極好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由上文非禮也而君非其君國非其國看來則禮誠人君之大操柄不可一日舍者矣蓋天下有嫌之當別有微之當明有鬼神之當儐有制度之當

考有仁義之當別皆政之所在而於禮有關焉者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不藉是禮乎所以治政安君不藉是禮乎此禮為君之大柄不可一日舍也

別嫌明微云云不必他求但就上文看便有許多可嫌處當別而遠之有許多極微處當明而示之鬼神由此以歆饗不可無儐制度由此以異等不可無考仁義由此以等殺不可無別凡此皆政之所在於君有關焉者如此則政治而君安不如此則政亂而君危若下文所云此其禮之切於人何如者故曰君之大柄也

長樂陳氏曰夫治之為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別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緊頂治政安君來夫政以下正所謂治政者

聖人承天以治人上天之命與君人之命原無二

也故首提本於天殺以降命然命之大者唯社與
祖廟山川五祀之祭故緊承命降說下見此皆政
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而聖人所以藏身之固端不
出乎此也註乃謂因祭社而出命有事於祖廟而
出命云云吾不敢謂是也
唯天惠民唯聖時憲論政必本於天矣然天安在
哉昭然以示人者是已聖人殺以降命君之命即
天之命矣故有事於社分明以地道示人使人知
美報也有事於祖廟分明以仁義示人使人知反
始也有事於山川分明以興作示人使人知從事

也有事於五祀分明以制度示人使人知率守也
政之所在與天命合一而無二焉而有不承天之
祐者乎故曰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殺命之政是為治政藏身之固是為安君
天命無乎不在聖人殺以降命亦無乎不在故有
事於社即謂命降于社有事於祖即謂降于祖廟
也
殺地云者將此顯設於地者示人也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是廟中事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皆產於山川故教人備物
致用率作興事在山川之祀
制度所該者廣而內外之列高下之等實於門行
戶竈中霤創始焉故於五祀之祀有制度之政
上止云藏身下云藏身之固必固乃為善藏其身
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
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觀上本天殺地降祖廟山川五祀為藏身之固則

此政與天地鬼神原相合而無間者故聖人治政
只在參天地並鬼神而此外別無政焉若是則其
身必有所處有所玩矣處必求其所可存者無如
禮之序玩必求其所可樂者無如民之治故天生
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
是所謂本禮之序以致民之治者是所謂參天地
並鬼神之實政也使非以正則君先立於有過之
地矣政烏乎治而身烏乎藏哉故曰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非所處而處焉身必危唯禮之序可正身而安民

故說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非所玩而玩焉憂必至
唯民之治可快意而藏身故說玩其所樂民之治
也天生時以下正其庸禮治民事正其所處存而
樂玩者註乃云處天地鬼神之所存此禮之所以
序玩天地鬼神之所樂此民之所以治愚不識天
地之上下鬼神之往來其所存所樂安在且禮之
序民之治內通加所以二字愚未知其所解也
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
之辭也其語氣與此正相似
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舉其生且教者歸之富善之

域此君之以正用之也即此便見其政之有序是
禮之序也即此便見其民之歸治是民之治也此
非其所常存而常樂者乎故曰處其所存玩其所
樂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
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
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
死而患其生
據註三明字為則字愚謂君所貴者明也民所則
者君之明也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孟子曰賢者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明自是明字則自是則字不
必改也
君要立無過之地須先自明其德不明則立有過
之地矣故云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又云君明
人則有過所養所事是帶說
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禮也此
禮達於天下民自知所分守民自不甘犯義故說
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生死人所重也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

死非禮教之達何以有此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貪
此語未粹且與上下文若不相蒙然細為繹之因
前有以賢勇知句故此曰用人之知去其詐云云
蓋謂但用其知用其勇用其仁而其詐其怒其貪
則檳去之而不取也此或記者之意乎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自有宗廟此當作死守己之宗廟解非死衛
君之宗廟也此變字作通變之變解通達權之變

執世守之義總是一般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是大同之治

王道本乎人情故聖人之治在必先知其情

人之所宜曰人義人之所利曰人利人之所患曰人患通本人情來

知得人情之同辟於人義明於人利達於人患人人莫不各得其所矣此中國為一人而天下為一家

禮緣人情而立禮以制義禮無不信不睦不慈讓禮無爭奪故聖人治人七情修十義云云皆不能舍此禮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此二節申明禮所以治人情之意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貧苦人之大惡欲惡心之大端乃此心藏焉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其將何以窮之唯窮之以禮彼中節與不中節者昭然畢露美惡不能掩其藏矣故治人情者不能舍焉

禮窮人情方可辟於其義而曉之以利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

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因說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故推本人之所以為人者本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來而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此其情有未易窮者必在聖人謹禮以作則

此要重體一其字此其字直貫到底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具在人身上則是人者其即天地

之德也無二也然天地生生之理安在哉唯陰陽鬼神之交會妙合於五行而成萬物而人獨得其氣之秀者焉則是人者其即陰陽之交乎其即鬼神之會乎其即五行之秀氣乎此有不可以分別言者此人生天地間必當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鬼神同其屈伸往來而保合五行之最秀者其有不然則有愧其為人矣故聖人作則亦不能外是焉

天地之大德曰生孰為生之曰陰陽而已矣然獨陽不能生也獨陰不能成也必交而後能生且成

焉故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交之說也曰交則便有往來屈伸於其間矣而其間然有會合處能生成變化而不窮故易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會之說也然曰交曰會一氣耳不可見也唯此氣始出而可見者曰水次出曰火又次出曰木又次出曰金又次出曰土是為五行此五行之生出非陰陽鬼神之交會為之乎而其所流播却又生許多萬物出來皆是五行之氣也然或偏而不全或全而不粹唯是人得其全如所謂耳目口鼻心者又得其粹如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豈非五行之秀氣乎書洪範首五行次五事蓋見於此周子太極圖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本於此

天地間一氣耳一氣分列曰陰陽陰陽往來曰鬼神分列往來其間妙合而可見者曰五行總之是氣耳故曰五行之氣

天地一陰陽也然就天地而分天輕清上浮陽氣之所積也而在天者成象故曰天秉陽垂日星焉地重濁下凝陰氣之所積也而在地者成形故曰地秉陰竅於山川焉然是陰陽之往來即五行也

孰播蕩是於四時一氣之自為屈伸耳氣自往來而屈伸各主其事而不乖各循其軌而不忒於月生為可見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歷萬世而不改故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天雖秉陽而其氣未嘗不交於陰地雖秉陰而其氣未嘗不交於陽長樂劉氏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此極說得有理

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之氣自然流播而不窮有初

寒有極寒有初暑有極暑有溫和這便是五行而春夏秋冬各順其序是為播五行於四時

播五行於四時以一年論和而後月生也以一月論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以一月之屈伸論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與此正相發

五行自一至五合之得十有五有三五之數數有生有成生數主進漸來而伸故三五而盈成數主退漸往而屈故三五而闕

此承播五行於四時說播便有動的意思動便有相尅相生之義如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此漸以盛而受尅者漸以竭是謂迭相竭然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方用事而未來者實由此以托其始是謂還相為本蓋滅息而又生息如環無端實未嘗止息也註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而還相始又云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解得極明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亦此意

五行之迭相竭於其動見之其還相為本於四時十二月見之然非動則四時十二月亦幾乎息矣此動字下得極妙

五行播而為四時分而為十二月則凡聲色臭味皆有所不能違者何者天地間凡有形與聲與色者皆此五行之呈露也則皆與四時十二月交相應而實皆循環而無端者也故一一指而言之

五行之宣盪為五聲五行之調劑為五味五行之敷施為五色此皆自然而然非有待於勉強者五聲便應以六律十二管而還相為宮五味便應以六和十二食五色便應以六章十二衣而皆還相

為質此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假於安排者此五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究之皆所以養人之生故下承說云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而聖人作則不能外焉

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聲不協於六律非正也而音之從律又必驗之十二管蓋當此時此管自應此律便為宮而如環無端故曰還相為宮

天地無心成化矣而人得其至虛至靈者以運用昭然此心之昭示也五行如環無端矣而人得其

秀貌言視聽思之悉具焉仁義禮智信之兼該焉
恍然若露其端倪者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
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便見聲色臭味皆人所不
能免也然人或有歉於此者或有溺於此者則在
聖人制禮以裁成之耳故緊承說聖人作則云云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
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
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
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
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
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
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
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百姓則君以自治故聖人作則以立民極必以云
者必用是而不舍也
聖人作則非意之也本乎天發乎地而已矣故必
以天地為本天地成列陰陽運乎其中四時日月
星辰鬼神五行自昭布森列而不可掩凡人動靜
起居出入內外未有能外此陰陽者故以陰陽為

端凡人趨事赴功率作期會未有能舍此四時者
故以四時為柄然所以趨時者唯日星為可驗故
以日星為紀唯月為能考成故月以為量鬼神不
可度思矣然而屈伸往來凡人動與之俱焉故鬼
神以為徒五行如環無端矣然而五事五常凡人
體無不具焉故五行以為質凡此云云皆所謂禮
義也所以治人情者也然則禮義其若器乎日用
飲食無不藉其利也人情其若田乎耕耘收斂斯
可底於成也本此器力此田而歲功成焉叶氣應
焉神物其畢至乎故四靈以為畜也聖人之作則
蓋如此
凡人一動一靜無非陰陽聖人教人作內作外用
動用靜亦無非陰陽曰為端者事事由此以拈起
若其端緒云爾也
鬼神與人幽明岐矣曷云徒不曰體物而不遺乎
鬼神體物而不遺人亦體事而無不在一出入一
動靜一往來悉與俱焉而不離這是為徒處
貌言視聽思是人之五事五事一五行也仁義禮
智信是人之五常五常一五行也然則人非五行
不成其為人矣故聖人作則必五行以為質

人稟五行之秀氣乃其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或多
有自縱佚而失其秀者聖人以人治人故其作則
也即五行以為質焉使其食味而不耽於味別聲
而不溺於聲被色而不淫於色則禮義之制不可
少也故緊出禮義以為器句要細玩自得
聖人本天地順陰陽察四時驗日月星辰合鬼神
五行以作則總是將此禮義去治人情使人皆歸
於大順人既歸於大順便以順召順而四靈畢至
故記者歷數之若此學者要於中探討其大旨始
得若註云云愚所未解

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觀其所
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所感所恒無非陰陽
也而其情可見焉是情可睹之說也不專主在善
惡上
人與鬼神為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據守以為
常矣故曰事可守註將祭祀之鬼神配到政事上
去似紐捏
天與我以五事我還他箇五事去天與我以五常
我還他箇五常去天與我以聲色臭味我但用之
而不溺於其中還他箇五味五聲五色去這是事
可復聖人作則五行以為質正是教人去復此事
也國家歲有常事云云未得本旨
禮義如器一般制與人用人便利用出入凡事皆
藉之以有成故說事行有考易曰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是禮義以為器曰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事行
有考
人以為與言人以為居也下文其居人也居字正
應此與字
飲食有由只說物無不至人無不遂其欲意
說物可舉正證聖人作則必當以天地為本也下

倣此
此要先認物字情字事字功字事行字人字飲食
字凡聖人作則通是要人則而象之如以天地為
本原是要盡物故曰物可舉以陰陽為端原是要
達情故曰情可睹以四時為柄日星為紀月以為
量鬼神為徒五行為質原是要人去作事成功故
曰事可勸事可列功有藝事可守事可復禮義以
為器便要人成其德行不止事焉而已也故事下
加箇行字曰事行有考人情則人而已矣四靈則
飲食所需而已矣故曰人以為與也飲食有由也

訓詁家却將此箇物字事字東觧西觧大失此章之旨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狙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魚鮪不淰鳥不猶獸不狙是形容四靈畢至一段光景不專為飲食有由說觀人情不失句可見趨吉避凶人情也有神物以決趨避人情其可不失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上說禮義以為器然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先從祭祀之禮說起

先王重祭必加之卜筮秉蓍龜而下言祭禮之次第如此故總承國有禮句官有御事有職緊頂國有禮來而又指說其禮之有序也

祭祀非一事中間制度各有不同非設不能齊備國有典禮可守為常官有定御無侵官也事有職掌無廢事也禮有定序於有御有職見之是之謂國有禮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名曰命其官於天也

國雖有禮然不達於下猶制器而置之不用也故先王患之必祭帝於郊云云然不先自立於禮無以立下民之則故又出宗祝在廟云云一段

照列地利看定天位是定天之位使人知所尊也

註所云失旨

照定天位列地利儐鬼神看本仁是本祖考啓佑之仁本事是本五祀各司之事註所云俱失旨

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分明王在中間了何消更出王中二字中字宜聯心字讀詩曰中心藏之孟子曰中心悅而誠服中心二字原相聯

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言王心一無所為唯正之為守也至正莫若禮王守禮以先天下禮教不患其不達矣故承說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云云

百神禀命於天郊定天位則神皆受職無愆違也百貨悉産於地社列地利則貨皆充獻無遺棄也人本乎祖祖廟之禮行則孝慈之心油然興起而帖服矣人各有祀五祀之禮行則法則之守秩然循分而各正矣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匪直是文而已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葢祭祀由禮義以行禮義又因祭祀以立非明義不足以達禮而非此

祭禮之行則義之脩而禮之藏亦不可見於天下也故其詞云云此句要細加體會

脩得始可藏得故中着一箇而字

因說義脩而禮藏故復推本禮之所從來

此皆主禮之自然者說其降曰命是天命故曰其官於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承上其降曰命二句說來見此禮之制自然而然無一毫矯強於其間者

禮本天秩故曰必本於天動行動也必隨地所宜如禮從宜使從俗是已故曰動而之地列分列也列必各有司存如官有御事有職是已故曰列而之事變則唯其時之所趨而要在協於其分藝耳從時協藝無事無物無不有之難以枚舉然要之皆所以居人也其居人也要在涵養其德性耳故其行之也必先於貨力無財不可以為悅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又在於辭讓非樽節退讓不足以明禮也又在於飲食汙尊而抔飲此禮之所自起

也乃其禮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焉而已矣審觀此禮孰非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者乎孰非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者乎孰非以善養人者乎孰非資於貨力辭讓飲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一順人情為之無毫髮矯強於其間也註所云紛雜偏戾不敢從

動便行之於地列便見之於事故曰動而之地列而之事

變而從時所謂禮時為大也然中間唯各隨其分為之故又曰協於分藝

曷云居人曰養聖人與人同此人也夫禮治政安
君聖人所以藏身之固正使民安習以藏身者故
下一居字禮以養人為本故下一養字訓詁家改
養為義愚所未解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
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由上文看來禮義真是人之大端苟非禮義人道
將無以自立者所以講信脩睦養生送死云云皆

不能外之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已
大道之行自然講信脩睦此以禮義去講信脩睦
挽世之小康復歸於大道全賴有此耳
天道遠而達之使通人情隱而順之使治由此禮
義為之耳故下箇竇字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有糵方成酒有禮方成人所得厚薄則存乎其人
耳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
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
以聚之樂以安之
禮義是人之大端則人所執持莫如義而所踐履
者莫如禮矣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此是提掇語所以修治者通在下文
曰禮義治人情足矣何下箇柄字序字又看箇修
字禮義人所共有而人不知其所可執也所可由
也吾將那所可柄持的教人執將那所可序列者
教人由全在吾先修舉而整治之故下字如此修
是修舉之謂非講明之謂也
人情者何即前所云欲惡之心不可測度者是也

蓋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其間情偽萬狀不能窮
詰不知其情所向善惡稍殊而天下治忽關焉如
田有收有不收民命實係之有不可一日不治焉
者治田農夫之事也治人情非聖王之事而誰事
哉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要體得極親切方
知聖王修禮陳義云云之不容已
修禮以下是聖王修道之教雖兼人已說却要重
治人一邊
人情縱放如田地荒蕪一般急便下不得種子須
先加耕治一番修耒耜可去其荒蕪修禮教可收

其縱放故說修禮以耕之易三陳九卦亦先之履曰履德之基也正此意

人情既約於禮教可以漸向於善矣然其資性却有不同須隨事制宜使皆各全其生意如田已耕後將種種穀子陳列隨其高下所宜而樹藝之也故說陳義以種之

禮耕義種人情亦云治矣然內欲外誘不無竊發潛萌其間唯是講明其學使種種欲誘悉交除而不存方可望其有秋也不然而草莱之害嘉種不小也故又着講學以耨之句

所學何事學全此心而已此心無統萬善故稱仁焉推本此仁而必求全其所固有與治田者由耕而種而耨而穫焉以聚藏者一般故說本仁以聚之

此心之理雖已完聚然非優游厭飫無望其自得也唯將樂去陶鎔他使日詠歌舞蹈於其中不覺其漸磨焉以入於化如田家已聚藏而含哺鼓腹熙熙然其自如焉是謂之安享也樂必有發越散布一段光景故說播樂以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云云發揮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足矣然記者猶恐人不知禮義與仁之甚切而不知所修也故又提禮義與仁申言之使治人情者之亟加意焉

此三節將禮義仁錯綜說見三者原相合而不離不可以不修不可以不陳不可以不聚然語內便含有學與樂的意思在見又不可以不講不可以不安也玩講於仁一講字及順之體一順字自見

得詞畧而意到此古人之善為文處

禮義本不相離然非禮有定制則義亦無可見者故說禮是義之實協諸義而協以下正言此禮以義而起則此禮即義之所在也是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禮便可以義起則協諸義而不協禮便可以義已矣神而明之全在其人之權度有不可以執泥焉者故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藝之執有分執分之義也仁之施有節執節之義也然則義其可以不協乎仁其可以不講乎協於

藝講於仁方是義義便可自立於天下故說得之者強

義是仁之節仁便是義之根故說仁者義之本然仁百順之原也故又說是順之體義由此生順由此具其尊如何故說得之者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治人情所以治國也故照前覆說一番見治國者必須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仁以聚播樂以安而安又貴達於順也乃成大順之治

安之以樂未有不達於順者立詞者云云不過示治人情者必至大順而後止耳註所云非旨

稼穡以養人則人無弗肥禮義以治人則人無不順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影字文法

人情原通於上下故說家之肥直到天下之肥止

君臣皆以正自處曰相正

治至大順是挽小康而為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相照應

前說禮義所以養生送死治鬼神之大端此說大順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蓋人之道唯此三者而已三者各得其常便是大順非於此常外更有所謂大順也所以聖王之治只本此禮義以治人情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節註極明唯守危二字不如是解書曰遺大投艱易曰履虎尾皆言君位之危也明於順則君位之危方可守得故曰守危耳前云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此守危二字正應前安君二字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然究竟只在能守此禮耳故緊承說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云云

禮之不同禮之情也當殺的如何可豐得當豐的如何可殺得故緊承說所以持情而合危

持情持字下得極好驕者過於豐吝者過於殺皆此情之不能持也持得此情定便不驕縱淫泆不鄙吝齷齪而危可常保矣此正應然後守危句此合字宜作保字解

聖王所以順所以二字極妙山者不使居川至用民必順正是其所以順處究竟只是一箇禮所以持情而合危何者凡不明於禮者多自任其情不能因地之利若天之時而體人之情聖王唯明得所以順所以事無不順而以順召順能致大順之實也

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舉水火金木飲食飲食便有土穀在

以順召順則順氣無不呈象矣故既說無水旱昆蟲之災無凶饑妖孽之疾又說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又說天降膏露地出醴泉云云一步進一步若不可言罄者

嚴陵方氏曰不愛者盡其所以而與之也極當凡禮皆以義起者也先王修禮正達此義於天下

使人曉然知義之所在率由此禮之不容已耳即此便是體信以達順處何者禮義人之實德也先王實體此禮義於一身而行無不順因以教天下使人皆知實體是禮義而皆和順於道德之中非體信達順而何

臨川吳氏曰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兩間嘉端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說得透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禮運云禮義以為器人能致禮治躬與制器利用一般故稱大備為盛德禮釋回增美質以下則推

禮之為禮本如是其立本此君子有禮則外內人神無所不協是為大備盛德也釋回增美質句宜重看

美質者何人所未雕未琢者是已人人皆有此美質只緣回邪誘於其外此美質漸為之加損耳禮本天則治人情日檢束收斂於其中放心邪氣無自而入回邪漸以釋美質漸以增措則正施則行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人必以禮為治身之器也

竹箭之有筠松栢之有心美質之謂也筠言幹節之堅勁心言本實之貞固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註却將筠字訓致飾於外致飾者能無柯葉之改易乎失其旨矣

人道大端在外堅勁內貞固雖物亦然竹箭有筠松栢有心蓋已獨居其要矣故說居天下之大端二者指筠與心非指竹箭松栢也細詳自見得

君子有禮回盡釋而全以美質用事矣所以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也

外諧而內無怨云云正見其措則正施則行然此以則字故字遞下却又有相承意

到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乃為盛德二德字正相

應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此條本文二字平看然本字實根上美質來

心無不實是忠信事無不宜是義理莫將此四字大分析

義理二字所該甚廣下文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是義理也舉定國之數為禮之大經以地廣狹與年之上下是義理也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是義理也合義即是理

中理即是義故兼說此二字不可太分析

苟無實心虛文爾虛文如何立苟無文飾徑情爾徑情如何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忠信禮之本不必說了行禮者全在合義理之宜故自此以後皆以義理言要識得

合於天時五句平說下

天時有生四句泛說見行禮者所以必順天之時隨地之宜量人之能因物之利註助祭執事之官似太早且禮非止一祭焉已也

王制云凡官民材人各有能便是官之所在物之利固有直而用者而委曲制用為多故下一曲字上說合於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似止說得四件中間着鬼神弗饗也句便完備無遺矣此是文章之妙處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此節註極明舉禮之大經大倫薄厚便含下時順體宜稱等云云矣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此五字足以盡禮了堯授舜以下云云雖各指一事說其實理相融貫要識得

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矣堯舜之授受湯武之放伐皆時也易曰承天而時行書曰唯聖時憲

禮欲其稱然其事不可枚舉故畧舉而悉言之一則曰此之謂稱言有稱也又曰蓋言稱也又曰唯其稱也然稱未有不合於時者未有不歸於順者未有不循其體者未有不協於宜者看下文種種所舉自見得

禮有以多為貴者　有以少為貴者　有以大為貴者　有以小為貴者　有以高為貴者　有以下為貴者　有以文為貴者　有以素為貴者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已此說極有理

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備矣然豈聖人作意於其間哉本乎天發乎地順乎鬼神合乎人心煞自有恰好者在不可得而豐不可得而殺蓋必如是而後稱焉者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不豐不殺禮之中也此中具在吾心省則合不省則乖故曰禮不可不省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

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外心曰樂其發樂吾心之盡於物也內心曰慎其獨慎吾心之盡於誠也

二君子總是行禮之君子註一訓制禮一訓行禮欠體認

德之發揚總歸詡育萬物則盡天下之大無不各得其理而物之所成者博矣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正此之謂也嚴陵方氏訓詡字曰言能翕張也極當

詩曰有物有則物各有理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謂大理物博

恭敬之心唯盡物足以發之樂其發者樂其備物也樂其備物之能發吾心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稱德產然所為生者孰得而狀其神化乎孰得而窺其機緘乎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致者極至之謂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皆在吾心故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樂

其發慎其獨則大小高下文質之間其情可例知矣

凡禮內盡志外盡物然凡物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曰德發揚翊萬物一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既難為報物又不足報唯存此心之誠敬或可期其昭格耳故天地之祭曰升中曰告虔

禮行於君子折衷於聖人制於先王故迭出三等字面

聖人唯內之尊外之樂少之貴多之美則王者之制自不能違矣故緊接先王之制禮云云

內之為尊吾心尊之也外之為樂吾心樂之也唯其稱也稱此心之施也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則衆亂

禮貴盡心盡物然要歸於稱耳稱不稱而禮攘之辨天淵矣可不慎哉

君子雖樂其發而亦有不可不嚴其辨者管仲之濫失之矣君子雖慎其獨而亦有不可不盡其物者平仲之隘失之矣故緊接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云

禮是人心之綱紀綱紀一失衆散不可收拾矣此君子於內心外心處不可不慎所辨於多少之度數不可不慎所守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禮猶體也比得極好天下有人而無體者乎有人而無禮者乎

禮有大有小云云正說此禮之設自有恰好各當處不可以意損益揜著其間也如以意損益揜著其間便如四肢百骸倒置一般了其何以成人乎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究竟只是一箇我能由此大小顯微處一一體驗將去自然達其所以然之故不然誠猶入室而不由戶者將何以窺其奧哉此

欲知禮之奥者必當審節文度數之詳不可以意損益揜著於其間也

經曲之禮皆由心體中裁度出來故曰其致一也由心體中裁度出來自然有大有小有顯有微所以設之宜當不脩其所設而欲窺禮之精微其可得乎故比之入室而不由户者

此段既以體備成人喻又以入室由户喻無非欲人由此禮之設究此禮之意以成其為人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曰竭情曰盡慎曰致其敬是極致此心之誠所謂內心而慎其獨也曰美而又加文焉是致飾此心之誠所謂外心而樂其發也

禮心體也唯誠則心體常實此禮之行不是虛文要識竭情盡慎致其敬處必有假於美而文有美而文處乃為竭情盡慎而致其敬總之一誠焉耳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斬而播也有進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禮原有直遂處有須委曲處有經常不易處有須權宜以善其用處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識得典禮之立又達會通之觀則於禮也其幾乎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國家有大典禮非可同日用常行者必加敬慎焉而後可記者恐人但以常禮視之故出此一節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士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日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管簫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此六節是一段看此有由始也句不忘其初者也句必有主也句自見得

君子於禮有許多委曲周旋處非是作而致其情此禮從古以來有必如是然後可以達其敬者不

然則已慤不然則已蹙此其情所必致而非作也
擯詔相步舊所解固是自愚膚見禮行於聘問則
有擯禮行於祭祀則有詔觀下文詔於庭詔於室
詔於堂可見註謂有擯相以詔告之恐未然又按
樂之奏也有文武相雅其舞也有緩兆舒疾總若
是其不遽猶禮之有擯有詔若是其從容也故摘
取相步二字對擯詔言曰溫之至耳此皆就行禮
樂之時說註以相樂工之行步對擯詔之相禮似
未得其旨樂記云治亂以相又云三步以見方
反本脩古節註亦明嚴陵方氏云逐末之流而不

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修則先上之禮
意亡矣較更說得明透
知制禮必有主則其要已先得矣故可述而多學
不然而失制禮之主意多學奚為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節節制也胸中先有箇節制在物到面前中節不
中節自然一覽而見不則未有能察者然所謂節
者何禮是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其何可得耶故作
事而不以禮則弗之敬矣出言而不以禮則弗之
信矣敬與信人可一日少哉而禮為要故曰禮也
者物之致也知禮為物之致則未事未言之先必
思自節於禮立敬信之大本矣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數度
德行皆所謂節也無節於內者謂無此德行數度
於胸中耳註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似未懇
弗之敬弗之信皆主於我言註將弗之敬解曰何
以能存主敬之心是矣將弗之信解曰何以能使
人之信其言非也

綱常倫理事物細微皆物也而皆歸於禮故曰物
之致樂記曰致禮以治躬致其致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作大事為朝夕為高為下皆禮之制順天時放日
月因丘陵川澤皆各有所因而取財物以為用故
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取其所生成者以致報
本之誠自是情之所不容已者
財物外也義者宜也內也凡禮皆假外心之物達

內心之敬

為高為下即名山大川之祭

天地之生物本亹亹而不窮而於雨澤尤易見焉君子達亹亹故即以其生成之財物報答其生成之大德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祭必取財物以致用固矣然執豆籩駿奔走非得有道德才能者與其事不足以稱也故昔先王必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若斯其致慎也然後始舉祭焉故其為祭能致神祇之格臻極盛之治也

德以所成言道以所履言能以所任言皆賢也置諸左右以助祭如下文所謂卿大夫從君是也衆則散供執事之用者亦必聚而誓之俾臨事不至失禮

中者衷也王者守此中以臨萬民故其巡守也隨所至之地即因名山以升中于天蓋告至而後行事也註謂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則入其疆土地不闢田野不治遺老失賢掊克在位者將遂廢此祭耶且書叙柴望在肆覲之先其語意甚明白

風雨節寒暑時有是理鳳凰降龜龍假無是事或有之亦未必升中之應也記者云云不過極言感格之盛使郊祭者之致其誠耳後世諸臣遂執此啓封禪以殃民亦戾禮之本旨哉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因論祭到感格之極處故出至教至德二語若曰唯天道有此至教於穆不已常感通於人心惟聖人有此至德純亦不已能昭格於天地耳此二語是泛言不必入陰陽禮樂廟堂之上以下則舉禮樂之作通極於陰陽者言以証至教至德所以相感應於幽明也此雖諸侯時祭之禮然大旨則在

至教至德上

廟堂之上六句是序列便自分箇陰陽含箇應和了君在阼夫人在房本日月東西之義是陰陽之分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有禮樂相交之情是太和之至總之則夫道之至教聖人之至德也罍尊犧象皋禮器縣鼓應鼓是樂器東酌西酌是禮交動二鼓倡和是樂交應

禮行時樂隨以作所謂肅肅雝雝者是已故曰和之至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邊伯王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禮主於報本反其所自生也樂象其成功樂其所自成也曰反本則凡事皆有所本不可無節也故先王制禮以節事曰樂成則凡事皆成於志不可不道也故先王修樂以道志由節事道志看來則禮樂之廢興其見而治亂從可知已故引邊伯王之言望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所以與人者不過志與事而已禮以節事樂以道志則慎之之術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凡祭只一箇敬在夫婦身親之詔求之徧索之必求其神之我格也

凡祭君為外主而助在卿大夫夫人為內主而助在命婦

上只一敬字此又看箇忠字欲饗字言敬無不盡而必欲神之我饗也

屬屬是心無間斷勿即四勿之勿勿勿者禁無他欲唯神之我饗也

求而未之得故無所不詔不知於彼乎於此乎故無所不祭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此條註亦明但自愚見似只就獻之多寡論其有

質文察神之異耳恐非定指所獻之為何神也

一獻禮簡故曰質三獻則成文矣五獻則加察矣七獻則以神事之又不徒察而已者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此論大饗之禮之重觀首以王事句終以重禮句自見

盡四海九州之所有四時之所成及金玉難得之物以列於祭祀此王者敬事祖考之心故記者詳悉言之

一金也曰內金又曰金次之意者先內之而後陳之耶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故約而言之曰仁義之道而又究言之則禮其本也何者禮固吾心之本體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亦是此意延平周氏曰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亦說得明白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禮原不是虛文此唯忠信之人可以學得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

輕議禮

世之議禮者大抵徒逞其詞說而不實踐諸躬行不知此禮精微非眞實體驗有未可易言者故孔子云云

嚴陵方氏曰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此說得明快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誹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言朝時猶及闇而行祭非行之至於闇也季氏遠闇而祭至繼之以燭則失禮之意矣他日子路與祭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於禮意為甚遠故孔子稱之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夫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此語極闡得明

郊特牲

石梁王氏曰此篇專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余謂不然冠昏喪祭其理本一而君臣賓主射鄉之事皆理之所不可渝者此篇一一悉之而於天子諸侯大夫之失禮僭禮者尤加意焉蓋深有感於僭竊之非而特詳於喪祭昏冠之間若無所為而作也此則作者之本意也觀由夷王而下由齊桓公始由趙文子始由三桓始等語則可得其槩矣觀者其毋忽諸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

敢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此六節重貴誠之義也句重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句重用臭也尚腶修而已矣句重降尊以就卑也句重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旦明之義也句

因上說大饗遂承說饗客之設席降尊臨卑全是一箇敬字

此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統是陰陽之義

此以器之奇偶分陰陽隨及器之所實者併及所以交旦明之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旦明二字之來歷旦明即神明不必改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主所尚者敬也而主尤貴溫厚焉入門而奏肆夏和易之氣藹然於敬接之間矣故曰示易以敬也

易以敬不可見也乃於肆夏之奏見焉故曰示樂由陽來三句汎汎說而賓主嘉會之合寓其中

樂主發散曰由陽來禮主收斂曰由陰作然其為發散者不傷於淫其為收斂者不傷於固二者妙合於嘉會之間而內外大小無不相安於熙皞之世此所謂陰陽和而萬物得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土地各有所宜而遠近之期不可取必故下一別字一節字

庭實所陳大抵幣帛為多故云旅幣曰無方者不先定其方所也唯其所產無方故其所陳亦無方旅幣雖無方而唯龜先列鍾次之虎豹之皮亦列焉束帛則必加璧焉蓋各有取爾也

人所嚮往將在德矣故束帛必加璧焉恐非謂往進此比德之王也

此以上似陳禮之定制以下則舉借禮者而致悼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齊桓公趙文子世稱賢諸侯大夫也乃皆不無僭
儗焉況其他乎故記者特舉以示戒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
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
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大夫從諸侯朝覲不得私覿大夫執圭聘問則有
之然猶有所不敢以致敬焉彼公然庭實之具陳
何為哉亦未聞不敢貳君之大義耳
大夫無饗君之禮大夫強君有可殺之義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
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
白牡擊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
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
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
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
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無客禮四句是起覲禮之語
諸侯大夫之僭禮皆起於天子之失禮故從天子
說起
於此相貴以等云云言於此之時皆尊尚如彼不
知禮之制何如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存王者之後原
是尊賢之義猶尊云者謂雖歷代之久而猶尊之
也
周封夏殷之後為上公封黃帝堯舜為三恪故記
者曰尊賢不過二代耳其實先帝王有大功德在

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正二代而已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射義云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
射之以樂也正所以觀德處於此何以聽何以射
之時而能比於樂而能中是謂禮射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男子生桑弧蓬矢射於天地四方其義自是當射
豈可以不能辭故不能但可辭以疾耳註辭以疾
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失本旨矣
社祭土十九節

此下七節論社禮天子適四方以下十二節論郊禮然其語意多互見須通融看始得

社祭土而陰主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循天地之氣不達則無以生成萬物矣故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其氣

天地以美利利天下故教民美報焉美者嘉大意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以迎長日之至必長日以至而始郊焉若其所用辛者自有義在上文不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乎社用甲有甲之義郊用辛有辛之義必非適遇冬至是辛日之謂也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辛也取自辛之義此之用辛亦必有取爾也嚴陵方氏曰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其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其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此語極有理

萬物本乎天五句主意重在郊祭上

郊與社皆所以報本反始也而天為尊故特加一大字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八蜡曰先嗇曰司嗇曰農曰郵表畷曰貓虎曰坊曰水庸無容議矣唯是昆蟲特見於祝辭註稱螟蝗之屬害稼者夫螟蝗之害稼與田鼠田豕之害稼何異哉一則以貓虎能食害稼者而祀之一則

以蝗蝗之屬害稼而祀之豈成祭典昆蟲必黜無疑者然則曷以足其數曰本文有之矣不曰祭百種以報嗇乎百種者嗇之所為嗇也先嗇特先其事耳司嗇特司其事耳百種粒食之功有萬世報之不能盡者故祭字下又着箇報字其語意極明世儒不察本文遺百種之當報而妄入昆蟲以足入蜡之數陋哉可發千古之一哂也特為訂正

月令季冬之月勞農以休息之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則是報神之功一則是息民之力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

祭無不及曰仁之至報以其功曰義之盡

土反其宅云云蓋致祝於八蜡之辭若曰自今土反其宅息焉而復生於其始水歸其壑藏焉而復潤於其始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無災無害不為稼穡之妨也云爾訓詁家乃據此昆蟲二字牴湊八蜡之數反遺百種一神吁可哂哉

前仁之至義之盡謂其為祭也無不周到而各以其功此仁之至義之盡謂其行禮也極其款曲而各有所取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論蜡祭何以突出大羅氏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草笠而至尊野服者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又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戒諸侯毋廣樹殖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

此其說大有理

所俘亡國之女未必常有但此就獵時所得者併及之且及樹瓜華云云蓋通以為詔戒云爾不必拘其必有也

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似謂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此論極為懇惻書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正此意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五氣時若九穀皆登曰順成

曰民息已君子不興功蓋憫其終歲之勞而稍息之也且以養其來歲之力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著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水土之品無不具却非常褻之味何者神之所享將在德馨而非實食其味也故緊承說可食而不可著云云乃申束之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

於所安樂之義也隨又緊承說貴五味之本反女功之始云云再申束之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語意極暢達而關鍵

貴五味之反本女功之始明之也貴其質也美其質也尊其樸也總唯質之貴也故曰貴其質而已矣

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者言如是其或同焉非所宜也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言如是其不同焉乃所謂義也前後語相顧而有情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黃是中央之色取以形心德之中易坤六五黃裳曰黃者中也是將中央之色形心德之中坤黃裳曰文在中黃耳曰中以為實與此正相發目者氣之清明者也亦將目氣之清明形祭時清明之氣方氏云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語極徹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此與冠義一篇大同然亦有補所未及者宜合看

凡禮存古意者宜存古制失古之制則非古之意矣故孔子感緇冠之緌曰敝之可也

喻其志訓使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極是

冠義但稱三加不及冠名茲舉委貌章甫毋追等云云見此冠服之加備三代之制不可不知所自成

天子之元子人皆謂其貴彼亦以貴自居矣此特曰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所以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與士無異焉是冠禮之所以成其為君也此與冠義責成人禮節意相發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禮有義有數數具典章昭然畢陳而其義實有未易知者此不求知禮於何有即知之而不敬守猶夫祝史而已矣故記者特揭敬守二字以重訓

天子所以治天下不過仁孝誠敬而已矣禮之所存大抵皆是物也故知其義而敬守便可以治天下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

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五節補昏義所未及者甚多宜合看

昏禮萬世之嗣言此後嗣續於不窮也昏禮萬世之始言此嗣續於不窮者自今日始也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正與此相發

同姓異姓遠近別焉取異姓不取同姓正是附於遠厚其別也訓託於遠嫌之義者似未安

嚴陵方氏曰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為事故信為婦德也此解極有理

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此曰男先於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語相發

男女無別人知有母不知有父矣如何得父子親唯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註一本二字極妙

父子有相親之恩便有相親之義然不獨此也君臣上下兄弟朋友交際之間皆有義存焉而皆燦然有禮以相接秩然有分以相安故曰義生禮作而萬物安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與此語正相發

親御授綏躬親之也必若是其躬親之者於禮宜致敬而親之也故緊接敬而親之句解者曰親之乃可使之親已似欠體認

敬而親之太王王季文王由此其選也能慎閨門之始斯植風化之原而可以御天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此意得天下得字要善體

夫以知帥人便當端其所為帥者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蹈從婦之凶矣大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齊戒本事鬼神之禮而陰陽配合之際乃慎為此焉故曰鬼神陰陽也嚴陵方氏極體得好註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似無謂

前云敬章別也敬而親之此云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三敬字極下得好藍田呂氏曰敬則克終苟則易離此語足以闡發

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申之以著代此共牢而食至牢用陶匏是成婦禮厥明婦盥饋至私之也是明婦順舅姑降自西階至授之室也是申之以著代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上古之禮質故但以牲體為薦後世漸以文而益以音聲焉又益以鬱鬯羶薌焉記者遂因說虞尚氣殷尚聲周尚臭以求諸陰陽之義耳此猶尚忠尚質尚文之說未必有虞氏之祭曰吾如是其尚

氣也殷人曰吾如是其尚聲也周人曰吾如是其尚臭也然即其所尚之氣之聲之臭然有可通於陰陽可格於鬼神者則亦不必病其辭而失其意矣

血腥爓祭無非欲用此氣以交於神明耳

聲音之號原可通徹於冥漠故曰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明殷人所以尚聲之意

鬱合鬯者言擣此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為灌之所用也此句正申足灌用鬯臭意

鬼神不過一氣耳而陰陽分焉故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凡祭慎諸此慎此既灌既奠之事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室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若便有陰陽之分不可不兩相求以致其饗矣故承前尚氣尚聲尚臭之祭申說無非求諸陰陽

之義而又有先求諸陽者又有先求諸陰者

因言求諸陰陽之義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隨備舉其所為詔祝者所為坐尸者所為用牲者所為升首者所為直祭索祭者見祭不知神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求也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

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其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脸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復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因說祭於祊隨解祊之為義併敬尸之所及相及

嘏辭併及祭之薦首薦毛血又及血祭肺肝心黍稷祭齊明水膟膋燔燎又及君之再拜稽首肉袒親割併所稱孝孫孝子曾孫復舉腥肆爓脸及舉斝角詔妥尸之禮而又及其所以涗齊者辭有枝葉而次第然不過發明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以求神之所在之意耳要識得

玩後尸神象也句此尸陳也三字宜統作一句讀

蓋嘏以慈告若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若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皆尸之所陳也所謂嘏以慈告如是也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明水涗齊總之貴新也凡涗新之也雖不及主人然觀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則知凡涗之新亦主人之新著此涗也

服也解敬之至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又分解服也之為敬之至也

凡祭主於敬曰致其敬足矣何以曰盡其嘉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能忘故致敬以為祭耳詩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正是此嘉字訓盡其嘉善恐未當

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爓而未脸之謂爓孰而為敵之謂脸此分得極明本文肆字不必改讀為剔字

不知神之所在只一求豈知神之所饗只一敬

前但舉涗齊二字未及其所為涗者故於此詳之

祭用醴齊盎齊秬鬯而說各不同疏語得之矣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祭為祈為報不可枚舉辟訓為弭未見的據如欲以弭災兵遠罪疾解則辟讀如字解辟除不祥若所謂禳災者未為不可也何必改為稱哉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陰幽思在心而必服乎玄者即服而儼若思也要識朝祭昏喪等禮各一其服皆是啓人之思處

內則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一定不易之理也而何間於內與外然外而朝堂之上整肅威嚴其則自然不渝若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自非立有定則安能善其終哉此易曰閑有家內則所由作也此篇專主教家者言故名內則然非在人上者命官以垂訓下民曷克知而由之故首冠以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語見下文所云種種皆是后王所立之則也家則莫要於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其間煞有許大節目有非筆楮所能既者故一篇之中不厭煩瑣而細列焉然要之唯養老者之志而已故歸到養老處見自古以來皆以此為重為人子者不可不慎所以養之者然養以珍羞為要故復縷及焉然此非可以旦夕能也要在為夫婦者謹內外之別由初生男女時即加慎重而參諭教之使習與性成有不待督責而自合於型範者此后王命官降德之至意也是為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衆人所具也書曰降衷下民德人所秉也記曰降德於衆兆民意深遠矣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
韠紳搢笏左右佩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
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
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
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
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
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
餳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
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
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
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
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
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只在孝敬二字上乃其間許
多瑣碎處有不可不知者故曰節文斯斯之謂禮
讀雞初鳴咸盥漱等語要知夙興夜寐自是人一
生所宜爾者乃為無忝所生晏安鴆毒何以為人
何以為子
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為舅姑者亦宜以子
女字其婦矣婦不以父母事舅姑舅姑不以子女

字其婦皆不知內則之義者也
此連下三箇敬字極妙敬不在儀文間主一之謂
也一心去抑搔一心去扶持一心去進奉而唯恐
其不如意焉是之謂敬
苛訓疥也未妥嚴陵方氏曰體煩而為苛氣虛而
生癢是
細玩及所三節曰敬抑搔之曰敬扶持之曰敬進
之曰甘之滑之膏之必嘗之然何等多方承順然
却下氣怡聲柔色以溫之唯所欲而必求其遂焉
此可知為人子為人婦者敬養之至情矣須參子
游子夏問孝二章看
唯所欲正應上問所欲却又加甘之滑之膏之必
嘗之養口體中全是養其志
男女未冠笄者未任養老之責然朝見時問何食
飲佐長者視具則自童子時已習此孝養之事矣
任養時又何憂不中禮節哉
看子事父母婦事舅如男女未冠笄者凡內外雞
初鳴咸盥漱一家中若男若女若長若幼無有不
蚤起以任事者家教不患其不立家業不患其不
興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朝夕皆慈以旨甘唯日中則各從其事要見為人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為極大

旨甘上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者也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為真孝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袒裼裸裎原非是敬唯服勞任事時或有宜袒裼為之者是之謂敬事也註袒與裼皆禮之敬大誤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既教子婦之所以事父母舅姑又教父母舅姑之所以字其子婦是為內則大學傳為人子為人父並舉言之亦是此意

姑與之者有矣鮮能姑使也或能姑使之矣鮮能后復也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是為真孝敬之子婦也

甚愛者必多姑息曰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愛而知勞勞以成愛是之謂真慈

凡知痛癢的人皆可化諫唯是諭之不知省辱之不知媿鞭策之不知改任伊怒之之極而彼之頑劣如故諺所謂頑妻劣子無法可治者是所謂不可怒者也不幸遇若等人只有放出而不表禮一着此外別無術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曰下氣曰怡色曰柔聲煞何等委婉之極

子弟未孝未敬勿庸疾怨父母有過諫不入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疾怨原非所行於父子之間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父母望子不專在起家立業上全望其為善以成名為人子者將一有為必思及父母則雖欲不為

善不可得矣孝經論孝之終在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於後世正與此相印証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猶歸對若非所獻言記者意謂父兄職分原合有此器用衣服等物子弟一時幸有之猶可得歸其父兄則獻其上而服用其次若父兄職分不合有此是非所獻者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蓋子弟雖貴顯不敢以此加於父兄宗族也註所云失旨

不曰富貴曰貴富者唯貴則有此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也一字先後不苟下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其心不違其志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正樂其心不違其志之實也註樂其心諭父母於道也似太深

飲食有宜於老者有不宜於老者故下以其二字讀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語而愛敬之心有不油然生者真無人心之甚者也今人為一財帛一語言致傷天性之和戾父母之心萬世罪人孰大於是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所重亦在惇厚之德也故上曰為惇史下曰皆有惇史

禮始於謹夫婦至末

前但畧舉男女外內之別此復以禮字提掇起曰始於謹夫婦云云又提夫婦之禮云云說到妻妾之生子處如何而加慎重如何而蚤諭教直至於男女成人自然陶型於禮教中不期協於則而自中其則是所謂降德於衆兆民者也自此以後為一大支節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

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一家中少長貴賤不一其禮節繁多有不可縷舉者前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禮曰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此論夫婦男女之別曰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言約而該博是文字之徑約處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異為孺子室異字當作特字解特為室而不與同處焉誠重之也世子國之本冢子家之本可無重乎

古人胎時有胎教孺子時有孺子教擇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子師為慈母為保母他人無事不往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孰善於是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子云三十而立二十而冠尚未立也只宜嚮學而務內故云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男子十年以後即朝夕學幼儀女子十年以後即姆教婉娩聽從習與性成自然知事父母舅姑之禮內則以子婦之禮始以男女之教終是一篇大文字

男女陶鎔於禮教子婦率循乎禮度總之皆德性所固有者后王命官以示訓蓋教之以是德使各成其為人耳故曰降德於衆兆民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昳奏而食日必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

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此紀天子諸侯於朝聽朔之前服及所供庖及所以處凶札者見一被服一飲食皆遵率乎禮典而軫念民瘼不曰錦衣玉食惟我敢稍縱恣於其間也

祭用衮冕朝日聽朔俱玄端閏月聽朔則其禮稍異於常月視朝則用皮弁自朝至日中再食有奏有不奏常日朔月或少牢或大牢五飲必上水餘以次列卒食玄端以居言動有史御瞽幾聲上下而不忘儆惕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食無樂而深自貶損焉此天子守禮之為天下則毋敢稍自放佚者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一言動其敢以或苟乎御瞽幾聲之上下一政令其敢以或苟乎此通是朝夕之自為警處

以日視朝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辨色始入日出而視亦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天子不言者互見耳諸侯所聽之政必簡於大夫然不敢先自佚也故必使人視大夫必待其退而後適小寢釋服書曰無教逸欲有邦正此意

古國君大夫士無故不妄殺非直從儉恐多戕物命于天地之和耳今恣飲食屠生命者獨無是心哉

讀八月不雨君不舉樂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等語要知古之

為君者無日不念及於生民稍見凶荒即痛自貶損凡可寬恤以甦其困者無所不用其情此水旱或仍而國無捐瘠之民也不貶損更益焉不寬恤加取焉民命之謂何天命之謂何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按書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體龜兆之形體也然其吉其凶君曷以定之傳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書曰朕志先定蓍龜協從意必君先定卜此事而後其體形焉乃始決其吉凶從之耳此定字當作先定之定字解不作決定之定字解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宿齊戒居外寢云云通是先致其虔既服習容觀云云通是加謹其度

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不充其服是自愧之意能自愧則必將自責自修求至乎其道矣此聖人所望于天下者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裼者盡飾故云見美襲者不盡飾故云充美禮有以文為貴者必見美而裼有以質為貴者必充美而襲表記曰裼襲之不相因也示民之不相瀆也正謂此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玩然後玉鏘鳴也句要見君子平日所充養渾然

其如玉矣此一趨一行周折進退不期其叶而自叶耳若臨行時去修飾焉能如是其曲中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宜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註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云云不知其方受天子之賜時可弗乘服以拜賜乎否也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之命而後乘服

是二天子也愚細繹弗敢即三字此條當是常秩所宜得者猶必待君之命耳決非若註所云云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古人於父母之沒也執其書與杯圈感愴其口澤手澤之不勝至於不能讀不能飲其衷情如何今人不但忘其澤且有弁髦視之者讀此語可赧然流汗矣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唯君與尸之行接武大夫則繼武矣士則中武矣

此說大夫與士之行不同於君與尸之行也註乃謂大夫士與其尸行可矣若徐趨正與疾趨對註却謂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將亦訓疾趨之為或疾或趨耶此尤可咲

凡行容愓愓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蘥蘥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讒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楊休玉色

愓愓是心常兢愓訓直而且疾未當

立貴有分辨自卑下古大臣行止不踰尺寸者是其辨也不必讀為貶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顛實是充實楊休是光輝註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未得其解

玉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廉而不劌瑕瑜不相掩其光容色澤最佳人之色宜如玉然蓋有變動而總

歸於色澤之可嘉也非無變動之喻

曰廟中曰朝廷曰見所尊者曰坐曰燕居曰祭曰喪曰戎其地不同其事不同其容儀亦不同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若足容手容目容口容頭容既舉其形體以教之曰行容聲容氣容立容色容視容言容又舉其所動於形體者教之山立時行顛實楊休玉色則又教其容必象乎此然後為曲中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正此之謂讀是篇者須細加體驗自立於德禮之內

明堂位

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也天子之禮樂成王未嘗賜魯也魯公之後自僭用之耳儒者不察遂作為此篇以廣魯於天下其誣其謗有不待辯而明者唯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亦畧具於斯考禮者所不廢焉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分明有个天子在周公特輔相以朝諸侯耳未嘗身踐天子之位也此二句不曾差差在下文周公踐天子之位句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乃獨不明已分之尊卑乎此下皆不必解

君臣未嘗相弑也

下殺上曰弑君臣曷云相弑哉此人於字義尚未明晰安能識禮樂之大

終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喪服小記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上高曾祖考下子孫曾玄已居其間是為九族九族一體也然唯已與父與子三者較為尤親故親親者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服屬從此以降殺親親之情其盡乎是所謂親畢也親親必有殺而至於親畢乃謂之親親此當重親親二字不可謂親畢而已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祖曷可遷宗曷可易繼禰者為小宗至於五世則恩愛漸以輕矣且後之人各欲自繼其高祖則由高祖而上不得不升其主於上而小宗易於其下此亦各敬其宗之意故曰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除喪就一喪言哀漸以減宜先其重者易服主重喪言服從其重宜易其輕者若服齊衰未滿適遭

斬衰則可易若服斬衰未滿適遭齊衰則不可易也註所云云愚不敢從

報葬者報虞

報即火速之意讀如字足矣何必改讀為赴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此段在必嘗同居截蓋此是釋繼父不同居一句

母再嫁而子不隨往繼夫路人也曷以稱父稱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其嘗同居者也唯是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其情義不可解離是為同居繼

父若雖隨母以往而猶各有主或不同財以祭其祖禰後各為爨則為異居然不謂之父不可也此謂不同居繼父也註牽同居皆無主後解似欠分曉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嫡不可為庶後庶後其生母者亦不得為他庶後唯妾子無母而為慈母後者可為庶母可為祖庶母蓋慈母原無子之妾為慈母後者原無母之子乃可通融其間耳若他妾子自有母在其可為庶母祖庶母後耶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陳器之道云云語意總歸到省納處若曰雖不多陳亦可也然則所陳未盡納者將若何焚之耳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與諸侯為兄弟者其與大夫士特異故特揭諸侯二字註云不言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明在異國也非是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開首說禘其祖之所自出何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不尊祖敬宗不成人道此篇專論人道之大故先從尊祖說起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此要識武王追王之意既事而退即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

則其所追王者豈獨以已意而已乎

不以卑臨尊句要體得好子孫卑也父祖尊也子孫王矣而不追王其父祖不將以已為天子臨祖父之尊乎然即以已意追王焉又不將以子孫之卑輙用天子之號臨祖父之尊乎唯時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嘉貺也此天下人心之所共與也即稱天以謚之意是之謂不以卑臨尊也若註所云未敢謂是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使各安其分各適其宜是別之以禮義也恐不承上治下治說

說尊尊親親即出合族二字族屬漸疎非合不可故下文詳論宗法歸到收族上去

小記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總是親其親此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總是盡人之道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

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所且先者口氣若曰他未暇舉且先去理會五件而民不與焉者

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民思慕而不忘是之謂愛為之興滅繼絕則所以存其愛也大傳一篇總論周道存愛是周道之大者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下曰天下之民歸心焉非以其存愛而何註將察字解存字曰察其所親愛而辟焉四者無私意之累何以云所且先者五

無一不得曰一得五者一得於天下則事事各歸其理物物各得其所人人各遂其願矣安有不足不贍者如一物紕繆則胥失其理而民莫可匡以生矣故云莫得其死

報功舉賢使能存愛皆治親之所推及也故上曰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此承上文首叙治親云而曰必自人道始意深哉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將所得與民變革者別出所不可得變革者見治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乃可使天下各得其理以申明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之意曰尊尊親親又益以長長何也宗法以嫡以長是一大節目故特並舉焉

曰尊尊親親長長又益以男女有別何也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上自高曾下逮曾玄皆男女夫婦之所生也非有別其曷能嗣續之無敝哉此與尊尊親親長長並重於天下

不可得與民變革也

同姓從宗至末

同姓從宗三句緊承上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來隨出從宗主名二語因詳名不可紊為人治之大隨發百世而昏姻不通以明男女之有別如此此主名以治際會者不可以不慎也服術有六以下則又詳其所謂從宗合族者以申親親尊尊長長之意明治天下者果必自人道始也

同姓一本而親而宗族遠繁非宗法不能收其族屬上文合族以食序以昭繆正從此大宗小宗以收合之也故下文詳悉言之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曰同姓從宗合族屬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何也

同姓一本而生宗法可以收合得若異姓來配的

將如何分辨唯是此名此分耳此名不辨男女幾於淆亂矣故所主全在是名可以治交際會合之事方有親疎尊卑長幼之等序出來人不期治而自無不治矣此名為人治之大者也不曰治人曰人治正見人從此治人道胥由此立不可不致其慎也

四世而緦兩節總說同姓之不通昏中上男女有別之意

曰窮曰殺曰竭曰單其理勢必至於是然繫之以姓綴之以食則弗別而弗殊也此昏姻之不可通

同姓通昏族屬便不可合了此亟立宗法以收拾乃萬世無敝之達道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周道只一箇親親便自有名便自有出入便自有長幼便自有從服此其服有大不同者故曰服術上說名者人治之大故論服術首親親次尊尊隨次以名乃次出入次長幼次從服是文章之血脉點綴處

徒從徒字宜訓作但字但從之服似亦服之不可少者註訓空字大無情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親與祖如何可輕重得但從下推上去必由禰而祖而曾而高從上說下來必有高有曾有祖有禰故曰輕曰重耳所謂一輕一重其義然也知此則欲立人道者必盡親親之仁必隆尊祖之義不可闕一者

莫認壞輕重二字曰輕要人先親親曰重要人去尊祖

親親尊祖總是仁但人各親其親而或不知親之所自出漸加輕去了故以義斷言之曰重要人必尊祖如親親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並舉中着一與字特妙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與下節不苟下正起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二句蓋君可以合族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此必以別子為祖庶子不祭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此必以繼別為宗然人各親親故又蓋繼禰者為小宗句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此論宗法專為尊

祖而設故反覆申言之耳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大抵皆以嫡言未及諸公子故復出公子二條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二條註極解得明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絕族句恐非若註所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然親屬雖竭或有喪葬必袒免以相恤是其服有終不可易者是絕族無移服也所以然者何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親者自屬而不可散也愚謂如此解可應前同姓從宗合族屬及後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等語若註所云是教親者之為疎也不敢從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此復提掇前語歸到親親二字上是本領

唯親親故尊祖唯尊祖故敬宗而唯敬宗故收族唯收族故宗廟嚴此完得我家庭事宗廟嚴故重社稷而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各得其理而治化成此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此是徹首徹尾一篇大文字要細理會細咀嚼

宗廟祭祀必資土穀以為奉且守得社稷方主得宗廟故曰宗廟嚴故重社稷非重社稷之禮也百姓即是庶民何謂百官族姓訓詁者因下有庶民安句故別言之不知愛是上之加愛安則下之自安唯上加愛下可自安故上曰愛百姓愛字在

上下曰庶民安安字在下原自不相妨也

百志成還主在上者言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財成輔相以左右民為人君者煞有許大志願而未可輕議唯至民安而用阜則制禮作樂以開萬世太平事皆可為而其志俱可自得矣是謂百志成故禮俗刑然後樂也非是非心邪念不萌之說

禮俗刑刑字即儀刑刑字言風移俗易而自相儀刑也

通篇總言人道之大人道莫先於親親而尊祖為重然不知男女之別則名不正而人無從生且同姓瀆亂而莫可聯屬故於名加重焉又豈宗法以收族焉則尊尊親親長長而治化成矣篇內凡三言人道一言人治之大是大主意宗字名字是大綱領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是大節目首提祖之所自出末歸到尊祖敬宗是文章之大照應處細玩自當得之

必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求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為之階主耳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是此意

適有喪者曰比

易曰比輔也適有喪者曰比謙言比輔其執事者耳不作比於將命解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授受必坐禮也徑情直行者直立相授受而不坐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若註云立為委曲坐為直情吾所不敢信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

凡性分職分所當為者在躬者也直任之而不疑度量權衡及他器械民生所必資者是民械也悉從上之制作而不度

又按此篇有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句豈此在躬即衣服之在躬者耶併問之高明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蓍龜神物也問必以正昌敢以不正者再問耶易
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書曰卜不習吉不貳
問云者唯一問而不敢再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角訓兕觥未審何據以愚見角角勝也非兕觥也
蓋勝飲不勝之爵必置豐上假使置豐上者原非
兕觥不得紊用以犯禮假使原是兕觥亦不得輙
改以廢禮故知不角即不擢馬以居勝之意非不
用兕觥之說也敢問高明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
帶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執君之乘車則坐謂初執乘車時則坐而執之也
未便是御僕者右帶劒以下方是御者事註凡御
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則凡御車者
未行時皆坐而不立胡必綴之執君之乘車下哉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請見在卑者命退在尊者故曰請見不請退
詩云退食自公語云詠而歸孟子云悅而罷三軍
之師朝廷燕遊師役其辭自合如此

也不必讀報為赴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
主恭主敬主哀主詡皆在心上說看主字自見孟
子曰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曰恭以容言曰恭見乎
外皆非也
軍旅思險二句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意謀主隱
而密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不知其名者不知其名義也知名義則服之在朝

必思恭服之在廟必思敬服之在喪必思哀矣不
然而徒知其名與罔何別
為人祭曰致祭
祭外神是為人祭祭先祖是為己祭致福云者若
神貺之福也訓為人祭為攝主非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御悉從貶損
是禮也豈直此哉損卦曰二簋可用享享尚可從
省約況其他乎是有國者所宜知也

學記

石梁王氏云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亦評得是然愚就是篇細加繙閱論化民成俗要歸諸大學及詳大學之教揭敬道一語揭大學之法首禁於未發一語而嚴師聽語直歸諸務本是大有裨於世教之書也永嘉戴氏曰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庶幾為定論云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

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斅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此下七節總言化民成俗必由於學責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以期其大成是謂大學之道故下文乃詳言之

發慮憲發字是發動之發言發動此念思在憲典上不他適也

教到不能通處是困非困辱也

斅學半緊承教學相長來自反自強總歸於至道其功益若相半焉者故云非始之修已所以立其

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一半也要善體會

離者麗也離經辨志云者麗附於經義辨別其志向也不作離絕經書之句讀解

離經辨志等句雖各分截而實相聯屬蓋經即是業業而不舍即是習習而為已即是學非二也曰離曰敬曰博曰論隨其所事而序言之耳志辨方知趣味而樂羣樂羣方親明師而就正又取良友以廣益亦非二也云云者亦隨其所進而序言之耳

辨志者辨於已也離經而辨則所辨不淆樂羣者
羣於人也敬業而樂則所樂匪僻親師是定所宗
唯博習道藝所宗必得其人取友是須以成唯論
議學問所取可受其益此四字為句通是學朱子
曰這幾句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似未當
延平周氏曰考校之法逐節中先觀其學問之淺
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說得好
化民易俗近悅而遠懷此方是明德新民之究竟
故云大學之道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禮記學記疑問卷之七　十九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
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
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
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道人所同具唯先聖先師體道以立極始教必先
致敬焉示道專而使民皆知敬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此極說得好既
要他用須教學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乃為稱職故
令肄小雅三詩以官其始耳若曰以居官受任之
美誘諭其初志恐欠當

居官必以正官其始者正其始也
嚴陵方氏曰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
使之自得體得好
七者教之大倫通主教者司成上說官先事士先
志二句緊承上說若曰凡居官者必由是教以出
士今立志亦當以此教成就之也
此通是責成教者之詞恐非先志所以明德先事
所以新民之說若謂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七事
下句皆學者之志則戾旨尤甚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
禮記學記疑問卷之七　二十
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
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
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
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
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
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
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時教退息皆學之地正業居學皆學之事

學操縵學博依學雜服總是游藝事有此興趣弦誦詩禮之學自然日益而不知此居學與正業交相養而非二也註為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極說得痛快

安與學皆學之自得處安斯樂樂益安故下文緊承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安其道句要之非二事也

藏是居藏息是燕息修是修其正業遊與游同是游於道藝四字不宜平看

使人不由其誠句極難看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滌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必盡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看得極好

施與求皆主教者言教之所及曰施致望於學者曰求施之於其所不願求之於其所弗能學者其誰與之

佛字从亻从弗言人之所弗能也不作拂字解隱退避也教者不善引其進故學者退避焉非不自表見之說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四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

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禁於未發之謂豫極說得好凡善為教者必先保完其真純而思為保完計唯在豫遏其情竇乘其未發而禁止之真純固而問學進矣易曰童牛之牿元吉是豫禁之說也然則曷為牿曰一以正耳弟子入則孝一章是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語深哉

扞扞禦也格梗格也不禁於未發則真純盡斲外誘作梗其何以勝之言即嚴為禁將亦有不可得

也

時過後學固勤苦難成若有志之士肯加百倍之功當無不可成者

施之陵節則學無入頭下手處雖欲勉強從事有不可得者故壞亂而不脩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自有許多滋益出來即相觀而善之謂摩也反是則孤陋而寡聞矣將何所須以有成耶

上止禁於未發四事此復加燕朋燕辟二事者何蓋凡教之法舍未發之禁失當可之時為陵節之

施無相親之善則學者所比必匪正人所習必匪正業逆師廢學其事有必然者故特揭言之

故君子之教喻也喻字極下得好喻有不言自契意凡教貴喻以不言不專在論說上示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氣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則受教者自從容以和自樂從而易自尋繹以思而喻以不言矣此可為善喻可為人師也下文曰罕譬而喻曰博喻通是此箇喻字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多者憤求之太過也寡者精進之不力也易者或不量而敢承止者或自畫而不進此皆在學者之意念上故總云心之莫同也

博文約禮是一事曷云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致其失之寡

東萊呂氏曰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極說得好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微而臧者言意微婉而盡善也易曰其言曲而中可謂繼志者謂使人能繼其志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美惡以資質言非是向道叛道

教莫善於博喻莫不善於槩施隨難隨易隨美隨

惡而曲成之不一槩取必是教之極善者

師能因材造就便能長養萬民便能君理天下故曰能為長能為君非以貴得民之說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言師其人所以學為君也其所關甚大故擇師不可不慎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師即尊師嚴陵方氏曰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極透

輔源慶氏曰道未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係乎人之嚴師也說得好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進學在善學善問又在善待問之人此條說善學不善學善問不善問又及善待問不善答問者教學之事亦畧備矣故曰此皆進學之道也

待問與答問不同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聽學者所問之語是聽語然必自家心領神會到融化貫通處乃能隨所聽而善應之也與記問之學正相反

力不能問力字要細玩學者有疑思問至於力不能問可謂深於思矣語之當即有得此與憤悱之教同若語之而不知是強聒也雖舍之亦可舍之云者姑舍以俟其求然後教之進於知也非謂其終不可入德也註欠妥

哀公問曰寡君欲問不得其辭是力不能問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弓冶之子尚學為箕裘況號為儒者乎馬子猶反駕而使之馴習而況於人乎此惕人之志於學極

警切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物必有類比方事物而醜其類思慮將日以新神智將日以啓矣

鼓無當於五聲云云正其比物醜類處知得學裨五官師裨五服嚮學親師之念其敢一息懈乎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到不官不器不均不齊方是學之至極處然必造詣精深充養完粹實實先立箇大本始可以語此也註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說得透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祭先河而後海是務本之祭學先體而後用是務本之學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人知音聲之為樂而不知音之所自起故是篇論樂首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句示世之聞樂者必究樂之所自來不徒泥聲音之末世之作樂者必善其樂之所自始不徒事聲容之盛而已也此可該一篇之大義

物使之然也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凡有感於外而觸於中者皆

是也故下緊承感於物而動句

人心至虛至靈虛故無物不有無物不足以動其中靈故隨事即應隨事而各一其動

易曰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於物而動即天地萬物自然之感也莊子天籟人籟之說亦足發感物之義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與天地萬物同此氣也此氣感於人心而聲自形焉如桴與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及其聲相應和清濁高下之變自生

亦不期然而然是為天機

辭根於意而意嘗不盡於辭便生許多疾徐長短之變節出來故註云聲之辭意相應

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干戚羽旄手舞足蹈之形容也通從生則惡可已來樂兼聲容而後備故比音而樂之下必着及干戚羽旄句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二句緊承上覆說一下隨起下其哀心感者云云見其感物而動有若此之異者故先王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不可忽也

感物而生哀曰哀心感感物而生樂曰樂心感此心在我不在物

哀樂喜怒敬愛及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字面方氏極體會得好但六箇以字較未發揮耳

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徒直而又方也然其方却又自直中出也其直又直至於方也愚謂此六以字亦宜如此體貼

噍以殺分明寫出一箇哀來嘽以緩分明寫出一箇樂來詩曰我心寫兮寫而形於聲也

性生理也生理在人心原無哀無樂無喜無怒無

敬無愛却隨所感觸而哀樂喜怒敬愛形於聲焉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如此

六者皆物也物理具在性中曷云六者非性曰性非物也能物天下之物然方其未感時性自若耳及其有感亦隨物以應之已耳性之為性亦自若也是性原非物而六者原非性也下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云云是此二句註疏

哀樂喜怒敬愛皆人情所不可無者要歸於中節為妙一不中節而天下治忽關焉所係非小故先王必慎所以感之者然其術不在乎他在禮樂刑

政各中其則適愜民心所願欲總歸於治耳

志難持故下箇道字聲或乖故下箇和字行不齊故下箇一字姦易萌故下箇防字道則使知自道也和則使無不和也一則使皆齊一也防則使無可防也註道其志之所行和其聲之所言似畫蛇添足

其極一也極字即書皇建其有極極字蓋禮樂政刑四者皆治法也總歸皇極之建是治本也治本立於上而治法備於下則其所好惡必與民心同而治道從此出矣是謂慎所以感之者

不徒曰慎感之曰慎所以感之者是必有本原者在愚固謂不專禮樂政刑四者之兼舉要在皇極之建也前後所以字正相應

王道本乎人情欲出治道未有不先同民之心者哀樂喜怒敬愛悉與民同而不異是謂同民心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首二句又是一提掇語承上而起下

上云六者非性也感物而後動分明是箇情了此故云情動於中

上文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云聲成文謂之音成文而可聽即相應生變而成方也

其政和民心必安以樂其政乖民心必怨以怒其民困民心必哀以思故其音隨之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語意相承然一字然重一字道由也聲音之道謂聲音之所由也

觀聲音之道與政通則禮樂政刑不可不慎其所感矣此句是承上語而足其意然君臣民事物其綱也不得其理禮樂政刑之謂何此句又起下語而發其端

上只說箇音字不曾說出五音此提宮商角徵羽來隨貼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見一音各主一

事五音之克諧在五事之各得其理也不然未有不至於滅亡者可畏哉而柰何不慎所感也語意極聯絡而懇惻

商角徵羽旋相為宮皆統於宮也臣民事物待命於君皆統於君也此立言者之外意

宮亂則荒云云是分言之辭五者皆亂云云是合言之辭然一亂則胥亂矣要識得

荒陂憂哀危在音上見驕墜怨勤匱在治上見有是治方有是音則治從可知矣滅亡無日蓋究其極言之也

書以貌言視聽思分屬五行曰皇建其有極此以君臣民事物分貼五音曰禮樂刑政其極一其意旨深矣

勤者畢力之謂也畢力而不勝若東南民力竭矣之謂其情亦可哀矣故曰徵亂則哀其事勤

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萬物長育至昆蟲草木無不咸若財其充盈乎斧斤不以時入數罟入洿池財未有不匱者

鄭衛之音節正證滅亡無日

民流本政散來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則究極言之耳此語氣一直下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又一提掇聲音與政通却生於人心樂本聲音來却通於倫理知得倫理方知樂知樂則幾於禮是謂有德甚哉樂不可不知也

倫理非他君臣民事物各得其理之謂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正是此倫字不止事物之倫類也

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五者皆亂則有滅亡之禍樂誠通於倫理矣知得樂通倫理則君臣民事物必令各得其所而後可也欲令各得其所禮樂刑政可不建極於其上乎是則先王之慎所以感之者語意極照應血脉極聯絡

審樂之和則必其君明其臣良其民安其事理其物阜其政之善所致也審樂之乖則必其君驕其臣慢其民怨其事勤其財匱其政之不善所致也

若此則禮樂刑政安得而不修皇極安得而不建故曰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備云者無不修舉之謂也

幾禮幾字即易可與幾也幾字言通極於禮之精微也禮樂非二物知樂之精微知禮之精微非二事故總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於聲音上知君臣民事物之理是謂知樂知此則君臣民事物將必各歸其理而皆止於至善矣是謂幾於禮

深造自得非強探力索德者得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此條緊承禮樂皆得來故說樂非極音然自有遺音禮非致味然自有遺味要在自得之耳故隨承說先王之制禮樂云云

壹倡而三歎註云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不知此有遺音是倡之音耶抑和之音耶若倡之音此瑟一鼓那就有不盡之音若和之音則和在人聲與此瑟之鼓無與也何謂有不盡之音且本文是歎字決不當作和字解愚再三思之倡者音之倡也疑即今曲之引子乎歎者音之咏歎淫泆也疑即今曲之曲繼引子以後之轉調乎記者意若云此音之比於瑟者初時一倡耳繼而咏歎淫泆亦不過三耳音節何甚簡畧哉乃太和之音寓於此倡此歎中者熟聽之有不能盡者是謂無遺音耳敢問高明

一倡引而咏歎繁多熟無可聽是無遺音一倡引而咏歎簡少熟有可聽是有遺音

有遺音何須極音有遺味何須致味非極音非致味而自得其所謂有遺音有遺味者是謂有德

何謂人道人所親敬者是也相親相敬而無悖逆詐偽之心無淫泆作亂之事是謂人道之正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此註極體得好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喪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人生而靜云云復原起好惡頭腦來見民情嘗由此不得其平失人道之正此先王禮樂之制不可

廢於天下也若感物而動等語照應篇首又文章之血脉處

生未與物接是謂生而靜性命於天者也未與物接時此性原是一天命故曰天之性

此性感物而動天也此欲自性而出亦天也唯無節而知誘始為人欲耳

好惡人所必有但貴有節不為物所誘耳然一誘即知反躬猶可自節而得其平唯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又不能反躬至於人化物而悖逆詐偽淫泆作亂無復人道之存則大亂之道耳此一節語意與牛山之木章相似讀者不可草草

人只向前不知自反所以乖好惡之情能反躬而察理之是非則好惡必有節而知不能誘矣安至於天理之滅哉

知知之至是知之本體雖接於物實無物也知誘之知則通是物誘失却本體之知矣此處要辨分明

知如鏡然鏡未着塵隨至無所不照是物至知知一着塵滓日漸昏翳失其光明是為知誘於外

人化物三字極妙人所異於物者謂有此天性之

知能應物不為物所誘耳為物所誘則人亦化為物矣然此三字語意玄微恐人未曉故緊申說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句

嗟乎人欲何窮之有哉天理制却不敢窮是欲是稱人焉耳滅却天理去窮人欲何時了得名雖為人實無異禽獸此發明人化物三字極透發

滅天理窮人欲的人心無饜足悖逆詐偽何所不為事無忌憚淫泆作亂何所不至強脅弱衆暴寡知詐愚勇苦怯正其恣此心此事以求遂其所欲者天理安在哉人道安在哉而可復稱為人哉此

先王亟制禮樂而人為之節也

滅天理而窮人欲總根好惡無節來故緊承說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節之以維人道以成其為人也註加一文字便失旨

人為之節是節其好惡之情然喪紀安樂男女交接其大者故承說云云

喪紀人之情節之使不過安樂人之情和之使不流男女人之情別之使不亂交接人之情正之使不竇總之則所謂節也

有是心即有是聲有是行而宜防故禮樂政刑亦有次第

民心易蕩而難制故禮為之節民聲易發而常乖故樂為之和政以行之使必由禮樂之中刑以防之使不踰禮樂之外

前云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可見王者之治不出此四端慎所以感之者慎此而已

人為之節節此而已故反覆言之而不置也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樂者禮者口氣若曰所謂樂者禮者之意云爾

為同為異是禮樂之本體相親相敬則其本體之自然也唯一偏勝則離與流所不免耳故必合情飾貌乃成其為禮樂曰禮樂之事也

有是情必有是貌情與貌原非二物也合云飾云者從流與離說來若曰必如此則相親相敬始無散成其為人道耳為禮為樂者不當若是乎故曰禮樂之事也

禮義立以下緊頂合情飾貌來歸到仁義上去見仁義禮樂交相為用是民治之行王道之所為備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似飾貌而合情寓其中樂文同則上下和似合情而飾貌寓其中

禮必有義樂必有文故二字相聯說

樂文同何以云上下和文非聲容而已也樂根於心而見諸交際者罔非實情之發越也隨所交際而罔非真情之發越則行之於家莫不和親一家

之上下和行之於國莫不和敬一國之上下和推之天下莫不皆然

禮義立樂文同本上禮樂之事來說到好惡刑爵辨而政上去禮樂刑政王道之大端好惡著刑爵辨而政均是刑政與禮樂相為用者故總歸到仁愛義正曰如此則民治行

好惡明於上賢不肖別於下不肖之尤者曰暴可無刑乎賢者可無爵乎刑暴非偏惡爵賢非偏好是政之均也

上分政刑為二此合政刑為一此下更不復及政刑蓋政刑特輔禮樂之具耳移風易俗其必由禮樂乎故以下專言興禮樂事

不曰治民曰民治行見民由此治者無不行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究竟禮樂不可分內外記者但就所出所作者言

耳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說得好

禮樂無大無小無不貫徹然究其大體不在聲容節目間也故稱大禮大樂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必易必簡本乾坤之易簡來此禮樂之至無怨不爭揖讓而天下治也非極音非致味便見其必易必簡樂至禮至是禮樂之極也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便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便百姓無患天子不怒若此則太和在宇宙間有不薰蒸透徹乎是之謂樂達父子有親合之自我長幼有序明之自我且舉斯心不敢慢於人以敬四海之內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是之謂禮行樂達禮行便是無怨不爭世界便是揖讓而治光景樂之關於民治豈小小哉此王道之所必尚也此節語意是如此不必說禮之本立而用行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上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已含箇天地意思了未直說出此直指天地言之見此禮樂之情原與天地無間故其功用亦與天地同流此明王以相沿而功名事業與天地相垂於不朽也

必易必簡分貼天地說同和同節統籠天地說天地非二氣禮樂非二物分言亦可合言亦可知其可以分可以合則幾於禮樂矣

前但言禮節樂和不知此和此節直與天地相為配合與天地同其功用

百物各一其性也太和罔不保合是和故曰和故百物不失天地相合無間也祭祀秩以時舉是節故曰節故祀天祭地雖然辨上下定民志非百物不失乎易何以繫之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非祀天祭地乎易何以繫之豫和與節原非二也節而不乖即為和和而不流即為節唯和由節來故百物不失唯節由和出故祀天祭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知易與此記之旨之無異始可言易言禮

明則有禮樂二句須細體會記者意若曰禮樂非苟焉而已者屈伸往來人知鬼神天地之功用不知此禮此樂之屈伸往來實與鬼神無間焉禮樂鬼神無間幽明更無差別則其和其節直與天地同其功用非苟焉而已者故曰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此只泛論禮樂未及聖人制作

暴民不作至天子不怒是同愛合父子之親至敬四海之內是合敬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正照上文以申足其意

禮者殊事二句承上推言見此禮原殊事而合敬此樂原異文而合愛此明有禮樂而四海之內自然合敬同愛也然曰合敬曰同愛則其情本無不同凡欲以愛敬治天下者皆不能外此禮樂矣故承說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禮之事亦殊矣然要之此敬無殊者樂之文亦異矣然要之此愛無異者此愛敬何從來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情也情同而愛敬達之天下矣此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而明有禮樂四海之內無不合敬同愛也此情字下得極好

人同此性同此情制度文為可稍損益禮樂之情萬世不可改故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

帝王所建立曰事所表見曰名當是時有是事是事與時並成是功享是名是名與功偕通本沿禮樂之情泛泛說似爽快不宜分貼禮樂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因說禮樂之情隨說器與文以形容之蓋禮樂之所重重其情也然器與文由此情以作用亦所不可少者故知得此情則聲為律身為度禮樂古所未有能先天而創作焉識得此文則聲比樂節比禮制作古所授受能後天而紹述焉此非聖明其孰能與於此故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云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以文論禮樂足矣何以又出器字情蘊於中文見乎外二者皆非器弗彰故所叙必先器而後文

此情字即情動於中情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非真情乎禮樂之情即此愛敬之真情故極其至也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焉耳恐不作理趣之深奥解

此識字要看得好夫子入廟必問欲行此禮於廟也是識禮之文季札觀樂而一一評論真知此意於樂也是識樂之文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原有小大不同若此篇識字當又在賢者之上也

文與情非二也知禮樂之情者一下併知之識禮樂之文者亦因文以識其情矣非止識文而已也

要識得

聖與明無大別就作者言曰聖就述者言曰明耳

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是申說之詞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作者聖述者明總是能興禮樂之人然非知禮樂原頭不足以與於斯故直指此樂是天地之和此禮是天地之序制作皆有所不能外者故必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上說和節與天地同此說和序本原於天地

和是二氣之絪縕故百物皆化序是兩儀之森列

故群物皆別

樂本天地之和以作而訢合無間若天運然故謂

由天作禮本天地之序以制而各正不踰若地勢

然故謂以地制曰以地制一過則踰其防矣故亂

曰由天作一過則傷於戾矣故暴曰亂與暴與化

與別頓殊故必明於天地然後可興禮樂

曰易曰簡禮樂分屬於天地矣而又合言曰大樂

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曰和曰序禮樂同

出於天地矣而又分言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分

而合合而分以此知禮樂本非二物而論禮樂者

之不可執於一也

延平周氏曰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

樂之所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

禮樂則天地也此語極精粹可玩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與民同也

明天地能興禮樂然未達禮樂之本旨將如何明

天地故舉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詳言之

論即宮商角徵羽倫即君臣民事物論與倫協而

無患所謂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此樂之本情

禮本大中本至正本中正而無邪此禮之本質註

將二句通分作二段解或恐未當

論倫無患是樂之本情而欣喜歡愛則所比以論

倫無患者所以云樂之官中正無邪是禮之本質

而莊敬恭順則所由以中正無邪者所以云禮之

制劉氏註而在人者四字極中肯綮

欣喜歡愛四字細分之稍別而總歸一箇愛字莊

敬恭順四字細分之亦稍別而總歸一箇敬字合

敬同愛上文已明言之矣

論倫無患八句分明影出箇禮樂之情若夫禮樂

五句則情之見於文而可見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

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

禮粗則偏矣及夫教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

大聖乎

禮之詳悉曰辨達禮達字即達人達觀之達字

此方論帝王禮樂之不相沿襲昌云樂極而悲來昌云行禮粗畧而不能詳審愚謂此皆非本旨也

上文不曰論倫無患乎欣喜歡愛之所比悉論倫而無患夫何憂又不曰中正無邪乎莊敬恭順之所履悉中正而無邪夫何偏此憂字正應上患字此偏字正應上邪字樂極是樂之任情處禮粗是禮之外飾處恐非若註所云云也

上云明聖此云大聖下云聖人明則禮樂幽則鬼神信非聖人不能作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夫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自天高地下至居鬼而從地統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未便說到聖人至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方說是聖人之效法註禮行樂興說聖人法之似太早近樂近禮說效法之所本似俱未當

二氣流行未嘗停息而絪緼化醇是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仁近樂義近禮是泛論禮樂敦和率神而從天別宜居鬼而從地亦泛論禮樂作樂以配天制禮以配地方着聖人說

合天地而言同此和也同此宜也同此鬼神之屈伸也分天地而言太和流行氣常發揚其天乎樂敦和率神所以從天也辨物居方氣常收斂其地乎禮別宜居鬼所以從地也此敦字率字別字居字從字通主自然者說註厚其氣之同辨其質之異達其氣之伸斂其氣之屈說不着行於天具於

地解從天從地更說不着

君臣貴賤小大性命象形皆禮之所在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動靜有常而小大殊類聚羣分則性命不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禮制昭然其顯設矣禮非天地之別而何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觀天地尊卑即見君臣之禮定非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觀卑高之陳即見貴賤之位列非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

嚴陵方氏曰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

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體得爽快

傳曰禮所以定性命也方類聚物羣分則性命原自不同矣禮定性命豈出此類聚羣分外耶

如衣與旗常之章是象也在天先已成其象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形也在地先已成其形

上齊下降相摩相盪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皆是氣之流行也而百化興焉則樂非天地之和而何

觀此段說二氣之流行處即是樂則上段說兩儀之分列處即是禮矣不必說定君臣之禮列貴賤之位為聖人之效法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愚通主禮樂之自然說未着聖人正有見於此敢正高明

化不時則不生是不和之所致男女無辨則亂升是無別之所致方興而未艾曰升

不期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容不然是天地之情

樂本天地之和禮本天地之別如此其明備則天地官如彼其不時無辨則不生亂升聖人明於天地明此而已

及夫禮樂以下是推極其至而言原禮樂之始本

乎天殺乎地順陰陽而列鬼神究禮樂之致極乎天蟠乎地行陰陽而通鬼神

極天蟠地行陰陽通鬼神足矣猶以為未盡也故復着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句

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本此二句來三著字一樣看

太始曷以著成物曷以居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恤若後所云昭然顯著於兩間是謂著太始辨物居方安然各得其所是謂居成物

著太始昭然示人以不息矣分明是天居成物昭
然示人以不動矣分明是地著太始而居成物渾
然一動一靜往來循環而無端矣分明是天地之
間故聖人曰禮樂云言唯此天地之和天地之別
明備於禮樂故獨言禮不可獨言樂不可必合言
禮樂始可盡其同流天地之至妙至妙也明於天
地而興禮樂者必至此乃為無憾哉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大
地之間原一動一靜循環而無端者

前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此云樂著太始禮居成
物是文章之照應處
明於天地者必明到天地之間乃可興禮樂故聖
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緩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
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
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
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
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
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
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
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
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
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
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明天地與禮樂古聖皆有之而唯舜為盛故稱舜
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云云其文章極有原委
作樂以賞諸侯似無謂若德盛而教尊云云其語
俱粹且自此以下時出一箇德字大有義理在
德盛而教尊雖承諸侯說其實是泛論故說觀其
舞知其德隨舉大章咸池韶夏等言見其德其教
非後世所可倫者故遂承說教者民之寒暑也因
推說到善則行象德又說樂所以象德先王著其
教其語似漫而實聯學者識得此意始可言樂
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觧慍阜財其時風雨

節寒暑時變始制樂即此而被之管絃形之干羽也善則行象德斯其極乎先王著其教必若舜而後可故特首此語以起下文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便含寒暑時風雨節意

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治民勞乎逸乎其舞行綴遠乎短乎故曰樂則韶舞曰章曰備曰繼曰大曰盡可以觀當時之教矣可以徵當時之德矣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數君有焉疏註數德字極有見

咸池備矣之備即上文其功大者其樂備備字

堯德章明於天下咸池德被於天下韶繼堯德而重華夏光大堯舜之德殷周盡人事以弔民其德亦無愧於堯舜

教與事雖並舉然事特教之事耳

先王之為樂先王之自為樂也未施於教而教寓其中

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先王和其心以出治也先王不知也下文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正申發此意讀之者要細體會

為樂以法治先王不知其善也民共由之而象君之德民亦不知其善也此即風移俗易一段光景但此則畧槩言之下文始詳發明之耳

方說為樂以法治何突出豢豕為酒一段樂非禮不節禮以綴淫乃先王之所為樂也

故酒食者三句語雖平而意有輕重若曰酒食以合歡樂其可已乎然樂所以象德非徒歡焉而已也禮所以綴淫要是以禮坊淫乃可以成此樂耳故緊承先王有大事云云

陳敬仲飲桓公酒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此禮以綴淫之一証

哀樂總出於人情通是樂

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而皆本聖人之所樂來先王著其教即此所樂者而著之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因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故從民之性情應

感處說起方及其所著之教非申言篇首一條之謂也然此語却與篇首語相照應

人只一團血氣耳血氣之靈竅曰心心含明覺曰知此皆生而有之者也故總名之曰性

凡民有性而情則無常其應其感皆起於物而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音之所自來也故即志微噍殺等音而可知其心術

前再言感於物而動此加一應字一起字者何凡有感必有應而感應之動皆起於物由無哀樂喜怒之常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故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

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

思憂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皆民心術之形其間有善有不善自非慎所為教曷由行象德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云云以慎其所為教焉

本之情性而下註通就聖人作樂言固是自愚膚見先王著樂之教豈專聲音而已哉凡禮樂刑政之施制度文章之具所以昭示以為民極者無非教也無非樂也而總之因民而設非有強也故首

本之情性然欲善其情性不可無度數之陳也隨曰稽之度數不可無禮義之防也隨曰制之禮義生氣之和民所同賦合之而不乖五常之行民所固有道之而共由凡若此者無非約情而歸性使其發也可收陽而不散也使其卷也可舒陰而不密也高明者柔克剛氣不怒也沉潛者剛克柔氣不懾也此四者交暢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則分明樂游於和氣中矣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

理皆形見於樂則樂與民情無間然矣民之情其深於樂乎樂之作其深於民情乎故曰樂觀其深先王著樂之教當必至是而後為著也愚味是節當如是體會若註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變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云云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云云則始之度數禮義亦已詳矣乃至推樂之教以化民若樂師掌國學之政云云則此教更加於度數禮義上耶始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亦已盛矣乃至推樂之教以化民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則此教更超

於平情和氣外耶此皆不通之論至將合生氣之和分陰陽將道五常之行分剛柔又謂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并戾混淆吾不知其何見也敢問高明

王者之治本乎人情然凡民陰陽剛柔異禀其情性最難收攝而諧和除是分別度數可以約束得然度數一歸於禮義故本之情性下紫接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句此無他合其生氣之和道其五常之行耳生氣五常民所共有不合則乖戾不和未有能由於常道者合且道之陰陽剛柔咸歸於和暢而莫不各安其所矣先王本情性以立教固如此然惟民德厚非久久陶鎔不能固也故又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之繩云者使之繫而不解也然欲其行象德未可速化也故又律大小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之象云者立象而使之同也若是則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一一象上之德皆形見於樂矣此豈淺淺焉化理而已哉故曰樂觀其深

民函二氣以有生其生氣本同而五常亦同唯是陰陽剛柔異禀不能合却此生氣之和而五常亦

時或有乖耳稽度數制禮義詳所為合之道之之術則生氣之和莫不保合而不散不容不怒不懾固有若或使之者矣且此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五常之行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焉非本情性稽度數制禮義其孰能至於此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本相和而不相悖者陽不散陰不容剛不怒柔不懾則與天地生氣之和適相合矣此由合生氣之和來氣曷以生名此氣有陰有陽有剛有柔總歸於生萬物也

道者道之使行也五常之行各有其位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可徵五常之無不道矣

本情性稽度數制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到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此非樂之教而何然非專事聲音而已者故愚不取聖人作樂之說

德行者何此五常之具於性者也事行者何此五常之見於行者也親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句自見得

民德本厚繩之則厚者不壞事行本與民同象之

則民皆嚮方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前章之所謂行象德也

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樂也律之比之象此事行以示民也故民皆則而像之曰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分明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唯又益陶鎔於禮教中故此理皆形見於樂

如此以繩德厚如此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更何得失之可言註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似謬

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其化非淺淺者樂皆備有之亦非淺淺者故曰樂觀其深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先王著樂之教固若此其詳且備矣然以身教者從自非君子反情以和志比類以成行則此身與樂尚有間焉者安能移風易俗以觀樂教之成故復從禮慝樂淫說起見聲氣感應之必然故君子必反情和志比類成行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發形於樂則風俗之移易天下之皆寧有不期然而然者語意極融貫而聯絡

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世亂禮慝而樂淫其聲多不中其節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有必然無疑者

哀而不莊六句通根其聲來是樂之淫處然語有次第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則淫樂所必致者故緊接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云云

哀樂不莊不安便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其縱放處則容姦其緊隘處則思欲

哀樂皆有節皆有本不莊不安其慢易如何其流湎如何所以犯節而忘本

慢易流湎到放蕩而無收處姦所淵藪也故曰廣則容姦到偪隘而不堪處欲其勝求乎故曰俠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感字訓感傷極妙

天地之氣本條暢也一感傷將何以合其和人心之德本平和也一澌滅將何以道其行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大此四句說得極好

倡和有應至各以類相動也是究淫樂和樂之興之極致處

反情比類二句是頭腦不留不接不設至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所謂反情比類之實事也

情者性之欲也欲無涯志亦無涯故常苦而不自得將此情收約將來而不窮其欲則此志常自適

而無不和故曰反情以和其志反取收約之義

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善其行須是比方其類使必向善而背惡然後其行為可成也故曰比類以成其行

順與淫逆對正與回邪對皆由順正以和其義情其歸於太和乎是謂反情以和其志行其歸於善類乎是謂比類以成其行

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和其義一身皆樂矣故承說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云云

發以聲音是人聲琴瑟其所被者故曰文簫管其

所協者故曰從干戚羽旄則應此聲音舞蹈以為儀者也故曰動曰飾

聖人極至之德照耀於來茲者於此聲容發越出來故曰奮至德之光天地和順之氣流行於四時者於此聲容鼓盪出來故曰動四氣之和萬物之理各得其所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有此聲容之播其情可立見矣故曰以著萬物之理君子由順正以行義發形於聲音者其妙一至於此則此樂之清明廣大終始周還真有未易以名言者故復備舉而形容焉

五色配五聲八風按十二律百度合天地之數皆樂之所有也音合於律曰小大焉曰終始焉曰倡和清濁焉皆樂之所有也五色成文而不亂則聲之和可知八風從律而不姦則律之和可知百度得數而有常則數之合可知小大相成無乖悖焉終始相生無止息焉倡和清濁迭相為經無怗懘焉斯樂也其通於倫理乎其論倫無患乎故樂行而倫清其在人身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動盪於此樂之中不知其所使也其在天下則風移俗易而咸寧陶鎔於此樂之中不知誰之所為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一至於此此記者所為言之亹亹也

君子由順正以行義風移俗易而咸寧則知廣樂之教必有其本矣然所以反情和志者全在以道制欲故復推出而申明之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情皆有之唯君子樂得其道不為欲使能以道而制欲異於小人之以欲忘道者耳

君子以得道為快自以道而制欲小人以得欲為快便以欲而忘道

樂而不亂是謂真樂惑蠱惑也蠱惑其心滅天理而窮人欲欲其有窮乎哉所以終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以道制行此情常不放而此志常自適是教本也由此情此志發越於聲音如上文所云以成其教

則樂之行也民皆鄉方矣是所謂行象德也即行
象德而君子之德作則於民者不從可知哉故曰
可以觀德矣
教必至樂而後成故曰廣樂以成其教
曷謂鄉方親疎貴賤長幼男女各歸於理而無悖
也是謂風移是謂俗易是謂天下寧
因說可以觀德隨說德者性之端云云見德根所
性樂象此德中外相符有不可為偽者
德即性也何以下箇端字性蘊於中不可見也德
則有可舉言者若端之可拈起耳故下字若此

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華也而皆本於心
所謂奮至德之光者故曰樂者德之華
樂有情有文其情深者其文自明有是情自有一
段勃鬱而不可遏之氣便可以格神祇和上下至
百獸率舞之神化故說氣盛而化神此曷以故和
順充積於中而英華自發越於其外也然則樂豈
可以為偽哉一性焉而已矣德焉而已矣故曰此
可以觀德也愚謂情深而文明三句冒如此看
和順二字不分情與氣自然充適而無乖逆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
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由三者本於心樂器從之看來樂是心之動匪動
則無是樂金石絲竹之聲象此心之動而出之者
豈不是樂之象若其間文采節奏則所以飾其聲
者君子動其本本字即是心字動其本樂其象所
謂感於物而動比音而樂之者也比音而樂之方

及干戚羽旄故說然後治其飾先鼓以警戒六句
正治其飾事獨樂其志以下則著樂之妙有若此
者此足以感動人心說生民之道樂為大也
奮疾句訓舞之容如是其不過於疾當矣極幽句
訓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云云似未見爽愚謂樂
之作也究其至蓋通極於深微窈眇之中而實則
未嘗不顯著於其外是謂極幽而不隱也
人各有志故稱獨樂道公天下故稱備舉獨樂便
亹亹不厭備舉便蕩蕩無私曰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者言樂有深愜其人之志者皆本此道為愉快

習常而不厭者也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言樂有推及大道之公者皆從所欲以宣暢大同而不私者也道外無志欲外無道

日用飲食而不知是不厭其道欲立欲達而同人是不私其欲

情到發見處乃見時措之宜故曰義立樂到終竟處方知充養之盛故曰德尊

樂由心生者也是心之動聲比於器者也是樂之象文采節奏則所以飾是聲者君子動其本而心和樂其象而聲著然後治其飾而樂作焉是故先

鼓以警戒齊其志也三步以見方習其容也再始以著往明其進焉復亂以飭歸謹其退焉舞有軼起而奮疾者不失之拔音有通極於幽玄者不終於隱是皆治飾事也而由此以獨樂其志則日用不知不厭其道矣由此以備舉其道則大同無我不私其欲矣是故即其情之見也知所作用皆協諸義而義立觀其樂之終也見所造詣皆深於德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蓋皆各有所得而與樂俱化矣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言樂深於治而移風易俗莫有善於斯者也愚謂此條大意是如此解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樂其所自生言此中有一種樂處如天生的一般有遏抑而不可得者所謂樂斯二者樂則生而惡可已也此其所為施也然則樂非章德而何禮反其所自始言此中常思本來有所以受我者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皆不可不反也此其所為報也然則禮非報情反始而何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隨感而變然皆根於情情哀則哀情樂則樂實有未嘗變者故曰情之不可變禮隨時而易然要歸於理理行則行理止則止實有未嘗易者故曰理之不可易情不可變則統觀天下人同此情是為統同理不可易則析觀天下各一其理是為辨異然則其同也乃所以合其異乎其異也乃所以別其同乎人情唯同而異所以與天地同其序與天地同其和也禮樂於是備焉故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

情理亦時有變易矣然其變也乃所不可變者也
其易也乃所不可易者也要識得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偫天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上說不可變此何以云知變人心感物而動本極
其變也唯極其變者未嘗改移故曰情之不可變
耳
樂由心生窮究本原而知其變則眞情得矣故曰
樂之情禮非飾貌顯著誠實而去其偽則常經立

矣故曰禮之經
論禮樂到情處經處極矣故說偫天地之情云
天地欲以高下散殊合同不息者示人其情也然
情不可見也禮樂若負之而出故下箇偫字高下
散殊合同不息其迹也而神明之德寓焉禮樂之
制作直與之貫徹故下箇達字上下之神相為陟
降也故下降興二字精粗之體異矣然形而上者
悉具在形而下者實合一而無間也故下箇凝字
若父子君臣之節則其所總會矣故下箇領字
論說到天地神明上下精粗父子君臣至矣盡矣
乃禮樂偫且達焉降興而凝且領焉則其制作之
妙眞有不可以名言盡者故下文隨說大人舉禮
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
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
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初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禮樂
之本體與天地無二也次說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則天地具在禮樂中矣茲說大人舉禮

樂天地將為昭焉則禮樂又有助於天地矣一節
深一節
禮樂之道大矣非大人疇能舉之故下大人二字
舉禮樂云者舉所偫所達所降興凝領者悉體於
身心顯設於政治也天地將為昭即得一以清得
一以寧自為覆載生成昭著而不可揜耳註將以
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恐失本旨不敢從
天地訢合云云正為昭之實功獨曰樂之道歸焉
耳者因說太和之極故止歸於樂且見本旨之在
論樂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論禮樂至天地為昭極矣然恐世儒不察率求之聲容器數之末也故舉而歸之德行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正此箇德行

德成者在上藝成者在下其位自如此行成者居先事成者居後其序自如此有上有下有先有後則先王為之也

凡治天下者未嘗無制於天下然位序不明人誰與我唯將德藝行事如是其序列則民莫不從矣故說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

前云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正謂此德此行之為重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大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

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曰端冕而聽古樂便見聽鄭衛之音不必端冕矣

人情惡拘檢樂放縱冕而聽自倦於不冕而聽者
冠而見自倦於不冠而見者
和不乖也正不偏也以廣無所不該也讀弦匏笙
簧六句可識其所謂和正以廣矣
樂初作時翕然齊鳴故稱始奏以文將終時雜然
並舉故稱復亂以武於其雜亂時必有所以治之
者矣而以相焉相者輔也於其亂而奮疾也必有
以訊之者矣而以雅焉雅者正也此其和也如何
正也如何以廣如何而執其事者皆齊一而無參
差故從進旅退旅說起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益深有埶手其衷而自稱
道之不容已也所以用之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
下不能外焉註於此而語樂云云似未得旨
世既大當而治又大定當是時而作樂非德音而
何引詩只重莫其德音句
知德音之謂樂則知害於德者不足以語樂矣
四國之音皆溺音也而皆從淫志溺志頌志奮志
出故以答溺音何從出之問
志本一也志常定也而好濫燕女趨數敖辟至於
淫焉溺焉煩焉奮焉則皆淫於色之故而非其德
也故害於德而祭祀弗用也
趨數便有苟合意敖辟則肆無忌憚如莊公通於
魯夫人者然是皆淫於色而害於德者
雍雍之和本肅肅之敬來故曰夫敬以和
人君貴慎所以感之者而音樂為最
姦聲則與正聲異矣且以濫焉溺而不正焉而及
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焉分明胡樂雜劇故
曰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此節應叙在莫其德音下看六者德音之音句及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句自見得
長樂陳氏曰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
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
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
椌楬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
乎此一段說得極明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此五條無甚意義但歸在末三句要聽音者有契於其心耳

君子之心常欲得武臣以禦侮欲得死封疆之臣

以固守欲得志義之臣以礪世欲得畜聚之臣以養民欲得將帥之臣以立功故隨所聽之聲輒各致思焉耳不然而奚以聽奚以思

鏗然中煞有一段橫放之氣使懦者之能自立也故連下三箇立字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橫如何其武如何此君子聽橫武之聲而深致思也到死生之際不易其介方稱立辨

廉以立志全以義勝不奪於欲故稱志義之臣

聲音濫然處不期會而自會不期聚而自聚矣會是收合將籠來聚便有生養之意故下云思畜聚之臣易曰君子以容民畜衆

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長子帥師正能讙動以進衆者

彼亦有所合之也不在樂契吾心在吾心之契於樂魏文侯之心喜溺音而不喜德音蓋於古樂未有所合也焉怪其聽焉而唯恐卧哉

魏文志方有為故子夏別古樂於新樂使之知所聽齊宣資性庸下故孟子進今樂於古樂使之知所進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看武王之志荒矣句賓牟賈亦可與言樂者故孔子詳問之復詳告之

武王之征誅豈得已哉天與人歸賁不容辭耳病不得其衆恐不逮事二語俱得武王之意及時事也正說發揚蹈厲之以其時非武坐也便見武無此坐法修文治者則有之之意若論聲淫及商斷然曰非武王之志則其識時過人遠甚矣夫子曰是也蓋通所對皆是之非獨是其最後一段也恐不逮事句賈誼謂武王之心恐不及與諸侯同此事耳是自抱其恐也註訓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則武王有意於富天下望諸侯之至為我助矣失旨之甚

或曰然則孔子所謂待諸侯之至者非與曰待者待其自至也至則共其事不至則可無伐也此武王之志也若恐諸侯後至不及戰事致望慕之情則與孔子之所謂待者異矣此愚謂賓牟賈之言合孔子待字之意而訓詁家則失賈恐字之旨也子謂武未盡善亦惜其所遇之不幸耳若其志固昭然於天下萬世者此賓牟賈之言與萇弘合而孔子亟是之也

總干而山立可槩武樂之象成矣下文則詳發之耳

凡祭與養老皆冕而總干總干非便欲為征討也
夫子說武王心事在山立二字上如山之立巍然
不動何嘗有心以取天下哉諸侯皆至不得已以
為伐耳註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似未得旨
武王之事武王之志為之也即太公居東海之濱
亦何意於奮武哉唯時商紂暴虐之甚民皆不堪
而天意欲殄殲之故奮揚威武相武王平其禍亂
耳太公之志武王任之即武王之志也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左文右武武坐致右憲左蓋偃武而修文也故說
是周召之治
且夫武一節備舉武六成以申上意夾振之二句
又申始而北出以下事分夾二句申其北出之欲
蚤濟也久立二句申其初時無意於北出也
易之解曰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言聖人
解天下之難如可以無往則宜來復其所不輕出
以始其禍如不得已而有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
躭延在外貽其禍於無窮也此事蚤濟也句正有
攸往夙吉之意
以待諸侯之至待其自至耳武王初何意於得天

下哉其未出也只是箇待字待又至於久其既出
也只是箇濟字濟又極其蚤
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
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此語是
金華應氏曰商容閑廢於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
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
同類之賢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此
解使之行三字有着落
毒天下莫如兵武王下車反商政偃干戈不復用
最得靖亂之大體

治天下以禮讓而暴戾驁悍無所用之貫革射息
示天下以德虎賁之士說劍示天下以文祀明堂
以示孝朝覲以示臣耕籍以示敬而又臨視大學
養三老五更以教諸侯之弟其氣象甚從容其節
目甚詳密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固其所矣此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此武之遲而又久之所以為宜也
金華應氏曰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富天下之
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說極透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凡人一身自內及外或動或靜皆與禮樂相周旋
有不可須臾離者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樂以治心是徹上徹下語故其始也着此句到
天且神也亦綴此句
致樂治心雖是研窮此樂之情以治內然此樂却
從何來我心所自有者也我研窮我心所自有者

日充養而融液之使畧無乖戾之形此心自然日
歸於和順渣滓不期消而自消邪穢不期滌而自
滌矣是謂致樂以治心
易直子諒之心非由外來我所自有也唯人無自
治之意此心隱而不見耳我實致樂以治心此心
便油然生而樂而安而久而天且神莫能禦之矣
孟子樂則生矣一段與此正相印
初間致樂治心易直子諒之心便生生則愈益樂
焉至於安且久天且神皆是天機之不容已也
樂是此心之悅豫安是此樂之馴習久則此安之
有常也真西山曰久則天渾然天成無作為也天
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
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此便是不言而信易
曰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便是不怒而威
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纔了得致樂治
心事故次語曰致樂以治心者也
玩中庸禮所生也句禮亦我身所自有者我日研
窮以治其躬此躬便日收斂檢束而莊敬所謂莊
敬日強者是也莊敬日強則不期尊嚴而自嚴不

作威福而自威矣致禮治躬者到嚴威地位與致
樂治心者到天神地位一般故其語不收結
和樂莊敬心之本體鄙詐易慢非心體也何亦以
心言曰心只一箇除却和樂便是鄙詐了豈不是
鄙詐之心除却莊敬便是易慢了豈不是易慢之
心但和樂莊敬是心之本主而鄙詐易慢是客從
外來者故曰入耳易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言
本心已失而復來也是好的此曰鄙詐易慢之心
入之矣言中心無主而竊入也是不好的朱子曰
入之一字正見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

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非心而何此
極闡得明白
禮雖曰治躬曰外貌然皆此心主之也故說不莊
不敬而易慢之心入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聽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
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由治心治躬看來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要貴於和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要貴於順安久天神則樂極
和矣莊敬嚴威則禮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則其感
人動物自有不可言者故說致禮樂之道舉而錯
之天下無難焉
禮何以下箇順字動容周旋中禮非順而何
禮樂原不可分故說內和外順中下一而字
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便是承聽了望其容貌而不
生易慢便是承順了故德煇動於內云云蓋本禮
樂之發動打緊重說一下耳
致禮致樂致字與中庸致中和致字一般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
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而反以反為
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
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
反其義一也
上本治心治躬說來見禮樂感動之深此亦本治
心治躬說來見禮樂會歸之一
禮動於外以樽節退讓為本故主減樂動於內以
和順充積為本故主盈然減未有不進者盈未有
不反者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故

一以進為文一以反為文
愚謂進是進而行事反是反而歸約文非文飾之
文是文理之文言進而行事乃成禮之文理反而
歸約乃成樂之文理也故緊接禮減而不進則銷
樂盈而不反則放二句恐非若註所云
禮進而行事莫大於報本故下箇報字樂則一於
反而已
禮得其報方愜敬事之心故樂樂得其反乃合性
情之正故安
禮之報報本也樂之反反本也報本反本皆人道

之所宜爲者故曰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神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上論禮樂之進反詳矣然禮之進而有報易知也樂之反未易言也故復出此節以見樂之宜反觀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云云自見得

樂者樂也是人情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是人道然此皆性之所著也而種種變態悉具在聲音動靜中故可盡性術之變焉樂盡性術之變則不可不歸於道矣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煩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此正其立樂之方所以教人之爲樂者必以反爲文歸諸道而後已也

性術之變盡在聲音動靜中可謂盈矣不反諸道能無亂乎制雅頌以道之使其如此而不使其如

彼是正教之善反處故說是先王立樂之方

依雅頌以爲聲其聲必中於節故云足樂而不流依雅頌以成文其文必歸於正故云足論而不息依雅頌以爲節奏其樂律必止於至善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放心邪氣之得接也雅頌之聲上着箇制字下着箇道字極有意味

文到佚縱處便厭勸而息論倫無患可不至於息也

足樂足論云者但足如是而不過也下足以而已矣亦此意

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樂可以二言蔽曰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是故承上章說來言此樂用之宗廟用之族鄉用之閨門莫不和敬和順和親其感動人心有若斯之妙則必有所本矣故又推說其審一以定和云云所以能合和附親之若是也再言是先王立樂之方深明先王之所為制樂者其意正在於此

宗廟之內原主敬族長鄉里之中原主順閨門之內原主親而皆無一毫強勉矯拂之意此方是太和之治

所同聽者何聽先王之所道者而已矣雅頌之聲是也故下文云故聽其雅頌之聲

一者何也心也此心在宗廟只一箇敬在族長鄉里只一箇順在閨門只一箇親豈不貞天下之一而或有乖戾其間者一之未審而和之未定也先王制樂審知其至一者如是教其無乖無戾定然皆歸於一而無不和這是審一以定和如是則可比於物矣乃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這是比物以飾節由是比於樂器者宣暢動盪合着樂舞而齊作這是節奏合以成文此其為聲也一太和之發越也所以能感動至一之人心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莫不和敬和順和親皆由於此也此要重看審一以定和句

物是樂器鍾磬竽瑟之類是已比之鍾磬竽瑟必飾之干戚旄狄所謂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節奏合以成文即此樂器樂舞比合而成其文耳前云聲成文謂之音是也此雖無樂舞說而重在聲音上可應前同聽數句

前下君臣上下長幼父子兄弟字面後下父子君臣萬民字面正相應

此節論樂之應隨所在而無不和本審一以定和來似非樂以和禮之說

此緊頂審一以定和三句來故說聽其雅頌之聲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志意得廣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則狀其內外無不自得所以能合和附親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云云又推極言之見關於人情之大所以不能免也註訓禮之節樂愚所未解

志意原貴廣容貌原貴莊行列原貴正進退原貴齊然非深於其樂不自得也四得字宜細體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是天地之命其聲中聲也其氣和氣也是中和之紀人情本乎天地歸於中和此其所不能免也此三句正應前夫樂者樂也二句是文章之關鍵處

命云紀云者言其命其紀在是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人情喜怒而已矣喜怒無可自見其飾在樂與軍旅鈇鉞先王用樂以飾喜用軍旅鈇鉞以飾怒則

喜與怒皆中其節天下莫不和且畏矣到和且畏處乃見禮樂之極功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自樂者樂也至此但論樂此節却由喜及怒由樂及軍旅鈇鉞由和及畏統贊禮樂之盛蓋此書之旨雖在樂而樂與禮却不相離故必統贊以著其盛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陳德一也有叶合以為陳者頌雅風是也有相濟以為陳者商與齊是也

頌宗廟樂章大抵稱揚先德寬靜柔正為多雅朝廷樂章大小別焉大者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小者必恭儉而好禮風則采之歌謠而已要在正直而靜廉而謙

論歌風歌雅歌頌却有三箇靜字靜為衆動之根茲可睹已

寬者難於靜柔者難於正廣大者難於靜疏達者難於信恭儉者難於好禮正直者難於靜廉者難於識故中間俱着箇而字

肆直而慈愛溫良而能斷已若相濟矣何以復歌商歌齊意者此慈愛者姑息之謂乎此能斷者徑行之謂乎姑息者必濟之以屢斷乃成肆直之美也徑行者必濟之以退讓乃成溫良之美也此相濟以為陳者

正直已身數陳其德已之不直陳之謂何

動已訓性天之流行極佳動已而天地應云云本

直已而陳德來

有善貴乎能保詩歌咏歎淫液性情日歸於中正善其可常保矣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上如抗數句形容歌聲之妙殆盡歌之為言以下發之所為歌者又直至於化而不自知也

烏程後學承蒼姚舜牧著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謂平日所服魂所附也今乘車在道綏其所執以升者以其綏復即以其服復之意乎改讀為綏旌旗之旄也奚取於招魂下文大夫士死於道亦曰以其綏復亦謂其魂

所附也尊卑不嫌同復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吊含襚賵外有臨以執紼禮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則此禮為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非也下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是明証

雜記下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

喪雖以哀為主而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非敬其曷能辦之曰敬則扶而起杖而起垢面而已皆當自裁度而不專在於瘠矣敬為上三句極說得分曉

一心在喪事上是為敬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則哀與瘠皆必中於禮矣非敬其孰能與於斯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云者非直依禮經所載行之而已也顏色亦必稱其情戚容亦必稱其服也註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此語極透懇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喪禮之大者必以禮處人是不奪人喪必以禮自處是不可奪喪

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東夷之子句極有意味夷狄之有君亦是此意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此哀不與服俱除曰外除此哀與服俱除曰內除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見似目瞿二句煞極痛懇讀是語而輒忘親者非孝子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間尚思及其親況未免喪乎況親之猶存乎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父母之喪至於葬時一出此門不可復入與賓客之出門也何異人子之致情也宜何如故既遣而包其餘曾子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其辭旨極痛極惻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如斬如剡所謂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者誠可為訓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人子之心痛親之亡若無欲自存者而致哀故至于毀非必至于毀然後為孝也毀瘠為病守身之

謂何此君子所弗為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擗者三乃出

冠吉禮也與凶別然時至宜冠雖三年之喪亦可冠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義服之情輕于骨肉故踊有絕地不絕地之殊雖然皆情也隨此義情所發自然各中於禮乃為得禮之情若

先存箇絕地不絕地之意是專務於禮之文者而已矣再言由文乎哉蓋深譏其情之未至也

禮之文宜知而禮之情不宜太分辨以求知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管仲晏子世所稱賢而一則奢僭以犯禮一則固陋以廢禮禮教不從茲壞哉故孔子亟發不僭不偪之論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居其位以下五耻是從政之事若未聞而求聞既聞而求學既學而求行在學與仕皆不可廢也註訓為學為政太分別

方氏謂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故患既得而復失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故耻既得而又失極有理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論制禮之不可易此云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是論用禮之不可執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禮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易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一日之澤正人君普施之恩澤也故下天上施

弗能者弗能以強民也弗為者弗為以縱民也訓

弗能為不能為治似未當

孔曰管仲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而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取盜二人以為公臣是為出格之取桓公命二人為管仲服亦為出格之服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臣子不幸而遭內亂豈直宜不與而已哉此云者唯是勢重難鋤即為所脅必不可與為亂耳

喪大記

此篇自疾病內外皆埽至於復斂沐浴殯葬大節目及哭泣拊踊之儀衾絞棺椁之制練祥禫虞之祭弔拜送迎之節亦畧備具皆有關于人道之大者讀禮者不可謂為凶禮不一究心也

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

有爵無爵就來弔者言來弔者有爵而為後者不在則以攝主無爵辭來弔者無爵而為後者不在則攝主代為之拜可也蓋為後者雖無爵凡有爵無爵來弔皆可拜唯特加禮于有爵者耳為主

無爵則不得代拜於有爵者之弔也註似欠弔者一邊

祭法

吳興沈氏云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說得是第其所述則首禘郊祖宗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水旱四方又次廟祧壇墠社稷五祀乃叙聖王之所為祭祀者若曰此其所為祭典也是為祭法云爾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

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禮必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則不可無禘郊祖宗之祀萬物本乎天則不可無天地四時日月四方諸神之祀此記者立言之序

四時即包寒暑祭分為二者何四時各有所司而一寒一暑若更有以司之者故別為祭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專重一箇不變生曰命死曰折曰鬼此五代所不變者七代更立禘郊祖宗祀名不同然總之祭鬼報其命之所自出者而已何變之有知所更立者終歸不變則為人報本反始必隆禘郊祖宗之祀為萬物報本反始必隆燔柴瘞埋等之祀此萬世所不可易者此記者立言之本旨也要識得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此又是一提掇故自有功烈於民及民所瞻仰民所取財用立為祀典以見萬世之不可變

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其有造於生民不小本文但稱功烈特就其烈然昭著言耳

凡先天以創制後天以經綸立法以施及兆民者其功德萬世不可泯滅是萬世之所當祀也易稱曰作之則萬民以濟孫矢之利以威天下舜稱之

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濟天下結繩以為網罟以佃以漁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結繩而治易之以書契垂衣裳而天下治此等法施於民萬世其孰能忘之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所關於民生者不小有人焉勤其事至於死其功德在天下何如身任國家安危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必易危為安底定而後已若詩所謂予手拮据予口卒瘏者其功德在天下何如

大菑莫如洪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卒至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是能禦大菑之尤者桀紂暴虐民陷水火之中湯武誅君弔民若時雨降是能捍大患之尤者

厲山氏而下凡十五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差殊然其心其力則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之遠其祀當與天而無極也

就十五人而論若有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之不同然其法施於民者即其所勤事定國者即其所禦菑捍患也且堯舜之功之德豈止能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野死

而已哉記者蓋各舉一事而言若曰如此十五人者有如是之法施有如是之勤勞有如是之捍禦功德在天下在萬世有決然不可泯滅者此祀典之所並載耳要善體會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詩以頌稷而厲山之子農能先之二人之功豈止一手一足哉自謂便人誠便於天下萬世者矣

非土不能生穀故稱稷即及於社

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序星辰以著衆來敬天勤民信有家法

堯不止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而已然昭昭之多亦天也

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聖人在世一日必做一日事直所謂死而後已者

鯀方命圮族其功似無可紀然其心力則亦已殫竭矣所謂以死勤事非耶故曰鯀鄣洪水而殛死

禹脩鯀之功此記禮者不以成敗論人處石梁王氏曰祀禹非祀鯀也余則曰祀禹必祀鯀也

舜殛鯀謂方命也而不棄其子禹修功蓋父愆也而不讐其君皆聖賢至德事非後世所有

按史黃帝創制立法其利澤及民不可枚舉而此但稱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猶其各舉堯舜之一事也云爾

到五品遜百姓親方為民成勞來匡直輔翼厥功不小

冥勤其官而水死真所謂以死勤事者

湯除桀之虐文武去紂之暴其功與再造者同

及夫二字承上起下收拾前王宮夜明等祭且總結之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之不誣不瀆蓋凜然嚴矣是謂祭法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霑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禮貴得中祭數與疏皆非中也故必合諸天道悽愴怵惕之心感於時而動是天理自然之中也如何疏得數得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齊以交神明也統在吾心之神明思其居處笑語直至思其所樂所嗜此心之神明不合祖考之神明乎所以乃見其所為齊者

志意是平時所嚮往者樂則其所耽樂也嗜則其所獨嗜也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必有見必有聞通在吾心之注想上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死者往矣其聲色心志嗜欲不與之俱往可想而見也致愛致慤實存且著

此敬字下得極好敬養則承顏接辭自然不違其志敬享則若聞若見自然不蹈于非終身弗辱端在於此此當重看不忘不絕存字著字思字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鄉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也

鄉之者心鄉之也一鄉之則成饗不鄉則皆虛文矣臨尸寧無赧怍乎

敬曰齊齊心無不一也忠曰愉愉心無不盡也欲饗曰勿勿諸心無他念也是謂鄉之是謂能饗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若欲與死者同歸也此極能狀孝子之哀思

曰如見親之所愛又曰如欲色然愉愉乎其忠也益如此

長樂陳氏云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極說得好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濟濟漆漆皆自修飭之貌此助祭君子之容非孝子恍惚以交神明之事也言豈一端二句辯得極明

容也遠也言其容遽遠非可以淺近窺也訓非所以接親親也謬

薦俎薦進之俎也禮樂各有次第曰序百官各執一事曰備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凡事不可不豫不可不備也況於將祭時乎虛中以治之則無不豫不備矣

宮室薦俎禮樂百官百物皆所當豫慮者皆所當備具者

曰豫曰備便見有所當治者而要在虛中然不獨祭也虛中以治養則盡志盡物矣虛中以治喪則必誠必信矣又不獨養與喪已也凡事理有所當求者皆當虛中以求有所當應者皆當虛中以應虛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虛中之時用大矣哉

曰如弗勝又曰如將失之總是慎重之意

上云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慌惚之有此云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斯謂之善承祭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端誠曰慤忠實曰信

慤信敬禮有必宜至是者茲皆至于是而無少缺欠無少過差此謂盡慤而慤云云

則或使之者心之敬如聽親命不知誰所使也此

見孝敬之心之眞處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蹶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可知也言於祭可知其孝心也精神在諸敬字上

曰詘曰愉曰欲一以敬主之茲可想見其心矣故

曰孝子之祭可知也

一心承祭曰敬齊是祭之本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此形容平日之所為孝養者要重看三必有字四如字

論祭時曰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論平日亦曰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必有此平日乃有此祭時也

自首節至此若分而實合通重一箇敬字其精神在幾箇必字上似一截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孩提無不知愛稍長無不知敬此是愛敬之本我將此本常立於其內是謂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也我立此本便是立人樣子民睦民順有不待教而成者故曰教民睦教民順教身教也

皆知有親皆知用命是謂貴有親貴用命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俟甔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天地間一氣耳然有氣則有魄魄即是氣之凝結者疑結者有時乎散而氣未嘗散也故以氣言曰神以魄言曰鬼合鬼與神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曰教之至夫魄人所具也然生則必死死必歸土歸者歸也非鬼而何然所歸者骨肉耳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有不與物俱泯者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神其可以分言乎哉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不離魄然以魄言不見其為神唯若下文所謂發揚於上者昭明焄蒿悽愴乃見神之為神處故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亦不離氣然以氣言不見其為鬼唯若下文所謂衆生必死死必歸上乃見鬼之為鬼處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就是以觀一氣一魄一鬼一神也合氣與魄皆鬼皆神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可以忽慢乎哉肅然起敬凜然其不可近固人情所必至者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人生時此氣此魄也此氣魄相為依附也死亦此氣此魄也魄則下降而魂氣則無不之也

曷為百物之精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凡人之生也稟受兩間之精氣方成其為物及死時精氣既漸消亡實消亡未盡故稱游魂游魂亦精氣也況有受精者多用物者弘若子產之所云者孰非此精氣之發露乎故曰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則歸矣無可見者故直曰鬼神則無不之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故特下一著字

因問鬼神之名故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云云然聖人制禮未聞命鬼神以為則者且曰黔首曰百衆曰萬民語多錯雜非出夫子口吻

反古復始言反到古初復其本始也總之則反始而已觀下文自見

人本乎祖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民自然推其所自不敢忘矣故曰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以氣魄分鬼神亦可曰報氣報魄則不可然曰教衆反始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則得聖人制禮之意矣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

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此以下不必皆孔子之言然為籍躬耒以供醴酪齊盛躬朝視巡以備犧牷祭牲親蠶繅染以為黼黻文章皆極大典禮所以反古復始者所謂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者是則天子諸侯之所當知者故記禮者特舉以示訓

人之所由生不可不知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則凡可以用吾敬達吾情者無所不至矣

故竭力從事以為報不敢弗盡焉是故昔者天子以下則其實事也故再三曰敬之至也孝之至也致敬發情云云雖並言實則一敬而已觀下文敬之至也句可見

發其情發字是暢達之義中有此情必暢達而後已也

天子為籍以下正其竭力從事處然本致敬發情來

一牲耳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納而視之擇而卜之巡其所以致其力焉是之謂竭力從事是之謂致敬發情

從公桑蠶室說卜入蠶之人如何而浴種如何而采桑如何而食蠶如何而獻繭如何而使繅如何而朱綠玄黃為黼黻文章一祭服之成皆從此心之致敬達情出所謂竭力從事以為報不敢弗盡者必若是而後為盡也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其然哉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大孝三句說得極好尊親尚矣弗辱可勉而能也不知弗辱之義者難乎其為子矣

大孝尊親訓嚴父配天誤矣必爾則所謂大孝者必天子而後能耶孔孟身為聖賢尊其親為聖賢之親未嘗不為大孝也後儒唯泥中庸大孝章併孟子為天子父節謂唯尊其親為天子父始稱大孝耳不知舜之大孝首在德為聖人凡有如舜之德尊其父為聖人之父者可不謂大孝乎不必其為天子也且假舜當時而不允陟也將不得為大

孝乎若孟子所云尤極明白其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則知凡有盛德可承寵命者未嘗不為尊也特不可語尊之至耳豈必皆尊為天子哉謂嚴父配天為大孝吾所不信

先意承志最難而諭父母於道尤難蓋先意承志不遺父母之辱是吾身可自做的事諭父母於道必使其立於弗辱之地中間煞有許大委曲開曉潛移默致之功在而極之即舜之烝烝又不格姦也豈易能哉此曾子之所不敢任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釁鄰葬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凡行皆於父母有關故曰行父母之遺體

自居處以至戰陳皆人子所當為的事却種種有關於吾親一有不遂便辱及其親柰何弗敬

五者獨以居處為先便有使人慎獨意下文慎行二字正照此

為此事盡得此理曰遂為人所指摘所非議即謂之裁

人無近名但幸哉有子如此之稱願不可少也欲人如此其稱願要在常存弗辱之心

養可能也六句極說得好敬且安而無卒猶未善也故又着慎行能終一段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極言孝道之大要人必如此乃為盡孝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仁人孝子未嘗不用物也而常存時育之心蓋不敢身為不仁自蹈于非孝也

仁孝一理也孝親仁民物一事也不能仁是謂不

能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用力用勞不匱自是三等非應上尊親弗辱能養三等審若註所云必天子始稱大孝諸侯大夫士皆中孝庶人皆小孝耶然則曾子之孝小孝耶舜不登庸允陟亦小孝耶吾恐其未然也

凡可以報親之慈愛者無所不用其力曰用力必尊仁必安義而勞著於旂常曰用勞仁義博施於天下無所不至而物亦無不備曰不匱蓋用力者特用吾力耳未必知仁義也故曰小孝尊仁安義如祭法所謂以勞定國者則非一手一足之力矣故稱用勞曰中孝焉然猶有勞之可紀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及無窮而所為養者亦無窮是詩之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故以大孝稱焉雖然尊仁安義不必其勞之顯著也盡一生之精力皆勞也博施備物能必其遇之如吾意哉但所為澤及天下萬世之遠是不匱之大者天下以宗王祀萬世論大孝者當必以孔子為極至云

祀必求仁者之粟身必不蹈不仁之域

禮終者禮終父母之身併終父母之遺體無非禮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不虧其體二句重下句人知不虧之謂全不知不辱之謂全知不辱之謂全則一舉足一出言自不敢忘父母矣曰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意豁如矣詩曰無忝爾所生正此意

今之人亦知道而不徑矣舟而不游矣而如徑如游者皆趨而赴焉是亦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可悼已

自大孝尊親至此通言孝昔者有虞氏以下六條通言弟乃承說孝弟發諸朝廷是記者之次第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

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虞夏殷周皆貴德然爵富與親亦未嘗不並重也記者欲言尚齒之同却將德爵富親分貴於四代而訓詁家又說四代之治隨時以救弊此語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云云同大抵皆不足憑者

人道之大親親長長而已除却親親便是長長了

此云年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甚有理

朝廷重孝弟天下皆知所尚矣此寧死義而不敢犯也此當重首一句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見而摠干所以教諸

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君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不敢過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因說孝弟達乎天下遂說教孝教弟以及教德教養教臣復抽孝弟一節言之謂其由大學來隨說天子設四學而崇齒說君就言政說君與揖讓總

之則皆明年貴於天下之意也

延平周氏云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此發教之一字極透

壹命再命齒于鄉族不必言唯是三命不齒然族有七十者亦弗敢先也此語意有輕重當體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天子儘做得參兩事業總是天所王成其有善而

讓焉宜也非過也下倣此

父母生成我長老教訓我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存者記憶之不忘也

成諸宗廟成其禮於宗廟也

自有而自專曰逆不自有而自專曰順所以示順者言以此順示天下使不敢逆於上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陰陽天地何情哉然冥漠之中實有欲昭然以示人者不可謂非情也而不能自致也唯聖人知而建之立以為易而必稟命以斷其志焉易曰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明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正與此合

立以為易是官名若大卜筮人之類故曰易抱龜南面註將易龜平解恐未然

易曰夫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此進斷其志之說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亦此意

慈善不違乎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

色而術諸之孝子之志也

耳所聞目所見與心所注想合一焉曰不違

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耳目不違心之說也註不得以亂四字謬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禮家見世之為祭者多徇其物而忘其本故首提非物自外至句指說自中出又指說生於心又承說心怵而奉之以禮此心怵二字最警惕者得心怵二字則雖欲不奉之以禮不可得矣此非賢者不可能也故歸說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此節重看生於心者也一句

心怵而奉之以禮句可盡祭統一篇之義

此申賢者盡祭之義故直說到致其誠敬明薦不求其為

祭必受福似要其終而能備然後能祭却推其始慶源輔氏曰經之所謂福其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此言足以發之

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是提綱忠臣以事其君三句申說內之當盡上則順於鬼神三句申說外之當順故總收云如此之謂備

誠信忠敬總由心怵以致其情奉之以物云云則所謂奉之以禮者然唯在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是孝子之心所謂能盡祭之義也

上但云奉之以禮然禮非物不將也此故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然非安之以樂則猶恐其強勉也非參之以時則猶恐其遺忘也故又着此二句禮器云禮交動於上樂交應於下和之至也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足以相發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如有不及曰追唯恐其斷曰繼

孩提無不知愛人少則慕父母此點愛慕終父母之身又終其身此之謂畜畜則必順於道不逆於倫矣此心常念其親違道的決不敢行這是順於道悖倫的決不恐為這是不逆於倫順道察倫終身孺子之慕是之謂畜

三道平言而意重在祭

順是順親之志如曾子之養志是也

敬而時總只是箇不忘

此心只在明薦上是孝子之心終身只做事親事是孝子之行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敬而時是內自盡又求外助又求助己之所不能盡者是謂盡志

祭必備外內之官必自夫婦親之始有是官則有是具如君牽牲割牲夫人薦盎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皆必各有所執故曰官備則具備

由小物說到美物至陰陽之物可謂備矣故承說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云云

盡志方可去盡物由官備具備說到物無不備是外盡其物然却由中出以內盡其心故總收之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此祭之心正應前生於心心怵此孝子之心三心字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非莫耕也非莫蠶也二語起身致其誠信云云語極透發

前下誠信忠敬四字此下誠信字曰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盡字分明是箇忠字或分開言或一氣下總發孝子之心是文章之妙處

大事是祀事恭敬如拜表進箋朝廷大慶賀大封賞之類則臣子不可不齊戒者

物與者欲無時無事而不防且止也茲論齊故以不齊時相形齊時之為尤慎耳

樂亦人情所不免也然安意肆志每生于其樂故齊時不樂併耳亦不敢聽樂也

不敢散其志也言收攝之使藏於宥密耳君子無時不收此為尤謹耳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精明收斂於其內矣手足不

原缺第六葉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凡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也可以觀政矣

凡祭在識所重識所重則此心倍加虔慎故曰假於外以增君子之志然君子之志豈必假於外哉故又承從與志進退見欲重其外必自重其內始

也

必身自盡也句正應前身致其誠敬句蓋身致其誠敬無非重祭之禮故曰所以明重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篇首云無所不順之謂備故由內盡志外盡物說到身致其誠信專致其精明之德必身自盡以明重以及於餕之善其終因說可以通於政因後擬前順備字曰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因說君子之教必由其本原復歸到順字上去重重指點重重別發而又重重關鎖極得文章之妙法

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總是順立其教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總是順從其欲盡其道盡祭之道

也順也端其義端祭之義也順也而教生焉故曰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祭有所當行者曰道而其所宜爾者曰義前曰盡此三道者曰此祭之道也曰此聖人之道也統是此道字曰唯賢者能盡此祭之義正是此義字

君子之事君也云云是泛論以發明教必宜順之意君子之教必由其本云云則承正意說見唯祭為順之至此教之本不出於祭也註以已之心云云極訓得明透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進几祝祓祭之始終備矣而精神專在於致饗故曰交神明之道

君迎牲而不迎尸全於嫌疑上致其分辨故云明君臣之義

檀弓云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為皇父尸也故君之所不臣也是父子之倫

隨尸飲次第為獻卿大夫及士等之次第又所用

之爵或玉或瑤或散而又皆以齒此謂明尊卑之等

夫祭有昭穆指所祭者言然不獨所祭者生者亦有之故說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何者太廟所生出者其本其支其麗固百億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以明親疏之殺也

爵賞未必盡出於太廟此所言是大封拜必於廟行之者故言爵賞之施

異所立易所執授受不相襲爵必易皆是章男女

之別

惠上所施也即是政政有節目曰事事所就緒曰功凡政壅而不行至於事無成功不立者由惠之不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而功立矣是以見政事之均

賜爵雖旅酬事然必君先洗爵以獻而後衆方旅酬也觀上文君洗玉爵獻卿云云自見此謂長幼有序

上下分相懸絕易至忽遺自非明炳在上未有不遺於微小者然知及而惠不及猶然其無見也故

說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後又云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至於無凍餒乃見其明且仁也然於祭之有異者見焉故曰此之謂上下之際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礿禘嘗烝分陰陽不必論矣唯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方氏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解似未當何者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似也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矣其何以說也愚謂此盛字當以物為驗春時生意雖發而未盛長也唯夏則為盛長焉秋承盛長之後物漸收成而異於冬之歛藏故農稱有秋斯二祭時比春冬時較為不同故曰陰陽之盛耳

石林葉氏曰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益亦此意

舉禘嘗之義則礿與烝具在矣要識得

論治國之道仁孝誠敬盡之矣而唯於祭為特著故揭為治國之本

明其義者君也云云蓋專以明義望其君故云然耳非其臣不當明也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云云重在一志字而德其本何者人君以子民為志中間然有許大經論料理皆本諸德之發究竟則仁孝誠敬焉爾已然此義

莫備於祭也明得此義方可以子民故曰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若然則非有德者不能有是志故說其德盛者其志厚厚篤厚也然欲濟是志者不可不明其義故說其志厚者其義章章明也其義章則其祭必敬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此民之所以各得其所也義非所以濟志而何非治國之本而何

古者世官世祿同姓為多故說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故下反言不敬者不足以為民父母

疑於其義疑字正應上章字明字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銘取自名之義已不能成其名未有能稱述先人之美著之後世者所以人貴自立

稱揚者稱而揚之也稱揚先祖之美明著之後世顯親揚名孰大于是

銘之義固稱美而不稱惡然必其德善功烈勳勞實著於當世則可若但舉慶賞聲名凡居高位者皆有之可虛誣其祖以欺天下萬世乎是有銘不若無銘之貴也

德善雖似根於身心一邉然此與功烈勳勞並論

則亦其被於當世者耳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正此德善二字

曰德善又曰功烈又曰勳勞言先祖當日所著之盛美有若斯之盛者無之慶賞聲名見當日所錫予所稱頌又若斯之盛者此其列在天下不可泯滅故必勒之鼎彝以垂不朽曰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言必如此其銘勒乃成顯揚之名以彰祀典之盛美耳故緊承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夫子論孝終以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於後世此是孝之第一義故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得比

於銘勒之次如臨祖考之側而親承其訓也故稱順勒此明示於後世使萬世子孫皆尊奉祖宗之彝訓而不敢越也故稱教

由崇孝與順與教看來則凡欲顯揚先烈而訓示子孫者非銘不可何者上不得則美不傳下不得則刑無法也故說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

稱是稱揚先祖所以稱揚而為銘者則後人也既美之又美之者美其能稱祖考之善而又不誣其實足以垂訓於來茲也故緊承說明足以見之云

先祖雖有盛美後人醉夢而不覺孰見其可銘明

及之而意念懶散不能真誠以上請孰與其為銘然此銘世世之利也見不到可傳可法處孰利而為銘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非賢而何然此意專在顯揚其先唯恐其美而弗傳非以自伐其功曰我能如是以光其先也是謂賢而勿伐故又稱恭焉

使君上與已銘使字易一請字何如利之當是世世之利非獨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敢問高明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夫銘論譔先祖之美明著之後世此身得比盛美之後國家獲顯用賢之光其隆重如此此古之君子所以必為是銘也

無美不足稱不必銘也而必稱之是誣也

三者君子之所恥此有善者弗可弗知弗可弗傳也無美弗可稱弗可誣也然則銘誠論譔先祖之美明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非可效無美之稱及誣其先人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禘嘗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謂周公有大勲勞而追念之是也賜之重祭非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尤非也周公之德重在宗室重在天下周天子宜銘其功德於宗廟之彝鼎不當賜之大祭以為重魯子孫亦宜請銘功德於其廟之彝鼎不當受大祭以重其國乃知此說之為謬也

經解

入其國節是一段天子者節是一段發號出令節是一段禮之於正國也至末是一段各不相蒙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教字是風教之教其為人也云云若就一人言而被之風教者無異也故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易詩書禮樂春秋自有大義理在溫柔敦厚云云但只說得皮膚不曾說得聖人之精蘊

溫柔敦厚云云非必實以詩書禮樂為教也就其人之儀象如斯若得於詩書禮樂之教也云爾故就其溫柔敦厚而過者謂失之愚就其疏通知遠而過者謂失之誣也云爾詩書禮樂何嘗有失習之過者失之也觀下文深於詩深於書等一深字自見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子原與天地參者天子與天地參便宜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而合德與明要在兼利而無外明燭而不遺故並舉

言之而又推其平日所自養者悉協於禮度之則此百官萬事無不各得其理而無愧於參贊之實也

必兼利萬物始合天地之德故德配天地下着此句必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始合日月之明故與日月並明下着此句

聖作通明解仁聖禮義皆有序而皆率由之所謂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

居處有禮二句本上文泛泛說來起百官萬事二句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此節語意謂唯禮可以正國如唯衡可以知輕重唯繩墨可以辨曲直唯規矩可以成方圜耳方氏却將輕重曲直方圜通貼在禮上說失本旨

國之不正由無禮以辨其姦也不可誣以姦詐則禮明而國正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

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隆尊崇也猶中庸尊德性尊字由率循也猶中庸道問學道字方氏謂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不知其解

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方是人之定所有方則為

君子故稱士無方則為小人故稱民方氏道無方也云云愚亦不知其解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大別於庶民何也禮是敬讓之道不可一日而不隆不由能知此敬讓而服膺在廟在朝宜家宜鄉無所往而不善矣故說以奉宗廟則敬云云又証以孔子之語

緊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來見此禮之所明皆所以坊亂也坊則可無亂患不則亂生而不可止是以禁之不容已也然所為禁者豈待既發哉禮教日隆於其上使惛心佚志自然不敢竊發於其間

則教化之所止視刑罰之所止霄壤哉此禮為可貴而先王必隆之也

易之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方其童而牿之烏乎觸此禁之說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禮所從來舊矣故稱舊禮

禮之教化也微三句語極粹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初辨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以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教化如何其坊止如何此先王必隆之以

教天下也此隆字正應前隆禮一隆字

政令刑賞皆教化也懸之象魏著矣人猶有肆其邪者何也養之未豫也禮不外行止疾徐之間退遜謙恭之節自世視之不謂迂疎不切乎而先王特重焉隆之由之俾皆童而訓長而習而久且毋變焉政令弗煩也刑賞弗事也孰為禁以止之而若於其訓者自惕於其極毋敢少佚於慆淫之歸此其為教化也微耶著耶其止邪也已形耶未形耶其民之徙善而遠罪也知耶否耶則曷以致是識教之本而養之豫也有志於教化者尚審諸

哀公問

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禮與生俱生者也無是禮則不能生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要細看三箇然後字面見君子尊敬此禮然後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不廢其會節不遽教也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不遽治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不遽言之備之設之脩之也乃所自奉但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焉其用於民者如是其有節也故下文曰昔之用民

者由前要體會

易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凡禮嘉其際會處自有品節在君子特不廢之耳非創舉也此句正是以其所能教百姓意

禮有不可廢者事在必成雕鏤文章補黻其可已乎然必待有成事而後治則君子用民之有節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云云亦此意

其順之云者治所當治而上下皆無違心也古人行禮而必先之政通民和者蓋如此

喪筭須細講乃明故下箇言字

歲時二句宜相承看祭祀時必有燕以合族非二事也

即安即字下得極好即云者即如此而更無加也此字直貫到食不貳味

曷云與民同利凡君子行禮若上文所云不無取用於其民而自身又過為崇奉若下文所云其誰堪之唯用其所不得不用者而儉於自奉乃可與民同利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便是用民的樣子

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

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好實無厭固民是盡求得當欲不以其所今之用民者若是哉可嘆已

求得當欲者必求其得以當其欲也

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中庸哀公問政孔子對以人道此問人道孔子對以政為大可見政為人治之大人為出政之本二

者固不可相離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三綱政之所以為政者三綱三綱不正未有可舉乎衆紀者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此條尊重一敬字

親之也者親之也句方氏解已親其人乃所以使

人之親已未當愚謂此二句專重在我親其人上
孔子意若曰晃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為何我
思此禮宜親而親之也故緊承君子與敬為親句
又緊覆說舍敬是遺親也句
親之根愛來而善用其愛根敬來弗敬之愛雖親
非正也慶源輔氏曰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
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此語意極遂而可味
公曰晃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
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
乎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

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
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
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天子諸侯其先皆有功德於民故稱繼先聖之後
合二姓之好便生出子孫來繼先聪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非謂祭祀時君為外主夫人為
內主之說也觀下文萬世之嗣也句自見得易震
為長男其辭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是一証
大昏雖一時之好合然由是生子生孫而子又生
子孫又生孫傳之萬世而無窮故曰萬世之嗣
直言之禮原難解石林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名
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亦通
宗廟至大禮也得后夫人為主于內而後治則斯
禮之行其乾始坤成之大義乎故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直言至大禮也得后夫人正名于內而後治
則斯禮之行其辨別上下之綱紀乎故足以立上
下之敬禮足以配天地辨上下而物其有不振舉
乎國其有不興隆乎而何廢墜衰弱之可耻也故
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
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
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
家順矣
說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又說君子無不敬
也敬身為大蓋此身是親之枝實妻與子之綱也
所以君子先敬其身

讀身者親之枝也數語不能敬其身非孝子也
身與妻子人皆有之而人不能盡其敬立箇敬的
樣子與人看全在上之人故曰三者百姓之象也
身以及身三句正是立象處然身尤其本也故先
從身說起
身以及身三句說推及之理本如此若實能行此
而推及之則天下之民無不各行其所矣愾从小
从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壁焉而已也
詩頌太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妃受命
既固其敬身也如何其敬妻子也如何此其立民
之象以愾乎天下者註但舉其平日之言不以養
人者害人於此章之旨為未切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
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
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
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

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孝
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是故孝子成身
君子之言動下民所觀法也即有過焉民胥從之
可無慎乎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全在君子言動之不過不然而
作辭作則敬於何有故曰如是則能敬身孝經云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敬身成親之
說也
使其親為君子方稱是箇人方稱是箇子
前從愛人為大說到大昏而推本於敬身此復從
愛人為大說到有身以至成其身蓋為政未有不
務愛人者然非以敬成身未有可愾于天下者故
反覆言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過乎物即失其則矣
身惡乎成
因物賦物是身所由來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
究竟不過者何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而已
仁人孝子非二也自愛人言曰仁人自成親言曰
孝子耳觀下文仁人事親孝子成身可見

事親如事天則其愛也敬事天如事親則其敬也
愛愛敬兼盡而何愧于天何忝於親是謂成身
開首論人道曰政為大推說愛與敬為政之本此
論成身亦不出此二字意是為人道結局

仲尼燕居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禮是心之本體有自然之中在敬恭勇不恰於自然之中是不中禮觀下文可見解禮者動以節文二字言愚謂不若訓心體之中之為當也

此敬字恭字勇字是就其致敬為恭尚勇處言合心與容皆有之不必分敬以心恭以容也

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禮乎禮口氣若曰人要為此中除非是禮但行禮時必求合乎禮之本體則得之矣何者夫禮在人心原是天然之中却制定的一般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行禮者而皆合此自然之制則中在是矣故將為此中者必在禮乎禮也

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為仁矣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云云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禮體事而不遺故隨事而無不治

事之治事字所包甚廣自治心治躬以至於治國治天下皆是物也有其事必有其治言必有所以治之之理也故緊接治國而無禮云云

非燭何見言不明燭此禮也

子曰禮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容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禮有九焉大饗有四此只形容大饗之禮之大不可不知耳訓詁家乃將揖讓入門以下分作九節謂此中大饗有其四焉似覺拘泥至將行中規還中矩分為二節則尤為可哂之甚者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鸞之曲中耳行如何分得一節還如何分得一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之周到處皆仁之貫徹也故曰如此而后知仁焉

一行一還一和鸞一出一徹皆曲而中樂以和誠無物而不在禮也

賓主相接只是箇情而所尚只是箇德而其相成只是箇事此於金作升歌管象悉示焉則古之君子豈必親相與言哉以禮樂相示焉耳矣識得禮樂相示處則雖畎畝之中而其事即聖人已蓋謂其所得之深也此當細加體認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此承禮樂相示來禮樂相示而不以言則世論禮樂者當反求其本原不在聲容度數間矣故說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

理與節皆在吾心此心有理有節動作即是禮樂不然未可以輕云禮云樂也故說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理與節非二物詩禮樂非三事一德焉耳矣

有理有節未有不能詩能樂者未有不厚於德者

不能詩云云甚言理節之不可不熟耳

理節矢諸口曰詩和於東曰樂得諸身曰德

無序曰繆無文曰素無實曰虛此篇通主禮說故

說於禮繆於禮素於禮虛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

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

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

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

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

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政不過使民各得其所各適其欲而禮樂之道備

焉故說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要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行綴兆興羽籥作鍾

鼓皆禮樂所不可廢但其實則在言而履行而樂

明於禮樂者明此履之樂之而已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

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

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

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

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

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

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

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

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

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

富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為民父母行政大抵以禮樂教化為首務然不達其原悉屬儀文末節耳故必通達其原真知此心可通於四海究極其至而行自然廣被於天下且先事而豫防使必無禍敗之及則盡為民父母之實心可稱為民父母之實政是詩之所謂凱弟君子也

至以極言無以微言總本達禮樂之原來

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為是事而要歸于無思無為則不謂之行不可也

曰致五至行三無橫於天下足矣何又益以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也凡善為政者圖其成先慮其敗先知而為之所則可終無敗而四方安享其成矣此是致五至行三無實實憂民一大緊要處故特提出言之中庸論至誠參贊化育必說到善不善必先知之正是此意

詩禮樂哀四字要看得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不則雖欲強其一至有不可得者故下文云志氣塞乎天地志之至志也詩禮樂哀之至皆氣也而其實有不相離者細體之自得

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秘而不容得者這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維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這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為疲這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為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陷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這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為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這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

而見聽不可得而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也此之謂五至恐非興於詩立於禮有其序有其和之說若謂君樂民之生哀民之死民亦樂君之生哀君之死為哀樂相生抑遠矣謂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抑又戾矣

叙五至說到志氣塞乎天地總完得一箇志字

樂必有聲乃欣喜懽愛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則無聲之樂也禮必有體乃品節經制有不可得而儀象者則無體之禮也喪必因服乃哀閔痛傷有惻然出於衰絰之外者則無服之喪也故下文引三

詩以擬其近

無聲之樂樂字即上文樂亦至焉樂字無體之禮禮字即上文禮亦至焉禮字無服之喪則哀矣即上文哀亦至焉之意上文云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分明就是一箇無字了唯至乃可稱無唯無乃謂之至首節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原一氣說下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故稱無也體得極好

夫子斷章取義將其命宥密一語形容樂之無聲恐不當作寬靜安民解

威儀逮逮不可選將併威儀而悉忘之矣所以近無體之禮

君子服之云者常致五至行三無而頃刻不離于心也若爾則由中達外發越奮揚將有不可遏抑者此一段光景甚佳故云猶有五起恐非五種起發其義也

易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此便是五起光景

人與已同此氣志也故始之氣志不違便氣志既得

五至總是一至三無總是一無就無聲之樂說到氣志既起完志氣塞乎天地一語其無體無服從可知矣

首節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後何無一言之及也哀亦至焉哀甚麼無服之喪喪甚麼總是此憂民之心豫圖於未敗之先也故直說到氣志既起施及四海施于孫子處

氣志既得便氣志既從便日聞四方而氣志既起既起云者在在無不興起而不知其所自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莫不

應之這便是氣志既起光景

威儀遲遲便自然欽翼而不放故繼云翼翼

上云志氣塞乎天地此就氣志不違直說到氣志既起總是此志此氣也上從志之所至說將下故云志氣此就無聲之樂發出來故云氣志耳必到氣志既起方完得志氣塞乎天地一語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

遲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
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
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
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
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其身為天下役豈好勞惡佚性與人殊哉天欲傾
否開泰將此大任責之聖人雖欲辭其勞有不可
得耳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又曰天工人其代
之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總言此勞之不容辭也
但唯所存毫無自私自利於胷中而實實為勞民
勸相之事則至誠參贊化育之所為異於後世尋
常萬萬者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三王之德
參於天地

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此是湯之心事此正其聖敬
日躋處故曰是湯之德也註湯無心於得天付之
悠悠也語極精透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陽舒陰慘皆天地之至教聖人
所不能違者禹之禪受湯武之放伐何心哉一奉
天地之無私耳故說天有四時一段

日月照臨雨露濡潤物所由生也然非雪霜之肅
殺風霆之奮擊曷由生且成哉易曰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與此語相發
乾道變化是天之神氣地載此神氣以有終全在
風霆上見得故承說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易曰坤

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此意

風霆曷形哉然其披拂其奮擊却有不可掩者於
庶物露生處可驗得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品
物之流形即雲雨之流形也然則庶物之露生非
風霆之流形曷以致哉

清明二字緊承天地之教來天有四時風雨霜露
何心哉此氣常清明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何心
哉此氣常清明也聖心無私此清明與天地合其
德則其氣志自與天地同其變化故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在躬者身有之之謂也

聖心何欲哉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必至是者即聖人亦願欲為之是所謂者欲也要識聖人無欲而亦有者欲而原歸於無欲

湯之德在聖敬二字文武之德在清明二字

令聞從令德來必先其令聞者必先其令德也故上文曰湯之德曰文武之德此總曰三代之德也然又云太王之德者何禹治水土地平天成功德與天無極此不必言唯湯武放伐功在天下不小然所以篤生此人者全由祖宗積德所致故論湯之德曰帝命不違直究其自契以來為天命之所

嚮論文武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直言此是大王之德見此令聞所從來者遠故其奉無私以勞天下其德與天地相參也

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與循牆而懼意同

子夏問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又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其有關於世道不小夫子一告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一告以奉三無私而先令聞其有裨於世道甚大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養姚舜牧著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懾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比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人心之欲無涯而常苦不足以不足向無涯未有不踰其則者故云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非天理人欲有餘不足之說

禮以坊德三句宜平看究竟宜重禮以坊德句觀下文禮因人情為節文以為民坊云云自見得蓋禮為民坊制有定則一踰即蹈于刑誰敢愆淫一踰即逆其命誰敢縱欲不恣淫欲自然保完德性不向于凶惡矣此之謂禮以坊德且通坊記一篇

大抵皆因人情為節文以為民坊未嘗及刑與命
石林葉氏曰禮之所制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
以人道之大欲所存極說得是
制富貴是禮却便是明刑處便是造命處
何謂制富貴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即其大者也
天下其幾若云天下可幾而理也非不多見之說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
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貴賤有等三句總是章疑別微語極粹此正禮之
節文處

禮記坊記疑問卷十一　二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辭貴不辭賤二句是君子之事與其使食浮於人
二句是君子之心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此條專重一讓字讓猶有所犯也況不讓者乎唯
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此禮教
之貴退讓也虞廷讓於臯陶稷契夔龍此是先人
後己的樣子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偷先亡者而後
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
民民猶偷死而號無告
先君之思二句詩謂思念先君以婦道勗寡人
此斷章取義謂思及先君畜養寡人證利祿先死
者而後生者之意故改勗為畜此畜字不作容畜
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
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酌民言酌字下得極好註亦體得極好求其人大

禮記坊記疑問卷十一　三

舜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此可立酌民言者之極
天上施者戴上之施如天也
上不酌民言四句分明上下相對書曰罔失法度
事唯獨斷不求詢謀之同便失法度即此便是犯
了辭民必違犯恐未然
心誠愛民退然不敢自用是信讓也信讓的必稽
于衆舍己從人此酌民言之本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怨益亡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廢源輔氏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說得好

善稱人過稱己此君子長者事善稱君親過稱己此忠臣孝子事其人品特勝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

從命作承命解是然愚竊謂父母之命有治與亂不同若從治命懽然承之無容說矣唯承亂命或忿然氣有未平毋亦人情乎於此處能略無忿心略無忿氣唯知微諫而不倦即至於勞而不怨則非心誠諭親於道者不能也故總之曰可謂孝矣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受實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此條專重一敬字敬之所在是禮也禮主敬不燕於菲可以菲廢禮乎禮主敬不尚其美可以美沒禮乎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不親則不祭為其有敬有不敬也不敬則無禮雖美不食焉然則禮豈在菲與美哉在菲與美之主敬耳易言殺牛不如禴詩言醉酒而飽德皆重此敬也敬不至是利也非義也民爭利而忘義禮教不從此衰哉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

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此條詳祭時之禮儀故始曰教敬次曰示民不淫又次曰示民有上下又次曰教民睦終歸在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見所為教為示一本此禮行之而可為觀法儀刑也引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其意深矣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故云不坐羊坐犬不坐者不坐享之謂也犬羊之皮可為坐乎哉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坊民所淫所字下得好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稍不防閑此所必至于淫者章民之別使民一無

可嫌之行民紀不從此立乎無媒不交二句正是章別而使無嫌處

易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又曰見金夫不有躬所歸在妹而不有其躬是謂自獻其身六禮不至貞女不行此可立萬世之防矣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竭澤而取曰漁諸侯下漁色其誰堪之故禮以為坊

表記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言動舉止必依名節必由道義是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於人故檠棲貌足畏也云云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不袒則謂之襲襲充美也袒謂之裼裼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裼此呂氏之說也論語註亦云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反譏之及主人小斂子游始襲裘帶絰而入是明不相因之義者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篤以不揜句如馬氏解亦可然以字較未融徹大學誠意章有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句愚謂篤實之士闇然日章無用為揜覆之計是所謂篤以不揜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儼焉如不終日

一存莊敬之心是先自強也故其強日加一萌安肆之念是先自偷也故其偷日甚僥焉如不終日畫出箇日偷的樣子與人看教人必莊敬毋安肆也

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入畏畏與狎侮正相反乃狎侮有至死而不畏者亦可悼已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

已與人同此仁也為仁是道由已而不由人故曰議道自已教人為仁是法必因其人而不可強也故曰置法以民然其本末先後之間不可紊也故曰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與仁同功其情未知何如故曰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其情却有可原故曰其仁可知安仁利仁強仁正是其情之異處此條專重同功而異情句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仁非器也借器以喻其莫勝耳

仁體天地萬物而不遺其為器也不亦重乎與天地萬物相終始其為道也不亦遠乎故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

有一事之仁而通極于萬事萬物有一念之仁而統體乎天地萬物有一時之仁而推及于天下萬世是取數之多與舉莫能勝而行莫能致者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以義度人非寬而宥之也唯勉于仁者之難故君子不敢以全責耳然以此待人則可以此自恕則不可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卿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中道而廢當作中道不可廢或而字原是箇不字或而字下脫落一不字皆不可曉力竭而止云云終屬曲解

曰忘身之老又曰不知年數之不足又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方是聖人向學之心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之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人之失其所好緊接上句以見仁之難成故仁者一得其所好雖有過亦易辭也

仁者之過易辭句不是為仁者辭過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其所好即不幸不免於過亦

天理人情之所宜有者知者亦必以天理人情原之矣故曰易辭非仁者欲釋其過而為之辭也

恭近禮三句言其本來如此敬讓以行此言其實能體此三者故雖有過不甚也夫恭寡過以下則申釋之辭

維德之基正是成仁之地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

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二句無非欲人之進於能故隨說聖人之制行云云見其所立教人人皆可以奮勵為者易曰聖人成能百姓與能

不制以已導以衆人所可能然所為制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必欲其進于能而後已此方是君子之能成仁處

人雖庸衆亦必有向仁之言特未能行耳茲能勸勉愧恥便將實行其言而不徒為虛辭矣下文遂

其辭實以君子之言正與此相照應

履德之基也制行必先之禮節然禮貴誠實故隨教之以信結焉容貌衣服皆行禮約信者所不可廢也故隨教以文之移之然非朋友之夾持有不可底于成者故終以極之之說焉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蹈信者其潛移默化之力居多故此於衣服特下一移字改移為稱吾不知之也

欲民有壹者欲民實有此專一而不他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

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服其服以下雖專就君子說然承上說來正見聖人之制行要人皆學為君子而實行其言也

人所易發者言故其辭獨下一遂字

有德者必能行然未見諸行似終未見其實踐也故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實

有諸中而形諸外非徒服其服而已者

前段仁之難成意在成己邊故教以寡過為德之基後段仁之難成意在成人邊故教以制行使民有所勸勉愧恥要之成己成人乃為成仁此聖人望人意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輔事於天子

義者宜也自天子而下皆必有所宜事者天子親耕粢盛以事上帝諸侯自勤以輔事天子其在下者又可知矣然義莫先於倡也應氏註極纖透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仁之厚猶曰厚於仁極言其仁之至耳

仁禮人所固有然不能自致於人唯恭儉為能行仁唯信讓為能行禮是仁禮若為恭儉信讓所役

使也故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以下總是恭儉信讓之實事總求以事君以聽天命而毫無覬倖君民之心是所謂仁之厚也儘做得天大事來總是臣子職分所宜為者何消尚得

盡我所當為者以求事君而得與不得唯聽天命非古之純臣曷克有此

自是云者我唯知恭儉信讓如是焉而已

君民以德言事君以心言有君民之大德而唯懷事君之小心是誠仁之厚者詩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是發古純臣事君之心事矣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丙、人處情處厚下賢通加一求字茲可覘君子之心矣

後學宜三復於斯言

耻名之浮於行欲行之浮於名語極粹而思極遠平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

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耕農樹畜愛敬尊親總是強教安居樂業遷善斂德總是說安

樂而毋荒四句統是君子之自治而強教說安即寓於此不宜瑣瑣分貼

泰然自得而所存實無懈放是樂而毋荒嚴以自律而所施却甚平易是有禮而親威莊而安與專事苛猛嚴厲者不同孝慈而敬與從為趨承姑息者大別是躬行率先之道所謂強教說安者莫有善於此也所以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非甚盛德其孰能與于斯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古人經世之具豫定于胷中應命時先形於言以為藉其君已略信之矣乃拜受命自靖自獻致命而畢酬之無一不踐是真所謂能成其信者伊尹太公其人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立朝以正直為本自古有抱負者必上達不下達必尚行不尚辭必由端人以升而弗自匪人此立朝軌儀自別於凡流而終膺大祉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謾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凡臣子皆可進諫然亦必量遠近信否而後為之遠者未必相信也未信而求知非謾而何

曰守曰正曰慮見遠邇大小之臣各有所事不得

侵越亦不繆曠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龍逄比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欲不欲三字下得極好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難進易退總是以道為行止耳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慎始而敬終五字細宜咀嚼

君所宰者貴賤富貧生殺之權臣俱可受命于君臣所宰者理也君不得以此權加之而可使為亂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此得志與否要看得活凡君所使臣者皆臣之所當為也唯事處其順即可以見諸行者是謂得志然非可專輒為也須敬慎謀慮而從之必圖維萬全而後可若非常之事非臣子之志所願為而時

與勢之所在有不容於不為焉者此非可鹵莽為也須熟復謀慮而從之及其成功又退然不居其有是其始不憚于勛勩而其終悉忘其寵利乃臣之厚道也若謂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儻其所使必非理之所可從者將亦順其旨而為之耶

臣子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者臣之厚臣之宜也非有如分外而為厚也唯自人視之見其為厚耳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士受命於君與天子受命於天同乃臣有順命逆命者何也天命有順而無逆君之命不無順逆故其臣一視君命以為順逆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註根本盛三字甚好世當有道人皆向德充養完粹自然發生出來日益暢茂所謂行有枝葉也若無道之世競尚辭華而忘本實則無辭蔓說而已矣尚行不尚辭吾安得遊于有道之世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上邊人難理會下邊人便生出許多變詐來曲為承奉自陷於刑辟為上易事為下自然易知何煩於刑哉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爵與刑所以助好惡之所不及也好惡誠眞民心自有一段躍然處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可言也不可行二段雖平對意實重在謹言上

危與安對不可言不可行便於理有未安處是謂言危行行危言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道教道也禁禁止也唯道人以言故言慮其所終必慎終如始其言乃為善言而可道人也唯禁人以行故行稽其所敝必未終無敝其行乃為善行

而可禁人也註訓禁為謹飾之也未妥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是自處於禮處故可以齊其民

從容於禮教中有矣難乎其有常也必到從容有常處乃為身與禮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心相契曰知心相孚曰志可望而知者君所存無表裡故一望其容儀而心與契也可述而志者臣所事皆忠誠故即事可稱述而心與孚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正是此志字訓可稱述而記志非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書曰唯民生厚厚者民之本性也而不慎所習焉則偷章善癉惡曉然使皆習於善不習於惡此是示民之歸厚處註善居厚惡居薄語較未融

子曰上不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好惡不定於其中便是上之恃疑處薄責已而厚責人便是下之難知處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書刑曰播刑之不迪

上所以整民者在政所以化民者在教政行教成爵與刑自足為世之懲勸政不行教不成則爵祿不足以示勸刑罰不足以示耻是褻刑而輕爵也康誥曰敬明乃罰要見必先於敬明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要見必有所以迪之者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此節重親大臣因大臣說到邇臣又說到遠臣

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言為人上者不致忠敬於大臣也忠是實心敬是禮貌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證註將忠敬分貼君臣未當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不親大臣則大臣不得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

綴衣虎賁王家亦不可少但不可比周以為黨耳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則不成世界百姓如何得寧疏遠之臣亦有懷忠藎以清君側者但論體統朝廷之上自有所以察邇臣併馭之之法以遠言近或恐風聞之未的論劾之未當反啓其危疑之心以益其禍者故重以為戒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大人要親得其人所親非所賢民亦莫知所適從矣是以親失而教煩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閑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長人者不可存一褻心褻以為不足畏而不知大可畏在其中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溺於民之說也詩書所載曰如臨深淵如履春冰最為警惕閑於人而有鄙心言不通世務而唯抱一鄙陋之見也閑即讀如字無妨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君臣一體自古訖之然未有不本於其君者識得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則謹護其體而不傷是善養心者識得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則愛養其民而不傷是能為君者剜心頭肉醫眼前瘡視此當痛省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義不壹行無類通頂上二句來不壹壹字宜照德惟一一字看無類類字宜照錫爾類類字看此條本旨若曰人臣之義只有這一箇其所行者必宜

以其類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而行無類矣然則當何如言有物而行有格耳言有物行有格正是正身信言處行無類又本義不壹來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好正者毒邪好邪者毒正是一定之理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此只主勢利一輩人說故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讀者不必拘泥好惡字面曲將貧賤富貴細為分解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藏而不舍曰留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自留之說也君子愛人以德故不留私惠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此將有車必見軾有衣必有敝二事起人有言必有聲有行必有成有不可自掩其聞見於外者所以君子宜服膺而弗射也呂氏乃曰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不知何謂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從隨也凡所言者從而行之則言將見諸行不可飾也凡所行者從而言之則行欲踐其言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大美而小惡正是民之自飾處唯君子知言行不可飾而成信此民亦胥化而無自飾也飾正與信對註訓從為順於理云云大欠體貼

問喪

親始死雖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是致毀而初不自知者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是致哀而如欲不生者非有所假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

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讀其往送也望望然一節而不悲哀者無人心者也但悲哀而不求所以如慕如疑之故猶無悲哀者也

服問

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罪以情斷禮以義起刑雖先王未之有可以情附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附其附之上下森列於兩間者昭如也此泛舉刑以論禮註大功以上云云似太泥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創鉅者其日久二語喻痛傷者無已之情極妙為至痛極為至痛飾言痛傷之至者必止[illegible]為極必致此以為飾也三年之喪斬衰苴杖[illegible]止稱情而立文處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illegible]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illegible]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此二節比得極妙縱有極不孝者覽此當亦知自反不安於禽獸之不若矣

患邪淫之人患字作患病患字看鳥獸羣而不亂不若鳥獸其可以同羣乎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上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刺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一衣也而取義深遠名深衣自古有此服而制度之妙未有知者故特著此篇前二節分明畫出領深衣與人看後二節則舉其所為制者反覆以贊其服之特妙也

規矩繩權衡原是物之準則物無制度者鮮能應之深衣制度絕佳故一一能應此五者

凡衣視身之長短有衽有邊有要有下有袼有袂有帶而短長適均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高下可運肘袂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上當無骨則深衣

之制度與各衣較大殊故總舉其制度應規矩繩

權衡

上但舉深衣制度未及其幅此特著十有二幅應十有二月隨備舉其所為應規矩繩權衡者而一一釋之見其制度之為特善也

十有二幅正是其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處

負繩及踝言此衣背縫從上至下之筆直也

權衡二物此云如權衡以應平 非權不能使衡之平也

深衣應規矩繩權衡於身心政治若有裨焉者故

禮記深衣疑問卷十一 廿八

著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云云曰聖人服之又表此五者於無私平直之義有取焉者曰先王貴之又備舉此衣之便於服有許大妙處稱其為善衣之次也此是一步深一步贊之之語

非舉手以為容就服此服者言註欲使行者非五法已施之施即尚書章施之施五法章施於此服是法服也故聖人服之

服之便用處全在四可以上

投壺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與筭視矢賓主各四矢故司射執八筭執者執於手也賓主所投每中一矢即釋筭於中之上故云釋後註乃云地上取筭筭不釋於中釋於地則此器曷以名中哉

按嚴陵方氏云筭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筭而筭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為義愚竊以為未然後註云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據此語初番賓主一

禮記投壺疑問卷十一 廿九

人勝司射將所釋一筭立一馬則止七筭在手矣矢固未必皆中然筭不可不備假令二番賓主矢皆中將止釋七筭乎抑別為記一筭乎二番賓主一人勝又將所釋筭立一馬則止六筭在手矣萬一三番賓主矢皆中將止釋六筭乎抑別為記二筭乎此不通之論也愚斷以為筭自是筭馬自是馬且前註云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如虎如閭如皮樹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按下文云筭長尺二寸則釋筭云者必將此筭揷入此圓圈內耳若又即此筭為馬將又自圓圈內取出

以列立乎且筭長尺有二寸如何以為立也此又不甚不通者敢備論之以祈正

[illegible]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曰順投為入戒其投之必毋逆也曰比投不釋祝其投之必以序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

間若一訓詩樂作止所間蹠數之節均平如一也愚亦以為未然凡射聽歌以為節每歌一句到中間方發一矢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射之難為中節也則所歌到中間處正宜均節以調方可使射者之中節也愚謂間是歌之中間不是作止所間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卒投是一番投竟二番三番皆照此

一純以取一筭為奇是一句不是二句蓋計數時一筭為奇不必說故但從二筭為純說起二筭既為一純若中三矢是於一純又加一筭即亦為奇故云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取云若進而取之也註却云一純則別而取之何以解

此條但就一番論而三番在其中如一番投時二人俱不中無論已若一人中多一矢是賢於其一奇若中多二矢是賢於其一純若中多三矢是賢於其二奇若中多四矢是賢於其二純此告辭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也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二句蓋專為奇則曰奇一句說訓詁者不察此義將一純以取為一句一筭為奇又一句則遂以二字何以解且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則奇則曰奇一句又何以解且此就一番論非通三番論也註乃云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九筭則曰九奇又何以解真可發一咲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

馬各直其筭言筭勝立一馬馬與筭相直也觀此句馬與筭信各一物無疑者

三番左右鈞皆無立馬皆無行爵然未有適均者且禮主於樂賓故云然耳

筭多少視其坐籌

坐唯賓立二人人各四矢合八矢則八筭矣此句

正申明上文執八筭之意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走者浮

魯辭令弟子辭雖稍異總是一箇敬字憮自失也敖自肆也背人而立曰偕立言及他事曰踰言浮即浮白之意言浮白以為罰也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儒行

藍田呂氏曰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非出孔子口吻誠是然就所言考其行壹稟於義理之軌是亦大別於流俗人之所為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禮記儒行疑問卷十二　一

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服被於外行體諸身故孔子不對儒服而詳儒行

四待字要體得好儒者學專為己何心於人知直待之爾已若曰我為此以待世用便不是真儒了

嚴陵方氏曰席所以藉物曲禮所謂執玉有藉是也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云席上之珍此

極解好註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於席上非

道德實有諸身足弘經濟於天下弓旌玄黃所不

能却也故曰待聘實學在我可以備朝廷之顧問故曰待問忠信的可當重任曰待舉舉而任也力行的可幹大事曰待取取而用也

尊貴在我而無求於世曰自立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難對恭敬說當是整肅而無輕易也中正對先信說當是所行必中于正也

從居處坐起說到愛其死養其身總是必存敬謹無敢輕易故曰其備豫有如此者似不必以敬恕二字紐捏分貼

爭險易之利陰陽之和便輕生而忘其身劉氏云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極是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世有專殖於外而不務反求有苟同於世而不務自効者名為近人實遠人以為道也儒者忠信以

為寶立義以為土地多文以為富非時不見非義不合先勞而後祿其切於人道者何如切於人道便是人所可易知易能者故曰其近人有如此者

中庸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遠於人便不是道則身與道俱者便是近於人者也

難得而易祿也二句是反覆說非時不見是相時非義不合是守義相時守義之士只管從時以行義豈以利祿動其心

得是得其志畜是畜其身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貨財着一委字是出入之恣樂好着一淹字是浸漸之深於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

勇力宜自量而有不必量者如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皆所謂不程勇不程力者

往者不悔二句註甚妙但就愚見往已往也已往

者過而不留曾何執悔吝之意來未來也未來者順而不逆曾何持豫待之心是或一說也敢問明者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言之不再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但亦曷几几而已是流言之不極

不斷其威　句註亦妙愚意威以時奮可也先主之以斷則威峻謀因事出可也先加之以習則謀深此儒者所為不斷不習也亦一說敢質大方

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此儒於利義死生關頭能辨之極其明守之極其固於所宜者不

程勇力而斷為於所不宜者一順往來而不與改過而無窮極於外順事而無斷習於中是其節其行真有亭亭獨立於儔伍之表者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

此二句大註小註似俱未得其解愚謂世以勢力相刼迫者有矣彼誠以其勢力也在稍見道義者堅拒而不受焉無難者唯是彼以美情來若將親我者然而其意實主於刼彼以好禮來若將近我者然而其意實主於迫之　一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但見其親且近之情有加而刼與迫之形俱隱而未露焉於此之際自非察之明斷之決有必不能嚴拒焉者唯儒者堅持道義而潛燭其情於親且近之中故彼雖以親我來我但自守不因與親焉至受其刼而不可解彼雖以近我來我但自守不因與近焉至受其迫而不可脫如孔子之處陽貨是已未知是否敢質之高明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止其

所也知止有定豈以暴政為更易哉易曰不易乎世正此謂已

曰暴政便見如彼其威無不震足而改步者此獨不更其所真能自立者矣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不敢以疑者信而必行其道也不敢以諂者守而不干其知也註患失患得較未切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便有以天地民物為已任意故適弗逢世至於危其身其志不可奪也竟伸其志猶且不忘百姓之病也是之謂憂深思遠之儒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幽居宜下一困字上通宜下一淫字今若此云者何小人窮斯濫矣是幽居之淫也易曰困于酒食是上通之困也其下字未嘗不是

儒者但主之以忠信出之以優游自人看來曰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耳非儒者以為美以為法也

毀方而瓦合即諺所謂方得圓得也註毀其圓以為方合其方而復圓極明

從博學篤行說到毀方瓦合心常暇逸而日休體常從容而自適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凡人一有求富貴之心只見自家不見他人好處斯人者稱舉不避親怨一味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人之我報但願其君之得志斯其志在求富貴乎抑其志在利國家乎故總之曰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任舉不專是任舉於朝廷之上或窮或達任重而

道遠皆有職業之當盡者世儒但見上條有舉賢援能句又見此條有爵祿相先句將久相待遠相致通曲解在升進上去若此則所謂患難相死者亦與同死於爵祿乎謬矣

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是耻獨為君子必欲友朋同歸於善也爵祿相先患難相死是好歹悉與共久相待遠相致是彼此終不渝若此等人同處於達克堪國家之重寄同處於窮克勝道義之重托是之謂儒者之任舉也必曰與同升與同進任舉以職事固哉俗儒之為見矣

人情可暫不可久可近不可遠久相待而不忘遠相致而不遺是始終如一之君子也故稱儒行抑愚又有見焉儒以久大自期而併以期友朋是久相待儒任重道遠而併期友朋之皆至是遠相致亦一說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獨行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是自潔陳言而伏是自晦靜而正若承

澡身浴德來所謂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也故上弗知麤而翹若承陳言來所謂務引其君於當道者故又不急為耻自高焉用臨深不貴多安事加少世治可進而或自輕焉其誰為重世亂可退而或自沮焉其誰與易人皆附同然其中有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然其中有未可輕訾者弗非也是謂特立獨行之儒非世所謂俗儒也

大人正己物正潛移默奪而君有不知其所以然曰上弗知

曷云特立獨行所立所行特異於衆人也玩上所云云何者不與人特異然非求為異也理原是如此准流俗人趨向一邊去了覺此人之立為特立行為獨行耳

特立獨行分不得應氏解云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非是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慎靜的難乎其能寬故着一而字強毅與人博學知服是一直事故着二以字

知服服字作服膺服字看是博學以知所當服者文章二字真西山體得好即道德之謂近文章不敢自遠於道德也

廉隅即名節砥厲云者修飭而無使壞也

曷云規為凡人一生先自打度必作何等樣人及其成也如其所度則規為之說也此條首不臣不事終不臣不事便是其規為處不必作二字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志嚮也故下一方字易曰方以類聚道路也故下一術字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也

合志營道窮達之所同也並能立於志與道之中是謂並立屈已以下賢曰相下註訓並立為爵祿相等訓相下為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非

既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而皆能自立其義重何如聚樂何如且虛心以求益相下不厭誠心以相結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此君子之交也

從合志同方說到聞流言不信却何等金蘭之契然君子之同一歸道義之正如其不同又未始不

異也故出其行本方立義句見必義方之同始進而同修不則各退而自守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即此意

本方是本體方立不易方便見立義坤文言曰君子義以方外非二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體事而不遺悉而數之不盡於入者約而言之則止是此心而已

仁主於愛溫良是本根仁由禮入敬慎是實地仁則不苛寬裕其作用也仁則克順孫接其良能也仁者必中禮其貌在禮節仁者必有言其文在言談仁與天地而同和於歌樂見焉仁合萬物而兼施於分散昭焉此唯體仁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在也故曰儒皆兼此而有之

加重而不敢當曰尊讓不可作二字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隕穫充詘四字宜以得失詳得若隕失若穫得若

充失若詘可謂之儒乎

冠義

此篇文極有次第冠是成人事故首提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次成人之道也次以成人見也次將責成人禮焉也又次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總之皆由冠始故一則曰古者聖王重冠一則曰敬冠事所以重禮又申聖王重禮古者重冠且曰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重重揭明而又重重收鎖是一篇好文字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禮記冠義疑問卷十二　十二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王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只一箇禮義此禮義原根於所性而發見於容體顏色辭令之間周旋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際非是則不成人而欲責以成人之禮行必從冠禮始故先後次第言之

禮記冠義疑問卷十二　十三

人只一箇禮而禮以義起故聖賢開口便說禮義禮義始於正容體辭色而其用莫切於人倫故纔說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隨轉到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中間一以字正是過度處

備是無欠缺立是無傾倒禮義備便是人道備禮義立便是人道立隱然已伏成人者在然必由冠始故緊承冠而後服備云云

三加便有三加之服服是服便有是容色辭令則冠非禮之始乎是以聖王重之

聖王重冠是重禮故緊承冠禮筮日筮賓云云見若此其致敬端是重禮以為國本

重禮曷云為國本國之所植在綱常重禮而禮義立綱常其至于淪斁乎傳云有基無壞所以為國本也

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未及所行之禮故緊接冠於作以著代云

成人之道也泛泛說意若曰冠而字自是成人之道責成意雖未露而已寓於此語中矣

曰玄冠玄端奠摯於君則知此是卿大夫士之適子也

上但說責成人禮下緊承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禮非虛文必實見之行然後始成其為禮始成其為人始可以治人也故下文云云

前由冠說起曰聖王重冠是重禮此由責禮行覆說上曰聖人重禮故重冠

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云云意若曰唯冠是重事故必行於廟者尊之而不敢擅也唯尊故不敢擅唯不敢擅乃見其為尊總之是重冠以重禮也

昏義

呂氏敬則克終苟則易離二句是闢昏禮一篇豈唯昏禮凡吉凶軍賓嘉之禮統在敬而不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男女家皆如此昏禮要是承先而啓後故二家慎重之必聽命於廟故其行禮亦曰先人有不腆之遺

昏合二姓之好上承宗廟下繼後世故君子重之
是矣何必加敬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
然其間更有許多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
細密周到凡此皆所以正其始使永終而無敝也
故又加敬慎正三字然後足以盡重之之義
共牢而食合巹而酳總是合體同尊卑以親之方
氏分合巹為合體共牢為同尊卑似泥
夫婦不相親易能生育以承宗祧然其親不可苟
也必先之敬慎重正而後可故曰敬慎重正而後
親之禮之大體

始本重尊和五字一毫移易不得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
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
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
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
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
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
和理內和理而後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易家人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婦人之職在中饋

始焉必致其敬故曰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然生
事舅姑是主中饋第一義故曰婦以特豚饋明婦
順也成婦禮方明婦順是立言次第
饗婦與醴婦不同醴婦是使婦執醴事饗婦則舅
姑饗之也
一獻之禮奠酬據昏禮註云舅獻爵姑薦脯醢是
獻在舅也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姑洗于
北洗洗爵以酬婦是獻在舅酬在姑也賈疏云舅
獻姑酬共成一獻又云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受
卒爵婦酢舅舅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

更酌酒以酬姑是不特舅酬婦婦又酬姑也其說
似俱含糊不明據臆見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
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饗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
尊臨卑故饗唯一獻然男女不相授受舅曷以爵
親獻于婦乃獻又不可不親舉也意饗婦時尊卑
皆有席舅但執爵同姑獻於婦席上不親授婦拜
受卒爵更二爵酢舅姑亦奠于席上舅姑又復更
爵奠于婦席上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奠安也置
也見此獻酬但安置在席上不親授也崇其禮而
又別其嫌若是註疏不探此義但云舅獻姑酬且

更云酌以酬姑失記禮者立言之意矣敢問明者內則云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此奠之一証重責婦順句極重婦人之德只在一順字上成婦禮明婦順申之以著代總之責成其婦完守此順字故隨接婦順者云云

順於舅姑五句語有次第婦所事者夫也當於夫是第一義然必從順舅姑始知事舅姑而不和室人猶未順也故次和於室人句順舅姑和室人然後善承夫志而克稱為婦故下一當字當者稱心

愜意之謂也順和二字些子虧欠便不稱愜夫意矣必如是而後可以勤紡績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可以謹收斂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之謂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成婦禮明婦順申之以著代總是重責之以如此如此此婦順之所為難而聖人特重焉以著其義教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世之婦人能成絲麻布帛審守委積蓋藏者有之能順舅姑和室人當於夫心者十無一有也記者載教婦之訓必先婦德次婦言婦容婦功其意亦深且遠矣

守字積蓋藏上加一審字言所守必宜加詳審也一字不虛下

成婦禮一條有家者宜大書於閨閤中使婦人知所遵信且示男子之儀刑也

無不周浹曰和悉有處分曰理內和理極難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詩曰婦有長古維厲之階言德之著也故揭婦德隨受之以婦言詩又曰無非無儀容亦德之徵也故揭婦德婦言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

其蠶織婦功其亦可少乎故終之以婦功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此篇語甚次第初言娶婦其事為特重故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若是其敬慎重正而后親以著其合之不苟次言婦于歸有著代之義故曰成婦禮曰明婦順曰重責婦順焉以著其責之難勝曰所以成婦順以著其教之宜豫又直推說到天子后明章婦順以助陽教必修其順得

其事而后可無譏於天稱天下之母儀意極周到而語極詳明論理是如此作文亦如此是一篇大文字

冠義一篇重在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必行之禮行焉一句昏義一篇重在所以重責婦順焉也一句不明冠義非夫也不明昏義非婦也然詩曰刑于寡妻吾深有責於世之為夫者

鄉飲酒義

石曰鄉飲酒禮曰鄉飲酒見禮以義起也

鄉人以時會聚飲酒其情乎聖人因制為禮教之尊讓絜敬以免人禍且令知尊長養老以興孝弟之行由鄉而國而天下其幾而理乎此孔子所稱王道之易易者若其閒賓主立鄉拜迎獻酬烹洗等儀煞經天地紀日月參三光實關政教之本非苟焉而已又習禮者所當知也故前後反復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恭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鄉人士君子

拜迎三揖三讓通是讓曰致尊讓者讓本此心之所尊也

人情不能無相接唯君子能尊讓絜敬自然不爭不慢遠鬬辨而免暴亂之禍則化民成俗誠莫有善於此禮者先王能無亟講於鄉哉故論君子之

相接到免於人禍處緊承說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林林總總皆人也不尊讓不絜敬慢爭鬬辯暴亂之禍何可勝言唯由君子之行以相接庶可免耳聖人亟亟制禮專在約束此人羣以免其禍亂須細玩一人字

故聖人制之句是一篇之大旨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凡人不免於酒禍者狎於酒也聖人於盛酒之器曰尊曰尊於房戶之間尊有玄酒意深哉

賓主共之也共字與主人共之也共字同宜通作恭字看

鄉飲以酒而尊有玄酒其陳設特佳

一尊耳一酒耳一羞耳一洗耳而共之貴質自絜以事賓之意寓焉此尊讓絜敬蓋不獨在拜迎揖讓盥洗等儀文之間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象天地是分上下之位耳非尊之養之之說

天地間惟陰陽二氣之運行耳介僎在賓主之間故曰象陰陽也

月成魄漸盈矣主賓之不敢遽升其讓有三猶月之不敢即盈必待三日而後成魄也

曰嚴凝便見尊嚴不可犯故言義曰溫厚便見德盛而可親故言仁非仁義之外復有所謂尊嚴盛德嚴凝溫厚也

賓只是箇接人以義主接人以仁又須加德厚焉此聖字宜淺淺看仁義相接賓主有事於其間而俎豆有數此天地自然之理不待勉強而然者也

故曰聖賓主由自然之理曰聖立

由交際自然之理而將之以敬則天理之節文燦然於交際揖讓之中是禮之所由名也

禮無不體而莫先於長幼之節一飲會獻酬間長長幼幼皆能以身體之使各成其禮則其所得於身者非淺淺矣故曰德繫承之曰德也者得於身也

鄉飲所迎之賓在年高德邵之人故出禮以體長幼句下文詳尊長養老之禮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卒酒成禮也於席末

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讓而不爭矣

因說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特詳舉祭薦祭酒嚌肺卒酒卒觶等儀見此飲所重在此故行禮者不可不將之以敬也

敬禮嘗禮成禮通是賓敬主人然主人之所以敬賓者從可知矣

於席末故曰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於西階上故曰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曰貴禮而賤財曰先禮而後財行禮者如是其敬專乃可令觀者之興起也故曰民作敬讓而不爭

飲食財也所以為是飲食者禮也

敬讓而不爭照前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等語是文章之血脉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

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所迎之賓在年高而德邵然其間老者有等則所以事之者亦有等是所謂禮以體長幼也

於坐立見所尊在長於三豆有加見所養在老曰明尊長曰明養老則此禮昭然舉以示鄉人矣民得于觀感者能無興起乎哉故曰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

始民知尊長養老乃能入孝弟既能入孝弟其出

必尊長養老是教之成也教成于家而徧之國中其有不胥化者乎故曰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然君子之教不在乎他只合鄉射併教之鄉飲酒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此其所重之在禮也此行是禮可以得身而聖人之所先務也其語意極聯絡有情學者當細加體會

非家至而有可家無不知者非日見之而有可日見諸行者則鄉射與鄉飲酒之禮是已何者一鄉之中其年高者人所知也其德邵者人所知也如是而合諸鄉射所觀唯在德而不以力教之鄉飲

酒之禮所重唯在尊長而養老曲盡其所以事之之敬則民皆知孝弟之當務其行自卓然立矣教孰有善於是而在家至而日見之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意極緊嚴而語極聯絡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獻之獻賓也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獻賓之一証也註乃云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禮行于鄉將舉工與吹笙者盡獻之耶恐不若是之失體也且所謂獻賓者安在也照下文賓酬主人此二獻字決當作獻賓看不然旅酬之時即衆賓亦介代酬主不親事也工獻之禮主乃先及工與吹笙者耶此大謬之甚者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安國在先正身此五行者足足能正身而安國故曰足以正身安國矣國鄉之推也天下國之推也

國安而天下有不舉安乎然由鄉飲酒之禮始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射義

此篇專發觀德之射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無自而作久而安焉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此功成而德行立世無暴亂之禍而國賴以安故聖人務焉自世人視之若謂此禮之為迂而不知其有關于世教者之非淺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禮記射義疑問卷十二　廿八

先行禮後習射然射亦所以行禮先王制燕禮鄉飲酒之禮教人以射終正己不爭求中以辭爵意深哉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唯大射鄉射在燕禮鄉飲酒禮之後則射以觀德禮射也非力射也故緊承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云云

進退周旋必中禮通射之始終言內志正外體直專自射時言

審固者審而固也由內志正外體直來中未有不本於審固者然審固又本內外之正直來偶發而中不足以語中也下文曰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此曰然後可以言中其語意含蓄特深

呂氏云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為德可知矣細味此數語本文此可以觀德行句當自得於心矣

禮記射義疑問卷十二　廿九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進退周旋云云只說得容體比於禮未及樂之節故緊承其節二字

樂官備樂會時云云是發其所以取此四詩之意

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云云則承說其所以取此四詩者其志各有所事焉故也故緊承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云云

天子志在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則有對時育物之事諸侯志在奉天子以修朝事則有謹侯度之事卿大夫志在循所學先王之法以與國政則有壯行之事士志在敬以從事不失其職則有修職之事能各明得此取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成其功而德行立矣由是而免暴亂之禍由是而國安非盛德孰能與於斯

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志志此事也有此事則有此功總之皆德也德見諸行曰德行必見諸行乃可徵其盛德也

上文內志正下文盡志於射繹已之志通是此箇志字

此可以觀德行謂於射為可觀也天子諸侯而下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信非射不足以觀德矣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語極應接而有情

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可無暴亂之禍而國安德行其可以不立乎哉而非數習射于無事之時不可幾也故緊承天子以射選諸侯云云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却是何意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唯禮樂可以成德而事之盡禮樂可數為以立德行莫若射故聖王務焉語極緊嚴而明快

飾之以禮樂即論語文之以禮樂非虛飾也因而云者因是而飾之也

大射必以燕鄉射必以鄉飲酒若男子之事則可數習焉陶鎔於禮樂之中故曰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說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隨舉其所為選士者乃所為射侯也故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免流亡之禍

比即義之與比比字言比合而無間也

禮記射義疑問卷十二　廿二

射雖求中而要以禮樂為事故不但曰其中多必先曰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射之中否在士而榮辱在諸侯諸侯之君臣其敢忽乎哉是以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然非祇求免乎讓制計也習禮樂則國安否則危故緊承說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要體得好

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其榮享如何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務其可免於流亡而榮享其安譽也然則此射之行夫豈徒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養字下得極妙教之禮樂使習而安焉不知其化是養之說也易曰天地養萬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勸有存者

禮記射義疑問卷十二　廿三

此引證凡卿射以習禮樂者當以孔子為準也

來觀中有欲射者故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卻誓衆而選賢焉

使裘點揚觶而語蓋使觀射者知自評忖不妄居此偶射之位也

幼壯孝弟者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其人亦庶幾矣然苟求其至必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乎乃為盛德也

不倦乃為真好學不變乃為真好禮不亂乃為守道而不變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繹繹而思也繹之所至即為鵠故曰各射已之鵠

前云內志正外體直此云心平體正正者未有不平直者未有不正

父子君臣各欲自盡其道即一射而志無不存即一志而鵠無不在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此一條申前天子試之於射宮意

射於澤又射於射宮所以擇士者蓋亦深矣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此一條申前射者男子之事也意

參贊天地綱紀四方皆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始生時即以此為教焉教之使立志而不失其事也

桑弧蓬矢之射自天子達於庶人不獨人臣而已凡為男子者皆當有事於天地四方然後可享天地四方之養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此條專重正已二字求正諸已是所由以為仁者故曰仁之道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此重求中以辭爵句辭養也句則申求中以辭爵之意也

此篇語意極聯絡而血脉極貫串首以燕禮鄉飲酒之禮終以求中以辭爵其照應文法特佳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雖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此節與燕義毫無干涉必錯簡也無已附文王世子篇或王制乎

戒令教治宜泛言告戒命令及所以教之治之之法不應分貼下二字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必告戒命令可收刷其邪萌必教誨飭治可造就其人品然而等威不可不別也位分不可不正也凡此皆所為豫養之術使他日可稱國家之大任使者故庶子職有專掌焉

散言曰庶子合言曰國子就國子中未仕者曰游卒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卿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燕禮諸臣畢集而君為主故先之以定位隨云居主位而取莫敢適之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設賓主之禮通燕飲之情然君臣之名分終不可渝也故使宰為獻主不以公卿為賓及賓入庭乃降一等而揖之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君舉旅賜爵皆降拜升成拜是臣禮君答拜是君禮禮原通于上下拜無不答以明禮其情意之親洽為何如哉此未有不底于和寧者故舉臣下竭力盡能一段以發揮又舉明正道以道民一段以

申足

竭力盡能立功於國本臣下之心君報之爵祿其心將益奮勵焉是以國安而君寧今臣之拜下禮也升成拜且答之其所感奮當如何此必至於國安而君寧也

有取而無與是虛取禮無不答豈虛取乎哉上必明正道以道民至上下相親而不相怨正言不虛取于下者終必得下之歸心也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為正道明此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民孰與君之不足哉以是而取其什一

非虛取也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今君以禮燕臣拜無不答不虛取於其下臣其不益感奮以親上哉

和寧本上文二段來如此國安而君寧又如此和親而不怨真禮之極善處而可常用於天下者也

故曰禮之用

君寧繫國安下極有意思國之不安未見君之能寧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正此意

取其什一上用足而下不匱上下和親而不怨反是則從可知已

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曲禮云人有禮則安和寧

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稍不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成何世界成何事體此必和且寧善禮之用君臣上下乃相維而不至於相攜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要細體以得立言之深意

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所以二字極有味記者意若曰唯此君臣之義有關于天下者甚大但嚴堂陛之分無款接之情義安可明哉唯如是其賓禮如是其讌降乃至於如是之和寧則燕禮其可以不講哉此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君臣宜如此是君臣之義要細咀嚼得之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上但說設賓主及賓主相接之情未及卿大夫士席位之次序及旅酬之先後及俎豆牲薦之等差此復終叙之曰所以明貴賤也明貴賤則君臣之義其昭于日月乎

聘義

此篇文意大約與鄉射燕義相同故其辭無特異末總舉聘射之禮

聘禮上公士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首舉出聘之介數次舉其所為傳命者又次舉其所為致讓者又次舉其所為迎勞拜受者歸到敬讓二字曰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是一篇大主意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有介必有擯擯為賓設也而用卿大夫士君且親加禮焉不敢輕也賓私而私覿賓道也臣道也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主道也君道也故云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天子制聘義意在相厲以禮故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

唯禮可以養人相厲以禮正其以禮自相養處註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一段說極透快可熟誦

註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耻於相下而耻於無禮語極佳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統聘禮始終言曰諸侯相厲以禮舉聘用圭璋受且還之一節言曰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

天下所以擾擾者唯財之重也重禮而輕財民知作讓矣內有相陵焉者乎以是相交接外有相侵焉者乎故諸侯之行聘主人唯禮之重而輕其財寧用財之厚而盡禮於其賓

主客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侵而外不相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盡之於禮云者禮之所在不敢不盡也盡之乃所為禮也

盡之於禮則內君臣知有禮而已不知有財也何至於相陵外亦各以禮自守不知有財也何至於

相侵不侵不陵何至於用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前後語極周匝而關鍵

曰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曰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曰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此文章之血脉

前曰天子制諸侯結曰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一字不輕放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

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此條語多轉摺然大意可一言而盡也欲行至大禮須強有力乃強有力者貴敢行禮義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句是大旨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故唯強有力者為能行禮也

禮中有大節目故云禮節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是禮節之大者故特舉之

由酒清人渴說到成禮節有行有義乃稱勇敢總說強有力之能行禮故所貴於勇敢者六句又覆說一下歸說勇敢之人必貴敢行禮義乃有用於天下

能行人所難是為有行行則義無不盡是謂有義見義必為是謂勇敢勇敢云者勇為而敢任也

義者人所當行然必先立定乃可見諸行所行又貴中於禮非禮即非義矣故遞遞相承說下總之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語意一步一緊

用之於戰勝必由用之於禮義來則無敵

外無敵內順治此盛德事非勇敢強有力者能之乎故曰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勇敢強有力者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爭鬬則謂之亂人亂人視盛德霄壤哉此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澤色澤也言溫潤而更有色澤也

據字義解孚誠也尹正也旁達者無不通也其誠正於內乎其誠通於外乎

寬裕溫柔澤及于物曰仁玉溫潤而澤有焉文理密察且有定守曰知玉縝密以栗有焉義剛方不惡而嚴玉廉而不劌也禮卑以自牧玉垂之如隊

也樂著往飭歸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也自靖自獻其忠乎玉實瑕瑜不相揜也誠中形外其信乎玉實孚尹而旁達也天有顯道玉氣如白虹焉地載神氣玉精神見于山川焉唯德莫與為京圭璋可以特達也唯道足為世重玉常貴重於天下也玉之德於天人寧有間哉君子必若玉而後其德可稱於天下也故君子比德焉

凡論德者縱言之不過曰仁義而已矣知禮樂而已矣忠信而已矣天地道德而已矣玉無不備所以可貴於天下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愚嘗謂禮是心體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心體所自有也由此愛敬為之節文非禮而何此云凡禮之大體正由此心之本體為之節文者也

體天地體字即易體仁體字中庸體物體字言與為體而更無二也此禮尊卑原在心體上本乎天殺乎地皆是物也非二也是之謂體

禮所由生由心體上來取之陰陽取之人情此心體之所自取也故曰仁曰義曰禮曰知為人道之具

權圓通而不執由此心之明覺來故曰知

其恩厚者至末

恩何以曰制父子之恩天性也一定而不可解若制定者然故與義制節制權制並列而為四

門人仲冬二男淳起校補

禮記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依文訓義多作語錄之體間有新說則多與經義違背如曲禮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鄭氏注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訓最明晰舜牧乃云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此純字亦將作飾緣解乎是併字義未及詳考而漫與鄭孔為難也

檀弓輯註二卷

〔明〕陳與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輯註二卷》提要

檀弓考工記輯註序

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竝也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竝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註之註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奥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于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于成周嗚呼盛哉

萬曆甲午秋七月既望

欽定四庫全書

檀弓輯註姓氏

鄭玄註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東漢建安中累辟不就後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註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書

孔穎達疏

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唐貞觀中爲司業撰五經正義

謝枋得章句

枋得字君直廣信弋陽人宋末官江西招諭使元至元間累薦不起不食卒學者稱疊山先生

考工記輯註姓氏

鄭玄註

爵里見前

賈公彥疏

公彥洺州永年人受業於張士衡唐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不佞竊倣疊山先生撰章句又那州時所著有三禮廣義亦間采數條附錄

萬曆甲辰書刻

檀弓輯註卷上

浙汜 陳澔 輯

檀弓

孔穎達曰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爲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廣義曰檀弓名篇猶之衛靈公季氏於篇之首輙取而立之豈爲其達禮與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句法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何也方何居則圓我未之前聞也辭婉倒字法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只一句省文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一句提醒此古文法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疊句法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句法兩句只三字省幾多言語問註同舍音捨下皆同居音姬下同腯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從遜反衍以善反

註免焉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茂之玄孫子服昺伯茂魯大夫

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祖音但適多曆反下皆同喪芒結反爲于偽反疏略公儀仲子喪亾檀弓與之爲友又非處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爲之免故鄭註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祖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絰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祖免明不皆在者則否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

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男女奉尸俟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是字也陳澔曰祖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爲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

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殷禮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爲權或亦以爲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以德不以長亦如太王傳位季歷之意與黃東發曰古者死他邦無親則朋友爲之祖免仲子舍嫡孫立庶子檀弓譏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爲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事親有隱而無犯句法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字法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句法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字法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句法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字法喪三年犯隱有無致方心只七字安頓得好省幾多言語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養以尚反下同

註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有犯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稱尺證反語魚據反又如字向香亮反

疏略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間爲制也

廬陵胡氏曰無隱謂不匿情有方謂有常職饒氏曰左右音佐佑非也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劉氏曰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有味何居命之哭三字下得好葬徐才浪反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

註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之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文如字徐音閤

疏略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灋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爲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

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

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揚慎曰按張子之說新矣然合此文觀之則武子非古之云未有改之云許大許細之云皆無謂矣當如舊解乃與文協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句法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句法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

汚則從而汚仮則安能爲仮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句法不爲仮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句法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句法不喪如字下同徐息浪反下放此

註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仮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仮則安能自予不能及記禮所由廢非之仮音急期居宜反本又作朞後放此隆力中反汚音烏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予羊許反許也一云我也音餘

疏略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

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汚者汚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仮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仮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

陳澔曰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撫禮而爲之隆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殺之汚猶殺也隆之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隆殺以從於中是於先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之道也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既不爲我妻則白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而不欲使

[illegible]魚之加隆也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亦就其出母以定汚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

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自以爲不敢處權惟循理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方氏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禮之隆也父沒而爲後不服此從禮之殺也吳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子思不以其子已主祖與曾祖之祭不可服出母答門人但推尊聖祖之於禮或隆或汚無不得宜而自謙抑已之不能及爲仮妻者爲白母不爲仮妻者之正服也言此舉此主祭爲後者之正服也言此舉妻者不爲白母此主祭爲後者之正服也言此舉門人深思詳察而自知之仮則安能之語與論語我則不暇之語相類周末記禮者已不悟放以不喪出母自子思始貶之而後之註禮者馬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而不

林葉氏長樂陳氏方氏張子皆有貶辭甚矣其不知言而輕於非議聖賢也或曰子思不自代兄主祭而使其子繼之何也曰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非奪宗者也曰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則有兄明矣廣義曰孔穎達以父既沒其子乃名爲父後陳澔以身爲長子即名爲父後故其解不同吳澄則又以主祭者始稱爲後不論存沒蓋紛焉而吳說稍長經文子之先君子明謂伯魚則吾先君子安得謂之孔子愚謂道隆二句下始補惟孔子能使伯魚喪出母仮則安能庶幾不悖本文爾若上先君子便指孔子而言可堇堇曰無所失道耶張子謂汚隆就出母以定汚隆較諸說似近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法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此一句下得好顙素黨反頹徒回反頎音慈又音畿

註后稽顙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吾從其至者重有尚哀戚自期如殷可觸昌欲反疏略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尚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期杖以下乃作殷之喪拜

陳澔曰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拜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已爲得其序也頎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觀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

吳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致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稽首是也但至手稽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是即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手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章法東西南北四字奇異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字法省文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墳扶云反識式志反又如字三息暫反又如字泫胡犬反涕音體

註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葢周之士制孔子先反當脩虞事門人後後待封也言所以遲者脩之而

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言之以孔子不聞脩猶治也少詩召反處昌慮反之度本又作之數

疏略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衛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註妄說異同非也

陳澔曰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游無定居也識記也爲壟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

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踐其上使人弗見而已孔子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則心亦有所不安故泫然流涕而言之

方希古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纍於防而不脩何取乎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於五父之衢亦然

廣義曰古不脩墓陳澔氏之解得之若孔氏於庾蔚之解防墓崩曰防衛其崩而重非之則頡達泥註之過未爲得也蓋以文理論之上既曰合葬於防下直云墓足矣不宜又曰防墓以事體言之弟子因雨甚恐有崩損而留衛之故遲夫子因留衛恐不敬謹而陰傷之故流涕安見其爲背經也若必任康成之註又非矣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六字省文多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句法七字省文使色吏反醢音海覆芳服反

註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夫子拜之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衛世子蒯聵簒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蒯若怪反聵五怪反簒初患反

臨川吳氏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

長樂陳氏曰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註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疏略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歲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嚴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蓋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童法只凡附於身四字包幾多事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七字婉而嚴喪三年以爲極句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患故忌日不樂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樂如字又音岳

註言其日月欲以盡心備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之言曾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忌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衾音欽

疏略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三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量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餘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

陳澔曰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

金華邵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廣義曰亡則弗之忘矣之讀無一朝之患之解則鄭鄙而王氏孫氏陳氏爲優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句法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父音甫衢求于反慎依注作引羊刃反

註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見之者見柩行於路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郰側留反又作鄒紇恨發反徐胡劾反又胡沒反爲如字又于僞反曼音萬輤七見反翣所甲反

疏略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註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摠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講學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

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小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云殯引飾棺以輤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輤有裧緇布裳帷輤

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輤取諸侯輤同名故飾棺以輤云引葬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士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總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陳澔曰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耳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

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耶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其不然審矣

廣義曰其慎也即如字屬上讀謂必誠必信曰慎亦通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是錯對句法喪冠不緌緌本又作綏同耳隹反

註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不緌去飾

陳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絃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堲子栗反又音稷牆在良反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註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墻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周以虞夏殷之棺遞葬四殤略未成人陶大刀反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折之設反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堲堲燭頭燼也弟子職其篇名梓音子

疏略案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註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

陳澔曰墻柳衣也柳者聚也以此障柩猶垣墻之障家故謂之墻翣如扇之狀有畫爲黼者有畫爲

黻者有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斂力驗反驪力知反徐即志反純黑色馬翰字又作韓胡旦反又音寒騵音原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純赤色也一云赤黃色

註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玄黑類也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騂馬白腹騂赤類音

征驗音來馬七尺已上爲騋萌亡耕反騂力求反赤馬黑鬣尾

疏略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文質再而復者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

也謂天地人之本也

陳澔曰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

長樂陳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故子路與祭質明而行事則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斂亦如之故曰大事斂用日出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句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章法布幕衛也句法今人作文必曰衛用布幕魯用縿幕縿幕魯也句法便拙一倒轉便精神齊音咨本亦作齋饘本又作餈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餈粥之六反字林云淖糜也幕本又作幕音莫徐音覓下同縿音絲徐又音蕭

註穆公曾哀公之曾孫閒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子喪父母尊卑同慕所以覆棺上也緣緣也緣讀如綃衛諸侯禮曾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幦參所金反一音七南反緣古謙反綃音消徐本又作緗桑亮反僭子念反幦莫曆反廣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達也若幕則天子以綃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固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異也此二言喪禮盡矣且禮文之制曾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句法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

之心也句法左傳七句不及此十一字辭簡而有包括妙在安字傷字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章法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此六句見孝子忠臣之用心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章法此一句情義懇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句法又作麗亦作驪本姬側爲同力知反重直龍反蓋依註音盍戶臘反弒本又作煞音試徐云字又作嗣突徒忽反少詩召反難乃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註信驪姬之譖蓋皆當爲盡蓋何不也忍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行猶去也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子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雉經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桑音早嬖必計反惡烏路反傅音富舅其九反臯古刀反爲于僞反雉經如字徐古

定反如雉之自經也行下孟反

疏略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註封人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謂雉性耿介被人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

楊慎曰此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合左傳國語及穀梁並觀之優劣自見左傳云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國語云人謂申生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曰有父恐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穀梁云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頸而死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句法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章法此二句婉而嚴莫音暮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

註笑其為樂速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樂音洛又音岳復扶又反

疏略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註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陳澔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檀弓輯註《卷上 二十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章法四句十字包括幾多公曰末之卜也句法四字責之簡而嚴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馬之驚軍之敗縣之無罪而死至此而明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章法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句法乘繩證反縣音玄卷內皆同賁父上音奔下音甫人名字皆同隊宜類反綏息隹反圉魚呂反誄力軌反

註戰于乘丘十年夏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驚奔失列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夏戶嫁反股裏上音古下音里中丁仲反上時掌反

檀弓輯註《卷上 二十

疏略知周以士為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食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凡介行人皆為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註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云殷大夫以上為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不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丘敗

在宋不在莊公檀弓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于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于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檀弓記其誄姑述其始而已

吳澄曰誄如今之祭文鄭玄以爲謚非也

楊慎曰東萊呂氏云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時只是馬驚耳不預軍之勝負此說非也軍戰無常形或有始敗而終勝者如秦晉韓原之戰晉將禽穆公以食馬者赴敵而反禽晉懷公乘丘之事正符韓原宋師之敗豈非因縣卜二子赴敵之故邪釋文因春秋所書與記不同遂去績字而東萊過信之且馬驚敗不成文始敗績而終取勝春秋止記其終而已兩無妨於義也

曾子寢句字法寢字須炙頰第一句後說牀說簀從此起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字法曾元曾申坐於足字法童子隅坐而執燭句法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章法子春曰止句法曾子聞之

瞿然形容驚起之狀巧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只一字省文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呼音虛註同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革紀力反徐又音極請七領反

註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憊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彼童子也成已之德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畫衡賣反牀笫上音牀下側吏反刮古滑反憊皮拜反羸困也覬音冀仆蒲北反又音赴

疏略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爲卿者以三國文連

舍帶爲注耳且相卽是上卿他人名已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已不爲大夫則已所爲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

陳澔曰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簀也呼者歎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吳澄曰考之於禮寢簀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童子見之驚其華睆故曰大夫之簀與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曰蓋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時平時夜臥在燕寢將終則必遷於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使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簀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簀也諸儒舊說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此誤解童子所云大

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儻大夫之簀與士之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至於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陳氏所謂童子以非禮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則其說皆非是

揚慎曰華而皖至元起易簀一節童子驚訝之狀與曾元曾申護護之情并曾子虛懷而不失其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僵尤漢以下文人乎

廣義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鄭康成以呼爲虛懷之聲陳澔以呼爲歎而噓氣之聲若云懷云歎則子春已止童子矣何曾子方懷或歎而童子復云云也必曾子聞之未審使之大言故曰呼讀如呼於坯澤之呼於再曰有因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句法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句法練而慨字法然祥而廓字法然始死既殯既葬練祥五事三變句法充充瞿瞿皇皇慨然廓然三變句法字法慨苦愛反廓苦郭反何云開也

註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索所白反

疏略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句法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句法魯婦人之髽而弔也句法自敗於臺鮐始也句法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髽側瓜反臺鮐上音胡下音臺

註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

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佛許宜反去羌呂反纚所買反又所綺反黑繒韜紒音計錫衰上悉歷反下七雷反與音餘笄音雞總音揔

疏略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縮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無弔服之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爲上緦衰次之疑衰爲下案喪

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註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註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爲弔服者以緦衰是士喪服不以弔也故註喪服云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避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

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爲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

陳澔曰夫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孝子不能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死行之可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不亦誣乎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髮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唯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故死者之家喪弔之禮猶得行於其間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臺鮐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髽復以矢弔以髽則升陘臺鮐必是殺人之甚白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句法夫子誨之髽省文曰爾毋從從爾句法爾毋扈扈爾句法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縚吐刀反毋音無後同從音摠高也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廣也大也榛側巾反木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註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閱音悅女音汝大音泰一音勑佐反

疏略是夫子兄之女故誨之作髽法期之髽稍輕毋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髽也又教笄總之法用

榛木爲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爲差也以下亦當然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陳澔曰笄即簪也斬衰之笄用箭竹竹之小者也婦爲舅姑皆齊衰不杖期當用榛木爲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爲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法句比御而不入法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大感反比必利反下比及同

註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
茂加猶踰也茂述結反
疏略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
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
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
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
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
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
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

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
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
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
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
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
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豈亦不伸而祥
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
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
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
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

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者謂大祥縞冠是月禫
是此也謂此月而禫徙一月而樂也二者各自爲
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
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
箋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
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
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
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
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卽此下
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

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
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
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
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
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
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
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
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
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
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

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陳澔曰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間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小

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世也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一說比及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以中為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為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婦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禫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彈徒丹反笙音生屨音句組音祖

註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約其俱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疏略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約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紕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案玉藻文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為纓則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約縞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約縞純繡

屨黑約縞純鄭註屨人云約屨頭飾縞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縞純也

陳澔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然蓋者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

吳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楊慎曰三章一聯為義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於中以明祥禮之中制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于甲反溺奴狄反

註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

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船

疏略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墻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

陳澔曰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矣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眞爲死於畏戰陳無勇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憾若死而不弔之類是也

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墻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恐爲弔辭不恐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謂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句法孔子曰何弗除也句法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章法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章法子路聞之遂除之除如字徐治慮反

註行道猶行仁義

疏略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矣

陳澔曰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臨川吳氏曰行道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句法禮不忘其本句法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大音泰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首手又反注同

註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言其似禮樂之義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離力智反

疏略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樂其王業所謂由治水廣大中國

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陳鵠曰大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句法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倒句法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不言不當哭只歎其甚意在言外伯魚聞之遂除之期音基鯉音里與音餘

註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嘻悲恨之聲嘻許其反又於其反

疏略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禫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陳鵠曰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旬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苟循其情而爲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爲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爲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爲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知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梧音吾祔音父

註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

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陟知力反升也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嬪婢人反

疏略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

陳澔曰書陟方乃死蔡氏曰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嶷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爨七亂反

註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丁歷反

疏略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

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垼於西墻下新盆槃甗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垼之事是儉也

陳澔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豈恐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註許其口習故也

疏略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强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

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記人所以不定未爲怪也

陳澔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戒之以弗念天顯於弟則戒之以其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以不戒也禮不曰衰期廢業而曰大功廢業其意如此而已

楊慎曰業樂簴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曰其庶幾乎語魚據反

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

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

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庶幾言易

成也斯本又作斯音賜下同顓音專近附近之近易以豉反

陳澔曰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澌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羣物同朽腐故曰死疾沒世而名不稱爲是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奠田練反閣音各

註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庋字又作庶同九毀反又居僞反

陳澔曰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干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蓋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檀弓輯註《卷上 三十八

鑒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嫂悉早反注同倡昌尚反注同踊音勇

註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叙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以下善之也禮嫂叔無服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街音佳

疏略知位謂親疏叙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爲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爲位也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註鄭既不註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鄭註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稱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

檀弓輯註《卷上 三十九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肸之妻是弟妻爲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

陳澔曰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爲位是曲巷中之禮也

吳澄曰水下流之聚處爲委言至此窮盡無復可去委巷猶云窮巷委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

廣義曰小功之服不爲哭泣之位故引子思以下無服且爲位者譏之申祥亦然謂亦爲位也非謂

亦婦人倡踊也馬氏以婦人倡踊而病非禮焉失經意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衡依註音横華彭反

註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横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從子容反解佳買反

疏略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襡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横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襡而并横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襡而横縫也若喪冠

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長樂黄氏曰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横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伋音急漿子良反俯音甫跂丘跂反

註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爲于僞反

陳澔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若夫以親之恩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狥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已者不可傳在人者不可繼是非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徐他外反註同

註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可乎以已恩怪之上時掌反

疏略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内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内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内秖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

韓退之曰註云以情責情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别有所指而傳註者失其宗乎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字法）束帛乘馬而將（字法）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吏反乘編證反四馬曰乘）

註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使謂賻賵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賻音附賵芳用反貸他代反副音付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陳澔曰攝貸也十箇爲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氏之賻賵未至冉有爲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子蓋厚於恩而不講於禮者如以其如果五秉與子華之母亦此類不其長於給財而又樂施故於師友如此而夫子皆以禮折之以爲此亦信而繆富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句法）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句法）於寢則已重（句法）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句法）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句法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見如字皇賢遍反爲于偽反）

註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惡乎哭以其交會尚新廟門外別親疏也寢寢門外野別輕重也已猶大也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明恩所由勿拜異於正主

（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隣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薑居良反）

註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

（陳澔曰以謂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而喪息浪反下）

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下同洙音殊泗音四洙泗二水名與音餘離羣羣朋友也上音詈索悉各反猶散也下註索居同

註明目精朋友喪則哭之痛之怨天罰無罪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罪一言其不稱師也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投其杖而拜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强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希古曰孔門曾子最少子夏曾子之父執友也名而數之非曾子事也傳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

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曾子之言慤而謹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晝知又反齊側皆反

註晝居於內似有疾夜居於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

疏略上云似有喪此註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毋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堊室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賢遍反

註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難言人不能然

疏略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衰七雷反下同後五服之衰皆放此當丁浪反注同

註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麄廣狹不應法制邊坐服勤爲褻喪服邊偏倚也惡烏路反麄本又作麤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褻息列反倚於彼反又於寄反

疏略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帬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麄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雖有

不如無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亦自知也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而以爲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小功可也山陰陸氏曰物苧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粗謝氏曰物苧布之精粗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與哀服之物不相應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章法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

一哀而出涕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句兩事文之妙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句法章法小子行之句法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文服馬也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惡烏路反夫音扶

註前曰君所使舍已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騑芳非反頗破多反施始豉反

疏略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爲君所使舍已者主人爲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故以爲君所使舍已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爲助生也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身爲大夫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

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陳澔曰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驂馬以爲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舊說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賻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章法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句法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句法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

乎例法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章法識式志反又音式下及注章識皆同

註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速疾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呼火故反

疏略疑者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

陳澔曰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饋其位反

檀弓輯註《卷上 四十八

註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遺于季反

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字法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章法二三子皆尚左字法嗜市志反注同拱恭勇反

註倣孔子也嗜貪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倣本又作放故敖反下同

疏略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

張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又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能項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爲之耳如喪出母亦夫子自制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檀弓輯註《卷上 四十九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曳羊世反亦作拽消搖本又作逍遥頹徒回反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阼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

註作起負手曳杖消搖欲人之怪已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蚤坐急見人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坐望之以三王之禮占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

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放方兩反幾音祈又音機食如字又音嗣嚌直留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治直吏反坐才臥反又如字處昌慮反

疏略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無木不萎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卽當戶而坐故

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爲主猶尚西階以爲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illegible]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illegible]越[illegible]以死生爲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illegible]順[illegible]將[illegible]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illegible]滅爲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全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逍遙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爲徒也然安得恝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歟吳澄曰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句法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字法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字法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註無喪師之禮無服不爲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

疏略知爲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麻謂絰與帶也皆以麻爲之喪服緦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是也鄭知服緦之絰帶者緦爲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爲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絰帶也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

服皆弁絰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衰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衰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絰者鄭註司服云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註喪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

服唯加緦之絰帶爲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註云服緦之絰帶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字法焉飾棺牆置翣字法設披字法周也句法設崇字法殷也句法綢練設旐字法夏也句法置知吏反翣所甲反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他徐直留反注同旐直小反

註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墻之障柩猶垣墻障家墻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衣於既反幡所甲反又所洽反與音餘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幅方木反

疏略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墻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箋笠故

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註既夕禮云柩車之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天子亦有銘旌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廞車之旌其旌則明

器之旌隋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
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士既載旜天子
亦當有乘車載太常謂以金輅載之至壙載之而
歸此其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厭車之旌但
二旌耳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卽有厭旌並
存三旌也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之葬孔子則飾墻置翣以至周披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兼三代蓋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亦三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爲過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法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
殷士也句法褚張呂反幕音莫褚幕覆棺者蟻魚綺反又作蛾

吳澄曰飾棺二字目下三者牆一也置翣二也設披三也

註志亦謂章識以丹布幕爲褚幕覆棺不牆不翣
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
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學於孔子傚殷禮蚍避尸反徐扶夷反蜉音浮
疏略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
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
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

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
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
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
或取蚍蜉公明儀雖尊其師秖用殷法上葬夫子
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
彼謂祝習夏禮商禮總是周祝也夏祝於養宜故
主饋食商祝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與夫子用
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不爲僭者用其
大夫之禮耳

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不牆不翣畫者以蟻而葬之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

質則厚文則薄子張之時既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字法弗與共天下也句法遇諸市朝不反兵而
鬬字法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句法
銜君命而使句法雖遇之不鬬句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換字法妙主人能省文法妙則執兵而
陪其後可法仇音求讐也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盾本又作楯食允反又音允朝直遥反注同銜音咸使色吏反爲于僞反下爲其負相爲同從如字徐才用反魁苦回反陪步回反

註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不言以並生言

雖適市朝不釋兵爲負而廢君命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爲其負當成之杓必遙反又匹遙反

疏略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且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負猶不勝也爲其鬬而不勝廢君命也爲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

嚴陵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其報之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讐妨公事由其恩殺於父母曲禮言交游之讐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昆弟之讐而不及從父者蓋交游之讐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交游不爲魁可知矣謝氏曰主人情有重輕也然范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欲知孔門言行當主論語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絰大結反

註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謝氏曰雖出外亦首絰門人於孔子則然若常禮惟羣居則絰出外則否舉常禮以明二三子之隆師也

易墓非古也易以豉反注同

註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芟所銜反

疏略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章法

註喪主哀祭主敬

臨川吳氏曰哀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爲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爲盡善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句法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句法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句法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句法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句法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章法填池依注音奠徽盧王並如字推昌隹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從音才用反下同夫音扶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

大斂之字皆同不重出昨才故反

註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益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禮與怪之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反宿也給說禮與疑曾子言非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多矣乎弔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去居反下同遣奠弃戰反本或作遷奠非辟音避下辟賢辟不懷並同復扶又反

疏略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

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

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已說之非聞子游之答是善服子游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劉氏曰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爲之暫反也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所以徹奠者奠在柩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間亦以

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避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

廣義曰孔氏前云柩返奮非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奠之禮後云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避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於誇賓於此婦人也一以明旦之更降爲非一以即時之不合降而降爲失自相矛盾竊詳經意似即時之又降者得之且而后行禮之行禮安知非謂曾子行弔禮與應氏曰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終未安因諸子游堅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返柩行禮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子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章法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章法 裼星曆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注反下同袒徒旦反括古活反

註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既小斂襲裘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服是善子游言

疏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武吉冠之卷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於武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絰

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句法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章法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 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章法 見賢遍反注及下同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臥反下同忘音亡

註見於孔子樂由人心作起雖情異善同俱順理樂音岳又音洛

疏略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

陳澔曰均爲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强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

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也

司冠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章法）子游曰禮也（句法）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句法）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章法）子游曰固以請（句法）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句法）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章法）子游趨而就客位（句法）爲之于僞反注爲之重服下爲之服皆同彌亡卑反牟莫侯反適丁歷反注同

註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

布爲衰游謝其存時辭止之服也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辭止之在臣位固以請再不從命扶適子南面而立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趨而就客位所譏行

疏略子游既與惠子爲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經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聞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爲其母麻衣鄭註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爲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爲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爲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

長樂陳氏曰司冠惠子之喪其廢嫡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冠惠子相友也無異檀

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牡麻絰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之服弔爲之檀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吳澄曰文子名木今曰彌牟者彌牟二字反切則爲木彼實稱爲木而聽者若曰彌牟猶爾之爲而已而止諸之爲之於之乎也

洪邁曰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爲簡當有意出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冠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

敦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按此一事儻非註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爲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闞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廢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闞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闞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章洪反洟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中丁仲反

註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禮之變瑕音遐本又作嘏音古雅反

疏略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

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深衣即間傳麻衣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

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待于廟待弔於廟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受弔迎賓此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

陳澔曰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近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

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冠古亂反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丁劣反又丁衛反躐良輟反

註經所以表哀戚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復扶又反疏略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

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毀竈以綴足者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墻而出于大門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周人浴不掘中霤用盤承浴汁也葬不毀宗躐行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

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廟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固自有次第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已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爾

吳澄曰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者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殷道也

嚴陵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腰皆用其所重非徒爲虛名而已殷尚質故禮之所由本周尚文故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乎周道焉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乎商道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句法子柳曰何以哉句法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乎

毋也句法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句法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句法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章法碩音石粥本又作鬻音育賣也注同

註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言無其財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不粥人之母以葬其母忠恕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惡烏路反

疏略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

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參十參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文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笇錢邊猶爲貨泉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四邊並有文也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邊作刀字形故世猶呼錢爲錢刀也

陳澔曰夫粥庶母以治葬則乏於財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章法

註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方氏曰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亡其位而已

長樂陳氏曰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先王懼夫爲人臣者不知出此故禮以戒之凡使引慝孰咎殫忠致命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句法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章法諫止之辭婉而嚴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

註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拔皮八反徐蒲末反刺七賜反

劉氏曰伯玉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可謂長於風喻者矣

嚴陵方氏曰葬死爲禮蓋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之且不可又況狥己之樂而忘人之害乎苟惟樂己害人之事可爲則夫人而爲之矣此公叔文子樂瞑丘之葬故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吳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狥其意實譏非之所謂巽語之言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三字形容且盡且省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章句故哭踊有節弁皮彥反孺而注反辭直專反

註孺子泣言聲無節此誠哀失禮中

疏略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曾子

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

嚴陵方氏曰傳言由已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括古活反

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尸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知禮嗤之嗤昌之反

疏略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倚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尸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言

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註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註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也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嗤之

陳澔曰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舉者出衆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今武叔待尸出尸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爲嗤之也

扶君小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人師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依注音僕師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註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陳澔曰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廣安游氏曰傳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書君不薨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有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知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朱子曰後世僕射官名用此義也或以射音夜誤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從才用反夫人音扶注同爲于僞反注及下注夫爲妻同爨緦上七亂反下音思

註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以同居生緦之親可疏略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爲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遥譏之同爨緦者甥既將爲非禮或人以爲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爲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胤以爲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

陳澔曰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君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禮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吳澄曰張子云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澄謂有同君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義是註疏非

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大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之妻之母乍有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喪事欲其縱縱字法爾吉事欲其折折字法爾故喪事雖遽不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字法爾則野鼎鼎字法爾則小人君子益猶猶字法爾縱依注音摠急遽貌折大兮反注同騷素刀反急疾貌

註縱縱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蹤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

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疾舒之中蹟方輙反蹟徒叶反大音泰一音他佐反下注同

疏略好人提提魏風葛屨之詩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過爲急疾則如田野之人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君子於喪事得疾之中於吉事得舒之中猶猶是曉達之貌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註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爲謂絞紟衾冒絞戶交反後同紟其鴆反冒莫報反

疏略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句法亦三章法遠于萬反

註或引或推重親遠別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別彼列反期音基

疏略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巳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巳子或推者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爲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爲之薄蓋有夫婿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爲之薄

唐通典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服制可程氏曰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註助哀戚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慮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註徒謂客之旅哭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次

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

疏略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陳澔曰其徒門弟子也

臨川吳氏曰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曰也

嵩燾曰曰吾父者既立於門側之客之曰則反哭於爾次者亦指立於門側之客之次與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句法不仁而不可爲也句法之死而致生之句法不知而不可爲也句法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音智味依注音沫亡曷反斲陟角反竽音于笙音生和胡臥反簨息允反虡音巨

註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味當作沫沫礦也不和無宮商之調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滕本又作縢徒登反礦音悔洗面調直弔反植時力反又音值

疏略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聖人爲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味猶黑光今世亦呼黑爲沫也鄭註云沫礦也礦謂礦面證沫爲光澤

謝氏曰愚按瓦陶器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盞明燭明窾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竽笙鐘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豈知此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句法曰聞之矣句法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句法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句法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句法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句法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句法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

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句法必載寶而朝句法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章法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句法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句法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句法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句法注及下皆同朽許久反有爲于僞反下爲桓司馬爲敬叔則爲之注爲民作爲嫁母皆同朝直遥反注同

註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

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貧朽非人所欲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應聘於楚先子夏申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孫音遜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後昌氏反又甲氏反僖許宜反閱音悅應應對之應汲音急

疏略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崔解可依

方希古曰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瞷且趨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句法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章法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句法焉得而弗哭章法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繆音木竟音境焉於虔反

註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古者不哭以其不外交言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愛哭畏哭以權微勸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

嚴陵方氏曰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

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

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縣子語君非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句法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句法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句法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章法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章法

註明器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祭器所謂致生之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不然非其說之非也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

或用人器

疏略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爲有知與無知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送之非言爲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爲疑可知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古謂夏時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之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上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句法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曾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章法木音式斟反又音朱徐之樹反

註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疏略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

繼於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爲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差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

陳澔曰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同母而異父者當降而爲大功也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答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

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

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期則其子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夏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廣義曰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鄭氏以爲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故降一等服大功而王氏以出母之父母且無服乃服出母之子難之王肅以爲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服大功而馬昭又以恩繼於母不繼於父安得從繼父而服難之張融則以爲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反服大功論難紛紛皆指身爲前出爲嫁母之後出者而言爾不知後出之乙爲前出之甲其服如之何後出者稱前出可云異父不可云繼父則謂服由繼父而降殺者未盡也且張氏以大功爲非鄭氏方氏皆以大功爲是陳氏以齊衰爲三月張氏方氏又以齊衰爲期信乎議禮之家如聚訟矣

子思之母死於衛法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章法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章法

註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襚音遂

疏略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

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

廣安游氏曰爲嫁母服此後世之禮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意以爲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禮則行之必有所不備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別以爲禽犢懷母不懷父君

子惡之故父在爲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爲母絕於父其尊統於父所以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禽犢之道謹於禮者之所畏也然後世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如子思未必能親其父而先絕其母此又君子所難言也方希古曰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爲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踰於道

縣子璅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句法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句法

璅息果反依字作瑣滕徒登反爲于僞反

註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

疏略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滕國之伯名文爲孟虎著齊衰之服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著齊衰之服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以豉反

註后木曾孝公子惠伯巽之後此孝子之事非所託巽恭勇反

疏略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帷意悲反

註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末世失禮之爲

疏略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

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爲動搖尸柩故帷堂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曾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爲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斂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爲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答趙商堂當爲室也

陳澔曰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按儀禮布席于戶內註云有司布斂席也在小斂之前及陳大斂衣奠則云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註云大斂奠而有席漸神之也據此則小斂奠無席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斂之奠於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綌衰去逆反麻葛也下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疎曰繐

註非時尚輕涼慢禮涼音良

疏略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當記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方氏曰葛之麤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疎者謂之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臯音高

註滅蓋子蒲名野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相息亮反沽音古

註沽猶略也

疏略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

方氏曰即沽酒之沽以非自致故訓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易音亦徐以豉反

註不以吉服弔喪

疏略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引孔子以譏之

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改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

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

子游問喪具句法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句法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句法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字法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句法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注同毋音無斂力驗反還音旋縣音玄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徐又南鄧反

註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形體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不責於人所不能省所領反比必利反碑彼皮反繂音律塴北鄧反

疏略禮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

檀弓輯註 卷上 今八

其月數足也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繂不備禮

謝氏曰封者復土以閉掩之名不必改爲窆字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字法賁音奔人名汰本又作大音泰自矜大

註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疏略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

子游知襲在牀爲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答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已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

陳澔曰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蓋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楊慎曰機鋒極冷晉人世說多類此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

檀弓輯註 卷上 今九

又實之醢呼亏反醢音海甕烏弄反

註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疏略曾子不譏器之多但譏其實爲非也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者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醢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夏后氏專用

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註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善其能廉

疏略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

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爲盡善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註曾子言喪禮袒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

陳澔曰車馬曰賵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賵蓋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一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章法我死則擇不食字法之地而葬我焉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

註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不食謂不墾耕墾苦狠反

陳澔曰國伯高父謂成遺慶封之族革與亟同急也入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苦旦反注同

註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爲于僞反

疏略居處言語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

陳澔曰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此章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記者之略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方氏曰喪雖輕未有居之而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句法死於我乎殯句法

註仁者不厄人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見也章法是故衣足以飾身句法棺周於衣句法椁周於棺句法土周於椁句法反壤樹之哉句法壤而丈反

註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復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遂先遂反難乃旦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復扶又反舊音服非大音泰

疏略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

方氏曰壤言封土以爲墳樹言種木以爲表馬氏曰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字法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章法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燕烏田反坊音防鬣力輒反

註與及也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俗間名板葢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葢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庶幾也壟力勇反殺色戒反下同茨徐在私反茅覆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狹戶甲反易以豉反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古曠反袤音茂徐又亡侯反

疏略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若堂堂基四方而高若坊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若覆夏屋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若斧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法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

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令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爲三徧設板築土而止鄭注板葢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表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知板葢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二尺公羊傳云五板爲堵則板廣二尺知板長六尺者左氏說雉長三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則堵長六尺知葢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

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縮板以載大雅綿之篇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

長樂陳氏曰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註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

疏略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陳澔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以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

有薦新如朔奠

註重新物爲之殷奠

疏略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朔奠月朔大奠於殯宮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

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金華應氏曰朔祭謂之大奠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註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俟主人

疏略既葬謂三月葬竟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

池視重霤重直容反

註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衣于既反

疏略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椑蒲歷反徐戾益反漆音七

註椑謂柂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虛之不令柂音移著直略反兕徐里反令力政反本又作合言天子之言疑當作古

疏略椑柂棺也漆之堅强甍甍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卽位而造爲此棺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也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爲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旣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楔悉節反綴丁劣反又音貞衛反飯煩晚反含也

註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

也士主人親命之

疏略復招魂也楔拄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拄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爲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赴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陳澔曰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儀禮亦總見一圖山陰陸氏曰言復楔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註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疏略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四郊則

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

陳澔曰天子之郭門曰皐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皐門是庫門者郭門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有所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當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死生之說可知矣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邦角反與音餘下同

註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

脯醢之奠不巾倮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

疏略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後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爲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註木工宜乾腊且□□材椁材也腊音昔

疏略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

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須豫纍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逮音代或大計反

註陰陽交接庶幾遇之哭無時使必知其反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

疏略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

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謂君使之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爲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喪大記亦云鄭云權禮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縓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下注同要絰一遥反下注小要同下大結反絢其俱反屨頭飾瑱吐練反衡依注作横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丘據反裼本又作

袖音徐秀反裼音昔

註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緣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緣纁之類明外除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裒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麑裘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纁本又作薰許云反袂面世反麑音迷本又作麛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

疏略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

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裒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緣者緣爲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裒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緣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葛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蔗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屨頭飾也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爲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爲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皮色白與喪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橫也袪裒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爲裘者爲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爲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裒裒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纁是赤色其

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爾雅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引玉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麑同類之物麑裘既用絞爲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麑裘用青豻爲裒則鹿裘之裒亦用青豻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

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註往親骨肉也不往疏無親也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

疏略若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非兄弟骨血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

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重直龍反注皆同被皮寄反注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背弓此音杝羊支反木名梓音子衽而審反又而鴆反

註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杝棺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周帀也凡棺因能濕之物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以端題湊也

其方蓋一尺遂雖遂反椵徒亂反屬音燭帀本又作匝同子答反能濕乃代反髹又作髹許求反題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

疏略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爲一重也又杝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

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濕故次皮諸侯無革則杝親尸即前言君即位爲椑是也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四者皆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

悉周帀也帷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者古棺木無釘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衡三者橫束者三行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每束之處連以一行之衽若竪束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柏椁者謂爲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雜木也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

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

陳澔曰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不言何物爲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道衽後束以皮每束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紂本又作縞又作純同側其反

註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不樂食蓋謂殯斂之間爲于僞反衍以善反

疏略薨在本國天子遥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月殯然諸侯爲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卑不得同王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

于之禮也菆才官反輴勑倫反

註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轅音袁黼音甫刺七亦反繆音消幕音莫

疏略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故云龍輴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

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彼列反注同

註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朝直遥反下同

疏略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位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力軌反耆巨支反相息亮反注同父音甫

註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行下孟反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

註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土社也

疏略國亡大縣邑者云失也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爲用也

應氏曰哭於宗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

孔子惡野哭者惡烏路反

註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銜音咸枚木杯反呼火故火胡二反

陳澔曰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說哭者呼滅子臯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始銳反謂以物遺人也

註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遺維季反

疏略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不敢專家財餉人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陳澔曰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註備猶盡也國君之喪□主人哭入則踊

疏略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卽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卽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士畢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

陳澔曰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爲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次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爲畢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縞古老反注同禫大感反樂音岳

註縞冠素紕也言禫明月可以用樂紕毗支反

疏略祥大祥也縞冠大祥日著之鄭志曰旣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

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爲母有所屈三年所以爲極而至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也

君於士有賜帟帟音亦

註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共焉共音恭本亦作供

檀弓輯註卷下

浙汜 陳澔 鄭輯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丁歷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上丁丈反下式羊反乘繩證反

註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遠于萬反

疏略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

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瘞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惟諸侯旣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

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

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爲此解若文無所對嫡亦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

廣義曰君公一也皆謂五等諸侯也上言君故下變文言公耳鄭氏謂對庶子而稱公卑遠庶子爾

已屬曲爲之說而孔氏陳氏謂君兼有也大夫而言公專言諸侯則與下士大夫句更矛盾矣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註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略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陳澔曰按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

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

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句法朝直遥反注同哀次亦如之句法

註命引之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

疏略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在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鄭嫌退謂逡巡且退故云退去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

廣義曰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恐亦是執引之意引之三步則止尊君如是者三慤大夫也舊

註謂以義奪孝子者未安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疆居良反

註氣力始衰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句法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句法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蟜居表反蟜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下同見賢遍反點多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

註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屈也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時無如之何伴若善之表猶明也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蟜居表反皙星曆反

疏略武子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伴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陳澔曰記者蓋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長樂陳氏曰蟜固哀服問疾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曾點以歌謠表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未死國人歌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李廣之死知與不知皆爲盡哀況樂其死乎季孫生不爲人所愛死不爲人所哀失人心可知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樂音岳又音洛注同引音胤注同車索壙若晃反又音曠後同紼音弗棺索臨如字徐力鴆反

註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越疆不逼於外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執引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拜

者往謝之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承事示亦爲執事來臨謂君辱臨其臣之喪遇柩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擯必刃反本又作儐同後放此爲于僞反贏音盈

疏略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唯君命出鄭註云大夫以下時來

弔遂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註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註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云從柩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

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爲有爵者喪主也

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閾而不可以踰閾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綍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惟在路用之而已綍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綍也曲禮曰助葬者必執綍蓋謂是矣

陳澔曰蕢尚畫宮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免音問使色吏反又如字狎戶甲反

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爲主親者主之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狎相習知者父在哭於妻室不以私喪干尊辟音避下辟難同

疏略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爲主者子已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

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既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鄭註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嚮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揔皆曰寢

陳澔曰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爲父後妻之父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註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近附近之近

疏略近南者爲之變位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作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

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陳澔曰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其亦謂同國歟

方氏曰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哭於側室遠殯宮也哭於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此皆不得而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句法與哉用語助字法與音餘

註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謂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疏略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陳澔曰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而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

謝氏曰諸家以曾子之言爲文過夫曾子於子張之死也乃用情於或人之答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音道擯必忍反注同

註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侑音又

疏略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穀音告又古毒反爲之于僞反下及注同

註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王如字徐于況反

疏略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章法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字法之孺子其辭焉章法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句法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句法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重直龍反注及下皆同儼魚檢反本亦作儼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與音預稽音啓顙桑黨反顯依注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夫音符遠于萬反

註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亡國得國言在喪代之際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稺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說猶解也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他志謂私心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難乃旦反翟音迪本又作狄稺直吏反本又作稚同使色吏反縶陟立反後同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註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歜昌燭反

疏略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陳澔曰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者云非古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註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陳澔曰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

註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陳澔曰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性又爲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註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陳澔曰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爲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嚴陵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爲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扶晚反

註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褻息列反

疏略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

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笲註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笲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註公羊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智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銘音名旌音精別已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已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

註神明之精不見別形貌不見謂重與奠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

疏略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揔長三尺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

陳澔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肂坎東之

李氏曰葬埋謹藏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綴丁劣反又丁衛反聯音連

註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縣音玄

疏略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

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

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主之狀范人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

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嚴陵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縣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註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疏略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祭祀之禮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

臨川吳氏曰喪主於哀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辟魏亦反踊音勇

註算數也算桑亂反

疏略撫心爲辟跳躍爲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含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括觀闊反慍庾皇紜粉反積也又紜運反怨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茢並同

疏略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

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況甫反

註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

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衰七雷反後昌氏反袂彌世反衰所追反

疏略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絰以麻爲環絰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絰用葛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者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者以弁絰連文故云葛

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冲云小

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殯陵方氏曰麻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徐昌悅反爲于僞反食音嗣

註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易以豉反粥之六反後同

疏略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謝氏曰大夫之家三貴者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歠粥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養徐羊尚反

註所作親所行禮之處所養親所饋食之處處昌慮反

疏略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陳澔曰此堂與室皆謂廟中窆而歸乃反哭於祖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依注音窆彼驗反下同慤本又作殼苦角反注及後同

註甚哀痛甚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

疏略知非既封土爲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

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陳澔曰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殷之禮窆畢賓就基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而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亡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二之字不同假借相形之妙首手又反

註北方國北也

疏略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註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

陳澔曰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爲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爲尸女則女子爲尸尸之爲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

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舍奠音釋注同離力智反下同

註日中將虞省其牲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

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葬日虞弗忍其無所歸虞喪祭也

疏略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

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陳澔曰士之禮虞牲特豕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朋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

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視先日而宿虞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以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易以豉反徐音亦祔音附

註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卒哭吉祭祭告於其祖之廟

疏略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又

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剛日陽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巳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

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

陳澔曰卒哭曰成事者祭以吉爲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爲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

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比必利反

註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

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期而神之人情期音基

疏略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非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篇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

陳澔曰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曰虞後比至於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茢帚惡烏路反注及下注同難乃旦反

註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

雀若可埽不祥生人無凶邪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凶邪似嗟反下注同雀音完若大彫反

疏略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所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

靖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死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

註朝謂遷柩於廟

疏略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

陳澔曰將葬而奉柩以朝祖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章法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句法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

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章法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幾音祈又音機下同芻初拘反偏音勇

註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言與明器同偏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疏略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

記者既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偏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皇氏云機識發動踊躍故謂之偏也謝氏曰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字法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句法爲于僞反膝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註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疏略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長句法我則食食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註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捷在接反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生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四字三字助語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疏略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絰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著絰往隨主人變如五服親矣至小斂出絰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前子游云帶絰此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絰環絰之屬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絰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絰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絰皆是包帶之文

陳澔曰司徒以官爲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絰子夏絰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侯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絰反哭之則中於禮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遣弃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

註言禮者敬而已矣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大音泰或他佐反偪音逼本或作逼包伯交反

疏略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於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

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云諸侯不以命數喪

數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陳澔曰狐裘三十年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賓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謝氏曰晏子儉於已可也儉於其親不可也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爲知禮則非宜乎爲有若之所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勑廉反

註國昭子齊大夫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專猶同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皆西鄉非也夾古洽反一音頰羨徐音賤音義隱云羨沃車道

疏略專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

陳澔曰主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此記禮之變

嚴陵方氏曰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謝氏曰斯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爲之也國昭子不聽子張東鄉西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說故先之曰毋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註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句法必多曠於禮矣夫章法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

註蓋見其有才藝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

疏略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

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文氏之婦知禮矣陳澔曰以爲賢人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饔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饔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章法

註饔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從才用反

疏略案世本悼子紀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紀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應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結得嶄截去姜呂反徑古定反陶徒刀反咏音詠猶依注作搖音遥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辟婢亦反無心也惡烏路反倍音佩下同絞戶交反蔞音柳翣所甲反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舍音捨注同訾似斯反

註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徑行者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陶鬱陶也咏謳也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手舞之慍猶怒也戚憤恚歎吟息辟拊心踊

躍舞踊皆有節乃成禮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舍猶廢也訾病也（訾戶刀反）謳本亦作嘔烏侯反近附近之近憤扶粉反恚一瑞反吟本或作唫魚今反復扶又反疏略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爲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

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哀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哀經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有直情而徑行者謂直肆已情而徑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矣喜者外竟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者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慍者外竟違心之謂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慍起相連繫也凡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慍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則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倏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

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李子氏曰禮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有節故陶不至于咏咏不至于舞舞不至于慍慍不至于踊此所以微情唯有文故制絞衾設蔞翣以使弗惡臑臨之奠遣而行之葬而食之使人弗倦此所以興物也）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句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句法）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敬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句法與乎皆疑辭不

直許之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師大史大廟大傅皆同鄗昔彼反使色吏反夫音扶差初佳反吳王名闔廬子盍戶臘反與音餘下及注同

註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子謂所獲民臣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疫音役斑伯山反本又作頒音同

疏略穀梁傳云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

鄱陽洪氏曰按鄗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字法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字法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字法焉如不及其反而息章法皆愛反慨

註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憊皮拜反

疏略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親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耳

陳澔曰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志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讙音歡

註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說音悅下同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句法又酌曰調飲斯句法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字法是以飲之也章法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章法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字法是以飲之也章法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

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音智下同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叔蕡苦怪反注剂同曠飲於鳥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曩乃黨反子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爲于僞反七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

註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安在怪之也杜蕡或作屠蒯在寢燕於寢三酌皆罰曩曩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

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詔告也大師典奏樂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防禁放溢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勝揚舉也勝送也揚近得之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此爵遂因杜蕡爲名畢獻獻賓與君彪彼虬反闕苦穴反止也屠音徒鄉本亦作嚮同許亮反爭爭鬬之爭疾日人一反比必利反下同嬖必計反近附近之近下辭相近同

疏略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燕禮記又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爲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今所不用皇氏云非不也案

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媵義得兩通知獻君與賓者杜蕡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蕡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歛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蓋叔弓之卒隱公不與飲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蕡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蕡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蕡之善於後世矣又曰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斷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

於宰夫不爲過矣

陳騤曰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於前乎如此章之事左氏云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晏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檀弓止十七字而盡之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句法君曰昔者衛國凶饑歲凶人饑省文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章法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粥音祝難乃旦反注同

註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絷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烏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拔蒲八反行下孟反

疏略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句法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駘大來反適丁歷反注同

註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卜後莫適立也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碏七略反齊側皆反

疏略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三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親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爲

之龜之獵兆於祁子其有知也哉

楊慎曰沐浴佩玉凡四用而不厭其復使後人爲之則曰五人皆從之石祈子不從如此豈不臧哉

索然無味矣史記多此等文法

陳子宏曰文字有不容於不多者史記平原君使楚毛遂請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於此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又傳魯仲連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觀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也洪容齋批云此等重沓熟復如駿馬下注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天下之至文也若以今人減字法律之則平原君當截云先生處勝之門下亦久矣而左右無所稱述是無所有願留魯仲連當減云吾觀處圍城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先生之玉貌獨不然若如

此則不特文字蘭然不足道且不見得當時反覆抵拒毛遂及諄諄稱先生而尊崇仲連等氣象此則不容於不多之者也又曰文字有少而多之者孟子口之於味一段若減云耳目口鼻之於聲色臭味則意味便不條暢退之獲麟云有聖人者出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若以減字法減之當云有聖人出必能知麟之非不祥也然必須重麟字而衍作一句則冷語統變且飽滿充壯而有餘味又如石鼎聯句敘言道士彌明聯句譏侯劉二子應口輒發愈出愈奇二子營度終日卒不能奇只是兩三句被他自淺至深改頭換面衍作一篇使當時只說幾句括了則如何形容得二子被窘困之狀又如老泉禮論云彼爲吾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君必使之拜其君父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兄若臧之云彼爲吾君父兄便接不得是皆有不容不多之者若論作文而但以臧字爲工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句法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二已字妙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句法於是弗果用章法亢音剛又若浪反養羊尚反下皆同

註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洛反度大

陳結曰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云莫養於下也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宰卿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若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傷乎不仁於死者而養之以生則傷乎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爲也子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

謝氏曰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畧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叔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叔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

註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陳澔曰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爲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嚴陵方氏曰孔子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

以禮言

黃東發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以其所以葬葬之至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章法從才用反注下同羈音基靮丁歷反

註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言從守若一靮紲也言有私則生怨紛陳忍反

疏略知獻公欲懼居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

大叔儀是也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句法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句法毋變也革本又作亟居力反注同禭音遂縣音玄注同清音千反

註革急也請往急弔賢者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斂與裘氏潘氏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

疏略案禮君入廟門全爲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案士喪禮君使人禭不云祭服禭臣今君以祭服禭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禭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禭也祭服尊臣卑不敢用君禭衣而襲之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禭衣也至小斂得用庶禭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至大斂得用君禭故士喪禮大斂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云凡禭以斂者謂庶禭以小斂君禭以大斂也

陳皓曰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

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禭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褻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謝氏曰當祭而告疾急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禭則近乎褻獻公爲之君子不以爲非者爲其有尊賢之心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吾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章法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洽反

註婢子妾也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陳澔曰屬如周禮屬氏讀法之屬猶合也聚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

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爲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繹音亦去羌呂反注同籥羊勺反

註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

羊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句法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呂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句法噫弗果從般音班注及下同封彼驗反碑被皮反爾呂古以字噫於其反

註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時人服般之巧初謂故事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三家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以已字言誰有强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母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噫不寤之聲技其騎反下同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角反繂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下戶嫁反植時力反强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同母音無

疏略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已巧事誰有强偪於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爲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豐碑斲大木爲碑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槨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槨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爲鹿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

碑木云下棺以綍繞者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綍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綍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綍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槨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屋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

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槨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綍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於禮故傷之而爲此聲

吳澄曰嘗猶試也得字絕句自快足爲得有虧歉爲病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而二句閔季孫謂以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有虧歉而病者矣二者字下有乎字疑惑之辭而不質言也

陳澔曰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已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句法曰使字法之雖病也任字法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句法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又音務注同弗能弗亦作不爲于僞反下注同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黃反踦苦綺反

註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代我是也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使謂時繇役任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敵齊師踐其言奔敵死齊冠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辟音

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頸吉領反掖音亦謠本亦作徭音遥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冠古亂反行下孟反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句法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字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句法子路曰吾聞之過墓則式字法過祀則下字法

註贈送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疏略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過墓則式過祀

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

陳澔曰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爲居者言之也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哭墓展墓所以存愛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存敬居者之禮也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句法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省字法手弓句法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句法韔弓又及謂之句法又斃二人每斃一人句法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章法射食亦反下同斃本亦作弊婢世反下同韔勑亮反朝直遥反與音預

註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欒罷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韜弓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揜其目不忍視之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又有禮焉善之欒音篤本亦作

督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

疏略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皆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身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

乘車不敢曠左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

陳祥曰子手弓而可爲句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韔弓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

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章法反强其丈反下注同拂芳勿反柩其久反

桓依注音宵含胡闇反

註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欲使襄公衣之欲尊康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啖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衣於既反茢音列

疏略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

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敲瑟之辱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介音界注及後同

註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惠伯强之乃入肸許乙反難乃旦反昭常鼂反

疏略叔是其氏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爲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

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敬叔呼懿伯爲五從祖

劉氏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註言禮撤爲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撤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句法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

妾執句法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章法蕢苦怪反碎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于奪徒外反注并於同杞音豈肆殺二日陳尸音四朝直遥反廬力居反

註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行弔禮於野非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兇梁郎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上詩掌反拘音俱

疏略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

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孺子蒉之喪哀公欲設撚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撚三臣者廢輴而設撚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蒉吐孫反撚半末反椁音郭沈本又作窀同昌審反中丁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

註蒉魯哀公少子撚可撚引輴車所謂紼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棺覆棺上塗之所謂欑塗龍

輴以椁輴不畫龍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輴勑倫反幬大報反攢才丸反塗音徒澆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肂本又作肆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

疏略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輴車轅爲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木爲椁設

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輴須設榆沈備礙牽引爲有榆沈故須設揱揱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揱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卽紼也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綍惟殯時用轜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鄣三面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爲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

方氏曰爲輴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揱以發之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揱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揱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揱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爲榆沈故設揱則是以手揱榆沈而灑於道也先儒以爲紼失之矣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句法公曰吾得已乎哉曾人以妻我句法爲于僞反下爲妾注爲之下弗爲服告同

註母哀公之妾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言

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嬖必計反

疏略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庚古衡反長丁丈反

註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蹶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孟氏不罪時僭侈朋友不棄言非大故爲邑長於斯恃寵虐民非也蹶力[illegible]反償[illegible]反侈昌氏反又赤氏反

疏略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皐故鄭云或氏季以

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皐字不同者古字通用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

劉氏曰季子皐此經所記成人爲哀之事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亦爲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然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以我爲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爲例而難乎爲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鄭註謂其恃寵虐民而方氏又加以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豈有賢如子皐而有是哉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

註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弗爲服以其恩輕也違去也見賢遍反

疏略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違而君薨弗爲服則異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

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鐸大各反舍音捨

註諱辟其名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辟音避

疏略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若天

子諸侯則葬前有几下室謂內寢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乃不復饋食於下室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於死者高祖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湯

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卽是六世王旣並爲帝故皆得曰帝乙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爲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爲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爲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旣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皐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

陳澔曰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註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顯奧而在蕭墻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入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謝氏曰二名不偏諱禮文也其下記者釋辭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鞬櫜音羔鞬本亦作鞬勑亮反

註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弢衣鞬弓衣敗必邁反戢側立反

疏略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

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辱矣赴事告赴於國之車

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嗣師而哭蓋其遺禮與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註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句法二字文如緦旅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句法柳子厚捕蛇者說本此一句而衍爲一篇檀弓之文眞丹頭哉重直用反苛音何本亦作荷識志音又如字

註怪其哀甚而猶乃也夫之夕曰舅

疏略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

定之辭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穽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謝氏曰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本注孤皆作子貢以家語證之子貢是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人名下著也者二字豈不詫異退之滕王閣記效之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上加而字替豐字又新異又精彩不可句法公曰我其已夫句法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虛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長句法雖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章法摯音志夫音符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注同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賣反舊胡買反

註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强變賢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

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涖臨下戶嫁反强其丈反處昌慮反下同

疏略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爲無後也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爲盟也

黃東發曰禹誓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此言慨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猶未殷周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若直云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豈不簡省必提起喪不慮居毀不危身二句爲頭然後逐句解其義不惟見上二句爲古語又且文字有層疊有照應爲于僞反

註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廣義曰慮居陳禮氏云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收家之慮似未暢達意慮與録古字通或録其舍宅賣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句法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句左袒[illegible]且號者三句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illegible]之也無不之

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句法

長丁丈反嬴音盈深式鴆反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注同號戶高反注同

註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往弔之不至泉以生恕死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廣輪揜坎其高可隱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須性也行去也札側八反從子容反疏略坎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斂以行時之服不

更制造是其節也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所是不定之辭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

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

陳澔曰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繩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氣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土爲命者此精氣爲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之者此游魂爲變之無方也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散於既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再言無不之也者愍傷離訣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不惟適於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爲疑辭而不爲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

吳澄曰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者三是記其圍繞之帀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荆國王氏以此爲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徧厚慈愛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雱死悲戚不堪力辭相位以已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得無可議也

郯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章法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法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句法注及下同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注同

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弔且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歛諸侯有司拒之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曾曾鈍也言曾鈍者

欲自明不妄僭子念反拒本又作距鈍徒困反本亦作頓

疏略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容居致主之音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益弊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惡雜易而爲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若臣雜亂者未之有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曾鈍之人不解虛詐惟知不敢忘其先祖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易是簡易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凡行含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歛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則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石梁王氏曰坐當訓跪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句法遂哭於他室

註嫁母也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祝之六反刎勿粉反徐亡粉反

註祝佐含歛先服官長大夫士國男女庶人天下諸侯之大夫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畿音祈

疏略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

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喪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陳澔曰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爲亦奚以多木爲哉畿內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輸而致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美材固不乏矣奚獨於祠祀斬之乎廢其祀例其人又何法之

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

黃東發曰天子棺椁木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廢其祀例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太苟不至豈神之罪而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邪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句法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句法饑居宜反字林九衣反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注同

註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

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斂力檢反下同狷音絹

疏略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陳澔曰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黃東發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身一死而義存千古作記之人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脇肩諂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耻豈不

盛哉

吳澄曰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留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殺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殺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有殺本又作弑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斷丁亂反殺無殺其之殺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

註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年卽位民之無禮教之罪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壞室洿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踰月舉爵自貶損獲俱縛反且子餘反復扶又反

疏略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爲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爲豬則彭蠡旣豬豬是水聚之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章法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張老能舉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句法奐音喚本亦作煥奐爛言衆多也要一遥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本亦作原字禱丁老反祈也

註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美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囷起倫反

疏略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哭於斯者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爲大夫故稱父祖爲先大夫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爲善頌文子聞過卽服而拜故爲善禱也

陳澔曰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

吳澄曰從之深爲輪橫之廣爲廣言輪以該廣也奐謂室之華麗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卽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

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畜許六反又許又反貢本亦作贛音同爲于僞反封彼劒反出注

註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没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馴音巡守如字又手又反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子貢弔焉闇人爲君在弗內也句法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宇法容焉子貢先入闇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闇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句法闇音昏弗內上如字下音納廐久又反鄉許亮反

檀弓輯註 卷下 十六

辟音避下同霤力又反

註闇人守門者更莊飾既不敢止以言下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降一等禮之

疏略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氏曰說亭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闇者抑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闇人辭或當再請於闇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感儀悚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耶

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楊慎曰此狀也子張氏之賤儒蓋爲之非參乎陽也之氣象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句法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句法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法句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漢書微將軍法同天下其孰能當之句法同說音悅下注同扶服並如字

檀弓輯註 卷下 十七

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當丁郎反

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闚視也善其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闚去規反

疏略引詩邶谷風之篇

長樂陳氏曰吳起殯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殷頗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註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

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麻猶絰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般音班弑音試遏於葛反與音預

疏略莊公閔公父也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皐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三年喪既葬竟除凶服於外故絰不入庫門也閔公是莊公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絰不入庫門大夫既卒

哭麻不入上云絰不入故云麻猶絰也其實上是君身絰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絰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亦閔公也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亦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麻不入者亦謂不入庫門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服受服至卒哭總除

陳澔曰諸侯弁絰葛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絰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絰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絰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

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句法而過之接得妙檀弓獨擅此妙他文未有也如云無不之也而遂行請見之而曰不可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而字本是虛字却作過接有力用形神俱妙尾礫亦道也也者而三字在中連用語助豈尋常文字可到從者曰子

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句法章法壤如丈反貍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

註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材音才佯音羊

疏略叩木作音口為歌曰貍首之斑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

劉氏曰如貍首之班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悴之滑膩也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略於喪歌者夷俟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與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句法嫌於評論先輩故婉其辭多少曲折洪妙叔譽曰其陽處父乎句法文子曰行并植字法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句法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

也我則隨武子乎句法省文子曰三字恐文字爲姓氏所隔失其流暢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此一句在中結上生下乃扛于斛鼎之金鉉也此非一句成折腰矣文子其中追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句法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句法弓觀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公使人弔重耳事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皆妙絕今古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然豈知楚之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譽音預父音甫注同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注同知音智迫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吶如悅反徐奴劣反屬音燭

註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爲特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妥吶吶舒小貌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向許亮反肸許乙反傅音賦射音亦又音夜難乃旦反要一遥反妥他果反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鑰也

疏略并猶專也植謂剛也并者謂并他事以爲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爲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知爲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總號鍵俗謂鎖須管今謂鑰匙案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然無廢德行之善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曾人也衣衰而繆絰

叔仲衍以告請緦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絰學戶教反注同衣衰依注衣作齋音咨繆依注讀曰樛音居虯反衍以善反注同緦衰上音歲下七雷反喪如字末莫曷反

註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衣當爲齋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昔者以下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

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爲舅于僞反下爲舅爲天子不爲兄不爲嫂同鈍徒困反亦作頓縷力主反好呼報反

疏略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其妻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爲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絰也謂絞麻爲絰叔仲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爲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緦衰首服環絰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緦衰而環絰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爲不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不樛垂之樛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雖弔服環絰不樛耳云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爲氏則非庶人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爲士妻其實大夫妻爲舅姑亦齊衰知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絰弔服之絰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絰鄭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又鄭注雜記云環

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纏而不樛是環絰不樛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緦衰弔服之絰謂環絰

陸氏曰據文子柳乃叔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爲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絰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緦衰而環絰且言其妻嘗爲吾姊妹亦服緦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姑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

廣義曰弔讀叔仲皮章至學子柳註曰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疑何以知學非學而爲教至其妻魯人也註曰士妻爲舅姑服疏曰其妻其子柳之妻又疑何以知非皮之妻而爲子柳之妻及得陸氏之解還之不啻氷釋矣弟謂皮妻衣衰而繆絰衍妻緦衰而環絰則一嫂一弟婦服制既不應相連比且經曰以告曰請文意又不應相承蓋衍習於時之俗而反非其嫂因告於兄之師而請更其服

乃樂昔者吾喪姑姊未之服如斯而未之禁以質之柳亮不一言焉故退而使縷縷衰環絰卒大繆也此其妻與上其妻語相映帶其皆指叔仲皮與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三則字有精神　成本或作蠶音丞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佳反

註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爲蜩喙長在腹下蚩昌之反蜂于逢反蜩音條喙呼惠反又丁角反

疏略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

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爲制服服是畏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弟不爲衰而今爲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攙係於人焉蠶績范冠之語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句法章法三句之中連用五吾字纍纍如貫珠　惡音烏注同

註勉强過禮子春賢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强其兩反

疏略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强而至五日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强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謝氏曰禮親喪二日不食子春强勉至五日以非眞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强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句法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法虐短句法毋乃不可與句法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句法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章法徙市則奚若句法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

不亦可乎章法旱音汗縣音懸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步卜反下同尫烏光反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句下與音餘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爲于僞反不亦可乎可或作善

註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奚若何如也尫者面[illegible]肩之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已僭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穆音穆鄉許亮反覬音冀本又作幾音同錮音固覡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音于

疏略引春秋傳渚宮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

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

陳澔曰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爲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爲可則亦已疏矣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句法魯人之祔也合之句法善夫祔音附下同夫音扶

註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合音閤下同間間廁之間

疏略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檀弓輯註卷下終

檀弓輯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與郊撰與郊字子野海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書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鄭註全錄於孔疏則刪繁存簡謂之疏畧其陳澔諸家之說則分行附書各畧以已意爲論斷所論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從正義非門徒而達禮之說孔子少孤一條釋其慎也即如字謂必誠必信曰慎不從鄭氏改慎爲引之訓皆有可取然於喪禮異同反無是正未免舉小而遺大耳

檀弓述註二卷

〔明〕林兆珂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述註二卷》提要

檀弓述註序

郭喬泰子登父撰

林孟鳴先生排簡周禮而註考工記海蜃樓臺冪霧頓開矣豈何即摭小戴檀弓演繹之殺青未落人人誦踊越

茲養日工乃告成小子泰受讀卒業逡巡拊心曰昔楊用脩以神聖工巧喻文而喟然於檀弓考工之工又謂檀弓可孤行病註之者未能犂然有當于人心有是哉先生之註

檀弓也指點丹頭其在斯乎爾雅相傳為周公解詩之書訓字而不訓意郭子玄南華之註解義而不解字劉孝標註世說多于意表為義塵補亡有不言之妙先生潛精

解古大暢玄風於註考工以主爾雅註檀弓以主孝標蓋考工繁檀弓簡考工奥檀弓明先生故繭絲於繁者奥者而於檀弓則游意旁綜乞紆餘委曲之不可測儻用備見之不當解頤耶按故明仲謂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乞文肖似論語以子思檀弓皆纂備論語之人也夫檀弓即走僵左氏何敢雁行子思第宋人未表章以前大學中

庸並檀弓緇記禮中二程出而大中牝矣紫陽章句出而大中晕矣檀弓始許隲於疊山激先生述註升堂覩奥將安之乎則君直檀弓之二程而先生檀弓之元晦也元晦處幽

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
而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
戊夜不休先生曠世比玉而
纂述亦如之語曰聖爲天口
賢爲聖譯言之立豈不以
人哉

著曆丁未五月穀旦書于東
山牖窺齋中

檀弓述註

凡例

一檀弓註於鄭疏於孔楊用脩評其寡不可益多不可省爲註疏中神聖不其然與然簡奥者可會而不可悉明備者可獵而不可窮且歷代諸儒互有發明近世名家時有論著采而擷之敢云簡金摘翠抑衆射一招招無不中其庶幾乎

一檀弓所記子白出母帝舜三妃之類猶揭而駁之矧於註解何嫌校讐間有說懸兩端義各攸當者如負夏子祖此以爲美彼以爲規遐丘請前此以爲異彼以爲法纂邑兼收統之鄉其俟識者擇焉

一檀弓之文或省而蓄或疊而波或錯而奇或複而雋其章法句法字法批點於謝君直者允乎脩辭鵠矣而楊用脩叢訓復酌諸家而加評隲累味集珍非虛語也今圈點壹依疊山而批評

則叢訓佐之點仍文旁評列文上

一檀弓註疏批評外如王子衔立後之說何子元防墓之疑王伯厚蒼梧之考諸如此類各有意義可備覽觀入之註解爲添足列之上方以解頤

一魯論多見而識之又有闕文之說闕之者識之也不妄更以備考也檀弓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云云嚭吳太宰而行人儀則陳使

臣記禮者誤錯洪景盧一訂誠正千載之訛而楊用脩從其說遂於經文兩易二人之名雖於文義協順似非疑以傳疑也今經文仍舊而註則從洪氏所訂即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與家語同亦不敢增入以附識闕之義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何居只是何也何也則為何居則圓未之前聞是倒字法舍孫立子只一句問省文再拔醒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是古文發句法未兩句只三字省幾多言語

免音問　居音姬　腯音圖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大夫也檀姓弓名魯人之善於禮者免服名即袒免也其制以布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免本施於五世之親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服之檀弓既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乃為之免以其舍適孫立庶子父兄不能正猶無親也故為過禮之免以吊而譏之何居怪

王子斷云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貴家則兄終弟及貴家則立子立孫文家尊尊而立孫是也文王立公微子立行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公微子制也微子立行孔子祖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子曰立嫡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疑後變萬世不易之道也

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斂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弔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乃趨向門右就子服伯子而問之也子服氏伯子字仲子兄亦曾大夫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衍微子之弟微仲也伯子爲其親隱故設疑詞以答之謂仲子猶行古道而以文王微子爲證此其前聞也然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

禮按禮子生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適子於阼庶子於房外死則適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辯也故公儀伯子舍孫立子檀弓吊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子游吊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辯其嫡庶之分而已

犯陽百無殺方心只七個字安頓得好者數多言語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隱微諫也犯犯顏也父子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臣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

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就養就近而奉養之方即所謂左右也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故無方臣之於君則當各盡職守故有方服勤服行勤勞之事也至死猶言終身自少至老死而後已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張氏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心喪可也

養字法　辭字法　事字法　君字法

成柩二字多省文可之哭三字下得好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葬才浪反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音姬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寢正寢也大謂合葬小謂哭夫人之墓何可夷爲寢也既夷矣亦何可不改葬而又請合也不敢哭者嫌哭於他人之寢也武子言合葬之禮非古法也自周公制禮始有之至今未改我成此寢之時意此墓周公以前不須

合葬故夷之也今既許其合葬而不許其哭則於義無取乃命之哭蓋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也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也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哉而武子乃有是事由周官之法壞也歟或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必去殯欲取其柩以歸合

何子元云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爲是儀禮鄭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事祖敵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生剏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既此則可裁竊竟禮記所謂世有失其傳者多矣林樾之書云喪服傳

葬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

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之過也子思不欲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爲言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我則安能爲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既不爲我妻則白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欲守常禮

出母之服期但爲父後者無服算子思此事不可曉蔡汚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有記者之誤與

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冥氏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晉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周末記禮者不悟故以不喪出母自子思始貶之而後之注禮者馬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而葉

氏陳氏方氏皆有貶辭甚矣其不知言也或曰子思不自代兄主祭而使其子繼之何也曰以己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非奪宗者也曰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則有兄明矣黃氏曰此章斷出漢儒附會之文意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而不知自陷於無根之罪也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慎於始而三世出妻之理乎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幷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幷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拜拜賓也稽顙以頭觸地也拜而后稽顙謂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后

拜者開兩手而先以手叩地却交手如常也鄭氏曰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高哀戚自期如殷可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天下不知稽顙之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也

稽音啓頎音懇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

只是問行四方之人下東西南北四字便奇異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三字法首文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以合葬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墓謂兆域封土爲壟曰墳古謂殷時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封土以識之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也封之周禮也高三尺蓋周之士制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故遲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方希古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於防而不脩何取于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於五父之衢亦然

何子元云防墓之崩輒當孤之型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孤而爲父遠之所宜無所不至豈有能葬于封而遇雨墓崩者耶孔子之法祖西云云也其脩自漏門罪宜生防崩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墓頹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也其爲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飾耳墓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耶

泫胡犬反

識音志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進使者句六字省文多未句省文多辭煩而條

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故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然未嘗有醢之之文此不知其何所據也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只凡附於身者四字包幾多第勿之有悔句七字婉而嚴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謂陳根也於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大夫士禮也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月之餘思忖見宜慎也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及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也誠謂心實愜滿信謂物實周緻之猶至也悔謂有遺憾也喪莫重於三年既喪曰亾黃氏曰不可過者先王之禮故喪三年以爲極可自盡者人子之心故雖葬於心終不忘也惟弗忘則事亾如存而有終身之憂惟誠

信則冢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此君子之孝也孔氏曰君子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使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故惟忌日不爲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不知父墓所在其母亦不告之母卒不殯於家而殯於五父之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觀其引則飾棺以輴而不以柳翣則是殯引而非葬引矣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善怪其殯母於外故因問而知父墓在防然後得奉母以合葬焉陳氏曰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豈有終母之世不求父墓所在至母既殯而猶不知者乎且母死殯於衢路必無室廬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孔氏曰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設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五家爲隣歌以助舂曰相謂以聲音相勸相也不相亦不歌之義也二十五家爲里巷里門也巷歌歌於巷也冠必有笄以貫之又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曰緌蓋冠飾也不相不歌助哀不緌去飾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墻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始爲瓦棺剖分其圓而合復爲圓以藏尸朴也夏后氏治土爲甓而四周於棺之坎謂之堲周有槨之象然皆陶冶之器出於土者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土親膚故殷人以木爲之木足以勝土也然猶質而未文故周人飾之以墻翣墻柳衣也翣扇也墻以障柩猶墻垣之障家翣以蔽柩猶羽翼之蔽物蓋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未成人而死曰殤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周人兼用三代之禮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夏建寅物生色黑故皆尚黑此大事爲喪事斂用昏昏時亦黑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

殷建丑物牙色白故皆尚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周建子物萌色赤故皆尚赤日出時亦赤馬赤而黑鬣尾白腹曰騵騂赤類三代所尚不過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非若後世五德相生之說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今人作文必曰衛用布兼魯用綵兼便拙一倒轉術也魯也便精神

穆公魯君名顯曾子名申參之子也有聲曰哭無聲曰泣爲母齊爲父斬厚曰饘稀曰粥幕覆棺繆縑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布幕用布而已繆幕則有斿以參之者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繆之文兼言魯衛欲其以文質自參酌而用之也孔氏曰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爲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繆爲幕者魯是天子之制魯惟周公一人得用天

子禮而後世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効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

楊用修云此即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有好手能如文禹等力未易及此左傳國語及殺沈嘗歂此等並觀之優劣自見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直平 蓋音盍）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重去聲）使人辭於狐突

王元美云共世子之爲共也或譏不逃曰其言盡之矣爲吳太伯則可

王伯厚云禮言殺申生辭於狐突自伯氏不出而圖寄君過危胡氏謂狐突當晉未當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雖去聲）

晉獻公名佹諸初獻公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謀以太子主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太子而立奚齊

及是使太子祭齊姜歸致胙姬毒而獻之太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時重耳告之使言已志於公也而世子曰不可謂若自理則公必殺姬姬死則君不復樂是我傷公之心也重耳又勸其奔他國以避難而世子又曰不可謂天下無無父之國名曰弒君行將何往也狐突申生之傅伯氏狐突別氏也辭猶將去而告遣蓋與之永訣也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嘗諫止之曰與其危身

以速罪不若致孝而安民申生不能從故曰不念伯氏之言也是時狐突謝病在晉都故言君老子少國家多難欲其出而圖吾君也謚法敬順事上曰恭夫申生之死說者責其犯父於不義故不謚曰孝而曰恭今觀其辭狐突之言臨死猶惓惓以宗社托伯氏至今讀之可爲流涕獨惜其知經而不知權耳論者責其可言而不言可逃而不逃似矣至謂忘其躬之不閱而且卹國家之多難不顧生死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則是欲悻悻然望利其國亡而後已爾其責於人無乃已甚乎吳氏曰子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於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之公畧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爲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朝行祥祭之禮也喪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謂大祥朝祥莫歌子路笑其太速時人行三年喪者希故孔子抑子路以善彼人然恐學者致惑故待子路出更以正禮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哉但踰月禫而後歌則善矣惜其不少俟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莊公名同戰在十年乘丘魯地縣卜皆氏賁父國皆名右車右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爲之大崩曰敗

績佐車副車也綏升車索也公隊車而佐車授之綏以升是升佐車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而無勇也一說卜謂卜筮之卜春秋傳所謂卜右慶鄭吉者是也賁父以敗績由於馬驚而引罪遂赴鬬而死圉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乃知非賁父之罪遂誅其赴敵之功以爲謚馬禮生無爵死無謚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謚今謚賁父變周制矣故記之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

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於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紀其誅姑述其始而已吳氏曰誅如今之祭文鄭玄以爲謚非也

寢坐猶安頓第一句後說林欲實存從此起躍然兩字形容體起之狀巧揚用倚云華而睆至元起易笑一節童子寫好之狀與曾元曾申侍護之情并曾子虛懷而不失其正之事十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偃況漢以下文人乎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睆胡板反簀音賁瞿音履呼音乎與華音

病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皆曾子子也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華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曾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吳氏曰考之寢禮簟之制未嘗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

始死既殯既葬練祥五事三變句法
充充如有窮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三變句法字法

質富者華美童子見之驚其華睆故曰大夫之簀與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蓋禮制雖無遺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諸儒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則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則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

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充充滿悶塡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徬徨無依之貌如望人之來而不至慨者慨嘆日月之速廓者寥廓情意不樂也方

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畧爲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魯伐邾戰於升陘魯師敗績襄公四年邾人伐鄫魯使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鮐升陘之戰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以矢狐鮐之戰魯爲邾人所敗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去纚而介曰髽蓋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髽也游氏曰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不以矢狐鮐以前亦未嘗無戰弔者得弔以衰不以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陘狐鮐二戰始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

奏而死復可也矢刃之下肝腦塗地復之用矢不亦迂乎

髽音問　陘音刑　鮐音臺　駘音怡

王子斷云惡笄用竹與條何謂也曰竹與條非夫婦也記曰女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皆以惡笄鄭氏云用條爲之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用條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妻用象笄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笄惟竹與條二者而已

不言間只言海省文

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

縚明條反 從總音 從戶長反 從音

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南宮縚即南容縚妻孔子兄女也其姑死孔子教之爲髽上爾汝也下爾語助辭從從太高也扈扈太廣也斬衰之髽高廣齊衰則殺也婦爲舅姑皆齊衰不杖期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齊之笄用箭竹齊衰用榛木總以布爲之所以韜髮而著笄者垂其餘於髮後長八寸斬衰六寸齊衰八寸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禫大感反 縣與懸通 比必利反 比音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除服祭名取澹澹然平安之意喪至此二十七月也此時樂但縣之而不作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親喪外除餘哀未忘於內禮之正也時人不能而獻子獨能行之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楊用修云獻子通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以明祥禮之中制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不但彈琴終曲吹笙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以絲爲屨之絇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禮既祥白屨徹絇縞冠素紕有子聖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音壓

丈夫不自經於溝瀆故畏死不弔君子不立巖墻之下故厭死不弔孝子舟而不游故溺死不弔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

生者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者有所憾則死而不弔之類是也楊氏曰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黃氏曰雖云不弔然於其中又須論其死之正否情之親疎不可執一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有不忍其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可遠也吳氏曰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不當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營丘齊地周鎬京也丘狐窟穴也首以首向之也禮樂皆重本五世反葬重本也故引禮樂爲證又引古人遺言謂狐死亦向丘穴而枕其首是亦不忘本而古人舉以明仁也孔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嘻悲恨之聲期而猶哭是祥後禫前祥後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祔之葬也謂祔葬自周公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時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或曰娥皇女英癸比

州東海縣有蒼山

女英生商均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見帝王紀恐

附會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謂簨簴上一片板蓋指樂也周禮有司業正謂司樂也廢之者恐其怠衰也誦口習也稍暫爲之亦可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樂律詩歌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則大功以上不可誦矣大功以下不廢業矣舉一而其餘可推

禮記述註　卷上　三十六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德行無稱與形氣泯滅澌盡而已故曰死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歿幸其得以盡道而終亦猶曾子知免之意也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

語去聲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閣架橙之屬所以庋置飲食者喪禮復後以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當此之時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但以閣上所餘之物爲奠也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

禮記述註　卷上　三十七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踴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位者哭泣之位親疎序列而哭也委巷猶云窮巷委巷之人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爲位是委巷中之禮也婦人謂已妻或兄弟之妻也倡先也足跳曰踊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周衰典籍多失時有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

譏之記者因引子思申祥二事以明之嫂叔無服姊妹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踴而已隨之申祥之哭妻昆弟言思亦然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以明小功之不爲位非也然哭妻之昆弟禮以子爲主非以妻倡踴豈記者引之特取其類也抑或申祥時未有子而使妻倡踴與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服之反吉非古也

縮從也衡橫也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襡少而

衡與橫通

質是謂縮縫順緯爲辟積則襡多而文是爲衡縫

古者冠縫無等故吉凶之冠皆直縫至周吉冠之縫各隨命數故橫縫惟喪冠無等則仍直縫是與吉冠相反而非古也此周人尚文之一端也一說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嘆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此中制也賢知者過之則抑之使俯而就中愚不肖者不及則引之使跂於中水漿不入口三日尚以杖扶而後能起也況於七日不幾於傷生而滅性乎曾子言已居喪以疾時人之不然子思以曾子難繼故以禮抑之也

稍退之云以情責情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爲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劉原父曰唐韓愈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衰

稅他外反

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小功不稅也韓子疑之作書以問李秘書韓之疑與曾子之疑一也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踴夫若是奚其吉又曰降而無服者麻今曰不稅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而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檀弓述註　卷上　三十

攝代也伯高死於衛孔子居魯時使人未至冉有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子高而來者勿拜也

告死曰赴與訃同廟祖父所在兄弟祖父之遺體故哭於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成我者也故哭於寢朋友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子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情又不止於所知原其由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為之主且教以為爾而哭者拜之為子高而哭者勿拜異於喪之

檀弓述註　卷上　三十一

正主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滋益也以其有疾不嗜酒肉故加草木之味以為桂薑之謂記者釋曾子之言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魏地自龍門至華陰子夏所居也疑當讀作擬謂比擬於夫子也未有聞居喪無異稱也羣朋友也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也道莫尊於師恩莫隆於親子夏退老使民擬於夫子是不尊於師而尊於已也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其明是不隆於親而隆於子也曾子數子夏三罪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未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至於謝過服罪此所以爲友道之盛也方布古曰孔門曾子最少子夏曾子之父執友也名而數之非曾子事也傳者過也曰朋

離去聲　索悉各反

檀弓述註　卷上　三十三

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曾子之辭慤而謹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大故謂有喪也致齊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於宎奧之內耳

齊音齊

檀弓述註　卷上　三十三

夜居於內順陰而靜安其身也晝而居內似有疾矣晝居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夜而居外似有喪矣有大故則哀不敢就安故夜亦居外齊恐散志疾須就安故晝夜居內蓋禮有常有變若此三者而反其常則啓人之嫌而弔問之矣不可不慎也游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乎流俗而爲異者也故古

之人見其服飾而少長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則其人之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而無聲涕如血出未嘗見齒言不笑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按儀禮喪服篇曰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既練十日五日哭無時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喪之殺而禮之正也子皐執喪過乎中制故記者不曰中禮而但以為難也

見音現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邅坐大功不以服勤

當去聲齊與齊通

衰喪服也物指布之精粗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當猶應也謂人服衰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與衰服不相應也邅偏也不邅坐即曲禮所謂專席而坐恐分心也不以服勤即王制所謂三月不從政恐分力也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可知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說音脫　驂音參　鄉去聲

一哀是主人出涕之矣子一句兩事文之妙

舊館人舊曾置館舍於己者非所經過之主人也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故解脫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送親柩往葬則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葬畢迎親之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此皆不死其親之至情所以爲善也虞祭名葬之日日中而虞子貢謂葬既已竟神靈須安如疑則反遲豈如速反而行虞祭乎但哀親是痛切之本情安神是祭祀之末禮夫子申言小人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所以深善其得禮意

而欲人法之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程子曰受肉彈琴恐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當不樂以全哀使其哀已忘又何必彈琴吳氏曰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泰山梁木爲衆山衆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爲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猶在阼猶賓之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爲

主猶在西階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殯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吳氏曰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終始如一至

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生死如晝夜然豈有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泰山梁木爲比哲人自稱乎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善必先知之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乎其妄三也此文本出家語而記者株之說者又以萬世王祀爲應何其陋哉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夫子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定爲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志章識以別之也飾棺褚幄也牆柳衣也諸飾所聚謂之柳傍帷曰牆以布爲之衣柳以障柩若居室之有牆也置亦設也翣形如扇而方用木爲表

衣以白布而畫之其畫或黼或黻或雲緣則皆畫雲氣有柄在路持以障車入椁用以障柩者也其多寡則隨貴賤之等披夾持棺者用纁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居旁牽之登高則引前以防軒適下則引後以防翻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崇大牙也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喪車所建之旗飾也綢纏也練素錦也綢練以練綢旐之杠也

翣音霎　黼音甫　黻音弗

旌銘旌也夏以緇布爲之廣充幅長八尺孔子之喪公西赤欲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代之制以明章識焉其以素褚爲幄幄外如牆車邊置翣又恐柩行傾虧而設披以維持之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爲崇牙之飾此殷制也又綢杠以素錦而於杠首設長尋之旌此夏制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公明儀子張弟子褚幕覆棺之幕有絮者也以丹質布爲褚不牆不翣又勞綯聚結如蟻垂於幕之四角蓋用殷之士禮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怨耦曰仇干盾也不反兵謂必赴鬬無退志也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陪猶助也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鬬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往而不鬬矣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鬬不敢以私讎妨公事也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鬬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從父昆弟之仇則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亦執兵助其後也曲禮言交游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蓋交游之仇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交游可知矣然意此亂世之事記者傳聞之言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雖出外亦首絰門人於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則絰出外則否舉常禮以明聖門之加厚也然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絰可知矣若弔服加麻之環絰此特出於一時耳弟子羣居則今亡孝之謂非來弔也豈得加麻乎鄭註以羣居爲朋友羣居對出而言非謂朋友也鄭氏既爲此說疏家遂云弔服不得稱服以解前章無服之義不亦誤乎

易墓非古也（易音異）

易治也致飾之意墓者祖宗體魄所藏爲之致飾雖非古禮然亦可以義起而於禮無妨也孔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有本有文哀敬本也禮文也本文相稱迺爲盡善然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也此矯世捄弊之辭卽寧戚之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既音記）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飯上聲）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填音塡　池音徙）

負夏衛地祖祖奠也填猶設也池柳車之池也禮柩車載訖乃飾柩設池屬引而爲行是也反還也時柩已在庭返之於兩楹之間也降猶退也降婦人者使之避也且者且行而未定之辭宿留也飯含也以米及貝實尸口中也斂收斂其尸也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以衣衾之多寡爲大小也阼東階主人之位也殯猶殯于西階之上置棺其

中而塗之也客位即西階也即就也進即謂即遠也多勝也負夏人有喪曾子弔之適當主人祖奠既設柩車載訖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欲受其弔乃反柩於兩楹之間如啓殯時降退婦人而後行弔禮從者見之疑其非禮故以爲問而曾子答之云然蓋以祖之爲言且也既謂之且未是實行何爲其不可以反留也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於子游而子游以正對也自牖下而戶內而阼

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應氏曰聖人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夫夫猶言此丈夫指子游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羔裘玄冠緇衣素裳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謂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變服之後弔者雖着朝服而掩其上服加環絰於冠武若朋友又加帶此謂襲裘帶絰而弔也子

游弔時尚意主人未小斂故裼曾子則以喪事當從凶不謂始死之時尚從吉故襲曾子初以子游之裼爲非禮及子游趨出襲裘帶絰而入始知已過而善子游也方氏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

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孔子所以各予之琴也子夏過者也知約以禮故曰不敢過子張不及者也知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皆欲求止乎中也鄭氏曰二者雖情異善同俱順禮按家語及詩傳子夏當爲子騫子張當爲子夏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衛人惠叔蘭也文子惠子兄彌牟也虎適子名也麻吉服十五升布也牡麻雄麻也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加絰則與齊衰同矣諸臣衆家臣也大夫之客位在門內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內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不悟既謝其辱交又止其爲服而子游不欲明言故但曰禮而已又趨而就臣位以感之文子不悟而又辭及固請文子始悟而扶適子正喪主之位子游乃趨就客位復禮之正也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適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

仲子服兄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兄而麻衰牡麻絰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兄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之服卑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檀弓述註　卷上　四十八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用緇布冠此云練冠則深衣緣之以麻者也主已入廟故待于廟而不迎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時哀已盡故但垂涕洟而已庶幾近辭動舉也中謂當於禮之變節也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檀弓述註　卷上　四十九

字曰伯某甫亦稱伯仲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但伯仲等字在上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則伯仲字在下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也人幼則呼名卑也冠而稱字敬其成人也五十有爵但稱伯仲尊尊也死而稱謚章德也凡此皆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尊此周道之所以爲大備也麻在首曰絰絰之言實以其內有哀戚之實

故其表見於外如此也此句文不相蒙疑或錯簡

中霤室中也人死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者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得溫氣而直可著屨也躐踐也行行神之壇也行神壇位在廟門外之西軟壤厚二寸廣五寸輪四尺當所毀宗之外古者生人出行則爲壇以幣告神告畢以車踐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也今柩向毀宗

檀弓述註　卷上　五十

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凡此皆殷道也方氏曰周尚文禮之所由備也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焉殷尚質禮之所由本也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子柳弟也具喪事應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具乎謂無其財也粥謂嫁之也布錢也不家於喪恥因喪之利而起家也班與頒同分也夫請粥庶母以治喪則其貧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操蓋如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

檀弓述註　卷上　五十一

軍師以勝爲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爲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爲本或危焉是無討安之術也爲之謀者可苟全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亾其位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遐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文子名拔伯玉名瑗皆衛大夫遐丘地名文子欲

害人良田自爲身後計故伯玉請前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狥其意實譏非之所謂哭與之言也或曰從行在後請前則欲前行以去之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孺子泣三字形容且盡且省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弁地名孺子泣者其聲如孺子無高下長短之節也過哀難繼故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而

哭踊皆有其節也孔氏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不同何也蓋曾子之言謂始死之時孔子此言謂襲斂之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爲將尸故袒而括

後世僕射官用此義也或以射音役誤矣

髮耳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子游謂其知禮蓋反言以譏之也一說舉者舉尸之人也馮氏改上戶爲尸者非下出戶字疑衍禮小斂於戶內卒斂主人將尸俟于堂故袒括髮今舉者出戶則小斂卒矣武叔乃袒且投冠而括髮與禮相合故子游以爲知禮舊說謂失禮節蓋馮氏改戶爲尸之誤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卜當作僕師長也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則仍用此人嬪御閹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廷之人疾則共知其疾薨則共治其喪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弒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廷大臣尚未之覺卒之事幾危迫俛首聽命其爲國家禍患寧有既乎吁此禮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從母母之姊妹其夫卽今之姨夫也舅母之兄弟其妻卽今之舅母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相爲服者甥服而姨夫舅母報之也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也吳氏曰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

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野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也凌躐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喪事雖急遽而不可凌其節次吉事雖詳緩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野野而太舒則爲不脩整之小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此君子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不忍死其親故恥具非倉卒可爲者不得已而具

一日二日可爲者弗預爲之具也或曰恥具者嫌過爲身後慮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兄弟之子在恩爲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在義爲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爲服姑姊妹出適則與兄弟姪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其

夫受之而爲脫杖朞以厚之則於本宗宜降一等

欲一其心於厚之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聞父喪而出哭嫌發喪於他人之館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故曾子使反哭於爾次不以爲嫌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故曾子北面而弔以賓禮自居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之猶於也致極也竹籩簋之屬瓦陶器不成味木可盛飲食也古註味當作沫簨虡懸磬之格也橫曰簨植曰虡人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若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皆不可行也所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竹器則無滕緣而不成用瓦器則不可以盛飲食木器則無雕琢之文琴瑟則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問當作聞仕而失位曰喪司馬卽桓魋靡侈也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玉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度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耳方氏曰貧朽非人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荆之事驗之可謂知言矣方希古曰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瞷且趨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大夫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齊大夫名伯縣子魯大夫名瑣脩脯也十脡爲束問遺也古者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交政中國謂大夫專主盟會與國君相交接不止束脩之問已也愛之哭出於不

繆音　縣音　竟音

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於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陳氏曰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逼也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縣子語君非引以當道志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不以爲無知故兼而用之也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之以生死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故曾子重言其不然示民無知之語尤非所以訓故又專言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陳氏曰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按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用明器則亦未嘗兼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木式衛反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木當作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也同母異父昆弟之服禮經無文故子游設疑辭以答之其大功乎蓋以同父同母服朞故降而大功也而子夏則以魯人齊衰期年行之久矣故舉以答狄儀之問狄儀遂服齊衰故記者言今人皆服齊衰由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也吳氏曰子夏固失矣子游亦未爲得也

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育子思夫無夫死改嫁之事且孔思固極死於大節雖有弗行亦當致怨曾謂子思而有是言哉

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伯魚死其妻嫁於衛禮者謂制之所得爲財謂力之所能辦時謂勢之所可行在子思則如張氏所謂毋嫁與父絕是無其時也方希古曰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爲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爲知道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爲去聲

瑣縣子名降者降服周禮已貴則降賤者之服古謂殷時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滕伯文殷時滕君名文滕伯文爲諸侯而爲孟虎齊衰則虎爲滕伯文之叔父此上服以親而不降也又爲孟皮齊衰則滕伯文爲皮之叔父此下服以親而不降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

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一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肇之後外內易謂斲削外內使之平易此后木述縣子之言以屬其子也馮氏曰此是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

易音異

我死亦然記者譏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仲梁子魯人設飾謂斂也尸未設飾於堂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記者併存以傳疑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以萬物生於東未忍死其親也至大斂既殯始有席設於西室之奧彌神之也按此則子游之言爲是曾子之言爲非記者兩存之又言大斂斯有席設於西方謂小斂之奠在西方者乃魯人行禮之失非其舊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粗葛也繐布之細而疎者古者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輕凉而已

故曰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子蒲名子皐高柴也古者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子皐以野哉斥之乃改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相替禮者也張氏曰沽當作姑謂畧也方氏謂即沽酒之沽以非自致故訓畧也孝子悲迷禮須贊相杜橋居母喪無之故謂其於禮爲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始死即易去吉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也

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
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稱隨也齊厚薄之劑量也過
禮踰禮厚葬也還之爲言便也謂已斂即葬縣棺
謂不設碑綍手縣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名
冒而有者毋得過禮貧而亾者斂其手足不令露
見即葬之此有亾之齊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賁音奔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士賁人名斂以衣曰襲汰自矜也叔氏子游別字
也禮始死復於地復而不生則襲於牀後世禮失
而襲於地則褻矣士賁之請子游之諾禮也縣子
譏其汰者以其不稱先王而專輒許諾如禮出於
已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
如在既曰而又實之
宋襄公名茲父神明之器當虛而實之是之死
致生之不知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司徒孟獻子家臣也旅下士司徒之屬也送終禮
畢賻布有餘司徒承主人之意使下士歸還於四
方賢於家夫喪者未若班諸兄弟之貧者爲善故
聖人止以爲可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士喪禮祖奠畢
公賵賓賵入告於宮奠於柩前而受之又書其人
名與所賵之物於方板次日柩將行主人之史於
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若欲神一一知之也蓋
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故曾子以爲
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
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

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也謚曰成慶氏遺名子高之家臣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不食之地謂不可耕墾者死且不忍妨人則生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君母君妻皆小君皆齊衰不杖期衎爾容貌和適也喪雖輕未有居之而樂者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生於我館死於我乎殯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國其氏也壤謂封土以為墻謂種木以為表子高謂人死備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馬氏曰周官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祿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之識非以為觀美也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聖人葬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常人何異又何觀焉蓋謙辭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也若坊者坊堤也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

屋者覆謂茨瓦夏屋謂門廡形旁廣而卑也

者上狹如刃上三者皆用力多而難成此則倫

易就俗名又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形似之也三斬板作墳法也安板兩邊用繩約板

令直納土板中築土令與板平斬所約板繩更置

其上而再築一日之功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

三斬板而已封也子夏既告燕人以人葬聖人子

何觀復述聖人言葬之說以告之見事雖從簡而

門人不過從夫子之志此亦答其來觀之意也

婦人不葛帶

禮男子婦人首絰要帶皆用牡麻至卒哭則男子

以葛易麻帶而首絰不易婦人則以葛易麻絰而

要帶不易故曰婦人不葛帶輕首重要故也然此

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小功以下輕則並

變爲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朝奠也未葬時大夫以上朔

有奠士則朔奠而已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禽

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禮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而當變麻者

變之緦麻而服滿者除之不視主人也

池視重霤

池柳車之池重霤屋之承霤以木爲之承屋霤入

木中又從木中霤於地故名重霤生時既屋有重

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鼈甲之下牆

帷之上織竹爲毛衣以青布承鼈甲名池天子四

面諸侯三大夫前後二士一各視生時之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君諸侯也椑柂棺也漆之堅强甓甓然故名椑歲

一漆示如未成藏之不欲令人見也或曰不欲

虛如急有待故藏物焉

重平聲

椑音俾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復招魂呼復也飯含也設飾襲斂也帷堂堂下帷告喪於有恩識者謂之赴始死持衣招魂招而不復則用角柶柱其齒令開欲飯含時不閉也又用燕几拘綴其足令直欲著屨時不辟戾也又用米貝實於口中又陳新衣而襲斂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即喪大記所謂復而後行死事也已而父兄使人往赴告於人按士喪禮孝子自命赴則

此父兄命之大夫以上之禮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君兼天子諸侯而言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祖祖廟也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始祖太祖之廟庫門郭門也天子曰皐門諸侯曰庫門復必於寢廟者人死必反本也庫門生時所出入也四郊魂氣無所不之也人君禮備故復處多皆他日所有事之地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倮露也奠謂脯醢祭肉謂牲肉喪祭必巾冪不倮露者謂祭肉易受塵垢脯醢則否或曰剝剝牲爲俎也奠用脯醢而非祭肉故不剝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既殯旬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椁材與明器之類爲葬備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逮日及日未沒不以幽陰死其親也或謂日出日入陰陽之交於此求之庶幾享之其說太鑿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知其必反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時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反就死者而言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爲陽所以能反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哭之

者必知其反而已未知孰是舊說謂出使
即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似於經文不甚協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
袪袪裼之可也
練小祥也以其著練冠衣練衣故名曰練練衣以
精熟之麻爲之三年之喪斬齊正服不可變但以
練爲中衣而以黃爲其裏使承衰而已又以淺絳
色爲中衣領及褎緣要帶用葛屨用麻其頭無飾

瑱充目也初喪哀甚則耳無聞故去瑱小祥後哀
殺故爲角瑱以充之鹿裘以白鹿之皮爲裘也袪
褎口亦謂緣也裼裘上又加衣也小祥之前裘狹
而短袂無袪今小祥稍飾故廣之又長之又袪之
既袪以爲飾故又裼之以漸向吉也按此文明小
祥時外有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
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況其
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家有殯則於弔喪不輕往緦最輕也兄弟雖
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爲之隆故也
鄰最近也非兄弟雖鄰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
之恩不得不爲之殺故也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疎
外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也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
同居亦就往弔之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
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以

死者與我有恩舊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
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野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
各厚三寸此爲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即前
章所謂椑也厚四寸此爲二重梓木棺二一爲屬
棺在杝棺之外厚六寸此爲三重一爲大棺
棺之外厚八寸此爲四重四者皆周謂

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天子之下上公三重

諸侯再重無二華大夫一重無杝士不重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棺束者古無釘用皮束合之爲固也縮二者縮從也從束者二行也衡三者衡横也横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以木爲之兩頭廣中央小其形如衣之合縫處故謂之衽棺邊及兩頭合處鑿爲坎形以衽連合之各隨衡縮每束用其一也

檀弓述註　卷上　十六

柏椁以端者端猶頭也天子柏椁以柏木之頭爲之取其堅也其長六尺以容藏器也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此諸侯薨在國而赴於天子天子遥哭之爵弁即常弁其色如爵絰衍字也天子至尊服麻不采紂衣即緇衣本士之祭服或曰天子亦使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況使人樂食食不舉樂也此記者之辭非或人之語

天子之殯也蔡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蔡叢也蔡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輴喪車也龍輴者畫龍於輴車之轅也以椁者題湊叢木而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蔡四面爲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

檀弓述註　卷上　十七

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姓有同姓異姓庶姓故別之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若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爲位以哭不序爵而序親疎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哉尼父

哀公名將尼父因其字爲之謚也陸氏曰

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

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國以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

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大縣邑厭冠喪冠舉樂

也師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應氏曰哭於太廟者傷

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

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此所惡者必哭非

其地且不爲位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不可專

家政外不可私恩惠以稅人其或有情義所

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朝夕卽位哭踊然踊以相視

故必羣臣皆入而後可爲位以行之士卑其入恒

在後士卑入則無不入者矣故以爲節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徙月後一月也

樂作樂也方氏曰祥而縞卽玉藻所謂縞冠素紕

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暮

歌孔子以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君於士有賜帟

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

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爲故君於士之殯有賜帟

也

檀弓述註卷之上終

檀弓述註

莆林兆珂孟鳴父篡述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君謂國君通諸侯及大夫有采地者而言公則專指諸侯也車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其牲體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以遣送亡者車形甚小欲置之椁內四隅不容大也黃氏曰此送殤遣車之禮殊尊卑辯適庶也尊卑殊則國體正適庶辨則家道嚴矣不言中下殤者中殤從長殤下殤則長殤三乘者殺其二一乘者無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達官謂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皆不及貳也如長缺則貳代之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殯宮朝謂柩朝廟而將發之時次待賓客次舍也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孝子攀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以筋力為禮也

李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衣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李武子即公孫夙也蟜姓固名魯士也武子寢疾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救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故言失禮

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爲此據禮而行正欲易時人之觀瞻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曾點之倚門而歌則非禮矣此亦其狂之一端與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殯斂之事辭猶告也士於大夫弔當下堂迎之故其當事而至則以事告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爲餘哀未忘也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張氏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錯簡當在五十無車簡下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引紼皆索名車曰引取長遠之義棺曰紼取撥舉之義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執引然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從柩散行至下棺窆時則皆執紼不限人數皆示助之以力也

引去　紼上　棺下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言必有拜賓者況君弔乎故君弔臣喪而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里及典舍之人皆可拜之君弔致辭曰寡君承助喪事示君雖尊亦爲執事來也主人拜致辭曰君屈辱降臨臣某之喪示臣分卑謝君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凡民之喪於路必使人吊者君於民有父母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主之受弔拜賓其事也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避適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爲父後之父謂妻父也適室正寢也夫對妻而言

即哭妻兄弟者命子爲主之父也來者來弔者也

父在之父夫之父也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

時禮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

以其正故也故夫哭之於適室已子爲之甥宜爲

舅服緦故命之爲喪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盡

爲主之禮也子爲主在東階下故夫入門右北面

而哭示無二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使人立於

門外告以哭之由若弔者與此死者相狎習則使

入與共哭明不狎者不入也若已父在則哭於妻

之室不以私喪於尊也若妻之昆弟不爲父後則

哭於異室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

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

內大門之內也哭于側室欲其遠於殯宮嫌哭嬪

也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

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曾子與子張有同道之恩故雖有母喪不釋服而

往哭之非弔也或人疑其爲弔故曰我弔也與哉

言非弔也劉氏曰曾子嘗聞三年之喪而弔哭不

亦虛乎既聞此矣而以母喪哭友必不然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名寧哀公子也擯贊相禮者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而擯相者由左子游如左是知禮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音作爲去聲

與平聲

穀即告謂以喪告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王姬乃其舅之妻也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天子無服主嫁之國爲之服魯莊公二年王姬卒齊來告赴于魯魯莊公爲之服大功禮也或人以爲此王姬由魯而嫁故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此說是也或人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爲大功則非矣按禮於舅妻無服而此爲之服者重王命非爲舅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秦穆公名任好晉獻公之婿也重耳獻公次子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顯當作犨子犨公子縶字也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其姊之子卓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而重耳避難于狄故穆公使子縶弔之寡人聞之者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當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勸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喪人猶言亡人仁愛也謂何猶言何等大事也說解也誰能解說我爲無罪也惠弔亡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

哭泣之哀言出亾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遠反國之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敬姜齊女穆伯之妻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古禮喪在殯朝夕哭必褰開其帷敬姜早寡常晝哭乃以避嫌而不褰帷後人遂因之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而聖人制禮以節之蓋順其哀戚之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念父母生我不敢以死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者招始死之魂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北面而呼北爲陰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還也方氏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爲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所以有禱祀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

鬼神之道也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諸幽南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幽之義故曰北而求諸幽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爲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甚者也故孔子從稽顙而後拜者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復去聲

飯上聲貝邦

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非用飲食之道但用美潔之物以實之耳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識音志）

銘以雜帛爲之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總長三尺凡銘所以爲

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旗以表之旗即銘旌愛之而不敢忘故爲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爲旌以盡喪死之道

（經音緝）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平聲）

重亦木爲之如木主重設於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故謂之重主立於既虞之後有廟而又立之主故謂之主殷既作主猶聯綴其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不敢瀆也馬氏曰殷綴重於廟必親盡廟毀除之不若周徹重神明依於一也

（祖仕）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自始死至葬特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哀心特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用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其盡禮

（陽用脯去豆知神之所饗非所以測孔子曰祭如在）

而漸文豈爲死者眞能來饗而然哉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鄭氏曰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辟讀作擗去上聲）

撫心爲辟跳躍爲踊算數也天子八日九踊諸侯六日七踊大夫四日五踊士三日三踊每一踊三

跳三踊九跳爲一節辟踊乃哀痛之極有算數以爲之節文恐其毀滅性也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慍恚懣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唯袒而括髮又去飾中之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時袒有時襲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弁以素絹爲之制如爵弁厭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殷之冔皆象祭冠以易喪冠而葬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歠歠粥也主人亾者之子主婦亾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哀劇而病也故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歠粥也一說凡喪始死三日以後未殯以前皆當歠粥君命食之者使食疏飯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封音　故慤音

堂室廟中之堂室也卒窆而歸反哭於祖禰之廟主人升堂求諸其舊所行禮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反而不復見其親其痛於是爲甚於是乎弔之殷甫葬而即弔於壙周待其反哭於廟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兼盡所以欲從周也

二之字不同文章假借相形之妙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雖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此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

首去聲

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舍音釋 離去聲

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宿猶戒也虞祭名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於殯宮以安之也案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几所以依神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

筵舍讀作釋奠置也釋置祭饌於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奠喪奠也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卒哭三虞後祭名三虞既畢之明日行卒哭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惟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吉祭即卒哭之祭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明日卒哭之次日也祔之爲附也祖父祖也祔于祖父者孫與昭穆同也變變易常禮也卒哭與祔皆

比音昇

據正禮其或有故未及葬期而即葬者自此以往至於卒哭與祔爲日尚多則用後虞之剛日連接而祭至祔乃止蓋虞用柔日至虞後用剛日如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庚日三虞此後每遇剛日皆祭故曰必於是日也接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歸依也期而小祥服練服殷人至此而後祔周用卒哭則太速矣孔子善殷以不急於鬼其親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茢音列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茢苕帚也可掃不祥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之則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

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居室永即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尚文事亡若存故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明器備而不用芻靈似而不爲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隊諸淵言置之死地戎首謂爲他國主兵來攻伐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爲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爲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爲舊君之服者有不爲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

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惟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應氏曰此與孟子告齊宣王語畧相類其曰戎首即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理警其君爾若君子之自處與其所以教人則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季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强孟敬子孟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併叔孫氏而言也敬子初言食粥是也又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四方皆知之矣若勉强食粥而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遠禮而食食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爲氏敬子公子許之後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絰子夏絰而往弔非也子游之弔在改服之後乃出加絰而反哭之則中於禮矣即曾子襲裘而弔之義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食音似

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晏子齊大夫名嬰字平仲个包也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諸侯大夫皆太牢三牲九體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大夫分爲十五段每三段爲一包每遣車一乘載一包故諸侯七包用車七乘大夫五包用

遣去聲 乘音盈

車五乘及墓埋之曾子稱晏子爲知禮謂禮以恭敬爲本也有若則譏其儉狐裘三十年不易是儉於已也遣車一乘是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是儉於賓也因言遣車之數晏子當用五乘而僅用一乘不知禮也曾子又謂晏子之所爲乃所以救齊國之奢非不知禮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爲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若管仲有反坫塞門孔子亦以爲不知禮則二子所爲雖不同其爲不知禮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爲愈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噫不寤聲毋禁止辭斯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爲之也國昭子不聽子張東鄉西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說故先之曰毋謂我之喪而率爾自專之也禮分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禮也一說沾視也昭子言我爲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於此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方氏曰禮之

相去聲 鄉去聲 斯去聲 沾覘音

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必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位東婦人位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穆伯魯大夫名靖文伯穆伯子名歜經云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當然耳穆伯於敬姜夫也喪止晝哭文伯於敬姜子也喪晝夜哭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以爲知禮

文伯之喪敬姜擿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句法）（章法）

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故言就公室諸臣家臣也內人妻妾也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陳氏曰以爲賢人必知禮矣故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後覺其曠禮乃歎恨之孔氏曰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按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供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過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季康子之母死陳蘧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蘧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章法）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敬姜季康子之從祖母也不飾謂衣蘧衣也四方之賓嚴於舅姑不可以蘧衣見也敬姜以康子失禮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

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去上聲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猶音搥辟與擗音通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饗音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爲柳去聲絞音久翣音霎音

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有子見孺子號慕父母而踊者謂喪禮有踊節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久欲去之今見孺子慕者孝子之情恒在於斯其事即是何必爲踊節乎其當去明矣有子一主於情故子游以禮正之謂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以殺之慮不肖之不及乎情也故爲之興起禮文之物使睹物思哀以跂之此二者皆酌人情而爲之也

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是乃戎狄之道耳中國禮道則不如是也若孺子之慕得無直情徑行者乎夫哀之與樂情本相生自有禮以節之也喜者外境會心之謂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謂之慍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爲憂戚憂戚轉深因發嘆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此亦哀之極也夫哀之極也非即孺子慕者之真情耶品節於斯是之爲禮所謂微情者也且人死則人斯惡之矣無復知覺人斯倍之矣聖人爲之制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欲人不見死者之可惡也始死即爲脯醢之祭將葬則有包牲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祀雖未見死者亦來饗之然自上世至今未有舍之而不行者欲使

人知死者之不可倍也先王制禮其深意如此所謂以故興物者也今子刺喪之踊節而欲去之是謂直情徑行而自異於禮道耳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共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按太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斬祀謂毀其宗廟也厲病人也是夫猶言此人指儀也多言猶善言也嘗試也太宰嚭當作行人儀二毛班白之人也不及斬祀重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殺厲及師出竟陳懷公使行人儀如吳

杜預謂春秋以天宰名官者惟僖宋與吳則陳燕大宰明矣直非經文錯誤故

師夫差聞儀能言乃使太宰嚭問之謂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今人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儀名以殺厲之師吳欲反地歸子是矜而赦之也有無名乎謂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而非殺厲之師也此陳行人善於辭令所以能救敗亡之禍黃氏曰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僥倖成功者甚多如晉陰飴甥對秦伯而釋晉侯魯展喜犒齊師而還齊侯之類是以後來一變而為戰國儀秦之術考諸春秋史記則知世道之變其所由來漸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反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愴也息猶憩息之息不忍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反所謂如慕也顏丁居喪之善以其殺哀之有漸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讙今書文作雍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勿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盈亦作罃平公晉侯彪也侍與君飲鼓鐘作樂也杜蕢春秋傳作屠蒯時爲宰夫凡三酌者既罰二子又自罰也坐跪也在堂在殯也詔告也揚觶舉觶於君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呼杜蕢而進之謂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諫諍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不言而出必有意存焉故問飲曠何說也蕢言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樂若卿大夫未葬重於疾日是大於子卯也罰其不告之罪是以飲曠又問飲調何也則以調爲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遠禮之疾故罰之也又問爾飲何也則以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共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飲已又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

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祿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而見於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斲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爲過矣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君靈公也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此其時也易代也死則諱其名故爲謚以代之夫子指文子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絷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大小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三字爲謚而章首獨稱文者文足以兼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沐浴佩玉致齊潔也兆吉兆也凡立庶者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卜人但知齊戒以命龜而不知居喪無沐浴佩玉之理由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

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爲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眞有知哉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專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鬼謀之所從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弟即子禽也定謂已議定所殉之人也下謂妻宰童婢之屬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車在衛得疾家人不得致養故其死也其妻與宰謀以殉葬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畧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癢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禮謂喪葬之禮菽大豆也熬豆而食曰啜菽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

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醢醢百甕不足以爲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鞭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名衎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昃不召公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公使子鮮與甯殖子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公復歸于衛羈所以絡馬勒所以鞚馬莊之意蓋謂居者行者均之爲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狥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

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勒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句法 華讀作亟）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句法 縣音玄）也

以衣服贈死者曰襚裘氏縣潘氏二邑名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襚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乾音干 屬音燭）

屬猶合也聚也屬兄弟而命子欲使從也尊已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去上聲）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爲魯卿垂齊地名祭

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享尸以尋繹昨日之祭故謂之繹殷謂之肜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

籥聖人以爲非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封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

般班音　封窆音

棺不用碑與繂也一說般巧匠當若方與小斂之時預請封時用機也公肩氏假名初謂故事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豐碑謂用木爲大碑二各空其中而入鹿盧於是以綍繫棺緘繞於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負綍聽鼓聲以漸郤行而下之也楹柱也雙立爲桓以楹代碑而法如之假言不可機封曾自有初始舊禮當從下二句即所謂曾有初者也嘗猶試也得字絕句自快足爲得有虧歉爲病上

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閔季孫謂以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有虧歉而病者矣乎者疑惑之辭而不質言也噫嗟歎聲一說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作一句謂爾欲以人母嘗試已之巧事誰有强逼於爾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爾病者豈言不得嘗巧豈於爾有所病又一說則豈不得

陸子餘云公為昭公之子謀率孫以成乾侯之禍陷君父於難而不死是乃死死後矣

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已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見下陵上替成俗人不復以僭為非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郎魯近邑春秋傳作郊禺人傳作務人昭公子公為也息休息也傳作泣使役使也任賦稅也君子謂卿大夫也重傳作童汪踦童子姓名也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禺人遇魯人避寇而負杖走入城保者倦而息于塗乃歎曰徭役雖煩賦斂雖重猶當有親上死長之心今吾不能以此責國人矣若得上人恊心禦寇猶可為國今君子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我既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鬬而死於敵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敵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而孔子以為可也黃氏曰郎之戰曲在魯而直在齊是時三家柄魯既不能相君以義以絕兵端又不能為君禦敵以紓國難故魯人欲厚汪踦而孔子與之所以深責三家也

顏淵贈子路曰去國則哭墓而後行子路之廢朋淵則曰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皆舉其所勿忽者而規之也誠敬不忽于鬼神其於人道也庶幾乎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者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反國之期矣展猶省也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處猶安也墓謂他家墳墓祀謂神位有

孔子答子路問事鬼神一章可以此以參看

屋樹者二者人所易忽能式能下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黃氏曰哭墓展墓所以存愛於吾親行者之道也故爲去本國者言之式墓下祀所以主敬以安身居者之道也故爲留本國者言之古人離別之情於是爲至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乎射諸射之斃一人（射音石）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韔音暢）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與去聲）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商陽其姓名也弃疾楚公子名楚滅陳以其地封之故稱陳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弓謂以手執之猶公羊傳所謂手劍也韔弓謂以弓衣韜弓也掩目不忍見也此朝及燕皆謂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惟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朝不坐也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獻士而無席是燕不與也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今殺三人亦可塞責而反命矣孔子謂其有禮者特取其善於追敗能節制其縱殺之心耳非謂事君之禮當如是也按左傳文楚子使五大夫伐徐以偪懼於吳也不見有吳師之事又弃疾不與圍徐而當時與事者有囂尹午陵尹喜而無工尹商陽且味其辭若有懟君而不肯盡力者尤非人臣之禮孔子何取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含去聲）

桓當作宣宣公名廬卒于魯成公十三年含朋友之道襲賤者之事諸侯請在會者爲之含而曹人乃使之襲諸侯從之皆不知禮也吳氏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強上聲）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襄公魯君名午荊楚封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

襄公以中國之君受制外夷見僭論年其尊已甚當謂盟臨拂柩之報為足以雪其恥乎

稱楚康王名昭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康王之葬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遣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楚人覺之而悔已無及矣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之三年叔氏敬謚子叔敬叔名弓魯桓公七世孫也子服氏惠謚伯字名椒又名湫桓公六世孫也懿伯子家轟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忌忌日也政謂公事敬叔奉使弔於滕適及滕郊而遇懿伯之忌日故欲緩至翼日乃入惠伯以禮曉之曰此國之政公事也不可以叔父之私忌而不將敬叔從之遂入一說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又一說敬叔嘗殺惠伯之叔父懿伯故舊有怨忌嘗為防備今敬叔使於滕惠伯為介既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日防備不復在已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仇敬叔乃敢入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黃尚人姓名辟路畫宮謂除辟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杞梁左傳作杞殖莊公名光奪左傳作隧狹路也或作兌肆陳尸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黃音伏　辟音璧　畫音劃

齊莊公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莒子賂之二人不肯皆以戰死故妻迎其柩而莊公使人弔之其妻辭乃弔諸其室方氏曰與人交於喪尤欲其至若夫弔人於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蠔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蠔音吞　撥音鉢　椁音春　榆音于　沈音審　中去聲　學如字

蠔魯哀公之少子顏柳人姓名撥以手撥榆沈而洒於道使輴車滑而易行也設謂設置撥榆沈之人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輴殯車也天子畫龍於轅謂之龍輴諸侯不畫龍止稱輴幬覆也天子之殯以菆木爲椁設幬覆之諸侯則有幬而非椁也榆沈榆木名沈即瀋蓋汁也水澆榆白皮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爲比顏柳以三家之設爲非蓋天子諸侯之殯以輴車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輴則無用沈無沈則無用發矣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禮之不中者故顏柳戒哀公之勿學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爲去聲　與平聲

悼公母哀公妾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緦哀公因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此爲我妻故不得不服耳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長丁丈反

季子皐即高柴也犯蹶而傷之也庚償也葬妻犯禾是爲成宰時事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皐以爲邑長而犯民之禾無傷非也子皐未必然或記者傳聞耳陳氏曰不罪不棄者以犯禾之失小買道之害大也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遣而君薨弗爲服也

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賓焉而不臣之也遣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二說初試爲士未賦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遠離之後則不爲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大斂之奠有筵無几及此虞祭始設几與筵相配也卒哭而諱死者之名則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自此而始矣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木鐸以命令于宮也其命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不偏諱禮文也其下記者釋辭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哭以喪服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

而哀二年加級旗

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爲名與素服同義櫜甲衣韔弓衣甲不入櫜弓不入韔示再用也陳氏曰兵法云若不勝取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蓋其遺禮與車曰赴車若告喪也不載櫜韔不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膳以干戈相尋者乎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室先人之室謂宗廟也新宮魯宣公廟也神主初入故稱新宮廟火而哭哀神靈之不安也春秋書成三年新宮火三日哭正與此禮相合按胡康侯曰神主未遷謂之新宮則不當哭春秋書之譏也與此不同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仲子摩擦書疏本此一句爲一篇檀弓之文真丹明哉

式而聽之聖人敬心之所發也子路家語作子貢壹之爲言獨也謂獨似重聲有憂苦者異於常人之哭之哀也方氏曰虎之害人機器檻穽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機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之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其政之無苛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人名下著也者二字皆不能與逸之場主閒紀效之曰上加而字管量字又新異又精彩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解懈買反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執摯請見之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不可者周豐辭君以尊見卑也我其已夫不强其所不願也墟墓宗廟社稷無心於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於制民而民始畔疑周豐欲哀公脩敬信以感民而已方氏曰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雖固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唯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黃氏曰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此言槩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謂末殷脫周耳疏云紂爲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若直云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直不隨喪必提起喪不慮居毀不危身二句成頭然後後句解其義不惟見上二句爲古語又且文平有骨發有勝應

爲無後也

厚葬以盡情孝也然必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哀毀以痛親亦孝也然必有節不可過爲哀毀而致有亾身之危蓋家廢則廟不獨存上無以奉祖考矣身亾則莫爲之後下無以延宗祀矣心欲爲孝反陷於不孝此謂非禮之禮所以防賢者之過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季子吳公子名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嬴博齊二邑名時季子奉命使齊而有私喪不敢將柩以歸故葬於齊地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

深舉封于廣隱月還環號舉去如去於反作平

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爲墳也橫曰廣直曰輪隱據也謂手可據也其坎不及泉其封則下之縱橫僅足以揜坎上之崇高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封墳已竟乃左袒其衣以骨肉復歸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且哀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蓋骨肉資坤而成死則復歸于土漸與土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曰命

若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于天氣之中故無所不之也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至情冀其魂之依已以歸也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至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方氏曰坎深不至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爲陰故還焉以示凶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所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之號止於三則哀爲不足矣吳氏曰按莊子書載秦失弔老聃之事以其三號而出爲簡畧於哀詳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句是記其圍遶之帀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

足行口哭二事兼舉圍遶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此爲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慈愛

王伯厚云後漢書徐偃王傳偃王生九男以代宋因嘗言河上娶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禮弓敢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夢死悲戚不堪力辭相位以已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得無可議也方氏守王氏學亦祖其說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含去聲 易音異

考公隱公之曾孫考或爲定容居使者名弔含弔且含也坐跪也跪含親含也稱侯者徐君僭王自擬天子以考公爲侯也玉含物使以含者求即行含禮也有司邾國之有司也易簡易也于猶迂也廣遠意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故稱祖魯魯鈍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但致命以含玉授主人徐君僭王其臣容居欲親含邾考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臣來而其事簡易則行簡易之禮君來而其事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今臣來而欲行君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嘗有此也容居執迷猶自守其僭王之說言人臣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子孫事祖當光揚祖訓亦不敢遺其祖我先君駒王濟河西討疆土廣大凡使人弔含於他國者皆用此言今自我而不用是遺吾祖也如吾君何又言我乃魯鈍之人非譎詐者是以不敢忘吾祖欲邾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庾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嫁母也庾氏其所嫁之家也嫁母與廟絕故不得哭之於廟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

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長丁丈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音吻）

祝大祝商祝也官長大夫士也以上之服謂杖服國中男女謂畿內之民及庶人在官者天下謂諸侯之大夫也以上之服謂衰服喪禮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有二焉杖服衰服是也杖

以扶病祝在含斂力勞而先病故先杖言祝先則子可知矣官長視祝則逸視子則輕故五日而杖衰以飾衰國中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俟殯後嗣王成服而後服也天下爲王總衰既葬而除必言三月者既以恩之重輕爲先後亦以赴之早晚爲節量也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者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質

瑒曰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神靈等其哀傷也黃氏曰天子棺椁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而廢其祀刎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木苟不至豈神之罪而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耶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旬法）

黔敖人姓名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者憫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從就也謝謝過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

（爲食而奉食之音食食上　蒙貿音茂　輯似並音輯）

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後食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而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脇肩諂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耻豈不盛哉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瞿音衢）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壞音怪　洿音烏）

定公名貜且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惡莫大於弑逆是以人人得而誅之無赦之之理也洿衆也豬當作瀦水聚之名壞室洿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乃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不飲酒以示貶損亦前引罪之義也黃氏曰春秋之時唯邾無弑逆之事故哀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又極言大逆無道宜盡除其迹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音法）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音法）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要平聲）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音法）

獻鄭氏謂晉君獻賀恐非或曰獻文趙武謚也發

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張老亦晉大夫從之深為輪橫之廣為廣言輪以該廣也奐謂室之華麗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賓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輕者頸刑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孔氏曰張老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

之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鄧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也既美其飾麗又防其更造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稽首謝過受諫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爲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爲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馬路馬死埋之以帷

敝帷蓋埋犬馬各隨其大小無蓋用席以義起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也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是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季孫魯大夫名斯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

畜音他　封音窆　于上聲　閽音昏　弗內之與納　鄉音向　辟讀作避

楊用脩云此狀也子張氏之賤儒蓋爲之非來平陽也之氣象也年子詰錄云入到人家馬房做了模樣進去出來又做其背臉

辟之避去而縱之入也內霤門屋後簷也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簾楹西北面東上今見公將降故辟位而少近東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黃氏曰始爲閽人所拒及既脩容不惟閽人下之避之卿大夫避位君亦降等而揖此明禮容之不可不飾劉氏曰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閽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閽人辭或當再請於閽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乎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適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扶音 服音 蔔

陽門宋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官名即司空也宋避武公諱故改司空爲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覘闚視也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救助微無也引詩而言自宋觀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憂晉而已若論其極則天下之大亦孰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

殷頻衆一人之瘡而西戎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禮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莊公爲子般所弒而憂父作亂其子閔公啓方時年八歲禍亂恐迫葬事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祭卒哭之祭故羣臣卒哭亦除而不以麻絰入庫門也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皆不能三年則失禮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而過之接得妙禮記禮北妙地文未有也如云無不之也而遂行請見之而曰不可壹似重有基者而曰然而字本是虛字却作過接有力形神俱妙元礫亦通也也者而三字在中連用語助且事常文字可到

卷音 讀平 聲 從去 聲

沐治也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木而言久矣我之不托興於詠歌之音也如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彩也如執女手之拳然言木質之潤澤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爲不聞過去以避之從者見其非禮謂夫子當絕其交夫子則言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

道尚得與之和睦與我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與之往來言原壤之不當絕也方希古曰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天下之大故孰有甚於母死而歌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不知也

緣於舒論先蓋故皆其辭多少曲折恨妙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弁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句法 句法 句法 句法 句法 句法 句法

弁去 駢 板直 史反 勝平 聲 屬與 囑通

晉人一句在中結上生下乃扛千斛爲之金鉉也謂文子知人正是見其所取於前知其所舉於後也非此一句成折腰矣子觀檀弓之文敘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倖子平鄢泰線公使人弔重耳自晉獻文子以空事及此節晉妙絕古今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衛相觀射父危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于楚之文深雄奔放有戰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

趙文子即趙武也叔譽叔向也名肸作起也謂復生也歸猶從也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與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設爲此言蓋欲與叔向論前人賢否也叔向以陽處父爲對處父晉襄公之傳弁者兼衆事於已是專權也植者剛强自立之意所行如此卒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叔向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爲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文子自言我所願歸其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稱武子於晉國無隱情是利其君也又稱其家事治是不忘其身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晉卒不見而歸即此委曲以全其君與友亦不遺友之一端也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智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異夫舅犯矣此文子所以願歸之也晉人稱文子爲知人記者遂因其言而弁記

其行中身也讀如儀禮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之中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呐呐聲低而語緩也管鍵也庫之藏物以管爲開閉之限故曰管庫管庫賤職也文子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以勝大事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餘家衆而難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謬豈非長於知人哉且其所舉甚衆而能不有其舉之之恩生不與之交利死不託之以子則廉潔之至也蓋亦幾於隨武子矣按蕭魚之會文子盟鄭伯而鄭不復背晉者四十年則信賢矣然觀會宋先楚之事則中國不競而霸業隳觀朝不謀夕之語則年未及艾而偷惰形觀醫和觀疾之言則君淫致疾而相道失且成室聽椽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文子始奢僭甚矣蓋其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以學故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學音教　衣音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叔仲氏皮名魯叔孫氏之族也子柳皮子也其妻子柳妻也衍皮弟也學教也謂以禮教之也魯鈍也衣當作齋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首絰皆然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也環絰一股弔服之首絰也叔仲皮嘗教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猶知爲舅

齊衰而繆絰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告子柳使易總衰環絰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服人不吾禁今亦當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而不知總環非齊衰之制也子柳從之雖受教於父反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陸氏曰檛文子柳乃叔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爲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絰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絰且言其妻嘗爲吾姊妹亦服

齊音　繆音　總音

此民謠也比興似大東之詩又似龍星羊裘隱語使離三則字有精神

三句之中連用五羣衆衆如貫珠

緦衰然禮於夫之姑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

仲衍之請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成邑名孟氏所食采邑也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蜂頭有物似冠蟬蜩也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蟹自有匡非爲蠶則績蟬自有緌非爲范則冠

成人自畏子皐爲之衰非爲兄則死也此成人之謠也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弟不爲衰而今爲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蠶績范冠之謠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善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弟之俗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强勉至五日以非眞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强故也一說子春以孝聞于曾氏之門者悔之者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者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用吾情則得吾情吾情至而哀痛深有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雩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然猶焉也或曰問其所以然也暴曬也尪者瘠病之人仰而暴之冀天哀之而雨也酷雩之事非所以感天故言不可巫女祝以舞降神而祈雨者也

陽音烏

雨去聲暴曝與同音

爲去聲

巫能接神冀神閔之而雨已疏言甚迂闊也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國有大喪則庶人憂戚爲之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徙市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之人故可其說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衣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是歲也饑而不害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而謂徙市爲可則亦已疏矣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尪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衛之合葬以物隔兩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檀弓述註卷之下終

檀弓述註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詩經多識編已著錄是書集鄭註及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如二三子羣居則經辨鄭注以爲朋友之非速貧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爲傳者之繆皆爲有見惟經文加以評點非先儒訓詁之法如王廷相論立後笄榛與王應麟考証蒼梧之類皆事關經義而轉與論文剩語列在上方亦非體例也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讀禮記

一卷（一）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禮記

禮家言雜而多端學者須靈鏡獨照然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隨人短長則逐處成滯矣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脩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贋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

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六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互相矛盾達觀者自能折衷有所不知宜存而弗論牽强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三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

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以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多至三百六十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

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儀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宰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唯大夫祭之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又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祭法天子泰壇地于泰坛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王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一詩為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

時水旱周禮用牲用牛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禮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于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則是四月郊特牲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又不用騂用黑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于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

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于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則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于公亦冠也王藻以玄冠爲齊冠玄端爲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玄冠皆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雜記云親文侯端冕聽鼓瑟則是冕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崩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

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黻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王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案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云王后用副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

疾君問無從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雜記云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粻爲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爲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

問云人華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華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緦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朼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朼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王

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耦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難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爲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烏世儒所以苦于讀禮也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禮聖教約禮爲要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魄而忘菁華如尚禮王制內則王藻雜記則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說詳本篇

聖人預節聖人所以教人所須不去者不專在此故雅言執禮而至其論禮則曰寧儉寧固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三千三百惟曰約之以禮林放一問及本則欣然大之其易簡真切如此若夫論語鄉黨篇所記皆聖人從心不踰之矩非古有陳迹硜硜模倣爲之也而當世人見謂聖人一步一趨皆有格局得自好古以曼平仲之智亦曰孔丘學禮當年不能殫累

世不能究謂問禮于老聃學禮于郯子是以禮爲格套聖人習而知之豈遠禮之本者哉據記所稱好禮諸賢莫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子夏拘拘故論交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至聞素絢之教則知禮爲後其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論士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子游論喪曰致乎哀而止其論學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曾子用功于容貌辭氣夫子曉以一貫遂悟忠恕顏子仰鑽夫子約之以禮博之以文夫禮至博也而曰博文可知博乃是文禮非約也而曰約禮可知約乃

是禮此聖門學禮明法學者所當默識也

禮以節人情非遠于人情也人情樂簡便而趨驕惰不防檢則淪于禽獸故不得不以禮節之若遂强之以其所難而盡易其所安辛苦勞頓將并其所謂節者棄之故聖人制禮從容和順使人安常樂就如出入由戶舍之不能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如曲禮雜記諸篇之煩瑣則雖日撻而求人豈從之故人皆知放佚驕惰之非禮而不知牽强煩瑣者之害禮也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

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節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于外麥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甒衔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于麻

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迹道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强穿鑿殊乖本初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

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然耳昔者老聃爲周藏史夫子果從之問禮乎則知禮莫如老聃矣而其言禮則曰忠信之薄何自毀其學與佛子罵佛自是一重公案故夫子曰老子猶龍世儒以老氏言忽之至鄭康成銖銖兩兩則曰知禮此夫子所謂飛者吾知其爲鳥也

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貴情行禮不貴禮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王因人有是心制是禮而人本是心行是禮心安理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今之行禮者但言不飲酒不食肉之文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貪饕朶頤之夫能忍不飲食即謂知禮毀行敗節者三日水漿不入口皆稱曾參嗟夫是烏得爲禮乎

世儒謂禮經未全亡而樂經亡矣此市兒語也夫禮樂非二物禮樂偕亡天下後世何緣復得見禮樂哉今之禮樂由古之禮樂非自天降地出皆聖人之教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世儒惟以禮樂爲玉帛鐘鼓求其數而不詳故謂禮樂亡至欲引儀禮周禮爲經屈記爲傳夫記爲傳猶可

而周禮儀禮烏可以爲經乎萬世常行之謂經二禮不行于天下後世今十且九矣二禮詳于器而記詳于義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如以義耳寧獨記易詩書春秋何經無禮樂四十九篇大經小曲何器不備器者隨時變通而義者百世不易故夫子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所損益可知其言樂曰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樂其可知必如周禮官職儀禮節文而後爲禮樂則聖人宜取鐘鼓管籥絃竽比竹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又取儀禮所不備者如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升降坐立拜起服食器用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謂之經而後謂之禮樂存如此不惟時勢古今跡戾難行且多如牛毛繭絲委瑣煩複六經有此體裁不故夫三禮自達人觀之亦已詳矣猶謂之禮殘樂亡愚故曰市兒語也

禮者物之則詩云有物有則物之類萬而物皆備萬何止千百故曰三千三百甚言多耳非謂先王定三千三百爲數限人必由也鄭康成解禮求合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爲經禮三百儀禮十七篇爲曲禮三千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所謂癡人說夢也

鄭康成解禮多强作俗士詫爲辯博小有異同輒云

學問未到庠成地焉敢高聲議漢儒夫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前人所議論道理文字何傷今據四十九篇中解說謬者畧舉之曲禮曰葱渫處末渫與渫通作泄易井卦九三云井渫不食古字借作屑內則云屑蕡與桂士喪禮云甕三醯醢屑是也鄭云渫蒸葱也又國中以策事鄭勿驅本謂車行城中宜垂策緩步以策末拊鄭其馬勿使疾驅鄭以勿字屬上讀解云鄭勿搔摩也檀弓曰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凡免冠而加布于首曰免與絻通自五服以至朋友新喪皆絻禮也而鄭解云檀弓故爲非禮以諷仲子

之喪通凡免冠之免讀如字加布焉曰絻通作免與免同而義異故喪服小記曰爲母免而以布然則爲父免而不以布免冠而已以布則加絻也鄭于凡免皆混作絻解又宋敗魯師于乘丘公御縣賁父死死者御一人耳鄭謂與車右同死而誤以卜國之卜爲人姓又謂申詳爲子張之子而無據解云顓孫申詳周秦聲相近也又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塡池及柩本謂塡起柩前柳池使見棺行禮也鄭變塡池作徹奠又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魯地有尼丘故孔子以尼字丘蓋呼其字哭也鄭謂以尼諡之

又未仕者不敢稅人稅作說襚同贈死衣服曰襚未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襚人鄭謂稅以物遺人也又國君七介遺車七乘大夫五介遺車五乘古字介通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周禮諸侯貳車七乘介七人故雜記云遺車視牢具謂送葬之車視死者命數爲多寡鄭以介爲遣奠包牲體之數以遺車爲塗車納之壙中者也又國昭子謂子張曰噫毋曰我喪而沾爾專之毋戒辭沾爾自用貌言勿謂我之喪我沾然自專主也鄭讀噫毋爲句我喪也斯沾爲句謂沾當作覘又歌斯猶猶合也凡歌必有

節以合之如今人唱則拍板拊手之類鄭謂猶作謠未聞有歌而謠者又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般公輸若名稱般者自請之辭若方與小斂因自請他日葬已爲機以封不用碑繂也鄭以公輸若般爲兩人以方小爲句謂若爲匠師年幼般爲若族人掌窆事也又諸侯輴而設轜爲揄沈故設綍爲讀去聲揄木名物重曰沈綍與紼音義通謂諸侯以揄木爲柩車揄性沈重難行風俗通曰桑車揄載聞聲數里故設紼以引之鄭云以水澆揄白皮汁播地引車也又高柴葬妻犯人之禾申詳請庚不許曰

後難繼此正識治體者而鄭以爲恃寵虐民又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獻文趙武謚也發猶落也始新之名而鄭解獻賀也發發禮往也王制冬祀行行亦謂之井孟子云井上有李謂道上有李樹也古者井地井間爲道道間有水即所謂行潦也冬水用事故祭行即是祭井鄭謂冬陰盛寒於水祀之于行從祭除之類則是以行爲土也禮運云糞浮而土鼓糞與塊通合泥草爲鼓推也土曰塊草曰糞論語曰譬如爲山方覆一簣簣與糞通猶塊也又荷蕢過孔氏之門農家荷土者也喪禮寢苫枕塊草土同類故孟

子曰不知其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古蕢塊通而鄭解云蕢讀爲塊聲之誤也又禮器如竹箭之有筠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言人外有禮以爲節也鄭于尚書顧命敷重筍席註云筍祈竹青皮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是以筠爲青皮以箭爲筍也又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揜禁承酒尊之器曰禁無足曰廢士喪禮浴尸設廢敦亦謂無足之敦也士虞禮有廢爵有足爵論語曰中道而廢亦無足之義揜與輿通形似車箱有足故高廢禁無足故下所謂以下爲貴也而鄭謂廢禁爲不用禁揜禁爲無足又錢尊本謂尊上畫犧牛之形鄭云犧作娑畫鳳羽于尊上波文然也又周坐尸詔侑武方本謂周禮爲尸者坐而祝與佐食詔告勸侑其步武進退皆有方法而鄭解武作舞禮器云疊尊在阼犧象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按廟制有東房無西房故祭統亦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尊在房戶之外疊犧二尊并列疊東犧西以西爲上神席在室西故也鄭謂人君尊東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夫人在西房也郊特牲鄉人禓本謂鄉人大儺祖禓相逐而鄭解禓作禳强鬼也又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本謂以茅泲醴盛于醆和之以水加鬱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酒之類鄭援周禮謂明酌爲事酒醆酒爲益齊清爲清酒汁獻作汁莎舊澤本謂舊酒醲厚如膏澤也鄭變澤作醳內則云男子入內不嚮戶出聲曰嚮凡隱事相號則嚮故盜黨嚮聚鄭變嚮作叱又內則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本謂世子見君君具大牢饗諸臣而鄭變接作捷謂食其母補虛强氣也又男鞶革女鞶絲鞶大帶也鄭謂鞶爲小囊未聞古男子皆佩皮囊也又年不順成君揖本古者執竹簡記事曰笏笏本

竹也世世易以玉泉故謂竹笏爲玉鄭以笏下爲本也王濂曰諸侯笏柔於靴韋者也和柔之意謂諸侯之笏上剡而挫其角如柔然與天子挺直異鄭因古柔字有通借者遂變柔爲舒以附會考工記三人大圭杼上之杼云天子之笏舒上爲摧頭諸侯舒上無摧頭也又侍坐必退席引而去君之黨黨猶側也謂不敢迫近君側猶鄭射禮云乏居侯黨之黨而鄭謂黨爲鄉之鄉者近君親黨也又侍食君未覆手不敢飯食畢放箸曰覆手古人飯以手食必仰其手食終則覆手鄭謂以手循口旁餘食也又親沒不髦謂五

十者始衰過親喪不髦頭也鄭云去爲子之飾又大帛不繭古冠小而撮髮以緇布爲之周始爲委貌大冠以玄帛爲之故曰大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鄭據雜記大白冠謂以白布爲冠又裘之裼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皮上用單帛爲表曰裼裘外加重衣曰襲鄭云裘之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又尸襲本謂始死之尸重衣斂襲鄭以爲祭祀之尸尊襲衣充美也又笏畢用也畢即簡君前用笏當簡記事鄭作盡訓笏本竹簡鄭作珪訓喪服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本謂孫爲士者祔于祖爲大夫者之廟則祖用少牢而孫用特牲廟可祔而牲不可襲故曰易牲鄭云不以卑牲祭尊則是並用少牢也大傳云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周道猶言大道鄭解爲周禮然則夏商禮有同姓爲昏者與少儀云不貳問謂人隱而不答不可再問鄭解謂問卜不可貳其心也又車不雕幾幾細微也雕刻爲細文鄭解幾爲圻鄂又枕几頴杖刀卻刃授頴欘謂之頴鄭以頴杖之頴爲警枕授頴之頴爲刀環樂記云敦和率神便宜居鬼本謂樂從陽禮從陰鄭謂聖人死爲神賢人死爲鬼學記云足以謏聞謏訝誘也與獀通獵

暑也鄭作小又赴辭使某實實信也使謂之信鄭作至雜記復夫人以狄衣素沙沙紗通薄縐也婦人盛服外籠素紗單衣詩云其之展也蒙彼縐絺又云衣錦褧衣士昏禮加景是也鄭謂六服以素紗爲褧又大夫不揄絞絞編通單縐也鄭謂絞爲青黃色又士練而繡士次于公館大夫畢廬士居堊室本謂哀次輕重先後鄭以堊室士爲邑宰公館士爲朝士又大夫卜筮宅葬日公私皆有有司占者史而服異又卒哭諱王父母兄弟世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皆不解而曲爲說又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本謂弔者

視小斂之服即所謂玄冠者易之而已也鄭以環絰爲孝子喪大記云未小斂主人出徒跣扱衽不冠曰徒不屨曰跣凡罪人髡髮則免冠周禮司圜職云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故不冠謂之徒即所謂笄纚也鄭謂親始死素冠是未識徒爲不冠也又主人袒脫髦髦與毛通亂髮蓬首如今人脫去網巾是也鄭以髦爲人子事親之飾又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納進食也財與纔通猶僅也溢與搤通一手所握曰搤言朝夕僅進米一搤耳鄭訓財穀也二十兩曰溢又給

無紞紞組屬所以束也給單被也大斂外有絞故給不用組鄭解爲被上之識又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其間哀止即間傳所謂中月而禫鄭云大祥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不哭也祭法云相近于坎壇本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宗之祭與天之泰壇地之泰坎相近鄭解相近二字作禳祈表記云裼襲不相因凡去衣曰袒單衣曰裼重衣曰襲裼襲不止衣服凡執龜玉重器皆有裼襲單藉爲裼重裏爲襲鄭謂執玉者衣裘倏裼倏襲也又唯卜之日稱二君謂人臣筮仕則稱兩君擇其所事非是則君不稱二鄭引春秋傳晉惠公卜貳圉之語謂辭得稱君之貳也中庸云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謂禍福先兆有見于卜筮者與形于人身動作者鄭解爲龜之四體春占前左夏占後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也服問云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本謂妻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鄭謂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大學云之其所親愛而辟辟與僻通本謂用情偏僻鄭解辟作譬又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本謂天命鄭解命作慢鄉飲酒義云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本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鄉之衆人

與士君子鄭以鄉人士君子連下文尊于房戶之間爲句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鄉大夫士也聘義云孚尹旁達孚信也尹割也旁達者一玉割而爲圭爲璋瑕瑜旁分皆不失信故曰旁達信也鄭解孚尹作浮筠玉色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昧爽幽居愁處不分明之意鄭謂諒作梁闇作庵訓爲倚廬他如此類不可枚舉必若世儒謂學問不及鄭則一切朦朧不敢聲說承迷習醉何時而已甚者解說不通輒以意變亂舊章如玉藻笏度樂記師乙雜記內子以鞠衣喪大記君設

大盤等章本無錯簡自生顛倒又如燕義首節實錯簡而不知其餘文字如從容之作舂容汁獻之作汁莎封作窆純作緇大圭不琢作不篆鹽諸利作豔諸利諸侯茶作諸侯舒其慎也作其引也祭義見間以俠甒合見間二字作闕曾子問告用牲幣作告用利幣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作必善之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作禮有褒喪大記加偽荒作帷荒中庸一戎衣有天下作一戎殷若斯之類亦不可勝記今皆從舊以俟後之君子參焉

冠裳服色等制詩書無明據今世所傳皆鄭康成之

說愚按冕最貴弁次之冠通用上古冠制甚小僅取撮髮即今羽流所戴是遺意也詩云臺笠緇撮緇冠也撮小貌字從元首也從寸小也從冂象形也弁制大覆額詩云有頍者弁頍覆額貌弁盤也槃者大也字從廾兩手拱捧以戴也用玄帛爲之者曰爵弁用皮者曰皮弁皮無飾者曰韋弁冕則加板于弁上前後垂旒其制又大于弁其形稍俛而前故曰冕冠弁冕皆用玄帛冠有用緇布者冕有用麻者古制也凡禮服衣裳殊常服衣裳連如深衣褒衣袍之屬皆連也凡服色多用玄緇纁纁即赤周以火德王尚赤玄緇二色皆自赤出故冠服多用之即衮衣亦以玄爲地而加刺繡耳裳多赤色或玄黃或雜不等黻黼膝也鄭謂黻色與裳相稱而易與詩多言朱芾赤芾則是裳不離赤然裳色不等而黻多赤則是黻色亦不盡從裳也鄭謂朝服玄衣素裳皮弁服純素弁用白皮天子視朝諸侯視朔皆用之羣臣亦然夫平居無事舉朝衣白未見其可即殷人尚白非必言服純用白也此未可信端者禮服之通名凡禮服制方正故謂之端用玄爲玄端用素爲素端雜記云端衰無等則是衰亦可謂之端非端定爲一衣也裼襲之名

不專指衣單曰裼重曰襲凡手執賓器重幣亦稱裼襲呈現其物而單藉之謂之裼不見其物而重裹之謂之襲非但衣服有裼襲耳鄭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非也詳見各章冕衣裳九章引虞書山龍華蟲等爲証尤爲牽强詳見周禮司服世儒耳食康成以爲知禮不復思索轉相傳習凡今之禮非古之禮皆鄭康成之禮也

鬼神者造化之靈人物之命大而天地山川小而昆蟲草木凡有生氣不離鬼神人者鬼神之會先王制爲祭祀使人知有鬼神又制爲卜筮使人知有鬼神

之靈所以顯造化之情狀齊億兆人之心志也洪荒之初混沌未鑿二氣苞孕人物初生鬼神道隆叔季元始剖散如日既中幽暧全消陽驕陰微鬼道日遠人事日益是以殷人尚鬼而周人尚文世運自然也孔子贊易作十翼不言卜筮言義理以開物成務立人之道爲本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神怪不語非其鬼則不祭是以臧孫居蔡譏其不智此孔門民義之教也至于定禮豈自背其說而鄭康成解禮專引讖緯附合如以五帝爲人各有名號姓字句芒祝融等神皆以人充數其說怪誕非聖人立教務民

義之意蓋天之有帝以人事天之道不得不爾如鳥能祭則必以鳥獸能祭則必以獸各因其所固然爲報本反始非天果有帝如人也猶曰稱宮星稱垣亦因人立名豈曰真有宮星真有垣耶老氏曰可名非常名通乎此者可與譚鬼神祭祀之義矣

禮記通解卷目

第一卷 曲禮上
第二卷 曲禮下
第三卷 檀弓上
第四卷 檀弓下
第五卷 王制
第六卷 月令
第七卷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第八卷 禮運 禮器
第九卷 郊特牲
第十卷

內則
第十一卷
玉藻
第十二卷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儀
第十三卷
學記　樂記
第十四卷
雜記上　雜記下
第十五卷
禮記通解　卷目　二
喪大記
第十六卷
祭法　祭義　祭統
第十七卷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第十八卷
中庸
第十九卷
中庸
第二十卷
表記　緇衣　奔喪　問喪　服問
閒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第二十一卷
大學
第二十二卷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卷目終
禮記通解　卷目　三

禮記通解卷一

郝敬解

曲禮上第一

曲禮記行禮節目委曲也曲細也非其大者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此四語爲四十九篇之綱禮之本也聖人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其道不外此毋禁止辭隨事隨處皆當禁止其怠慢之心勿敢不敬其容貌端莊儼然若心有所思內志惺惺貌與心符所謂正顏色斯近信也多言損志又當安定舒徐言不妄發如此則內齊明而外恭默心正身脩時措咸宜君子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也有不能安民者哉禮之體約而功博如此

敖去聲不可長上聲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洛不可極

四不可皆申致上文毋不敬之戒學禮之本存心主敬之目

賢者句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此舉居敬行禮之人爲學禮之法皆就恆情易偏者融之所謂允執厥中從心不踰矩盛德之至也賢者

舉其能敬之人恆情狎則易慢畏則易疎惟賢者所褻能敬所畏能親也恆情溺愛則忘醜過憎則棄善惟賢者愛知其惡憎知其美也恆情貪得則無厭適意則重遷惟賢者財有餘能散居雖安不懷也六者惟不長敖不縱欲不盈滿不極樂者能之蓋敬雖主一之心即時中咸宜之道執中無權非禮之禮也六者時中脩己安民之道端在此

按大學論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不外好惡兩者此人情之矩居敬之要于此能毋不敬則用中不偏絜矩篤恭而天下平矣積而能散二語即財貨居處以言仁者克己復禮之事夫子毋固顏淵屢空積而能散也子貢貨殖積而不散也蓋情欲氣感如雲翳生空雖賢聖不能無而聚散起滅各有天則苟非涵養精純者不能化也安安而能遷則積散無心所謂從容中道順帝之則從心所欲無入不自得如是而後大禮與天地同節矣或曰安而能遷遷而能安同否曰遷而能安者止於至善安而能遷者介于石不終日可與幾也兩者相因所謂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去聲毋求多疑事

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僎去聲）禮從宜使從俗

承上言居敬學禮者當法賢以自脩也利害學問容貌習俗四者皆學禮之地禮非廢財也苟得則不可禮非犯難也苟免則不可橫逆雖很勝負有定理求勝則不可分所當取多寡有常數求多則不可此處利害毋不敬也事理雖嘗學問而未深信勿輕以已之所信正衆之所疑非遂隱而不發也惟當直陳所見待人自擇蓋道本公共我知之非我自有之所謂博聞强記而讓雖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無足觀此處

學問毋不敬也至于出入起居各有矩度時坐則如尸尸象神坐必敬也時立則如齊齊對神立必敬也而視聽言動可知此動容貌毋不敬也君子用禮義以爲質苟生今反古矯世絕俗非禮之禮大人弗爲故一敬常主萬變隨時使從俗舉一事明之使謂以君命使于四方從俗謂因其國俗如居宋章甫之類蓋禮强世則難行宜民則可久此處世羣俗毋不敬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悅）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去聲）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主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去聲）飛鳥猩猩（生）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不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音牧）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此言禮之用甚切人當學禮也禮有隆殺則親疏定

有分辨則嫌疑決有等級則同異明有從違則是非分此禮之用也妄悅人爲禮則卑諂辭費用廢禮則鄙陋奢侈則踰節倨傲則侵侮戲謔則好狎此五者皆不明于親疏嫌疑同異是非之禮者也禮以脩身爲本踐言善行所以脩身也善則行脩矣踐則言道矣言道言可爲道也質猶本也取於人謂爲上所徵用達行之事來學謂爲學者所就正窮居之事苟人不我取而取人則辱已人不來學而往教則貶道君子行脩言道之身不爲也道德仁義同出于性禮即斯四者之節文成體而可履者也共由曰道同得曰

德生理曰仁時宜曰義必有禮然後道德仁義行之而成也教傚也訓循也上之立教以身下之循訓以言惟禮品節詳悉然後教訓備也客遊曰宦宦學從師遠學也班朝班朝廷位次也治軍治軍陳行伍也禱祈求也祠報賽也祭以接神祀以嗣續供給謂牲幣器皿之類貌肅曰恭心存曰敬裁盈曰撙制過曰節謙卑曰退推與曰讓六者所以操心脩身踐言善行定決親疏嫌疑辨別同異是非而明禮者也人所以異于禽獸唯此鸚鵡鳥名猩猩獸名人與禽獸血氣嗜慾視聽食息同但人能言而禽獸不能言然禽

獸中有若鸚鵡猩猩言亦與人同而卒未免爲禽獸者心無人禮耳苟人無禮口雖能言而心固禽獸又何別于鸚鵡猩猩乎鹿性善淫鹿牝曰麀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太上謂聖人貴德謂從心不踰矩盛德之至忘人我報施之迹也其次謂君子之學禮務報施謂使人我兼盡也孟子曰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恆敬之又曰禮人不答反其敬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即往來報施意聖人制禮父慈則子孝君敬則臣忠夫唱則婦隨兄友則弟恭賓主相將獻酬交酢無施不報無來不往所以諧人情勸恭讓使亹亹不倦也故報者禮之尚而利者義之和義無利有時而睽禮無報有時而怠此聖人制禮之精意非故責效計利也有禮則安脩齊治平之福無禮則危放佚怠惰之禍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故曰禮不可不學禮以退讓爲本自卑者人不能

卑之尊人者人亦必尊之此往來之定數也以下奉上以賤承貴以少事長皆自卑尊人所以爲禮負販謂負擔鬻販者雖其貧賤爲人父兄長上亦必有尊之者爲人子弟必有所當尊者況富貴者可廢禮乎

按自此以上論禮之綱以下數禮之目

人生十年曰幼句學二十曰弱句冠三十曰壯句有室四十曰强句而仕五十曰艾句服官政六十曰耆句指使七十曰老句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冒七年曰悼導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句頤宜

天地之數起于一極于九而終于十故聖人制禮以

節人情每十年一變以律天時盡人事調盛衰適盈虛之節也人生十歲曰幼可以學矣二十曰弱已成人而尚未壯可以冠矣三十血氣充足曰壯乃可以娶妻而有室四十壯甚而强志氣堅定乃可出仕五十肌髮色蒼如艾艾藥草老而刈始良故年長者謂之艾是時乃可服從官政蓋四十强仕服事而已服官政謂爲卿大夫服事久諳練日深始可謀國政當大任也六十曰耆耆久也詩云上帝耆之六十而天地之數一周故曰久以意指使人不自勞也七十曰老時宜退藏在國則致位避賢在家則委事授子止

足隨時不當復營懸世務也八十九十則惛憒不明曰耄老而耄與幼而七歲者皆曰悼雖有罪不加刑蓋老耄與幼昏一也悼者憐恤之意人壽大約七八九十止矣若夫百年大數一終謂之期猶限也頤養也百年之間精氣形神惟在所養得養而善則壽失養而害則夭

按年與時俱長者造化之自然事與時俱變者人事之當然皆所謂禮何但三代因之卽亙天地古今盈虛消息舉不能易聖人志學十年一變以禮教人亦十年一易質義而行大畧如此非必拘拘十歲始學二十後冠三十後娶四十後仕七十必傳也乃爲所損益可知也故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卿大夫十五以後皆冠說者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古今名賢生子多在三十以前少壯登膴仕立功揚名不待五十夫子七十一猶請討陳恆作春秋是七十未傳也其他可知故曰禮從宜讀禮者舉一隅而三隅可推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大夫年七十致還其職事于君卽老而傳之義謝釋去也不得謝謂君勉留也賜君賜几所以憑杖所以扶行役以婦人隨奉養也安車小車一馬駕坐而乘之禮大夫四馬車立乘坐則安也賜几杖以下三事皆君優老眷留之禮大夫在四方對同輩以降自稱老夫在本國父母之邦則稱名不敢自尊也鄰國有事來問必諮老成人國有老成文獻足徵大夫對必稱先王先君之制以告此耆舊自處之禮也君以耆舊之禮厚其臣臣亦以耆舊之禮自盡所以上下交而令終老而愈親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謀就長者諮問也操几杖示爲役也從謂就而隨之也行則爲操之居則從之非定操其几杖以問也長者問長者謀于己也辭讓而對如子華言志曰非曰能之是禮也子路率爾而對非禮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清去聲昏定而晨省星上聲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温以致其煖凊以致其涼昏則安定其寢晨則省問其安醜夷衆等也言處衆不爭懼以忿辱親也三賜三命屢錫也仕初命受職再命三命則君寵厚而體統尊自當有車馬之衛而云不及者蓋出入鄉黨謙退撿約如漢石慶入里門必下車之類有而不乘非君賜而不受也若云父在之子皆不受車馬則大臣之有車馬者鮮矣爲人子而貴不敢驕則孝謹之節乎于輿情周禮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

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僚友同官者也執友同業者也交遊交相往來者也慈弟仁信皆孝行之屬父執父同執業之友孝子見父之執如父況見父乎三不敢敬謹之至凡出必稟告反歸必面見遊有常欲親知所在也習有業率親之所教也常言不稱老諱親之老不忘已之孺也自言老則憂及父母故舜五十而慕老萊子七十爲兒戲以悅親孝子之情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肩隨並肩而差後如雁行也古者坐席地羣居則横席並坐四人長者居席首席向南北以西爲首席向東西以南爲首若五人則長者專席

按古人席地亦有至理今不可用矣百昌不離地地道最親坐必席地以卑法地不欲多上人也祭享皆奠于地相見拜稽首皆至于地長者坐于地上接卑幼非遠也後世用几案尊者踞高座使人委體拜于足下尊卑懸殊非古人之意

爲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祭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

臨深不苟訾。紫不苟笑孝子不服闇。暗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使子各遂其尊若士庶父子同宮則子居不當尊古者室向南戶近東南隅其西南隅深閒無事謂之奧以處尊者明安樂也尊者之居故人子避之少者坐無餘席必垂近席邊蓋食饗之禮人各專席居中則倨而當尊古者男女異路路各有中尊者中道行卑者或左或右不當尊者所行也門中央有臬臬兩旁有闑不中門謂不當尊者所行閒蓋尊者出入由中人子不得當之立也槩量也家

事未傳子孫不得待賓如子為士大夫往來饗禮饌具之類亦順尊者裁定已不得為限制也古者祭祀必卜其人為尸以像神無父之子則可為之有親在者嫌以身近死也聽無聲視無形誠敬之至赤子之慕無時忘之也不登高恐顛也不臨深恐墜也不苟訾恐招侮也不苟笑戒嬉戲也不行暗中遠嫌也不登危險防患也數者皆足以喪身辱親許友以死後世任俠之事古君子雖父母亡未嘗輕以死許友親在雖國難未輕死況朋友乎身體髮膚皆親之有況私財乎有私財是二其親矣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如字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凶主素吉主采父母俱存人子平居吉祥冠衣不全用素幼而無父曰孤人生三十以上有室則有代父之端喪除不稱孤三十以下父母早喪平居亦稱孤冠衣不全用采不忘親也當室適子當家與衆孤異

鄭註純緣也蓋據深衣解禮言不必盡同他處純又作緇即鄭且自異矣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裘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上聲長者之手負劒辟咡。二詔之則

掩口而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向長者所視

視與示同童子天真無僞不可示以欺詐之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子衣裘則迫近成人衣下有裳亦成人之禮服童子給役惟襦袴耳正方面正向一方不斜立也傾偏欹也不傾頭左右屬聽皆端重之容提攜謂長者以手牽引如提攜物然則童子必兩手恭捧長者之手致親敬也負古背通負劒謂長者以手加童子肩背挾之腋下如帶劒也辟偏

也呼口旁也詔告語也長者於童子耳邊以口旁語之則童子必手自掩其口而應勿使氣觸長者先生謂父兄師長從隨行也從長者行而越路與人言是忘其所從也遇先生于路疾趨前進不敢煩先生就己也恐有教令正立拱手俟之與己言則對不言則趨退不敢質問亦不敢叩所往也土高曰丘陵遲可升曰陵嚮長者所視視東亦東視西亦西恐長者有問隨所見對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聲堂聲必揚

戶外有二屨揭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

下入戶奉上聲扃綱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踏蹴席摳苦侯聲衣趨隅必慎唯上聲諾

登高望遠人所共見自上視下人所疑忌指而呼則驚惑者衆矣君子在車中不親指不疾言而況城上乎舍旅館也旅邸不能無求若執平日所用堅索如意非為客之義君子無處無物可以固求而于旅次尤當戒也將升堂必先揚其聲使內人知避也古人席坐脫屨而升羣坐惟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餘皆脫於戶外外有二屨則在坐非一人語聞于戶外則

可入不聞恐有竊不當入也入戶視必下不欲掩人所私也扃鉉通門內外拴鈕也排戶而入則兩手捧持其扃勿左右回視戶初或開或闔既入使開闔如初不違主人意也當闔而有後入者則闔勿盡恐拒後入者也毋踐屨不踐蹋先入者所脫之屨踏亦踐也長者所居席端為上長者先登則後來者自前序升如歷長者之位以就己位是謂之蹋席也摳提也手提其衣便坐也隅席角末坐也幼者趨席末由末升也慎唯諾長者有問唯諾必中節也

按此類皆儀文末節然皆心術所形心苟不存則倒

行逆施故曰德言慎禮言恭惟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時無處非禮君子所以不可斯須去身[illegible]心之謂也後多倣此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蹤閾

造化以東陽為生物之鄉易曰帝出乎震故禮以東為主位人身左屬東為陽家國天下莫不有主主不可移可移則非主故賓雖尊而必右主雖讓而必左君者國之主其出入尚東由左門兩扉間植木窒扉曰闑出入者由闑左右闑東西自定左右隨身出入君自內南面東出由闑左入由西亦闑左也臣自外

北面東入爲闌右出由西亦闌右也入由闌西則疑于爲賓出由闌東則疑于爲主故不敢也在他國則否閾門限踐則不敬且防傾跌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由外至內非一門寢門最近內而進則升寢堂矣

大門讓客先入及寢門主人先入設席然後出迎客致專敬也客固辭則主人止而肅客入肅謂俯首揖而進之即肅拜也入門左右皆以身爲槩自外入東爲右主趨東階也西爲左客趨西階也客若降等謂客分卑于主主爲大夫客爲士之類則就主人之階示隨行不敢當賓也待主人固辭而後就西再讓曰固辭主人先登分尊也拾更迭也級階梯也兩足更迭升前足俟後足至而前足更上也猶雜記拾踊射禮拾取矢之拾聚足謂兩足聚一級連步階梯非一也東階先右足西階先左足順入門之左右主賓相顧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國平聲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幔也薄簾也趨直前疾進也見長之禮以疾爲敬帷薄之外不見尊者可自紓則不必趨堂上地迫執玉恐墜皆不可趨武足也取强立意凡上文下武左文右武冠下曰武所以爲固也足下曰武所以爲壯也堂上不趨足跡相接舉步狹也堂下地稍寬可開步布散其武也張拱緩步曰翔室中愈迫非脩容之所肱手臂橫張兩肱恐妨並坐者凡授物長者立則

已不必跪恐勞長者俯也長者坐則已跪而授之不敢俯臨長者兩足並坐曰跪

按趨翔跪皆所以爲敬然以趨爲敬亦有不必趨者以翔爲敬亦有不必翔者以跪爲敬亦有不必跪者節文雖多時中而已故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明于細而大可知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薄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向而扱插之奉上聲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壬上聲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

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各尺衣毋撥剃足毋蹶貴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上聲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暫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糞掃除不絜也帚所以掃箕所以盛糞以帚加箕上捧之而進退也一手捉帚一手舉袂環障帚外且掃且移卻步而退使塵不及長者拘鉤通舉袂內向如鉤也掃畢以箕內向扱地斂取糞壤不以箕向長者

既掃布席兩手奉席高如橋平如衡長者欲坐請問面向何方長者欲卧請問足向何方衽卧席也凡坐隨陰陽如南向東向之席坐于陰方則皆上右蓋南向以西為右東向以南為右也北向西向之席坐于陽方則皆上左蓋北向以西為左西向以南為左也凡飲食之席賓主不相對非飲食而講說之席則對設凡席制廣三尺有奇兩席合中間空地約共一丈函合也跪膝著地也主人跪而正客之席敬客也客以手按席止之不敢當也重席所以優客固辭再辭也凡辭初為禮辭再為固辭三為終辭踐席客將坐也客坐主人乃坐坐定主人先問勞客客不先舉問也凡即席客貌端好舒徐勿矜持愧怍也將坐必兩手摳提衣旁使邊齊離地尺許然後坐以便起居也齊一作齋衣下邊也撥開散也蹶動也坐必收斂衣服足無動搖也席間遇長者書簡琴瑟當前必跪而遷移之慎勿跨越也虛間並坐陵越向前則疑于先人非謙也當食並坐偃仰退後則似輕主人之饌不敬也即下文無餘席之意或云盡前者以俎豆在前就之恐汙坐席也儳攙通越次也勦說猶亂說便給爭勝之狀雷同附和阿比之狀準古昔稱先王言

皆舊典可徵可信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句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現跋拔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拖去聲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遷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問終乃對不敢儳也古者席地坐以兩膝著席兩股著足有請則伸股起起有二長者坐少者請業請益

問更端之類則膝蹤而股起燭至食至上客至之類則足立而身起也請業問所習學之事請益既告而復問也諾者應之徐唯者應之疾無餘席者坐垂席端恭敬不寧之貌侍先生坐見同等者則先生亦其同敬敬有所專不敢顧私故不爲起燭至起以時變也食至起敬主人之供也上客起非同等長者之所敬亦敬也古者以薪炬爲燭燒餘爲跋勿使客見恐其厭久也叱狗惡聲嫌暴怒也讓食而唾近穢惡也吸氣曰欠舒體曰伸欠則氣乏伸則體疲撰古算通心計貌將起尋覓衣屨也視日早晚思息也皆厭倦

之容更端更舉一事問也起而對待命復坐也有告者他人告君子也少間須少空閒也復白也必空閒而後白則幾事也屏退也左右隨便也屏隱而待不敢干其私也

毋側聽毋嗷叫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毋側聽毋側耳探聽人之私也應必和平毋嗷號暴厲也視必直毋流移邪眄免也怠荒謂身體放散不收也遊行也倨驕傲也跛偏欹也箕坐伸兩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以胸腹帖席也斂髮以纚韜髮也髦假髮一云髮勿使髮垂如髦也免脫也非凶事不脫冠袒解衣露體也雖有疲勞之事不得肉袒雖當炎暑不得揭下裳取涼也屨賤少者屨尤賤長者坐於室則著屨升堂而脫之戶外以入長者在堂則屨不上堂而脫之階下以升屨有繫解之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有事暫起就階下著屨必跪而舉屨屏於側著不當階也禮畢退長者送已向長者前著屨屨在階側跪而遷移近已勿妨長者降也俯而納屨不跪

者納屨足在前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男女不雜坐不同椸移枷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弟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離猶麗也兩相與曰麗兩成離加一爲參兩人同坐立必有所私毋往參之道遇麗立者行其旁毋出其中間枷架同置衣服之具橫者曰椸巾以拭汗櫛以理髮問贈貽也詩云雜佩以問諸母父妾之有子者

臧浣也裳褻服不使敝裳惡瀆尊遠嫌也內言外言
男女各職也閫門限也內外有限男女不相通言也
纓佩也絛組之屬女子既許嫁佩纓成人之飾也大
故謂病喪之類非是不入其門門謂女子所居室之
戶女子子即女也重言子者別于男子之爲子也兄
弟謂姑姊妹女子子各有兄弟也坐食男子在堂則
婦人在室
父子不同席
古者一席坐四人父子同席則尊卑無等父必異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

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
也取去聲妻不取上聲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行媒謂媒氏通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受幣謂納幣
以後乃通交相親也周禮凡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
以告君也告鬼神者告其先祖非是則無別爲此以
厚別也厚猶遠也妻取同姓則近于禽獸妾或不知
姓亦必卜之以決疑也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寡婦之子弗輕與之爲友避嫌也見謂其子有德業
聞望表見于世無所見而友其子欲何慕乎所以嫌

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凡以財處人曰賀昏禮無賀以人子將有嗣代之憂
也知賀則直云某聞子有客使某來進食不直言賀
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者自名羞進食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貧者不能備將禮之物老者不能任行禮之勞禮不
在儀文故無財亦可行也禮不在周旋故衰老亦可
行也不然豈貧者老者遂無禮乎故曰禮云禮云君
子義以爲質此之謂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子生三月而父名之義方之始不可不慎以國則當
上以日月則褻天以隱疾則貪葯以山川則瀆神擯
而廣之必正乃順隱疾隱諱之疾如目疾名瞎足疾
名跛之類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
異長各自爲伯仲男子之長幼達于四方女子之長
幼閨門之內耳故不相雜男子冠而字之重成人不
斥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名謂自稱與稱同蓋皆以名父尊于一家子自稱及稱家長皆以名也君尊于國臣自稱與稱他人皆以名也春秋傳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書之子也對晉侯稱書是君前子亦名父他可推

女子許嫁笄而字

女子十五以上皆可許嫁許則十五而笄未許則二十亦笄矣字之亦敬其名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嗣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物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食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殽生體熟而升之俎也胾純肉切而盛于豆也謂之殽者骨肉雜也禮重骨賤肉故左殽右胾食飯也殽食爲主故居左肉汁爲羹羹陪食故居右細切爲膾燒肉爲炙盛之以豆居食羹之外也醯醬屬或云醋也醢通爲醬醢醬之類不一皆所以和諸饌亦盛以豆居殽胾之內也葱渫所以爲和也渫當作屑內則云屑荏與薑士喪禮云醯醢屑是也亦盛以豆居諸

饌之末漿諸飲之屬周禮有三酒六飲居右與羹近取便也脯脩皆乾肉薄析曰脯脯始也始成爲脯捶而施薑桂曰脯脩脩治也治而後成也朐屈也末謂兩端乾肉屈中而以末端向右食脯先末便于擘取也降等謂客分卑於主人也執食起辭始儀禮臣食于君先捉飯而起欲往食于堂下之類主人起止客然後客坐也延請也食每品取少許置于豆間之地以祭先代造食之人不忘本也若敵客則自祭不須延請若降等之客待主人延請而後祭也凡祭食之禮祭其所先進之食後進者後祭之各以進殽之序祭之必徧也飯食飯也三飯三食也每飯皆食殽擩以醯醬殽與飯爲正饌三飯竟主人乃延客食胾然後徧食各殽辯徧遍周也必俟主人食殽徧而後客止始主人方食客虛口不食是違主人之意也

按飲食人之大欲無禮則亡厭故先王因飲食行禮俎豆有常品陳設有定位以將敬而導讓也苟爲獻有文辭受有節豐儉有數因時制宜皆可名禮故夫殽胾之左右羹炙之內外脩脯之本末主客之拜興善用禮者不簡不煩當乎人情愜乎事理合乎時宜所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始是

而已故禮有情有文非徒鼎俎之多寡左右之陳設一一依倣陳跡如鄭康成輩牽强附合虛敝精神無適于用耳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團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答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食

主人即長者饋進饌也共食與人同席食也非賓主勸侑而飽則所取多矣共飯與人同器而飯也古人飯以手不澤手手必潔也沾汙曰澤汗出曰手澤涎沫曰口澤凡涎沫著手羹汁染手皆謂之澤人所穢惡也摶飯團取飯欲其多也放飯搶食也流歠亟飲也咤口舌聲齧骨嚼骨有聲反魚肉以所食餘反于器也投與狗骨則賤主人之物固獲堅取必得也揚飯去熱急於食也飯黍以匕不以箸箸以食飯非飯黍也羹有菜食用箸嚃以口嚃取也絮羹別取蔬品入羹和之也刺齒剔齒也醢醬屬味鹹以殺擩食之非可歠也可歠則味必淡故客絮羹則似調和未善主人辭以不能亨客歠醢則似醢味薄無殺可飽故主人辭以貧窶濡肉輭濕之肉齒決以齒斷而食之不須手也乾肉脯脩之類必手擘之而後可食用齒決斷則失容也一舉盡臠曰嘬以上數者皆貪饕粗率之狀君子于觴酒豆肉未嘗不退讓以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醮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餕俊餘不祭爻不祭

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夾其無菜者不用梜爲天子削瓜者副剖之巾以絺苦爲國君者華化之巾以綌隙爲大夫累保之士疐帝之庶人齕聶之

卒食食畢也客自出向席前跪而取已所食之飯與醬齊授佐食者將以持歸卒主人之惠也齊與齍通即菹醢之菹獨徹飯齊者食以飯齊爲主也唯受食於尊者親徹賓若敵則主人起辭客坐而相者代徹也尊盛酒器尊所置酒尊之所謂之尊者燕飲主酒主爲尊也故主人當尊天子諸侯飲其臣則尊尊燕

與鄉飲則尊在房戶間賓主共之主尊賓賓尊主之義也故長者就尊酌酒少者必起就尊所而拜長者辭拜少者乃反席飲俟長者飲盡釂而後少者乃敢飲盡飲曰釂君前食果不敢棄其核即勿投與狗骨之意御食於君如爲君佐食之類非侍食也侍食則不必賜餘矣器之溉謂如賜爵之類禮所必洗則即其器食之不必更瀉之別器也如其器未可便洗者則當瀉于別器食之不敢與君同器也食餘曰餕尸餕鬼神之餘臣餕君之餘殽餕貴之餘下餕上之餘餕餘皆有豆間之祭但不可以祭先祖與他鬼神故

孔子君賜食先嘗不祭惟腥則熟以薦也子生則餕父之餘子死則父不得以已所食之餘祭之妻生則餕夫之餘妻死則夫不得以已所食之餘祭之而況祖考與外神乎御同於長者謂同長者食也凡用物當前曰御貳陪也同長者食雖盛饌與長者爲貳不必辭以其爲長者設也偶遇也遇則成偶遇席偶坐雖盛饌非爲已設亦不必辭也挾著也鉶羹菜和用箸大羹無菜乃可歠也爲天子削瓜副之副劈同析破也以細葛巾覆之而進華花同半破如花開不斷也葛之粗者曰絺累粟通但華之而不用巾猶檀弓之云剝棗也寔蒂通亦不華但去其蒂而已齕之亦不寔以齒自齕而已

按玉藻及士相見禮皆云君賜爵卒爵而俟君卒爵是以先飲爲禮也故禮不必强同因時制宜敏於從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解者謂公私不同飲豈私燕遂無導飲之禮乎長者有賜當受亦有義不可受雖君命辭若子思之鼎肉孟子之兼金是也削瓜細事諸侯以下不得劈明微辨等云爾非謂庶人之瓜但可斷蒂而劈瓜者皆犯禮也解者曰公庭大會則爾非謂平日然則禮惟公

庭有之平日無禮乎且庶人何得與天子同堂食瓜附會不得而强爲之說也大抵禮者人情耳無恭敬之心非人也無是心則講求是禮有是禮則反求是心今不求制禮之義與行禮之心但比擬求合于古人之跡牽强支離亦不可行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利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不櫛不櫛髮也首必櫛而後加冠冠而不櫛旁邊之至也翔緩步也惰慢也不惰言語較平時迫切也君

子無故不去羣瑟父母疾則不樂也變味謂厭飫知味也變貌謂酣醺改色也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劇雖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忘憂也有憂如親疾大患難之類側獨也猶儀禮側尊側授之側側席謂獨席不別設席待賓也專席謂不與衆人共坐吉凶不相襲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拂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旋辟開辟避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向與客並然後受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鐏去聲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鐵鐵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者之容

水潦方降則魚鼈不足貴故不以獻于尊者獻鳥者必捩列轉其首止其豕而防其逸也如欲畜之則勿拂恐其傷也佛拂通車馬不可以登堂獻則執韁馬

之策與升車之綏先之冑在首甲在身呈冑自知有甲矣獻杖則執末授長者以本也民虜戰勝所獲之人獻則操持其右袖防有異志也獻粟收取必以契契必合兩書契先右執右爲尊也鼓量器操量鼓進則知有米也粟久儲故執契米即用故執量醬齊所以和味先醬齊自知有熟食也書版冊也獻田宅以書致之凡弓筋在外角在內授張弓筋向上授弛弓角向上使兩梢下垂便于授也簫弣通弓末也弣弓中央把處如花之有柎故名弣右手執弣左手承弣便也尊卑謂賓主無貴賤一也垂帨猶垂佩帨佩巾

賓主授受身皆磬折其佩懸而垂也客謂使者主人拜而後受客執弓旋辟以避其拜還辟回旋開辟也但避不答拜者主人拜聘主非拜使者也主人自受謂不遣人代也由客之左客自外入則西爲左接下亦右手執簫郤左手接客之下承其弣也鄉與客並謂與客並立同向然後受之不逆受也進劒以把爲首左其首尊者在左以首授之避刃也戈如戟旁有橫刃向下所謂鉤戟也矛似鋋而三隅戟兩旁皆有橫刃向上鐏鐓皆柄下鐵銳者曰鐏平者曰鐓前鐏鐓亦避刃也進凡杖者必拂去其塵效猶呈也馬與

羊右手牽之便用力也犬左手牽之以右手防齧也執禽皆左其首尊者在左以首向之也獻羔鴈者畫而飾之受琮玉者以兩手捧之受弓劒者以衣袖承之歛玉爵者雖有餘瀝不揮洒防失墜也苞包裹之苴承藉之或以葦或以茅魚肉之類也竹器圓曰簞方曰笥盛飯食之器也凡操持此物遺人者受使命之初即如出使在彼之容則臨事可無失禮矣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朝受君言夕舍于郊故曰不宿於家朝服而命之則拜送反受命亦朝服可知拜君言之辱朝服又可知已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學而不[illegible]人以自用篤于行善而不以少得自止斯誠君子矣人有好于已勿求其好之必盡人有忠于已勿責其忠之必竭如此則我望人不過厚而人施于我易爲德彼我之間可常繼全交之道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古禮也祖父憐孫之幼常擁抱之子長則不抱父嚴祖慈人情也記者引此以明孫爲祖尸之意蓋惟其死則爲[illegible]故生則鍾愛曾子問云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意與此異王父祖父也君尸謂天子諸侯祭祀公卿大夫爲尸者已筮已宿大夫士遇于外則下車式之也君遇于路知其臣已筮爲尸者亦下車尸皆式于車上答之也尸乘車必加几于上使恐以優之也

按古者惟祭殤無尸內外之祀祭皆以尸[illegible]同姓外神不擇姓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之主爾之祭主人之子爲之使其父北面拜其子近遇歡食生人以爲鬼近戲此古禮之不可强通于後世者也

齊者不樂不弔

遇大事而齊戒則不爲樂不弔哀專志以養誠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孝子哀痛自不免於毀瘠然使銷肌見骨則反傷生使耳目昏亂則反廢禮升降不由阼階不忍歷親之位也出入不當門中道不忍踐親之迹也居喪不整容故不沐浴不甘味故不進酒肉然有瘡瘍沐浴可也有疾病酒肉可也疾止復初仍不食也孝子之身親所寄託之身以啓後則爲慈以承前則爲孝苟過哀傷生廢禮謂之不勝喪雖慈孝乃比於不慈不孝者不致毀不極毀傷也年愈衰則哀當愈節孝子居喪三年是生者來之日也父母喪已三年是死者往

之日也生者不忘久而若暫死者不生近而若遠與猶數也生數來日如親死四日成服喪禮以爲三日祥禫皆越月而後祭祥雖兩期而從吉直須二十七月是生者之喪必數來日也死數往日如親喪二十五月實得兩期遂爲三年是死者之期但數往日也數來者雖久猶若未久孝子自盡之心也數往者未久以爲久孝子思親之心也聖人制禮斟酌情理而損益之也

按前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立不中門故居喪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猶親存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禮者人情而已非泥跡也孔疏謂祔祭以後得升阼階引雜記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爲敬賓乃由阼恐亦不止此顧其心何如耳泥跡比擬非禮之義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附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去聲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去聲杵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

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恤生曰弔哀死曰傷二者非可混施也以財助葬曰賻問人之乏而不能濟是失言也賜人而使之來取是無禮也與人而問所欲是矜惠也壟墳也登墳則躪踐死者不敬也引棺之索曰紼助喪本爲相事非爲客也故必執紼示效力也與人揖必出位以變爲敬也入哭人之喪勿舒徐翔行也憂則廢食食則輟憂非歎所也五家爲鄰鄰有喪舂米者不唱和相助

也二十五家爲里不巷歌不歌於里之巷也遊喪由截徑避泥水是憚勞也身被介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臨喪則必哀戚之色故君子每事戒慎必誠必信服必稱情外必由衷不失色於人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內平聲）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旐（音兆）爲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至）獸則載貔（皮）貅（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四郊多壘（累上聲）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撫俯憑也式車中較下橫木有所致敬則俛而以手撫之如過宗廟之類君所撫式大夫過則下大夫所撫式士過則下朝廷之禮論爵庶人無爵故禮無下遠庶人者大夫近君有罪則議周禮有八議不可議同姓則刑于甸師勿使人見異姓則刑于朝不棄市以重有爵也有罪被刑之人不使近君側防懷怨也兵車尚威猛而不讓故不式武車即兵車旌載于車

上綏綏通散垂貌詩曰淑旂綏章武容飛揚故散其旌垂綏然也德車文車貴安恬故纏結其旌史載筆謂君行史官載筆隨以記事也士掌故官屬言謂朝典前謂前驅君行師從前驅遇變必舉類示後使知備也載舉之車上也青青雀水鳥旌畫青雀于旌上塵埃起則前有衆伏風能揚塵鳶鳴多風故舉鳴鳶也見車騎成行則舉飛鴻鴻飛成列也士師掌刑殺之官在前謂爲先鋒舉虎皮以張威武也前遇猛摯之獸則舉貔貅之象使衆知備也此四者各舉其類蓋師行人衆有急未可言傳但舉旗幟以齊三軍之耳目也下文因以五方旗色承之行謂行師凡軍前爲南鳥南方七宿朱火色前建鳥旟七斿以象鶉火鳥宿之屬有星星凡七星也武北方七宿玄水色後建龜旐四斿以象營室武宿與東壁連體四星也軍東爲左龍東方七宿青木色左建龍旂九斿以象大火龍宿之屬有尾尾九星也軍西爲右虎西方七宿白金色西建熊旗六斿以象伐虎宿與伐參連體六星也招搖天中北斗七星上謂中軍北斗杓轉衆星隨之故居中央軍行爲五方之旗法五星以指揮士卒而招搖在上者將帥居中舉招搖之旗督作三軍

之武怒也怠猶督也繕猶作也度謂進止之律局謂部分皆所謂軍禮也下文因以敵讐承之不共戴天猶言不與同生也不反兵謂不待還取兵兵常自隨也四郊城外四郊壘屯軍之壁卿大夫不能謀國致寇納侮士未遠於庶人食祿代耕而不勤民事各以爲辱也

按父讐三語言帥臣分閫敵愾之義四郊二語言人臣謀國任事之忠或古聖有爲而言猶速死速朽之類如春秋魯莊公忘父讐爲齊諸兒主婚儒者矯其非遂以報讐爲大義後儒遂緣飾大復讐之例要之非通論也傳記成于後儒手非先聖之舊而此一節多春秋諸侯盟會征伐之事非先王巡狩朝會太平之文物所述前載後備皆倉卒道路掩薄權宜之術青龍白虎招搖等名後世緯稗小說非聖人雅言所執之禮鄭康成輩每屈經從緯禮壞經訛由訓詁始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不惰祭如在也祭服祭器敝壞以他用則褻神故焚而埋之牲犧牲未用死與犬馬之屬皆是人臣助祭

于君有獻俎祭畢各歸之臣必自徹者不敢當賓也

鄭謂獨士當自徹亦拘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建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建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卒哭謂朝夕哭也未葬哭不絕聲既葬迄而三虞惟朝夕哭思至哭故謂之卒哭卒哭則祔主于廟乃有謚以易名名所以名其質也人死質藏則名隱孝子聞名思親不忍舉也鄭謂生不諱名非也人子于親生死同死不忍聞生亦不敢斥但生則名有必用不可盡諱死則名不復用謚方新而名可釋矣故諱自卒哭始卒哭之日生事終而死事初也嫌名名不同而音相近二名二字爲名偏舉一字則不諱蓋禮至諱名而尊崇哀敬之情極矣惟三年之喪爲然期以下無此禮期喪有諱惟王父母而王父母之諱亦以父之所諱諱之者子幼孤不及見事父母未嘗聞父之諱祖則已亦可不諱矣凡諱惟在家則然在朝廷君前雖子不得諱父在大夫之家國之所諱者則諱

之亦無私諱也不以諱改詩書之語不以諱易記載之文恐其害義理也廟中有先祖在則尊無踰者故皆舉名如雝詩禘太祖則文王之名亦不諱也君夫人之諱卽君夫人之名質猶當也雖當君前臣亦不諱其非君前與非臣可知何也婦人尊貴者之名惟諱於閨門中門外非婦人得預也大功小功服殺分輕故不諱孔氏謂大功小功亦當從父之諱是拘于爭父母則諱王父母之文而失其解者也蓋禮至于諱事愈輕而情愈重非君父無是豈可槩施乎入竟入國之界首入國入城中入門入主人大門亦畧

言其義如必待入城而後問俗及人之門而後問諱亦迂矣是鄭康成之禮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去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去聲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舊說外事謂巡狩朝會征伐之類內事謂宗廟祭祀冠昏之類天干五奇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五偶乙丁己辛癸爲柔日外剛內柔外陽內陰也其說蓋附會小雅吉日之詩郊特牲云郊用辛郊亦外事也而辛又用柔又云社日用甲社后土陰也而甲又用剛喪祭鬼事用柔日可也冠昏人事何以用柔女昏爲內事可也男冠何以稱內其說未足憑聖人用禮未嘗爲此拘拘也卜筮日謂卜筮其行禮之日旬內外謂卜十日內外也曰遠某日近某日者命龜筮之辭喪事謂葬與祥禫之類奔哀之事則先遠日示不急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類則先近日情欲伸也先謂不從乃改擇也曰亦命辭假借也言爲擇日借爾泰龜

泰筮也泰尊之之辭有常信之之辭吉凶有常故可信也卦成于三故卜筮三不吉則不復問也襲重也三卜不吉則止不可重筮三筮不吉則止不可重卜也筮策同以蓍草爲籌也卜筮之設非倚鬼神而忽人謀聖人謀已定矣聖人所信者衆人所疑法令所不能行者借鬼神以定之此聖人神道設教之權故曰所以使民非爲已也所以使畏法令非畏鬼神也所以決民之嫌疑定民之猶豫非聖人嫌疑猶豫待卜筮決定之也嫌疑未明也猶與未斷也與作豫此數語善言卜筮若後儒言卜筮以人事仗鬼神豈聖

人作易本義載既疑而筮之筮定則不當復疑既決日而行事得日則當必踐此教人勿疑也鄭改踐作善

按鄭以踐作善因春秋葬數纍與定公皆改日違卜左傳誣以爲禮鄭遂謂日可以不踐非也卜筮已定已決而又不踐何取于決疑定猶豫乎鄭之譸張附會類此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零效駕奮衣由右上聲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弁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騁騁至于大

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溝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蒙對拜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教莫不安指立視五嶽鬱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平句勿驅句塵不出軌國君下齊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此節言乘車之禮僕御君車者大夫士也策刺馬杖將駕別有人牽馬就車而僕臣執策立馬前監之軨車式前欄植君所憑處以簨覆之故須展視也效駕試習也奮衣攝衣或云振衣去塵致潔也由右升者左當君位避也貳副也綏挽以登車之索也取自取也凡車兩綏正綏曰良綏僕者負之君升執之副綏曰散綏繫車上僕與戎右升執之凡乘車倚較立較

駕則跪示敬也右手執策分四馬八轡以騶二轡轡軨前其六轡左執三右弁策執三分轡乃驅試之五步而止待君出也君出就車僕以六轡併一手以一手取正綏負之授君挽以升僕乃左右攘辟人避道乃驅車也攘揮也辟開也騶猶馳也凡御車僕中立君左勇士右爲衛大門君外門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君由內門登車勇士尚未登車右自勇士也車至大門外君乃按撫僕手止車顧命勇士登門外衛非常也行遇門閭溝渠勇士必下步行蓋過閭里君式則臣當下又門閭防奏宄溝渠防險阻也凡御者授綏登者分轡乃可受不然讓無受也自尊者當受亦必

撫止御者之手以示少讓其不當受者則自御者手下拘其綏自執之以升也凡賓客乘車不得入主人大門敬主也凡婦人乘車不得如男子倚立避外也凡庭實大馬不上於堂賤畜也此皆所謂質義之禮也故君子在尊見黃髮則式敬老也過卿大夫之位則下敬貴也入國不馳衆所聚也入里必式父兄親族所居也奉君命有所徵召其人雖賤無爵而大夫士以君命往其人來亦必親爲之御君之所敬亦敬之也披甲鎧者不屈體拜蓋文武不同容冠裳雖雜則其拜也和順而拜也甲冑暨暨則其拜也剴折而

拜容不稱服也祥車迖葬之車乘則虛左死者之靈居車左避也乘君車謂君出副車從臣代君乘則不敢虛左不以凶事擬君也然立君之處必憑式以示不安也御婦人之車婦人在左御者進左手執轡面向右遠嫌也御君以右手執轡面向左不敢背君而身常俯示恭也名器莫重于車周禮五路六等之數皆有正法不如法者謂之奇車不軌不物則君不乘車上居高聲大欬手妄舉非靜正之容也立謂倚較立嵩規過車輪一轉爲一規五轉輪高六尺六寸圍一丈九尺八寸五輪之地九丈九尺每步六尺蓋十六步半也車上立視遠不過此有所敬而式則目不得過馬尾馬尾近車闌也左右視曰顧不得過轂轂在車兩旁顧過轂則掩後人之私也車入國中不馳則不用鞭策彗策末也鄭撫摩也以策彗撫恤其馬勿令疾驅垂鞭信步塵不揚出軌外也鄭以勿字連上讀作沒鑿也凡國君乘車遇大祭之牛必式過宗廟必下下牛式廟文誤也路馬君馬駕路車者人臣或效駕或乘副車必朝服致敬也載鞭策載而不用也不敢使僕授已綏自奮衣上也不敢觸左左必式也步路馬謂君出牽馬以駕或君歸稅駕

也必中道不行邊側也路馬所食草以足蹴踏之是蔑視乘輿也齒謂問爲之年齒馬老則晏駕故忌之詠謂譏罰按此類衰世諂侯貴倨之禮先王無是也

禮記通解卷二

郝敬解

曲禮下第二

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妥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此節記將奉授受之禮仰手當心曰奉屈臂當帶曰提帶在腰與心之下器謂圭璋之類衡平也手以心爲衡上衡謂高於心平衡謂當心綏心下提則帶間矣蓋分愈尊則禮愈恭非謂士與大夫之器使者遂可忘敬也執主器通上下言之執輕如不克即論語云執圭如不勝聘禮云執玉如重之意尚左手謂以左手在上左尊而文右卑而武右手在下便用力也行不舉足拖曳其踵如車輪之運不離地也磬形倨句人身立而俛似之身俛則佩玉從傍懸出而垂也倚謂身直立佩倚身不垂也委謂身大俯佩委于地也蓋言主臣授受之容主立臣俛主俛臣俯也玉謂圭璧古者以圭璧爲禮執謂賓主執以相授受藉謂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繅也單曰裼重曰襲玉有藉則赤手併其繅執之所謂裼也玉無藉則以衣重掩其手執之所謂襲也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裼則手澤汙之也鄭作襲裘裼裘解非也凡言裼者袒露之稱襲者掩護之名非但衣有裼襲執器皆然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迭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此稱謂應對之禮國君諸侯也卿老上卿世婦下夫人一等貴妾也大夫之世臣先世之家老也姪娣亞嫡之稱皆妾也舊謂姪即妻之兄女娣即妻之妹恐不盡然從嫡來嫁即爲姪娣未必一室三女同嫁一國也家相家臣之長長妾妾之有子者皆不呼其名優禮之也君子不恃尊貴而忽其所親任以養恭敬重顧託勸忠義也君大夫之子諸侯之大夫子也天子諸侯對諸父及在喪自稱余小子大夫之子不得稱也天子諸侯新立稱嗣君喪未除稱子大夫與士之子皆不得稱也世子諸侯子大夫士名子不得與

君世子同避尊也大射禮君與賓耦臣以貴賤各自爲耦大夫不足則使士備耦士如不能射則以疾辭其以疾辭也則託賤事曰有負薪之憂言負薪勞致疾也凡疾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豫亦曰負子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皆義起之名侍於君子顧望而對非獨侍也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路率爾而對是不顧望也夫子哂之曰其言不讓以此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君子已孤不更平聲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君子守禮不苟同于俗然亦當諸人情合時宜不必以己意輕變俗凡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國有舊典惟謹脩成法審慎行之使適時宜當人情而已去國謂當世卿大夫以事出奔或被放逐自祖至孫去國三世猶有宗人仕於故國之朝則猶故臣也吉凶之事往來出入皆當告於故國之君若無列於朝者可以不告但兄弟宗族有存者亦當反告於大宗之後示不背本也若三世去國無列亦無兄弟宗族則其家猶當守故國之禮子孫有興起仕于新國者然後乃可從新國之法耳子生三月父名之名有不便父更之父沒子孤名不便亦不更也故春秋傳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爲其不可更也凡貴人死累其生平爲之謚君命也亦有處士沒鄉國人私謚者公論也如父初死無謚死後其子驟貴追作父謚是彰死者無述而以子貴要名非所以敬親也禮不豫凶事人子於親喪尤弗忍豫然居喪不知禮無以

自盡故即居喪讀禮如含襲斂殯成服啓殯遷柩之類未葬之禮也慮卒哭祔祥禫之類既葬之禮也皆於未葬時讀之既葬而祔則人事終而神事始廟祭各有禮當於既葬讀之喪畢復吉祥禫已終思慕未平當讀樂章如雅頌之類借弦歌以漸釋其憂痛也居喪哀故不言樂祭事言故不言凶公庭閫外故不言婦女禮者因時稱情而已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筴几杖席蓋重平聲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蕭屨扱持衽厭葉冠不入公門書方袁催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

私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壝位鄉向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去聲鞮低履素綦見乘髦馬不蚤爪鬚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文書龜筴之類各有典司不先事夙戒臨期君前振理顛倒反側是玩上廢職也誅責罰也龜筴所以豫謀凡杖所以優老席所以安息蓋所以蔽雨暘衣裳重素則不吉袗單也絺綌葛類單則見體近媟慢也公門君朝門也作蔗蒯草所爲齊衰之屨也扱衽親初死孝子以衣前衽扱帶間匆遽之容厭冠冠伏帖不起也吉冠峨起喪冠厭伏書方小木版既夕禮書題于方謂以方板書贈死之物告于柩者也凶服衰也凶器楮桲明器之屬不以告不入謂用必告而後入也公事謂朝政而以私議非姦則專也凡營室安神爲急畜藏次之安身爲後凡造家具祭器爲急牲牢之具次之自養爲後祭牲曰犧賦取諸民也無田

祿謂無采地之入無以供祭祀則不設祭器有田祿可祭則先爲祭服以祭器可暫假而徐備也貧粥祭器寒衣祭服斬墓木爲宮室皆蔑視祖考而褻瀆鬼神背禮殉私不敬之大者士大夫祭器因田祿設失位去國無祿廢祭則不宜挈祭器行以寄於故國之同爵者令可用也既出境乃除地爲墠位回向本國哭捐親戚去墳墓無田不祭故用喪禮冠衣裳皆素有采緣者徹之著草屨覆軾之簾用素皮駕不剪剔之髦馬蚤謂治手足爪鬚謂剔治鬚鬢皆容飾之事故不爲也食盛饌故有豆間之祭去國食無盛饌故不祭不說人以無罪不以已出爲無罪向人解說也婦人不當御謂不侍寢也待三月後諸事乃復如平時皆用喪禮也愚按此臣子遭放逐之變而大去其國者如魯逐公孫歸父之類若孔子去魯馬用此爲惟春秋大夫去國者多衰世之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旋辟闢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

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此言相拜之禮大夫出使他國既相見而其國君若慰勞之則逡巡還辟再拜稽首其反本國君勞之亦可知已他國君若出迎先拜使臣則使臣還辟不敢答拜嫌抗賓主避先施也自大夫以下相見不論貴賤如見賓之禮主人敬客則主人先拜客敬主人則客先拜拜則必答惟弔喪主人拜與臣見國君拜不答蓋喪禮主人哀痛拜稽顙非專為敬賓也凶事尚質故賓無答臣見君拜非為賓主也故君不答非此

二者拜無不答大夫見他國君拜他國君答之士見他國大夫拜他國大夫亦答之皆賓主也同國之士大夫始受命相見亦賓主也賓拜見則主拜辱惟本國君於士雖始相見士拜不答亦不拜辱以士卑也如非本國士拜君亦答而拜之以為客也大夫於家臣雖非家老拜亦答而拜之避君也之皆指拜者男女有別他事不妄答惟拜亦相答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迷卵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玄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春田曰蒐搜鳥獸春生故戒多殺澤廣則禽多故不圍羣取則絕類故不掩獸子曰麛鳥子曰卵方生之不取五臟肺為金周以火德王祭用所克殺牲為肺則祭肺凶年無盛饌不殺牲故不祭肺也馳道不除不行幸也祭事不縣不懸鐘磬作樂也粱良也米之精者不食食粗糲也飲酒不樂不作樂也貴賤不同吉凶之禮各以等變玉為貴金石次之絲又次之羣者舉貴卑者舉賤非謂君不圍澤而猶掩羣不祭肺而猶食粱玉不去身而但徹縣也餘可類推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大夫見於國君君拜其辱故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弟親為君之答已也君於士不答拜士有獻則當親親獻則當拜此為未得親拜獻因左右以致者他日君不問則已如問前物所從來必再拜稽首而后對如親獻之禮也人臣以私事出疆皆請於君反則必告

大夫言獻士言告勞互備也國君去國如春秋衛成公魯昭公之類止之謂國人留之社土神稷穀神土穀養民國之本也宗廟以祀先祖家之本也墳墓以葬祖考身之本也國亡與亡君之道也無去之禮大夫撫君之喪師專國則死之士守君之制臨難執節則死之宗廟墳墓又其私情耳去者處變之權死者守常之經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無上子丈夫之稱授政授諸侯以法度任功任天下事也予一人自任之稱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臨諸侯謂天子巡狩適諸侯之國也畛猶介也畛於鬼神謂因工祝致告於鬼神也爾雅云畛致也

有父通某甫其字也崩者自上墜下之名復初死招魂古之俗禮告喪天子崩使人告諸侯也登升也假大也空虛之名神降亦謂之假魂升亦謂之假死言假者不敢信以為眞也措之廟祔于祖也主以木為

神主帝廟號三年喪未畢不自稱予一人稱予小子名猶稱也若在喪而死即稱小子王如晉小子侯之類按此節多因詩書春秋所有之名薈蕞為禮天王之稱自春秋始非盡古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天子之妻曰后后者後也夫人者扶人也婦者服也世婦者廣世胤也嬪者婦賢德可賓也妻齊也樓也妾接也天子奉天設官分職故曰天官即大宰也六大即六卿大宰即冢宰天官也大宗掌禮樂大史掌文籍大祝掌祭祀大士掌刑罰大卜掌卜筮典常也典以法言官以人言典由官行官為典設首言天官而承以六典即周禮冢宰掌六典佐王之意司徒人民之官司馬征伐之官司空國邑之官司士教化之官司寇刑罰之官五衆五官之屬皆佐天官脩六典者也天有六氣以運四時象以六典地有五方以司

五行象以五官六大不偏舉故大宰首六典以統其大五官不雜越故天官無專職以別于衆人民象春征伐象夏國邑象中央教化象秋刑殺象冬府工之名亦取五氣皆天子所以官天地法四時者也周禮之義蓋原於此藏貨財曰府造器用曰工司土山虞之類司水川衡之類司草稻人草人之類司器角人之類司貨丱人之類六職六府之職土工陶人之類金工冶人之類石工玉人之類木工梓人之類獸工鮑人之類草工筐人之類各詳周禮六材制器之材五官致六材之用以納於六府曰享享者下貢上之

名

按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故妻者判合齊體之名其於天子則后也以次婦嬪下頗不倫記者欲以夫人配諸侯世婦嬪配卿大夫妻妾配士庶人而天子兼統亦周禮名法之例也詩曰刑于寡妻敵體無二曰寡鄭據昏義天子八十一妻謂天子六寢后夫人以下百二十人以次當夕半月一周一月再周以法朔望則是天子無夕不內否則朔望之序闕矣豈先王慎起居寡嗜慾遠女色希幸御之道乎開後世人主好內之端非所以為訓大官府工之說蓋周禮之溢觴天官即冢宰大宗即春官大史大祝大卜皆春官之屬而無大士或云即士師司寇之屬也司士別屬司馬記以配五官此其所異耳蓋記之意以五官同出于天而其事通名為大故典有宰以一其統而官不立宰以分其職後世謂諸侯司徒即宰不知曲禮王司徒上本無大宰也周禮增冢宰而虛司空其義則一大抵禮非一家之書蒼蒼錯雜難可強齊鄭氏穿鑿比擬參差軋推殷夏今按記以大宰首六大周禮以天官統六典記不設冢宰周禮不備冬官亦五官耳財貨器用考工之法與六府六工大

旨不殊安在記之獨為殷禮乎鄭又謂周禮殘闕以考工記補今以記徵之周禮未嘗缺而考工記亦非補要之非古使周禮果周公之舊曲禮焉得而稽夏之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

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五官之長蓋三公爵在司徒等五官上者伯長也職長四方加虞四嶽周二伯後世左右丞相之類擯天子所使接賓者擯於天子謂入見而擯致辭則曰天子之吏職事者也天子稱伯之同姓者曰伯父異姓曰伯舅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老父於事者也諸侯之人稱之曰公爵本公也國人稱之曰君或謂公君皆自稱非也九州非一國於內推一賢侯長之曰牧牧養也興利除害曰養叔父叔舅伯之亞也諸侯之人稱之曰侯本國人稱之亦曰君夷狄戎蠻五

服所謂綏要荒也皐陶謨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古者內有伯中州有牧邊國有子皆大國也故春秋楚稱子蓋南州要荒之長不穀猶言不善庶方猶亡方孤猶寡也謙辭

按此節多襲春秋傳例故云夷狄戎蠻雖大曰子春秋惟楚稱子說者謂為夷之夫九州之地在春秋莫大于楚西戎為秦地雖遠而世為周京東夷則外濱海而地迫促北盡冀州唐虞以來世為帝甸而外逼沙漠亦迫促惟南方荊衡之陽閩越蜀漢延袤萬里楚據江介外連諸蠻最大稱長而僭用王號故春秋正其班爵稱楚子非謂其為夷狄也不穀孤寡人君謙讓之辭稱今謂大稱不穀小稱孤亦拘也稱某人者春秋書人之例書人亦本非例也諸侯見於天子天子迎勞問覿擯介傳命如周禮儀禮近瑣擯以諸侯見天子但稱吏不名近侯天子與諸侯燕飲言笑勸酬或宗親耆老策勳崇德時稱伯叔父舅所以敦倫而親親也至於朝廷之禮名不正則言不順平王之命文侯稱伯父字而不名豈可為訓記者據春秋以來諸侯辭命相沿為古禮非必盡古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郊隙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位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離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

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依作扆狀如屏風高八尺以絳爲質繡斧文于上天子見諸侯則負此立覲近也親近天子見之也宁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以接羣臣也朝言早也覲則天子堂上諸侯拜下相臨之禮也朝則有事相謫天子在門公西侯東公尊故在賓位此相接之禮也鄭氏云天子五門外曰皐門內曰庫門又內曰應門又內曰

雉門又內曰路門卽畢門也天子有三朝一在皐門內庫門外謂之外朝一在路門外謂之治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諸侯三門亦三朝也未及期謂卒然有事不及擇期也卻隙同隙地謂不在國中也聘無事以禮相存問也誓謂有事以言相結約也盟以鬼神相詛盟也涖臨也殺牲取血塗口傍加誓書牲上爲坎埋之渝此盟如此牲也諸侯見天子擯者之辭曰臣某侯稱其國也某稱其名也寡人寡德之人謙也適子孤別於庶子也無父曰孤內事宗廟之事外事百神之事曾孫祖始封之君而稱明不敢專也死曰薨赴告之辭薨昏也幽晦之義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諸侯薨將葬則類舉其生平行事請於天子爲謚以易其名曰類既葬嗣君入見天子卽稱先君之謚明以類繼也言謚曰類釋類之義也天子穆穆朝見之容也穆穆深遠貌皇皇顯明貌躋躋整齊貌蹌蹌步趨貌儦儦局謹貌妃配也孺柔順也婦服也老婦老而服事人也小童幼昏無知也婢卑賤也子於父母自稱名貴賤同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擯辭曰某士天子上士三命諸侯之大夫亦三命也陪重也天子臣之臣也於外曰子他國人稱子也子有德

之稱於其國謂在本國對他國使者自稱寡君之老若奉使在他國對他國君自稱某名也天子不言出奔王者無外也諸侯生不名卒則以名赴也君子不親惡叛臣亡子不納其款也諸侯失國則名不成其君也滅同姓則名無親也五者春秋之義也

按朝覲聘問之禮記[illegible]之人臣于天子有朝覲而已會遇者諸侯相見之事故儀禮獨有覲而無朝朝卽覲也世儒謂朝宗遇禮今亡周禮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若是則終歲奔走無寧日故鄭玄分六服爲六歲侯服一歲至甸服二歲至男服三歲至采服四

歲至衛服五歲至要服六歲至至之年各按四時分四方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一分春朝一分夏宗一分秋覲一分冬遇六歲而六服徧是謂時見曰會也十二年天子有事不巡狩六服畢至是謂殷見曰同也四時諸侯遣大夫來聘天子是謂時聘曰問也每元年七年十二年惟侯服來其不來者皆使大夫聘是謂殷見曰視也周禮近瑣而鄭極意附會尤瑣謂覲行於廟朝行於朝則是朝廷之上諸侯終無北面之禮矣人臣見天子自古北面今謂公西侯東爲班次則可未聞人臣朝君不北面稽首但門屏間東西相

向一立謂之朝者也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由夷王以下豈可爲古禮乎大抵周衰禮廢諸侯惡害已而去其籍孟子已謂其詳不可得聞春秋戰國以來諸侯自王古禮墜地後儒各以臆見補撰非先王之制此節多後人解春秋例亦非春秋本義也會遇誓盟五霸爲之誓則三代有焉其誓湯誓牧誓聖王以遏亂非大平盛事也若夫歃血詛盟市井詛僧之約非王公雅道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所賤也人死升屋嗥復亦委巷之禮諸侯夫人見天子自稱老婦則是諸侯見天子可自稱老夫如尉佗對漢文帝不儼然敵國乎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皆邦人稱非夫人自稱也今誤襲爲夫人自稱寡小君然則諸侯適異邦可自稱寡君乎天子不言以下皆春秋傳例天子不言出是天王出居之例也諸侯不生名是穀伯綏來朝之例也君子不親惡是邾蕪其以漆閭丘來齊之例也諸侯失地名是楚以蔡侯獻舞歸之例也滅同姓名是衞侯燬滅邢之例也例于春秋本不盡合而以言禮則禮豈後春秋作邪亦足以明記之非古矣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三諫猶屢諫非定三次也醫三世亦言屢世精業非定祖考身三也

儀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

富數則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擬比也倫類也貴賤賢愚各以類相比非是則瀆也下五對皆於其倫之意五問皆問其自幼而長也問天子之年臣民自相問非問天子也至尊不敢徑斥但云聞其形體之長短能服衣若個尺干猶個也若干者不定之辭隨短長爲數也國君有宗廟社稷從事謂從祭祀古者五十爲大夫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之長幼御謂御車大夫有車馬也典謁猶典客應

門之役將命之事也負薪勞賤之事也君有國山澤所出金石魚鹽之類大夫有邑宰邑宰食力食民之力祭器衣服不假言有田祿奉祭器服皆備也士三命則賜車馬庶人則養六畜惟天子不問富天下莫非其有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凡祭之義皆主者精神所通德有隆殺則對越有大小業有廣狹則感格有遠近天子總理乾坤故上祭天下祭地環祭四方及天下名山大川祀水火金木土五氣之神每歲祭必一周諸侯分封一方則隨其所居一方祀之不得祀天地兼四方也祭其方內山川及五祀之神每歲亦祭一周大夫但祭五祀歲周山川亦不得祭也士惟祭其先祖五祀亦不得祭也凡祭有常典并其已廢者舉之則數而謟并其當舉者廢之則慢而疎諸不在祀典內者祭之則爲淫濫之祀淫祀違禮違禮則菑凡牲色純曰犧肥謂養之

於滌三月而後用之詩所謂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天子諸侯同但諸侯不必色之純也索臨期求索肥者用之不必在滌也士羊豕則牛不得用也

按祭祀之禮此節爲典要學者酌其義裁其當崇雅黜俗明白正大萬世可因矣若執文强同鮮有合者

羊豕曰少牢而解儀禮者分少牢爲大夫特牲爲士則記言爲僭矣則又解曰記言天子大夫士而儀禮諸侯之大夫士也凡記言大夫多屬諸侯何獨此爲天子天子之大夫猶諸侯也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亦未明言天子大夫何知

儀禮之是而記言之非乎鄭康成言鬼神甚眇雜祭亦煩瑣天神有昊天上帝又有五天帝蒼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各有名字配以五人帝春大皡夏炎帝季夏黃帝秋少皡冬顓頊佐以五官春句芒夏祝融中后土秋蓐收冬玄冥又有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風師雨師司中司命等皆天神也地中央曰崑崙崑崙東南五千里曰神州皆地祇也五嶽四瀆九州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川澤皆山川也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五祀也又加泰厲司命七祀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于

寢皆先祖也每歲四時迎五氣祭五帝五官于郊孟冬祈年于天宗冬至郊祀昊天上帝春分郊祀高禖孟夏龍見而雩又郊季秋享上帝于明堂有大事出類于上帝宜于社或謂一歲祭天者九祭地者二又有望有禜有社有報賽有祈禱有禳禬歲終有蜡畢祀山川與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其他祭名不可詳考

傳外事也宗廟內事則有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四時薦新每月告朔吉事告凶事告出告反告皆有筮饋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祭法云七廟五廟皆月祭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又云日祭月享時類家語云親廟月祭皆內事也總之事鬼之禮歲無虛月月無虛日果若斯先王之治國家鬼爲政耳大抵傳記襍据舊聞彙緝成禮而鄭康成援引緯書附會雅俗混陳所以紛拏多端莫適所從獨此節之言馴雅簡要爲可信耳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支子庶子也宗子適子也古者五宗之法所以崇正適一統系而杜侵越也自始祖而下以適繼適百世不易者所謂大宗也合族人宗之大宗之外爲小宗者四身以上父之適子同父兄弟共宗之同祖之適

子從兄弟皆宗之同曾祖之適子再從兄弟皆宗之同高祖之適子三從兄弟皆宗之至高祖五世服絕而宗易此所謂小宗也繼始祖之大宗則始祖以下之廟皆在焉繼高曾祖父之小宗則高曾以下祖父之廟皆在焉凡各支子欲祭其先皆于各宗子之家告宗子而後祭不敢專也

按先王之世教化行而習俗美國有仁讓之風家有孝弟之行人皆親上敬長故宗法可久三代而下世衰教微人懷忮懻父子兄弟之間一人貪戾輒衝行恣睢而欲以宗法齊九族難矣故行禮有本非虛文

可羈縻也後世宗法惟天子諸侯與勳舊世官爲要本支明世系正然後可杜爭奪之患權重故法易行百世不易可也五世後遷可也若士庶分齊禮卑嫡寡而庶繁爲宗子者苟未象賢雖以天子諸侯之適族人叛之而況士庶乎宗子不克家徒恃宗法以繩宗人宗人不服倚衆强以拒宗子則宗法往往禍宗故宗天下國易宗家人難也今云庶子不得奉祭五世之廟皆在宗子家則宗子家廟不勝其多六世宗易廟又當毀世有遷易歲有增改則不勝紛更族遠支大貴者賢者多自支出必欲諂其賢達以從愚賤之適奪其祭祀削其禮數勢有難行亦人情理數之自然耳然則宗法不行而支子遂終不得祭乎存禮而反廢禮故必緣人情而後禮可行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突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一元一頭也武足跡也豕彘也小豕曰豚腯肥貌翰音高聲也羹獻可爲羹以獻也疏趾足趾開張也明視兎目開而視明也尹割正也割肉方正乾以爲尹也槀魚乾魚也商度也商度燥濕之宜也脡直也魚敗則餒鮮則挺直薌香也合黏也梁似黍稷而高其莖葉也粢其高故稱粢稷粟也粢細米也粟米細故稱粢明潔也稻稌也分苗而樹之如蔬菜然故曰嘉蔬豐本根叢生也大鹹曰鹺玉無瑕曰嘉幣中度曰量

按諂名取義未甚允羹獻何獨犬疏趾何獨雉乾魚何以商一元大武近迂僻或古祝辭有是語後人因襲杜撰於禮未爲典要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自死冠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崩下頹也薨崩頹聲又薨夢也卒終也不禄士代耕有禄死則不禄死言澌也消盡之義尸陳也白虎通曰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柩究也久也降落也羽鳥飛翔死則降落四足謂走獸漬腐敗也或曰病相染漬左傳云大災大漬也公羊云大齊也齊漬通皇六

也君也曰皇曰王曰辟蓋以神事之而尊其號猶今稱府君之類考成也德行成也妣言媲也與考相媲也辟君也法也夫爲婦君效法也嬪婦人有儀範可賓禮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夾不下於帶國君綏妥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袷衣領間帶腰間綏垂也衡平也六尺爲步五步爲三丈凡人精爽浮于目瞻視可以占敬肆分有尊卑德有大小則敬有深淺此節即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瞻瞻之意天子收視蔽明目不離身上不過領下不過帶敬之至也國君視稍開而常綏垂其目不揚視也大夫平視則稍遠矣士視三丈又遠矣蓋尊者安靜養重卑者承奉應接靜躁不同也視上於面謂昂首仰視傍若無人則其氣傲下於帶謂俛首俯視中有所思則其心憂傾謂側目邪視志行不端則其人姦

君命大夫與士肄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凡君所命令之事大夫與士皆相與肄習之以求其審恐臨事生疎失措也官職守也府圖籍之府庫兵甲之庫朝朝堂在居其職也言者講求肄習也公朝之上言犬馬畜牧之事則鄙矣方行禮于朝廷之上輟朝而左右顧盼心不在朝不有怪異之事必有怪異之憂不然則草野固陋不達朝廷之禮者也朝廷莊敬儼恪之地禮之所出也故在朝則言禮凡所問所對皆以禮也

大饗不問上不饒富

大饗謂郊天大祫禘之類日月素定故不問上不饒富謂物有常品常數不得過爲羸餘致暴殄也書彤日曰典祀無豐于昵以此

凡摯至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鴨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矩榛脯脩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晒

摯與贄同至也執物而至爲相見之資也禮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貴其不相瀆也故國君相見必以擯介士相見必有以先之主客相接必有以爲贄君子于所尊不敢質也天子無客以贄交神明則用鬱鬯之酒諸侯上交于天子以圭卿以羔取其群進退

大夫厲取其就列也士雉取其文而介也匹一作疋古雅字通作鴨鴨■不能遠飛象庶人不離畎畝也

委摯奠所贄物地上不敢與長者親授受也童子之贄束脩而已野外軍中非行禮之處野外以纓馬鑿纓也軍中以拾矢拾射韝也婦人之摯見舅姑之類棋果名形似珊瑚味甜一名石李榛似栗而小乾肉方爲脯長爲脩脯者始成脩者和治也納女謂六禮之答辭備備數待擇也天子娶百二十人故曰百姓姓之言生也詩云振振公姓百姓廣生育也

禮記通解卷二終

禮記通解卷三

郝敬解

檀弓上第三

檀弓人姓名記者以篇首有檀弓語因以命篇篇中所記多春秋以來事未必盡實於禮亦未盡合蓋先秦戰國聞人之筆非古聖舊典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此節明濫世以適之禮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大夫免絻通免冠而加布曰絻蓋初喪未成服之服今人初喪以白布纏頭其遺制也凡五服以至朋友皆然公儀仲子初死檀弓爲之免亦親在五服內者鄭康成謂故爲非禮以譏其廢適之失鑿也仲子適子死而有適孫舍適孫立庶子檀弓疑之何居言于禮何在也猶尚也亦者擬議之辭伯邑考文王適子腯微子適孫衍微子弟微子適子死有適孫不立立弟所

謂古之道也孔子言當立孫以適繼適則統系正而人心一有天下國家者之定禮也雖然紂之亡商也以適而衛輒之拒父也以立孫禮非聖人不能權也

○按免與絻異脫帽露頂曰免免冠戴布曰絻故史記禮書引荀子云郊之麻絻與冕同喪服小記云爲母免而以布然則爲父免而不以布可知不以布免也以布則絻也喪服記云朋友在他邦袒免亦免以布也五服初喪未成服皆免何爲非禮大傳云五世袒免謂五世外服盡者止於袒免猶今人弔死逃葬皆著麻布頭巾之類以易玄冠非別有袒免一服輕於緦麻在五服之外者也音宜如字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親生君治師成古今之通誼也子事親臣事君弟子事先師民生之大分也父母天親恩勝故情有回護而無違拂左右親就奉養竭力無有定方服任勤勞以至於死極哀盡禮致喪三年此事親之禮也君臣義合以父母之無犯事之則爲諂以父母之有隱事之則爲欺雖將順同心而勢遠分睽不得上達較之家庭父子有不容不直者矣庶民之養有限故無方君以天下養而無方則侈故養與親異子之身親之身也臣之身亦君之身也故服勤至死與親同腹心手足相得之君臣亦無異家庭父子故君死雖非父母之喪亦當比于三年之服也方比也後世以日易月亦方喪意師謂學問道德終身所宗仰者其成我也有生我之恩故事無犯養無方服勞與事父母同其長我也有臣我之義故無隱服勞與事君同心喪謂無三年之服而有三年之哀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愚按爲宮室而夷人之墓于階下季武子或忍爲之然杜氏何不以情請不得則當改葬不改葬未有更往合葬者檀弓之言大抵脩文而託之乎禮如左傳於春秋未足深據耳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

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按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冢嗣爲父後者於出母無服。子上伯魚皆爲父後者也。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子思之妻生白見出死而子思不使白爲其母喪。門人疑。故問也。先君子謂祖仲尼。父伯魚也。伯魚之母亦見出。而孔子使伯魚喪期而猶哭。故門人引以爲比無所失道。謂惟聖人能盡道。乃能以道行權而自爲隆殺。中人惟守常執經不敢違禮也。汚猶殺也。隆指先君子。汚子思自謂

按出妻人倫之變。非士君子之高誼。大戴記有婦人七出之說。於人情未宜。今謂孔氏三世出妻無稽甚矣。詩云。刑于寡妻。豈聖人之配。名賢之母皆不克其家。好事之說本無足信。但喪服於父母何其低昂也。物有天地。人有父母。同天不獨施。父不獨生。故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母死無喪。是路人耳。此禮不宜自孔氏始。然則禮重父而殺母何也。天地之分也。人生先有氣。後有形。故父稱至尊。知親不知尊者。禽獸也。禮所以別人于禽獸。故以尊爲本。非謂母獨可薄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頎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凶拜之禮。凡俯躬皆謂之拜。故周禮有九拜。此所謂拜。屈身以兩膝著地。以首加于手也。稽顙。以顙叩地也。不言首。言顙者。稽首首不及地。稽顙顙親土也。吉禮與輕喪亦稽首。非父母之喪不稽顙。蓋稽顙重于稽首。稽首重于頓首。當世大喪亦稽顙。但先後失次。拜而後稽顙。如尋常跪俯而後以首叩地。先致敬于賓。而後盡哀于己。有從容順序之意。頎順也。是當世之禮也。先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跪伏。以顙叩地。然後交手。哀懇迫切之至也。頎懇也。如是乃合凶拜之禮

按拜者。俯躬之名。未有不先拜而顙能著地者。故士喪禮。客弔襚。主人皆拜稽顙。則是拜而後稽顙常耳。此章之言。恐亦後人脩飾。拜稽顙與稽顙拜。其實一也。或云拜再拜也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孔子父墓在防。奉母合葬也。葬地曰墓。土高曰墳。東

西南北言已周流四方無定居也識記也聚土曰封
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防墓崩脩之故來遲
也不應以非禮也重治曰脩
按東西南北之人非夫子之言也夫子豈逆知已之
老於行乎古者墓必墳使子孫知先域時展謁也今
爲宦遊無定而識之則是士大夫家居者葬皆可不
墳乎古不脩墓爲始封必慎非謂崩壞者皆不可脩
也以此行禮固執不通非聖人之言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
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仕衛爲孔悝家臣蒯聵謀入刼悝子路救之聵
使人殺子路遂醢之弔者弔孔子也拜之爲主也肉
醬曰醢覆傾棄也聞醢覆醢不忍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也既葬而墓有隔年之草則喪已期矣爲
師心喪三年爲朋友期可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送死者不訣之道不可復補矣心有不盡徒貽後悔
惟誠惟信乃可以免殯停柩也始死三日斂而殯之
附身謂衣衾之類三日期迫勿以匆遽忽之也誠慮
周悉也信無虛飾也三月期緩可以從容整備也附
棺謂明器與凡送葬之具三年喪服之期有盡者也
不以親亡而遂忘孝子之心無窮者也不忘亡故有
終身之憂必誠信故無一朝之患如墓崩而脩則一
朝之患也忌日親死之月日不樂即終身之憂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

葬於防
史稱孔子父叔梁紇母顏氏與叔梁紇野合生孔子
孔子生三歲叔梁紇死顏氏終身諱不言其葬處孔
子乃以母柩殯於五父之路人以爲葬也孔子其審
慎之而訪諸行人耳蓋殯也非葬也惟郰曼父之母
識其處乃以防告始得合葬焉
按此侮聖滅禮之言何但齊東野人之語耳父早死
終母之世不識父墓何以爲子五父之衢是道旁也
豈殯柩之所子不識父墓而問諸行道人不已悖乎
自六經道喪百家横議惑世誣民不可勝數鄭玄之

徒一切以爲聖經附會其說而不折諸理可怪也其慎改其引謂殯引飾棺以輔（茜）葬引飾棺以柳翣按周禮大司徒六引以挽柩行則有之殯則焉用引殯引飾棺以輔據雜記諸侯大夫士行死于道者[illegible]創今棺罩所謂柳也葬行有柳殯將焉用古者殯塗其棺似今人淺埋之類焉得有引與輔使人見見則暴棺豈五父之衢而暴親之柩乎

鄒有喪舂不相（去聲）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芮平聲）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舂相巷歌解見曲禮緌冠緌之餘而垂者喪冠無之去飾也瓦棺燒土爲棺始易衣薪也堲燒土爲甎也周謂以甎環砌其棺也殷人始用木爲棺椁椁外棺也椁之言廓大也周人加飾棺之具棺四週曰牆如居之有牆也或曰牆即柳也翣形如扇畫雜文列置牆外多寡隨貴賤爲等殷人之棺椁無翣者也殀死曰殤凡二十以上爲成人自十九以下死者皆爲殤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十二至十五歲爲中殤十六至十九歲爲長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未三月者不爲殤禹以治水興故夏后氏尚黑水色也書云錫禹玄圭是也大事喪事昏日暮色亦黑也驪黑馬殷人以兵興故色尚金白金色日中色亦白也翰亦白也易曰白馬翰如周克商故色尚火火克金赤火色日出色亦赤也騵赤馬騂赤牲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咨）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三）幕魯也

穆公魯君名不行哀公之曾孫也曾子名申曾參子也成聲曰哭無聲曰泣喪服緝之曰齊不緝曰斬母齊父斬也厚曰饘稀曰粥自天子達舉貴該賤也當世三年之喪不行故曾子以此告之幕以覆柩布麻布繆以縑帛爲飾而上有綴斿蓋天子綴衣之制鄭作緒非也魯衛皆諸侯同姓禮宜無殊今衛布而魯繆是衛貧而魯奢也凡魯禮多僭故曾申舉幕以誣其失

晉厲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

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晉獻公殺申生事詳春秋傳安驪姬言君以驪姬爲安樂也何行如之行無所往也狐突申生傅嘗教申生避去不聽突乃稱疾不出今將死故使人辭之也子少指驪姬子奚齊獻公所欲立者也圖謀也謚法

敬順事上曰恭

按申生守父之亂命以死則恭矣不可爲孝大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爲人子者不當如是邪故忠如屈原恭如申生有硜硜之節而無烝烝之權夫子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者記稱之以見衛輒楚商臣輩之不恭賢知愚不肖相去遠爾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祥祥祭也親喪二十五月而祥祥者吉也自凶趨吉有漸朝祥暮即歌故子路笑其太速然當時三年之喪不行而行者苟責之是無已也又恐其入以爲當歌於子路出教其人曰此去當歌之日不多但更閒一月至二十七月禫後歌則善矣

按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喪雖三年實止二十五月兩期多一月耳計親死日又歷二忌日哀事已三度故爲三年所以二十五月而祥也今云踰月是二十六月禫即用樂矣然士虞禮云中月禫中月者閒一月是二十七月也故解者謂二十八月始樂然則所謂踰月善者猶爲未邪記又云祥日鼓素琴又云孔子

既祥十日而成笙歌說相矛盾難盡合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玄賁奔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累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縣賁父魯士名卜龜卜也國人名右勇士爲車右者佐車副車也馬驚車敗公墜地而副車授綏以載公也末莫通言但卜車右未卜御士所以致敗蓋怨賁父之辭故賁父自言已御君久矣君未嘗卜人今日

臨敵敗績是已無勇也遂赴敵死圉人養馬者也戰退浴馬見流矢在白肉公乃知馬驚車敗非縣賁父之罪遂爲辭誄之誄者類也類其行事以哀之

按誄如今揽辭祭文之類魯哀公誄夫子是也鄭引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解之縣賁父爲公御非無爵之士而謚與誄異公誄之非謚之也又謂二人同死記言死者惟御耳鄭之紕繆如此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光）大夫之簀（賁）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亟）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曾子子也華文貌睆鮮明貌詩云睆彼牽牛簀卧簟也瞿然驚顧貌呼嘆聲季孫魯卿革急也詩云如鳥斯革變遷也夜指童子姑息苟安也

按童子之言非有心也簀之華睆亦非傷禮也曾子雖不易而終未遂失正也使士與大夫異簟則曾子必不以寢使季孫之賜不義則曾子必不受使其當易則曾元亦必不止然而曾子易之者何也所謂充義之類之盡也季孫之賜非伯夷之樹也華睆之物非儉德之素也衽席之安非惕厲之志也死之日非生事之寬也生不可以絕人遺世而爲已甚死則期無毫髮之憾而纖垢之必淨也故不以華靡之物損吾儉不以季孫之賜傷吾廉不以孺子之言蔽吾聰不以衽席之安惰吾志不以病革之危荒吾死所謂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者曾子於是乎爲不可及矣

人誰無死若曾子者死可矣何以得此哉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平日三省克勤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正顏色斯近信生而忠信不欺故死而安定不亂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充充憤懣之狀窮阻礙不得通也瞿瞿視不定貌求尋索也皇皇猶栖栖悵望貌親歸草土望其來而弗至也練期年小祥以練布易冠衰故曰練慨嘆也嘆去日漸遠也兩期漸吉故曰祥廓開也窮塞之情至

是稍開也

邾婁（閭）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刑）始也魯婦人之髽（撾）而弔也自敗於臺（壺）鮐（胎）始也

邾婁近魯小國即鄒也邾人呼邾聲曰婁猶越之云於越也復人初死招魂也升陘魯地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陘邾人勝有戰死者其招魂以矢彰死者志在勝敵用其所好也髽猶男子之免吉則有纚以韜髮凶則去纚而露髻謂之髽臺當作壺壺鮐即狐鮐地名魯襄公四年與邾人戰于狐鮐魯師大敗男子陣亡者多婦人相弔無衰故髽皆一時之

變禮而後遂以為常也

按人死取其衣裳升屋以復古之遺俗戰死則尸膏草野猶以其矢復容非誕與戰士死而弔者盡婦人不可解其夫死邪不暇弔人死非其夫邪則魯豈盡無男子而何婦人弔者之多與記言難盡信也

南宮縚（刀）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縱）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縚之妻夫子之兄之女也夫之母曰姑從從太高也扈扈太廣也儀禮婦為舅姑期期之髽稍輕然毋得太高廣蓋以下記者之辭笄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用竹木為之茲蓋用榛木也總用布加于髽上猶男子之喪冠也

孟獻子禫（毛）縣（玄）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言除喪之禮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言澹也大祥後間一月而禫初喪至禫蓋二十七月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獻子樂雖懸而不作又曰禫而從御言祭而復寢比及也雖及當御之期而獻子猶宿于外故夫子稱其加常情一等此微過於禮

者也孔子既祥謂禫後既從吉也五日彈琴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成笙歌之聲意漸平也此言聖人適禮之中也有子既祥即以絲緣屨以雜組為冠纓此又微不及於禮也曲禮曰生與來日欲其遲也死與往日悲其速也故喪雖云二十四月祥而祥祭乃在來月實二十五月也雖云祥後禫而禫祭又間一月實二十七月也蓋傷死者之易遠不忍遽除此制禮之意也不及者不仁而太過者難繼故禮者酌人情而制之中記者之意也

按記者並舉三事意以孔子為法然所記孔子事亦

誣也十日而成笙歌與朝祥莫歌相去幾何是子路所笑者踰月則善豈謂十日遂可歌乎前後意相背獻子禫猶不樂不居內誠知禮者恆情所難故曰加人一等蓋美之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壓溺

畏恐懼無聊自盡者也厭與壓同行止危險之下崩壓死者也溺謂馮河溺死者也士君子行法俟命三者皆非正命所以不足弔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蓋過于厚者故夫子裁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封齊營丘身留周爲太師死即葬於周其嗣君居齊死者亦反葬於周比及五世親盡而後已樂由中出懽欣愛樂以進爲生禮由外作撙節退讓以反爲本生而樂此死而可去此乎狐穴于高丘樂其所生也死則正對其丘以首向之不忘本也樂生反本者仁之道也

伯魚之喪期而猶哭天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按父在爲母齊衰期亦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若出母則適子無服伯魚之母舊謂爲見出伯魚不聞有弟是適子也而此云期則出母無服之禮不足信也或者夫子特許鯉邪不然則鯉母見出之說不足信也且母死而期年哭豈得爲甚尤不足信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

此言合葬之禮古人無之自周公始即[illegible]杜氏合葬之語祔合葬也

按尚書孟子皆謂舜妻堯二女未聞三妃世鄭康成極力附會推廣其說以三爲準蓋據昏義天子三夫人之說然恐未足信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爨室廚也愚按親死於寢移屍浴竈下有是禮乎記言本謬而鄭康成謂曾子以曾元辭易簀故矯之以謙與解檀弓免公儀仲子之喪同迂儀禮謂掘坎爲垼以新器浴於適室近之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此亦喪不貳事之義業者專攻志殺則廢誦者口習暫試爲之可也大功廢業而可誦則大功以上不但廢業誦亦不可矣大功以下不但誦可業亦不廢矣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終者成就之義死者澌滅之名子張姓顓孫鄭謂申祥子張之子顓孫申祥周秦聲近譸張附會難信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人老疾飲食不雜寢故有閣以自便始死卽以其閣之餘饌奠之望其復食也儀禮始死以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當肩卽此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哭之有位所以敘親疏辨恩紀也委巷曲巷也小巷多曲或曰委窮也水下流之聚曰委言至此窮盡也窮巷之人無所見聞故曰委巷之禮嫂叔無服兄弟之妻相爲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已隨之言思子游之子或云申祥妻之昆弟也於禮亦無服而申祥哭之亦爲位亦妻倡踊記舉二子無服之喪爲位以明小功無位之非也

按哭妻昆弟之爲父後者于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人則是申祥之哭婦人倡踊又非矣大喪之禮門內期功之服衆人咸集爲位爲主可也至于異姓之親無服之喪平居有父母在閨門外緦功而輒爲位爲主免冠袒踊以哭無乃駭觀聽與故曰禮者人情而已

吉者冠縮縫今也衡橫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布帛經爲直緯爲橫直曰縮橫曰衡橫廣而直狹縮縫謂以直帽豎縫之從省也古者冠辟積少故可豎縫無吉凶一也後世冠辟積多豎裁不足必橫廣而

後可習尚使然實非爲凶縮爲吉橫也後世遂謂喪冠貧反吉宜縮縫非古也

按冠莫重于冕而以絲易麻孔子猶從之禮與縮非甚害禮且吉與喪無微不辨安得喪冠不反吉亦非至論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親喪之禮服衰止三年哭泣止三月不食止三日蓋

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矣使過者俯而就不至者可跂而及焉若以親恩爲罔極吾情爲無已狥無已之情而不節以禮在已者不可傳而在人者不可繼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 退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者追償之名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之曰稅小功五月多衆兄弟之服如相去遠則聞喪有後時者當世以爲服輕過期則不稅故曾子非之

按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然則正小功不稅禮耳曾子之疑蓋用情之過小功皆稅何以別于上焉者乎情無窮而文有節所謂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則已諸曰易吉以承之哭踊以哀之逾月而已可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與孔子善而死于衛孔子弔使未至冉有代致束帛爲賻四馬爲賵而以夫子意將之蓋輕於施而未深於禮也禮以副情物既不出于夫子而夫子又終難自白故曰空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凡帛五匹爲束四丈爲匹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赴與訃同告喪也兄弟先祖之子孫故哭於廟父之友父之外交也故哭於廟門外寢已之正寢師已之所事也故哭師於寢朋友因師及故哭於寢門外所知謂泛相知者故哭於野伯高于夫子親周道之友則稍輕視泛然之知則稍重故使其所因者爲主而哭於子貢之家如人聞其哭謂爲子貢而來者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爲伯高而來者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各數其宜

按此章之言明禮之義非必拘拘爾說見前曾子小功不爲位章兄弟哭諸廟師哭諸寢可也若三廟門外哭則近迂況又哭諸野乎君子登城不呼而中不疾言爲其驚衆也爲位哭於野人將以爲狂其何禮與生因其人見死因其人哭感觸動情則有之必使爲喪主爲位受弔而往哭於無喪者之家謂非迂乎

雜記謂遠兄弟之喪哭諸寢是不于廟也奔喪謂師哭諸廟門外是不于寢也宮室之次有限而內外三黨之喪無常安得一一別其所哭之位至于門外至于野至于借他人家哭不情甚矣凡記言拘瑣類此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孝子居喪食旨不甘如有疾則宜變通滅性者不孝苟食者廢禮故爲疾飲酒食肉亦必有藥物之和而後可不然爲酒肉而已以爲者釋曾子草木之意薑草屬桂木屬皆藥物亦可和飲食內則云屑薑與桂

是也有藥物之和乃爲有疾者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正此意言居喪不可妄飲酒食肉非爲飲酒食肉者謀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喪子喪母謂其子死哭而瞽其目也洙泗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冀州之西河也疑擬也子夏使人尊己甚于尊師哭親不如哭子故曾子呼其名而數之父離師友蕭索獨居無由聞過蓋自悔而受教之辭

按弔友喪目亦可無哭既弔又數其罪則如無弔西河尊事是亦夫子之道行也人之尊賢豈賢者之罪孔門曾子最少子夏以曾子父執無呼名數之之禮曾子平日言辭慈謹此辭甚倨不足信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此言平居出入寢興之節早起夜卧出作入息自有常度晝常在外夜常居內惟居喪則廬於中門外雖夜亦不入惟致齊寢疾雖晝亦不出不然則失其常度而人必異之所以可弔而問也由此以推士君子衣服飲食舉動言語一準諸理合于人情安常處順則無往不宜何但晝夜寢興之節而已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高子臯名柴孔子弟子哭不成聲曰泣血即淚也由痛出故曰血不見齒謂不微笑微笑則見齒大笑則見辨君子以爲難蓋甚之之辭子云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禮使人難未可繼也故曰和爲貴中節之謂和記所以微其辭也

哀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哀喪服也取摧折之義當猶合也物謂升縷稀麤裁製廣狹皆合制也不當物與無衰同曰寧者甚言不當物之不可非謂衰可廢也邊猶偏也凡居喪坐則

專席不與人共吉凶不相瀆也共席則偏坐偏坐非哀敬之容也大功廢業服大功之衰而親勤勞之事則志不在哀而期以上可知也

按不以邊坐不以服勤亦當物之意春秋傳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宴屠蒯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即衰不當物之義非獨繕麤廣狹之應制而已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此因上章當物之意類記之又以見物當稱志也舊館人舊時在衛之主人說解也驂車轅外馬助葬以財貨曰賻以車馬曰賵馬言賻者客中無財以馬爲財也門人之葬未脫驂如顏路請車不與是也一哀而出涕夫子自言也於禮不必致哀聖人至情無僞故情至而物亦宜至也不然何以副此涕乎從猶副也志先則物從行行脫驂也

按聖人豈有無哀之弔無涕之哭乎何以云遇於一哀而出涕也無涕而哭是強哀也無哀而弔是虛文

也用財用情禮自素定本無盡哀之心偶遇一哀本無賻喪之禮聊以從涕豈聖人之用禮與且載途解驂是廢行也後世任俠之爲非聖人從客中道氣象聖人用禮人情而已矣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此記孝子送葬之容往如慕者親柩在前孝子在後如嬰兒之慕追隨迫切也反如疑者既葬奉神而還

親體在外未知神之來否彷徨不進也虞既葬之日反而安神之祭名子貢言反如疑不若速反而安神爲合禮夫安神者猶祭祀之虛文哀痛者尤仁孝之眞心故夫子終不然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顏子之喪祥祭饋夫子以肉時孝子之情且將禫矣況師於弟子禮無復哀而於回痛惜未已故感觸興悲入而彈琴自釋非爲樂之而彈亦非前此不彈而至是始彈也聖人於哀死之情能節之以禮如此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嘗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拱而尚右謂兩手相叉右手在上也左爲陽右爲陰吉事尚陽凶事尚陰也

按此事甚淺近二三子學禮未有不知者以一叉手左右訓禮何異學究訓蒙子乎未足信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聲)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負手謂背手向後也消搖消散搖蕩舒放之貌泰山羣山之宗梁木衆木之領哲人衆人之師木病曰萎殯停柩也猶在阼釋所以殯於東階之義孝子不忍死其親猶若在東階爲主也兩楹之閒堂中南面東階爲主西階爲賓故曰與賓主夾之也猶賓釋所以殯於西階之義西賓位待死者如賓客也殷人者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也疇孰通疇昔即誰昔猶平昔也夢坐於兩楹之閒奠饌品於前蓋殯奠之象也明王以下夫子自占其夢言今天下無明王誰肯以南面之禮尊我者殆將死之兆而已

按此章記者欲神聖人先見而其識轉卑聖人清明如神其知死豈待夢曳杖消搖此原壤莊周任放之態泰山梁木他人贊聖則可夫子豈以自稱夜夢不祥蚤起悲歌倚戶無聊見門人訴語非樂天知命通晝夜齊生死氣象其誣不辯可知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若喪父無服所謂心喪也然亦無衣錦純采之理但不定期功大小之制或曰五服無師何也蓋五服本於情師弟之情本於道所謂道隆則隆道汚則汚未可一切也雖七十子心喪亦自有等獨居三年惟子貢爲然篤於恩者疏齊不爲厚殺於誼者功緦不爲薄苟相與未深盡一哭之哀而食稻衣錦亦由其所自得耳是故師服難豫定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刃練設旌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蛾結于四隅殷士也

志與誌通謂誌定其禮節也牆置翣解見前鄰有喪章披謂以繩繫棺使人夾引之此周禮也崇畫文如牙於旌旗上詩謂崇牙此殷禮也綢韜也練熟帛以韜旌竿而垂爲旌載之車上此夏禮也夫子道兼三王故禮用三代所以榮之公明儀蓋子張門人褚幄也以覆柩亦謂之幕丹質以丹色布爲褚幕之質蟻謂蟲蛾褚四角結布爲飛蛾之形垂以爲飾不置牆翣不披殷士之喪禮也聖人之禮隆賢人之禮殺所以異也

按夫子生從周而葬反古非也顏淵厚葬責門人之違禮子路爲臣惡行詐以欺天豈亦也未之聞乎且周公之禮已兼二代士大夫死而薄王制私意反古豈其然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處父母之仇常若居喪寢苫卧草也干盾也不仕不

暇事人之事而專事報復也不反兵謂常操兵器自隨不待歸取也市朝非戰鬬之所猶不反兵鬬則無時無處不操兵矣即枕戈之意魁首也北斗七星杓爲末魁爲首主人即從昆弟之子弟

按報仇之說已詳曲禮曲禮多交游之仇此章又加從昆弟之仇果若斯天下其何人無怨往來報復世路成網羅無復清寧之日矣此戰國以來游士橫議豈聖人崇禮之訓而腐儒好信爲世滋亂斷乎不可以訓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句羣居則絰出則否

凡弔服與臨朋友之喪皆加絰出則變之門人爲夫子心喪無服然初喪首腰閒亦必加絰至葬不易雖出不變也所謂出不變者惟出與同門羣居猶生事夫子故皆絰若非同門羣居及有他事別往則亦變矣

易墓非古也

易改治也亦不脩墓之義

按禮無墓祭不聳不脩不易謂骨肉歸于土無知魂氣有靈栖于廟廟重墓輕也然事死如生亡則弗忘之豈親戚所歸一葬之後遂棄爲荒隴邪三代而下園陵之禮與宗廟等安見古之是今之非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主哀祭主敬此聖人制禮本義但據此言似禮又在哀敬外哀敬不足尚可云禮乎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負夏衛地祖謂柩將出設祖奠也祖者始也出行之始也塡猶起也池謂柳車前懸池象宮室之承霤也士一池當柩前柩朝祖廟北首先夕設祖奠庭柩池外向主人踊襲少南婦人降立於階間禮也今以賓至塡起其池使見柩推柩反卻以示少留主人既奠踊襲畢婦人降即位於階間而后弔者行禮也曾子之從者疑反柩受弔爲非禮故問之曾子言凡祖祭者皆越宿而后行如聘禮使者遂行舍於郊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之類且者未成行之辭曾子援出祖之義以見反柩之無害也飯謂始死飯含也牖下室中窻下也斂有小大以衣裳多寡爲名先小斂而後大斂也戶內房戶內也阼東階房戶外之南堂之東也客位西階上也庭堂下也墓則遠野矣自飯至葬自牖下至墓以漸遠死者有往而無反也多謂多言言過則覺多曾子自悔出祖之說爲多言也蓋所言反宿者生人出祖之事生者可還死者無反所以悔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夕衰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襲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以前弔者皆常服既變服以後則客亦變服襲掩也裘吉服裘裘謂以衣掩蓋其裘裼裘露裘也凡衣重曰襲單曰裼小斂於戶內斂畢主人乃肉袒用麻結髮奉尸出堂拜賓襲腰帶首絰也是時主人服變客亦變乃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以喪凶事初往即變服故始譏子游而後自悟其非也夫夫上語辭下指子游

按主人小斂前不變服者昏迷不暇變也弔者聞人喪而以羔裘玄冠在於情未稱故曾子襲裘而不帶絰亦未爲失禮必如子游不帶絰而又裼裘是以羔裘玄冠弔也則失禮乃在子游且二子同弔曾子失禮子游何不救正於未入如子游失禮曾子何不忠告乃私指示人記未足信也襲裼詳見曲禮下篇首章及玉藻雖君有黼裘章舊註失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此記二賢除喪之事以明禮之中子夏謹守用哀常過故強裁之子張高明哀情易忘故跂而至焉其有和與不和成與不成者各本其資之所近而不敢過不敢不至者則禮之所約而同也故禮者中也先王緣人情而爲制不然雖賢者不能況凡民乎和調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

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此節亦明繼世以適之禮司寇惠子衛大夫名蘭文子惠子之弟名木即彌牟也彌牟之反爲木古音聲近猶不來爲麰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二子皆衛靈公孫惠子生虎爲適子惠子死虎不在主人位是廢適也子游與惠子善欲正之以文子知禮重其服往弔朋友弔錫衰環絰而已今爲麻衰加牡麻絰是與齊衰絞絰同若爲死者無嗣而代之服者文子驚辭猶未悟也子游復趨就其家臣之位又若爲有臣

而無嗣君者文子大驚辭至於子游固請文子始悟扶適子也南面立示諸臣有主也北面復位使之主喪也子游乃就賓客之位焉

按此與檀弓問公儀仲子立孫之事同故鄭謂檀弓之免亦爲非禮以譏仲子夫身爲非禮以正人之非禮豈教人常法子游檀弓何相襲而行之也子游文學宿望當時所以感悟文子不在麻衰牡絰今入效之祇益其迂無救於事而反以害禮未可訓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將軍文子即衛文子彌牟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越人遠後至文子以義起禮深衣白麻布爲衣古人吉凶通用之服練冠練麻布爲冠期年以外之服小祥練冠大祥縞冠也待于廟神主已入廟故待賓于廟也涕自鼻出曰洟亡於禮言無此禮而爲之禮也中合宜也

幼名冠去聲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拙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幼則稱名既冠則稱字五十而艾則稱伯仲既死則稱謚此周制也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實者結塞之意絰之綴急堅固象之中霤屋下也與五祀中霤異五祀則庭中也掘地爲坎以埋浴水周人掘坎階間少西也毀竈明不復食也竈甑甗故以綴足使不僵便著屨也周人綴足用燕凡遷柩朝宗廟設祖奠畢即毀其廟之垣躐牆出於大門之外古者廟在大門內左不由門踰垣出曰躐王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躐生人遠行祖祭于大門外封土象山爲神主祭畢以車躐而過謂之軷今祖奠于廟毀其廟牆徑出大門外

亦由生時之軷然也必毀宗者明不復入也此以上皆殷禮殷質而直周禮文而曲小子行之夫子教門人語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肩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子碩未詳何國人蓋兄弟也具送葬之具何以言無財也粥賣也布錢也家於喪不以死者爲利也家貧不能具葬而又不以喪餘之財爲家可謂安貧

而守禮者矣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爲人臣者勿嘗試人之軍師勿屑越人之邦邑然後

可免於死亡亡獨死也國亡與亡人臣之分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

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院請前

士君子生不懷居死擇樂地而葬非安土能愛之意

公叔文子貪瑕丘故蘧伯玉微言諷之文子名拔衛

王名瑗皆衛大夫

按公叔文子當時[illegible]稱不言不笑不取死不之樂而

有貪心是未嘗聞道者伯玉之旨超然過之鄭康成

謂刺其欲害人良田何地無良田而獨瑕丘情會成

子高語耳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

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弁地名孺子泣謂哀痛迫切之至此哭之能滅性者

也故聖人欲其以禮節之雜記曾子告曾申曰哭父

母如中路嬰兒失母無常聲又以孝子至情言也意

不相妨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句尸出戶句袒句且

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此明初喪袒括髮之節叔孫武叔名州仇其人毀仲

尼未嘗學禮可知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

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是母喪括髮加布與父喪括

髮無布異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卒主人于戶內袒脫

髦括髮以麻乃徹帷奉尸于堂主人降拜賓即位襲

帶絰母之喪即位而免則是小斂既括髮而後尸出

戶出戶即位更加絻也又主人脫髦括髮而不言投

冠者蓋投冠已在昨日始死而笄纚猶在首問喪云

親始死笄纚徒跣是也至小斂畢乃就戶內并去笄

纚解髮爲髦頭束以麻是曰袒脫髦括髮以麻也今

武叔尸出戶矣袒矣然且投其冠則是親死越宿而

冠尚在首不知禮一也出戶而後袒括髮不知禮二

也括髮而免不以布與父喪括髮同不知禮三也故

子游不暇數責而但反言譏之蓋不屑教之意鄭康

成賈公彥解禮以髦爲事親之節始死素冠視小斂

其謬矣又何遜於武叔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卜作僕古者君薨必于正寢有疾則外臣入侍以時

起居防姦慝也死者人道之終不可不正君疾則僕

人之長與射人之長共扶持不死於閽豎宮嬪之手其慮深矣周禮大僕正掌正王之服位射人掌公卿大夫之位大喪與僕人遷尸師其長也二官常侍君左右疾則扶之死則二臣奉尸遷之也

按後世僕射官名本此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母之姊妹曰從母其夫則今謂之母姨夫也母之兄弟曰舅其妻則今謂之舅母也禮爲從母小功從母之夫無服爲舅緦麻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

人一人則妻姊妹之子也幼依母姨夫家一人則夫之外甥也幼依舅母家同居恩養如父母故一人爲其母姨夫服一人爲其舅母服故曰相爲服此禮經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因引或人語明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息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喪主哀不欲脩飾欲其急而趨事吉主敬不欲急慢欲其緩而合禮縱縱急貌綜理意折折止貌整齊意遽急也陵節越次也止安定也急慢也于其所急急而無序則騷騷如是者躁率而爲野于其所止止而不動則鼎鼎如是者拘執而爲小人猶猶曉暢閑習意從容中道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喪具衣棺之屬具豫備也恥猶惡也不以久生期其親故惡之其或非倉卒可爲者不得已而具之若一日二日可辦之物不必具矣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此釋古喪服之義子死服期兄弟之子亦期宜降等

而不降故曰引而進之以厚一本也嫂叔同居至親也死宜服而不相爲服故曰推而遠之以厚別也父之姊妹曰姑與己之姊妹適人者死皆爲大功似乎薄也蓋姑姊妹我所宜厚而彼各有所從是有受我之厚而厚之者故我從其薄使彼一心事其所厚也

○何平叔曰凡男女相爲服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服則有混淆之失

愚按此言似而非也兄弟伯仲亦非異尊卑也倫有義合禮有從服非必盡骨肉也豈有同居之親而死無服者乎儀禮喪服未必盡出古制卽古制未必盡

可因今禮叔嫂小功姑姊妹在室者期已嫁者大功可請今禮蓋不如古乎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孔子之事聖人哀死之心自然如此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夫曾子北面而弔焉

此旅次聞喪之禮曾子爲舍主人而其客有聞父喪者不敢哭於主人家欲出而哭於巷曾子止之因弔之其徒客之從者也曰吾父死客對曾子之言也

按聞父死而從客議位然後哭豈人情乎不足信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沫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虞巳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此明事死之禮死生不異者人子不忍忘之情而幽明有無不可强同必以事生爲送死則近于誕故知生死之說然後可用禮也之偏向也致極至也以爲死者不復生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忍於亡親而不仁也以爲死者未嘗死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暗於察理而不知也二者皆失中故古人送死凡器用之屬亦如生者之具而不必適死者之用竹竹器也味作沫燒土成沫乃熟不沫不成器也平猶和也不平不可彈也不和不可吹也簨虡所以懸鐘磬橫者曰簨直者曰虡無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生亦不致死蓋死者本幽而有生人之用有作樂之具所以明之也然用非其所用樂非其所樂所以神之也故曰明器者神明之也神明之者心也孝子自盡其心而已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奢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明禮本人情當人情之謂禮君子之仕爲道也不憂貧顧道以不貧而後行不貧亦非君子所惡也君子之厚葬其親爲廣孝也不爲畏朽顧葬以不朽而安不朽亦非君子所惡也喪失也人死曰喪失位亦曰喪有子欲聞聖人處喪之禮曾子舉速貧速朽以對皆聖人矯時救弊之言有爲而發也桓司馬宋向魋也向戌之孫南宮敬叔魯大夫仲孫閱也孟僖子之子向魋爲石椁而葬三年不成無益之費故曰

廉敬叔失位去魯還載其寶而朝以財自賙故曰貨中都魯邑名夫子爲宰立法制教民也四寸五寸皆言厚也之荆將適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蓋陳蔡之厄楚昭王將迎夫子二子以使事往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赴告喪也齊强魯畏之故繆公欲爲哭以重其赴也脩脯也十脡爲束天下有道政出於一大夫無私交死不相赴故曰安得而哭天下無道政自大夫出故曰安得弗哭此所謂畏之而哭非愛之而哭也陳莊子異姓故哭諸異姓之廟

按此章之言則是哭泣之哀虛文無實豈行禮之意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畏生者而哭泣以市交則所謂忠信之薄矣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此春秋以來大夫主盟之事豈先王之舊典與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此明孝子不忍死親之心仲憲即原憲孔子弟子也示民無知謂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祀可用之器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用用以從葬也周禮大夫以上兼用祭器曾子以示民無知之說爲非故重言其不然蓋死者雖不必有知而孝子終

不忍以無知死其親人器謂人有知鬼器謂鬼亦有知也用明器之心亦猶用祭器之心古之人皆不忍死其親而已矣

公叔木戌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此明服制以義裁也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也春秋魯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是也禮同父母兄弟死爲之服期則異父同母者當降一等爲

之大功此子游意也魯人服齊衰者從繼父而降也禮異父恩如父者謂之同居繼父服齊衰期其父期則其子齊衰三月可也此子夏述魯人意也曰狄儀之問不曰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爲之引此問爲證耳

按禮繼父始同居後異居者齊衰三月未嘗同居者無服則其子又安得槩從齊衰故鄭康成以子游之言爲是愚謂大功九月與齊衰三月無以甚異既不可以齊衰又可以大功乎近代禮同居繼父兄弟姊妹相爲小功此爲得之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此言出母無服之禮子思母伯魚妻也死於衛或生而見出或死而再嫁也柳若衛人子思之言蓋微示以不當爲服之意

按孔氏三世出妻此好事者之言說見子上之母死章子思之母伯魚之妻上事夫子下撫子思夫死再嫁有是事乎親喪人所自致縱禮不得行情亦當自

盡焉得不慎而曰吾何慎吾何慎是視親喪若無有也豈仁人之言乎曲禮曰貧者不以財貨爲禮禮不可斯須去身豈以貧富爲行止意謂絕母不當服妻雖有絕而子自不易生我而視同路人豈得爲子乎或曰先王制禮重父降母以別于禽獸夫降斬而爲齊降三年而爲期已甚矣父絕其妻而子即絕其母是無父者爲禽獸而無母者得爲人不有其母與不有其父相去幾何子思爲是禮乎吾弗信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此記降服之非古也瓚縣子名古謂殷夏以前降謂
旁尊旁服以貴殺賤以適殺庶自後世始也上下稍
尊卑上如從祖伯叔父之類下如從子從孫之類降
古道厚死者雖賤不以已貴爲降各隨其本屬之親
輕重爲服滕伯文滕國大夫伯文其字也孟虎孟支
皆伯文之叔父爲士庶人者也禮昆弟之子爲叔父
齊衰期如昆弟子爲大夫叔父爲士則降爲大功伯
文於二子爲齊衰是不降也行古之道也記者蓋即
所見以證所聞獨舉叔父者降服惟旁屬多也伯文
本今人而用古禮故記舉之以明厚鄭康成拘泥古

者之語以滕伯爲殷諸侯其揣摩附會類此
按愛親敬長天性也哀戚之情緣親愛而生故喪本
哀戚非以貴賤論厚薄也禮期之喪達乎大夫絕于
諸侯適則降庶尊則壓卑雖品節彬彬而隆古之風
遠矣故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世教所趨不得不然苟
識其本則敦厚可以崇禮忘本逐末則忠信之薄豈
制禮之意故曰禮不忘其本記者此節於是爲有功
矣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
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肇之後深長思謂送死大事必
誠必信也獨舉買棺者親體所藏莫先於此故王制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亦即所謂
深長之思也苟未制於平日而買之倉卒尤不可不
愼外內易言外內辨治精好勿鹵莽粗率貽後悔也
此二句引縣子之言我死亦然后木自戒其子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
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
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
也

此言始死之禮始死尸在室去褻衣沐浴是未設飾
也故帷其堂不使人見室中也沐浴畢舍襲小斂於
戶內奉尸出堂乃徹帷此曾子釋小斂帷堂之義爲
死者也仲梁子魯人言始死沐浴男女在戶外哭泣
之位未定故帷堂小斂畢尸出戶主人即位拜賓乃
徹帷此仲梁子釋帷堂之義爲生者也二說皆近小
斂之奠設於堂當尸東就地不設席初死不忍以鬼
道事親也鬼事尚右生事尚左於東方生事之也設
席而奠於室西事神之禮也曾子謂小斂已有席與
事神同奠於西方不知小斂之席斂席也非爲奠也

大斂殯奠於室西乃設席子游得之曾子誤也記者因正之曰小奠於西方魯禮之末失曾子蓋因魯禮而誤耳

縣子曰綌麻衰繐蒲崇非古也

葛布粗者曰綌麻布細而疏者曰繐喪服上曰衰下曰裳禮有繐衰而無葛衰後世有用葛爲衰繐爲裳者故縣子非之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句改之

子蒲名滅哭者呼滅舉其名而哭也子皐高柴字野謂不知禮改之謂改勿呼名不止其哭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聲以爲沽古也

此言治喪必用相相謂贊禮者孝子昏迷須人相導庶免疏畧失禮沽疏畧也與良苦之苦同以爲沽識禮者以爲沽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此言始死弔喪之禮未小斂謂之始死羔裘玄冠吉服也易變也而已者主人未變服賓不麻絰但少改變其所著之吉服如曾子襲裘而弔正合此意既小斂則弔者皆帶絰既成服則弔者皆弁絰錫衰自有常服矣何獨夫子不羔裘玄冠而已當時有謂始死無衰絰以羔裘玄冠弔者故記者明之據此章之義

子游始死裼裘亦未爲盡禮鄭註未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旋葬縣玄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死財用之具有亡謂貧富也行禮以財子游之問傷貧者無以爲禮也夫貧富雖不同各稱其力自盡則不同之力以同盡之心而齊故稱之一字爲孝子之準乃所以爲齊也子游不達疑稱家有亡則

有者恃其財至於無以加無者暴其親至不能葬同爲人子而厚薄相懸惡乎齊而有無焉可稱也不知所謂稱有無者非謂有者遂恣情過度無者遂卻尸廢禮也有者備禮而止豈得太奢無者隨分自盡不謂不及但不至露形暴葬則不必更待日月還即葬埋不用碑繂懸棺而下封之以土亦力所能也無財不可爲悅人豈有議其薄者哉如此則有者盡禮盡心無者力雖不足而心亦盡其爲孝等所以謂之稱謂之齊也還旋同便也封以土封其坎也鄭改爲窆字無謂

司士賁奔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句專句以禮許人

司士官名賁入名以衣斂尸曰襲禮始死廢牀置尸於地望其如初生下地時也旋反於牀沐浴含飯襲皆于牀也當時有就地而襲者司士賁請如古禮子游不據禮以告第應曰諾諾者以物許人之辭非所以議禮也汰驕恣也曲禮曰問禮對以禮又曰必則古昔稱先王子游對不以禮不則古昔不稱先王若禮由己出而許以予人者故曰汰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此言送死致生之非禮也醢醢百甕皆納之壙中者明器從葬之器神明之而已今皆實之以醢醢所謂之死而致生不智也故曾子譏之

按士喪禮陳明器甕三醢屑諸侯雖多何至于百鄭兼祭器解以周人殉葬兼用祭器也祭器可實明器不必實然儀禮明器如苞筲甕甀之屬皆實以牲體黍稷醯醢醴酒之屬豈曾子於禮未甚悉與疏義半虛半實之說强鑿附合耳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司徒大夫家臣司徒也旅下士即司徒歸四布謂既葬各以四方之賻布還之蓋獻子廉而家臣繼其志視家於喪者爲賢而違弔者之情不如子柳以班兄弟之貧者之爲善也故夫子僅可之車馬助葬曰賵主人既受而以方版書其數遣奠之晨以讀于柩此後世之禮蓋賓來賵時既以告遣奠又讀是再告也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柩行再告之禮故曾子非之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成子高齊大夫姓國字伯高謚曰成慶遺慶封之族不食之地謂不可耕之地死而不忘儉賢於公叔文子遠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衍爾

衍樂也君母君妻禮皆齊衰不杖期恩義雖淺未有居喪而爲樂者子夏失問故夫子不答或云居處以

下夫子之答辭若是則衰不當物畏而哭之者耳豈聖人所以教人乎記言爲不足信矣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去聲死於我乎殯

賓客謂朋友自遠方來寄寓者非爲我來故曰無所館如爲我來者我自當館之矣死於我殯因館生者併及之言禮當如是爾非謂我館者皆擬其死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也子高之意以爲人生則見死則

藏藏則宜不見故衣以包形棺以包衣椁以包棺土以包椁惟恐其藏之不密人之發見也反封之壤樹之木而使人識之哉

按此所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在死者自爲計則可子孫於祖考封之惟恐不高樹之惟恐不茂豈忍泯然不識而已故凡送死之禮皆生者之事非死者之任聖人制禮使生者自盡焉耳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聲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聲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燕國名聖人葬人則禮自聖人出故可觀人葬聖人則禮自衆人出其何觀焉昔者以下述夫子之言見今之葬無可觀者封謂築墳若堂形方而其上平也若坊形如隄防旁殺而長也若覆夏屋東西壁立南北陵遲形如夏世之屋周屋始有四注夏屋惟前後霤耳若斧上狹如刃也功省易就故從之此以上皆引夫子之言馬鬣封子夏即所見以明若斧之制馬領肉薄墳狀似之今將以此葬夫子功不過一日三

次斬繩移版其封已成事簡禮儉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焉

按前章記夫子之葬公西華爲志備三代之禮披崇練旐何其豐也今云以若斧封又何儉也版可築垣牆不可爲丘隴馬鬣而上則朝築而莫陁矣三板之高不過六尺何以垂之奕世如山陵乎燕人觀禮以此告之甚無謂

婦人不葛帶

禮大喪婦人與男子首絰要帶皆用麻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既葬卒哭男子以葛易麻帶婦人以葛易麻

經及期而練則男子去首絰而存葛帶婦人去要帶而存葛絰故婦人無葛帶此以齊斬言也若大功以下服輕卒哭婦人亦并變爲葛帶與男子同矣

有薦新如朔奠

柩在殯未葬過月朔則殷奠殷盛也視常奠爲盛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故謂盛奠薦新亦謂在殯遇新穀既升薦于柩也其禮亦如朔奠蓋薦新于葬後死者已遠而感傷淺薦新于初喪其痛方新而感傷重故禮如朔奠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者各隨所受而變服輕者應除各自除之不俟主人也

池視重霤

池謂柳車之池柳車卽今棺罩形如屋池謂棺罩四簷織竹衣布爲池狀如重霤也霤溜同重霤卽今屋檐上木溝檐水入此復溜于地故曰重霤天子屋四注四面設重霤諸侯缺後大夫惟前後士惟前其送死池數各視生時所居屋重霤爲等故曰視

君卽位而爲椑 僻 歲一漆之藏焉

椑櫬也卽後章所謂柂棺在內親尸之棺也天子椑內有水兕革棺諸侯惟椑名椑者漆之堅强甓甓然也人君體尊備物無少長卽位則造椑每歲一漆示不卽成也藏焉者未卽用也

復楔 肩 齒綴 拙 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復始死升屋招魂也楔齒用角匙楔尸齒令口開得舍也綴足以物綴尸兩足使直也飯以米與貝實尸口也設飾陳衣衾襲尸小斂也帷堂堂上設帷帳也並作六事一時並行也父兄命人以喪告于所親識者孝子昏迷故父兄命之鄭據士喪禮主人命赴之文謂大夫以上則父兄命拘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復招魂也君謂諸侯禮多言諸侯而畧於天子者禮書後成非先王之舊也凡宮室在後曰寢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小祖羣祖廟大祖始祖廟庫門諸侯之外門寢爲生時所居祖廟生時所有事門所嘗出入郊所嘗經歷魂氣所往不離生時熟習之地故于此等處復

按人死持其衣升屋呼其名字招之使還事近誕鄭據周禮謂各如其命數上公復九處侯伯七處其迂尤甚

喪不剝奠也與平聲祭肉也與

饋食曰奠饗鬼神曰祭始死未葬以前皆謂之奠朝夕設脯醢如常食故不用巾冪謂之剝奠剝倮也曲禮爲大夫削瓜倮之亦謂不巾也易有剝卦謂陽蛻如剝也惟殷奠殺牲有祭肉用巾非是皆無巾與者不定之辭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旬謂殯後十日布陳列也材爲樟之木布者暴之使乾也明器送葬之器既殯旬日後即治此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句使句必知其反也

始死至未葬以前皆朝夕奠逮日謂及日未入事死如生也未殯以前不絕聲哭殯後至小祥朝夕哭廬中思憶哭小祥後無朝夕哭或一日二日思憶哭皆所謂哭無時也在喪或祥後有君命出使不得不往反必祭告于廟如親存也

練練石煉裏繡黃緣葛要絰繩屨無約渠角瑱天去聲鹿裘衡橫長袪區袪裼之可也

練小祥祭名三年之喪期年而著練冠練衣故曰練練衣以練熟麻布爲中衣斬衰裋裳如故也正服不

可變中衣所以承衰者即深衣也裏練衣之裏縓淺絳色緣緣飾領袖葛要絰謂小祥男子去麻首絰惟餘葛要絰也繩屨父母初喪管屨既葬卒哭受齊衰劌麻屨小祥受大功麻繩屨也約屨頭飾也麻繩屨不用飾瑱冠兩旁充耳吉用玉與石小祥後微飾用角也平居冬裘皆衣皮裘貴賤各以等喪裘同用鹿皮小祥前裘狹而短不見袖袪袖口也小祥後裘橫廣而袖長見裘曰裼裘在練衣內而微露其袖口不全裼也裼以單布帛加皮上爲表故裘在外謂之裼重以衣掩其上曰襲外有練衣是猶襲之也但見其袪可耳鄭註未達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親喪在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麻如同曾祖兄弟之類亦必往弔親同宗所以重父母也則近而服重者可知非兄弟雖鄰里之喪亦不往則遠者可知鄰雖不往如死者爲相知已既不往兄弟同居者亦不可往則使不同居兄弟皆往弔若代已之往可也

按曾子問夫子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禮以飾情三年而弔哭不亦虛乎此言最爲近情此章之言未可

據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似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移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橫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水牛兕牛其革堅厚考工記函人兕甲壽二百年合之以爲棺其厚三寸被謂近尸內一重也杝假也樹似白楊即椑棺也爲第二重又以梓木作屬棺爲第三重外又以梓作大棺爲第四重四棺上下四旁皆周而惟椁不周有四圍而無上下以上有抗席下有茵也束以皮條束棺也縮直也衡橫也直束二道橫

束三道衽以木爲小腰中狹兩端濶如裂裳衽一殺上一殺下又謂之燕尾其形如燕尾棺與蓋際爲坎納腰于於坎以聯其際如衣之有衽故名衽每束一謂棺蓋縫每當束處用一衽也外以柏木爲椁木本曰端本堅而大椁大故積材頭爲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縗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遠諸侯死而赴于天子天子哭之爵弁弁色青黑如爵頭也絰麻絰也紂衣即緇衣天子服爵弁緇衣以哀降服也經加環絰於弁上即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之意示小變也鄭氏以絰爲衍字云麻不加于采夫爵弁緇衣既可以哭不可以加絰乎或曰以下並記所聞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春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菆叢也用木叢柩四面塗之也輴載柩之車如牀四周有欄楯而畫龍于上故曰龍輴以椁者輴外叢木象椁四面圍之也斧黼也白黑曰黼繡黼爲覆棺之衣也周叢爲椁而開其上加黼衣內覆棺上又爲屋四注以覆之而下四面塗之也別姓者宗族爲同姓

婚姻爲異姓無親者爲庶姓分類爲位而哭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誄類也類死者生平而哀之猶今之行狀撓辭云爾

鄭康成謂因其字爲謚夫尼鳥足以謚聖人乎

按謚尼父而知哀公之愚矣誄以成謚誄其生不得行道而謚之曰尼尼泥也止不行也孟子云止或尼之抑不思孔子不得位誰尼之而遂用爲謚何異於里人之東家丘者解者曰聖人之行難盡列然則堯舜禹文何獨不字乎不然則鄭氏之說誤也誄耳非

謚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素）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厭帖不起也哭於大廟傷先業之虧也盛饌作樂曰舉君不舉自貶也后土社也哭於后土傷土地之削也

孔子惡野哭者

夫子嘗自言所知吾哭諸野謂設位爲帷成禮也此謂哭諸道路郊野無喪紀之位擗踊之節者也周禮銜枚氏禁野哭呼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惡其驚衆也或云如成子皐所譏野哉哭者然則所知哭諸野亦非夫子之言矣

未仕者不敢稅（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稅同通作襚以衣服贈死曰襚古者斂尸用盛服未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以襚人如襚人有父兄在必以父兄之命蓋衣服財幣不敢自專也王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是也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臣於君喪朝夕哭踊各依位次踊必相視爲節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待衆集而後齊踊士卑最後入士皆入則衆無不至者矣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縞生絹蒼白色以爲冠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又間一月而禫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月對徙月而言非即祥之月也徙月又越月也按前章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記言自矛盾如此

君於士有賜帟（亦）

帟幕也所以覆柩士必君賜而後有帟然則大夫以上有司自供之矣

禮記通解卷三終

禮記通解卷四

郝敬解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記葬殤之禮君諸侯也適適子公即君也適爲君嗣庶爲公子變君言公者適庶之分也公共也鄭玄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庶衆也殤未成人死者十六至十九謂之長殤車謂送葬之車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于園與機而往途邇故也古者葬殤無棺以牀機之屬輿尸葬之家園而已惟君之適子十九歲死者乃用棺斂載送以車其車三乘則適中殤二乘適下殤一乘可知也公子爲庶者長殤車一乘則庶中下殤無車輿機而往可知也大夫惟適長殤車一乘適中殤無車而庶殤益可知也

按鄭註以此車爲殉葬之偶車載牲體藏之壙中者即所謂遣車非也遣車之名見于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故鄭以四隅爲壙中而以遣車爲明器又後章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送行曰遣謂送死者行之車云及墓反則是人所乘車明矣若明器土木偶車豈堪載牲體既納之壙又豈有反者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公諸侯也達官謂姓名得通於君者若府史以下自辟用者不稱達官長官正也惟達官之長杖貳佐以下則否君喪羣臣皆斬衰不杖者斬衰而已矣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殯宮出謂柩將行出宮孝子攀號君命引柩前奪其情也引者三步輒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乃行君遂去或當遷柩朝廟時君至或柩出門外倚廬之次君至其三命三引皆如之柩出宮門經倚廬孝子攀號于此尤切鄭以大門外賓客次舍之處爲哀次恐非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所謂不以筋骨爲禮也弔遠喪使人代可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反

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此記行禮絕俗之事季武子季孫風魯大夫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者也蟜固人名猶論語長沮桀溺楚狂之類蓋因事立名蟜矯通言能矯强固執也武子國人所畏蟜固不脫凶服入見自言惟入國君門有凶服者脫之入大夫門不脫也此禮將亡我欲行此禮耳武子佯善之許其爲表微表明也微絰也倚其門而歌者不哀其死不脫齊衰而入者不幸其生然則武子之見棄於君子可知雖然凶服問疾臨喪而歌非禮也記者始託名蟜固末舉曾點亦以微致其譏焉蓋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況上聲皆執紼拂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當事謂當斂殯有事之時辭謂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哀樂不同日故弔日不樂婦人無外事故弔不出疆在路牽柩之索曰引下壙懸柩之索曰紼公弔謂公家使人來弔即當往拜謝初喪主人不能往則使朋友與州里及喪家典舍之人代可也公使來弔其辭曰寡君承事主人往謝其辭曰辱臨君遇民之柩于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有父母之恩也大夫之喪必適子爲主適子不在庶子不敢受弔蓋賤者不敢爲有爵者主若士庶無爵庶子受之可矣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句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妻昆弟爲父後者是妻父之冢嗣也適室已之正寢也已無服已子爲舅緦故子爲喪主袒免哭踊皆子

也稱夫者對妻而言入門右入寢門西就客位避主也告來者謂來弔者至則以告也狎內戚也父在謂已有父在不敢哭于正寢而哭于妻之室妻黨也非爲父後則妻之庶昆弟之喪也哭諸異室不于妻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有殯親喪在殯也側室傍室遠于殯宮也門內大門內于右不爲主也同國往哭他國則否

按前章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此言同國

則往意相矛盾父母新喪而弔人之喪情亦未允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有三年之喪不當弔人然同志之友死而哀痛情深即不脫齊衰往哭亦可弔也與哉言非弔也弔則麻絰而已按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正與此合蓋哭死與弔生異弔生禮輕而哭死情重鄭註未達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子擯主人相禮者凶事尚右讓尊者

居右故由左凡吉事擯者出迎賓由右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作告聲之轉也魯莊公桓公子齊襄公湣襄公淫女弟文姜而殺魯桓公則莊公之父讐也及襄公娶王姬莊公為主婚王姬死告魯而莊公又為服悖謬甚矣穀梁之例曰由嫁者死為大功于禮無徵即有之忘殺父之讐行由嫁之禮義所不出廢可也母之母曰外祖母服小功齊襄公夫人魯莊公舅之妻無服記誤矣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晉獻公嬖驪姬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避奔狄秦穆公之夫人於重耳兄弟也獻公死穆公使子顯弔重耳勸之反國恆於斯謂得失在此時也喪出亡也孺子謂重耳嗣君在喪稱子舅重耳舅孤偃字子犯以告重耳告也辭勿受也喪人猶亡人仁親念父也實重也父死是何等事而乘此謀國也說猶解也客即子顯稽顙以頭擊地盡哀也不拜不謝也不私不與使者私言也未為後未為嗣君主喪則不受弔拜謝也哭則哀父不私則無謀國之意而遠利所以為仁也

按舅犯之訓重耳之對皆矯詐無實記者撫其事不察其心豈可爲行禮之法春秋于重耳蓋甚惡之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柩在殯朝夕哭必揭其帷敬姜魯大夫穆伯妻夫死哭必以晝帷殯遠嫌也魯人效之後遂皆帷殯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哀戚不可忍故先王制爲禮以達其情而又爲之節以防其過所以順其哀而變之非逆其情而過之也君子于哀戚之至無可若何惟思親始生我待以終今當送終之日重自毀傷是負吾親也念此節哀先王所以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謂始死升屋招魂也不忍舍其親而望其復生極盡仁愛之道也求諸人不得而求諸鬼故曰有禱祠之心禱祠之心窮迫無可奈何也望反諸幽以下皆釋所以禱祠之義禮復者北面北當幽州鬼方故曰求諸鬼神之道求諸幽之義所以爲禱祠也鄭康成以禱五祀解鑿矣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顙以顙擊地也隱痛也拜則五體投地而首爲五體之尊以顙擊地中情隱痛之甚無可奈何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平聲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飯謂初死飯含不用飲食而用米與貝爲不忍死者口虛以美物實之非爲食也銘以帛書某氏柩所以明死者而旌別之也旌即銘旌愛其親而不忍忘故錄其既死之名敬其親而不敢遺故盡其送死之道耳重以木爲之高三尺形如人北面左衽求帶擬食取易象大過不養不可動之義故曰重蓋死者魂魄所依也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殯廟之後始死未作主以重爲主也在廟曰主殷人既作主并重亦綴而懸于廟周人既作主則徹重而埋于廟門外始死至葬猶以人道事之有奠無祭器用素哀主質也既葬反虞則以神道事之卒祔練祥皆用祭器祭主敬盡禮也豈知死者眞能來饗惟自盡其齊敬之心而已哀敬兼至孝之至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辟撫心也踊頓足也女辟男踊過毀傷生故爲之算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爲一節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以殯日久近爲踊之疏數皆所謂節文也肉袒括髮變其常也愠悶無聊至于戚嘆辟踊又哀之變也服御去飾情惡而去其美也去飾而至于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袒而復襲其衣以節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厭冠麻絰居喪之服也至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也蓋喪主哀親之也至葬即于遠而時漸久以神明待之故有敬心焉致敬生文不純用凶也周之弁殷之冔皆祭冠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故曰弁葛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按葬用吉冠非禮也蓋制相似而疏麻布爲之即喪冠也說者遂以祭山川解鑒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歠食粥也初喪三日主人主婦及家之長相皆不飲

不食三日爲其病困以君命命食乃歠粥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去聲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此言既葬反哭之義主人升堂求諸其親存日行禮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而皆不復見其親哀痛於是爲甚故其時賓有弔者殷禮甫葬即弔于墓周禮待其反哭弔于家臨穴盡哀殷禮大質草土之間猶見其墓不若反而亡焉之爲甚故周人得之夫子所欲從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北方國之北也殯則南其首從陽也葬則北其首從陰也三代通用之生則來而向明死則往而歸幽也贈以幣贈死者于墓時則祝先歸而戒虞祭之尸宿

夙通戒也既反哭即與有司省視虞祭之牲別令有司以几筵釋奠山陵之神于墓左爲親託體于此也使有司者王人反虞也是日葬即是日虞肅失其柩即安其神弗忍一日離親也未虞以前人道饋食奠而已至虞以神道祭祭易奠也虞安也安神也禮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始祔虞用柔日靜以安也祔用剛日動以還也故虞間日一舉而祔即卒哭之明日卒哭者卒不絕聲之哭惟朝夕哭思至哭耳曰成事謂祭事以吉爲成故卒哭之祭祝曰哀告成事也吉祭即卒哭祔于祖父廟孫

與祖同昭穆也虞有常數而自葬至卒哭日尚遠如士期月葬三月卒哭大夫三月葬五月卒哭諸侯五月葬七月卒哭未卒哭主未祔其間祭不可缺故自虞漸變而之卒哭之吉祭也比及祔日祭相接續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如殷人期年練而後祔則期年之內祭必相接周人但卒哭即祔猶其近者夫子善殷善其不忍死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雜言也

桃性辟惡茢苕幕以除不潔之以刺皆爲死者有凶邪之氣故君弔則令巫祝以此三物辟除之人生則愛之死則惡之喪禮有惡死之道焉先王所不忍言也

按君臨臣喪親愛之情哀敬之道乃惡而辟之是後世人主責備之習先王必無是也

喪之朝潮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謂將葬以柩朝于祖而後行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死者之心其必悲哀永離其室故辭于祖考也殷人尚質人死即以神事敬而遠之始死即朝祖殯于

廟周人尚文親雖亡不忍亡之猶殯于寢比朝于廟而遂葬矣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殆近也殺人從葬曰殉塗車以泥爲車也芻靈以草爲人也偶以木爲人有機能踊故曰偶近于用人故夫子惡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子爲政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戎首倡亂者

按此亦報怨復讐之意豈可槩施於君父孟子嘗爲齊王陳此意蓋有爲而發世主驕亢犬馬畜臣以此矯其過耳豈謂是爲禮與檀弓蹈襲孟子語以孟子受業子思託爲子思言未足信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悼公魯哀公子季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强孟敬子孟武伯之子名捷不以情居瘠謂僞爲瘠也昭子之問有補過之心孟孫之對小人而無忌憚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氏也此章之義與前曾子襲裘而弔章同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晏子齊大夫晏嬰曾子稱其恭儉爲知禮有若譏其一裘三十年不易儉於已也親死送葬止一車不待窆而反儉於親也遣車送葬之乘車各以爵命貴賤爲等引禮以證其失个介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周禮大行人職諸侯之禮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葬車視貳車與介之數晏子之父亦大夫也而送葬止車一乘是辭費而廢禮也儉於已則是儉於親則非以儉廢禮不可然以儉爲俗亦可二子之說意各有主也

按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又云既遣而包其餘儀禮既夕亦云包牲取下體謂取遣奠牲體包裹以送死者世俗用遣車載而之墓故雜記有子譏其非禮鄭康成讀个作箇爲包肉之數以遣車爲塗車載其包埋之壙中附會之謬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句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句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男子婦人謂主人家衆男婦也子張引夫子已行之禮告之主家男子西向男賓在衆主之南主家婦人東向女賓在衆婦之南昭子不從以意自定爲主人西鄉之禮噫疑嘆聲母禁止辭斯遂也沾爾猶言沾沾爾自用貌昭子欲行已說故戒子張曰爾母謂我喪我遂沾然自主之賓主異位婦人從男子皆當西向

按禮莫辨于男女雖凶遽之中亦必有別婦人男子同位非禮也雖賓主有東西而野外無堂階不幾于瀆亂乎鄭以我喪也斯沾爲句欠通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穆伯其夫也故喪止于晝哭文伯其子也故喪晝夜哭禮制原不及此而聖人以知禮稱學者可通于禮義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文伯名歜敬姜子敬姜以宗婦得出入公室向以其子爲賢未與俱入觀其所行而今死僚友無哀者唯妻妾有哭聲始知生平缺於禮故恨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饔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盍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聲上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如字

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蒌柳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疵也

此章言聖人制禮之意最爲明切孺子慕言哀素無節文也壹果確之辭有若以孺子之號踊爲眞切而疑踊有算之非情故子游謂禮本飾情也情太盛則以禮微而殺之情不達則因其故而興物焉微情者

節也與物者文也節文者禮也無節文而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之爲道不然人情喜則充然陶陶則歌咏咏則拊手應節而猶猶極則舞舞極則慆而生慍慍則憂戚戚則慨歎歎則撫心撫心則跳踊此人情自然流溢至此如孺子之慕莫知其然苟任情直行何有窮極是以先王微情與物列之以品級限之以節制斯之謂禮是故人死則厭惡之絞衾柳翣之飾使人勿厭也死者無能則倍棄之奠送食饗之設使人勿棄也此皆微情與物品節之道踊之有節正以此耳豈足爲禮之訾議乎

按猶之言如也與由通自然勸赴之意人歌則抵掌頓足按節而應謂之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起舞之漸也鄭康成作搖未聞歌有搖者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獲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侵陳事在魯哀公元年斬祀伐神壇之木也殺厲殺疫病之人也大宰嚭吳大宰名嚭行人儀陳行人名儀記誤也夫差吳王名是夫指行人多言謂善應對二毛老人髮斑白也引三事而獨言殺厲者重民也爾子所獲人民也師與有無名乎者言如此則此師又豈可以無名議之蓋疑辭不直許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始死在殯猶見其柩既葬而反迎神以歸而不見其親未知親之與我同反否也故且行且息以待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言嘩令也讙猶歡也令出而人心悅謂三年喪畢之後也王世子嗣王也在喪稱子當時三年之喪不行子張所疑在不言夫子所然在喪解者以默默附會非也儻冢宰匪人三月聽不可況三年乎必若斯禮伊周爲宰而後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洗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平公呼而進之曰黃曩者爾心或開予句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觶志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悼子晉大夫荀罃也平公晉侯彪也開予猶言起予謂爾酌不言心或欲開示我也桀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死此二日君不舉樂致戒也在堂殯未葬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太師樂官不詔不告也褻臣近臣君疾猶君過也宰夫職在刀七不專供已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也觶飲酒之器揚舉也洗致潔也獻即觶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庶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隳不亦文乎故謂之貞惠文子

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於其生平而賜之謚以代名也君衛靈公也魯昭公二十年衛有齊豹之難靈公避于死鳥班謂尊卑之次制謂多寡之節皆所以交鄰之禮也

按公叔文子之爲文孔子不滿之僅取其薦家臣僕一事與論孔文子之文正同則其生平碌碌可知靈公雖極標榜而大臣不能佐君賑民爲粥與餓者市私恩耳齊豹之亂以死衛君事亦無聞春秋諸侯卑禮事盟主其何國不然孟子所謂人役也何不辱之有皆不可爲訓

石鮒苦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鮒仲衛大夫沐浴佩玉穆卜之禮如是龜乃肯兆兆謂吉凶之象此卜人之言也親喪不容飾沐浴佩玉非禮故石祁子不肯建禮求福而鬼神從之此所謂龜有知也石祁子兆謂兆與石祁子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

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陳子車齊大夫子亢即子禽孔子弟子子車昆弟也家大夫即宰也殺人送死曰殉定謂已定所殺之人下謂臣僕之屬生不得受下人之養故死欲以下人從葬妻與宰主殉葬之謀者也故子亢危言以懼之士君子能以人之痛疾譬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若子亢者殆遊于聖人之門而聞禮者與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去聲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旋葬而無椁稱去聲其財斯之謂禮

還旋通便也言死便葬不待三月之期也無以爲禮無財以爲衣衾棺椁明器薦送之禮也此子路食藜藿百里負米之時觀夫子所謂禮則禮之義亦可知也

衛獻公出奔及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的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以孫林父甯殖之亂出奔至

二十六年始反國絡馬曰羈韁馬曰勒言居者從者均之爲國不宜私賞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亟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以衣服贈死曰襚裘氏潘氏二邑名屬邑曰縣

按柳莊於衛果社稷臣未聞與文子伯玉諸人俱稱也當祭而告疾亟不已遽乎喪禮斂用祭服不釋祭服往襚不已重死者而輕神乎賜封券納諸棺死者其能食茲土乎皆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囑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弟果殺尊已陳乾昔子也父亂命不從不陷其親于惡也

按殺人殉葬戎狄之惡俗秦武公爲之其後穆公效之中諸侯惟宋文公亦效之然猶國君也陳子車隊乾昔以人臣亦欲爲此王政不綱殺人無忌憚一至于此尚可與言禮乎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上聲籥仲尼曰非禮也卿

卒不繹

仲遂魯大夫垂齊地名繹者祭明日重尋祭禮以賓尸即商書肜日也壬午繹則辛巳祭萬者舞之總名籥管屬舞者吹籥去籥無聲舞也卿卒則不繹既繹則不得廢樂故天子非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班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此言大事當用舊典公輸若魯之巧匠若字般名也

與於小斂之事因請他日葬已爲機以封般請自稱其名請也機封謂爲機關轉動下棺不用碑繹也將從謂許至葬時用之也公肩假人姓名有初猶言有故典豐大也豐碑天子之制也桓楹諸侯之制也視猶比也豐碑斲大木爲碑形豎椁四隅中施鹿盧以綍下端繫棺上端繞鹿盧使人負碑挽綍聽鼓聲却行而漸下也桓楹制如今橋傍華表四植爲桓楹柱也通言之亦謂之碑公室僭天子三家僭諸侯以爲故與亦不自知其非矣般以人之母嘗試已巧於爲匠之術得矣爲人子者以其母以嘗匠之巧乎於心不病乎噫歎辭鄭解若般爲爾人斷方小爲句謬也

戰于郎公叔禺過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重汪踦紀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郎之戰齊人伐魯在魯哀公十一年公叔禺人昭公之子公爲也遇魯人避寇入保城邑者負杖以杖荷物息休于途也因歎徭役使人之困賦稅責人之重卿大夫不能爲之謀士又不能致其死於禮不可既

言之遂欲行之負杖蓋老人也與其鄰之童子名汪踦者共赴鬬死童死曰殤喪禮殺成人魯人爲其死忠欲勿殤與禺人皆以成人禮葬問於夫子夫子以爲可重當作童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行者問贈居者問處哭墓哭其無主也展省謁也不忘丘隴去則必返故爲行者言之式墓下祀則州里鄉黨無往不敬矣故爲居者言之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轅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去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爲陳尹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弓商陽手執弓也斃仆死也轅韜弓也拊其目不忍視也士于朝不坐于燕不與位卑而禮輕也夫寇窮可以無追君命又不可廢酌而行之所以爲禮然以爲孔子之言乎亦未似也

諸侯伐秦曹桓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庫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此記諸侯失禮之事晉以諸侯伐秦事在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曹宣公也誤作桓請含請于晉也晉厲公爲盟主使諸侯襲之奉含朋友有相哭之禮奉衣襲尸賤者之事非禮也魯襄公朝楚事在襄公二十八年楚庫王卒楚人强襄公襲是以臣諸之也魯使巫人先拂除柩以君禮自處也乃所以設之然皆非禮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弓也桓公之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之六世孫以世次則惠伯於敬叔爲叔父而懿伯又惠伯之叔父也進書奉弔書也介副使也忌忌日及滕郊而當惠伯叔父之忌日敬叔欲暫息惠伯以爲不可遂入禮也

鄭庫成解忌爲怨恐非

哀公使人弔蕢快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先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辟避也避于道傍畫宮室之位而受弔非禮也齊莊公襲莒事在魯襄公二十三年杞梁齊臣即杞殖奪鄭作兌狹路也妻妾執古所謂拏戮也無所辱命言當弔于家曾子譏蕢尚不如杞梁妻亦以見哀公之失禮故記者併記其事明之

孺子蕢吞之喪哀公欲設撥將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

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春而椁幬道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沉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去聲者也而君何學焉

魯哀公少子撥作綍大繩卽綍也棺自有引別用大繩以引柩車三臣季孟叔三家輴載柩之車天子畫龍于上鼓木于棺外爲椁而幬棺以繡黼卽前章所謂加黼于椁上是也諸侯有輴無龍有幬無椁榆木堅忍以爲輴沈重也輴車重難行故設撥以引之既廢輴則不須撥無輴而設撥三家竊禮之不稱者又何效焉鄭註謂以水澆榆白皮汁灑地滑車迂鑿

可笑滑車何必榆汁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悼公名寧疑卽公子荊其母嬖而哀公立以爲夫人事見春秋傳禮諸侯絕旁期妾無服惟大夫於貴妾緦哀公爲其立而有子故服稱國人文過之辭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上聲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皐高柴也犯微傷也禾道傍禾稼庚償也子皐爲孟氏成邑宰葬妻柩行所過微損民禾而必責償是并耕而治之道也故曰難繼君子謂子皐知大體鄭

廉成謂恃寵虐民是何言與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遣而君薨而爲服也

此記國君養賢之禮仕而未有祿如孟子在齊子思在魯之類立於其朝而不以官詔食君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則曰獻不言賜也使者致君命則稱寡君不以主君自居也有故遠而去之君薨則無服非舊臣也在國則亦服之孟子居春秋用此禮鄭註未達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既葬而虞則親形已藏故立尸象之初死有奠而無席大斂有席而無几至虞始備几筵漸去人而卽鬼也諱避死者名稱謚也名以生得謚因死成周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其戒令故卒哭宰夫以謚令于宮中曰舍故諱新故謂名新謂謚也舍其舊日之名而稱新謚以諱之也鄭註謂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則舍

之不諱蓋也寢門在內庫門在外二名不偏諱禮也

舉夫子之不偏諱以證之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高襲囊有

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軍勝還曰愷敗還曰憂哭於大門外君自引咎不安也或曰庫門近宗廟也赴車告敗之車櫜甲衣襲弓衣不載二物示欲復讐甲不櫜弓不襲也先人之室謂宗廟也魯成公三年宣公廟新成而火三日哭傳春秋者以爲禮故記者引以證之

按此章後儒說春秋之例而援以爲禮耳秦穆公殽之敗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三敗求復竟以無功春秋未嘗予之而左氏顧亟稱之兵貪不悔焚舟破釜以尋于干戈烏得爲禮魯宣公廟新成火三日哭公穀傳以爲禮胡安國謂主未入廟故稱新宮無主而哭非禮也是烏足据乎

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何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壹似猶言甚似而曰猶乃曰婦人輟哭乃答也此章

之言於禮無當記者但因其哭墓辭之大似諸子寓言事不必實而其言可警爲政者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我其已謂止而不強請也信敬無迹可施然豈有無施而受者亦猶人在墟墓廟社之內自生哀敬精誠感通豈在言語形迹要結乎此禮之本也

按殷人作誓据湯誓而言然夏已有之周人作會指五霸歃血之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五霸之會春秋所惡也豈文武周公而有是禮與

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備亡曰慮慮居謂典賣田宅以供喪具也危身謂哀毀傷生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句左袒句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句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延陵季子吳公子札也贏博齊二邑名坎壙也不至泉淺深得宜也時服隨時寒暑之服封墳隴也橫曰廣從曰輪可隱高比人也凡吉袒皆尚左凶袒皆尚右季子達命自寬袒從吉也還環也三謂遶墓三帀也骨肉形也形死造物歸藏故曰命魂氣神也神散

無處周游無方故無不之重言者明神之無定在也蓋季子以君命奉使不得將其柩歸形骸雖藏于齊土而父子一氣父歸子之魂亦歸形遠而神不相離用以自寬爾

按禮爲長子三年喪可謂重已季札長子死于道路而不歸葬附身附棺隨時而止孔子以爲合禮乃知禮非盡有故常也賢人君子因時制宜皆謂之禮嬴博之葬豈其有故典乎

邾婁閭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其使容居以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此記諸侯之僭禮也邾徐皆東海之國邾小而徐大徐君使其臣容居弔邾君之喪且致舍玉禮諸侯相爲親舍惟天子之大夫可以舍諸侯徐君以王禮自處使臣舍辭稱侯妄也易直也于迂也易則易于則于猶言是曰是非曰非也徐君以諸侯而僭天子容居以大夫而比諸侯致辭講張易于雜也駒王徐之

先君僭稱王用斯言謂用天子命諸侯之言今用于邾是不敢忘其君也又言已雖仕徐其先祖魯人魯人守禮不敢忘其祖也春秋時推魯人知禮如滕父兄百官亦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下章仲叔妻喪夫亦稱魯人鄭氏以魯鈍解恐非

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再嫁於衛之庶氏母出而子不易故子思猶哭于廟不忍疎也然於義已絕俟人言至而後改

哭所以達于用禮也

按子思之母必無再嫁之失哭母而自以爲過不似孝子迫切之辭好事者脩飾不足信也

八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文上聲其人

三五等日以遠近爲先後祝佐合斂袒免括髮襲帶經與主人同時故最先服五日成服故朝臣百官皆服國中男女聞計始製服故稍後五月而後服徧天下百祀謂百神祠廟壇場之木

按一人喪而百祀之木盡致可勝用乎不至輒廢其祀刎其人刑不已濫乎註疏謂天子喪百神同哀此秦政所爲赭湘山也者而何足法與記若經夫子手此等宜從刪鄭玄輩一一附合何以行之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黔敖齊人蒙袂以兩手抱首也袂袖也輯斂也輯屨行不前也饑困之狀貿貿昏憒也嗟來者憐而招呼之辭不食惡其無將迎之禮也微細也言嗟來非失禮之大者

按此章即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呼爾而與乞人不屑也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不慊於辭嗟來者乎如拘其說以行禮則設粥待貧者必三揖而進再拜而後受亦不可行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瞿然驚顧貌臣弑君子弑父非一人之謀其徒必多故當窮治其黨毀其宮室以絕其跡洿池也豬大澤也君踰月不舉爵憂亂也其懲惡如此故春秋時邾婁無弑逆之禍

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聲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非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獻文子趙武謚也鄭康成以獻爲賀鑿也發猶落也

始新之名張老亦晉大夫輪輪囷高大貌奐煥爛光華貌歌謂行禮奏樂哭謂死喪送終國族謂僚友宗親三言於斯謂子孫世守無以復加也頌而寓箴不以哭死爲諱故謂之善頌武子喻其意而拜謝稱祖考惟以保要領爲祈故謂之善禱蓋祝莫利于遠禍而安莫美于無危所以善也要領猶言身首九京即九原晉卿大夫墓地高曰京平曰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畜狗謂到守之狗路馬人君駕車之馬帷牀帷蓋雨具獸死則首垂束之以席不使首陷於土也帷蓋所常用狗馬所常畜常用者敝而不棄常畜者死而不忍以其所不棄埋其所不忍仁之至義之盡是謂之禮

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加內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廢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避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明士君子容貌不可不莊而其說反近鄙陋將以警二賢而適以毀之未脩容則門者不納既脩容則門者不敢止卿辟位公降等而揖然則二子在外一容而入謁貴人又一容是市井之行也魯之君臣孰不知有二賢者豈爲見其容而下之乎記言不足信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匍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此明禮讓得人之效陽門宋國門名也士司城即司空子罕樂喜也覘窺伺也言雖非晉國而已即天下之人人心說誰能當之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此記喪禮之失魯莊公薨子般嗣立慶父弒之而立閔公國內大亂嗣君送葬歸吉服御事以變廢禮也麻絰不入大門則虞祔練禫之禮盡廢矣君不絰故臣皆去麻麻即絰也絰麻不入則衰可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

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離首之斑叶篇然執女手之卷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此聖人處故舊之禮沐治也將葬治稾也登升也積材爲椁壤升其木上若爲有所望而思故託於音託寄也言在喪父未寄情於聲歌也貍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貍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者射之此託爲所思者不來望其翩然而至也斑翩通執手既見握手也卷拳通婉柔貌居喪而歌此故夫子惡之若爲弗聞不屑教而包容之也過不顧也已絕交也親謂母子故謂朋友勿失言當各自盡不忍遽棄也

按原壤任放之徒以禮法爲牽經非眞忘親也其志欲一生死齊哀樂矯情肆言行似不經而心實未嘗死習於禮者惡之而聖人道大德宏爲能容之天地之大何物不有故者勿失亦聖人之權辭難爲下學深言之也苟以其故而已則始何爲而與之友乎宰我一言短喪斥其不仁親死廢禮猶引爲故人至夷居以俟扣其蹠數其不弟而卒不與之論禮然則聖人固不可測而原壤抑亦未可測也此意記者所未

喻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汲汲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公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人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升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羊舌肸字叔向九原即九京謂晉先臣如可再生吾將誰從欲評論前人賢否也陽處父材幹兼人爲狐射姑所殺故不智舅犯從晉文公反國及河授璧請辭以要君自利故不仁隨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從先蔑迎公子雍于秦反而靈公已立與先蔑同奔秦數年不見先蔑而歸故曰利君不危身全身不損友趙文子爲人形體瘦弱故曰退然如不勝衣短於說辭故曰吶吶如不出口管所以啓鍵即今鑰匙也庫以藏財用管庫之士賤役也薦其賢能者于晉君大用之雖有提拔之恩而生不與交利死不以其子託之其公廉如此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

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此記衰服輕細之非禮叔仲氏皮名未詳何國人叔仲衍蓋其兄弟也子柳疑即泄柳皮從學于柳其妻又魯國人素聞禮當世謂魯爲禮教之國故容居亦自稱魯人以此妻爲夫服斬衰絞絰禮也叔仲以告子柳請從俗爲總衰環絰布細而疎者曰總環絰首絰細而無缺項如環蓋弔服之類非夫喪之服且曰昔吾有姑姊妹之喪皆服此未有以爲非而止我者流俗之見非禮子柳所以不答也衍退使其妻爲是

服以服其兄尤非也禮姑姊妹適人死爲大功在室齊期男子之服既不可比於婦人而夫之喪尤不可比姑姊妹叔嫂不相爲服衍妻爲皮服豈知禮者乎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皐爲之衰

此言禮由上興也成魯邑禮兄喪齊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宰乃衰是衰非爲兄爲子皐耳故邑人託物形相似而不相關者譏之蠶有絲故曰績績用匡而匡乃在蟹之背蟹甲似匡也范蜂也冠纓之垂者曰緌蜂首似冠冠有緌而緌乃在蟬之項蟬喙長在口下似緌也以譬成人兄死宜有服不服服乃爲子皐耳

不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五日勉强爲之故悔曾子七日不食而不聞悔誠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僫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尪久病羸瘦之人偃臥向天世俗旱則暴之企天哀之而雨也巫所以接神男曰覡女曰巫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暴之者亦欲[illegible]之而雨也徙市者國有凶喪則衆人憂戚市井廢交易故天子諸侯喪國人罷市有所需則市于巷改市于巷故曰徙遇災舉國改徙以示脩省庶天變可回然有虛文無實意亦不可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合葬也離謂不同穴以土隔之合謂同穴既謂之祔何以又離

五記通解卷四終

禮記通解卷五

郝敬解

王制第五

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撰也古帝王之法至周大備。而東遷而文武典章壞孔子不得在位脩六籍以詔來許。旋經七國大亂處士橫議再更秦紀舜教衰殘至漢而孔氏遺書盡矣文帝世天下初定始除挾書律學士大夫相與收拾遺文補緝舊編一綫之緒彷彿希微耿耿唯寸靈爲千古耳孟子生周末距孔子所纔百有餘歲其詳已謂不可得聞況暨劉漢五百年之後乎故先儒謂王制不必句句求解然以僅存之緒復不求解則思考古人制作之意末由也已但眞贋可否貴學者自得如鄭康成輩輾轉傳會好信不通方則無謂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八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畿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制祿爵猶孟子言班祿爵也公者無私之名其德公平也侯候也天道以五氣爲候王者以列辟爲候候

王者爲順逆也伯長也或曰伯白也明白於德也子慈養之名男任事之名此五等爵之班於天下者也諸侯者公以下五等之通稱其臣各有卿大夫士大夫貴者曰卿卿嚮也人所歸向也下大夫對卿爲下也大夫者達人扶達於人也士事也任職事也此五爵之班於列國者也田卽地也穀祿所出故曰田八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開方則百萬里也畿外公侯之田四方各百里開方則萬里也伯田四方各七十里開方則七七四千九百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開方則五五二千五百里也下此或四十里三十里國小不能朝會以其治功附於所近大國達王名曰附庸庸功也此祿之班於天下者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之祿卽天子畿內之地分授以爲采邑三公視外公侯各百里九卿視外伯各七十里大夫視外男各五十里元士視外附庸或四十或三十里此祿之班于王畿內者也又其下有庶人在官者雖無爵而身在公不得耕必與之祿代耕卽以其耕之所獲爲等蓋民一夫田百畝而力有勤惰歲有豐儉大約五等上農一歲之入可食九人次食八人次七人次六人下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祿有多寡亦

視此爲等蓋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大率五人至九人而止所以足其俯仰之需使無內顧之憂也此在官庶人之祿王國與諸侯同者也諸侯之臣各有卿大夫士而下士祿最薄視上農食九人僅足以代耕中士則加倍可食十八人上士又加倍可食三十六人八夫又倍上士可食七十二人此大國之制次國小國同也蓋自大夫以下其祿漸少苟復以次國小國殺之則臣之養不給矣故三等之國同也大國之卿祿視大夫四倍其君公侯之祿視卿十倍蓋以下士食九人之數等而上推至卿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

是四倍大夫也其君百里之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十倍卿也惟大國然耳若夫次國卿祿但三倍大夫不得如大國四倍也其君伯之祿雖亦十倍卿然其卿視大國卿已殺一倍而其君七十里之入亦四百里殺一矣小國卿祿但二大夫又不得如次國二倍也其君子男之祿雖亦十倍卿然其卿視次國已殺一倍則其君五十里之入亦視七十里殺一矣此卿以上之祿三等之國異也蓋祿至卿以上愈厚若次國小國不殺則地所出不給是故三等之國異也此以上皆祿之班于侯國者也次國之上卿以下

又詳言爵之在侯國者各有上中下卿上中下大夫次國卿大夫視大國卿大夫皆降一等小國卿大夫視大國皆降二等其有中士下士二句錯簡當在後三節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承上言上士二十七人未及中下士而申明其數也各居上三分者上士二十七人居三分則八十一人也

按王制作于漢博士其說宗孟子而加附會孟子謂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卿大夫上中下士六等今不以天子列于五等者尊王也不以諸侯列于六等者尊君也然非先王與羣臣共天下之本心孟子謂天子之卿大夫士祿比諸侯而周禮謂天子公卿大夫皆加一等然後得爲諸侯孟子謂諸侯大國止于百里而周禮大國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地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是爵五等而地亦五等也而周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武成雖非古而此語與孟子合必有所受之則是周禮未足據也此篇前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下士凡五等後又云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下大夫則是五等中又加三等爲八因春秋傳襄宣叔對魯公語采輯故前後抵牾而鄭氏緣聘覲附會之大

抵王制左傳周禮皆成於後人手惟孟子近古可信且生周末猶自謂其詳不可得聞未知漢博士何据而反得詳也若夫周禮出自王莽家劉歆之見烏得與孟子較同異論得失乎

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天子之縣內方百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胐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

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四海之內九州各方千里內以一州爲王畿外八州每州各建公侯之國三十伯國六十子男國百有二十共國名山如五嶽四鎮之類大澤如雲夢孟豬之類屬之王府不以封諸侯其餘地以爲不能五十里之附庸與士之閒田天子之縣卽王畿也縣繫也凡邑屬州郡者曰縣縣內猶言屬下畿內分三等之國爲王臣采邑九十有三其餘十有八國皆以待王分封通計九州之國共千七百七十三而元士附庸不

與者以所計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百里之內以供百官者百官之入薄故予之近地便取給也千里之內以爲御者天子服用費廣遠可轉輸致也

按春秋傳楚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秦以來凡邑屬郡者通謂之縣惟周禮謂郊外五鄙爲縣鄭康成遂推縣爲夏世王畿名無稽封建之數漢博士以算法推之當爾非實然也鄭極其附會謂百里大國九者內三爲三公致仕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內六爲六卿之田又六爲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及大夫致仕者之田餘九亦待封王子弟總之臆說耳凡建國必因山川形勢未有舉九州地如裂帛方幅比算整齊者天子千里之縣分封過半又除山林川澤城郭溝巷藪其餘任賦供上者幾何三等十八國以待分封如文武子姓多則一再傳盡矣數世後何以給之及舛迕不合則推爲殷夏禮據周禮九服地甚廣禹貢三代地莫廣于虞夏而周爲小篇末謂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截長補短三千里耳周禮成

於後世九服六千之說由秦以後北逐匈奴南置桂林象郡西通巴蜀幅幀始大記與周禮皆據秦漢以後揣合周制非周地能大于殷夏也卽淦山之會萬國亦極言諸侯會者多非眞萬國也周千七百七十三國因九州之地揣算非眞文武封建時定有此數也況如周禮五等之國公多至五百里而子亦百里四海之地不足封數十公侯殆盡王畿僅千里欲視外諸侯授諸臣地愈不足其說不經而世儒執此謂先王封建壞于郡縣古今治亂所以不相及夫古不能不今封建不能不郡縣勢也三代以封建治春秋

戰國之亂未嘗非封建也秦以郡縣滅漢唐以來之盛未嘗非郡縣也謂封建不可不復漢復之而七國反謂封建不可廢漢唐至今廢之而天下亦治以封建爲公則周之子孫功臣世祿而士如孔孟不得占八土未盡公也以郡縣爲私懸天下之伯牧守令待天下士明一經者得占一郡一邑未盡私也大抵爲政在人人存則舉有先王爲君則雖郡縣守令而時使薄斂即封建也如幽厲爲王春秋六國爲諸侯而言封建長寇資盜不如郡縣之爲便矣不權古今不量時勢守記籍空文欲壞久定之成法以復久廢之

埴典如鄭氏之說可資譚柄不可爲實用百里內以供官則不足千里內以爲御則太侈亦非典要之論周禮大宰九賦九式太府頒財之法皆與此不合闕市邦中四郊之近以待御而官田公田俱在遠郊六遂都鄙之外與王制矛盾故凡禮家言紛紛社撰難盡據也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千里之外謂王畿外八州諸侯之國遠不相及故爲統馭之制方伯即八州之伯各主其州一方者也凡五國爲一屬屬繫也內擇諸侯賢者一人爲長言仁能長人故能繫屬也倍五爲十國地廣易睽爲連內擇一賢侯爲帥言知能帥人故能連合也又三倍爲國三十地愈廣人愈衆曰卒卒蔟聚也於內擇一賢侯爲正言義能正人則整齊不亂也長與帥與正無以總之則其權分彼此不相維其勢渙能否無由察又合一州二百一十國擇一賢侯爲伯伯把也把持

一方之柄也一州一伯八州則八伯一州七正八州則五十六正一州二十一帥八州則百六十八帥一州四十二長八州三百三十六長各上統于其州之伯八伯各以所屬上屬于天子之老二人二人者分天下而治爲左右二伯者也猶周禮所謂九命作伯蓋天子之上公曲禮謂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也八伯猶周禮云八命作牧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也或云二伯即方伯然既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是與天子之二老在內者殊也千里之內曰甸即天子畿內千里之地也甸佃通治田之名禹

貢所謂甸服納總銍秸粟米之地居五服中者也采事也環王畿外千里禹貢所謂侯服綏服采地男邦諸侯揆文教奮武威之地居中外之間者也流遠方去王畿五千里環侯綏外禹貢所謂要服荒服夷蠻之地蔡放罪人在五服邊徼外者也禹貢五服四方相距各五千里而王畿居中央采居間流居外三名者約五服而言也方伯連帥之所統二伯之所分治盡此矣

按牧伯詩書有之二伯之說沿於詩周南召南春秋傳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書顧命亦

云召公左畢公右而連帥卒正等詩書未聞大抵多縱橫什伍之意管子內政商君秦法皆倣於此雖先王綱紀天下輕重制馭大小相維體統不廢要其所以整齊聯屬之本姑不在官制之繁密也善稱先王莫如孟子其告滕君惟井田學校告齊梁惟田里樹畜與文王治岐之政數條而井田尚云大畧爵祿尚云不詳豈有先王法制詳密如此漢博士能舉孟子反不聞乎今據二伯以下爲諸侯之長者五百七十統九州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鄭猶以爲殷制然則周尤多乎果爾文武去東遷未遠春秋所記東周諸侯纔二十餘國不應幽厲以後兼併盡五百七十伯正帥長姓氏二千有餘國號悉煙滅無傳也其無此數必矣

于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公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去聲監平聲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畿內天子統治立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以論道經邦九卿卽少師少傅少保寅亮天工與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分掌六典者也有二十七大夫以服官政內八十一元士以理庶務天子爲陽教之宗陽數始於三終於九三九故二十七九九故八十一自上信而下者職專則事簡職卑則事煩也王畿外公侯伯子男各主其國其臣各有卿大夫士惟公侯大國得立三卿皆上大夫也皆命於天子其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也次國亦三卿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猶大國也小國止二卿天子不命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亦猶次國也大國之卿皆命於天子者大國勢重必以天子命卿控制之次國從省小國勢輕不用也大夫無上者天子之命卿即上大夫也天子士稱元元大也士命於天子無中下也諸侯士未命亦稱上分中下而言也上士二十七人殺天子元士三之二也若其中下士則亦八十一人可也蓋上士祿漸厚其數宜減中下士祿薄可增也前章云有中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當在此節二十七人下亦謂八十一也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慮方伯在外專制一州其權太重二老遥制不及立監以監其國又慮一人孤二人各爲同異每國三人調停贊助無私蔽也使大夫者大夫卑於方伯不傷於陵奪也以四命之臣出監九命之伯王命重也後世以御史糾察外臣用此意天子畿內諸侯即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受地視外諸侯者也選賢者置之位則予之祿死則其子但得食父祿不嗣父位責得賢也外諸侯如公侯伯子男先世皆以有功分土列爵子孫無大惡均得嗣位以報功也制謂章服與命數有制不得過也命陞級之命天子衣畫龍形袞然卷袞同周禮三公八命其服自鷩冕而下加一命則九命進服袞與天子同袞非臣子常服若有大德加恩則賜之人臣之貴九命爲極王者之後上公大國之公皆九命爲賓者此者次國之君侯伯也不過七命小國之君子男也不過五命其冕服之等詳周禮司服之職

按公三卿九法乾陽之數易陽數至九而極二十七八十一後人附會耳世儒言易謂卦蓋如根株枝葉六畫上可增至無窮孟浪之說也公侯伯國三卿子

男獨二卿以國小也然則大夫士亦宜殺之子男既殺爲二卿則伯國亦宜殺之卿大夫皆諸侯之臣亦莫非王臣也命則皆命何獨卿三卿何獨一卿不命非所以布大公社稷忌安寮寀也既卿命於天子則是大夫以下皆不命可也又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又誰命之諸侯之國既有方伯正長統馭于州又有天子命卿控制于國方伯亦諸侯也天子選於二百一十國之中推此一人爲牧信任亦專矣況其國既有命卿三人爲輔而又以三大夫監之則其防之無異虎兕此秦漢以後監軍之法豈先王所以

親萬國懋誠布公之道乎畿內諸侯不得世爵畿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如謂內諸侯卽天子公卿大夫宜選賢置位有位卽有祿不賢者旣不奪舊祿則新進者又當益地畿內地幾何足以供之乎旣云畿內以封王子弟則王子弟爲內諸侯皆不得世位乎以經傳考之周官有三孤記無之記有三公周禮無之周禮有六卿記云九卿記大夫士皆有常數而周禮無數周禮有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詩亦言衮衣毳衣而記但言衮周禮公之孤四命記大國卿

不過三命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記大國之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禮六卿職官三百六十記公卿大夫元士僅得官百有二十大抵皆以臆裁非親見先王古制也鄭康成遂推此爲夏禮以明堂位夏后氏官百爲据夫明堂位亦記也其疑實尤多焉是以相徵乎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遏之淦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辨分明也使任以事也爵位次也謂初授以一命之位猶周禮一命受爵也祿食也爵人猶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也所以者何朝者士之所會有德者士類所同欲爵以明其不私也刑人於市謂大辟也市者衆所聚也與衆棄之國人皆欲殺也公家不畜不容于國也此謂墨劓等刑人之未死者大夫不養不畜于家也屏之四方謂五刑宥而流者罪有輕重

流有遠近惟所當往之地置之虞書云五流有宅是也政以養民不及以政謂不授田不賑䘏示不故欲其生也

按周禮掌戮之職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則是公家畜刑人與記言矛盾也而記爲近情周禮此言不可行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泰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去聲惡去聲志淫好辟僻命典

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王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比年連年聘問也致問於天子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諸侯親來朝也巡守天子親往巡諸侯所守

也歲二月以下皆巡守之事岱宗東嶽泰山東爲生物之始故曰宗柴燔柴天子至方嶽下則燔柴于山升煙祭天告至一方山川神祇皆於此望而祭之一方諸侯皆來覲問高年百歲之人就見之大師樂官采民間詩獻之以觀風俗善惡也命市官納市中物價以觀民好惡民志奢淫則所好邪僻也命典禮之官考曆以明四時及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同齊也律六律度量衡所由出也解見書堯典禮冠昏喪祭之類樂五聲八音之類制度宮室車旗之類衣服貴賤品級之類正之使齊以同風俗也山川神祇不舉謂廢祭祀也不順如亂昭穆失時序之類從猶順也君皆謂諸侯有犯此者天子削絀流討之也進律升爵也人與鬼神交曰假祖祖廟禰父廟特一牲謂牛也廟各用一牛天子出巡守征討也諸侯出朝覲會同也類祭天宜祭后土造祭祖禰皆將出而祭告之名

○按虞書三載考績論語亦云三年有成比及三年則是考績之年即古述職之歲述職之歲即來朝之期也故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譴然則古諸侯朝天子述職蓋三年一至而天子適諸侯巡守或五年耳此云五年一朝又云五年一巡守或即巡守而遂

朝會于方嶽不然則朝與巡守期併抑天子不巡守則來朝巡守則不來與或謂其間四年分諸侯爲四部遞朝四歲而徧虞書謂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也或云虞夏五年一巡守殷六年周十二年鄭康成解周禮謂以遠近爲疏數四方六服各爲四部分四時朝之年四時分至各以一歲徧紛紛皆異說也此即大抵據堯典敷衍不可以槩三代即三代之法不可以槩後世必欲踵巡守行之是秦隋之覆轍也法有行于古而必不可通于後世者五年一巡守是也解見堯典大師陳詩蓋所至士民里巷謳歌有關風

化者采輯潤色之當世大師所弦歌非必即民間之作後世遂謂國風爲里巷之曲亦讀禮之誤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昌六切）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祝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馬伯反）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國）告

天子無事謂無凶喪戎寇之事平世以吉禮朝諸侯也考禮無違僭也正刑無枉縱也一德無貳心也三者皆尊王之事柷以木爲之如桶而方中有椎連底撞之以始衆音者也鼗小鼓有柄旁有耳搖擊之以節樂者也凡以物賜人置其大者于地而持其小者以將命故賜樂將之以柷鼗也柷差大而鼗小柷始而鼗終故柷以命公侯而鼗以命伯子男也鈇扎草刀鉞斧也瓚以金爲勺宗廟獻酒之器以玉爲柄故曰圭瓚天子圭瓚諸侯璋瓚半圭曰璋鬯酒名周禮有鬱鬯以秬黍釀酒和之以香曰鬱其氣暢然曰鬯

天子諸侯廟祭初獻祼尸用之諸侯有大功德天子賜之圭瓚則自爲鬯不然皆資鬯於天子學學宮小學庶人子弟之學大學國子之學公宮左國內也郊國外也小學在國近以便民大學在外遠以尊師在內者小所習近也在外者大所期遠也辟闢通開明也雍安和也頖之言班以班政教也或云辟璧也水環抱如璧也頖泮也水半璧也蓋因象取義爲名禡祭始造兵器者名蚩尤三苗之君不祥之器故祭曰禡罵也受命于祖告于祖廟稟命也受成于學告于先聖定謀也釋猶奠也釋芹藻奠幣帛無牲牢也訊

謂所獲敵人生口待訊問者也馘殺敵人而割其左耳獻功也武功告于學歸本文德也

按孟子云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此云無事相見曰朝非名也孔子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經爲諸侯有邊功旌以弓天委諸侯使殺伐假以鈇鉞若謂一賜之後便專征伐此五霸假爲口實大亂天下者也說詳尚書西伯戡黎章疏義引春秋晉文公公執衛侯歸京師爲不得鈇鉞不殺其誨盜尤甚鈇鉞賜而諸侯皆可殺何有于大夫記如此類爲莽操九錫濫觴可刪也酒稱

鬯取香氣充暢周禮有鬯人鬱人鄭氏謂秬黍釀而
曰鬯煑以鬱金之草然詩書但言鬯不言鬱恐鬱亦
是醞釀濃厚意非必是草而雜記有鬯臼杵則鬱草
也然亦當珍貴若云鬱金即今薑黃何芳香之有或
以不以物重其禮然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鬯則諸
侯用鬯者多若皆資于天子千八百國天子皆資鬯
亦煩且褻矣何貴重之有其說難盡信教學不可一
日廢諸侯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此語尤謬武功
告于學因詩魯頌有獻囚獻馘語彼爲魯頌僖公脩
學諷以武功云爾學宮之祭不見於詩書釋菜小禮

非所以告武功記言大抵附會耳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干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獲禽入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
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歲三田謂春秋冬夏暑不田搏獸謂之田者禽獸害
田故除之也爲乾豆謂乾其肉供祭祀之豆也爲賓

客供燕饗也充君庖備君膳也不敬謂慢神忘賓也
不以禮謂取之無厭如合圍掩羣之類暴殄絕也台
圍而殺之掩羣而取之是暴殄天物也大綏謂大旗
垂綏也獵必抗旗偃旗止殺也佐車驅逆之車先尊
後卑者田獵之序也百姓獵謂冬獵也獵祭魚十月
也始食曰祭古者先祭後食故謂始食爲祭虞人掌
澤梁之官梁石絕水空其中取魚曰梁豺祭獸九月
也九月民間始獵鳩布穀也二月鷹化鳩至八月鳩
復化鷹則鳥始成可羅取也羅之小者曰罻昆蟲也
明也昆蟲未伏蟄不焚萊而田恐傷百蟲也此以上

皆秋冬之事麛獸子也不不取也此以下皆春夏之
事
按古天子田獵所以講武事故周禮大司馬蒐以教
振旅苗以教茇舍獮以治兵狩以大閱無事則爲田
獵有事則爲軍旅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所
以安不忘危之道也若夫羞俎豆備裘褐虞衡之官
足以供之是以魯人獵較猶爲敝俗豳風于貉載纘
武功車攻吉日爲宣烈中興五子之歌垂戒史牒狩
郎焚丘春秋致譏孟子謂百姓聞車馬之音疾首蹙
額者好田之謂也治則獵非首務亂則田爲禽荒今

云無事不田謂之不敬過情之論也周禮四時田獵云一歲三田鄭氏推爲夏禮誣也其謂夏月不田近之易象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周禮夏祭曰禴以水瀹菜而祭四時惟夏祭薄不用牲牢故不田獵或有之下文亦云天子祭歲一特三祫祫豐而特儉豈以特故廢一田與又云春特則不田似又不在夏矣皆不可曉設爵羅以仲秋鳩化鷹爲候夏小正又云鳩五月化鷹驗之布穀五月無聲夏小正言爲然五月鳥未成則記言又誤矣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冢宰百官之長國用重計故冢宰制之杪末也歲終稅皆入然後制來歲一年之用地有小大則物產有多寡年有豐耗則收入有盈縮視其年之所獲爲用

之差等大約以其所入析爲四分用其三而餘其一使三年餘一年之用三十年餘十年之用通融會計欲其如此量今歲之入爲來歲之出入多不過禮入少則從殺用不常而費重者莫如祭與喪每歲之祭取諸每歲通融量出之仂零數曰仂管易筮法歸奇于扐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扐皆正數外所零鄭氏謂什之一是也祭吉禮喪凶禮故三年之喪除天地社稷外皆不祭即以三年內不祭餘財供喪之用紼引柩大繩越紼違凶從吉也用不足則殘缺敗禮曰暴用有餘則泛濫沒禮曰浩豐年用仂不過禮故不奢凶年量其仂以成禮故不儉蓋年有豐凶仂有多寡禮亦因之雜記謂凶年祀以下牲正此意所謂量入爲出三十年之通如是而後有九年之蓄也三十年爲一世世有餘蓄雖水旱何能困之菜色食菜之色言民無穀食也盛饌曰舉周禮膳夫之職五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曰大荒則不舉○按喪祭皆大禮皆至情禮則祭爲重情則喪爲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紼未爲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于內朝受珪幣乘黃而後釋冕反喪服此

非周召之禮與則祭天地越紼於何不可無已則初喪使人代雖廟祭亦可代也卒哭則墨衰行事雖廟祭亦可行也蓋先王制禮主于尊敬故曰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也惟禽獸知愛不知敬故禮以節人情別于禽獸不以情損禮不以親加尊不以愛忘敬可知也故曾子問諸侯于天子崩君薨既殯五祀亦越紼行則天地社稷雖始死不廢可知蓋三年之喪在親則主哀而敬爲節在尊則主敬而哀爲節親喪則祭爲疏哀勝也尊喪則祭亦尊敬勝也可以達禮義矣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人死而殮於棺曰殯殯而藏於土曰葬初死不即殯不忍殯也殯不即葬俟會者之至也尊者禮多故遲早者禮少故速春秋傳云天子葬同軌畢至諸侯同盟至大夫同位至士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言下達於庶人也縣封謂以二繂懸棺下壙不用碑楯也不爲雨止屆期必葬雖雨不止也不封不培墳也不樹不植木也以上四者皆庶人之禮葬不貳事哀慕專也王崩世子三年不言而諸侯以下可知大功廢業而三年之喪可知也喪從死者即中庸篇文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之類從死者葬以安其分也從生者祭以伸其情也自天子下至庶人此禮同也支子不祭祭于宗子家也說詳曲禮

按七五等日月議禮者以數別尊卑云爾鄭謂尊者舒卑者速亦非截然定三五七之限也卻尸七日五日不就木則腐爲虐士而人之以此求生顧不害與不爲雨止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左公

羊誤以爲禮故記附會謂庶人與諸侯禮異也苟禮邪則春秋不書書雨不克葬譏不戒也不爲雨止何獨庶人當爾不封不樹茫茫原野數世之後爲識丘隴喪不貳事以爲通禮則可以爲庶人之禮如解者所云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絰與于公門之事不可爲訓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犆特礿祫夾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則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廟之言貌也神貌也身以上爲父祖曾高四親及始造命之君爲大祖者共廟五四親而上五服之外親盡之祖爲祧廟者二祧者超也遥也五廟與二祧共爲七或曰天子有二宗與大祖之廟同不毁謂之世室共七也廟在王宫左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週牆大廟居北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各以次疊而南大廟則大祖居之昭北一廟二世君居之穆北一廟三世君居之昭二廟四世君居之穆二廟五世君居之昭三廟六世君居之穆三廟七世君居之父居昭則子居穆父子不共昭穆也世遠廟數不足則新主祔于昭穆之南廟而以盡北祧廟之主遷于大祖廟之夾室藏之餘三廟之主以次自南升而北昭升于昭穆升于穆左右不參也廟皆南向廟中主皆東向祫祭則合羣主于大祖廟惟大祖主東向自如而羣主皆以南北爲左右居左向陽爲昭居右向陰爲穆也諸侯五廟謂四親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始祖卽諸侯之次子始爵爲大夫者與祖父之廟爲三士止祭其父爲一廟庶人無廟禮不下庶人祭于寢薦而已也春祭曰礿與禴同薄也春物初生祭品薄也

禘帝祭喪服小記大傳皆曰不王不禘此以爲時祭之通名未詳而郊特牲又云春禘近之故雜記云夏而禘自孟獻子始耳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天子視學亦以春也嘗百物秋熟可嘗也烝衆也冬衆物皆備也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也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中嵩也四瀆江淮河漢也天子祭名山大川以其能成變化資財用故報之也上公之禮九牢饗禮九獻諸侯之禮七牢饗禮七獻視者比其秩以祀之也因國謂國因其先代故墟無主爲後故祭之天子祭無主之帝王諸侯祭無主之諸侯犆與特同分祭

曰犆合祭曰祫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春則就各廟特祭夏則於大廟合祭特祭禮儉發生之時不盡物也合祭禮豐物漸成備物致享也前節謂歲三田或以此與天子一時一祭諸侯二時一祭天子每歲三祫諸侯再歲少一祫禮殺於天子也天子春特夏卽祫諸侯春特夏祭猶未全用祫備物後于天子也牛羊豕具曰大牢羊豕曰少牢田采地也祭與薦異祭有常時薦無定期祭有尸薦無尸祭有牲牢薦惟時物春韭長而卵生夏麥成而魚出秋黍熟而豚肥冬稻登而鴈來各以時薦也小豕曰豚牛角如蠶繭栗實

者犢也角一手可握長不出四指者亦小牛也角盈天者大牛也牛用小貴其初也故以祭天地殺牲所以供鼎實鼎非常用之器無大禮則不殺珍美味八珍見內則庶羞亦以肉爲之如牲爲羊則羞不得更用牛之類

按廟制祭名諸說紛紛不齊七廟不見於詩書孔書云七世之廟非必眞伊尹語儀禮周禮穀梁家語等書大抵與記先後雜出未可相徵或稱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或云九廟以至于士一廟祭法又云遲士二廟官士一廟未知誰是夫尊祖敬宗人有同心天子道隆位尊何以恩窮七世諸侯五世上不得伸情大夫祭不得越禰祖士庶人則并王父母不得祭豈人情乎秋嘗冬烝名義稱矣春礿夏禘于義何居又有謂夏禴者有謂春祠者有謂春禘者有謂禘爲大祭五年一禘三年一祫者又有謂祫卽禘者今言祫禘亦時舉又安在其爲大祭也或謂三年喪畢祔新主于廟合羣主而祭之曰祫引春秋所書羣公之祫以求三年五年之例夫魯祭非禮凡春秋所書皆爲失禮豈可以爲質故謂祫爲三年喪畢之祭亦强說也謂祫卽禘者近之但不定五年三年恐亦當歲

一舉舉則當以春此謂夏禘者據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大廟而不知正以失時書故雜記云七月禘孟獻子爲之非古也禘本王者大祭魯用之春秋非之論語譏之其重可知蓋禘祭帝也三王始祖皆帝子故祀始祖所自出皆謂禘其追崇遠故其禮大以大祖爲配而羣廟之主皆從故又曰祫按商頌長發爲大禘之歌而相土以下迄于伊尹皆在周頌雜爲大禘而烈考文母皆在是其徵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鄭謂四時缺一祭者諸侯每歲分四時朝王故缺一也四時分朝之說經無明据卽周

禮亦鄭以臆解記則未及苟四時有常祭君朝豈全
廢乎即朝廢一祭耳據此文是廢二祭也中庸稱春
秋脩其祖廟又云禘嘗以祀其先曾子問亦云嘗禘
郊社尊無二上祭義祭統祇云春禘秋嘗然則一歲
二祭禮與大抵記作于經殘之後耳食舊聞不能折
衷解者必欲强合辭窮則推殷夏記于周且茫然何
論殷夏乎學者通其義可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園里不粥育墓地不請

公田公家之田如井田中畝是也藉借民力耕穫也
不稅不賦其私田也廛市居之地民授以市地一區
不責稅也關境上及要路之門譏察姦宄也不征不
稅商旅也山林曰麓以時入不伐其生長也不禁與
民同利也圭田祭田也圭潔通潔也與士虞哀辭孝
子圭爲之圭同夫語辭凡大夫士在官則有祭田不
征稅也用民之力謂興作之類每歲一夫役不過三
日古者民田皆公家分授故禁不得私賣凡墓地聚
族而葬外人不得請求也

按不稅不征不禁與孟子合其義甚正周禮司關市
廛皆有征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此春秋戰國以來苛
且一切之計不可爲訓而鄭氏動推殷禮何知殷有
此禮乎

用民力以下三事皆古良法然今亦不可
盡行矣

司空執度度 鐸 地居民山川沮 五去聲 澤時四時量地遠
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 嗣 壯者之食凡居
異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去聲 五味異和 去聲 器械異制衣
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
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

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
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
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低 北方曰譯凡居民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
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
然後興學

此節言聖人治天下因民宜俗裁成輔相使各安其
所而後政教可施即孟子告梁王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王道之始之意民生莫大於水土故居民必首司空唐虞之官莫重於司空司空者百揆也故舜禹居之以相堯舜平成而有天下空者四方上下總名洪水昏墊欲消去之故曰司空有燮理參贊之道而後司空之職可舉故周禮以司空散見於五官而寓水德於冢宰記未識此意也度丈尺也度地居民草莽之初度地授田爲城郭宮室以安民也沮下濕之地水所聚曰澤地氣有燥濕天時有早晚量地因時以舉事役民老者之事事少也壯者之食食多也居民材謂調理區別各盡其材凡民資生利用曰材裁成

輔相使安生樂業曰居因天地氣候相山川形勢順五方風俗隨民生稟賦五味謂酸苦辛鹹甘器械如水陸舟車之類衣服如氊皮葛越之類教如三綱五常之類政如禮樂刑政之類風俗通曰夷者觝也蠻者慢也戎者兇也狄者僻也文身畫身也雕題刻額也交趾兩足向內行也不火食東南氣煖也不粒食北方地寒無五穀也中國四裔雖不同而居服器用各有宜聖人皆欲通其意達其志故有寄象鞮譯之設寄寓也寄託其意也象彷像其似也鞮履也因履以通意周禮有鞮履氏以通其聲歌是也或曰狄遠也鞮履也遠履其事知其意所在也譯釋也以彼此言語文字相解釋也此以上皆王者同民一俗柔遠能邇之道所謂居民材也量地之便利爲國邑度邑之大小君端氏必使邑有可居之地地有安居之民民有可耕之地三者相得則土無閒曠民無游惰食以節用以時安生樂業然後教化可興也

按司空即唐虞氏之百揆舜禹以司空總百揆有聖人參贊位育平成天地之能然後此職充羣空者六虛之名昏墊不開聖人欲銷之乃命司空洪荒之事無大于水土故官莫重于司空後世水平土平司空

職降而爲國邑始與五官并矣此節論居民材以天地山川內夏外夷裁成輔相盡屬司空故知司空重也周禮以司空考五官縱橫名法之家其於聖人典禮未必合然亦非苟且闕畧不備之書王制成于漢初周禮未出意緒不相接而世儒欲執王制討周禮謂司空水土職錯入司徒斥考工爲補闕今按王制言居材者變通利民之意與司徒土圭土會土均法原不相涉王制言司空典而正周禮言司空說而奇迥不同不相爲謀牽强附合是學禮者之病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者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句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屏丙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甚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

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力果反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任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此記鄉國學教士之法司徒天子之卿掌邦教者也六禮七教八政詳篇末皆道德之目淫放溢也禮教政所以施於民養老恤孤所以身先於君也上進也簡猶汰也帥率同從也賢如下文選士俊士之類不肖即下文不帥不變之類絀黜通命大司徒命也周禮天子畿內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為鄉每歲終鄉大夫簡鄉子弟不帥教者告于大司徒也者老鄉縉紳告老者朝會也庠鄉學也元日猶吉日蓋次年之正

月吉日習射上功謂行鄉射禮以中多為上尊德藝以示不帥者也習鄉上齒謂行鄉飲禮以年齒為上崇禮讓以示不帥者也國之俊士士之已升于國學者使與于射飲之執事示不帥者向慕思齊也不變謂三年之終又簡不帥左右更移新其師友之功也如初禮謂四年正月之吉鄉大夫又習射飲于庠如初教之不變五年終又簡不帥移之郊畿外百里郊學也鄉大夫又習禮于郊教之如初不變謂七年終又簡移之遂遂學在郊外漸遠也八年正月鄉大夫又習禮于遂教之如初又不變則九年矣是終不帥

矣然後乃屏棄之遠方求不序用也齒序也此皆所謂簡不肖以絀惡也每三年大比司徒命鄉大夫論其鄉序于弟之秀出者辨別比擬曰論頴鋭出類曰秀算數備用曰選才過千人曰俊由鄉大夫論而升之大司徒者是謂鄉之選士由大司徒再論而升之國學者是謂大司徒之俊士國學收而造就之者是謂國學之造士造成告于王而升之大司馬者是謂大樂正之進士名雖有五士皆一人不征謂免其徭役升於司徒者不給役於鄉大夫升於國學者不給役於大司徒造猶作養也不以他事分其志不以勞

賤屈其體所以優養其德行而閑習其道藝故曰造士此皆所謂上賢以崇德皆鄉學教人之法也樂正崇四術以下又國學教人之法也樂正與樂之官掌教國子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即今之祭酒子云成於樂世胄之子矜貴難化必教之使從容和順故曰司樂術路也詩書禮樂四者以為入德之路曰術以為課程之規曰教禮樂必趨蹌舞蹈於春秋清和時習之誦詩讀書於冬夏寒暑時習之禮樂有聲容以馴擾其氣質詩書有義理以開牖其性靈皆所以柔其驕貴之氣振其怠惰之習也王太子王冢嗣王子王庶子庶后諸侯國之俊選司徒所升之士也士有貴賤入學皆以長幼幼雖貴必後長雖賤必先蓋俊選之士皆已有德藝與國子齒非亢而且教國子教讓也此國學上賢崇德之事將出學以下國學簡不肖絀惡之事出學謂九年之期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詳周禮不論教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適子而國之俊秀不與矣王命公卿大夫士入學謂習禮以教之使變不變王親臨視又習禮以教之又不變則終不變矣王三日不舉減膳去

樂憂羣子之不肖也屏之遠方亦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適子國之俊秀不與矣古帝王公教誨不私其子所以師嚴道尊而人莫敢不從西方曰棘急也望其急變也東方曰寄寓也望其終歸也終不變則亦終身不齒如朱均不肖堯舜且廢之太甲不順伊尹且放之皆用此意而他可知矣此以上國學簡不肖絀惡之事造士謂鄉之選俊與王侯公卿元士之子皆是大樂正論其德藝秀出者告于王而升其人于司馬曰進士言皆可進受爵祿之士也司馬天子之卿掌爵祿先王建官無偏任養士無偏打故司徒教

文而車甲之教以聯司馬司馬訓戎而論士之典以
象司徒士有道德者必游於藝負材勇者必文以禮
樂此先王所以設官用人隨試輒效也自司馬以下
又明德藝之輕重見士不可苟試也進士皆可用而
材器各殊必辨論其所官之材各署其所長告于王
以俟王之定其論論定然後試以官如長於文事者
使司教工於武畧者使治兵堪任此官然後命之爵
爵則有位然後養以祿其慎重如此皆所謂上賢以
崇德也而士猶有位至大夫廢職事者所謂有初鮮
終功怠于官成志驕于履滿故有敗人之軍師危人

之邦邑毀節改行寡廉鮮恥者終身不仕謂罷黜不
復用死以士禮葬謂削其爵也此亦司馬黜惡之事
有發謂有師旅徵發大司徒職掌教事故命大司徒
教以車甲戰陳之方周禮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大
司徒統之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大司馬帥之兵卽
其民將卽其官故兵農文武兼資內政外令相爲表
裏也古之爲士者雖不遺材技武勇而司徒所教司
馬所論道德爲先凡士執技論力如材官勇士使之
行役四方擐衣倮臂執射御決勝負而從容道德非
其事矣祝史皆事神之役技方有定局故事不二守

藝以爲職故官不遷在鄉或混于士類在國則後選
所不與齒也此輩若不仕于王朝而或仕于大夫之
家雖在國亦不得與士齒蓋勵爲士者以遠大責德
賤藝非爲官不達而不與之齒也仲由冉求不亦仕
於大夫之家彼固道德之士生不逢時聖賢之輩以
安身不可同年而語矣
按此節論進士用人先王良法美意蓋然郊遂雖遠
亦各有學以取賢教材文王世子云郊人者遠之于
成均不得取爵于上尊耳卽執技事上者不與士齒
之意非終棄之也司徒司馬官事相聯自古爲然管

子寄軍令於內政周禮司馬伍兩卒旅寓於司徒六
官之屬惟司徒居多意蓋本此顧其謀主富强而九
年教士上賢簡不肖之政缺焉王制雖司馬不過論
材爵人右武而賤功所以爲六經之治說者多引周
禮討王制左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
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卽天命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
刑之訟必原於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
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
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

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司寇天子之卿掌邦禁者也刑以禁寇故曰司寇正刑正定刑書辟法也明辟脩明法律也言于公庭曰訟拘于囹圄曰獄聽猶斷也聽訟而斷其曲直有罪當殺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是謂三刺諸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有旨無簡謂

但有發露之微旨無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輕聽斷於是乃有附赦之法比例無正條曰附從輕謂事可疑而法難縱如附以重罪則過嚴故從輕以防寃也釋囚曰赦從重謂雖無實而罪狀已著如以爲輕舍之則人易犯故依律從重赦之以明法也蓋入刑者必減等而赦則不須議減直指其所應得之罪耳制猶決也五刑謂肉刑墨劓宮刖大辟本三苗之法舜宥爲五流後世又襲用至漢文帝始除之五刑嚴重聽斷不可有毫髮私意惟天至公至明即天心與天一也論郵論其所犯之過尤郵尤同過也罰罰贖也祥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麗于事謂五罰之等必與所犯之事相麗麗合也祥刑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不可苟也五刑之訟謂犯五刑者之訟辭父子主親原者推其情君臣主義立者植其分權謂輕重不定之間酌其當或爲親而蒙罪雖重可輕或爲忍于親而犯法雖輕亦重蓋情關父子刑干天理故當權其情於常情之外也或爲忠君而蒙罪雖重可輕或敢於無君而得罪雖常加倍蓋臣與君難論曲直又當權其義於常理之外也事有似重實輕似輕實重者据事則反失原惟論其犯法之

意或輕或重自明合也情有似淺實深似深實淺者忽畧則混同必審慎推測得其隱伏之衷或淺或深其量自適中也悉聰明謂竭耳目之力聰以聽辭之遁屈明以觀色之慙沮然亦或有懾于威訥于辯不得盡辭者必推吾不忍不欺之心以致吾忠實惠愛之意使彼得盡吐其隱微疑滯之情如是庶無疑獄乎而猶或有疑者不敢遂恣意斷之於獨也汎廣也寬容舒徐以俟公論定疑將自明若衆人皆疑則眞謂之疑獄矣如是而後赦焉赦之可也而人不知所犯何罪則赦者輕犯犯者望赦必察其所應得之罪

比以成之如小罪則按小辟以成其罪而赦其所爲小辟大罪則按大辟以成其罪而赦其所爲大辟赦之所以釋疑而成之所以明法也疑者既赦無疑者成獄矣辭謂犯者所對之辭史掌文書獄吏也正聽訟之官士師之屬史錄犯者之辭告正正据辭決罪也棘木外朝左植九棘爲孤卿之位又當作宥臨刑王命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以此免之不可而後行刑蓋好生者天子之仁而誅暴者司寇之法也制刑猶行刑凡作刑罰以下申言立法之意作刑罰定律令也輕無赦輕易無言赦也赦則法不信而人

易犯惟其赦之也不輕故其赦之也不苟惟其成之也不苟故其刑之也無寃不赦而後法信法信而後人不敢犯也侀形體也獄具成刑猶四體具成形形成則不可毀刑成則不可變所謂輕無赦也然則聽斷之際君子烏容不盡心乎苟以輕赦之心聽之則出入遷變不可以爲侀矣盡心卽前三刺以下諸事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承上而言先王所以制刑之本意國以政爲紀以衆爲基國依衆立衆以政齊故禍莫大於疑衆害莫惡於亂政析文字以壞律令亂名器以改制度挾邪說以叛正道三者皆亂政之事左道猶言旁岐凡邪必

左易曰師左次木正相值曰左行僞而堅卽子云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孟子云居之似忠信自以爲是者也言僞而辯如鄧衍公孫龍蘇秦張儀之輩順非文過也澤先滑也彌縫滅迹貌假鬼神者巫術也假時日者星術也古之聖人用此以定衆志而奸人反假此以疑衆志凡此四誅者不復審聽決殺者也蓋罪有傷心之害刑有誅心之法王者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而著爲律令正惟此耳何待聽乎過雖可赦當其執禁而赦則法不信況已禁又犯不可言過矣故不赦此四殺十四事皆所謂執禁不赦者也粥賣也市

者衆之所聚即奸之所伏利之所歸即害之所生故古者刑人必肆于市禁令必嚴于市也金璋以金飾璋或云璽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廟器犧牲皆非民所宜有禁僭亂也用器民常用之器如弓矢耒耜之類不中法度則不可用布帛之數謂升縷之多少如朝服布十五升斬衰布三升齊衰布四升之類升八十縷也幅廣狹謂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是爲中量也錦文球玉成以爲器禁奢靡也衣服飲食民各自力作不以市防民惰也關謂境上及要路之門

按此節貴識立法之意不赦過非仁人之言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子云欲善而民善焉用殺四罪誠可誅然必曰殺之則今之爲士爲臣者無噬類矣十四弼誠可禁然必曰不赦則商賈販負之藏于市者寡矣故立法之意可深思而按法之條不可盡用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去聲天子齊戒受諫司會貢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此節記古者天子納諫受成之事太史掌國之禮事執簡策以記君之言動歲終奉所記王之過失一歲中王所忌諱惡聞于人者臣不欲顯諍以彰君惡故書之簡以進天子齋心戒慾受之納諫也司會冢宰之屬掌財用之數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歲終司會計冢宰所詔王一年財用之數質正于天子是冢宰所職掌故爲王受質考正其當否也齊戒重其事也大樂正與司徒掌教事凡禮樂一歲之用大

司徒當受之大司寇掌刑禁與大司馬政相通故大司寇一歲之會大司馬當受之司空掌國邑居四民故司市一歲之會大司空當受之三官謂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也從從司會也司會佐冢宰逆羣吏而總其會也百官各以成質三官謂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也三官以百官之成質于王王與三官平定其制以報于百官百官齊戒受之一歲之治工畢而來歲之經制復始休老勞農皆歲終民間之事如蜡祭飲酒之類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粮張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交紟聲琴去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夫聲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咨喪

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雚衰催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許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句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音聾跛播上聲躄聲斷者侏儒句百工各以其器食謂之

註疏養老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國難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天子諸侯有事於學則養老一歲凡七舉四時四又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季春大合樂爲七燕之言安也禮簡而行於寢一獻畢皆坐飲至醉饗之言向也禮行於廟立而不坐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

獻畢而止食有禮食有燕食以飯爲主設酒而不飲燕純用恩有虞氏尚之而禮未備饗純用敬夏后氏尚之而情未洽殷人酌恩與敬用食設酒以象饗主食以象燕然質而少文則恩與敬未伸周人兼脩之鄭云春夏用燕酒以養陽也秋冬用食飯以養陰也五十養于鄉鄉學也六十養于國國學也七十養于學亦國學也一坐再至謂君有賜不能備禮但一足跪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而已九十不親拜使人代拜受之糇糧也宿肉隔日預備也美食曰膳貳膳有副貳備之也常珍常食珍味不離寢謂寢處有皮

以閣之飲食美善之食與飲漿隨行可也制謂制送死之具歲時月日殊者年愈衰備愈急緩急以難易爲差歲制謂棺不易故歲制時謂一季衣物之難制者必三月乃可辦月制謂衣物一月可辦者日脩謂已備者無事制作惟日脩理使完整而已絞所以斂尸束外者也紟單被被長大而有裏曰衾冒以韜尸死而后制也九十者天子欲有問使人就其家以珍從謂以珍味遺之致尊養也七十不俟朝謂致仕之老見於君先衆人退不俟朝禮畢也八十者君每月遣人告而撫存之九十者有常秩養之力政力役之

征賓客跪拜之事齊喪毀瘠之事不親學不從師也惟衰麻爲喪其他哭踊禮節不責備也庠序學膠皆學宮名膠校也鄭云糾也國老公卿大夫之老上庠國學無老民間無爵之老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爲國學西序爲鄉學尚左也殷以右爲國學左爲鄉學尚右也周建東膠于國東爲國學建虞庠于西郊爲鄉學亦尚左也祭祀之冠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冕周曰冕深衣說見深衣篇燕衣玄色燕玄鳥也縞絹白色玄衣緇衣必言祭者謂以祭冠爲養老之冠重其禮也引年謂行養老之禮于學則令國中之老皆引述其年加存卹如下云不從政有常餼是也不從政不服公家之役也從謂新遷諸侯謂諸侯之國畿內之民往從也自諸侯來從居京師其家期年不役天民之窮猶言天所窮之民常餼給以廩餼有常數也瘠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者兩足廢斷者支節不完侏儒者身短小凡此殘廢之人以給百工之用隨其可用之器以給之食器謂器使如國語云使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聾瞶司火之類

按老老之禮先王教民爲子弟孝弟之道也三老五更不見於詩書行葦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此詩人

登歌恆語未可爲養老之徵畿內畿外高年多矣天子諸侯欲人人延之膠庠飲食之日亦不足且老者未必皆賢賢者未必可賓苟惟衰殘癃病是尸是祝而道德不足以爲儀表學問不足以資經濟如近世鄉飲酒輩適足以玷膠序而已養不過三五人而播棄者徧四境惡在其爲能養說莫善於孟子謂伯夷太公二老歸周文王養之非有祖制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之禮惟制民田里教之樹蓺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故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此之謂耳孟子去古未遠養老之說于斯爲正王制作於漢文帝世三老

五更禮至東京始行四代帝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本
姑不在此讀者識其孝弟忠厚之意而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爲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
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凡男女同塗男由女右女由男左夾老幼之適當處
爲行并行稍後也不相踰并行也輕任并謂輕行也
分析半也君子耆老有爵者行必有車庶人耆老民
間之老食必有肉皆曰不徒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可祭則自爲祭器不假借於人凡造器先
祭器後家器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
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
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自此至終篇皆申言上文未詳之目此一節言九州
田畝之數制祿分田之法周制六尺四寸爲步闊一
步長一百步爲一畝長三百步爲三畝是爲一里四
方長闊皆三百步是爲方一里以開方之法算之中
間有田九百畝寬一里長十里爲田九百畝四方皆

十里是一百箇一里爲田九萬畝也一箇四方十里
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四方十里爲田九十萬畝一百
箇四方十里爲田九百萬畝今言九十億是一億爲
十萬也十億一百萬九十億九百萬也然古或以萬
萬爲億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爲億不盡同也若以
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推之當爲田九萬萬畝十萬
爲億當云九千億畝耳今云九萬億誤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之制古者冀州
爲帝都三面阻河故有東南西三河流沙一名居延
澤不足曰近有餘曰遥九州之地自禹貢五服稱五
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今
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
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爲八萬一千

億畝云八十萬億零一萬億畝誤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此記分田定畝之法兩舉足爲一步即今五尺爲一弓也古者步大而周尺最小每尺得今尺八寸古者以周八尺爲步是今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是今五尺一寸二分也古步比今步多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記云百四十六畝有

奇誤也東田即詩云南東其畝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云東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東南爲沃壤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此申明前言九州每州凡二百一十國之數九州之地每州四方千里是一百箇方百里也內封公侯百里之國凡三十尚剩七十箇百里又封伯七十里之國六十占去二十九箇百里又四十箇十里也蓋以開方之法計之凡百里之國一爲十里之方百封七十里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尚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于前百里之方三十內用去

七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用十里之方四十故剩百里之方四十十里之方六十也又以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者蓋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方四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五十里之方四十今封五十里國百二十是用去百里之方三十尚剩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六十以爲附庸閒田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

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申明前言天子縣內分封之數畿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封九箇方百里之國尚餘百里之方九十一又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二十一者蓋百里之方十可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尚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外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成四十九又爲七十里之國一共前七十里之國二十一通計用去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尚剩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者蓋百里之方一爲方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方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又封五十里之國三者凡五十里國一用十里之方二十五三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剩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者欲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者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此申明前文下士視上農夫至君十卿祿之數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申明前文次國一卿命於其君之祿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爵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此申明前文天子之大夫爲三監者之祿方伯八州之伯湯沐之邑爲有事入畿內暫止休沐而後入朝三監之祿取諸此邑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明前文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義諸侯世子謂外諸侯之嫡子世國即嗣也大夫天子之大夫亦謂其子即內諸侯之子不世爵即所謂祿也蓋天子之大夫擇有德而任之所以不世爵若外諸侯之爵其

先世有大功于國故世世同休然其嗣子繼立亦必
稟天子賜策命乃得爵如先世不然其車服禮數惟
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而已若夫諸侯之大夫小但
不世爵亦不得世祿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
朋友質容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此記篇首司徒設教之目六禮即儀禮所載士冠士
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之禮皆所以
一民性也父子以下七達皆所以興民德也事爲謂
百工技藝異別謂器械物價不齊之等度謂丈尺量

謂斗斛數百工也制布帛廣狹也飲食一衣服二事
爲三異別四度五量六數七制八皆所以防淫也

禮記通解卷六

郝敬解

月令第六

秦呂不韋作呂氏春秋內月紀十二篇首各有月令
漢興儒者采輯以備禮家言篇內云大尉者猶秦官
也九月頒朔十月爲來歲者猶秦曆也其書成于秦
而月之有令非自秦始夏小正亦月令也王者聽朔
諸侯告朔其來已久曰聽曰告其必有事非徒聽告
月之朔而已故秦邑王肅以爲周公作然據所謂五
帝五神五祀五穀五味五臭明堂五位車服五色祭

祀五牲之類拘瑣迂僻非聖人所以法天地順四時
之大道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聖人非謂天地四時日月皆
可以智力窮也惟曰於天地合德於日月合明於四
時合序曰德曰明曰序聖人所以參三才之道者如
是而已至於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日月所以明
四時所以變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聖人亦不求
盡知之盡能之也是故羲和命而曆象正使民知興
作璣衡在而七政齊使君知休咎律呂協而八音正
使後世知禮樂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人事而贊造

化者不當足矣過此更穿鑿如所謂五帝五官之爲神明堂十二之爲居六丁六甲之爲數九道四遊之爲占靈耀覽嬉之爲書窮幽極遠耳目所不見聞於人倫日用得之不加益失之不加損蓋三才不同量人雖昏聖不能以形併智力兼天地也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照人職道德聖人參三才惟道與德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凡篇內發政施仁布德行惠先王所以律天奉時至如五帝明堂之類隱怪傳會吾無取焉爾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

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孟長也春蠢也孟春夏正之正月斗柄建寅寅引也北斗七星居天中隨天西轉一日一夜轉一周而過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以次而周也日在營室者日月會于營室之次營室八星二十八宿之一營室之次即所謂娵訾之展亥方也不言月言日者陽主陰也昏暮也旦早也參七星尾九星中南方之中言正月內每日暮參星見于南中早則尾星見于南中必言南中者天體南下人君南面觀象便也其日甲乙者春木甲乙用事也天干有十陰陽迭用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十日分麗五氣每氣兼陰陽甲乙爲木丙丁爲火戊己爲土庚辛爲金壬癸爲水木旺于春火旺于夏土寄四時之末旺于中央金旺于秋水旺于冬甲孚甲乙軋也孚甲抽軋也丙炳也丁成也戊茂也己起也庚更也辛新也壬妊也癸揆也帝者天之主神者帝之臣大皞句芒皆其號也舊說大皞即伏羲伏羲以木德王句芒者木正

名重司春炎帝以火德王祝融者火正名黎司夏黃帝以土德王后土名句龍司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蓐收名該司秋高陽以水德王水正玄冥名熙司冬天道以陰陽五氣造化萬物本無形象而人食德報功即以人之至者尸而祝之盡人之道以美報焉耳若謂果有五帝五臣名號爵秩則誕矣蟲鱗鱗蟲龍蛇之屬東方之宿爲倉龍故其蟲爲鱗也音謂樂器之聲單曰聲比曰音春時調樂以角爲主五音角屬木清濁中如扣木之聲五音濁者爲尊清者爲卑尊者數多卑者數少故五音始于黃鐘之宮其管九寸其

絃九九八十一絲其音最濁或損或益以生宮商角徵羽爲五音宮三分去一六九五十四下生徵徵三分益一八九七十二上生商商三分去一爲四十八下生羽羽三分益一爲六十四上生角角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至五止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尊卑之分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以竹中猶應也大蔟寅律管長八寸五音之管陰陽各六陽爲律陰爲呂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也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陰也律述也呂助也陰所以助陽故呂亦謂之律爲管十二中

空皆圍九分其長短不齊各以三分損益相間而生陰陽其管長九寸者爲黃鐘直十一月爲子黃鐘三分損一長六寸下生林鐘直六月爲未林鐘三分益一長八寸上生大蔟直正月爲寅大蔟三分損一長五寸下生南呂直八月爲酉南呂三分益一長七寸有餘上生姑洗直三月爲辰姑洗三分損一長四寸有餘下生應鐘直十月爲亥應鐘三分益一長六寸有餘上生蕤賓直五月爲午蕤賓三分益一長八寸有餘上生大呂直十二月爲丑大呂三分損一長五寸有餘下生夷則直七月爲申夷則三分益一長七寸有餘上生夾鐘直二月爲卯夾鐘三分損一長四寸有餘下生無射直九月爲戌無射三分益一長六寸有餘上生仲呂直四月爲巳陽上陰下下生者損上生者益下五上六乃終以十二管置密室地上取蘆子爲灰實其中其月氣至則其管灰飛是曰中也其數八者五行之數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說見周易河圖酸木味洪範曰曲直作酸羶木氣春陽氣出故祀戶五祀一戶二竈三中霤四門五行祭先脾脾主土木能克土凡春祭用牲脾爲先也魚上冰陽氣方升魚自下起上負冰也獺祭魚獺始捕魚而食古人

初食必祭故獺始食魚謂之祭魚鷹始食鳥謂之祭鳥豺始食獸謂之祭獸鴻鴈來自南來北也青與蒼皆木色青陽明堂東中堂也東動也南任也西遷也北背也明堂之制中央爲太廟太室週迴爲堂室者十有二以象十二月天子按月居之東中爲青陽太廟左爲青陽左个右爲青陽右个南中爲明堂太廟左爲明堂左个右爲明堂右个西中爲總章太廟左爲總章左个右爲總章右个北中爲玄堂太廟左爲玄堂左个右爲玄堂右个个古介通副也側室曰介鸞路有鈴之車駕駕車倉龍蒼色馬馬八尺以上曰

龍五穀惟麥春秀稱首種與木同氣鄭云麥有孚甲屬木羊火畜天時尚寒故食以安性易象兌爲羊屬金性五行傳以爲火畜記謂二麥與羊肉性溫與其器宜粗疏通達皆以順春陽發散之令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側佳反）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旋）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去聲）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去聲）不貸（他）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立春之日春氣至故迎之謁告也迎于東郊者祭大皞句芒於郊也還自郊還反于朝賞功曰慶周急曰惠遂行戒虛文寢閣也毋不當戒濫予也大史掌六典八法以貳六官一歲方始庶事維新故戒以守典奉法勿紛更廢弛也大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于官府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其屬有馮相保章皆司天文天日月星辰五者行各有常宿次舍也離附麗也猶詩云月離于畢之離日月星辰皆麗天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而生死所宿之辰所離之星審候察度不得差貸貸與忒同毋失常行之經與錯綜之紀初謂推步之舊法所謂求其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退平）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去聲）酒

元日善日也郊特牲云郊用辛春秋公羊傳云正月上辛故鄭氏謂元日爲上辛也祈穀郊祀祈豐年也擇元辰郊後又擇吉日也耒耜耕器耜上曲木曰耒前貫鐵起土曰耜措置也保護衛也或云猶衣也介甲也詩云噬嗟保介參三也車中三人王居左御者

居中勇士護衛衣介者居右故御與保介謂之參乘王將往耕籍田以農器載于車中保介御者之間也帝藉供祀上帝之藉田籍借也借民力耕穫也大寢路寢也御侍宴也勞慰勞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去聲）丘陵阪（反）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降地升二氣氤氳化生萬物也布農事布勸農之政也命田命農官也舍東郊出居于東郊也審端徑

術辨正疆界也徑術田間路或曰術作遂小溝也土高曰丘平而可陵者曰陵陵而不平者曰阪坎而不通者曰險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周禮大司徒五地十有二土教民以種植所宜也貂親戒官親循行也田事既飭謂既正其經界辨其土宜也定準直著爲法程也準直猶言準繩

按善養民者省刑薄斂時而使之民有暇日各自盡力南畝可無事上之督課也苟不能安輯使勤生業業而紛紛設官布令雖田畯日舍東郊擾之而已矣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樂正以樂教國子正月入學習舞應發舒之氣也詳見周禮大司樂之職脩祀典謂一年內當祭者皆於歲始省錄之也山林川澤生物之府春生功顯故命祀之凡犧牲皆不用牝春尤恐傷妊也孩蟲稚蟲也未生曰胎初生曰夭獸子曰麛勿聚大衆勿置城郭恐妨農也人死枯骨曰骼連肉曰胔掩埋惡傷生氣也方生不可殺故不稱兵方生用殺是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也生生者三才之始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并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孟春行夏令謂如正月行四月之令之類餘倣此凡政令順時則氣序調違時則災害生迴風曰猋藜草名可爲羹莠草一名狗尾摯傷也與鷙通首種謂五穀之早種者或曰稷也或曰麥也

按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劑權時用中非舉一廢餘也若謂某時反某令則招某災十二月各專一事而不相通政之拘于時廢閣者多矣記言本末疏鑿鄭氏附會之謂孟月失令則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亦然如孟春行夏令則已火爲災行秋令則申金爲災之類猶洪範言五行五事休咎劉向輩緣飾牽強不驗人主反謂天道不足畏由來矣夫人天地之心大君億兆人之心人主行事乖天理億兆人受殃一人之咎不足轉移天地億兆人悲喜欣戚天地之氣應之自然之理也豈區區一時一事合一徵之謂與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仲中也仲春二月斗柄建卯卯冒也日在奎與月會于戌降婁之次也婁斂也萬物至戌降落收斂也奎十六星在戌方孤九星近井井八星也建六星近斗斗六星也不言井斗而言孤建者以井三十三度斗二十六度廣遠不可的指故舉孤建以定昏旦之中

也甲乙解見首後倣此夾鐘卯律說見前夾助也圜而空曰鐘含藏之名夾鐘本陰呂獨陽不生夾助四陽之鐘氣也始雨水凍始解也倉庚黃鳥鳩布穀形類鷹即雎鳩也夏小正謂二月化鳩五月化鷹皆時之候也四時每五日一候積六候成一月故一歲七十二候三候成一氣六氣成一時四時凡二十四氣也青陽大廟明堂之東中堂也說見前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安萌芽謂禁斧斤入山林也社一方土神地非民所得祭必上命之官然以下成羣置社祭以仲春報生物也省視也囹圄獄也械在頭曰梏在足曰桎肆縱也掠笞箠也毋肆掠省刑也皆所以應陽和之氣順發生之心也

按郊特牲云社用甲日書召誥社用戊日此言擇元日不盡合也凡械在首曰梏易童牛之梏即所謂楅衡施于牛角者也書云牿牛馬蓋羈絡胥索之類控扼其首者也春秋傳樂轡以弓戲梏華弱亦謂梏其項也古人刑禁緩惟大辟拲其手而桎梏中罪桎梏而舒其手下罪梏其項而已鄭謂梏爲械在手謂牿

牛馬械其前兩足則何能畜養而教習之乎又解肆謂死刑肆尸于市三日夫掠且戒況殺之而又肆之乎皆誤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按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禖先媒之神玄鳥燕也高辛帝之妃簡狄祀禖得祥後世遂以高辛氏爲主曰高禖御猶侍也九嬪婦官掌教九御者也天子所御謂侍寢于王者以禮待之也韣弓衣也弓矢男子之事所以爲兆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戸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日夜分謂春分晝夜各五十刻也陽盛則晝長陰盛則夜長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陰生于午終于子至酉而中故仲春陽中其節爲春分仲秋陰中其節爲秋分雷陽氣之動也電陽光也陽氣發洩故蟄伏之蟲皆動開宮出也先雷三日驚蟄前數日也

奮木鐸振搖鐸聲以警衆也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生子則形體殘缺父母受凶禍也度謂分寸尺丈引也量謂龠合升斗斛也鈞均也衡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較也十升爲斗十斗爲斛甬斛也權秤錘也概以平斗斛同均角正皆因日夜均而法天時也耕者少舍謂耕田之暇門嬖曰闔單曰扇前曰廟後曰寢大事謂大興作妨農也脩闔扇者小事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漉竭取也鮮羔謂生羔不殺以祭司寒之神古者十二月日在北陸藏冰二月日在西陸開冰北陸虛也西陸昴也爲薦冰也先薦祖而後頒賜也上丁是月上旬之丁日也丁當也當祭日也丁成也樂以教成也或曰丁屬火取文明也樂正以樂舞教國子俊士于大學設奠于先師不用牲牢奠菜而已釋猶奠也天子率羣臣親往視視習舞也仲丁是月中旬丁日也習樂習歌吹也是月之祀即前高禖啓冰釋菜等不用犧牲謂將騰合牝牡戒殺但用圭璧加皮幣代

牲耳高禖之大牢開冰之羔皆犧牲高禖祈嗣知不殺用圭玉以皮幣代而羔曰鮮是亦不殺也習舞釋菜無犧牲又明矣

按祭不用犧牲非古也古者內外四時之祭多以仲月春秋傳云啓蟄而郊祭義云春禘郊禘大祭可無犧牲乎君子有撙節之愛不廢制用之禮犧牲不備不可以祭必仲春無祭乃可故月令以孟春郊而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郊禘在仲春月令未足據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發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說見前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如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季少也季春三月斗柄建辰辰振也日在胃與月會于酉大梁之次也胃三星在酉方七星其星七也牽

牛六星姑洗辰律說見前姑初生也洗潔也鴽鶉鶉虹陰陽氣雜也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生虹三月以前陽氣正中陰莫能干至辰陽過中故陰氣亂之青陽右个謂東堂之南偏也

是月也天子乃萬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罦罻罝罘網也罦罻網也駿獸之藥毋出九門

鞠衣黃色之衣先帝大皞木德之君薦衣將祈蠶事也舟牧主乘舟之官覆覆視也反報命也五者再三之謂慎之至也天子將親往漁以薦祖廟故乘舟鮪似鱣長鼻口在頷下無鱗大曰王鮪小曰鮥鮪所多實即祈于廟也萌之屈者爲句直出曰萌不可內言不宜閉藏也布德行惠以下至毋有障塞皆不內之事脩利隄防謂脩治使通利無壅塞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畢小網有柄翳射者所自隱蔽也餧酒

食之也藥毒藥九門者天子都城九衢闢九門通往來鳥獸在郊網羅出城門乃可施也禁之恐傷孕乳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蠶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去聲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野虞主山林之官鳴鳩即雎鳩二月化三月鳴雌雄以羽相拂也戴勝即鴣鳩一名鵀鶋首有冠如花勝故名戴勝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此鳥喜食桑葚

于成降于桑蠶成之侯也降下巢也鳲鳩乎子于鵲巢鵲巢喬木而桑苞生故曰降曲曲薄以布蠶植以架薄蠶作筥竹器圓曰筥方曰筐皆以盛桑葉也東鄉迎生氣也毋觀毋容飾也省婦使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登成也分繭別繭之多少稱絲稱其輕重以較功之上下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

工師百工之長五庫藏材物之府稱五者以五材得名也金鐵等材凡弓矢車甲器用皆資之監工即工師監視也號戒令也毋悖時如考工記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類又云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材美功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也大合樂合衆樂大作于國學也樂陽氣季春陽氣方長大作樂以宣之累牛繫累之牛騰馬騰走之馬所謂風馬牛也遊牝放之使求其牡也于牧于水草寬閒之所犧牲可供祭祀之牲小馬曰駒小牛曰犢皆就在牧之數書記以稽出入較生息也難儺通逐也國難國中儺以驅逐陰氣季春陽氣方盛陰慝隱伏聚衆喧鬨使陽氣充滿陰氣銷亡也四時惟夏不儺以陽盛無伏陰也裂牲曰磔除災曰攘

按儺見於論語古鄉人習俗非先王之典禮也周禮方相之說近誕鄭氏謂日行昴有大陵尸氣爲厲尤不經磔牲體徧懸九門而以攘災不殆于幻妄乎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山陵不收草木不成也言山陵者爲季夏土氣之應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夏盛大也孟夏四月斗柄建巳巳巳也日在畢與月會于申實沈之次也翼二十二星婺女四星日丙丁

者夏火丙丁用事也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以火德王也祝融火官羽蟲飛鳥之屬凡飛揚者屬火徵音微輕屬火爲事中呂巳律微陰中動呂助陽氣數七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苦火味焦火氣竈火以爲養夏火長養百物也肺主金火克也螻蟈土狗似蟋蟀蠦螂蚯蚓皆幽蟲鳴且出伏陰盡而陽極陰生之漸也王瓜夏小正作王萯本草云萯葵也根似瓜俗名土茯苓苦菜味苦四月秀火氣之應明堂南向左个偏左也騂赤馬與朱旂赤玉皆應火色菽大豆應夏氣之大也雞當午鳴其色丹羽禽之屬陽者也器用

高粗皆象夏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多上聲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

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紂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迎夏於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迎夏迎冬不言諸侯諸侯獨春秋在耳樂師習合禮樂爲將飲酎也大尉秦官名贊遂舉皆薦揚意傑俊言才賢良言德長大言形體繼長增高皆培植意起土發衆恐妨農蠶也大

樹豐隆伐之傷盛長之氣也絺葛之精者野虞外官位卑故出行原野爲天子勞農司徒內官專掌農政故循行縣鄙以已命命農也聚百藥供醫事也孟夏百草繁廡可採藥靡草草之細柔者陰氣所化陽勝故死麥至夏枯故夏爲麥秋薄刑可斷小罪可決無留滯也重罪繫者未可釋輕繫者出之順長養之氣也后妃獻繭蠶事畢而世婦獻繭于后妃后妃獻于王也收繭稅外命婦養蠶亦取國北近郊之公桑十一而稅以受桑多寡爲繭稅之多寡也貴賤謂公卿大夫與士之妻長幼謂婦有老少如一謂稅皆十一

也郊廟之服天子之祭服下至命婦養蠶皆爲供祭服也酎稠也酒之濃厚者謂之酎春造夏飲羣臣蓋盛會也故用禮樂四鄙入保之保與堡通鄙界小城曰堡

按鄭康成謂祭統於嘗也出田邑孟夏封諸侯非古也蓋以月令爲秦制耳然安知祭統之爲古與如以義質夏出秋收月令爲長大尉秦官也月令作于秦甚明然其書以農桑爲本無月不及農桑即詩書皿風雅逸之意秦人尚功何暇及此其非呂氏所獨創又明矣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旦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亦王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仲夏五月斗柄建午午夢也日在東井與月會于未鶉首之次也亢危二宿名亢四星危三星蕤賓午律蕤柔也賓謂陰柔始生陽將謝爲賓也鵙博勞也反舌蛙也舌本前著口側末向內莫春鳴至五月息或曰鳥之反覆多聲者百舌也明堂大廟南向中堂也壯佼碩大美好也養此類順長養之氣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祝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于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僕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蕤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五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燕陰之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特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命樂師脩樂器將雩祀也樂器陽五月陰生損陽故脩也鞀鞞以下十九物皆樂器鞀鼗同鼓者導也以導樂作也鞞裨也小鼓在大鼓傍助鼓節也鼓謂之廟冒之以皮其中空廟也三者皆革音琴謂之離五絃聲流離也瑟謂之灑二十七絃音布灑也二者皆

絲音管長尺六孔有底併兩而吹簫之言肅編二十二管長四寸二者皆竹音干盾也戚斧也戈鉤戟羽鳥羽四者皆舞器竽言汙也其中汙空三十六簧或曰十三簧笙謂之巢列管瓠中象物生出地也笛篪同篪言喈長尺四寸三十一孔橫吹也簧言橫以銅爲薄葉橫掩管端氣鼓之而成聲也竽笙笛三者皆有簧皆竹音鐘言空也內空生聲金音磬言罄也聲罄罄然石音柷狀如桶而方敔狀如伏虎柷起樂敔節樂二者皆木音百源衆泉源雩郊祭禱雨雩言吁巫作吁嗟聲而舞也用盛樂用上所脩諸樂帝天帝

百縣天子畿內邑諸侯不敢雩上帝故雩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即句龍后稷之類祭本人道以人事天推伏羲神農諸帝以爲天推句龍后稷諸臣以爲神而達其誠也雞鶩鵝之類五月雛成黍亦五月熟可嘗也含桃櫻桃衆果唯含桃先熟藍似蓼者五月將成可染青青木色木生火刈藍以染傷時氣之母也火死爲灰陰象也女績爲布陰功也暴暴之日中也一陰方萌毋暴陰功以助陰氣門閭毋閉關市勿阻衆亦恐助陰氣盛夏午火宜宣通尚寬大也挺猶拔也益食加養也馬牛季春游牝于牧至是妊故別其羣馬駒騰躍者繫繫之恐觸孕牝也馬陽物而陰性故易以象坤五月陰陽交故宜班馬政周禮校人掌馬政日長至謂夏至日長之極也陽盡于午中而微陰生陰陽爭辨之際陽爲生機陰爲殺機生死分判之界也在事物爲盛極而衰始在人心爲理終而欲萌故君子法天體道不可以不慎惟定靜清治爲可貴也致和謂滋味不極調和刑屬陰毋刑亦恐助陰也晏安靜也陰道尚靜故云晏陰定其所成者聽其自來逆而助之必受其傷解脫落也鹿在山爲陽故角遇陰而落陽退之象麋在澤爲陰故角遇陽而

落陰退之象麋鹿之大者半夏藥草木堇一名舜華榮華也朝開而暮落又名日及南方午位五月火方用而又用火于其方過烈矣微陰生于午逆天之氣也但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處臺榭之類則宜耳榭臺上欄楯謄食苗蟲

按春秋傳云啓蟄而郊是仲春也而月令孟春又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而月令五月不盡合也夏至陰生安靜以定陰氣所以順造化之自然道莫大于自然心莫妙于清虛陽生固貴安靜以養其和陰生亦宜安靜以平其殺鄭氏揲易緯云夏至人主從八能

之士作樂五日不宜止聲若是則陽宜恬養而陰不宜定成豈靜正中和調燮之至理哉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季夏六月斗柄建未未昧也日在柳與月會于午鶉火之次也火心宿三星奎十六星林鐘未律林衆也鐘聚也萬物盛聚也溫風熱氣至極也蟋蟀秋吟涼

風未至而秋蟲已居壁鷹至秋摯殺氣未肅而鷙鳥先學習螢蟲有光腐草所化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度句無或差貸式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驅強上聲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仙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笋蚤鷙四鄙入保

漁師漁人之長命漁澤不言是月者非止是月之事自是月始耳蛟爲患故云伐鼉有靈故云登龜皮可用黿肉可食故云取周禮獻人秋獻龜材葦亦秋方可納以是月命非即以是月取納之也四監謂山虞

澤虞林衡川衡百縣之秩芻即禹貢王畿甸服三百里內每歲所應納之常芻出力即謂納芻婦官染人掌婦功也暑濕宜染采白黑爲黼黑青爲黻青赤爲文赤白爲章以四方之色相間爲四采也染造必循舊法依故事毋得參差貸變必正質善良勿敢詐僞亂眞也旗謂旌旂周禮司常有九旗章者旗上物色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各有等級也給作級不可興土功以土將用事其氣欲靜故不合諸侯不起兵動衆舉大事即土功等事動搖長養之氣蓋季夏水土交坤將得位萬物致養故易曰致役乎坤勿搖養氣

言勿他役也發令而行謂未及徭役之期豫發徵召之令使民廢農事待上之期會也神農即炎帝火德季夏土夏稼穡火資土爲神農之事水潦盛昌東井主水也六月建未爲土位遇水而澤得火而生故神農于此總持其功此時舉大事搖養氣則有天殃土潤溽暑謂土水火交蒸爲濕暑也大雨時行東井之氣燒雜治田之法先芟薙其草乾則以火燒所雜沃以水則草無不死者暑氣方盛水如熱湯浸漬腐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土之磽瘠堅强者曰土疆鮮落謂不黃早落也多風木氣

女災謂妊孕敗也火侵金逆主傷子損其母也四鄙入保冬藏之象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圄以閎

五行分配四時各七十二日而土寄旺于四時各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也土氣周行木火金水四時之末辰戌丑未爲土位而六月建未居一歲之中在金火之間故于此特揭中央土一令以備五行之序戊己十干之中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王后土句龍或云句龍轉爲社祝融兼之即黎也其說近誕倮蟲無羽毛鱗甲象火熱土煖也五音宮濁而最尊五行土濁而爲主故宮音屬土黃鐘之宮謂十二律各自爲五音迭相爲宮而黃鐘之宮最長聲最濁故黃鐘之管本應十一月而黃鐘之宮則以配中央土蓋土冠五行黃鐘之宮冠十二律之五音六十聲也但各月之律以管侯氣氣應聲亦應中央則直取聲之相應無此管也其數五謂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不言十者天地之數盛于五圖書之中極于五也其中味香中

氣中霤舊說古人居陶穴上漏光明曰中霤故室中曰霤喪禮浴于中霤其實非室中今人家四檐天井中是也祭先心心中也太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大路鄭云殷路尚質也黃騮土火之兼色稷粟也牛土畜器圜象土周流四時閎寬廣也象土含容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秋摯鷙也孟秋七月斗柄建申申堅也日在翼與月會于巳翼尾之次也建星見仲春畢宿八星其蟲毛氣涼而毛生也商音次宮爲臣金聲也夷則申律夷平也則法也氣爽民夷物成法則也其數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辛金味腥金氣祀門陰氣斂自外入也祭先肝金克木也鷹祭鳥見孟春用始行戮人君始用刑戮順時令也總章左个明堂之西堂左側室也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白西方金色胡麻子色白犬黔喙之獸皆金象廉棱也深收藏意金氣革而秋意斂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平輕視折審斷句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坯垣牆垣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秋金主殺故賞將帥詰兵戎順從也好惡明討當其罪則遠人順從禁以止姦止非慢令慎以罪邪罪非濫刑搏擊也執拘繫也理治獄之官審曲直曰理瞻傷瞻視刑者之傷輕重得當也損皮曰傷損肉曰創損骨曰折肉骨絕曰斷王制所謂斷者也傷至斷而愈重瞻至審而加詳不得不刑者義也不可不審者仁也端正也嚴畏敬也天地始肅秋氣收斂也贏盈

也發越之意陽常饒陰常乏饒則充長乏則退藏皆以相天地之宜也登穀穀成熟也命百官收斂順秋令也完隄坊以下皆收斂之事季春脩利隄防使勿壅塞順陽氣之舒也孟秋完隄坊謹壅塞順陰氣之斂也備水潦者秋直畢畢好雨備隄坊使完固也毋封諸侯立大官毋割地行使幣者秋主刑布德非時也介蟲敗穀如蟹食稻之類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蒲風至鴻鴈來玄鳥

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仲秋八月斗柄建酉酉留也日在角與月會于辰壽星之次也牽牛見季春觜觿三星南呂酉律南任也呂助也陰任事助成物也盲風昏暗之風酉闔戶之月陰風晦昧春夏之風曰明庶曰清明曰景風陽明之象此月之風曰閶闔陰閉之象盲風即閶闔風孟春鴻鴈來來南也此月鴻鴈來來北也仲春玄鳥至燕始出此月玄鳥歸燕蟄藏也鄭謂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驗之惟鴈為然玄鳥多藏谿谷中養羞如庶羞之羞謂美食也養畜藏也草木實成羣鳥取可食者積之以備冬也總章太廟西中堂戎路兵車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稽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剛）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去聲）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那）以達秋氣以大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教）

脩囷（君）倉乃命有司趣（促）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鶴）日夜分則同權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勇）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陰盛陽微天為秋而人為老養衰老順天時也几杖糜粥飲食皆養事司服官名上曰衣下曰裳文繡謂文彩刺繡鄭庠成訓文為畫謂祭服畫衣繡裳按尚書作會宗彝謂畫器也附合周禮以為畫衣恐未然詳見尚書周禮秋涼授衣故命司服治衣服秋主刑故命有司嚴百刑申重也嚴戒也秋嘗饗帝故命循牲色純曰犧全具不殘缺也案按通察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物色謂毛色或騂或黝陽用騂陰用黝各以類小大長短謂角體也五者一全二肥三色四大中五長中上帝其饗羣神可知天子乃難惟天子行之秋陰尚微天子陽主故難以通秋氣不及國與天

下也詳見季春嘗麻食新麻也築城郭四者皆收藏之事穿地曰窖窖之圓者曰竇藏器曰倉倉之圓者曰囷勸農以濟新穀之不及也日夜分謂秋分晝夜各五十刻蟄蟲坏戶培其蟄穴之戶使漸小至十月寒甚乃墐塞也水本氣化春夏氣至而潦秋冬氣反而涸國語云天根見而水涸則九月也晝夜均分則同度量衡與仲春同說見前易關市勿阻難也關貨所入市貨所聚舉大事謂出師興工大數謂陰陽時謂四時當和春生刑因秋殺皆類也行春令則秋雨不降風以散之也草木生榮木氣爲妖也風災殺

物之風朔氣也收雷先行不待日夜分而雷先蟄陽氣閉藏也

按此篇於刑獄三致意焉秦人用法慘酷宜無及此故是書非呂氏獨創多先聖彝訓而不章之徒加補葺耳凡禮書皆然也嘗麻炊麻爲飯詩云禾麻菽麥麻與五穀同而今人少有食者苴麻有子不可食枲麻但可績無子胡麻多油然亦非饔飧之具未知古人所食何麻註不詳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季秋九月斗柄建戌戌畢也日在房與月會于卯大火之次也虛二星柳八星形垂如柳無射戌律射厭也陽氣功畢無厭射也鴻鴈來賓言非久將去也杜甫詩云秋燕已如客用此意爵雀通蛤蜃屬大水謂江海鞠菊同菊有五色而黃爲王祭獸解見前禽者鳥獸之總名戮搏食也

是月也甲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射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祀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

皆墮其戶乃趨（促）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句）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疫（疾）（嚏）（帝）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申嚴號令應肅氣也務內謂百務皆整飭收斂以合天地閉藏之氣如有宣出則違時也冢宰掌財賦會計五穀之要謂租稅之數也帝籍之收入於神倉供粢盛者也百工匠作也霜降休工膠漆凝而不可用也寒氣總至言大來也入學習吹將饗帝也季秋饗

帝于明堂報成物也嘗秋祭宗廟也犧牲告備謂仲秋已備至此告于天子也合諸侯制猶周禮正月之吉始和也蓋來歲法制如下云朔日稅貢之數也諸侯遍天下而言百縣畿內之屬縣百縣近親畿內制諸侯遠合制而須來親受也朔日來歲十二月之朔日九月（月）合制受朔者秦法也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月）為水周火運秦代周用克也天子大獵以習戎兵考馬政戎事先馬故於田獵班之馬政詳見周禮校人等職五戎鄭謂弓矢殳矛戈戟要之兵械何止五凡古人言三五九之類舉其槩耳僕馭車之官騶養馬之官析羽於旂竿之首曰旌旗上畫龜蛇曰旐車旗各有等級各整設于軍門之屏外習行陣也司徒掌徒衆主教事搢扑挿扑帶間以撻不聽者止面陣南向也誓告戒也天子屬飭親被戎服也命主祠命典祠之官也祭禽四方以所獲之禽祭四方之神蟄蟲咸俯凍凝而縮其首也在內在穴中墐戶閉穴也趨獄刑謂獄之當刑者決之勿淹滯也祿秩供養之浮溢者裁之順秋氣之斂肅也行夏令大水者金受火而液也冬藏殃敗者土氣為災而竇窖之藏壞也孰嚏者鼻嚏噴嚏膿病也金受克之象行冬令多

盜賊水為金子得時則親失時則洩害也民氣懈惰春令不肅也師興不得安居風木之妖也

按是書一歲之內祭天帝者非一孟春祈穀仲夏大雩季秋大享季冬祈年四時迎氣于郊皆祀天也周禮又謂冬至郊則是一歲之中祀天者九不已數乎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是書以九月合制古者以季冬須朔今以季秋受朔九月農工未休十月冬序方始而遽改歲不已急乎此秦制之不如古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

頃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腎上聲）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閉以奄

冬終也孟冬十月斗柄建亥亥閉也日在尾與月會于寅析木之次也危見仲夏七星見季春其蟲介龜鼈之屬固閉之象也羽音最輕清為物屬水應鐘亥律應當也言純陰當事百物鐘藏也其數六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潤下故作鹹水受于故氣朽行行潦亦謂之井古者井間有道道間有溝故曰井冬水旺祀之腎屬水故祭先腎春夏秋祭先所勝則冬當先心而既以屬中央故冬先其類也蜃大蛤虹詳季春極陰無陽故虹藏不見鐵驪馬黑色玄黑光黍以暑熟屬火冬食之養溫也彘性宜水易象坎為豕應冬令也閉者中寬奄者中藏器之口斂而腹大者冬象也

按鄭註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意謂水寒土煖土能辟水故祀之夫五祀戶竈中霤門皆從其類天子亦以仲冬祀淵澤泉井冬水司令何為反辟除之此為不解行即井誤猜也又以較當行較者行道之祭冬令閉藏是月謹關梁塞徑又為遠行之祭乃所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者矣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句）審封吉凶（句）是察阿黨（句）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培）城郭戒門閭脩鍵（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徑筑喪紀辨衣裳審

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

侵制

迎冬不言諸侯諸侯獨春秋在也賞死事謂死國事者之妻子孤寡者順凄苦之令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制以孟冬爲歲首故釁龜筮示新也筮者策釁謂殺牲以血塗之即祭而名釁者塞鬼神之釁隙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吉凶者明易卦之爻象皆所以肄其職業而待用也阿黨掩蔽皆閉藏之象獄吏無阿黨則罪犯無掩蔽矣蓋藏者掩蓋藏蓄府庫倉囷之屬循行積聚芻藁粟米之屬鍵鎖牡也閉鎖牝也管籥啓鍵者也封疆以固內邊竟以備外也要塞要害衝塞之處關關門梁橋梁徑徑小路也喪紀送死之禮各有紀律衣裳襲斂之衣裳飭正也塋墓位也丘壟墳也周廻曰塋高起曰丘壟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厚薄以禮言貴賤以人言蓋冬者時之終送死者人道之終於此時審辨順閉藏之令也百工制器冬官之事效呈也霜降休工器物已成至是呈見也陳祭器器以祭爲先也按驗也程式也勿爲淫巧此季春所命工師者至是陳器按之也功致猶攻緻勒工人之名于器便稽考也冬祭曰烝烝衆也百物衆而禮備遂因祭而大飲羣臣也蹴風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十月大飲古禮也祈來年于天宗亦郊祭也天宗天神尊者日月星辰之類大割多殺牲也祠祀也社秋祀上八故云八公社門閭亦神也臘言獵也歲終獵禽獸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曰臘夏正以丑月爲歲終其祭爲清祀殷以子月爲歲終其祭爲嘉平周以亥月爲歲終其祭爲蜡秦以酉月爲歲終其祭爲臘九月非冬不可臘故于歲首之月祭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也命將講武順烈之令也周禮仲冬乃大閱收水泉池澤之利冬水涸也行秋令則霜雪不時金氣所收也小兵

金災也土地侵削斂之徵也

按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器勒名考其誠罪其不當以窮其情即周禮考工之意司空所以爲冬官也蓋程物莫平于水故命水虞收水利亦以冬月歲終考工蓋古之制讀月令知周禮非缺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鳥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仲冬十一月斗柄建子子者孳也日在斗與月會于丑星紀之次也斗六星辟作壁二星軫五星黃鍾子律黃中色鍾種也元氣種聚也地始坼凍發爲坼也鶡旦夜鳴求旦之鳥陰求陽也陽將生故不鳴虎金爲陰物陽生乃交接

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秋熟稻必齊麴糵必時湛失

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發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蟄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閉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飭死事備死葬之事前月申其紀而此則治其事仲冬蟄埋順時之藏也十月陰極故可興作此月陽氣將動固閉勿泄故戒作土事即春秋傳所謂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也沮泄滲漏也發啓也房猶藏也天地閉而人沮泄之必有夭死疾疫之凶則是以閉藏之時爲宜暢之月如春夏也反其所令故命曰暢奄尹奄人之長省婦事減省婦職女功及幸御一切內官之事淫謂奢侈多事也婦官多貴戚故舉以例餘

不禁男子禁嬉人陰極而靜順其將化也大酋酒官吉人酒冬造春嘗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是也秫稷之粘者麴乾麴糵麥芽皆以釀酒湛漬米熾炊也水香言潔也陶器瓦器良無罅漏也火齊得生熟中節也命祭川海泉源冬令方中水德正盛爲民報祈也嚴冬寂莫收藏宜謹故孟冬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至是猶有慢藏放失者此不率之民不爲之追究也山林木落藪澤水涸與民同利導之使採捕治之使不爭蔬食草蔬可食者日短至冬至日短之至也陰陽爭陰盡于子中而微陽生二氣爭

辨之際也諸生蕩謂萬物生機初回水氣方盛微陽未定故有陽動之象是以君子貴齊戒恬澹休養以待陰陽之定蓋聖人雖尊陽而不能引使速來雖惡陰而不能推使速去故于變化之交寧靜俟之而已芸荔挺皆香草凡草氣香者爲陽蚯蚓結謂方蟄遇陽動屈如結也麋角解詳見仲夏水泉地脉天一所生感一陽而微動也日短至則陰老而生氣歇材質堅定于時可以伐木取竹箭竹之小如矢者曰箭故俗謂矢爲箭罷無用之官去無用之器者皆惜日除閒之意塗闕廷謂抹補之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巷

口門築囹圄脩獄牆也皆閉藏之事仲冬行春令而歲旱者秦仲冬即新歲也雨汁雨雪襍下金液之氣也瓜瓠秋成金氣先洩秋不成也行春令水泉竭木氣洩也多疥癩發生之咎也

按先王之制農隙用民故詩定中作楚室十月執宮功夫非發室屋與孟子云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夫非土事與必仲冬勿作則公家何時可役民凡禮家言不必盡合非獨月令耳周禮雖非周公作而奄人一役最盡制卿大夫至庶人在宮者不下七萬有奇而用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爲官者宮禁之事掌之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爲之統于冢宰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申宮令審門禁內宮嬉事至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則奄尹之權不已重與此秦作法之敝趙高所以專制也酋長即大長秋漢以後與中常侍權傾中外陵逼天子流毒縉紳不可謂非月令爲濫觴讀者槩以爲先王之禮誤後世多矣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低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厲北鄉向鵲始巢雉雊雞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季冬十二月斗柄建丑丑紐也日在婺女與月會于子玄枵之次也婺女見孟夏婁三星氐四星大呂丑律大陽也呂助也陰助陽也厲北鄉陽生于子隨陽復也鵲巢雉鳴雞乳皆立春之候

命有司大難那旁磔責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其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

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盡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

水潦敗國特雪不降冰凍消釋

命有司大儺下及庶民皆儺也季冬二陽生陰氣方盛故使民間大儺逐陰氣也旁磔殺牲徧裂之季春儺惟國都九門磔禳今旁及四方也出土牛以土為牛出送寒氣季冬水司令月建丑丑為土而牛為丑獸土勝水故土牛能送寒氣牛善耕冬藏未可出出土牛亦以示耕事將始也征鳥厲疾猶言猛迅帝之大臣五帝之佐句芒等官天之神祇日月星之類歲功成畢祀以報也漁天子親往為薦祖廟也先薦薦而後嘗也水澤腹堅冰凍

徹底也鑿冰以破陰氣之錮塞藏之土以和陽氣之在下至陽盛又發之以濟盛陽之驕亢也冰以入明陰事之一終也五種五穀之種大寒將退教民出所藏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耒耜以啓土田器種作之器大合吹盛作樂也龍今歲不復作也鄭氏謂季冬為酒以合三族于此時也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共新柴常數當供之薪柴新用爨燎用明也日窮于次十二辰一周也月窮于紀與日十二會亦一周也星回于天二十八宿隨天每日一周早晚不同至此月皆復其故處與去歲季冬早晚相似也幾終近終也以

月言故曰近終盡日而後謂之正終也終言幾始言且循環無息之義國有常典時有常令而來歲或變差故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論之以待來歲之宜周禮謂正月之吉始和亦此意也古人歲事莫大于祭祭天地社稷之犧牲賦于諸侯以國大小為差大史序之宗廟之芻豢取于同姓之邦天子自命之山林名川之犧牲取諸卿大夫及庶民之有土田者宰歷數之皆于此月所謂合天下九州之民力以供天地宗廟山川之祭也介蟲為妖兵甲之兆秋金為祟也固疾謂舊疾瘳而復作象歲終復始故名曰逆

禮記通解卷七

郝敬解

曾子問第七

先儒謂曾子忠信傳習知天下義理日新事變無窮故歷舉吉凶之禮雜出不齊之事爲問夫子隨事剖決所謂遇變而能權也愚按禮之爲用注疏雖非盡成法可拘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即矩衆人以爲細微曲折皆有舊章設局求合故其問迂闊而其答亦委瑣非曾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議禮之家所以託而傳也讀者裒聚而會其通裁其當焉斯可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始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皮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昭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裒侍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于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裒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始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君薨世子生謂君薨無嗣喪在殯而適嗣始生也攝主謂大臣攝主國事者北面西階之南周人殯于西階臣子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西面今將就殯位告故于西階下北面也裨冕衣裨衣而戴冕也裨之言埤猶副也舊說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爲裨雖裒冕亦裡衣之上者耳兼衣言冕即冕以該衣也冕言

祭之服喪凶服吉者重世子始生也獨大祝裨冕者祝以吉事告也束帛帛五匹爲十端成一束升階盡等升盡階級近堂也不升堂不敢逼近君柩也命毋哭將有告也哭止勿諠故惟祝聲告必三始死者寐也某指生子之母奠幣殯東几上不敢委于地如死者親受也衆主人君同姓之親房中哭者婦人也哭不踊者西階上哭不踊反東階下行朝奠即位哭而後踊也朝奠不言踊常禮不及也小宰升堂舉幣已告則舉其束帛出埋之兩階間也三日世子生之三日見于殯且告名也大宰冢宰大宗宗伯少師教世

子者也奉子以衰謂以凶服承藉世子抱之入門入殯宮門子拜稽顙哭少師擁之拜哭也前告子生哭不踊此以子見哭踊者前告因朝奠不備禮此以子見告名情更切也踊三者三凡踊以三爲節九踊成三也降東反位降西階反堂下東哭泣之位皆袒踊則袒其衰也子踊少師抱而踊也襲衰杖袒踊畢皆襲其所袒之衰裁放奠賓而出也奠亦朝奠以名徧告以世子名徧告羣神禮子生三月君名之今三日名者將以爲喪主故攝主遂名而告之殯猶其名于君也三月名于禰告禰主也是時主飾在殯宮

按此篇煩文瑣屑不似聖人語而此章義疏畧祝史以子名徧告五祀山川而不及宗廟社稷非闕與兒生未可離房戶抱于嗣大夫手哭踊喧闐非所爲保護也三日嬰兒何足與識禮事而亟亟躁擾虛文無實不如遲之三月後乃近情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此記諸侯出行之禮其覲天子行也必告奠于祖與禰將告奠先冕服出臨朝命祝史使告社稷宗廟境內山川乃命卿大夫上中下士五官居守而後行道而出者祭道路之神而遂出宿也大約不過五日告徧即行過五日告不徧不成行是遷延怠慢非所以忠于神明敬天子也諸侯自相見行則但告禰不告祖祖尊禰親天子尊而友邦親也禮朝服輕于冕皮弁緇衣而已冕衣則刺繡也臨朝而命祝史告祖廟及所經過山川社稷其境內他山川不徧告所往有尊卑故禮有詳畧也出而反不敢遽入必親告于祖禰命祝告于前出所告之社稷山川而後臨朝聽其久曠之政乃入宮此反國告至之禮覲天子與諸侯相見皆同

按古者天子非巡守諸侯非述職不行故晏子曰無非事者出以有事不敢慢遊故告于神戒于衆而後出居以有事不敢廢守故出必命官反必聽政而后入如是則焉有流連荒忘廢時失事之咎入主所以動必以禮出入起居必慎此聖人制禮之義也相見

行告禰不告祖太區別後章言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鄭并此章牲幣改爲制幣然焉知皮幣之爲是牲幣之爲非乎凡鄭言禮舍大拘細類此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並有喪謂父母同時喪則葬就先後也葬先輕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奠先重而後輕謂先奠父後奠

母蓋葬爲奪情之事宜先輕奠爲奉養之事宜先重自啓及葬不奠謂如母先葬自啓殯之奠朝廟之奠祖奠遣奠皆不設也哀次謂殯宮門外孝子所居倚廬柩過此扳留哀慟今母行父在殯故亦不哀次反葬設奠于父而後致辭以告于父之殯所謂奠先重後輕也遂脩葬父之事所謂葬先輕後重也其既葬而反虞也亦先虞父後虞母也

按此章所謂先後蓋早暮之間非差月日也喪服母輕于父故母葬宜先奠宜後然自啓及葬不奠行不哀次何異路人故鄭註作不奠父解然既云奠先重後輕又何謂不奠父奠母乎其實本文謂先葬者禮輕故奠哀總侯父柩出備禮耳與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葬正同而此章之說于人情尤未當解者所以曲爲周旋即如所謂自啓及葬不奠父于義何居一日在殯朝夕奠食不可缺因母葬廢父奠豈得爲禮父母可合葬則同葬同奠于禮非害何爲此差別此章殊不似聖人之義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宗子領諸宗男宗婦領諸宗女宗法所不可闕也故宗子雖七十婦死必再娶若恆人六十陽道絕可無

娶矣惟宗子不然

按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宗子繼娶娶老婦乎娶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焉可爲宗範或曰七十老而傳可也然宗子未死而使其子爲宗子是家有兩宗也既云宗而可兩乎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者謂非宗子年七十無主婦則可然苟非宗子而未老安得皆曰可兩言皆非至論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

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壻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此章論冠遭喪之禮有三臨冠而聞齊大功之喪一也冠期將近而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二也父沒而冠三也將冠子謂父將冠其子也冠者至謂賓贊已至門也齊衰謂期及三月之類大功五月內喪則廢謂喪在同大門內則冠禮可廢喪在外則不廢冠但不設醴飲賓客冠畢即徹饌壻地為位哭因冠者已至

而酌行其禮如此若冠者尚未至門則廢不行可也如冠期尚遠先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不必改期即用喪服冠亦可曾子又問然則除喪之後不復改行吉冠之禮乎夫子引諸侯賜冠于天子禮以明既冠無改冠惟服除饗賓贊補喪時之未備者而已諸侯大夫未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或賜之冕弁服冠于天子之大廟歸惟設奠告廟即服天子所賜冠服無再冠也如此者但有醮冠者之禮無醴賓之禮蓋醮則獨酌冠者醴則獻賓歸俎冠于天子廟天子醮之歸國不改冠無賓贊故無醴此因喪冠者亦不再冠不饗賓惟醮冠者而醴賓待除喪後亦謂之有冠醮無冠醴也不言喪除醴賓者因于後父沒而冠已祭而後饗冠者之文可見也父沒而冠謂父喪既除行吉冠禮者也齊衰大小功可因喪服冠若斬衰必服除然後可冠冠則有賓贊冠畢則告父廟見伯叔父而後設醴以饗賓贊明不得如賜冠者之有醮無醴也

○按此章之說亦可疑門外之喪冠而不醴可也古人聚族而居門外應非遠冠畢往哭于其家不可乎何至徹奠壻地哭于冠位也元服三加雖尊以凶喪之冠禮成人於祝辭甚無當耳冠未及期宜且廢改

俟期功外亦可何至以喪服冠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衆也酬勸飲也謂祭畢賓主長幼舉酒交相勸酬以徧也凡祭皆然曾子問何祭獨不然夫子謂獨小祥練祭獻尸賓畢主人洗觶升西階上北面酬賓此旅酬之始奠觶于賓而賓辭遂止不復酬也蓋小祥喪事未除禮從簡畧故鄭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

不旅酬大祥無算獻獻吉未純吉是也魯昭公練而旅酬於禮爲不及孝公大祥而不旅酬於禮爲過皆非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

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此明居喪奠祭之禮曾子始問本謂預他人奠饋而特舉大功者以斬齊服重知不可與吉祭大功稍輕或可與於喪奠之凶禮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奠引天子以下奠饋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他人無服者之奠可知而曾子未達又問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於他人之喪祭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喪祭引天子以下喪祭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於他人喪祭又可知而曾子又未達乃問有喪服可以與於相識者之祭乎夫子以吉凶不相瀆雖輕如緦麻在已亦不可吉祭則其不可助他人吉祭可知曾子三問於已喪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漸輕也於與祭先饋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漸吉也及聞聖言乃知有喪服者無輕重皆不可爲人奠祭因疑除喪與人饋奠或可夫子亦謂甫脫衰絰即與他人代奠忘哀大速亦不可則吉祭之不可又明矣惟爲有喪者擯相則可亦不甚許之然

則雖緦功之喪必除服乃可爲人代奠蓋斬之喪必待已吉祭後乃可爲人執事苟非君喪哀重奪恩未有身居喪爲他人執事者矣故問大功以下饋奠答雖斬衰皆可問小功以下與祭答雖斬衰亦可若皆謂臣有父喪而外遇君喪以斬奠斬所奠之死者亦當以所服服之故爾不然緦而祭說衰而與奠尚不可況居喪爲他人奠無服之死者乎決不可矣緦不祭謂士也後章云士所以異于大夫者緦不祭

饋奠謂柩在殯朝夕奠朔奠殷奠之類孝子哀毀昏迷不成禮必使人代之喪祭如三虞卒哭祔練祥之

祭皆孝子自主而他人相之也曾子問意在饋奠他人夫子答即饋奠其所爲有服者輕服謂輕已之服重相爲謂急于爲人非此之謂言非謂他人謂於其所爲服者耳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斬衰雖自父喪斬衰亦與奠大夫之喪其家臣亦斬衰不敢同天子諸侯惟大夫死者之昆弟雖已有齊衰爲此大夫死者亦齊衰故得與奠士喪不敢同大夫惟朋友之無私服者與奠若執事多朋友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下者也又不足反取諸大功以上亦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上者也彼自無私服故得

取之皆未有在喪爲無服之人奠者矣祭謂喪祭虞祔之類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祭言君喪凡羣臣皆斬衰也大夫齊衰者與祭不盡皆斬也相識以下兩問夫子乃直言有喪不可與奠祭之義總不祭謂已有緦麻之喪不自舉吉祭廢除也與饋奠與他人饋奠也饋奠非言祭已廢服非在喪則可耳說脫同謂初脫衰服餘哀未平即與他人饋奠非禮也擯相爲有喪者迎賓客相禮事可者僅許之辭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昏禮既納幣請期遭大喪則止不親迎女父喪壻稱其父命使人弔女母喪壻稱其母命使人弔壻不自主也壻有喪女弔亦然致命謂壻家致還其許嫁之命不得嗣爲兄弟謂喪期尚遠恐女遲時故云不得繼此爲兄弟也不言夫婦未成昏也言兄弟夫婦相

敵有兄弟之誼也使某使者名也免喪弗取壻終守前言不欲變然後女父母以女嫁他族也

按夫婦人倫之始父母喪不嫁娶禮也然業已納幣請期盟約已成父母之命已定喪畢而親迎可也免喪不取于義何居盟成而背之必有他故無故不娶記以爲禮是何禮與男女室家皆命自父母父母亡中道變更失信負義不可爲訓此類皆後人臆說非聖人之言讀者當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

女反姑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女入改服於內女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女改服改其來嫁之服衣裳相連曰深衣布麻布縞生白絹總所以束髮男子曰冠婦人曰總皆初喪未成服之服女聞舅姑之喪在途即改服齊喪將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故聞喪即奔女父母死則女反不奔其喪也聞齊衰大功則至壻門男女就次改服而哭輕重之等也不言小功以下喪輕則俟昏畢而改服哭可也除喪不復昏不補行同牢饋舅姑醴婦之禮也祭重于昏祭過時不補昏可知也

按齊衰大功之喪不重于舅姑宗廟親迎未至昏禮未成舅姑祖廟未見遂改服即位而哭于義何居昏禮見舅姑奠贄盥饋父母存而以齊衰大功廢無乃重繼父從昆弟而輕父母乎似亦不待除喪而後行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去聲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不息燭不寐也不舉樂感傷也思嗣親謂人子娶妻將嗣續其親有代謝之感也三月廟見謂舅姑已沒新婦俟三月廟祭乃見祖禰必三月者時祭三月一舉則主婦薦豆此時始見于廟父廟曰禰既見祖廟更擇日見父廟也助祭從獻得與于宗廟之禮始成其爲婦之義若舅姑存者成昏之明日即見舅姑至見祖廟亦必以三月舊解未達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爲反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不遷於祖不遷柩朝於壻之祖廟也皇大也尊稱不祔不以神主祔于姑廟禮爲妻齊衰期杖菲屨居哀父今未成婦但齊衰期耳不杖不菲屨不居哀父從殺也若親迎有期女死則壻以齊衰弔既葬即除未成爲妻也如夫壻死女亦斬衰往弔亦既葬即除未成爲夫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死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哭踊三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二孤謂適庶同主喪則莫適爲主二主謂一廟奉二先則莫適爲尊嘗禘郊社大祭也惟尊之神一位在上無有與之并者況主喪之孤在廟之主又可二乎出師必取遷廟之主載于齊車示尊奉也齊桓公無遷主作僞主行反以僞主藏于祖廟故廟有二主

自齊桓公始喪服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衛靈公以諸侯弔魯季孫之喪康子以大夫不可主諸侯故魯哀公爲主即位答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於位若兩孤然此喪之二孤季康子之過非古禮也

按鄭謂君爲主則孝子當哭踊耳雖然孝子豈得終無一拜二主之非禮是古者庶制之數大夫士以上一廟奉一先非謂妣不得配考無廟者不得祔祭也庶人無廟豈得盡五服之祖考兼之獨事一禰乎二孤之非禮是古人重宗之意後世宗法不行則是庶子終不得與嫡子同位哭亦匪人情齊自太公至桓公十三世矣諸侯祀五世豈得無遷主且主不藏於廟而焉藏乎何得遂謂之二主也臣從君拜何得遂謂之二孤二主二孤何得遂謂之非禮按衛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何由得弔桓子喪事本無稽鄭遂改爲衛出公好信牽强類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貪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如諸侯五廟大祖不遷則二昭二穆以上五世祖乃其新

遷者也遞降倣此出師巡守則奉此主行蓋遷主不在七廟內故可行齊車神明之車七廟之主謂現在奉祀未遷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一主曰王考虛一廟非謂取五七廟之主以行也廟未有虛無主者虛無主其故有四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主藏于太祖廟若爲凶事聚會然也卒哭之事成而后主各反廟一也本國之君薨亦然二也君有大故去國大宰牧羣廟主從行不忍國亡棄其祖考三也諸侯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四也主出入蹕止行人以示尊嚴非是四者廟不虛主豈可因出師而虛在廟

之主以行乎老聃卽老子作道德五千言者無遷主謂始封之君或封未及五七世者無毀廟故無遷主主命謂主不行但以幣帛皮圭請祖禰之命奉此幣帛皮圭以行每止舍設奠而後就舍反則告于其主設奠于其廟卒乃斂其所奉幣帛皮圭埋于其廟兩階間然後出重祖考之命不絕其主行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教子之慈母本外人婦君命爲保傅不與庶母之恩養者同猶男子之爲外傅者等耳良善也古者天子蓋指殷世之王色尚白故燕居著白冠猶後世之練冠也昭公謂練冠可燕居以居慈母之喪不亦可乎

○按儀禮慈母如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蓋妾子無母父命妾之無子者養爲子曰慈母故謂與親母同鄭氏以天子諸侯絕期不服庶母解據問未及天

子諸侯也慈母與庶母異庶母緦麻可絕慈母如母者父亡亦如母不可絕絕則何取于如母所問卽儀禮三年服之慈母答似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已者卽內則云使爲子師其夫爲慈母者也小功而已鄭云慈母良欲爲服可以義起何至詆爲非禮使有司曾之遺譏後世乎魯昭公不知禮詒譏有之豈喪慈母耳公喪親母無戚容況慈母能爲之服乎春秋傳昭公母齊歸之喪公年已三十未嘗少喪母焉得有慈母稱良鄭氏謂非昭公王肅補家語謂爲孝公皆影響附合也古天子練冠燕居鄭謂爲王者爲其母緦

則是降服矣降服自周始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以其親然則古庶子王練冠之說所未然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籩豆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嘗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遽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句所祭句於死者無服句則祭

旅見衆見也大廟火天子祖廟火也后之喪天子后妃喪也日食陰侵陽也五方諸侯以兵助討執兵者各以其方色爲衣如東方衣青南方衣赤之類兵未詳或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諸侯與諸侯相見遇變廢禮凡六其分較早故其廢易于天子后夫人之喪謂王后與君夫人之喪嘗禘郊社皆天子大祭遇天子與后之喪雖當祭亦廢如遇日食大廟火當祭則不廢但接續完事耳接捷也其閒儀文不必從容整備也如祭而迎牲未殺亦廢天子崩未殯則天子之五祀廢既殯而祭迎尸入三飯即止不侑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天子諸侯又當加侑今三飯不侑殺禮也酳若食畢而繼以酒也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更酌獻祝與佐食今但酳尸無酢主人以下等事天子既殯而葬自啓殯至于反哭天子之五祀亦廢既葬而祭至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獻祝即止無獻佐食以下等事較前禮[illegible]自葬後衰漸殺也諸侯祭社稷其神比五祀爲重而分比天子

爲早故聞天子崩天子后之喪與己夫人之喪則廢自薨至殯自啓殯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五祀之禮帥率同循也大夫爵尤卑其祭蓋宗廟五祀耳雖俎豆陳列亦廢者有九分尤卑廢尤易故雖齊衰大功之喪亦廢惟齊衰大功在門外者不廢其祭亦尸三飯不侑酳尸不酢而止若大功酢而止若小功與緦麻祭雖不廢惟室中之事而止大夫祭無堂堂尸祝佐食主人主婦賓獻酢皆在室至主人獻賓旅酬則于堂階小功緦不行故曰室中之事而止士之所以異者謂士廢祭之禮與大夫異大夫緦祭士雖緦亦不

祭緦祭必其所祭之鬼與己所服者無服如妻父母及母之兄弟姊妹已有緦服而所祭之祖禰於彼無服之類

按救日之禮人事不可但已非直有物食日須人之救也故春秋書鼓用牲于社以譏巫風說者反以爲禮非也此云各以方色與兵事尤不經兵陰象陰侵陽又可以陰助之乎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今云天子崩既殯祭五祀則是無祀不舉非獨天地社稷可越紼也不幾于以祭廢喪乎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大喪雖及期猶不與人羣立不與衆同行孝子哀慕專一之至豈可與于他人之喪而往弔乎且君子行禮有是情飾以是禮自哀其親而謂以哀他人之親則是弔也不幾于虛乎

按禮弔曾子以母喪之哀哭于張何也彼以同道之朋比于同氣哀由衷出非無情之禮不弔生而哭死何傷曾子所以爲善用禮也說者譏焉過矣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

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私喪謂父母之喪對國喪則爲私君親分均在官則君重以親亦臣也除謂喪畢禫祭除服君喪不敢私服謂始喪不成服喪終又可行除服乎於是雖過時而不除除則必有祥禫之祭待君喪既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盛也禮盛曰殷即祥禫也曾子疑父母之喪何必定除夫子謂禮惟其時弗可過也君子親喪終

身[illegible]除豈曰不能患其過于制也故四時言[illegible]過[illegible]
則[illegible]不祭況喪服豈可過時所以必除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君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過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弟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猶言喪事謂月朔及為新之奠若有此事則往朝夕哭奠不必往也啓謂將葬啓殯歸哭哭親及反

君所如君薨未殯則身先已在君所聞親喪歸殯親而復反于君所也家有朔奠薦新之事則歸朝夕哭奠則不歸大夫則其家老攝之士則子弟攝之大夫之適妻君有殷事亦往君所如婦事舅姑然也

按君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衆子獨也如月朔殷事君親同日君既殯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有親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即是義李爲百行之本故曰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君遂可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并重仁義不偏處後儒乃謂義可斷恩貪位之夫至親死不奔喪記言奪情以[illegible]其私則不孝莫大乎是我 國家制禮臣子親喪皆歸終三年此萬世不刊之典[illegible]在今禮不如古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誄之言累累舉死者生平實行而爲之辭猶今行狀誌銘之類即其所據以爲謚者以賤誄貴以幼誄長嫌于承奉而不公故天子崩羣臣稱天以誄之諸侯薨天子誄之公也

按此節意主秉公不在辨分蓋以卑誄尊直則傷倨

不直則不足信如今之行狀誌銘雖出于尊貴者浮夸無一字之情況出于幼賤者乎幽厲桀紂苟非稱天臣子何能及此後世謚法壞于天子不制誄私議妄作諂諛風行所以濫耳以尊制卑則禮嚴以卑奉尊則義屈故上得誄下下不得誄上解者尋以下謚上僭榮辱之柄爲非禮此李斯所以欺秦皇者豈先王作誄謚之意哉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illegible]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illegible]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若

大夫士一節也

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遂返也於是以所爲親身之棺隨行慮死亡也如死于外其入也如何禮既殯乃成服今薨于外大斂未殯孝子遂成服從柩歸不待殯也共供同有司供也嗣君在喪稱子即孝子也蔡弁喪冠絰謂首腰絰疏衰麤衰布爲衣裳非草屨鄭謂不忍成服于外既疏衰非文謂不成服非也入自闕毀垣而入示變也升自西階柩自外來客之即殯于西階也如尸但小斂則孝子未成服免而從柩歸小斂而曰柩以隨行之稱斂也入

自門升自阼階猶生事之也此禮君與大夫士同一節猶言同等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既引謂柩行在塗柩行以徒牽之曰引遂遂終事也掩棺曰封不俟子不俟嗣君而先歸也若送親葬聞君喪則既封改其送葬之服往哭君如君初喪則袒免括髮徒跣以往如君既殯成服則斬衰裳苴杖菅屨以往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綴墮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

於祭也

祭禮士以特牲大夫以少牢上牲即少牢凡廟皆在宗子家故祭必往祝祝辭孝子即宗子介子猶副子介副也亦大也指庶子之爲大夫者攝主謂大夫庶子代宗子主祭者庶子雖代不備禮不厭祭祭有二厭無尸曰厭始尸未入祝酌奠神于室中西南牖下深奧處謂之陰厭祭終尸出佐食徹尸俎設于室西北隅向明處謂之陽厭時無尸飲食神歆其氣故曰厭不厭祭不敢望神之必享也不旅不旅酬也假嘏通不假謂祝不以嘏辭致福于主人綴言墮也下累

曰墮謂將食雜取俎豆之實墮之席間祭始爲飲食者尸與主人皆然介子攝主則不綏配謂主婦配獻攝主則無主婦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謂不旅酬也方主人酬賓賓在西階前東面主人設奠于賓俎北賓坐取爵奠于俎南不舉以酬長兄弟[illegible]肉謂不徹賓客之俎送之也辭于賓謂將祭薦賓辭稱宗兄或宗弟或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使某告也攝主爲兄弟輩稱宗兄宗弟或祖父子孫輩稱宗子此以上皆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者代之之禮雖殺而行于宗子家廟蓋宗子爲士有二廟也如無爵之庶

子攝祭則并不得祭于宗子之廟但望祖禰墓爲壇以時奉祭耳若宗子死于他國庶子無爵不得立廟但告于所祭者之墓而歸祭于其家庶子告墓自稱名無爵不得言介子非宗不得言孝子然止于身沒至庶子子則又有爲之嫡者祭禰時亦可稱孝矣子游之門人有庶子攝主祭者用此禮以順古義今世俗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是妄祭而已

按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于神而非殺禮于主人甚無謂也古者封建世官重適以明統抑庶尊宗靡事不然至于祖考之祭用庶子代而貶其殷薦之禮遂宗子之尊則是子孫重于祖考矣無宗使庶代亦爲殷事不可廢代之而又殺其禮奚貴爲代君有事不祭亦使臣攝庶代宗簡畧如此臣代君宜如何宗子有爵廟建于宗子家宗子無爵庶子有爵庶子廟亦建于宗子家若族多宗庶皆貴則宗子家廟不勝重累若皆無爵則祭于宗家何所若有爵者忽存忽亡則廟乍興乍毀豈勝其煩古者世官故宗子勢重其法行後世世官不行欲以宗法通諸天下後世難矣法非不善行之未必盡得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其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奠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疑神本虛無古者爲尸以象之此豈必不可無者若厭祭無尸不亦可乎凡祭始而陰厭尸未至也

經而陽厭尸已出也故厭祭無尸孔子告以祭用尸以象死者之威儀故成人死者祭必用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取于同姓此祭成人之禮也祭未成人殤者無尸不飲食而但歆其氣曰厭生未成人死未成喪故祭不用尸祭成喪者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孔子又言厭殤有陰有陽謂厭適殤于陰厭庶殤于陽曾子疑謂一殤二厭故問殤子不得祔祭于祖惟祖廟正祭有始終二厭何有于殤故夫子分別示之陰厭者厭宗子之為殤者宗子未成人死庶子弗為之後但為之主其祭既卒哭吉祭用特牲殤祭

用特牲敬其為宗子也祭有尸則佐食舉食侑之厭殤無尸故不舉肺之言敬也主人敬尸別以俎薦心舌近尸受所食品物之餘曰肺俎厭殤無尸故無肺俎水曰玄酒祭用重本也祭殤禮輕故無玄酒主人獻尸畢祝告利成于主人利養也言利養禮成無尸故不告利成此禮皆行于宗子家廟室西南牖下幽奧處不見陽光亦如正祭之厭神于奧故亦謂之陰厭此厭適殤之禮陽厭者凡殤也凡殤謂庶殤無後謂庶子無嗣者祭于宗子家廟室中向明之處不敢當奧其酒尊設于東房不移尊入室古室尸在東南

隅凡祭皆于西南牖下不受牖明曰奧鬼神尚幽故祭主奧厭以陰為尊也陽厭不于奧于見明處為室之白禮殺也東為陽酌酒于東房行禮于明室故曰陽厭此又厭庶殤之禮非始終二厭之謂也

按陰陽之厭一而有適庶之分何也厭適殤于陰反諸幽求神之道也鬼神尚幽盡其所以事之當室之白則從人之宜率畧之義云爾室白無定處雜奧皆白鄭必謂西北隅拘也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記自不相戾鄭改祔作備非也蓋殤主固祔于廟祭實不得合于祖主祔廟喪服

小記所謂祔食也祭不得合于祖曾子所謂不祔祭也不祔祭即所謂不備禮也大抵祭必用尸古人過用之禮孫幼使人抱之是兩尸也厭殤不厭成人於義亦未允如以為成人用尸天地神祇之祭何以皆用尸義未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且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否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

見日而行遠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遠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牲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疾乎思吾聞諸老聃云

引章柩行也垣道也有變且否者言變常禮乎且不變乎道右路旁右也凶事尚右聽變俟日食之變也明反光復也送死漸遠之道故曰柩不可反者也如可反則反既不可反不如速行聽變而遲恐不達故曰豈如行哉遂日及日未入舍奠止館舍設奠於行主也不蚤出謂晏乃出不暮宿謂未夕先宿見星而

行則晨夜昏暗急遽危險不敬不慎也行禮謂助葬痁病也助葬使人暗行是以人之親病于危險也

按此章之義言天變當敬大事宜謹非謂日食皆足以妨葬而葬皆有道路之憂也古者卜日而葬日食有常度豈待引就道而後議禮老聃之說後儒因問禮附會之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請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人初死升屋招魂也公館公家之館私館民間客舍使臣死于公館則復死于私館則不復因所寓公私以爲隆殺也曾子謂凡使臣所館雖民舍亦公何謂之私孔子善之而言館之公私不係于公家與民家舍于卿大夫之家無君命皆私館也公所造之館與雖非公館而君命爲使臣館即公館矣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但問有君命否不問室宇之公私也

按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何爲善之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遲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去聲自史佚始也

自八歲至十一歲死者爲下殤葬無棺以土周圍築垣封之檀弓曰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此也園圃近宅葬于園不遠送也機几屬木爲之不斂不棺以機輿尸往不用車園近故也今世葬殤皆于墓地塗遠不可輿機故當以衣棺斂于家以車遣送之可也史佚周良史將葬下殤于墓不敢用棺斂君公

教以棺斂而周公可之者君子義以爲質也下殤用棺木而衣棺之自史佚始矣

按此章事本附會然亦足以矯泥古者之非擅弓君適長殤用車三乘則是君下殤猶得車一乘如曾子問下殤祼葬耳豈其然乎說者以庶人之殤爲解庶人不得車且不得衣棺乎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猶受肅謂已受君命肅戒而忽遭門內齊衰之

喪不敢以私服廢君事則宜出門舍于公館待祭事畢而後歸哭也尸弁冕以下又言爲尸之禮弁冕猶言冠冕弁冠通名冕則冠服之貴者下之謂遇尸于路必下車也尸亦必式以答之尸出必有前驅辟行人也

按爲尸受宿遭父母之喪必無出舍待事者父在母喪亦門內齊衰母死而出舍公館冠冕乘車前驅辟人禮乎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金革之事兵甲之事也無辟猶言不辭初有司謂失禮始于有司後遂襲用之有司既典職卒然不得避耳致事謂致還君事終親喪也必俟既殯既葬者初喪昏迷多遽不遑也殷人以既葬則周人以卒哭禮愈文則致事愈從容記古語臣有父母之喪而君許致事是不奪人之親也子遭親喪而不越喪從事是

不自奪其親也況金革之事可以不避乎昔者魯公伯禽當武王初崩三年之喪甫卒哭而出征淮徐書之費誓是也東郊不開不得已爲之今人無故奪親從戎好戰趨利以伯禽爲口實非禮也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世子因篇首語命篇世子即太子古字世太通篇內所言皆教太子不無駁雜煩複而禮樂名物之數孝弟仁讓之跡大畧可觀非獨爲世子者所當知耳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子以禮見父母曰朝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每日二朝常禮也今文王增日中爲三朝朝事有二一問安一視膳雞初鳴以下問安之事食上以下視膳之事內豎內庭小臣御侍也不安節謂有疾不安其起居之常度也行不能正履謂隕越失措也食上進食也在察也食下徹膳也問所膳問所食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勿以所食之餘再進也不敢有加猶言不敢改也間息也謂病休息也文王病息武王始脫冠帶寢故夢也帝上帝西方九國近西周之國齡字從齒令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寸齒者壽之數草木年終零落人老齒零落故謂年爲齡

武王夢帝與已九齡蓋壽止九十而文王壽百年割三年與武王故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也武王八十生成王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踐履也阼主位伯禽周公世子魯公也周公以成王年幼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臣不可抗君但以世子法加伯禽使成王視傚之成王有過公撻伯禽所謂抗世子之法也抗猶執也有周三世家法相承皆以文王之爲世子者足法也一說此句記者題前所記之事結之夫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以文武爲人子而問安視膳小節兢兢克勤如此大道不越庸行耳矣

投減齡益齒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尤罔先聖成王十三歲非甚童蒙何謂不能涖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始即位朝諸侯而作辭云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諸侯來朝稟受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王率諸侯祭于廟也其涖阼甚明說者誤解洛誥復子明辟王及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謂周公踐阼七年始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二十矣而始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縢武王崩管叔流言成王疑公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金縢而後信此豈幼冲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爲乎王雖年少而峻刻猜忌如書云譸張率殺朋比記功享惟識物賞不明農故召公不悅云嗣子大弗克恭遏佚前人光讀詩書而知公所以事幼王者兢兢惟艱矣自古謙遜不驕孰如公者豈有七年踐阼之事與殺管叔皆戰國緯稗邪說經殘聖遠承襲虞舜攝位伊尹放太甲疑周公亦爾而不知虞夏商周未可同日語也堯老舜攝巡守陟方脩禮輯瑞此官天下事隆古一見不可再矣湯於伊尹學焉後臣嗣王不馴舉厥考放之此師臣之事千古再見不可三矣至於商周之際世運寖降主少國家多難公吐餔握髮猶不免于讒而欲行攝政放主之事識時務者不爲況謙謙如公乎至謂武王終成王無以爲子公抗法於伯禽誕說也考之詩書成王立三監啓釁公避居東者二年還即奉王東征者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閒武王大封同姓公旦得魯成王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不開伯禽在魯矣何賞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安敢以危疑之身撻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讀者宜超然朗鑑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學士謂俊選之士司徒所升者也必時四時各有所學也干盾也以爲衛戈句戟也以爲刺羽爲羽籥管屬四物皆舞者所執東序國學之東廡干戈武舞羽籥文舞干戈羽以爲容籥以爲聲皆樂器也干戈以習武備羽籥以習聲容皆寓于樂崇文也春夏陽氣發揚故習舞蹈秋冬陰氣凝靜故習聲容干學于小樂正而大胥贊之戈學于籥師而其丞贊之南南音即周南召南也詩云以雅以南鼓南謂以鼓奏二南

舞干戈也春誦誦詩也夏弦鼓琴瑟以詩被之也大師樂官之長瞽宗殷學名禮謂禮義執禮者典禮之官書謂文籍典書者掌書之官詔告也禮始於質故禮在殷學典謨始于虞故書在虞庠庠虞學名上庠在國者春夏爲陽故誦弦歌宣暢之象秋冬爲陰故學禮讀書蓄聚之象皆所謂時也

按鄭解南爲南夷之樂據周禮旄人舞夷樂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緯書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曰侏離北夷曰禁夫先王教世子學士豈其舍華音雅樂而習四夷之聲乎隨時造就使勿曠業

學干戈羽籥者有時不廢詩書學詩書者有時不廢禮樂非局定四時之謂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不盡同也又云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左學右學周有東膠虞庠鄭註儀禮遂謂周立四代之學此云學舞于東序夏學也禮在瞽宗殷學也書在上庠虞學也其東膠周自立之學也詩又有辟雍泮宮亦周學也夫王者同民一德立教齊俗豈其造士之地而無定在淆雜若此乎記者訛承舊聞影響重複惟孟子近古其言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而朱註因以庠序校爲鄉學學爲國學豈養老習射教士皆于鄉而國學將焉用之豈夏獨教而不射殷獨射而不養周獨養而不教不射乎蓋三代隨義立名養賢教士習射皆所以明倫云爾在國皆曰國學在鄉皆曰鄉學雖有多名實非四學蓋凡學宮必有牆宇因牆名庠因樹名射因牆樹順直名序以其作樂有瞽工又曰瞽宗以其有泮水曰頖宮以其水環壅如璧曰辟雍以其均造天下士曰成均以其爲天子之學曰大學以其糾集多士曰膠卽校字之轉也非一名

一學之謂此章所言皆教世子其庠序瞽宗皆國學耳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上節言教世子所學之事此節爲講說其義祭祀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事祭凡郊社禘嘗皆是養老養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世子孝弟也乞言謂求三老五更教言合語謂祭祀養老乞言與凡燕畢皆

於旅酬時相語禮不止此四者首言祭禮莫詳于終也終言合語禮終于合語也養老乞言國學之事教者皆用禮樂故小樂正以詔世子與學士習禮樂者於東序之中也戚斧也干戚成人者之舞故大樂正教之說猶論語論之說禮樂之義也語說以禮樂之義教之命猶教也養老乞言國學之禮大樂正與大司成主其事故大樂正授以升降陳設之數大司成教以行禮之說皆於東序大樂正即今司業大司成即今祭酒世子學士侍坐聽大司成論說其席遠近間三席謂師與弟子席及中間空處合之共可三席

古席制廣三尺三寸有奇三席函丈遠近適中便于諮問也問終却坐以背負壁避後之來問者凡問俟先生陳事語終未竟而問是僭言也

按禮樂數多端而義深遠樂正師胥授之以數所識者小大司成論說則義精矣先王教世子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必先以羽籥弦誦歌舞聲容者何哉人含血氣而生是謂彊陽其放佚傲惰犯上作亂者血氣勝也聖人立教于方蒙養之以和平諧之以聲音啓之以舞蹈閑之以節奏以揉其驕貴之習振其怠惰之氣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使之寬溫無虐無傲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先聖後聖其教同也是以武城弦歌夫子喜之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以之爲子則孝以之爲臣則忠以之爲弟則友易占蒙養詩誦瞽矇由此其選故孝弟者禮樂之實羽籥弦歌者禮樂之器先王以羽籥興禮樂以禮樂興孝弟此立教之方樂正司成所爲詳說者此也故德以樂成官以樂名今之司教者言父子兄弟長幼之倫無詩書禮樂之教猶欲其行而塞之途也樂記詳之矣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春謂世子學士當春入學所謂春誦也官謂太師之屬釋置也奠安也安置品物于地無尸無飲食獻酬故不云祭云釋奠也先師謂古先賢傳禮樂者四時小禮故不及先聖言春則夏可知秋冬亦如之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官皆以時釋奠也始立學謂始封之君建立學宮先聖謂古聖人作詩書禮樂者行事即行釋奠之事先聖尊始祀釋奠必加幣也合作樂也衆音集曰合國故國有凶喪之故否謂

不合樂大合無一音不備也唯天子視學養老大合樂尊常釋奠合之而已

按鄭解必有合謂本國無先聖則合鄰國先聖先師釋奠非也千里一賢猶謂比肩五百年一聖是且莫過矣先師國皆有之顏安得先聖比鄰可合者聖人天下師何必鄰國若是則惟齊滕邾薛得祀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自有先聖者即不得合祀邪鄭之迂鑿類此本文合與大合義自了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語論材也郊即王制所云鄉簡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郊亦有學養不帥之士材品最下然亦論之就不賢不才中量收賢者才者不甚責備之也上則以德行進次則以能事舉又次則以言語起下至一曲之藝皆戒誓使勉力向學以待再論儻其德事言三者有一必進其等于同類中仍以優劣為次序用之若此者謂之郊人成均天子之學選進之士所自立也名為郊人者所以遠之於成均成均皆俊髦士司馬所論官爵之上位尊顯之者此郊人因材節取王制

所謂[illegible]事上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者不行取爵於上尊也

按註疏以論于郊為論才于小學非也鄭解取爵上尊謂郊人亦得酌酒於上尊以相旅甚迂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脩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始立學謂新國初立學也祭器未備必先興器或曰興釁同殺牲以血塗其器祭之奠用幣既釁器然後以其器告成于先聖先師釋菜謂不用牲用蔬菜比釋奠尤簡為告器而已不舞故不授樂工舞器如羽

籥干戚之器禮畢退東序行一獻之禮無副賓之介無旅酬之語蓋學制草創多士未集禮樂未興從簡也

按鄭謂釋菜于虞庠儐賓于東序從王制虞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兩學相對附會周兼四代學之說夫西郊東郊相距非遥西郊祭祀東郊飲酒無謂又以成均為五帝學名皆附會之說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

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古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教世子舉其目也樂由中出以平其驕亢之情禮自外作以收其放佚之氣樂養內以達于外禮防外以達于內所謂交錯發形也故其德之成也懌懌者從容和順之意恭敬溫文中和交脩之氣象申明前數節教世子禮樂之義子路問士子云切切偲偲怡怡知即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也如是而為子不孝為弟不弟為君不仁者未之有也此先王所以教禮樂之意傅輔也養涵育意審詳慎也前通曉也前後出入謂周旋不離也保護也師師也記曰述所聞也疑止其前丞承其後四輔謂前後左右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凡避必左輔以扶之凡右則順弼以拂之三公謂師保傅不必備唯其人謂得人則備官不得人則虛位使能防匪人也君子曰德君國子民為德

也德成則道揆立軌範尊百官序式無敢不正庶政舉國家治皆本于君子之德君子者君之謂也先王教養世子期於為君子而已

按此節傅保之官即孔書周官所謂三公二孤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者而周禮六卿無此職惟六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有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未知孰是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亦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二語大是補周禮之缺此節亦云官不必備唯其人先儒謂保傅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微今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者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說詳前于其身謂紆曲其身也猶檀弓云于則于之于言殺身有益於君志

士皆能爲之況紆曲其身以善君周公爲之有餘矣教成王而抗法於已子所謂紆其身也欲爲人父必先學爲子欲爲人君必先學爲臣武王崩成王無爲子之處故曰以爲世子則無爲周公就行世子之道於伯禽以示之凡人君子世子以父之親兼君之尊能有父之親乃可以子天下能有君之尊乃可以臣天下不父不君不可以有天下使天下不知有君不知有父亦不可以有天下是故教養世子者長世之本倡率之道不可不慎也行一物猶言行一事齒者比次之意幼而齒生老而齒落故年謂之齒人齒比次整齊故序亦謂之齒齒讓謂以年齒相遜讓衆無謂衆人明著語古語樂正官名司業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謂君父司成主成就其德行一一人指世子元良首善也書云元首明哉貞正也四德始元終貞世子賢則德始一人化終四海所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苟自世子時驕傲成性他日何以爲億兆之主周公踐阼四字記者記前事之目猶上文教世子與文王之爲世子之類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去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

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此節記國君待宗族之禮皆世子所當知也庶子官名卽諸子周禮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於公族爲政於公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屬睦友以交乎旁

子愛以恤乎下朝謂公族朝君內朝謂路寢之庭東面謂立于西階北上以北爲上尊者在北以次立而南也同姓內聚以昭穆之長幼爲序雖貴臣亦論齒外朝路寢門外之公朝百官皆在論官之崇卑司士亦司馬之屬掌朝儀之位司士爲之則庶子不得主也有事于宗廟亦百官皆在如外朝之位宗人掌宗廟禮事授百官以執事亦論爵之尊卑與所當供之官職也登餕謂祭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餕尸之餘也獻謂祭將畢嗣子洗爵獻尸受爵謂尸以爵飲嗣子嗣子拜受也上嗣冢嗣此宗廟之事皆庶子治之庶子之治主于親親雖子弟三命之貴不以先無爵之父兄公大事謂君喪臣皆斬衰其布升數多寡各以本親爲麤細親者服麤疏者服細庶子序列其位次使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非但君喪雖公族有喪亦以精麤爲序父兄雖尊必序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前爲喪主也公與族人燕飲同姓一本不可以賓禮疏之必使異姓一人爲賓君尊不可陪賓使膳宰爲主人若公與父兄燕公執弟子禮不以貴先父兄也如族人會食品物之隆殺會遇之疏密視世次之親疏如從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

或曰齊衰者一年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緦麻一會食之類公出在軍則以齋車奉祧主行庶子從君守護禰當作祧公若有政出疆如朝覲會同之類則庶子以公族之大夫士無事者守公宮以公族適子守太廟貴宮謂祖廟之尊者貴室謂路寢下宮謂親廟下室謂小寢五廟之孫謂五世以上同高祖之孫諸侯祀五世故云祖廟未毀親未盡宗未易服未絕情相聯屬也雖其孫賤爲庶人其冠昏必告君死喪必赴君練祥之祭必告君休戚相通不以貴賤間也族相爲謂公族與公族自相爲禮弔謂弔喪

免謂祖免四世而緦五世祖免六世服絕相弔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則有司罰之凡贈死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珠玉曰含承奉也有正有常禮也死罪謂大辟刑罪謂小辟磬謂如磬懸而縊殺之不離其身首也甸人郊野之官磬于甸不戮于市也纖謂墨刺劓割也剕刖之類告于甸人于甸所訊鞫之也公族不加宮刑不絕同本也獄成謂訊問得情罪不可解也讞獻獄辭于上也作樂盛饌曰舉變謂變其飲食衣服居處之常如其倫之喪謂如親疎之倫賻贈襚奠之也但以其爲罪人雖當服亦不爲之服猶親哭

者不忘親親也蓋王者奉天行政雖有親親之心不能枉天下之公雖有公共之法終不忍忘同本之愛至于罪大惡極猶思三宥至有司之正不可奪人主之權不能芘其族然後見大公之心眞有不得已焉耳殺之而又素服哭之如禮喪之仁至義盡豈哀矜之虛文也哉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方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宮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卿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此覆解上節之義明父子者齒莫先于父子舉其最重以明貴之不敵也體異姓者異姓一體不以公族分同異也崇德者爵尊則德盛也尊賢者序事以辨賢也上嗣繼祖故爲尊祖服重者居前使主人自盡故爲不奪人親正室宗子爲族人所尊有君道焉庶支皆臣屬也故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子明君臣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謂五世之孫親未盡其人苟賢必貴之親未盡而爵不及其無能可知故賤之也公族有罪不得以親干有司之法正道也術道也所以一體庶姓無偏黨也刑于隱謂刑同族于甸師隱僻

處古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刑于隱者不與國人謀其所親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廣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免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此記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蓋漢以後記事之語大昕初旦也鼓徵擊鼓徵召學士行事行祭祀之事秩節常禮也命有司致祭于先師先聖畢復命于天子天子始往故曰始之養也養養老東序即國學東廡古三老之神主在焉先適東序釋奠于古之爲三老者遂設三老五更之席天子親往陳饌之所省視醴酒養老之珍蓋既具遂迎老入樂作歌咏天子退酌醴薦食脩孝養之禮獻畢反即席樂工升堂歌文王清廟之詩歌畢合語以成就養老之言之禮所言皆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于清廟文王德音之極致禮之大者也凡歌在堂上樂作堂下舞在堂前之庭下管堂下之音竹爲主象謂以管吹象舞之曲而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文王舞大武武王舞舞皆有歌周頌維清之詩象舞之歌也武詩武舞之歌也歌爲聲舞爲容咏文德而舞武功大合在學之衆人示以先王

功德之事通達神明之情興揚祖宗之德君臣會于斯因行禮以正君臣之位貴賤合于斯因序立以辨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亦于養老行矣樂闋樂終也有司告樂終禮畢諸侯皆在王于此時命諸侯反國皆行養老之禮于東序諸侯國學之東序也王恩徧天下所謂終之以仁也兼言幼者尊老所以示幼也記事謂記其事以爲法慮之以大欲以孝弟達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以禮登歌合語之禮也脩之以孝養適饌省具也紀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闋命諸侯也始謂孝弟

發于虞終謂教化行于天下慎謂愛敬禮養仁義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衆莫不喻曉矣兌命商書篇名

按三老五更之名不見于詩書鄭謂爲老人之更事者也三象三辰五象五星蓋後世緯稗之說孟子云所謂善養老者制民田里教民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今之諸侯有善養老者仁人以爲已歸矣然則養老之事當世已有行之孟氏弗善也東漢行之而仁讓之效終不復覩師古不以迹好禮不以文也此節所述文義濶畧亦非古人之舊章矣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蓋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側上聲）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世子之記重述所聞也禮書篇終多繫以記蓋記前文所未備申明凡爲世子者之禮或謂古有是禮文王行之然則聖人亦章句之儒爾邪不滿容者憂之貌容充也面色喜則充滿憂則消削問所膳蓋問宰人所進之品味必知所進謂知親所嗜也命膳宰即篇首命未有原也齊玄齊則衣玄即夏后氏之燕衣也君有疾世子齊而玄端親供養也嘗饌善謂先餐也復初謂疾愈復常也

禮記通解卷七終